



040

呂和叔文集
皇甫持正文集
歐陽行周文集
賈浪仙長江集
沈下賢文集

張司業詩集
李文公集
孟東野詩集
李賀歌詩編
李文饒文集



唐吕和叔文集序

彭城劉禹錫撰



五行秀氣得之最多者為其人其色激滯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賦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實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獲脯與百果齊折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寔生是時而絕人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中芒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才膺選轉殿內史錫之報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選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謫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位奉遺草來謁咨予細之成一家言九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早聞詩禮子先侍郎又師吳郡陸楨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于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無數召寔忻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政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十年間詆訶角逐發連拉輒吁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

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關其勢而爭天光者嗚呼言可信而時异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復其賦和叔年少過君而卒以藹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佗咸有為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艷夫羿之闢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殺而回注鵲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於弓有能有不能所遇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呂和叔文集目錄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

第一卷

賦詩

蘇鹿賦 并序

黃龍負舟賦

白雲起封中詩

樂理心賦

月中聞磬聲詩

鑿止水賦

青出藍詩

早朝候傳點書懷

秋日臺中寄懷

望白山作

聞雅琴書事

惜花絕句

聽山鶴

詠馬

題尋真觀書院

寄李六協律

寄寶三端公

著中回寄親友

吐蕃列館卧病

中和日寄舊僚

及第後答主人

浴後贈主人

看潭中丞桃花

贈友人

北橋新亭書懷

題道州知縣廳事

別別江華毛令

訪荀參軍林園

別何處士

涼夜書情

別何處士書情

感贈靈澈上人

貞元舊節有感

答崔三題海陽亭

谷段秀才

宗禮苦雨感贈

道州寄裴相公

第二卷

詩

吐蕃列館月夜

望恩臺作

關河亭作

葦路感懷

題梁宣帝陵 二首

岳陽懷古

道州途中即事

少陵原望秦中

祭南岳

河源軍漢村作

題河州赤岸村

題陽人城

昔王龍驤墓

題石勒城 二首

劉郎浦口號

自江華之衡陽

送楊七錄事

送范司空

送文暢上人

送宗禮南行

送段九秀才

送李十一兵曹

送袁七書記

江陵醉中留別

送何山人

送戴簡處士

遊郭駙馬亭子

舍弟失因共飲

櫻蕊未拆賦詩

衡州登樓望花

傷合江亭剪竹

遊歐陽家林亭

春春遊黃溪

衡州把火看花

看花招客不至

順宗挽歌詞 三首

詠蜀客石琴枕

賦得柳飲酒詩

賦得失群鶴

道州南樓換柱

道州北池放鶴

回風有懷

蒼中蒼退潭詞

上官昭容書樓歌

聞砧有感

夢覺有懷

冬日病中即事

病中轉司封

衡中即事

城北樓觀李花

南樓即事

道州觀野火

衡州委春二首

郡內書懷

偶然作二首

古興

風咏

道州感異

與李六聯句

鏡中嘆白髮

聽歌有感

早甚見權門移弓藥花

冬夜即事

道州郡齋卧疾

讀小弟詩有感

讀句踐書

道州月嘆

風嘆

第三卷

書序

請學春秋書

上族叔齊河南書

代與嚴僕射書

代與韓司空書

代與張尚書書

代與劉尚書書

代與于相公書

地里志序

送友人遊蜀序

送琴客序

聯句詩序

送薛大信序

律令要錄序

裴氏海昏集序

第四卷

表

代論代餉南更發兵表

代賀德政表

代進集註春秋表

代賀遷二祖表

謝拾遺表

謝章服表

代賀順宗登極表

代上尊號第三表

代謝宣示元和觀象曆表

代賀放浙西租賦表

代謝許遊宴表

代進農書表

代司徒謝上表

代賀赦表

第五卷

表狀

代賀收西川表

代謝內庫錢充軍資表

代

代賀生擒李錡表

代謝槍旗等表

代謝借飛龍馬表

代起居表

代謝授刺史表

道州謝上表

賀冊皇太子表

衡州謝上表

代謝上表

代奏吐蕃事宜狀

代奏請女正度狀

代謝賜戟狀

代請刪定開元禮狀

崔公行狀

第六卷

誌銘

三受降城碑銘

韋府君神道碑銘

劉公神道碑銘

南嶽大師塔銘記

韋公神道碑銘

第七卷

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大長公主墓誌銘

李夫人墓誌銘

柳夫人墓誌銘

陳先生墓表

呂府君權墳記

第八卷

銘文

傅巖銘

望恩臺銘

古東周城銘

成臺銘

謁舜廟文

酈王景略文

代祭樊襄陽文

代祭齊相公文

祭陸給事文

祭鄭助賚念文

祭侯官房叔文

祭溺死百姓文

第九卷

頌讚

凌烟閣勳臣頌

皇帝親庶政頌

立廬陵王傳讚

張荊州畫讚

續羊叔子傳讚

藥師如來繪像讚

第十卷

雜著

功臣恕死議

後漢以粟為賞罰議

人文化成論

三不欺先後論

杭州三堂記

諸葛武侯廟記

道州刺史廳記

湖南都團練廳壁記

呂和叔文集目錄

呂和叔文集卷第一

朝議即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五

詩賦

蘇鹿賦并序

貞元己卯歲予南出瓊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之
答曰此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
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飲食者累日余謂然曰鹿之
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支致之寔
繫有徒古之一作然矣嗟夫鹿無情而猶知一作痛傷人
與謀而宴安殘酷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

鹿之生兮亦稟享毒備齒角而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
昧於行止尚馬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
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潔并飼于芳庭礙訛荼荼騰倚
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而非樂終感恩而不驚
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蘇俾陷其類涼秋八
月與景清氣羸致山阿糜于蹊隄設伏以待翳業而伺同
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叨吻和去鳴聲塵
狎至彼派應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倉卒禍生所忽
毒鏑斂以星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背而達腹或折足而
碎骨望林壑兮非遠顧叮嚀兮未減風噴澤而北至今一作
風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煙叫飢齋于澗月苟行路

之聞者孰不心摧而思絕相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束而
驚顧隨獲車而遠馳視島中之消烟視枕上之割分忽哀
鳴以感類若沉痛之在身雖獲處之密通享以豐珍比檻
穽之駭躍同海鳥之愁幸敢擇蔭而從死思走險其何因
痛無知以相陷舍悅毒而莫申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
人亦宜乎撫事或比原心即殊借如雅陰播福寬在神理
通說且拒禱謀寧起堂、蕭公寔曰知已給致鍾室寧胡
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鄺生
既為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
伊人賣友以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曾糜鹿之不若何
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吾未見其始終

黃龍負舟賦 克已物物大川幼童為編

夏后氏奠山疏川拯溺開泰玄珪錫命既成天下之功黃
龍發祥一作始耀域中之大當其駐軫江甸熾舟洪川天
行健而時有未濟地設險而瞻之在前思利涉以撫俗遂
精誠而告度于是雲氣鬱起神光爛然奮翥於勿用之窟
曠首於或躍之泉安波澄瀾奉天意以顯若拖尾垂鬣夾
王舟而負馬合靈符於百代表聖運於千年徒偉夫出無
情馳不測如驅風雷若有羽翼視竭誠以効用似就列而
陳力電目流光金鱗耀色天吳奔走陽疾屏息巨險延濟
執假剗木之能潛怪莫逢寧資畫鷁之飾應變化以昭感
出沉潛而剛克其慶惟大類祉福者兆人其觀惟榮親玉

帛者為國若非平水湮土泣辜罪已菲飲食以昭儉卑宮
室而思理德掩乎生成之初功瘳乎闡闢之始則安有非
常之神物不召而萃止濟其不通而彰其具美者也至如
漢橫汾水秦抵滄溟冥送心欲匪崇德馨生人之盡萃靡
念方士之空言是聽姑幸免於覆溺夫何望乎炳靈於載
動周軌道言非善教則人雖愚弱或使之而不劫其志惟
純其德孔殷則龍雖神化符不從而自動信矣哉國家俾
人其蘇在理無鬱超乎大禹不務舟車之勞究彼黃龍但
為宮沼之物而已

白雲起封中詩 中用韻六十字成

封閣白雲起漢帝坐齋宮望在金泥上姚生秘玉中攢柯
初緯繞布葉新蒙籠日觀祥光合天開瑞氣通無心已出
岫有勢欲凌風儂遠成膏澤欲放過太空

吏部試樂理心賦 易五子標由然而生為韻

道無象天無聲聖不有作曷觀化成于是鼓吹大塊鑿鑄
元精固乎心而式是理本形乎器而強為樂名以齊五方
之俗以厚萬物之生始精中而發外卒克性而約一作情
樂與心冥則所曰圓天之縱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誠
至若樂在朝廷君臣叶義一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
雨施上以見為君之難下以知為臣之不易有國者理心
以此必獲儀鳳之嘉瑞若乃樂在閭閻父子靜專蓋取諧
無荒而樂有節而宣和以嚴濟愛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

此必反天性於自然且夫樂之作也一動一息樂之理也
惟清惟直然後能在聽而必聰無入而不得節有序觀貫
珠而匪珠聲成文見五色于無色其或惟邪是念惟愚是
蒐則雖琴瑟在御管磬幸備立樂之方既失理心之術何
求亦其望雙澆風之浩浩致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尚玄
通樂資交暢明贊天地之化育幽索鬼神之情狀會節有
極象之則動而時中應變無方擬之則貞而不諱至矣哉
至樂希夷使其律而聽之以心聞不專於子野作不在德
亦無俟於后夔方今敦和既同反本獲始辨六律以分職
齊八風而同軌洪鍾虛受我則聞其直言朱絃道音我則
戒夫專美此吾君之以樂理心也宜乎貴為天子

終南精舍月中閣磬聲詩 中用韻六十字成

月峰禪室掩幽磬靜昏氛思入空門妙聲從覺路聞冷
滿虛空者：出寒雲天籟礙難辨需鐘詎可分偶來遊法
界便欲謝人群竟夕聽真響塵心自解紛

禮部試鑿止水賦 漢唐賦題是也明為鑿任不
依次用韻三五十字以上成

水止矣靜之其餘物鑿矣久而益虛且無情於美惡又真
議夫親踈委質是來所期乎上善同利志筌已悟宰惠乎
至清無魚若乃迴瞻月抱高岸環合凡澤湛潔自沉金沙
炯其不雜同道德之以虛而愛異川瀑之唯污是納有匪
君子此焉明微氣隨波息心與源澄端形赴影如木從繩
其表微也桂金鏡而當畫其窠隱也賜玉壺而見水爾其

色必洞澈光無混漾不蒸蒼鬱之氣不激溝漫之響百犬
在自千仞指掌憑每自乎中見美寔非乎外裝鑿形之始
方似以身觀身得意之間乃同求象忘象徒觀其下倒星
漢上披煙雲守其常而性將道合居其所而物以群分君
鑿之以平心臨下以簡巨鑿之而厲節在邦必聞妍媸無
形分唯人所召物我兼達兮水無私照庶士以之立誠至
人以此觀妙豈比夫流若激矢波如建瓴不捨晝夜爭輸
滄溟徒乖躁靜之理莫辨真偽之形者哉國固以賢為止
水鑿有餘裕群形鱗集象象景附盪中竊吹者十手共指
研精撫寔者千載一遇夫如是姑自攝其威儀亦何憂而
何懼

青出藍詩題中有韻限四十字成

物有無窮好藍青又出青朱研方比德白受始成形視襲
宜從政矜垂可問經當時不採擷佳色幾飄零

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僕傳點書所懷奉呈門
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

禁門留騎吹內省正衣冠稍辨弄寒色尚聞鐘漏殘九天
曠氣暖六月玉聲寒宿霧開霞觀晨光泛露盤致君期這
朴求友得如蘭政出同歸理言成共不刊準繩臨百度領
袖映干官卧鼓流沙靜飛航漲海安盡規注一作意借
賦代交歡雅韻人間滿多慙竊和難

奉和武中丞秋日臺中寄懷簡諸僚友時西蕃使

迴奉命追時西蕃已下九字
聖朝恩紀律憲府得忠賢指顧風行地儀刑月麗天不仁
恒自遠為政復何先虛室唯生白關情知草玄迎霜紅葉
早過雨碧苔鮮魚樂翻秋水鳥聲隔暮烟舊遊多絕席感
物遂成篇更許窮荒谷追歌白雲前

吐蕃別館和周十一郎中揚七隸事望白山作
縱精結奇狀蛟：天一溼玉嶂擁清氣蓮一作峯關白花
半巖暉雲雷高頂澄煙烟霞朝昏對賓館隱映如仙家風
聞繼孤尚終欲窮幽遐製因行役暇偶得志所嘉明時無
外戶勝境即中華況今舅甥國誰道隔流沙

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恩開雅琴因書事通簡僚
友交朋

迢遞天上直寂寞丘中琴憶爾山水韻起予仁智心凝情
狂正始起想踈疎頃襟涼生子夜後月照禁垣深遠風蕭蕭
氣微露清桐陰方襲緇衣慶永奉南薰吟

和舍弟茶惜花絕句時在中使回

去年無花看今年未看花更聞飄落盡走馬向離家

和恭曉聽籠中山鶴

掩抑冲天意悽愴觸籠音驚曉一聞塵傷春千里心
未用且求安無猜也不燒九天飛勢在六月日晴寒動弱
樊籠俚園銷肉食難主人憎惡鳥試待一呼着

同恭夏日題寺真觀季寬中秀才書院

開院開軒笑語開江山併入一壺寬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虛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鍊仙家九轉丹

同舍弟恭歲暮寄晉州季六協律三十韻

古人猶悲秋况復歲暮時急景迫流念窮陰結長悲陽鳥下西嶺月鵲驚南枝攬衣步霜砌倚仗臨水池悅、若有失情、良不怡忽聞晨起吟宛是同所思有美壯感激無何遠悽遲摧藏變化用掩抑枝搖姿時傑豈虛出天道信無欺巨川望沆濟寒谷待潛吹鈞匣益精利玉韞一作率磔緇戒哉輕沽諧行笑自寵之伊我抱微尚仲氏即心期討論自少小形影相差池比來胃中氣欲糶天下奇雲雨沛蕭艾烟閣雙菱鞋幾年困方枘一旦迷多歧道因窮理命以盡性知事去類絕絃時來如轉規伊呂偶然得孔墨徒爾為早行多露悔強進爾蕭蕭功名豈身利仁義非吾私萬物自生化一夫何駟馳不如任行止委分一作安所宜勸爾休感歎與余陶希夷明年郊天後慶澤歲華滋曲水杏花雪香街青柳絲良時且暫歡樽酒聊共持閑過漆園吏醉看五陵兒寄言所思一作非處不遠來相追

青海西寄賈三端公

時同事弗同窮節厲陰戎役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從容非所羨辛苦竟何功但示酬恩路浮生任轉蓬

蕃中校尉歲餘迴至隴右先寄城中親故

蓬轉星霜改蘭陵色養違窮泉百死別絕域再生歸鏡數成絲髮叢收放血衣酬恩有何力祗存一毛微

吐蕃別一作館外病寄朝中親故諸文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燭花繁豈知羸卧窮荒外日滿深山猶閉門

吐蕃別館中和日寄朝中舊僚一作

清時令節千官會絕域窮山一病夫遙想滿堂歌笑處幾人緣我向西隅

及第後谷潼關主人

本欲雲雨化却隨波浪飄一需太常單十過潼關門志力且虛弃功名誰復論至人故一作相問慙笑不能言

河之城南姚家浴後贈主人

新浴振輕衣滿堂寒月色至人有美酒况是曾相識看渾中丞山桃花初有他客不通曉方得入因有

戲贈

朝來駐馬香街裏風度遙聞語笑聲無事閉門教日晚山桃落盡不勝情

贈友人

南山雙喬松擢本皆千尋夕流膏露津朝被青雲陰負雪出深澗搖風倚高岑明堂久不構雲幹何森、匠意方雕巧時情正誇淫生材會有用天地豈無心

道州夏日郡內北橋新亭書懷贈何元二處士

結構池梁上登臨日幾迴晴空交密葉陰岸積蒼苔典氣
中央滿清風四面來振衣生羽翰高枕出塵埃齋物魚何
樂忘機鳥不猜閑銷笑畫盡靜勝火雲關僻遠宜羸性優
游賴發材願為長送梗莫作重燃灰守道窮非過先時動
是灾寄言徐孺子甯榻且徘徊

道州弘道縣主簿知縣三年頗著廉慎杖滿縣闕

中一作使請留將赴衡州題其廳事

為理賴同力陟明非所任廢田方墾草新拓未成除街淺
功難就人疲感易深煩君駐歸棹與慰不欺心

道州行赴衡州酬別江華毛令此八好書姓百姓

布帛精麗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一作期今朝別後無他
囑緝足蒲鞭也莫施

道州夏日早訪荀參軍林園歌酬見贈

高眠日出始開門竹逕旁通到後園陶亮橫琴室有意任
棠置水竟無言松憲宿翠宮風薄樓院朝花帶露繁山郡
本來車馬少更容相訪莫辭喧

道州歌酬何處士懷郡樓月夜之作

清賢然素彩融長川迥陸合為空佳人甚近山城開一
夜相望水鏡中

新居寺院涼夜書情呈上呂和叔郎中峨眉山

度公念病宜清暑遣向僧家占上方月光似水衣裳濕

松氣如秋桂華涼幸以薄才當客次無因弱羽逐鸞翔
何由一示雲霄路隱斷星、兩鬢霜

道州歌酬何處士書情見贈

意氣曾傾四國豪偶來幽寺息塵勞嚴陵釣處江初滿渠
甫吟時月正高斯識幾人知杞梓故園何歲長蓬蒿期君
自致青雲上不用傷心數二毛

戲贈靈澈上人

僧家亦有苦春一作興自是禪心無滯境君看池水湛然
時何曾一作時不受花枝影

三月一日是貞元舊節有感絕句寄竇三任黔南

盧七任雒陽

同事先皇立玉輝中和舊節又支離今朝各自看花處萬
里遙知掩淚時

初發道州峇崖三連州題海陽亭見寄絕句

吏中習隱好躋一作攀不擾疲人便自閑聞說殷勤海陽
事令人轉憶舜祠山

奉陪郎中使君接上夜把火看花郎中進士

城上芳園花爛熳城頭太守夜看時為報林中高舉燭
感人情思欲題詩

峇段秀才

盡日看花君不來江城半夜為一作君開樓中共指南園
火紅樓隨花落碧苔

宗禮欲往桂州苦雨因以戲贈

喪人辛苦綠茵齊正愛梅天水滿堤知汝使車行意速但
令聽馬著郭泥

通州奉寄襄陽襄相公絕句

慙、世路自浮沉豈問一作仁賢待物心最憶過時留宴
處歡歌催酒後亭深

呂和叔文集卷第一

呂和叔文集卷第二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益
詩

吐蕃別館月夜

三五窮荒月還應照北堂迴身向暗臥不忍見圓光
望思臺作

孟冬蒲津聞河亭作
浸潤成宮盡蒼黃弄父兵人情疑始變天性感還生宇縣
猶能洽閭門詎不平空令千載後凄愴望思名

孟冬蒲津聞河亭作

自茲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
單路感懷

單路感懷

馬嘶白日暮鈞鳴秋氣未我心浩無際河上空徘徊
題梁宣帝陵二首

題梁宣帝陵二首

即雖終自剪覆圖豈為雄假號孤城裏何殊在甬東
祀夏功何薄尊周義不成連涼庾信賦千載共傷情

岳陽懷古

晨颺發荊州落日到巴丘方知刺刺利可接鬼神遊二湖
豁南懷九派駛東流襟帶三千里盡在岳陽樓憶昔闕群

雄此馬爭上游吳昌屯虎旅晉威驚龍舟宋齊紛禍難梁

陳成寇繼鐘鼓長震耀魚龍不得休風雲一蕭散功業忽

如浮今日時無事空江滿白鷗

道州途中即事

零桂佳山水榮陽舊自同
經途者不暇遇境說難窮
臺嶂青時合澄湘漫處空
舟移明鏡裏路入畫屏中
岩壑千家接松蘿一徑通
魚烟生蝶罽犬吠隔蒼龍
威鳥留餘翠幽花怯晚紅
光翻沙瀨日香散橘園風
信美非吾土分憂屬職躬
守愚肯僻地却願望年豐
且保心能靜那求政必工
課終如免戾歸養洛城東

登少陵原望秦中詣川太原王至德妙有水術因

用感歎

少陵最高處曠望極秋空
郡山噴清源脉散秦川中
荷鍾成雲雨由來非鬼功
如何盛明代委弃傷幽風
涇灞徒駱驛漆沮虐會同
東流滔去沃野飛秋蓬
大馬平水土吾人得其宗
發機迴地勢運思與天通
早欲獻奇策豐財叙西戎
豈知年三十未識大明宮
卷爾出岫雲追吾入冥鴻
無為學驚俗狂醉哭途窮

奉勅祭南嶽十四韻

皇家禮赤帝諷蒞司封域
致齋紫蓋下宿設祝融側
鳴澗警宵寐清猿通時到灑
潔事夙興警佩思畫飾危
壇象岳趾秘殿翹輦翼登
拜不違顧酌獻皆累息贊
導儀匪繁祝史詞甚直忽
覺心魄悸如有精靈通漢
雲氣生森杉栢黑風吹塵
蕭韻霧洗寒玉色寂寞有
至公警者在明德禮成謝
邑吏駕言歸郡職愁桑訪
春事連晴課農力所願

風雨時迴首瞻南極

經河源軍漢村作

行、忽到舊河源城外
千家作漢村
樵採未侵征虜墓耕
耘猶就破巷屯
金湯天險長全設
伏臘華風亦暗存
雙駐單車空下淚
有心無力復何言

題河州赤岸村

左南橋上見河州
遺老相依赤岸頭
匪塞歌鐘受恩者
誰怜被髮哭東流

題陽人城

忠驅義感即風雷
雖道南方之武才
天下起兵誅董卓
長沙子弟最先來

晉王龍驤墓

虎旗龍艦咽長天
一作風坐引全吳
入掌中孫皓
何足取便令千載笑爭功
小兒

題石勒城二首

長驅到處積人頭
大旆連營壓上游
建業烏樓何足問
慨然歸去王中州

天生傑異固難馴
馴應雙椎枯若有神
夷甫自能疑倚笑
忍將虛誕誤時人
一作人

劉郎浦口號

吳蜀成婚此水海
明珠步障控黃金
誰將一女輕天下
欲換劉郎為峙心

自江華之衡陽途中絕句

孤掉遲、帳有違、汭湘數日返清輝、人生隨分為憂喜、迴

鳳峰南是北歸

吐著列館送楊七錄事先歸絕句

愁雲重拂地、飛雪亂遠程、莫慮前山暗、歸人眼自明

奉送范司空赴胡方解遊字

築壇登上將、膝席委前籌、廣茂南侵跡、朝分北顧憂、抗旌

迴廣莫、撫劍動旄頭、坐見黃雲暮、行者白草秋、山橫舊秦

塞、河繞古靈州、善守知兵事、唯應獵騎遊

送文暢上人東遊

隨緣聊振錫、高步出東城、水止無怕地、雲行不計程、到時

為彼岸、過處即前生、今日臨岐別、吾徒自有情

喜儉北至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挂江帆、又關魂、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激悅

看殘景、殷勤祝此枉、衡陽制羽待成取、一行迴

送段九秀才歸澧州

湘南孤白芷、幽託在清濤、豈有一一作馨香發、空勞知處深

推賢路、已隔眼、乏力弗任慙、我一言分負君、千里心寸義

薄、懸組片誠、敵魚金方期、踐冰雪、無使弱思侵

衡州送李十一兵曹赴浙東

慷慨視別劍、凄清泛離琴、前程楚塞斷、此恨洞庭深、文字

久已發、循良非所任、期君碧雲上、千里一揚音

臨兆送表七書記歸朝時表生作僧著人呼為表師

憶年十五在江涇、聞說平涼且半疑、豈料殷勤兆水上、却

將家信託表師

江陵醉中留別坐客

尋常縱恣倚青春、不却心期便不親、今日煙波九疑去、相

逢盡是眼中人

道州酬送何山人之容州

匣有青萍箭、有書何門不可曳、長裾應須定取真、知者遠

對明君說子虛

道州送戴簡處士往賀州謁楊侍郎文

羸馬孤僮鳥道微、三千客散獨南歸、山公念舊偏知我、今

日因君淚滿衣

春日遊郭駙馬大安亭子

戚里容闈客山泉、若化成寄遊、芳徑好借賞、彩船輕春至

花常滿、年多水更清、此中如傳舍、但自立功名

楚州追制後舍弟直長安縣失囚花下共飲

天子收都印、京兆責獄囚、狂兄與狂弟、不解對花愁

衡州歲前遊合江亭見山櫻葉未拆因賦含彩燈

驚春

山櫻先春發、紅蕊滿霜枝、幽處竟難見、芳心空自知、似羞

朝日照、疑畏暖風吹、欲問含彩意、恐驚輕薄兒

衡州登樓望南館臨水花呈房戴及李諸公

天桃臨芳塘暮色堪愁思託報豈求灑照影非自媚骨挂
青柳絲零落綠錢地佳期竟何許時有幽禽至

成詠

合江亭檻前多高竹不見遠岸花客命剪之感而
吉凶豈前卜人事何翻覆緣者數日花却剪凌霜竹常言
契君操今乃妨衆自古病當門誰言出幽獨

道州春遊歐陽家林亭

道州城北歐陽家去郭一里占烟霞主人雖朴甚有思解
留滿地紅桃花桃花成泥不須掃明朝更訪桃源老政成
興足則一作告歸門前便是家山道

衡州早春偶遊黃溪口號

偶尋黃溪日欲沒早梅未盡山櫻發無事江城閑此身不
得坐待花開月

衡州夜後把火看花留客絕句

紅芳暗落碧池頭把火還看且少留半夜忽然風更起明
朝不復上南樓

諸公

夜半把火看南園花招李十一兵曹不至呈座上
天桃紅燭正相鮮傲吏閑齋困獨眠應是夢中飛作蝶悠
揚祇在此花前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挽詞三首

遐視輕神寶傳歸厲聖猷堯功終有待文德本無憂坐受

朝汾水行看告岱丘那知禹成後龍馭弗淹留
監撫垂三紀聲徽洽萬方禮因馳道著明自懇田彰滋漸
承鴻業從容守太康更留園寢詔恭聽有餘芳

早秋同軌至晨旆露華滋挽度千夫咽笳疑六馬遲劍悲
長閑日衣望出遊時風起西陵樹淒涼滿孝思

詠蜀客蜀琴枕

可憐他山石巽巖潛貞堅推遷強為用雕斲傷自然文含
巴江浪色起晴城烟更聞餘玉聲時入朱絃絃

河南府試贖帖賦得卿飲酒詩

酌言修舊典刈楚始登堂百拜賓儀盡三終樂奏長想同
罵出谷看似雁成行禮罷如何適隨雲入帝鄉

賦得失群鶴

香、冲天鶴風排勢襲遠有心長自負無伴可相依萬里
寧辭遠三山詎憶歸但令毛羽在何處不翻飛

道州南樓換柱

洪災起無朕有見非前知蟻入不足卸柱傾何可追良工
操斤斧沉吟方在斯 杯事朽廢曷若新宏規

道州北池艾鵝

我非好鵝癖爾之鳴雁安得免泝禹濬然遊清池見生
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遠飛去無念稻梁為

迴風有懷絕句

銀官翠岳烟霏、一作菲菲珠樹玲瓏朝日暉神仙望見不得

到却送迴風何處歸

著中谷退潭詞

退潭詞著畫在而為吐著所難
地有譯者詳情於子因而卷之

退潭兒退潭兒朔風長在氣何衰萬群隄馬從奴虜強弱
由人莫歎時退潭兒退潭兒冰銷青海草如然明堂天子
朝萬國神魚一作龍駒將與誰

上官昭容書樓歌

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于東
都買得神記一卷有昭容列

名書題畫因別
或款而作是報

漢家嬾好唐昭容工詩能賦千載同自言才藝是天真不
服丈夫勝婦人歌闌舞罷閑無事縱恣優游弄文字玉樓
寶架中天居織綺徑異萬春餘水精編綺綠細軸雲母構
帝黃金書風飄花露清旭時綺窻高挂紅銷帷香囊盛烟
綉結絡翠羽掛葉青琉璃吟披綉卷紛一作無已皎淵
機破研理詞榮彩翰紫鸞迴恩耿寒天碧雲起碧雲起心慙哉
境深辨若坐自摧金掉珠獲聲一斷瑤階日夜生青苔青
苔秘空閣曾比群玉山神仙杳何許遠逸滿人間君不見
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紙上香多素不成昭
容題處猶分明令人惆悵難為情

聞砧有感

千門儼雲端此地富羅紉秋月三五夜砧聲滿長安幽人
感中懷淨聽淚汎瀾所恨搗衣者不知天下寒

早覺有懷

東方殊未明 室燕正飛先覺忽先起衣裳顛倒時嚴冬

寒漏長此夜如何其不用思東燭扶桑有清暉

冬日病中即事

牆下長安道鶯塵咫尺間又牽身外役暫得病中閒背喜
朝陽滿心恰莫鳥還吾 在何處南有白雲山

病中自戶部員外轉司封

羸卧承新命優容獲所安遣兒寧賀客無力拼燈冠僂仰
晴軒暖支離晚鏡寒那堪報恩去感激對衰蘭

久病初朝衙中即事

沉疴曠十旬還過直城闌老馬猶知路羸童欲怕人又驟
三徑計更強百年身許國將何力空生衣上塵

道中城北樓觀李花

夜疑關山雪曉似沙場雪曾使西域來幽情望超越將念
若無際欲言忘所說豈是花感人自恰抱孤節

道中秋夜南樓即事

誰念獨坐愁日莫此南樓雲去舜祠開月明瀟水流猿聲
何處晚楓葉滿山秋不分匣中鏡少年空白頭

道州觀野火

南風吹烈火焰一燒是澤陽景當晝遲陰天半夜赤過處
若蠶掃來時如雷激豈復辨蕭蕭焉能分玉石蟲蛇盡燂
爛虎兕亦奔迫積穢亦蕩除和氣始融液堯時既歌授禹

稼斯聲跡遍生合穎禾大秀兩岐來家有京坻詠人無溝
壑成乃悟楚如功來歲終受益

衡州奏春二首

碧水何遙迤東風吹沙草煙波千萬曲不辨蒿陽道
病肺不飲酒傷心不著花惟驚望鄉處猶自隔長沙

郡內書懷寄劉連州賈愛州

朱邑何為者桐鄉有古祠我心常所慕二郡老人知

偶然作二首

栖、復汲、忽覺年四十今朝滿衣淚不覺傷春泣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潭漣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古興

越歐百鍊時楚卞三泣地二賢無人識千齡皆弃置空巖
起白虹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關與開劍任判鍾
看玉從投火試必能絕疑惑然後論奇異

風詠

微風生青蘋習、出金塘輕搖深林翠靜獵幽徑芳掩抑
時未來鴻毛亦無傷一朝乘嚴氣萬里號清霜北走摧鄒
林東去落扶桑掃却垂天雲澄清無私光悠然返空寂晏
海通舟航

道州感興

當代知文字先皇記姓名七年天下立萬里海西行苦節
終誰辨勞生竟自輕今朝流落處瀟水遠孤城

春日與李六合弟聯句

始見花滿枝又看花滿地景且持增氣酒莫滴傷心淚景

深誠長鬱結芳辰自妍媚恭笑歌聊永日誰知此時意景
鏡中數白髮

年過潘岳燒三歲還見星、兩鬢中緹使他時能早達定
知不作黑頭公

友人邀聽歌有感

文章拙盡愛功名三十無成白髮生孤負壯心羞欲死勞
君貴賈斷腸聲

貞元十四年早甚見權門移芍藥花

綠原青壘漸成塵汲井開園日、新四月帶花移芍藥不
知憂國是何人

冬夜即事

百憂措心起復卧夜長耿、不可過風吹雪枝似花落月
照水文如鏡破

道州郡齋卧疾寄東館諸賢

東池送客醉年華關道風流勝習家獨臥郡齋寒落意隔
簾微雨濕梨花

讀小弟詩有感因口號以示之

憶君未冠賞年華二十年間在咄嗟今來莫汝看花歲似
汝追思昨日花

讀勾踐傳

丈夫可殺不可羞如何送我海西頭更生更聚終須報二
十年間死却休

道州有數

列館月犁牛冰河金山雪道州月霜樹子規啼是血壯心
感此孤鷗鳴沉火在灰珠未滅

風歎

青海風飛沙射面隨驚蓬洞旋風危牆欲折身若空西馳
南走有何事會須一決百年中

呂和叔集卷第二

呂和叔文集卷第三

朝議即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呂溫
書序

與族兄舉請學春秋書

儒風不振久矣某生於百代之下不顧昧劣慙然有志矧
企聖域莫知明從如仰高山臨大川未獲桴航而欲濟乎
深而臻乎極也九學之道嚴師為難師資道喪八百年矣
自鳳鳥不至麒麟遇害血流戰國火發暴秦先王之道幾
隕於地賴漢氏勃焉而極之醜糟粕揚燬燼披雲霧揭日
月夫子文章滅而後耀與火德俱朗者四百餘年當時大
教中興去聖未遠學士非師說不敢輒言鴻儒碩生樂以
善誘弘道維為公卿教授不微其徒大者至千餘人小者
亦數百人或升乎堂或入於室洋、濟、有古風也夫學
者豈徒受章句而已蓋必求所以化人日、新又日新以
至乎終身夫教者豈徒博文字而已蓋以本之以忠孝申
之以禮義教之以信讓激之以廉耻過則匡之失則更之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無瑕故無漢多名臣諫諍之
風同乎三代蓋由其身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知
已之損益不忍視人之成敗也魏晉之後其風大壞學者
皆以不師為天縱獨學為生知譯疏翻音執疑釐失率乃
私意攻乎異端以風誦章句為精以穿鑿文字為奧至於
聖賢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倫之紀律王道之根源則蕩

然莫知所指矣其先進者亦以教授為鄙公卿大夫駢為
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動色痛乎風俗
之移人也如是是以今之君子事君者不諫諍與人交者
無切嗟蓋由其身不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不知
已之損益惡肯顧人之成敗乎而今而後乃知不師不友
之人不可與為政而論交矣且不師者廢學之漸也恐數

百年後又不及於今日則我先師之道其墮於深泉是用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馳古今而慷慨抱墳籍而太息吾兄
吾兄亦曾以是為念乎小子狂簡實有微志蘊童蒙求我
之願立朝聞夕死之誓所與者不惟鴻碩之老博洽之士
與我同志者則為吾師與兄略言其志也其所貴乎道者
六其詩書禮樂大易春秋數人皆知之鄙尚或異所曰禮
者非酌獻酬酢之數周旋禡糞之容也必可以經乾坤運
陰陽管人情措天下者某願學焉所曰樂者非綴兆屈伸
之度鏗鞀鼓舞之節也必可以厚風俗仁鬼神熙元精茂
萬物者某願學焉所曰易者非樸著演數之妙畫卦鑿繇
之能也必可以正性命解化元貫衆妙貞夫一者某願學
焉所曰書者非古今文字之外大小章句之异也必可以
辨帝王稽道德補大政建皇極者某願學焉所曰詩者非
山川風土之狀草木鳥獸之名也必可以警暴虐刺淫昏
全君親盡忠孝者某願學焉所曰春秋者非戰爭攻伐之
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討諸侯正華夷繩賊

亂者某願學焉此於非聖人所論不與於君臣父子之際
雖欲博聞不敢學矣吾兄達者也可不曰然乎嘗聞雅論
深於春秋其間所得實曰淵正竊不自揣願以春秋三傳
執樞要之禮於左右童蒙求我兄得辭乎朝聞夕死某可
逆乎無以流俗所輕而忽賢聖之所重也其餘五經當今
瓶可為某師者幸詳鄙志而與擇焉

上埃叔齊河南書

大尹叔父閣下某開水官階而龍至官失其方物及抵伏
以章：而言則先進為後進之官也亦宜正僕駭別雅鄰
宣六義合三爰以修其官使後進之徒靡然向風歟然知
方能者勸不能者止於是乎文章之可見也如掃除氛昏
澄定波濤穹天清而日月耀滄海晏而蓬窗出今夫先進
之廢官久矣文猶龍也其可見乎伏惟叔父蘊持進之明
采雅頌之缺常欲以三代制度訓斯之前罷鎮南服人侍
東掖詞林聳仰如日餐觀莫不結轍連駟懷編捧軸差池
道路奔走光瑩人人自以為齊公之遇矣及乎昌言金馬
高議承明懸大雅之衡以權後進則乃以小子為稱首達
勾簡而茂以柯葉翌離鸞而使之頡頏先達改觀同捐駁
聽譽動朝端聲馳轅下循顧反覆誠非所堪竊料叔父之
意豈不欲使濫音竊吹者聞士會而西逃秦境聚行守正
者望郭隗而北首燕路夫是則小子敢賀天下文章廢而
復興不敢自當其過也然大匠雖哲不能化擁腫之材大

風雖壯不能起凝滯之物囊充卿賦薦辱公議昨詔賢良
 振塵清舉叔父以唱高寡和小子以名浮易喪間屬理鬱
 卒用無成取笑薄徒貽羞左右雖失鵠而知反終胡願而
 敢安愧懼慚惶夙夜若厲叔父蹈中庸之德遭魚濟之運
 尚深知於明主懸大望於蒼生一朝秉唐之鈞埏埴萬物
 而高明不奪於獨見鄙分克彰於日新茲一前途未敢自
 料豈遽以一舉為得喪哉由是思之勃焉增氣遂欲攝迹
 聲利潛心道藝窮六籍之統紀畫王鑿之形容使學通天
 人文正雅俗然後抗衡當代為叔父之榮雖知其難志不
 可奪謹獻近文七首俟跂聖人之域未臻作者之方姑務
 自強式酬與進伏願特污省覽光賜教誨指以遠蹤責以
 大成惠何加焉非敢望也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

僕射稟天全才受國重寄控全蜀咽喉之地當狂寇奔侮
 之衝處瘳土而其財甚豐訓羸師而其武可畏少分麾下
 潛運掌中再開鈞關之高雖獻蓋亭之捷應接制使先假
 地征犄角王師且為鄉導削叛人之跡釋梓州之圍勞實
 倍多功無與讓聖上神武審斷注意西南一校之善否必
 知一夫之勞速必察况閣下效彰朝論事布人謹精神買
 於神祇茂代懸於日月豈復聽薄書之巧詆筆董之監音
 來示所虞無足介意某以寡薄謬膺重任舉關國計勳屬
 軍期夙夜憂慙未知所濟過蒙稱獎愧惕良深唯託方岳

至公共守王度物估小事固無二三共計遵行亦如受賜
 俯荷之至無喻下情某再拜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某以非才謬當重任事關國計勳服軍期撫事知難夙夜
 憂積蓋以運路壅滯私益撓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
 至公伏惟司空文武全才敷德茂著朝廷毗倚中外共瞻
 勒王則知無不為憂國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旌麾
 眷私之餘已及此事蒙許同志立法叶力徇公對揚之初
 便具奏聞所以遠裴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模悉令咨託
 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巡院狀報伏承司空德量旁通
 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益法隄防已行之弊
 斗門開塞非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贊王度義形九牧忠勳
 三軍意開而遠近承風言發而神明知感况某奉職之分
 承眷之深受賜懷仁豈同常等銘戴所至無喻下情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

奉別紙示諭恭待殊異規畧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暢經通
 之雅音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
 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伏以尚書才膺閣出
 識蘊生知地承勳德行在詩禮自家達國移孝為忠受任
 先朝克荷崇樞控喉襟之地成節制之師動必勒王志皆
 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于旁隣布在人誦溢於時論
 鳴鶴有和鼓鐘必聞聖上神武聰明惟新履歷勵措戎事

注意善馮方以陋以旁求况勳賢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
達道不大光宣太阿之利用窮彘鼎之盛烈者乎某以寡
薄謬膺重任成賦之重撫事知慙徒欲盡愚衷陳鄙見策
朽磨鈍庶效涓埃竭誠捐軀少酬恩遇知我者寡同志實
難項在江西過辱厚意常懷慕仰頗歷歲時昨者以私益
干禁漸耗公利汴州滯運屢稽軍期忝當職司每積憂負
輒率誠懇粗申條例網羅盜竊節宣通渠實託衆賢取專
獨見果蒙弘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侯伯首贊王度
許以別設方略大為隄防究絕姦源通利國漕神之聽之
言可復於天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佇觀莫大之功
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一時誠無與讓
某奉職之分受賜孔多奉寸誠夙夜欣企幸甚幸甚徐
僚宜並在使至口述伏惟昭悉

代辛將軍與晉閔劉尚書書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藉門緒早蒙驅策盡瘁軍府備
嘗艱難一作難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
恩未酬而謬典禁司職惟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伸憤血
猶剛憂髮先白加以稟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
靡託豈料尚書推弘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
益重昨者四牡來觀萬乘虛心旁求將帥之臣佇清至公
之鑒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文有問宜薦雲中而丹
擘對揚首及庸瑣數陳本末獎飾述涯達其忠義之誠許

其遠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
遂使鬱埋之志允達於宸聰擗朽之材式孚於帝念言發
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
齊載深知我之感王貢任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
定為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纏骨髓每一念
至不覺涕流頊首糜軀豈能報德難當竭誠礪節服義懷
仁奉以周旋君之造次青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
願聽其心誓生死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申拜賜之
禮瞻荷之至感懼兼深奉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即
與趨謁伏惟昭察云云

代賈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

某經術無取丘園自屏所期全拙豈敢近名二十五丈况
愛博容不遺孤陋申以適家之好遇以國士之分禮一作
慙入室契辱忘年假賜吹嘘謬假鱗翼遂得價重江左名
聞天朝起家拾遺再命柱史時丁變故命偶屯難孤鱗方
困於蹄涔窮鳥再歸於仁德果蒙奏領列郡擢倅三軍不
汝疵瑕見容於歲月同我休戚每形于語言身計皆奉良
規家事悉資全力然後表達宸聽推致周行南宮副曹設
不終歲憲府確秩拔于常倫內顧庸庸敢云自致魏賢子
夏宣尼之道彌尊漢用淮陰相國之言始重徒以才負知
已名懸古人致遠之效莫彰貽羞之責斯及敢不砥礪微
分數昂前達以明君今日之恩資大賢積時之譽庶乎有

立以谷所知豈敢以尸素為榮而苟乎生之論伏惟鑒察
郡搦諸生戎旃故吏往獎恩重生成感深瞻望門闕未獲
拜謝銘戴兢惕莫知所裁奉下情紙墨難具某再拜

地志圖序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
歷世寔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
之制黜諸子之傳一作記述仲尼之職方會原流考同異
務該暢從體要俾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與未足以昭
啟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
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視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
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
後列以城郭羅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自要荒蠻貊禹
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
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炳焉可
視與夫聚米擬其瑞倪畫地陳乎捷舉固不可同年而語
詳略也每廬室燕居薄帷晴簷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
四海窻籠八極召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
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遊
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于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
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制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
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
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志舉

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曖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
帶載人物之虛實樹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
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
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
文勅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若于是
明乎得失諸侯于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
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資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
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
虛行舉地成圖闢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頹息也
某久從君遊每命叙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
所以然

送友人遊蜀序

始吾挹至源之貌若隴底積雪聳寒木于雲谿次吾覽至
源之文若驪龍相追弄明月于泉窟末吾聽至源之論若
泰山欲雨倒雲氣于滄溟如其貌可以振肅周行如其文
可以光潤石渠如其論可以感動宣室而淪蕩江海垂二
十年則不知天所以生之之意貞元甲乙歲以親故勸勉
來遊京師時然後言無辨以勸衆樂然後笑無歡以接物
義其後取無食以寧居慨然悔之去策長往因登紫閣峯
而指曰西南青冥色連岷峨吾行何歸山盡則住翌日告
別于友人太原王玄運顧謂予曰高雲出岫無時雨之會
與風悠揚轉遠而散若至源者其猶雲耶蓋亦贈之序予

和女

送琴客操魚濟東歸便道謁王魏州序

東海搖魚濟年十三從淮南大軍有奇童之稱歲既冠歷泗上劇賊振寵吏之聲而尚氣節重言諾臨財廉見義勇蘊崇具美發以雅琴琅琅然若佩玉之有衡牙也貞元丁丑歲觀藝京師冲宇罕窺正聲寡聽道不苟合浩然東歸水流無心遇用則止弘農守御史中丞王公得子最深且東諸侯之望也儻羽翼吾道鏗鏘音飛而鳴之一日千里則何公門不可曳長裾乎大丈夫風波未始有極生死且不足問况能離憂乎白露降秋雲起仰見太華壯心勃興若不激微變滴是孤慷慨告季恭也詩有逸氣盡韻鍾律播於然桐

聯句詩序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陽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黜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懶我者唯茂直而已以為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道志氣徒然起情議時事余敢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々不寐或風露初晚恍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則何以節宣操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迭唱一作玉審韻諧律同聲則靡研情此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需為大川群山出雲混成一氣即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

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蓋觴先師曰益者三友吾能得之豈惟直諫多聞而已可以旁

送薛大信歸臨晉序

魏天人談堯舜之道則有吾族兄畢畢可以本情性語顏吏之行則有太原王師簡可以發揚古訓論三代之文則有河東薛大信此三君子或道以樂我或行以約我或文以博我遭時則有光避世則無悶其為益也不亦大乎大信與予最舊始以孝悌餘力皆學于廣陵之靈巖寺雲養其身討論數歲當見大信述作必根乎六經取禮之簡要詩之比興書之典刑春秋之褒貶大易之變化錯落混合峰嶸特立不離聖域而逸軌絕塵不易雅制而瓌姿萬變有若雲起日觀盡成丹霞峰壑靈掌無非峻勢皆天光朗映秀氣孤拔豈蕪飾而削成者哉聖上方欲觀人之文潤色洪業秉筆者如三光得天每賀大信有其時矣無何予被御曲之擊賦于闕下以文華時體行失俗譽再為有司所黜此時大信亦與計偕知幾全高屐刃不試昔趙然鳴情仲尼臨河而逝予之見黜子亦遠巡事雖不同其所感一也歲八月以姑地之戀告子于歸子思古人有處有贈乃語之曰吾聞賢者志其大者文為道之飾道為才之本車其飾則道喪返其本而文存且使不存又何傷矣彼邪是帝堯之遺俗唐叔之所理必有忠信如老者為閭安之下可與之處琢磨仁義浸潤道德考皇王治亂之迹求聖哲

行臧之旨達可以濟乎天下窮可以據其光明無為屹屹
筆硯間也行矣大信苟非同志勿失予言

道州律令要錄序

某頃累忝官尚書省御史臺偏觀諸曹多書令式格律於
其屋壁苟非以宦遊為情而奉其職者皆得日夕省覽則
起出入目存心悟章、然如貫珠如循環更無以欺臨事
不惑決繁滯舉狂直而叶于大中中人已上固可循致吾
不知其誰首之何前賢慮心卹事之同也若州縣若卑而
近於人遠而切於得失動有懸人命關風俗而墮者委成
於一吏望空而署動者捨闕山積神情氣沮卒無所歸政
令之弊不亦宜乎此州法吏何洛庭良士也與撮其要講
其美書于廳事之左某不深於法猶慮未盡後來君子其
究成之此長人者之所急

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裴氏海昏集序

海昏集者有唐文行之臣故度支郎中專判度支事贈尚
書左僕射正平節公裴氏諱某字某考地城德會友輔仁
氣志如神英華發外之所由作也初公遠河洛之難以其
疾行攀大別浮彭蠡望洞庭迴翔于巨壑流盼于海昏海
昏有歐山之奇俯江之清陽溪之暹陽泉之靈竹洞花塢
仙壇僧舍雞犬鐘梵相周於清嵐白雲中數百里不絕時
也俗以遠未擾地以偏而寧開元之遺老盡在猶歌詠乎
升平公悠然樂之遂與我外王父故屯田郎中集賢殿學

士河東柳公諱某叔祖故相國宜城伯諱津伯故太常卿
蘭陵蕭公定故秘書少監范陽盧公虛舟故左庶子隴西
李公勳為塵外之交極心期之賞唯故給事中汝南袁公
高故將作監河南元公巨以後進預焉江左搢紳諸生望
之如神仙邈不可及每賦一泉題一石毫墨未乾傳詠已
遍其為物情所注慕如此無何朝廷命公益虜東南漕引
吳楚中原百萬之衆仰食於公人不堪其煩我若無事往
往佩駟印擁大蓋枉道而過舊山林壑之間琴詩不廢心
計屈指而軍餒略其大雅之全材者歟於戲太尉侍中勒
勞王家惠于生人至公再世又以盛德屈於年運慶如壘
川其決必大由是焜耀之列重集于我卯公卯公始以大
孝聞中以大用顯次以大忠升藩屏三朝出入二揆迭先
職而堂邦賦修祖德而堯台衡理劑之政策在樂石定蜀
之武藏存冊府漢南之化方洽于人謠加以優游藝文悻
悅經術身被華衮門全素風不畏強禦不侮孤職久要皆
當代長者推轂必一時為傑海內士大夫和鱗別之歸龍
鸞君子曰憲公忠憲公之勳德節公之推道為不忘矣耶
公以霜露之感泣編遺文思所以垂諸不朽以為節公消
息出處之道始于海昏遂于正集外別次當時唱和遊覽
錢勞之作凡九十六篇勒為海昏集上下卷不遠三千里
授簡于小生俾酌歸趣而為序引其常備中臺之屬實辱
至公之遇命以哀敬不敢文為始陳古義用替風訓昔者

三代陳詩以觀民風信詐淫義躁靜柔剛於是乎取之喜
怒哀樂吉凶存亡於是乎觀之兆於此必應於彼成乎終
必見乎始詩不可以為偽魏公子為南皮之遊以浮華相
高故其詩傲蕩驕志勝而專勤而不安晉名士為金谷之
醜以邪佞相扇故其詩盪溺淫志冶而縱往而不返正平
公為海昏之會以禮義相誨故其詩恬淡退志莊直立志
退以獨全其道立以兼濟於時立而不矜退而不悲適而
不效樂而不荒親而不比數而不矜如切如磋婉而有直
體曰比曰興近而有深致仁者見之遁世而無憂智者見
之愛身而有待曖乎若冬陽之煦油乎若春澤之侵其誘
人也易其感人也深卒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如是則觀南
皮之詩應劉焉得不天魏祚焉得不短觀金谷之詩潘石
馬焉得不誅晉室焉得不亂觀海昏之詩裴氏焉得不興我
唐焉得不理詩之時義其大矣哉天人國家之際其至矣
哉為節公郎公之子孫者其無忘哉元和五年五月七日
朝議郎使持節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
魚袋東平呂某謹述

呂和叔文集卷第三

呂和叔文集卷第四
朝議郎使持節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呂某
表

代論代劄南更發兵表 元和元年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更發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
兵赴劄南東川者陛下鷹算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害順
天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遠無憚一勞大
正國經永清時稔百土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天下幸
甚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病道途之險易將帥之宜
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有
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效微忠臣痛以古今用兵皆在將
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
諸將所統已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以順討逆授之
廟筭假之天威賦醜摧兇需有餘力若更多徵征鎮廣合
師徒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素非大將授自偏
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洽本兵既少養統則多將皆權隸士
非素撫雖是統帥勢同烏合若常則猶可奇制臨敵則何
以指揮非唯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難臣不敢
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
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澗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
敗讎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京
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而布在人口二則

貞元已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履燾惟新
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積天誅自春徂冬徵發已廣
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聞動衆山飢深阻暑
隰為沴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
州叛卒職此之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盟好未
定窺伺在心間謀往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
闢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取邊鎮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
隙乘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
險逃死雖禍淫助順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
貌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
應援固當蓄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
劍川峻瘁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
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米貴糶且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
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設有菜色三軍無復關心幸
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成患今大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
若其數頗多足辨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
且勒權停續後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輒
率狂懇輕贖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鳥獲無任兢惶懇迫之
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代李侍即賀德政表

臣某言臣聞上天垂象當分野者先知元后用心奉職司
者方見是以竟稱光被四岳得於瞻咨舜號文明九宮稟

於分命豈非隨方表忠因事立言陳力自恭於化源造昧
難迷於日用伏惟皇帝陛下睿圖濬發玄德廣運恢纂鴻
緒允升大猷振十聖之遺休復百王之隆典至如崇陵畫
葦率禮無違長信歸尊因心則感內成則仁叙九族外平
則義協萬方厚俗則寵及高年廣孝則榮加錫類能刑則
朝無隱惡善任則野無遺才修文則戎蠻來王整武則南
北繼提此皆事光日月聲洽寰區黔首之所謳誦縉紳之
所扞歎其或撤泰造物意兆先天事隔於人諸功隱於朝
聽者若非奉職之臣官業所及諒無德而稱焉臣以庸劣
謬膺寄任調盈虛而取輕重關成敗而繫安危職思其憂
夕惕若厲每因整率彼竭竭愚忠亟奉溫顏累承睿旨有以
知造化之意有以見天地之心曠若發蒙折如愈疾管窺
所至可得而言昨者臣以潮州刺史李璿撓縱私盜耗發
公利請從免職以儆慢官陛下以為法令更改且當申諭
道途悠遠容或未知俾為後圖用經前責弘恕包於廣大
明察貫於精微此則群臣不可望清光者一也江南西道
觀察使楊憑奏以支郡早歉經賦不充請征若地之美且
修稅茶之法陛下以為天災流行有時而息人怨滯結貽
患則深縱無日新之美思獲已除之弊特令寢棄姑務流
通有司知畫一之方販負有昭蘇之望此又群臣不可望
清光者二也臣嘗使推官殿中侍御史崔太素奉使淮南
臣以其名秩甚卑濬决務重微令郡縣整訓從徒須示等

威請賜章服陛下以爲職任伊始勤劾未成必有可觀乃申後命以再陳所切方可其奏雖事從權輿且符濟物之宜而賞不僭行已見永圖之旨此又群臣不可望清光者三也臣對揚之日親奉德音知臣使司支計屬少必擬昭明儉德振起素風率身爲天下之先節用自宮中而始又云臺殿舊制已當惕憲經營改作非所措懷將不崇三尺之階豈復議十家之產發自宸念形于天顏意開而河海自清言出而神祇知感此又群臣不可望清光者四也陛下光臨大寶星歲將周青歲之賜與無間恩幸之霑濡殆絕至于瞻軍供國行賞報功則必鴻毛府庫糞土金玉遂使夏州諸將恨效淺而思深劍外三軍知生輕而義重此又群臣不可望清光者五也夫唐虞盛烈文武餘風莫不傳諸聲詩布在方冊且匹夫匹婦片善必書飛羽沉鱗一祥皆紀况陛下動闡教化言在政刑理參至道之精躬行盛德之事而冲虛謙讓鬱而未發將何以光揚藝祖昭示後昆伏請宣付史官永爲代法臣幸蒙恩遇獲奉昌期言必親聞事皆目覩分深骨髓義激血誠輕贖宸嚴理首飛越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註春秋表

臣聞惟暮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冠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群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玄

機斷無不濟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群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岐與空不聞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通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轉鎮定皇極輝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州再陽縣主簿臣皎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巨爲益友考左傳之疎密辨公報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巨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羣三紀玄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隣骨肉無應道苟訢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且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道爲家實罪實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閣門奉進伏候聖旨

代齊魯二相賀連二祖表

臣伏見今月十四日制命以尊親之義度附懿祖獻祖於德明與聖廟室正太祖元皇帝東向之尊者十五日奉遷事畢十六日洽饗禮成日月貞曜乾坤定紀稱情盡感合敬有歸百神得受職之方萬國知來祭之本中册臣聞國有事莫大於嚴祀祀有經莫崇於尊祖夏政得之以繁祉周漢用之而休明爰自魏晉迄於隋氏或以祚短而不及

純正或以時難而未違討論絲綸與謝綿曠載祀竟虛盛
美允屬昌期陛下道冠前王慶殿累聖奉無競之烈克廣
洪休膺有赫之靈思正大典精誠感念旰食疇咨內斷皇
明俯裁群議奉祖宗於常尊之地定昭穆於式序之宜清
廟肅雍玄空保祐奔走夷裔鼓舞生靈煥乎觀一代之光
盛矣接千年之純臣等自鍾舛薄坐嬰衰瘵不獲躬執蓬
豆稱慶闕度誠仰聖敬感深孝理形留神往倍百恆情

謝拾遺表 元十九年

伏奉制命授臣左拾遺又中使毛遵朝至宅奉宣進止賜
臣本官告身若澤滂窮鱗當起幽費屢忝近侍冠軼常倫
震驚失國兢跼周據中臣常學舊史承訓先臣皆以奉
上自致為榮附下苟違為恥臣所以既孤之後義不依人
賈洛中薄田歸闕下之舊定退藏其跡私誓于心不違利
於權門不求名於眾口星霜苦節夙夜精誠惟願投軀盛
時自結明主愚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自記姓名撰
檄孤直振零丁於絕望披曖昧於無聲獨斷皇明起真清
列銜降中責內賜官告特違恒例光寵職臣俾其不出戶
庭坐生羽翼萬乘知已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
無謝恩之慮願唯几瑣叨此殊光纏漉血誠銘鑠膚骨株
拔恩重泥塗感深畢性命以為期裂肝膽而何述唯當竭
誠陳力效節明忠使丹心有孚白首無負然後敢望披雲
捧日一穢天顏則盡門之反粉如歸百生之至願斯畢無

任感恩榮耀之至

御咨

卿克修學藝信稟溫良是用命官列于近署 惟朝典煩
有表章所謝知

謝章服表

今月二十一日高品薛盈珍至鳳翔所奉宣進吉賜臣緋
衣魚袋笏并紫紫衣一副者發揚宸念照灼恩光瞻奉自
天職踴無地中臣孤陋無取過蒙獎錄聖慈周洽天造
曲成恩重出疆俾踏畫飾九重清秘不忘絕域之單車萬
乘憂勤特記微臣之命服衣分內府錫及近藩未申汗馬
之勞遽冒濡鵠之刺在筭增感撫躬若驚頓越兢慙固知
做措

代孔侍郎蕃中賀順宗登極表

六月十四日入蕃告哀使左舍吾科軍兼御史中丞田景
度至吐蕃列館伏承皇帝陛下以正月二十六日明德奉
天纂臨宸極重光昇曜百化維新澤被幽遐慶覃動植中
賀臣聞和氣既蒸勾萌必達時雨將降柱礎猶知臣從軍
車關留絕域天臨日照而別處幽陰雷動幽陰而兀為豐
曠伏願陛下義敦未遠體及窮荒始獲虔奉德音仰沾聖
澤具寮就列無階蹈踴之初庶物效靈獨在飛沉之後并
薄鐘命駐站自躬疚心厚顏固知做措今月七日自列館
迴至河州大夏川即以十二日進發星言夕惕莫敢違寧

瞻望闕庭載深感躍無任喜抃屏營之至

代文武百寮上尊號第三表

臣等自管窺天以凡揆聖度奉嚴號整陳至誠而再降謙
光未迴宸睇慙局罔據彷徨失圖中臣聞強名曰道莫
體混元之功惟大于天豈執大成之德徒以物觀德視人
津涯俾其會歸有所則象伏惟皇帝陛下克廣蕃圖紹休
聖緒嘏考古訓茂宣重光亭壽以佐天和震曜以除人害
性與道合身為化光神行六幽厥動九服求珠赤水觀妙
用于無方揜玉名山告成功而有日豈可過損盛德不照
鴻休弃臣子瀝血之誠阻華夷傾首之望當仁必受乃曰
至公與物無私宰嫌在已安卑者地山岳之峻豈慚好謙
者天日月之光何深道青傳繼禮宜稱和家之舊典不
可以廢天人之合應不可以違臣等終服官常親承至化
一披肝胆三清宸嚴頌越為期俯伏以俟實望陛下隨時
立教以欲從人遊神于不宰之鄉屈已于有石之城則色
大寶發揮皇猷古今一時天下幸甚

代文武百寮謝宣示元和觀象曆表

臣等言伏見今月十三日宰臣奉宣聖旨以肇建元和惟
新寶曆極其幽顯冠以養文惠示具寮慶昭萬國中謝臣
聞清濁既判象數相生一元起於帝圖三統成於人道形
器之表推步而得恍惚之際錙銖不差有開必先聖作物
紀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敬授人時受詔日官底定曆

法啟開元氣節宣群生從五行于文字貫七曜於珠璧仰
觀俯察允協於神休東作西成永貞於農候感勳夷夏歌
舞飛沉天子之大政行焉聖人之能事畢矣臣等幸備朝
序親奉昌期竊見天心啟達日用無任蹈詠之至

代文武百寮賀放浙西租賦

臣聞等言伏見今月十五日制命以天下輕賦首於東南
浙右諸州荐罹災歎全以通債大數湛恩人誥勃興朝聽
震動中賀臣聞三王已降綿曠千祀為邦之政盡在欲理
之主甚衆莫不知傳戒獨豐語稱興足至於受人節用之
際約躬舒國之時則必情隨事遷以欲忘道故曰人群克
舉行之惟難伏惟皇帝陛下濬發藩圖紹休聖緒躬將慈
儉子育困窮皇明囑幽惠訓不俸撫臨萬國曾未再周滂
求疾苦之源屢下錫除之詔載戒祀之經費減粟輿之服
御雖邦計之有羨入憂于未憂雖生人之所樂輸捐之又
損風行號今日貫情誠明神聽其德音和氣生於文字將
舟車所及咸升至理之期豈江湖下方獨被曲成之澤臣
等尸素有日獻納無聞尚勞聖心軫恤人隱甘同凡品不
敢望於清光竊與煖吐共謝生於玄造無任感抃之至

代文武百寮謝許遊宴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三日宰臣奉宣進止如關百寮士庶
等親友追遊公私宴集及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自今
已後各暢所懷者志存必信義切同休令行如春神應若

警寒木暉潤嚴風變和推已感於人心發生先於天意臣
 其中聞與人同其樂者不必盡致於韶夏之度在夫
 不奪其歡而已與物致其誠者不必日効於丹青之信在
 夫不察其細而已况乎縉紳之樂名教聚皆以類臣子之
 事君父遊必有方豈足輕聳物情運應天聽伏惟皇帝陛下
 下光纂十聖威臨萬國神武功就人文化成窮冥無波豐
 歲持宴樂奏穆清感深乎共樂之道駕言遊幸思所以適
 人之方爰詔輔臣式將明命優諭卿士達於庶人琴筑追
 遊無憚京輶輜餅送遠勿限嚴城某吏司之苛察盡朝野
 之歡泰始覺飛沉之樂宇宙之寬物不自疑人知得所在
 宗載考夜飲承湛露之恩求友相鳴時宴奉需雲之慶浹
 休聲於夷夏蒸喜氣於山川千載之昌運允符百王之遺
 美斯舉臣等膠膺寄任親奉休明方底生成之德更蒙優
 貸之詔恭承履吉務竭歡心飽思屬厭醉念温克戒竹林
 之虛誕去金谷之浮華君雖不察於泉魚臣敢有愧於屋
 漏承歡且懼居寵彌驚稽首知慚殺身何報無任感恩兢
 惕之至

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與今
 百寮具則天太聖皇后所制定兆人本業託奉進者中
 臣聞不愛性玉所教于園丘可以致誠未足以勸為躬秉
 耒耜籍田于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殷天地之

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變之而不倦勸之而
 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逮其日用弘我政本實惟農書
 伏惟唐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愷捐金而實
 穀菲食而粒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潔粢盛而
 大事在祀銷劔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兼薦於郊歌嘉瑞繼
 光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戴陽仲春初
 吉術察土膏之候仰觀農正之祥經始歲功導揚生德徵
 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與妙匪崇朝
 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梓草垆土之艱知寒
 耕無耘之苦宸心感念訓詠昭蘇一歎而時雨先飛三復
 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想學稼祿適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
 奉在勸之訓三時不害親王燭於風氣九苞孔脩賀生靈
 於富庶謹繕寫前件書凡二十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闕
 門奉表陳獻以聞

代杜司徒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父史重職踐中台爰詔有司俾
 撰良日授節冊命備禮莅官當千載之休期履三公之故
 事俯備恭命震驚失圖中臣聞官以昭德物以表功賞
 不借行禮無虛設臣賦非經遠才乏將明階緣恩過叨歷
 寄任浮踰三紀祇事四朝徒竭筋力之勤曾無塵路之功
 陛下矜其衰疾許釋煩重而猶委代天之務正論道之司
 拜冊彤庭奉謁清廟被之法服導以羽儀會府宿設群官

序送降德音于中貴分肴饌於御府事出殊恩動為榮觀禮成而退身驚日月之光寵極自思心醉雲天之澤素髮無須華家在躬喜過生悲感深以泣維志同犬馬願奉主於無疆而年在桑榆抒報恩而何力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代杜司徒賀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日制書改元和大赦天下新雷雨之澤重日月之光仁被幽遐慶章動植三元經始萬化惟新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義軒取字堯舜為君德莫盛於好生政莫弘於在宥然而事資體要理極情微百王所難千載斯遇伏惟皇帝陛下纂臨大寶光啟勝圖當獻歲之元順陽春之氣朝前殿御正門發德音布慈旨明大孝之本褒至忠之後省徭損稅以清疾苦之源蕩累滌殺以厚庶恥之俗往典之所未舉前代之所未該莫不悉出宸衷咸歸聖政坐聞仁壽之域佇見雍熙之期凡在生靈孰不慶幸况臣陳力歲久受恩最深而蒲押餘年犬馬多疾不獲奉觴丹陛暗詠康衢猶蒙天眷留聖慈曲至特降中使俯加慰勉稟德增氣枯朽生光施重丘山感深骨髓夙門反粉豈足上報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呂和叔文集卷第四

呂和叔文集卷第五

朝議即使持節衛州諸軍事守衛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孟表狀

代李侍郎賀收西川表

臣某言伏見高崇文奏以九月二十一日官軍入成都府逆賊劉闢走出見勒兵追捕若臣聞夏震秋落乃觀成物之功善陣有征方見勝殘之禮然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動之所以綏之也氣和則歲功早就德盛則廟筭先期無遺繼而巨寇窮奔不血刃而全蜀底定奔走夷裔歌舞生靈騰瑞氣而羅祥風披慶霄而捧白日中賀伏以陛下纂臨宸極惟新庶政拓跡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闖敢犯天威育千大紀恃險與遠窮光極暴雖福滋助順誠天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養之自出一昨諸軍既集鋒鏑爭先陛下以為方暑用兵觸冒害氣與勦人而欲速寧全衆而功遲遂令蜂蟻之誅抑銳鋒之銳休養磨礪以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疾惡太甚然傷小過陛下推平伐之義弘覆燠之慈寇逆是誅吾人何罪遂令逐北者生致為上脅從者獲則免之且諭鴻私仍加晏慰由是飲澤而回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被大信有孚當披瀝之時賜戰士悉出內府開食糧之路賞降者曾不踰晨遂使昏迷革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渠魁假息而逃威士衆順風而捨杖市不易肆春

無驚夫人蒙骨肉解倒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動發
生之氣然後知至仁能無吝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慰
全苞形氣之內有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
膺重寄親奉昌期坐觀氛祲之清日觀鯨鯢之戮手舞足
蹈倍萬恒情

代李侍郎謝內庫錢充軍資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其南郊賞設錢恐度支支
計闕少以內庫錢充者臣聞王者以四海為家君道惟百
姓與足象天平施而無別如地生財而不私薄奉已而後
奉公重從人而輕從欲知則孔易行之惟艱曠代莫聞今
日斯遇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富有焉邦而能窮玄元
慈儉之宗奉列聖憂勤之緒臣謬思為貢竊見克心非或
祀之用無急宜非執物之經無別獻土木之功遂聞於屢
息恩幸之賜殆絕於霑濡固已行路謳吟播紳拊歎者又
矣伏以郊禋有日慶澤自天楚師思挾壙之恩漢將望解
衣之惠國存舊典事有恒規在臣職司敢不供集陛下憐
江淮甫罹旱歎念庸蜀新罷大兵雖經費有餘而聖慮猶
軫昨因伏奏親奉德音悉擬發內府金錢御服蠶絲約躬
節用紓國暗軍乞叶師和度恭祀事必知感神人之德未
酌獻而幽通動天地之誠先燎烟而上達百祥所降萬福
做宜信可以光洽寰區覽掩圖象知自遂戶識至公風
人寢行軸之詩照首繇富庶之域微臣何幸獲觀升平至

代

德難名載深感躍無任喜抃激切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臣某言臣聞周陳洪範王者之首政惟農曾作春秋國家
之大事在祀農是早之為虐祀戒雨之失容亦由聖感節
宣孰云真數前定臣伏見比者冬陽愆候宿來未茲陛下
威賸撤懸晨興夕惕加以郊禋日近輦路飛塵痛慮增軫
聖情微昏羽衛帝誠神應人欲天從果得風雨叶期陰明
若弊每至乘輿就次御幄寧居然後助澄掃於前驅劬瘁
潤於清道及夫廟廡全奏則橫漢昭回壇墀烟外則纖蘿
不動從容成禮鼓吹還宮御正陽之門施作解之令歡呼
夷夏踴躍生靈三代之儀物克終百王之能事斯畢神休
坐降瑞氣蒼蒸玉鷲僅輟其行音素雪已飛於前殿盈天
表慶成花効奇洽萬國之歡心啟千載之昌運若非孝諭
聖一作德勤過克心則何以禮一接而幽報隨影景未移
而明微遠至上辛受福獻歲告豐天地迴動於精誠陰陽
變化於宸念始悟竹宮望拜徒神無用之光交門作歌乃
為語怪之事臣謀膺重任獲得嚴祠嘉候殊祥愜心在因
受恩既深於庶類同休豈止於恒情手足之足之固知攸措
無任感躍屏營之至

代賀主擒李錡表

臣某言臣得某官某乙狀報伏承今月十三日夜折西將
士張子良等相率效順生擒李錡者天討有罪國無得誅

夷夏同歡飛沉咸躍謝臣聞養氣方蒸伏陰不能藏其源
必殺戮發洩以彰正陽之功至化方融大姦無隱其應必
凌犯誅夷以耀聖人之武泯不盡消生德不遂茲不盡發
聖功不成益自然之明微而必至之恒理伏惟皇帝陛下
光膺駿命恢纂鴻休仁育群生義征不愆無與讓而誕傳
文德不得已而有此武功日者周歲之間大刑再舉朔臨
叛將獻首於九廟之庑益部兇渠伏鑕於萬人之目被髮
左衽且猶知懼霄形含氣孰不革心賊錡身齒人倫家承
宗籍三朝任遇五族輝光而獨藏禍謀密聚毒黨菓琳之
牙旗尚在忽已發狂戮闖之刃血未乾敢茲拒命陛下重
難或事深懲遠人先示招諭後加討伐方伯嚴兵有司調
食經略繞下形勢已張果得義勇叶心鬼神假手大節迴
指長戟合圍兵火之氣天連金鼓之聲海濱曾不終夜遂
擒元兇巷有居人市無改肆滔天之逆踰月而平去歲丙
征則善陣不戰今茲東伐則善師不陣有以見暮略天縱
神武日新聖道久而投刃皆虛德澤深而用力彌寡從此
災窮泯盡俗變風移百蠻成冠帶之鄉五兵為耒耜之器
溥天同軌比屋可封古今一時堯舜何遠臣謬膺重寄特
賀殊恩再逢河海之清三觀鯨鯢之戮志深除惡義切同
休數杼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手舞足蹈之至謹奉表陳賀
以聞

代武相公謝槍旗器甲鞍馬表

臣某言今日中使某乙至臣宅奉宣聖旨賜槍旗甲器
鞍馬錦珠等禮殊其敦物備其容肅以行威嚴以昭寵雲
澤濡體天光照門扞賊失圖兢惶固携臣某誠荷誠感頓
首頓首臣才不可取進不因人陛下情其小心知其盡節
特虧震聽而謬委台司匡補之益無聞將明之効靡著方
侯嚴譴忽蒙殊恩寄重西南任兼中外封關大郡秩正黃
樞登壇於六符之增被衮為三軍之帥古今盛典盡在茲
日人臣竊貴舉集微躬貴臣辱庸所克負荷非臣踴越所
能上報重錦名馬玄甲朱旗王事靡盬儼有行色天顏咫尺
忽當遠離感戀彷徨拜受涕咽折衝分關愧非式遏之
才榮耀自天猥辱專政之賜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
陳謝以聞

代武相公謝借飛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借飛龍馬若干匹至京兆府界首者臣
謬處台司符明無劬自忝方任恩禮特加英諭綢繆錫
輝煥寒衣病藥悉出聖慈匹馬一人咸經御選遠覽圖史
近徵耳目如臣蒙幸未見其倫實有何功敢當斯遇盡節
竭誠在臣子之本分殺身致命報君親之常道竟將何力
上谷珠私室保舟誠以致反粉王程靡履天駟言旋仰服
卓之有期恨違顏之方始精蒐自越顧步莫留權奇之姿
向雲胸以獨去悃欵之懇與星彩而共馳瞻望天庭罔知
所措無任感戴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張侍郎起居表

臣某言孟秋尚熱伏惟聖躬萬福臣以去月二十一日到薄安山見著胡尚綺里徐等固令益珍等却迴奏事今臣取今月發赴衙帳者伏惟聖澤柔遠皇明 善情大歡
首帥知感虔奉朝旨實禮使臣迎夢肅恭饋饗豐潔益明嚮化彌表華心臣恭備單車不勝慶抃嚴程方始絕域未窮白日在天瞻仰如近青蒲之地伏
俛措無任犬馬屏營之至謹因中

君以聞

代伊僕射謝男宥授安州刺史表

臣慎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男宥安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武昌軍兵馬留後仍賜紫金魚袋若雷驚里巷日照闔門竄命自天戰喝無地臣誠懼誠感頓首頓首臣聞惟君任臣固無庸授知子者父敢私不才臣頃者以以聖政惟新時清無事遂絕指蹤之望求申懲主之誠陛下以臣所統歲深周旋艱險長三軍之子弟積百戰之瘡痍將有去留念其情義理資感勵事肯使安爰勅臣男試總戎務臣雖訓之以義教之以忠而朽鈍有涯策磨靡及童子代斷每懷傷手之憂小兒在邊曾無折屐之喜將何遽膺寵命荐沐恩光真授竹符就加金組且祁午之為軍尉父已懸車陸抗之將父兵子非深服豈比臣身居端右男領方州鳴玉會朝朱轡行樂規程中外冠超古今名教之樂何如

人臣之事斯極于載至公之運獨被殊私萬物咸遂之辰先蒙曲澤歷肝呈膽莫盡微誠竣族咸名寧足上報臣無任感恩頌越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道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去十月十七日蒙恩授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奉命星馳不敢違息以今月七日到州上訖祇寵自天戰喝無地臣某誠兢誠感頓首頓首臣謬以舊庸早忝朝序再塵憲府三踐文昌竟不能著稱彌論贊肅綱紀合行殿黜翻蒙獎任共至公之理分子物之憂自古審官莫斯為重臣才乏吏用識昧政經將何以克副聖心撫率遐俗惟當勤宣皇一作化度奉彝章苦節勵精少酬萬一臣無任受恩感敷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賀冊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見十月十二日勅伏承皇太子以四月二十一日冊命禮畢光昭前典惟懷永圖神人允諧動植咸賴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燕翼貽謀帝王之大孝立嫡玉器禮易之明訓伏惟皇帝陛下克明一作德恢纂鴻休武功有成文理既定然後弘三王之教諭建國之元良凡在生靈熟不慶幸臣守官荒服稱賀無階竊抃嵩闕倍萬恒品無任感悅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衡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五十一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

衢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謹以七月十五日到本州上訖
恭承寵命循顧庸虛感抃失圖戰兢無地臣某誠感誠懼
頓首頓首臣聞三載陟明虞書盛典六條舉最漢制宏規
必在上允帝俞術誥師錫臣謬領郡務素無吏能度守國
章布宣皇化匪罕一作能風夜再換矣涼仰奉陛下憂勤以
恤遠人涸瘳雖檢身肅下不敢懼於神明而阜俗移風竟
未彰於鑄用將何以特膺善獎簡在宸心當愷悌之旁求
辱循良之盛選省躬增惕頓首知慚謹當整竭精誠策磨
朽鈍庶立日新之効少酬天覆之恩實望聖慈照臣肝膽
臣無任感躍屏營之至謹差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

代鄭南海謝上表

臣某言臣自違離闕庭晨夜奔涉祇承寵命不敢違寧謹
以某月某日到所部上訖奉宣聖旨親諭遠人酬恩之効
未期德主之誠已積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本章句
諸生器用無取徒以小心畏敬誤為先聖所知超奉禁闈
浸踰星紀屬內外危疑之際是非剖判之初實以艱負自
持中立無倚天高聽近愚狀獲申神幽蒙明昌運斯篤遂
蒙陛下擢於侍從超冠等倫用其憂國之寸委以代天
之重務俯懷三命炎涼五周管車奏馭朽之懷假寐感宵
衣之志徒耗神用莫能將明僅盈滂而方眩駭駭焉折足
而未忘警復竟以陳乞遂其優容無綺李夏苗之德而稷
當調護無需融費復之勞而獲奉朝請以此沒茲猶為負

恩豈意曾未踰年忽蒙抽紫殿按執載送賜痊琪俾臣懦
夫當此大任節制五嶺幅員萬里伏波之銅柱猶在永謝
奇功士燮之鼓吹日聞彌慙武幹將何以宣美皇化振揚
國威洗愆責於子齡蒼生成於再造唯當舉重脩法苦節
清心撫犢俗以思柔酌貧泉而無懼庶幾萬一仰副憂勤
但以白日在天長安不見舟涯眼地溟海方深願蒲柳之
前衰奉軒墀而尚遠無任感懇屏營之至謹差某官某奉
表陳謝以聞

代都監使奏吐蕃事宜狀

右臣前月十四日至清水縣西吐蕃舍人郭至崇來迎便
請將書詔先去臣以二十一日到薄寒山西去蕃帥帳幕
二十餘里停止並付賜物莫不祇奉聖恩感悅過望節落歡
熱奉宣進止並付賜物莫不祇奉聖恩感悅過望節落歡
抃道路謳歌加以接待殷勤供擬豐厚竭誠化歸形狀可
知臣親觀蕃情不勝慶躍綺里徐等固欲令臣與薛伍領
蕃使却歸奏事臣當時苦申請赴衙樓自辰及午竟不
移今日再見懇論盡詞往後勢既難拒恐失事宜即與今
月五日令臣與張荐分替使往程中路慶懼實深心竟
震驚進退無據謹勒某官某乙陳奏以聞謹奏

代伊僕射奏請女正度狀

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南兗郡王臣女清慶尼某乙
右臣伏以陛下降誕之辰率土蒙幸臣於含氣之內受恩

獨深思所以稱慶南山獸心北極遂剖骨肉之愛俾歸峯寂之門結幽榻於金仙奉勝因於寶壽冒昧上請精誠匪他陛下以蒼幸初行決汗無反憐臣整至之分事與恩違念臣愚魯之忠賢於法外特降中使俯加慰諭臣忝居端右之地首干畫一之文誠雖奉上義乖率下合當嚴謹忽被疎私震驚失圖懇竭荷降鑿之明原情斯在蒙曲全之澤為感則深輕瀆宸嚴伏增頌越謹奏

代鄭相公謝賜戟狀

門戟十二竿右今日中使某乙至臣私第奉宣聖旨賜臣前件戟者臣伏以國朝之制名器尤慎吏考三十始授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必資具美方錫殊榮於是有命服以朝加戟于戶將勸勞而青實亦取貴而崇名上無謬恩下不虛受臣誠非奇發權自諸生先皇以庶蒞賜知密勿踰於一紀陛下以勳優過聽委遇首於郡僚叨據樞衡至移星歲雷震用武曾無犬馬之勞日月垂文豈有榮燭之助徒以侍祠清廟拜壽鴻名累逢慶輶擬魚秩禮異其數物感其容新其開闕賜之榮戟衛門燕雀乍相賀於朱楹武庫龍蛇忽追飛於陋巷焜燿當代寵靈自天聚族知懸殺身運報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

右臣聞化人成俗莫大於禮樂垂統建中必資於制度然而忠教有弊質文異數群儒之得失鋒起歷代之沿革終

弊或榮古而漏今名實交喪或違經而便事本末相忘或頌褒以為祥或開畧以為要未聞折衷以叶通方國家與天惟新改物視聽太宗極焚溺之餘粗立統紀玄宗承富庶之後方暇論思爰勅宰臣將明唐旨集儒賢於別殿考古訓於秘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大唐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力作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網羅遺逸芟翦奇邪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復祇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紀未有明詔施行遂使祭喪冠婚家猶異禮等或名分官廢成規不時裁正貽弊方遠伏惟唐聖文武皇帝陛下恢纂鴻業升于大猷雷震奮有截之威日月廓無私之照三叛就戮四夷來賓牛馬散於農郊兵革藏於武庫嚴禮上帝祇受鴻名惟懷永圖不自滿假昧英聽政子夜觀書處成功而弗休未至理若不及每懷姪始則知貞觀之難言念持盈思復開元之盛臣課忝樞務兼掌國籍無能匡補已負於恩私有所發明豈先於典禮伏見前件開元禮六典等先朝所制鬱而未用奉揚遺美允屬欽明然或損益之間討論未盡或弛張之間宜稱不同將貽永代之規必候不刊之妙臣請於常忝官內選學藝優深理識通敏者三五人就集賢院各盡異同量加刪定然後莫好廢覽特降德音明下有司者為恒式使公私共守貴賤遵行苟有懲違必正刑憲如此則賢官有制將興濟、之詩風俗大同坐致熙、之詠見可而獻知無不為輒瀆宸

嚴伏增項越謹狀

故博陵崔公行狀

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履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鄆州刺史父諱獻皇朝朝議大夫鄆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杖斧藻天理立為人極嚴終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稟效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已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博厚而敏岐嶷而夙茂羈州而老成性約情充靜專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舉言迫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滯來求不近名而警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泊鎮荆蜀致於幕廩再兼理官專領記室建筆良畫二邦有聞旋邁內艱毀瘠僅立善君得禮族黨攝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大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澤發義心琴未成聲履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謀而兵浸廓清翠華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為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寬獎公表陳枉直伏闕侍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為華原令大兵之後早歲為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僅流庸於閭屋闕曠土為多稼歲改欽州刺史地雜歐路蹠為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暮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裕聚剪鋤山

豪既去言群之許遂寧堤險之俗微拜長安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銜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國獻於豐量賑為糴流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散諭之速朽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都人有豪奪鄉悖陰待吏失朋構紛獄累政所惠公斷以尋斧破其囊橐入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隍殆盡朝首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稅負大典版築下不知從而扁園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篆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於陝服封介晉楚寄分函洛而戒構不惰兵庫唐開公乃鳴工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為梁經始匪工敗決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止省艦而三分巨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沄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職冬官歸載不過圖書留府盈子粟帛豐公約私於是乎在至既陳乞以尚書致政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除委順設者多之公目解中至於撒樂思不踰矩動不越思以忠貞為仕操以勤儉為家訓身居侯即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愈勵羈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褶分度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窺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叱謔尚在時論可徵已踰書葬之期請舉易多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贈
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外甥朝議郎司封員外郎上騎
都尉賜緋魚袋呂溫謹上

呂和叔文集卷第五

呂和叔文集卷第六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呂溫
誌銘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
方遼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
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彙異字之妙
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
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
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
兩漢之後頽為荒丘退居河泚歷代莫進鑄亡秦之弊則
可矣蓋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敵有排雲祠
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
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
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遠世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受
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都構怨掃
境西代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驍機而謀
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
詔許橫議不抗時唐休曠建謀非之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
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
里過朝那而北闕片候迭望幾二千所揭費億計裁兵萬
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

醉拳大漢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
河而南門用晏開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
馳神竿鞠虎旅看苑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責琛寶受
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
之野大畧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戎唐無北顧之憂乎
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黜武柔者敗律城隍險固
寇得凌越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絃劇壘而旋吾知韓公
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戒兵和親
七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
言言其可弛拆亦宜鎮以元老授之霸勝制述舊職而恢
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理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
永讐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萬息荒外安固萬代衍何
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茲
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開風雷俯視陰山
仰着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
韓侯方運神妙觀霧則動乃誅乃甲廓乎窮荒盡日所照
天乎未替不策清廟我聖聖德罷徧北門優而柔之用息
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棗于夷永裕後昆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山之大者匿峯密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見其險孕粹有
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為大也德之全者覆圭方照皎

厲靈機委運而智不覺意超標特立而迹無定俗此其所
以為全也然則大山高而可陟全德近而難知我求其倫
見之於少師公矣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帝堯光
宅謙德儲慶建國命氏列于夏商相胄卿族繁于漢魏代
濟不瑣煥為盛門大王文諱某皇朝主客郎中萊濟商三
州刺史王父諱某倉部郎中太原少尹贈秘書監烈考諱
某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贈同州刺史或以
瑚璉之器纒施郡政或以巖廊之姿僅及戎佐與時俱息
從道而污屈不試於當年政莫京於身後公生而岐嶷弱
而老成渾粹不散清明履映朱絃遺音而宮商自韻大圭
不琢而符彩溢發應是天爵爛乎人文鼓鍾之聲日遠卿
典之譽來通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單正卿以賢良偕徵策
入異等鴻冥雙舉當代榮之授高陵王傳選監察御史政
殿中內供奉東都留守判官即拜東臺侍御史叅畫惟允
持繩不回河洛之間風聲尚在德宗躬決庶政本於尚書
賁成曹郎綜練材實荐出方伯時超貳卿二十年間斯為
極選公由是前後遷刑部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奏議推
美彌綸成績南宮之故事存焉于時載復日近勳勳者衆
都市情游畫岳金組邦畿豪奪半賜冊書輕禽逸於踈網
悍馬駁於柔轡上思懲抑必換良能公由是前後歷奉天
長安二縣令仁覆醜悞智鈴臺右與人之遺詠在焉望由
實濟任以望重選曹未幾遷給事中既居駮正之司不撓

當官之論偏東南歲數俾又惟難出為常州刺史天寶之後中原釋未肇越而衣曹吳而食一隅重困五紀于茲公臨之清貞結以忠恕固給惠寡務奮勳分一法以去其侵渙多方以備其灾患以逸道而使繕完允濟以興道而取賦入先期聲聞天朝考績連最轉蘇州刺史二境之間百里而近靈源自出珠冰共清膏澤所需異壤同潤下車暮月報政如初加秩賜金借留累歲無何彭沛喪師兵驕地偏安危所繫朝議難之乃以公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徐泗節度行軍司馬重其威望將委旄鉞而未命程伯徐方之軌既同不見賈生宣室之徵遽至擢吏部侍郎倫品既明通簡節適勢有探湯之熱我以靜濯衆有鼓簧之喧我以心聽馴致其美闡然日彰不求無失職之人人自以為不失職矣輟拜京兆尹德刑交修寬猛相濟匪設鉤距物無遁情匪曜鋒鏖機無滯斷浩穰之理不肅而成不求無不欺之吏吏自以為不能欺矣俄改太子賓客辭劇苑閣園南之勢一息選德求舊居東之命惟重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自益起幽陵兵屯諸夏涉淮而北軍國異容分陝以東古今殊寄公講信修睦外張保董之政完備訓戎內寓折衝之令予或不露德耀藹然遐邇頓首以承風強暴革心而知懼今上嗣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入階餘屬毗贊大化不幸嬰疾表求退歸優詔除太子少保異

其休復將有後命神祇寬昧藥禱無降以元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薨於東都後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僕射轎車西歸制使贈予太常襲議謚曰某公哀榮情矣夫人河東裴氏侍中耀卿之孫給事中舉之女德門一作鍾美淑聞充塞薜榮早落著北叶期即以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合葬於萬年縣高平鄉少陵原禮也公孝悌天至行有餘力仁義性德匪俛服膺不飾表以近名恒縱心而中矩清虛簡淡而應物不俚通曠夷易而及門無雜不尚意氣而然諾罵志不好臧否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園薺江西映穆宣州贊贊弟侍御史員為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視其所親矣今吏部郎中扶風竇群抗迹毗陵退身進道公三揖郡榻之上一振天墀之下不數歲間蔚為重器可以視其所舉矣分正東郊開府辟土則有今右司郎中燧煌段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鐸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賈北京兆尹韋嗣隴西李景儉中山衛中行平陽路隨皆群彥之秀出一時之高選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志尚幽遠冥搜好古所居第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愜心金玉不顧片言同趣布褐無間臺、然若見道之所存陶、然不知歲之云晏於戲策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人莫見喜愠之色但懷以處推分而行無恩於人人亦不怨無猜於物物亦不猜獲信順以優游保福祿而終始其名教之大雅者歟有九子長

曰元留前常州義興縣尉次曰穀前邵州司倉次曰璋卿
貢進士能修詞立誠克家致美茂揚風訓休有令聞其次
某某等皆殊資異識登於童齒慶善之餘也以某獲窺墻
仞見託篆述究賢人之業信而無媿申孝子之志直而不
文其詞曰利建于商介圭作寶爰立於漢縞衣改造克昌
厥胤奕世載孝亞尹擅名即中懷道莫躋貴任莫享難老
蘊靈儲休以救少保丕顯少保其德愔、有悼遐安曠哉
靈襟顯仁山立藏用期沉煦如冬陽藹若春陰白圭三復
克保明心黃鍾九變莫匪和音靜專動直謹進宗克宜踐
公輔以禎王國促路頓執中天墜翼少陵古原拱樹寒色
寒塚可弊唯名不失金石無之以慰罔極

劉公神道碑銘

南嶽大師遠公塔銘記英作南嶽編院
寺承述和尚碑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離於色者未得皆空徇念於
無者斯為有著是以至人心無所念無所求利未動而
誰安本不然而何威然而利報難拉頓詣罕聞不有舟梁
孰弘濟度匪因陞級莫殘堂金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惠
念以奪其浮想不以身率孰為教先誰其弘之則南嶽大
師其人也師諱承遠漢州綿竹縣謝氏之子積修妙性宿
起冥因秉報現身應期弘道自天鍾美因地稟靈七尺全
軀峨岷與瞻敬之狀九滿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風
成隱照潛發甫志學始遊鄉校驚禮樂之酌併覺詩書之

挫括忽、不樂未知所逃俄有信士以尊勝真言質疑於
學怡然聳聽究若前聞識契心冥神動意往遂泮決慈願
行徇幽緣初夢蜀郡康禪師禪師學於資州說公說公得
於東山弘忍堅林不盡秘鍵相傳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
歲旁窺奧旨密悟真乘既壯遊方泐淡東下開元二十三
年至荊州玉泉寺謁蘭若真和尚荆巒所奉龍象斯存歷
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懸會於虛受愛從剝毀始構錫昂
然古貌森映喬松真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洞度浮沅
湘息于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具戒三乘之經教
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贊神機通
歸心術聞京師有慈敏三藏出在廣州乃不遠重阻星言
觀謁學如不足求所未盡一適心照兩捨言筌敏公曰如
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受
經而備念佛三昧樹功慈劫以濟群生由是頓息諸緣專
歸一念天寶初歲還於舊山山之西南列立精舍號彌陀
臺焉離草編茅僅蔽燈像居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過
則茹草而過弊衲莫充而歲中自若奉持贊嘆苦劇精至
恒於真際靜見大身花座踴於意田寶月懸於眼界永泰
年有高僧法照者越自東吳遊於廬阜尋遠公教跡結西
方道場入觀積旬至想停連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啟
問何人吞曰南嶽承遠願告吾土勝緣既結真影來現照
公進而驚慕徑涉衡峯一披雲水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

緣昭晰悲喜洋洋遂執樞衣之敬願承入室之簡大師德
因感著道以證光遠近聆風歸依載路於是大建法宇以
從人欲輸與雲起卅刻化成走壇記於十方盡莊嚴於五
會香花交散鍾梵相宣火宅之煙焰皆虛愁海之波瀾自
定加以寶裝秘偈建幢於臺前玉篆真文揭碑於路左施
隨求之印以廣銷業累造輪轉之藏以大備教典勸念則
徧踰於崖谷勵學則兼迷於縑緇其欲人如身慈惠懇至
皆此類也大師葦榻木下六十餘年苦節真脩老而彌篤
夙開戶牖久啟津途法界之尊重狂焉人天之瞻仰如是
常陋屢方丈志行平等食不重味寒不兼衣王公之珍服
盈廩吐糜之金錢布地莫不迴脩佛事贈養孤老眷言施
者以是報之期願將及志力無替中鍾會食到必先衆夕
罄度念若恆違晨其克已鍊心慎終如始皆此類也大曆
末門人法照辭謁五臺北轅有聲承詔入觀壇場內殿須
袖京邑託法雲之遠蔭自感初因分慧日之餘光寧忘本
照奏陳師德乞降皇恩由是道場有般舟之號貞元歲某
獲分朝寄廡間湘中近照德輝備探衆妙况靈嶽直午先
皇本命宜有上士斯焉獲持表求興崇詔允誠願臺雖舊
號其命雖新寺由是有彌陀之額度生二七會供千人中
貴巡者守臣視饜瑤圃花捧寶字煙開寵降九天暉映三
界師亦建不壞之塔以壽君親脩無邊之功以福邦國梵
王之能事畢矣法門之榮視備矣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

願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座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
僧臘六十有五先是忽告門人曰國土空曠各宜勉力數
月而災火梵寺周歲而吾師解形此蓋寶去山枯龍移水
涸空曠之旨乃明前知法衆崩慟若壞梁木邦人號赴如
失舟航以其年九月七日遷神於寺之南岡即安靈塔教
也前後受法弟子百有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
亦無幾比丘惠詮知明道偵超然等皆與室之秀者以贈
奉持遠經行坐薰永懷宗極見託碑紀移有道於物外真
無愧詞比遺愛於人間誠當墮淚銘曰

浩浩清塵茫茫逝川大雄作矣救物為先明非有照慈亦
無緣不宰功立忘機智全誰其弘之南徵命代習識虛受
應身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末搖本靜行苦神恭雲跡
一滅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蒙來求攝以尊念驅之力脩
戒法有戶誰能不由甘露晨稀香雲夕卷彼岸方濟慈舟
忽遠疆煙如在塔樹勿剪刊勒豐碑永想正眼

韋公神道碑銘 誌

呂和叔文集卷第七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呂溫

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缺

大長公主墓誌銘 缺

李夫人墓誌銘 缺

柳夫人墓誌銘 缺

陳先生墓表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歟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米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殖密丹青無勺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通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踈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煦煦天性人道其盡於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任我有信順自天祐之謂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

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穆、甚足異也因拂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沉落光耀官闕賦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按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微其實建石於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某述

呂府君權墳記 缺

呂和叔文集卷第七

呂和叔文集卷第八

朝議郎使持節衛州諸軍事守衛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姓魚袋呂益

銘文

傳巖銘 并序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為瑞王在於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實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便被公蒙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慙大哉邈乎殿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傳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動斯合如此其易厥後唯文王以兆用太公自漁父而登國師白旄一麾光定天下抑其鄰敵由茲而還莫不先顯後幽右資左德勤以漢杖束于周行使特達自致之士無聞焉吁可歎也夫以天驥之材而造父御之則必翼輕軒凌高衢風翔電邁一日千里若制非其人服非其車忘權奇務牽束挫盛氣頓逸足使邁乎尋常之蹻則終歲疾驅望驚駘而不及矣遇與不遇又何疑哉嗚呼見賢非難知之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苟以特達為心假無殷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咎夢稷箕畫入其度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惧矣况汎汎之中乎恍惚之際乎貞元九年予自編徂洛息駕於虜鏡之間升墟瞰原鬢擊其地遠跡雜味清風若存想託命三篇幾墜秦火百代之後德音如何乃作銘曰

赫、湯德如火不滅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作

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傳說、始晉靡武丁即昨德通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顛素有無之閒避逅相遇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傅巖脫鱗鵬程作霖時和奮概川澄金在吾礪木從吾統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凱攀堯微舜曷階阿衡於馮抱馬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易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揭光萬古不沒

望思臺銘 并序

望思臺者漢武帝思戾太子之所建也事具漢書夫立人之道本乎情性生而知曰性感而動曰情性雖生情情或滅性是以聖人惠其然而為之節誠而明之中而庸之建以大倫統以至順倫莫極於父子順莫先於慈孝然而全之者正也慈不得其正則失子孝不得其正則失親救失之術存乎善教昔者三王之教世子也如周公乃為太傅如召公乃為太保如太公乃為太師左右前後周非端士禮以專其目樂以一其耳仁以制其氣義以凝其情故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謹應之口莫能聞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全也漢則不然世子非三代之賢保傅無二南之老左右前後惟刑餘罪人自流於靡慢耳溺於慈惠氣溢於寵渥情蕩於驕奢於是非僻之心得以入矣謹應之口得以聞矣父子君臣之道所以離矣向使太子師友尊嚴左右端

肅雖江克之詐敢以不義而加之耶向使太子孝德動聞仁聲戈著錄武帝之感豈遽以大逆而疑之耶向使太子早服師訓少知教義豈忍以一朝之忿弃其親而忘其身耶由是言之其所以陷於此者漸矣治哉當時之勢也國忘家嗣武老昭弱京師喋血天下疑動若無霍光受負圖之寄東不奪之節斥昏建明鎮翊洪業則必廢孽孽戈起商參之禍姦臣秉豐行罪沒之事漢家之厄豈及三七哉此有社稷者之所宜深戒也乙亥歲子經于湖登茲荒臺望古太息以為遇夫一物有可以正訓於世者秉筆之士未嘗闕焉乃作銘曰

人倫大統天性是寶雖曰自然亦資黼藻漢皇父子一失其道四海為家不能相保荒臺巋而千古之悲悔目空斷冤魂不歸疑生於微禍積於基苟有明義誰其問之嗣維邦本本動邦危於呼後王鑒茲在茲

東古周城銘 并序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襄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儀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襄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焚其弘左氏明微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厲尊王垂大訓也子經其地而作是銘

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統闡祚盛則駁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日較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襄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

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河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殉興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焉悲憤勒銘頹隅以勸大順

成阜銘

茫；大野萬邦錯峙惟王守圖設險於此呀谷成壘崇朝若壘勢軼赤霄氣吞千里洪河在下太室旁倚崗盤嶺巖虎伏龍起鏗天中區控地西鄙出必由戶入皆同軌拒昏納明開亂關治者在秦亡雷雨晦冥項分險扼喉而爭漢飛鶴京羽斬東城德有厚薄此山無情維唐初興時未大同王於東征烈大順風乘高建瓴擒建係充卷有天下斯焉定功二百年間大朴既還周道如砥成阜不關順至則平逆者惟艱敢跡成取勒銘嶧頤

謁韓廟文

唐貞元年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一日東平呂某敢盥沐齋潔敬謁於帝舜之神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鑿百揆以聖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無全相待而宣雷驅四凶雲起八元火治陶世瓊機轉天垂衣巖廊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殷乃春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召付禹天下茫茫、推遷萬斯年三代之後惟為聖賢政如頽波俗若壞山韶樂猶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

時之義揖讓而禪故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裁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異弘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甚易甚簡捨而弗為歷山藹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揚墨誰拒矚彼青朝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俾濯清源俾飛霄雲神行之道以致吾君不然歸來鳥獸為群敢竭微志託於神明

華山下辭王景略文

唐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六日河東男子呂某敬辭于符秦丞相王公景略之墓昔馬氏暴興世不及三按根河洛遺枿東南鋸牙震聲爭逐禁：天下為血晉猶清設帝命景略被茲文武衷心無親用則為主惟秦悼世求戎草莽振衣投袂起作雷雨莫不潤雷莫不震吸京吞燕爵親舍晋海蕩風掃天臨嶽鎮功存主人是曰大順武功成美文治定矣晏關太平垂及三紀子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沉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一作迥臂消長屹彼壯骨沉為朽壤列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關華山若見精爽樂設佐燕功負其名漢猶求後寵號華成昌如夫子翔運而行郭定八州澤流群生歷代王者迨我聖明盛德未闕荒墳試平戎來于東旋駕醜酒才何敢望教亦未偶終其自致窳于尸脯靈魄若存死為冥支

代齊常侍祭樊襄陽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樊襄陽節度使石

傑射贈司空南陽樊公之靈惟公直方忠厚沉敏肅治通如川流守若山立精研方運無天難戡建中序末策元帝聰昌言右拔高步南宮交臂使選將命序戎信在言前知行誠中消息其用車書以同冠逼漢南乃仿戎律偏師靖難全功受錢兵荒之後政克畫一直編威各系皆恩物一臨荆門再撫岷陽積德逾紀關其彌彰天不慈遺人之云亡朝野震悼豈惟一方清永之後復向王宰相府之舉彭廟公議重以中外綱繆親執旋觀全才備歸精義交以氣合情由道至循躬離塵望古無雙嘗言有德必揚永年元聖是毗大猷于宣擊壤鼓舞吾將若馬今則已矣誰其問天日月將養東榮式備禮有執紳官無離次瞻寢流動哀何可既遙申薄奠歆此精意嗚呼哀哉尚饗

代宰相祭故齊相公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麻羞之薦永祭於中書符即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戶部尚書齊公之靈古人所難有適有時惟公挺生克叶昌期雲引喬幹雷起術發講義誠衡文章元龜學觀儒與政為吏師金術題音王立清儀始踐南宮洎參左掖麾履符竹禮樂圖籍差跬燧燭出入揚塵晦而通明虛乃受益爰登大任光贊盛緒棟材斯至焉味以適道始交泰志惟運躬方盡嘉猷以奉時雍政罷私室寵賚諸宮日異勿學再詣至公如何忽焉降命不融竟孤家睦誰問各穿結早存其知深碑屢善狀獲同樞近儀

得純懿均瑜三所交代卯則而披駟事氣以正合情由道
至視孤有悽惻寢無姬嬈叱叶吉素車東轅嘆舌追命股
肢殊恩魂留親闕形返周原凡戎秦舊舉薦以言神聽不
昧知余所款尚饗

祭陸給事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十日乙巳將仕郎守
尚書戶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呂某潔樽疊誠款祭於故給
事中具郡陸公之靈嗚呼噫噫道之難行古人所悲有時
無人有人無時時可人可則命奔之公初負道年志俱壯
已任致君指掌太平德宗旁求始膺明庶技乎其倫事駁
有於實欲以至公大當之心天明王之心簡能易知之道
大明主之道難得易失怡然退保或僥倖從事或棲遲却
掃二十年間為郎而老嘗言吾雖已矣道不可已承懷其
人見而後死某以弱齡獲謁于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問且
曰子非入吾之域入堯舜之域子非登吾之與觀宜尼之
與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威臨泰
階清問理本其能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
明踰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某也不佞謬納
大賢其何以克塞所知克當斯言姑用紳而書牘而藏傳
於子孫為門戶光既而各淪風波泰吾索居其非出處迫
屑無餘公乃高翔海郡輿道虛徐猶念無訓研覃厥初作
君臣得失之圖成春秋不刊之書今年太皇繼天元聖在

震微公又拜侍講古訓皇王秘寶造者一作而進以石投
水至誠無朕討論未竟公則既病重光昇矣公病不起河
海晏而航撤自贖禮樂作而龜玉先毀與其時而奪其壽
吾未知夫所以嗚呼惜哉某奉使無狀聞留昆夷再換炎
涼言歸未期公方沉痾忘已之危念我否隔發言澁澁悉
所著書付予稚兒曰道之將興而父其歸懼不果待寓心
於斯似有明神感公所歎窮荒生還僅及公存綿頓在牀
深堂晝昏舉燭開目握手無言自此及終曾未浹辰凡曰
識者孰堪酸辛况予之情豈云他人乎盡一哀痛纏百身
禮不忘本卜歸江瀟躬執薄酹心摧氣墮僅見期之言可
徵平生之志獲申呂氏陸氏戚休惟均魂而有知歆之聽
之嗚呼哀哉尚饗

道州祭百姓鄧助費念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五月庚子朔七日丙午刺史呂某
遣衙前虞候蔣召以酒脯之奠告鄧助費念之靈使君受
命收汝牧汝不能庇護使賦孟鷲等敢作不道酷加殺害
是用疚心疾首萬計計擒廣使仁明不貸克惡窮泉冤痛
今日方申慙念無及潛然泣下故令於汝沒處陳誠之屍
魂而有知歆此告辭嗚呼哀哉

祭侯官十七房叔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九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堂姪男朝
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

袋某卿貢進士讓致祭十七房叔候官府君之靈私門薄
佑終鮮諸父堂從之內唯叔一人少小相依筆硯同學永
言素契情實兼常早表誠言見託身事官孤力薄卒用無
成慙負幽明興言痛咽叔無胤嗣後效何伸河中大瑩禮
合禮墓祔十五房尚寓淮甸時力未并且於江陵謹議權
厝終期通歲異壤同歸歟日在天誓無二事嗚呼哀哉三
湖三湘前歲共入孤舟單魂今日何之慟訣江津倍增摧
慕式其祖奠伏惟尚饗

衡州蔡柘里漫溺死百姓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十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刺史呂
某遣故衙前廩候何防以豚酒之奠致祭於蘇昇陳墳李
寬秦陳南魯餘之靈爾等五人感余誠信力輸公稅爭赴
先期溪山阻深淫濼暴至不忍歎我忘其險艱州令未明
津渡不謹致此淪逝咎由使君興言流涕痛念何及聊伸
薄餼兼致微贈代納殘稅皆余俸錢魂而有知諒此深意
尚饗

呂和叔文集卷第八

呂和叔文集卷第九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諡兼食呂五
頌讚

凌烟閣勳臣頌并序

我二后受成命撫輿運轉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
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
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理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於
祖考推勞于群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
撫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烟閣者二十有
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也昔者舜以九官
一作致理周以十亂返正高皇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
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籠絡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
唯聖唐乎至若唐荅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國首戴
神竟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
君為己任諫若不及審，左右秉心宣獻此則咎陶之聽
言也虞永興糾合群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
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
大善除二虎安宗廟安社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
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知雄武佐聖鼓行海內麾定
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惟幄神發
響效暮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
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延馬孤劔為王前驅此

則具漢之樓忠賢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模棟珠村齟齬異制倚諸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違廓之致不煩鞭撻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群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此非盛歟昔陸機袁宏為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况乎遊聖代觀國光目既變烟而頌聲不作某不揣駑劣有疊一作對然之志錄盡所蓄各為讚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數賊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代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故以河間元王為讚首云

河間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通駁有聲為唐宗英暴情天亡群盜猖狂我代用張時惟哲王武有烈光為爪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梅登江平蕭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為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代色不德以難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且與與太宗守大成如漢周平宜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其囊龍卧待君長豈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與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排帝廟旋、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胸中馳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告武成翔開太平我心雖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群英玉不韜揮蘭無沉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閣哀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邵虎大狝狗軸至則委汝閭居台輔揚照自處亦莫敢侮余侮高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萊公奇姿粹靈臨元和氣為大國禎乘時能恢唐室大開故人相携有公與房梁公同直上泰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方贊育萬物王慶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惜、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微

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冬盡其志當仕李密沉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家職其繩則直撻、巖、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飲黜漢霸難行周王道人或有言東德不撓與封德彝禮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獲三代風言出化成神武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巨扶聖唐為唐宗

臣致唐無疆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越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有女而聖文德皇后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觀不顯
 趙公允武允文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
 翼、乾、恪居於蕃群孽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墜公揭
 大義一匡天地人到於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
 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
 宗遭風刑指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中
 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謀位以力爭力屈群邪試阻天聰黜
 非其尤令聞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與莒公王佐
 之材間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媒扶龍而
 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國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勃然魏、易
 失曰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崑崙中夏連山合皆橫擁其派巨靈勃然于折
 大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長狩
 往極瀚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光當路玉威高拒
 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電
 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

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桐、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群盜熾熒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昭參野持
 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殺感激李公矯、從此奮
 跡躍于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武帝欲殺之壯其言而免壯士公
 稱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
 度則然如颯發、如火烈、摧枯燬雪應鼓如截遠若荆
 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平書混同氣
 稜蕩空衛侯之功功則誰何威明惠和策勇智長驅仁
 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巖詔築城關象

李英公勳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霸與漢
 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蠹元東東據河洛婁、封
 豕德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震萬里震驚時雖英公
 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群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
 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吉成于皇太宗數捷于高祖也
 稱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獵狻雷鼓殷、旋頭幾殫掃
 雷里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息夷未度天子親
 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解
 鞍投戈冢服委蛇華髮皓、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搃帝元戎震唐

天聲明目張膽前無全域列建離許中分度家嚴行萬里
乘氣一鼓剽揮雷震掃卷風雨先駭威勢驟定天府天府
既定唐集大命入陽王庭出擁兵柄薄伐狴狴洞運不訖
征徂巢夷東海如鏡義始忠率元勳之盛

長孫邱公順德

泰山未明雲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霞昔去大原賢傑
潛比帝出於震燼其盈門邱公炳焉寔耀其間功參造物
謀協先天執安前驅捧穀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平為唐
儒宗東觀石渠始出古風乘精輝思假道書圖馳騁百代
出入三古周義皇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
永興與鴻頌之倫關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先
聖是崇於廓辟雍辟雍沉、天子所臨或絃或歌講古述
今其徒八千纓弁森、猷猶義孝成誅德音羽林孤兒亦
垂青襟洋、聲教無遠不泊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
始掃蕩滄季寔戎群儒成太宗之志英、永興宜曰文懿

通

尉遲野公敬德

洗、鄂公百鍊龍鋒沉翳未宣氣衝斗間銀非其人
剛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能
威虎力隱居敵國剛毅未詢安劉勃武德之七手技禍

根掃除氛各捧出白日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
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顯性保常層瓊飲露靜泰清
高商為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貞節從公不交人事常
陳義服食素青樂商以

卷白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美惟鳳捨彼朝履鬱為
新陳路車玄裘關國有宋武德之蕃群孽內蠢魏、宋公
瑀即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世以中立為天一柱從容
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忠義輔二君敦尚楊清欲人如身
道至產莫我敢群壇至大、委誠摩、山倚空水壑照人
耿介絕都為唐貞臣

張郛公公謹

有倬郛公屹、而貞洗、而仁寔太宗信臣太宗守藩內
雖未夷園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幾以懼以疑以善
為有知是策是治郛公巖然排闥折著抗情正詞用人事
定天音身為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郛公之
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
臣之問變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華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
王師指心誓天羣頭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
孤水未半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誓窮排空落翰東南

恸哭血盡魂斷杖忠就擒萬國瞻漢帝曰通通古之烈士
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
如彼佐唐扶隋多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行厚
人倫肅、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德皇后
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鄭表無外諒我撥亂弼文
開泰邊彼庸蜀薦鍾澆季文翁之化若掃於地申公攸徂
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
頌聲到今未墜召登元勳理冠群吏全材大器於礫厥懿
殷郇公開山
温、殷公初苦懦夫銅印試吏褒衣為儒大風驅雲忽與
之俱連逢真宰參造化慕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龔行
佐帝先宅遠展驥足高憚風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納之役龍戰未決戎師與王充秦公應變臨陣電掣銳
氣盡來我益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鼉轉山
沒遂作心誓受從討戍崩圍陷陣火迸冰裂會如鄂肇縱
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廬公知節

廬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為福齊桓公攀龍上天縮翻
鵬望清風乃聳桓、將軍大猷則勇雷崩山谷獵虎楨伏

聽到溟波鯨鯢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
氣壯

段襄公志玄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駕氣騰風
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旆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
嚴局連晨天子之使駐車軍門軍屯前軍門以夜不納制使安衆東
威此真將軍洗、桓、克壯有聞

許燕公紹

群動相食血流中原燕公夷陵射虎與鄰列境連城火炎
烟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爾萬家皆新誰有天下
平生故人祖有爵為引忠歸誠豹變蟻伸金石之契穆為君
臣奕、煌、為龍為光元戎啟行大旆央、式遏大江奄
征南方恩斯勒斯兩不可忘

皇帝親庶政頌

臣聞光宅大寶茂育群生神而明之必在上聖然則所同
者道所異者時或以垂拱仰成或以勵精自致及乎俗躋
仁壽理洽時雍弛張之政不殊勞逸之功則倍我皇帝體
至化含元精苞乾剛履坤順誕膺駿命恢濶鴻休宣八聖
之重光集百靈之典祉如天之燾如地之容鼓義為雷震
奮仁為風雨幹瓊衡而轉七曜懸金鏡而納九圍廓氛泠
而川澄宿禎祥而山委昔軒轅氏斬祟尤戒火帝功至大
矣若米扶風后之助受玄女之行未能耗也陶唐氏誅四

罪定水災德至厚矣若非大舜之登庸伯禹之盡力未能成也湯以伊尹為相始定殷功武以太公為師乃康周道高祖紹復前傳託啟沃之言宣王中興賴山甫料明之政今陛下大康四海雄軼二紀百姓不知其日用群臣無望於清風而乃業邁乎前王功高乎古烈聖作物觀孰知其源竊以管窺天倪曩挹溟量庶乎大畧可得而言焉陛下自代天統物之初則以屈已濟人為意度臨庶政躬摠萬樞四冊賢良六親郊祀勤恤於理本盡瘁於生靈詳曠代之所未詳慮列辟之所未慮夏景大而方食寒星在而求衣寸陰不捨於論思子夜猶觀乎啟事除一物之患而品類獲安伸匹夫之寬而庶徵自息棄瑕而錄用含垢而宥過小善可紀必援於宸衷片言有孚不忘於睿聰至如天時之豐約地利之夷險邦賦之盈虛師律之崩暴閭閻之疾苦稼穡之艱難人風之情偽吏理之得失莫不密歸神算潛納皇明雖陰陽不能以氣數雜鬼神不能以形遁何細而不及何大而不苞何秘而不彰何難而不就猶復登臺念在陰之慘聞樂思向隅之情御製感短褐之寒臨膳愛單食之饑日慎一日既泰而不自泰既安而不自安兢兢乎業：乎此其所以廣運而有成全功之克舉者也然而感履養之恩者欲天之彌高荷容戴之德者欲地之彌厚仰照臨之明者欲日月之彌光微臣被淳風飲玄澤親托行事目觀升平憂勞試難願陛下勉之而已美善誠至

願陛下保之而已若夫維休勿休玄默優柔君上之體也遠視厥成蹈舞頌聲臣下之職也為而不有德莫至焉知而不稱罪莫大焉臣某敢昧死再拜稽首獻皇帝親庶政頌一首其詞曰

出師邁德玄元儲慶幽而復曜高祖受命貞觀致理開元殷盛艱而復康皇帝親政受命繼何邁萬斯年親政維何夕惕乾：天道福謙我則奉天人生在勤我則率先憂竟之心勞高之形求人之慮思國之短年亦豐止御膳不馨夜如何其皇寢未寧懼武修文太和氣氤海不揚波天無纖氛為章之長推髻之君會朝明庭其從如雲巍：崇：於穆昭融宜播大樂以宣皇風鏗鐸感德蹈舞神功下臣作頌永示無窮

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讚 并序

梁公以武氏篡盜國命如綴羽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耻履大險儼節振義以持世心開高祖天下於方寸之地盜力雖盛莫之敢關唐復為唐繫公是賴後代昧者頗歸功公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客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廬陵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摭情而讚之詞曰

於休梁公社稷之巨鴻跡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北尊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闡闢有期命先代時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虞泉浣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

指麾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裨若清風巖巖宏規
九為臣者可不度思

張荆州畫讚 并序

中書令始與文獻公有唐之魏亮臣也開元二十二年後
玄宗春秋高矣以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無幾指息推納
廣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
高公於是以身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
節而不可奪小公諫大必諍攀帝權歷天階犯雷霆之威
不靈不止日月餘餘為公却却明虎而冠者不敢猛
視群賢倚賴天下仰息嗚呼千載之望矣不虛天持啟
幽薊之禍俾姦臣秉釁以速致我詐成謀勝望不能保祇
我公哀真於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
而不怨終某南國於厥功業具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
通任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又情荒政樂興群下
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要
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
鼓迅風崇朝萬一作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
安其安高視穆穆清沖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
而扶之舉為時害動咻上彼日與護堂抗衡于交戰之中
勢若微陽戰除衝密雲而吐丹氣欲耀而滅又何歎乎所
痛者遂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
有不成已乎差也草草元善七曜皆優何言我復何言哉

曹家沙門靈旅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
示予余觀而感之乃作銘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逸世傳遺像以覺後覺德容恢曩

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暎太岳且瞻崇一起敬起忠貌與

神會靈生風氣溢逆鱗色形匪弱富時曲直如在宵中

船鱗初能激海以化羊角中類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

此畫嗚呼為臣傲爾夙夜

續羊叔子傳讚

天厭魏時蜀賊魏收錫晉羊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埃數鎮
荆蠻十萬之衆從公而開道遠岷峴揚微初勅敵用人為間
出人無蹤吳國雖守兵心已降吞於胸中不見大江勤物
忘已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愈身病江漢舊域德澤潛蒸
化行兵中兵思化興策雖平吳道不相晉永嘉南遷豈曰
汲汲

藥師如來繡像讚 并序

藥師如來像者余妻蘭陵蕭氏之所繡也貞元二十年余
奉德宗皇帝之命西使吐蕃薛高堂而出萬死介單車而
馳不測國故遽至戎情猜開坎險一遇星霜再周夫人盥
饋之餘膏鉛不御日亂蓬首坐銷薜華異域無期良時自
晚始怨冬缸之久而紅芳已闌方苦夏景之長而碧樹將
落書委塵履跡論苔堦斷味音容孰知存沒曠歲不告因
夢雖微觸感成端沿情多踏黃昏望絕見偶浴而生疑清

旭意新聞疾行而誤喜循環何極刻舟匪尋浩隔理求宵
非計得如聞東方有金界極樂大維散琉璃之寶光照恒
沙之國土能度衆生出諸幽厄一念必應萬感皆通是用
痛發慧根妙求真像斷鳴機躬織之素染慙筐手端之絲
畫瘁莊嚴彰施綵繡纏苦心於香縷注精意於針鋒指下
而露染青蓮思盡而雲開白月然後練時潔室華設珍供
夕炬傳照晨燼續埋齊獻至誠泣數懇願遂得慈舟密濟
覺路潛引當道場發念之日是荒裔來歸之辰幽感冥符
一何昭焯乃知織迴文之錦無補離憂登望歸之臺空為
發日與夫心諧妙理手結勝因進則有濟渡之功退不離
清淨為本從長擇善豈同日而言哉余感其志効爰用贊
叙雖在妻子亦無媿詞藏諸閨門永以傳信讚曰

地萬里兮天一極往無由兮來不得解脫頓兮慈悲力五
色繡兮黃金飾澄氛昏兮圓相開湛水月兮蓮花臺慈眼
睽兮猶心迴死別離兮生歸來海為田兮劫為反身念念
兮無窮哉

呂和叔文集卷第九

呂和叔文集 卷十

呂和叔文集卷第十

朝議郎使持節衛州諸軍事守衛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紫魚袋呂溫

雜著

功臣恕死議

昔衝荆棘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
代惑者為因口說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
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
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
王時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
勅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聖王所以一號令而悼天下者
也然則恕死之典弃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
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昏販壘亂行陣之間棄帝
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屨雲各得變
化率勞怙寵屈強自負借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
法大為之防而反冊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
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漁汗
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卒會恕一旦失馭有韓之
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弃信也若恣行兇險驟突憲
綱或姦鋒將發臺通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
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効螢燭之助而信弃刑廢將焉
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
愚而有功已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憎驕而啟姦適所

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若乃猶如狗盜庸如黠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養生，庸恥自周，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聲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獲漢以粟為賞罰議

議曰：先王賞以飾善，罰以飾惡，善必待功而賞，不特行怒苟得罪而罰，無輕赦其未尚矣。漢氏雜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規而狃小利，俾其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則廢法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勞，患甚而怠，奔南敵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於并兼之家，折圭於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凌駕，並憂苟有懷於廉耻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茲無赦，而撓權於殘賊之徒，屈法於姦宄之黨，使凶人誥吏言暴，無傷苟闕必免之門，執懸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靡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執，不顧空壘，敵而質圭，組錫倉廩而殺死亡，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

業免罪者，室如懸磬，曷保其生，聚雖使三公九卿躬執耒耜而畜，不可以務矣。於戲，賞罰者長人之大柄，農畜者有邦之永圖，忽而身焉，豈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實，實兵食之僅濟，其何補歟？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緝，孝文守以恭儉，德未浹于海外，威乘行于四夷，遽候猶聞擊柝，戎士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有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於當代，利成于一時，雖曰有因而為，終貽識者之誥。國家體元立極，繼天而作，騰軼殷周，昭休唐虞，率戎蒸人，登於壽域，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非正大之慕，不聽非盛德之事，不問焉有習，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惠國廉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與李愔之平糶，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獲，則太倉之蓄如京矣。塞下之稼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觀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闡而陽關，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寔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以義事，君子遠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

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靡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拚裳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儀威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蕩因循，賦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拚裳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樂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一作安安何滅亡之速也！覆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校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教末流，雖小技，廁雜其間也。

三不欺先後論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鄆也，人不欺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煌圖史，窮理而語，故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侈，乃無

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受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次，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懇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當戰國之初，而克修茂績，身有純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不能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弁智，誠未至而致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摠而行之，速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敢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敢欺，以寬濟猛，同二氣而和平，自適陟遐，比三才而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魏州三堂記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蛰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剛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

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喘繫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冥息乎
 祝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
 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貌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
 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
 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措之義豈從造適寔亦垂訓
 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
 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陷始葺基構豐而不
 侈約而不陋以琴竹詩書之幽素易綺瓊鍾鼓之繁喧雖
 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
 沓息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
 智及春之日聚木花拆岸鋪息熾况浮照耀其水五色於

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遠遊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沂浴環迴
 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
 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窗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
 是乎濯纓漣漸解帶升堂畏景大雲隔林無光虛費沉
 皓壁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勝
 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蒨鬱洞開太華英氣出閨而未
 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
 沙霜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
 濬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
 白於是乎置酒寒惟憑軒倚檻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
 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湲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

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城不出戶庭而
 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
 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
 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鯨寡之苦不
 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惟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
 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人息州郡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南
 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
 政令若水木閑人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闡然日影小子以
 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唯文不
 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燕遊亦
 可以觀清靜為政之道云云

諸葛武侯廟記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寔念
 皇極魏姦吳輕去聲未獲心誓胥宇南陽堅卧待主三顧稍
 晚群雄初定必也慧掃是資鳥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
 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
 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
 東河洛翼出中夏飛于一作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
 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
 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付託
 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
 非敵而戎車存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

無產發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無室及耕有成年矣當此會
之期賄其常大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唐則其思也
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
乃欲憑威竄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
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
乃欲開張季世興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
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王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
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
除之俾唐魏福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衆長驅義
聲咸浴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
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
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
餘而見未至迷於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
十五日東平呂某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刺史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盡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
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
史若無文武才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貞則一州生
類皆辱災一作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叢盡
試問其故不覺泫下前筆一作刺史或有貪穢悖弱不分
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

兼之公家驅迫非嘉應強富殆無存者則之昔老前後刺
史能恤養窮弱專守法令有徐公獲進李公應而已徇則
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
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一首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
辨則有圖謀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做述理道列賢不肖
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
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爲文居其官而記者則媚已不居其
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可
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壁記窮善而不當指而不
誣直擊習諛用爲鑿戒昭一吏師長在壁壁彼貪虐故肆
以生人爲戲者獨不媿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循吏傳慕其
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
部郎中出爲此州雖苦劇自課而未罷建其意也往刺史
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牆上而以其文代之復
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茲此執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
際如其難乎予也曾安知其他即今巧而書之俾復其
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記

相中七郡羅摩上右右振祥變左助越控交廣之戶賦
擬兵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半天下安危係焉聖

唐理雖樞草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剖分利
衡復古南鎮控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易其符校而難其恭
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晦權成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
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跡風流冠於當代始則裴
陳謀虬以運材奇略傲視而靜荒寇次則趙相公環以高
標雅望鬱起而為國楨其餘馮郎中巖之碩重房容州孺
樸之英達鄭評事列張著作李文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儉
盧侍御解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寔有成績是皆焯於朝
論清在人誣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
公以永嘉之循一作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布俾煇衡湘
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太陽無私煦用人如止水無私鑿
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竇君常以本官獲職
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河內司馬君紆范陽盧君瑞
太常協律郎河東范君存慶前咸陽尉吳郡顧君師閨前
太子正字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
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賞群村警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
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晴壑絳孔翠於春林遐邇翕然稱為
盛府中行感會知已竭其誠能黃鍾音韻調於岫谷之竹
太阿鋒鏑拭以華山之土其集鸞鳳斷犀兕不足恠也竇
氏伯季同時七人一君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館呂
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某近守支郡且知故寔得請連帥俾
書公堂愧於不文妄敢堅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東平呂

某記

呂和叔文集卷第十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平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千古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陞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違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夫子胡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詩書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蔭騰商周克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勒唐以力輔寧萬邦受昨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爰耀其特秦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數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功舒文以翼宣於事業與

右同極道不苟用資任乃揚進於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聞用張著譽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卓其夔帝珠爾能入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遠求侍盛選邦良難予始使君登御史督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惣征賦甲注即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運易漢探賤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群倫華議正即司刑邦憲為貳紕遜佞一作肅邦諛其畏遠理道民服休嘉思殊若昵暢通如遊實聞其闕而撫於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踪驚外已我夔益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擊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於嶽瀆言進其律號呼南鳩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通租匪稅歸城自出魚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販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獨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惟各憚民伊怙而君不壽塲、倉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靡不餘食藏不積帛內厚族姻外調賓客恒是懸壺遠茲易養儻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恠怒起特殊齒舌噉、雷動風驟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群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

暮是旌是告永、不渝嗚呼哀哉



呂和叔文集校勘記

是集從絳雲樓宋本鈔出錢遵王述古堂
故物亦呂集孤本也眉有校語見於敏求
記縮印不復可辨今爲別錄於後所校爲
文苑英華文粹劉夢得集唐人萬首絕句
皆注所本其曰一作某或不言所本者別
本也其曰類作某者不詳所據 校者識
序

一葉上三行居劉集作者非 六行文人文粹作人文

九行檄文粹作翼 十五行紉文粹作深英華作

敍 十七行陸盾文粹作李盾英華作贊 十九行忻

劉集作敬 二十行霸文粹作富 二十一行拄下英

華文粹有得一善三字

卷一

五葉上五行巳卯文粹作丁卯英華注云一作丁巳

十三行訛英華作臥 下五行惋文粹作怨 六行撫

英華作撫 十行伊英華作忍 十三行川英華作滯

十七行安英華作光 二十一行感英華作盛 六

葉上四行生人之盡瘁英華作蒼生之虛瘁 六行

道英華作模 十五行聖下英華有人字曷下英華有

以字 下二行不得英華作弗克 三行于無文粹作

而非 四行蒐英華作度 七行動英華作發至英華

作大 八行專英華作資不英華作必 十行齊英華

作納同英華作齊 八葉下六行深山唐絕作山頭

八行山唐絕作荒 九葉上十九行合唐絕作向

卷二

一二葉下十七行兆唐絕作師 一四葉上一行得到

唐絕作知處 十二行綉卷嘯卷

卷三

二〇葉上十五行語下文粹有其事二字

卷四

二四葉上十五行成功英華作爲功 二十一行天英

華作者 二五葉下八行傳一作氏 二七葉下二十
行止英華作旨 二八葉上三行致其英華作集 六

行國英華作方 七行宴英華作晏 九行穀英華作

箠 十行所在英華作所措 十一行需英華作祥

二十一行為英華作農 二十二行于英華作於 下

一行變英華作行 六行光英華作書 二九葉上六

行見英華作奉雷雨英華作雲雷 八行馭宇類作

表物 十一行春英華作和 十二行徭損英華作役

輕 十四行佇英華作行期英華作朝 十五行歲英

華作滋 十八行懼英華作抃

卷五

三一葉下十五行無英華作薄 二十一獨去英華

作驥首 三二葉上二行尙英華作猶 三行固英華

作同 四行澤英華作德 五行益明英華作益知

十一行書英華作勅 十六行所統英華作統兵旋

英華作涉 十八行朽鈍英華作鈍拙子英華作兒

十九行兒英華作子命英華作數 二十二行行樂
英華作行縣冠超英華作超冠如英華作加 下六行

今月七日類作二十八日 七行戰類作拏 三三

葉上八行辱英華作副盛英華作愼惕英華作愧聲

竭英華作恪勵 九行庶英華作冀 十二行違英華

作遠 十三行奉英華作仰 十四行感英華作恐

二十一履英華作復 三四葉上一行受恩獨深

英華作獨受深恩 五行文英華作科 七行輕英華

作輒 十一行錫英華作賜 十六行壽英華作舞

下二行褻英華作雜以英華作而 五行道英華作導

十一行散英華作放 十三行求英華作率 十四

行樞英華作密 十五行匡補英華作輔弼發英華

作建 十六行先朝英華作聖朝 十八行候英華作

俟 十九行敏英華作達 二十行冀紆英華作敢塵

三五葉上九行卹英華作賈 下一行擬英華作擬

五行汾英華作訟所患英華作患之 十二行匪

工英華作費僱工渠英華作流 十六行政英華作仕
十八行不英華作無 二十行能英華作得 三六
葉上二行外生英華作從彌

卷六

三七葉上二十二行而英華作如點英華作黜 下一
行而智英華作如智 五行爲英華作焉 十一行
是英華作矣 十三行鴻冥英華作冥鴻 十四行
臺下英華有殿中二字 十七行選英華作遷 二十
行揆英華作假 二十一遺英華作道 三八葉上
三行給英華作存 八行議英華作論 二十二行歸
英華作頤 下一行降英華作眞 五行聞英華作問
榮英華作華 七行名英華作明恒英華作每 八行
而中英華作如中 十三行舉英華作與 十五行
此英華作泊嗣英華作詞 二十一行恩英華作怨不
怨英華作無怨 三九葉上二行聞英華作問 三行
齒英華作齡 七行悼英華作綽 十行古英華作右

十五行著下英華有也字 十八行孰英華作誰其
英華作能 下二行決英華作訣 三行康英華作唐
七行虛英華作靈 八行喬英華作高沉湘英華
作湘沉 十一行敏英華作慇 十四行惠英華作德
十七行充英華作完中英華作寒 十九行年英華
作中遊英華作求尋英華作尊 二十二行水英華作
外 四〇葉上三行記英華作信 七行徧英華作編
九行人天英華作天人 十一行眷英華作凡 十
二行志英華作至 十三行鍊英華作煉 十六行舟
英華作若 十七行備英華作獲 下八行宗英華作
於 十行清英華作隋明非有照慈亦無緣英華
作能明大教非師有緣

卷八

四三葉下十三行顏英華作頤

卷九

四七葉下二行排文粹作謁 五行心雖文粹作雖志

二十二行扶文粹作飾 四八葉上十八行拆文粹

作孽 四九葉上二行鑠文粹作鎮 六行雲文粹作

雷 十行平文粹作定 十二行出文粹作生 二十

行洗洸文粹作洗洸 下八行屹岵文粹作屹屹

十一行鄰文粹作倫 十五行有文粹作先 五〇

葉上一行血文粹作聲 五行行文粹作仁 五一葉

上九行大應作及 五二葉上五行以文粹作謂 十

九行害英華作害 下二行銘英華作讚 五三葉上

一行匪英華作靡 二行東英華作西樂下英華有藥

師二字恒英華作河 三行衆生英華作羣品 四行

像英華作相續英華作績 六行染英華作洗月英

華作日 八行感英華作贊 十五行身念念兮蜀

本作身身念念

卷十

五六葉下十四行心齊下文粹作南陽堅臥待時而起

稍文粹作雖 十五行初文粹作粗 五七葉下三行

李下文粹有二公二字

誄

五九葉上十行其英華作之 十三行所英華作甚

十四行州下英華有刺字 十七行基英華作基道

不勝禍英華作道齊勝禍 十八行呂英華作嚮

十九行胙英華作祚 二十一行然英華作焉 下

三行盛英華作咸 六行技英華作伎倫革英華作

儒莫 七行糺逖佞肅邪諛其畏英華作逖佞肅

邪諛諛其畏道民英華作于道民服英華作服民

九行繇英華作絲 十七行食英華作糧 二十行羣

英華作凡 二十一行王佐英華作佐王

呂和叔文集校勘記終

張
司
業
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明刊本

張司業集序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張洎撰

司業諱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丞相
渤海公下及第歷官太祝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
外郎國子司業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
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故白太傅讀公集曰張公何
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又姚秘
監嘗讀公詩云妙絕江南曲凄凉怨女詞古風無手
敵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元和中
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詞調天下宗匠謂之元
和體又長於今體律詩貞元目前作者間出大抵互
相祖尚拘於常態迨公一變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
矣自皇朝多故荐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予自
丙午歲迨至乙丑歲相次緝綴僅得四百餘篇藏諸
篋笥餘則更俟傳訪以廣其遺闕云爾

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唐開元盛時杜甫李白高適儲光羲王維諸賢至大
曆以後已兩變矣當時以文名家者有韓愈柳宗元
李翱張籍之徒相與奮起振六朝五季瀉流之習而
自成一家之言韓昌黎柳柳州李協律集俱盛傳惟
張司業按唐史云有集七卷不傳余登進上同年沁
水常倫明卿授以錄本蓋以乃翁侍御所藏者惜不
見其全集所幸有古體七首今體三首四首後余於
戴籍中又得樂府五七言古詩三十首今體五十二
首而次編之共得三百九十三首夫詩文至五季壞
亦極矣而元和中昌黎公特振衰頹以古文自任其
議論正大氣象雄偉可以羽翼六經而柳宗元得敘
事之體變化莫測起伏層迭昔人評其文曰韓愈之
文出於經柳宗元之文出於史故一時文人響應而
李翱張籍出入門下為昌黎厚友籍性狷直率博聞
好古議論勝人其排佛老嘗言不能著書如孟軻揚
雄以垂世觀其昌黎代作李浙東一言議論風生期
大之意甚深謂其善為樂府使人憑几而聽之未必
不若絲竹管絃敲金擊石也其送孟東野序曰孟郊
東野始以其詩鳴高出魏晉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

唐張司業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野居

雜怨

七言古詩

寄遠曲

征婦怨

野老歌

送遠曲

猛虎行

牧童詞

求仙行

各東西

讌客詞

採蓮曲

吳宮怨

關山月

白頭吟

賈客樂

西州

三原李氏園宴集

行路難

白紵歌

寄永曲

築城詞

別離曲

沙堤行呈裴相公

古釵嘆

節婦吟

永嘉行

傷歌行

北邙行

少年行

將軍行

羈旅行

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之命則懸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韓愈之哀三子之才至於如此余并其詩而觀之其樂府詩景真情真有風人之意而五言近體又皆勁健清雅脫落塵想俱從胸臆中出然後知昌黎之詩豐而腴柳州之詩峭而勁司業之詩新而奇李翱之詩悲而壯卒皆可傳惟東野之詩則有窮促寒苦之狀吾恐溫厚之教或不若是觀者自有巨目不待余贅言也今昌黎原道功業為唐獨出血食廟庭而柳州李翱張籍之文為世所珍是和其聲而鳴其盛非窮悲而自鳴矣而今而後知人能文章其命之遇與不遇蓋不足悲喜也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及第歷官大祝秘書郎昌黎薦之遷國子博士轉水部員外郎歷主客郎中卒授國子司業云

正德乙亥秋七月吉河中東峰劉成德序

車遙遙

妾薄命

朱鷺曲

遠別離

楚官行

江南行

烏啼引

促促詞

宛轉行

卷之二

五言律詩

薊北旅思

江南春

西樓望月

別鶴

江陵孝女

山中古祠

漁陽將

聽夜泉

送南遷客

薊北春懷

思遠人

贈同谿客

望行人

送宮人入道

送越客

贈辟穀者

思江南舊遊

夜到漁家

送遠使

不食姑

古苑杏花

送流人

宿臨江驛

送蠻客

襄國別友

送遠客

上國贈日南僧

征西將

寄友人

送防秋將

律僧

山中秋夜

送南客

宿江店

嶺外逢故人

出塞

寄紫閣隱者

夜宿黑窰谿

古樹

送徐先生歸蜀

隱者

送友人歸山

雲谿西亭晚望

哭山中友人

答僧拄杖

霧都觀李道士

送韋評事歸華會

送閩僧

送海客歸舊島

登咸陽北寺樓

送新羅使

宿廣德寺寄從舅

宿柳卿館寄馬磁州

舟行寄李湖州

送閑師歸江南

遊襄陽山寺

登城寄王建

送從弟戴玄往蘇州

送朱慶餘及第歸越

過賈島野居

酬韓庶子

贈姚合少府

送僧遊五臺兼謁李司空

送鄭秀才歸寧

送李評事遊越

閑居 寄昭王中丞

酬孫洛陽 送人任濟陰

晚春過崔駙馬東園 晚秋閑居

和裴司業習靜寄所知

酬韓祭酒雨中見寄 和裴僕射移官言志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

酬陸僕射朝回寄韓吏部

春日李舍人宅見兩省諸公唱和因書情即事

和李僕射秋日病中作

早春病中 送嚴大夫之桂州

詠懷 留別江陵王少府

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

贈海東僧 寄漢陽故人

送安西將 題李山人幽居

早春閑遊 贈太常王建藤杖笋鞋

和周贄善聞子規 送李騎曹靈州歸觀

寒食夜寄姚御 題清徹上人院

和裴司空即事通簡舊僚

使回留別襄陽李司空

和吏部令狐尚書喜裴司空見招看雪

和裴司空以詩請刑部白侍郎雙鶴

同綿州胡郎中清明日對雨西亭宴

莊陵挽詞 三首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詩

經王處士原居 不食仙姑山房

江頭 寄孫冲主簿公

贈任懶 舊官人

春日留別 沒蕃故人

卷之三

五言排律

和李僕射雨中寄盧巖二給事

酬李僕射晚春見寄 憶盧常侍 寄華山鄭隱

和令狐尚書平泉東莊近居李僕射有寄

送鄭尚書出鎮南海 徐州試反舌無聲

省試行不由徑 新城甲仗樓

贈殷山人 夏日可畏

因象得玄珠 和李僕射西園

卷之四

七言律詩

送裴相公赴鎮太原 寄元員外

贈梅處士 贈王秘書

謝裴司空寄馬

酌秘書王丞見寄

送李餘及弟後歸蜀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書懷寄元郎中

贈僧道

書懷寄王秘書

題韋郎中新亭

送揚州判官

喜王起侍郎放牒

贈王司馬

書懷

贈令狐博士

送從弟剛東歸

贈王秘書

突丘長史

送枝江劉明府

送從弟徹東歸

哭十入遇

贈賈島

逢王建有贈

穆君靜安坊答八郎中

送楊少尹赴鳳翔

送韓侍御歸山

新除水曹郎答賀

送楊少尹赴蒲城

哭元九少府

送侯判官赴廣州從軍

答白杭州登望園見寄贈趙將軍

送和蕃公王

寒食內宴二首

朝日勅賜櫻桃

太白老人

和裴司空酬滿城楊少尹

寄和州劉使君

贈南州王使君

寄令狐賓客

寄梅處士

送施肩吾東歸

崑崙兒

贈李杭州

送鄭尚書赴廣州

拜豐陵

贈孔尚書

酬杭州白使君兼寄浙東元大夫

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

賀秘書王丞南郊攝將軍

送令狐尚書赴東都留守

送白賓客分司東都 贈閻少保

贈別王侍御赴任陝州司馬

田司空入朝 送浙西周判官

送胡鍊師歸王屋

送邵州林使君

寄王六侍御

送稽亭山寺僧

送汀洲元使君

寄孫洛陽格

胡山歸王屋因有贈

寄處州韓使君

送從弟濛赴饒州

羅道士

寄陸渾趙明府

贈王侍御

同蔣帝二少監贈李郎中

送金少卿副使歸朝

送李司空赴鎮襄陽

送李僕射赴鎮鳳翔

寄白二十二舍人

卷之五

五言絕句

和韋開州居山十二首

宿雲亭

茶嶺

盤石磴

竹巖

胡蘆沼

繡衣石榻

送遠客

禪師

題暉師影堂

野田

卷之六

七言絕句

送蜀客

宿山祠

蠻州

寄徐晦

喜王六同宿

與賈島閑遊

梅溪

沝杯渠

桃塢

琵琶臺

隱月岫

上士泉餅

寄西峰僧

惜花

涇州塞

岸花

送元結

美人宮基

送元宗簡

寄白學士

題玉像堂

哭丘長史

哭孟寂

答劉旒

逢故人

送辛少府任安縣

招周居士

送律師歸婺州

送晁師

尋徐道士

憶故州

送陸暢

贈李司議

登樓寄胡家兄弟

酬藤杖

寄故人

和崔駙馬聞蟬

和長安郭明府與友人縣中會飲

唐昌觀看花

贈姚合

同韓侍御南谿夜賞

重陽日至峽道

患眼

贈華嚴院僧

送蕭遠弟

贈任道人

送許處士

題楊秘書新居

送僧往金州

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

送客遊蜀

感春

別客

答劉明府

法雄寺東樓

鄰婦哭征夫

和裴僕射看櫻桃花

九華觀看花

同常員外開元觀尋時

使行墮悟真寺

贈王客劉郎中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近有仙過作二首

秋思 憶遠

玉仙館 寄府吏

張蕭遠雪夜同宿 涼州詞三首

宮詞 華清宮

崔駙馬養鶴 閑遊 送梧州王使君

劉兵曹贈酒 寄朱闕二山人

春日早朝 尋仙

寄李渤 同白侍郎杏園贈劉郎中

寄鄱陽客藥名詩 寄宋景

寄王奉御 題渭北寺上人

閑遊 倡女詞

答元八遺紗帽 題僧院

送元八 吳楚詞

題方睦上人月臺觀 華山廟

病中酬元宗簡 寺宿齋

贈施肩吾 贈王建

逢賈島 楚妃怨 成都曲

寒塘曲 春別曲

臺城 春詞

浪淘沙詞 傷愚溪二首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楊柳枝詞二首

宿都庭有懷 無題

堤上行二首 竹枝詞五首

楊柳送客 送客還幽州

隋宮燕 山禽 秋山

王貞觀 巒中

贈道士 重平驛作

宿天竺寺寄盧隱寺僧

卷之七

樂府三十三首

隴頭燈 廢宅行

秋夜長 塞曲

董逃行 江村行

湘江曲 白鷺吟

樵客吟 春江曲 短歌行

泗水行 雲重行

長塘湖 雀飛多

寄葛蒲 山頭鹿

憶遠曲 春堤曲

湖南曲 春水曲

送遠曲 楚妃怨

春日行 廢瑟詞

洛陽行 懷別

離婦 新桃

惜花

古風二十七首 學仙

董公詩 懷友

沈千蓮舊居 別段生

寄韓愈 傷于鵠

贈姚苾 獻從兄

和李僕射西園 臥疾

南歸 城南

贈孟郊 奉和舍人叔直省時思
琴 野寺後池寄友

寄別 病中寄白學士拾遺

雨中寄元宗簡 岸花

惜花 別于鵠

野艸 秋山

山禽 祭退之

野居

卷之八

一十九首 岳州晚景

山中騎人 送安法師

水 寄霧一上人初歸雲門夏日閒居

老將 秋閨

山中春夜 謝浙東元尚書見寄

贈項斯 題故僧影堂

弱柏院僧影堂

聯句 春池汎舟

會合聯句 首夏猶清和

宴興化池亭 西池落泉

薔薇花 唐張司業詩集目錄終

國子司業張籍 文昌

五言古詩

野居

貧賤易為適荒郊亦安居端坐無餘思彌樂古人書
秋田多良苗野水多遊魚我無未與網安得充廩厨
寒天白日短簷下煖我軀四肢漸寬柔中腸鬱不舒
多病減志氣為容足憂虞况復時節晚覽景獨踟躕

西州

羌胡據西州近甸無邊城山東收稅租養我防塞兵
胡騎來無時居人常震驚嗟我五陵間農者罷耘耕
邊頭多煞傷士卒難全形郡縣發丁役丈夫各征行
生男不能養懼身有姓名良馬不念秣烈士不苟營
所願除國難再逢天下平

雜怨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
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致高堂有舅姑
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

三原李氏園宴集

暮春天早熱邑居苦蓄煩言從君子樂樂彼李氏園

園中有草堂池引涇水泉開戶西北望遠見嵯峨山
借問主人翁北州佐戎軒僕夫守舊宅為客施榻筵
高壤有餘滋竹樹芳且鮮傾我所持觴盡日共留連
踈拙不偶俗常喜形體閑况來幽棲地能不重笑言

七言古詩

寄遠曲

美人來去春江暖江頭無人湘水滿浣沙石上水禽
栖江南路長春日短蘭舟桂楫常渡江無因重寄雙
璣璫

行路難

湘東行人長嘆息十年離家歸未得弊裘羸馬苦難
行僮僕飢寒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
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
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
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

白紵歌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

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汗織指常遣傍人收
墮珥衣裳着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

野老歌一作山農詞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
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牧
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寄衣曲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
去貴從妾手着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
城裏慙慙為看初着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
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
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築城詞

築城處千人萬人抱把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
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積裏盡着短衣渴無水力盡
不得休村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
日作君城下土

猛虎行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
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
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林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
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別離曲

行人結東出門去幾時更踏門前路憶昔君初納采
時不言身屬遼陽戍早知今日當別離成君家計良
為誰男兒生身自有役那得誤我少年時不如逐君
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裏

牧童詞

遠牧牛遠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飢鳥啄牛背今我不
得戲攏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
吹葉應同伴還敲長鞭三四聲牛群食草莫相觸官
家截爾頭上角

沙堤行呈裴相公

長安大道沙為堤風吹無塵雨無泥宮中玉漏下三
刻朱衣導騎丞相來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
者避街官問吏相傳呼當前十里惟空衝白麻詔下
移相印新堤未成舊堤盡

求仙行

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
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迴白日甘泉玉樹無
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
凝素華君能保之昇絳霞

古釵嘆

古釵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宛轉有古
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着不知主羅袖拂拭生
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
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

各東西

遊人別一東復一西出門相背兩不返惟信車輪與
馬蹄道路悠悠不知處山高海闊誰辛苦遠遊不定
難寄書日日空尋別時語浮雲上天雨墮地暫時會
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

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
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

讌客詞

上客不用顧金羈主人有酒君莫違請君看取園中
花地上漸多枝上稀山頭樹影不見石溪水無風暎
更碧人人齊醉起舞時誰覺翻衣與倒幘明朝花盡
人已去此地獨來空繞樹

永嘉行

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
虜公卿奔走如騶羊紫陌旌幡暗相觸家家雞犬驚
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
自顧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
今能晉語

採蓮曲

秋江岸邊蓮子多採蓮女兒凭船歌青房圓實齊戩
戩爭前競折漾微波試牽綠莖不尋藕斷處絲多刺
傷手白練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釵粧梳淺船中未滿
度前洲借問阿誰家住遠歸時共待暮潮上自美羌
蓉還蕩漿

傷歌行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繫御史府出門無復郢曲
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慰南海州受命不得須
史留身着青衫騎惡馬東門之外無送者鄙夫防吏

急喧騶往往驚墮馬蹄下長安里中荒大宅朱門已
除十二戟高堂舞榭鎖管絃美人遙望西南天

吳宮怨

吳宮四面秋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
衣座上美人嬌不起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復誰
能數君心與妾既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茱萸滿宮
紅實垂秋風嫋嫋生繁枝姑蘇臺上夕燕罷它人侍
寢還獨歸白日在天光在地君今那得長相棄

北邙行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麟麟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
歌高墳新起日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
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
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上寒食家家送紙錢烏鳶作
窠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關山月

秋月朗朗關山上山中行人馬蹄響關山秋來雨雪
多行人見月唱邊歌海邊茫茫天氣白胡兒夜度黃
龍磧軍中探騎暮出城伏兵暗處低旌戟沙磧連天
霜草平野駝尋水磧中鳴隴頭風急鷹不下沙場苦
戰多流星可憐萬里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

少年行

少年從獵出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到輦前射雙
虎君王手賜黃金璫日日闔雞都市裏贏得寶刀重
刻字百里報警夜出城平明還在娉樓醉遙聞虜到
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
第一日中不同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

白頭吟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
轉如縈素宮中為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
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
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
人心回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
返菖蒲花開月長滿

將軍行

彈箏峽東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
纛還領禁兵為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
上宿戰車彭彭旌旗動三十六軍齊上隴隴頭戰勝
夜亦行分兵處處收舊城胡兒殺盡陰磧暮擾擾唯
有牛羊聲邊人親成曾戰沒今逐官軍收舊骨磧西
行見萬里空幕府獨奏將軍功

賈客樂

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駭移船近江
口船頭祭神各洗酒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誰
別離金多衆中爲上客夜夜篝燈獨遲秋江初月
猩猩語孤帆夜發瀟湘渚水工持檝防暗難直過山
邊及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
稅多長辛苦棄業寧爲販寶翁

羈旅行

速客出門行路難停車欲策在門端荒城無人霜滿
路野火燒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巢僮僕問我誰
家去行尋田頭暄未息雙靴長轆礙荆棘綠岡入澗
投田家主人舂米爲夜食晨雞喔喔扉屋傍行人起
掃車上霜舊山已別行已遠身計未成難復返長安
陌上相識稀遙望天門白日晚誰能聽我辛苦行爲
向君前歌一聲

車遙遙

征人遙遙出古城雙輪齊動駟馬鳴山川無處不歸
路念君長作萬里行野田人稀秋草綠日暮放馬車
中宿驚麋游兔在我傍獨唱鄉歌對僮僕君家大宅
鳳城隅年年道上隨行車願爲玉鑿繁華軼終日有

聲在君側門前舊路久已拋無由復得君消息

妾薄命

薄命娘得家子無事從軍去萬里漢家天子平四夷
護羗都尉裹屍歸念君此行爲死別對君裁縫泉下
衣與君一日爲夫婦千年萬歲亦相守君愛龍城征
戰功妾願青樓歌樂同人生各各有所欲詎得將心
入君腹

朱鷺

翩翩兮朱鷺來汎春塘栖綠樹羽毛如翦色如染遠
飛欲下雙翅欲避人引子入深澗動處水紋開灩澦
誰知豪家網爾軀不如飲啄江海隅

遠別離

蓮葉團團荇葉折長江鯉魚鱗赤念君少年棄親
戚千里萬里獨爲客誰言遠別心不易天星墜地能
爲石幾時斷得城南陌勿使居人有行役

楚宮行

章華宮中九月時桂花未落紅榴垂江頭騎火照輦
道君王夜從雲夢歸霓旌鳳蓋到雙闌臺上重重歌
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籠左右列成行下輦更衣
入洞房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幃微有霜齊言此

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

江南曲

江南人家多橘樹吳姬舟上織白苧土地卑濕饒蠱蛇連木為牌入江住江村亥日長為市落帆度橋來浦裏清莎覆城竹為屋無井家家飲潮水長千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懸江口娼樓兩岸懸水柵夜唱竹枝留北客江南風土歡樂多悠悠處處盡經過

烏啼引

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將自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慎勿虛借汝庭樹作高窠年年不令傷爾雛

促促詞

促促復促促家貧夫婦慳不足今年為人送租船去年捕魚向江邊家中姑老子復小自執吳納輸稅錢家家桑麻滿地累念君一身空努力願教牛蹄團團一角直君身常在應不得

宛轉行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床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涼爐氣暗徘徊寒燈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寢覺幽夢長宛轉復宛轉憶君更未央

唐張司業詩集卷一

五言律詩

薊北旅思

日日望鄉國空誦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失意還獨語多愁祇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江南春

江南楊柳春日暖地無塵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
晴沙鳴乳燕芳樹醉遊人向晚青山下誰家祭水神

西樓望月

城西樓上月復是雪晴時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下遲
幽光落水壑淨色遍霜枝明日千里去此中還別離

別鶴

雙鶴出雲谿分飛各自迷空巢在松頂折羽落江泥
尋水終不飲逢林亦未栖別離應易老萬里兩妻妻

江陵孝女

孝女獨垂髮少年唯一身無家空托墓主祭不從人
相吊有行客起廬因舊隣江頭聞哭處寂寂楚花春

山中古祠

春草空祠墓荒林唯鳥飛記年碑石在經亂祭人稀

野鼠緣朱帳陰塵蓋盡衣近來潭水黑時見宿龍歸
漁陽將

塞深沙草白都護領燕兵放火燒奚帳分旗築漢城
下營者嶺勢尋雪覺人行更向桑乾北擒生問積名
聽夜泉

細泉深處落夜久漸聞聲獨起出門聽欲尋當澗行
還疑隔林遠復畏有風生月下長來此無人亦到明

送南遷客

去去遠遷客瘴中衰病身青山無限路白首不歸人
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一家分幾處誰見日南春

薊北春懷

渺渺水雲外別來音信稀因逢過江使却寄在家衣
問路更愁遠逢人空說歸今朝薊城北又見塞鴻飛

思遠人

野橋春水清橋上送君行去去人應老年年草自生
出門者遠道無信向邊城楊柳別離處秋蟬今復鳴

贈同谿客

幽居得相近煙景每窳窳共伐臨谿樹同為過水橋
自教青鶴舞分採紫芝苗更愛南峰住尋君路恐遙

望行人

秋風窓下起旅鴈向南飛
日出出門望家家行客歸
無因見邊使空待寄寒衣
獨倚青樓暮煙深鳥雀稀

送官人入道

舊寵昭陽裏尋仙此最稀
名初出官籍身未稱霞衣
已別歌舞貴長隨鸞鶴飛
中官看入洞空駕玉輪歸

送越客

見說孤帆去東南到會稽
春雲刻溪口殘月鏡湖西
水鶴沙邊立山籠竹裏啼
謝家曾住處煙洞入應迷

贈辟穀者

學得食霞法逢人與小還
身輕曾試鶴力弱未離山
無食犬猶在不耕牛自閑
朝朝空漱水叩齒草堂間

思江南舊遊

江皋三月時花發石楠枝
歸客應無數春山自不知
獨行愁道遠迴信畏家移
楊柳東西度茫茫欲問誰

夜到漁家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
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
竹深村路遠一作暗月出釣船稀
遙見尋沙岸春風動

草衣

送遠使

揚旌過隴頭隴水向西流
塞路依山遠戍城逢雨秋

寒沙陰漫漫疲馬去悠悠
為問征行將誰封定遠侯
不食姑

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
護氣常稀語存思自見神

養龜同不食留藥任生塵
要問西王母仙中第幾人

古苑杏花

廢苑杏花在行人愁到時
獨開新塹底半露舊燒枝
晚色連荒輦低陰覆折碑
茫茫古陵下春盡又誰知

送流人

獨向長城北黃雲暗塞天
流名屬邊將舊業作公田
擁雪添軍壘收冰當井泉
知君住應老須記別鄉年

宿臨江驛

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
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來宿今已遠此行猶未歸
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送歸客

借問炎州客天南幾日行
江連惡谿路山遠夜即城
柳葉瘴雲濕桂叢蠻鳥聲
知君却迴日記得海花名

襄國別友

曉色荒城下相看秋草時
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
別處去家遠愁中驅馬遲
歸人渡煙水遙映野棠枝

送遠客

南原相送處秋水草還生同作憶鄉客如今分路行
因誰寄歸信漸遠問前程明日重陽節無人上古城
水邊生
一作秋草

上國贈日南僧

獨向雙峰老松門閉兩涯翻經依貝葉掛衲落藤花
梵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問誰家

征西將

黃沙北風起半夜又翻管戰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
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寄友人

憶在江南日同遊三月時採茶尋遠澗鷓鴣向春池
送客沙頭宿招僧竹裏基如今各千里無計得相隨

送防秋將

白首征西將猶能射戟支元戎選部曲軍吏換旌旗
逐虜招降遠開邊舊聖移重收隴外地應似漢家時

律僧

苦行長不出清羸最少年持齋唯一食講律豈曾眠
避草每移徑慮蟲還入泉從來天竺法到此幾人傳

山中秋夜

寂寂山春一作景靜幽人歸去一作遲橫琴當月下懸

酒及花時冷一作露濕菲屋暗泉衝竹籬西峰採藥
伴此夕恨無期

送南客

行路兩偷偷青山盡海頭天涯人去遠嶺北水空流
夜市連銅柱巢居屬象州來時舊相識誰向日南遊

宿江店

野店臨西浦門前有橘花停燈待賈客賣酒與漁家
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閑尋泊船處潮落見平沙

嶺外逢故人

過嶺萬餘里旅遊經此稀相逢去家遠共說幾時歸
海上見花發瘴中唯鳥飛炎州望鄉伴自識北人衣

出塞

秋塞雪初下將軍遠出師分營長記火放馬不收旗
月冷邊帷濕沙昏夜探遲征人皆白首誰見滅胡時

寄紫閣隱者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
夜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營心

夜宿黑龍窟

夜到碧巖裏無人秋月明達幽更移宿取伴亦探行
花下紅泉色雲西乳鶴聲明朝記歸處石上自書名

古樹

古樹枝柯少枯來復幾春
露根堪繫馬空腹恐藏人
靈節每苦老燒痕輝靈新
苔當江浦上行客祭為神

送徐先生歸蜀

日暮遠歸處雲間仙觀鐘
唯持青玉牒獨立碧雞峰
陰洞一一作長收乳寒潭舊養
龍幾時因膏藥得向海邊逢

隱者

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
救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
問年長不定傳法又非真
常見鄰家翁一作說時間一作使鬼神

送友人歸山

出山成北首重去結茅廬
移石脩廢井掃龕感舊書
開田留杏樹分洞與僧居
長在幽峰裏樵人見亦踈

雲谿西亭晚望

雲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
夕陰生遠岫斜照逐迴流
此地動歸思逢人方倦遊
吳興耆舊盡空見白蘋洲

哭山中友人

天雲遙便哭山友隔今生
遶墓招魂魄鑄巖記姓名
犬因無主善鶴為見人鳴
長說能尸解多應別路行

答僧拄杖

靈藤為拄杖白淨色如銀
得自高僧手將扶病客身
春遊不騎馬夜會亦呈人
持此歸山去深宜戴角巾
靈都觀李道士

送韋評事歸華陰

山觀雨來靜遶房瓊草春
奈書天上字花洞古時人
泥竈煮靈液掃壇朝玉輿
幾迴遊閭苑青節亦隨身
三峯西面住出見世人稀
老大誰相識恹惶又獨歸
掃窓秋菌落開篋夜蛾飛
若向一作雲中伴還應着榻衣

送潤僧

幾夏京城住今朝獨遠歸
脩行四分律護淨七條衣
谿寺黃橙熟沙田紫芋肥
九龍潭上路同去客應稀
送海客歸舊島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去應遠巒家雲島孤
竹船來桂府山市賣魚鬚
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
却歸春洞口新一作象祭天吳

登咸陽北寺樓

高秋原上寺下馬一登臨
渭水西來直秦山南去深
舊宮人不仕荒碣路難尋
日暮涼風起蕭條多遠心

送新羅使

萬里為朝使離家今幾年應知舊行路却上遠歸船
夜泊避蚊窟朝炊求島泉悠悠到鄉國還望海西天

宿廣德寺寄從舅

古寺客堂空開簾四面風移床動柄鴿停燭聚飛蟲
閑卧逐涼處遠愁生靜中林西微月色思與甯家同

宿邯鄲館寄馬磁州

孤客到空館夜寒愁卧遲雖沽主人酒不似在家時
幾宿得歡笑如今成別離明朝行更遠迴望隔山岐

舟行寄李湖州

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密行舟澁灣多轉棹頻
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賴誦汀洲句時時慰遠人

送闕師歸江南

偏住江南寺隨緣到上京多生脩律業外學得詩名
講殿偏進入齋家別請行青楓鄉路遠幾日盡歸程

遊襄陽山寺

秋色江邊路煙霞若有期寺貧無利施僧老足慈悲
薜荔侵禪室蝦蟆占浴池閑遊殊未徧即是下山時

登城寄王建

聞君鶴嶺住西望日依依遠客偏相憶登城獨不歸

送從弟戴玄往蘇州

楊柳閭門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
夜月紅柑樹秋風白藕花江天詩景好迴日莫令賒

送朱慶餘及第歸越

東南歸路遠幾日到鄉中有寺山皆遍無家水不通
湖聲蓮葉雨野氣稻花風州縣知名久爭邀與客同

過黃島野居

青門坊外住行坐見南山此地去人遠知君終日閑
蛙聲籬落下草色戶庭間好是經過處唯愁暮獨還

酬韓庶子

西街幽僻處正與懶相宜尋寺獨行遠借書常送遲
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閑時寂寞誰相問祇應君自知

贈姚合少府

病來辭赤縣案上有丹經為客燒茶竈教兒掃竹亭
詩成添舊卷酒盡卧空罇闕下今遺逸誰瞻隱士星

送僧遊五臺兼謁李司空

遠去見雙節因行上五臺化樓侵曉出雪路向春開
邊寺連烽去胡兒聽法來定知巡禮後解夏始應迴

送鄭秀才歸寧

桂檝彩為衣行當令節歸夜潮迷浦遠晝雨見人稀
野艾到時熟江鷗泊處飛離琴一奏罷山雨霑餘暉

送李評事遊越

未習風塵事初為吳越遊露沾湖草濕一作日照海

山秋梅市門何在蘭亭水尚流西陵待潮處知汝不

勝愁

閑居

東城南陌塵紫憶與朱輪盡說無多事能閑有幾人

唯教推甲子不信守庚申誰見衡門裏終朝自在貧

寄昭應王中丞

借得西街宅開門渭水頭長貧唯要健漸老不禁愁

獨凭藤書案空懸竹酒鉤春風石甕寺作意共君遊

酬孫洛陽

家貧相遠住齋館入時稀獨坐看書卷閑行着褐衣

早蟬庭筍老新雨徑莎肥各離爭名地無人見是非

送人任濟陰

黃綬在陰下知君非旅行將書報舊里留褐與諸生

贈別盡沽酒惜歡多出城春風濟水上候吏聽車聲

晚春過崔駙馬東園

閑園多好風不意在街東早早詩名遠長長酒性同

竹香新雨後鶯語落花中莫遣經過少年光漸覺空

夏日閑居

多病逢迎少閑居又一年藥有辰日合茶過卯時煎

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天此時幽步遠不覺到山邊

晚秋閑居

獨坐高秋晚蕭條是遠思家貧長畏客身老轉憐兒

萬種盡閑事一生能幾時從來踈懶性應祇有僧知

和陸司業習靜寄所知

幽室獨焚香清晨下未央山開登竹閣僧到出茶堂

收拾新琴譜尋封舊藥方逍遙無別事不似在班行

酬韓祭酒雨中見寄

雨中愁不出陰黑盡連宵屋濕唯添漏泥深未放朝

無芻憐馬瘦少食信兒嬌聞道韓夫子還同此寂寥

和裴僕射移官言志

身在勤勞地常思放曠時功成歸聖主位重委群司

看壘臺邊石閑吟篋裏詩蒼生正瞻望難與故山期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

曲江冰欲盡風日已恬和柳色看猶淺泉聲覺漸多

紫蒲生濕岸青鴨戲新波仙掖高情客相招共一過

酬裴僕射朝回寄韓吏部

獨愛南園裏山晴竹杪風從容朝早退蕭洒客常通
案曲新亭上移花遠寺中唯應有吏部詩酒每相同

春日李舍人宅見兩省諸公唱和因書情即事

又見帝城裏東風天氣和官闈人事少年長道情多
紫掖發重句青闈更詠詠誰知余寂寞終日斷經過

和李僕射秋日病中作

由來病根淺易見藥功成曉日杵臼靜涼風衣服輕
猶疑少氣力漸覺有心情獨倚紅藤杖時時階上行

早春病中

羸病及年初心情不自如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
幽徑獨行步白頭長懶梳更憐晴日色漸漸暖貧居

送嚴大夫之桂州

旌布過湘潭幽竒得徧探莎城百越北行路九疑南
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聽詞難辨曲風俗自相諳

詠懷

老去多悲事非唯見二毛眼昏書字大耳重語聲高
望月偏增思尋山覺發勞都無作官意賴得在開曹

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

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笪頭
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君今在城闕肯見此中愁

留別江陵王少府

迢迢山上路病客獨行遲况此分襟日當君失意時
寒林露遠驛晚燒微荒陂別後空迴首相逢未有期

贈海東僧

別家行萬里自說過扶餘學得中州語能為外國書
與醫收海藻持呪取龍魚更問同來伴天台幾處居

寄漢陽故人

知君漢陽住煙樹遠重重歸使雨中發寄書燈下封
同時買江塢今日別雲松欲問新移處青蘿最北峰

送安西將

萬里海西路茫茫邊草秋計程沙塞口望伴驛峰頭
雪暗非時宿沙深獨去愁塞鄉人易老莫住近番州

題李山人幽居

襄陽南郭外茅屋一書生無事焚香坐有時尋竹行
畫苔藤杖細踏石筍鞋輕應笑風塵客區區逐世名

早春閑遊

年長身多病獨宜作冷官從來閑坐慣漸覺出門難
樹影新猶薄池光晚尚寒遙聞有花發騎馬暫行看

贈太常王建藤杖筍鞋

蠻藤剪為杖楚筍結成鞋稱與詩人用堪隨禮寺齋

尋花入幽徑步日下寒堦以此持相贈君應愜素懷

和周贊善聞子規

秦城啼楚鳥遠思更紛紛况是街西夜偏當雨裏聞
應接最高樹似隔數重雲此處誰能聽遙知獨有君

送李騎曹靈州歸覲

翩翩出上京幾日到邊城漸覺風沙起還將弓箭行
席箕侵路暗野馬見人驚軍府知歸慶應教數騎迎

寒食夜寄姚侍御

貧官多寂寞不異野人居作酒和山藥教兒寫道書
五湖歸去遠百事病來疎况憶同懷者寒庭月上初

題清微上人院

古寺臨壇久松間別起堂看添浴佛水自合讀經香
愛養無家客多傳得効方遇齋長不出坐卧一繩床

和裴司空即事通簡舊僚

肅肅上台坐四方皆仰風當朝奉明政早日立元功
獨對赤墀下密宣黃閣中猶聞動高韻思與舊僚同

使回留別襄陽李司空

江亭寒日晚絃筦有離聲從此一筵別獨為千里行
遲遲戀恩德役役恨公程迴首吟新句霜雲滿楚城

和戶部令狐尚書喜裴司空見招看雪

南園新覆雪上宰曉來看誰共登春榭唯聞有地官
色連山遠靜氣與竹偏寒高韻更相應寧同諠吹歎

和裴司空以詩請刑部白侍郎雙鶴

皎皎仙山鶴遠留閑宅中徘徊幽謝月嘹唳小亭風
丞相西園好池塘夜水通從君求置此賞望與貧同

同綿州胡郎中清明日對雨西亭宴

郡內開新火高齋雨氣清惜花邀客賞勸酒促諠聲
共醉移芳席留歡閉暮城政閑方宴語琴筑任遙情

莊陵挽詞 三首

白日已昭昭干戈亦漸消迎師新出道從諫早臨朝
佞倖威權薄忠良寵錫饒丘陵今一變無復白雲謠

二

觀風欲巡洛習戰且開池始改三年政旋開七月期
陵分內外使官具吉凶儀渭北新園路蕭笳遠更悲

三

曉日龍車動秋風闔闔開行帷六宮出執紼萬方來
條條郊原暮遲遲挽唱哀空山煙雨夕新栢遠陵臺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 十首

選得閑坊住秋來樹木肥風前卷筒簾雨裏脫荷衣
野客留方去山童取藥歸非因入朝省過此出門稀

二

有地唯栽竹無池亦養鶴學書求墨跡釀酒愛朝和
古鏡銘文淺神方謎語多居貧閑自樂家客莫相過

三

開來松筠地未有有埃塵直去多將藥朝回不訪人
見僧收酒器迎客換紗巾更恐登清要難成自在身

四

自知清靜好不要問時象就石安琴枕穿松厭酒槽
山情因月甚詩語入秋高身外無餘事唯應筆硯勞

五

閑堂新掃酒稱是早秋天書客多呈帖琴僧與合絃
莎臺乘晚上竹院就涼眠終日無忙事還應似得仙

六

醉倚斑藤杖閑眠瘦木牀茶頭行氣訣爐裏降真香
尚儉經營少居閑意思長秋茶莫夜飲新自作松葉

七

每憶舊山居新教上墨圍晚花埋地種好酒問人沽
夜後開朝簿中前發有符爲郎凡幾歲已見白髭鬚

八

菊地纔通屐茶房不疊階憑簷看蜀藥寄信覓吳鞋

盡得仙家法多隨道客齋本無榮辱意不是學安排

九

林下無拘束閑吟放性靈好時閑藥竈高處置琴亭
更撰居山記唯尋相鶴經初當授衣做無吏棧門鈴

十

客散高齋晚東園景象偏晴明猶有蝶涼冷漸無蟬
籐折霜來子蝸行雨後涎新詩纔上卷已得滿城傳

經王處士原居

舊宅誰相近唯僧近竹關庭閑雲滿井窻晚雪通山
來客半留宿借書多寄還明時未中歲莫便一生閑

不食仙姑山房

寂寂花枝裏草堂唯素琴因山曾改眼見客不言心
月出溪路靜鶴鳴雲樹深丹砂如可學便欲住幽林

江頭

晚步隨江遠來帆過眼頻試尋新住客少見故鄉人
回首憐歸翼長吟任此身應同南浦鴈更見嶺頭春

寄孫冲主簿公

低折滄洲簿無書整兩春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
道僻收閑藥詩高笑古人仍聞長吏奏表乞鎖廳頻

贈任懶

未肯求科第深坊且隱居勝遊尋野客高卧有兵書
點藥醫閑馬分泉灌遠蔬漢庭無得意誰擬薦相如

舊官人

謠舞梁州女歸時白髮生全家沒蕃地無處問鄉程
官錦不傳椽御香空記名一身難自說愁逐路人行

春日留別

遊人欲別離醉復對花枝看却春人晚莫輕少年時
臨行記分處回首是相思各向天涯去重來未有期

沒蕃故人

前年伐月支城上沒全師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
無人收廢帳歸馬識殘旗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唐張司業詩集卷二

唐張司業詩集卷三

五言排律

和李僕射雨中寄盧巖二給事

郊原飛雨至城闕濕雲埋迸點時穿牖浮漚欲上階
偏滋解籜竹併灑落花槐晚潤生琴匣新涼滿藥齋
從容朝務退放曠掖曹垂盡日無來客閑吟感所懷

酬李僕射晚春見寄

戟戶動物晨鶯聲雨後頻虛庭清氣在衆藥濕光新
魚動芳池面苔侵老竹身教鋪嘗酒處自問採花人
獨此長多病幽居欲過春今朝聽高韻忽覺離埃塵

憶盧常侍寄華山鄭隱者

獨住三峰下年深學煉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
酒待山中飲琴將洞裏彈開門移遠竹剪草出幽蘭
荒壁通泉架晴崖曬藥壇寄知騎省客長向白雲看
和令狐尚書平泉東莊近居李僕射有寄

平地有清泉伊南古寺邊漲池閑逸屋出野徧澆田
舊隱離多日新鄰得幾年採幽皆一絕選勝又雙全
門靜山光別園深竹影連斜分採藥徑直過釣魚船
維犬還應識雲霞頓覺鮮追思應不遠賞愛諒難偏

此處堪長往遊人早共傳各當恩寄重歸時恐無緣
送鄭尚書出鎮南海

遠鎮承新命王程不假催班行爭路送恩賜併時來
牙旆從城展兵符到府開聲聲喧夜市海色浸潮臺
盡角天邊月寒關嶺上梅共知公理重多是隔年迴

徐州試反舌無聲

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林幽還共宿時過即無聲
竹外天空曉谿頭兩自晴居人宜寂寞深院益凄清
入霧暗相失當風閑易驚來年上林苑知爾最先鳴

省試行不由徑

田裏有微徑賢人不復行孰知求捷步又恐異端生
從易衆所欲安邪患亦生誰能達大道共此竟前程
子羽有遺跡孔門傳舊聲今逢大君子士節自光明

新城甲仗樓

謝守起新樓西臨城角頭圖功百仗麗藏器五兵脩
結構棟橈固虛明戶檻幽魚龍卷旗幟霜雪積戈矛
暑雨焘蒸隔涼風宴位留地高形出沒山靜氣清優
睥睨斜光徹欄干宿靄浮芊芊稔稻色脉脉苑谿流
郡化王丞相詩成沈隱侯居茲良得意殊勝峴山遊

贈殷山人

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恹惶身獨隱寂寞性應便
世業公侯籍生涯黍稷田藤懸讀書帳竹繁網魚船
已種千頭橘新開數脉泉閑遊攜酒遠幽語向僧偏
入洞題松過看花選石眠避喧長汨沒逢勝即留連
自古多高跡如君少比肩耕耘既辛苦章句已流傳
昔日交遊盛當時省閣賢同袍還共弊連轡每推先
講序居重席群儒願執鞭滿堂虛左待衆目望喬遷
才異時難用情高道自全畏人顏慘澹踈物勢連遭
違者聞知命吾生復禮玄深藏報恩劍久緝養生篇
憔悴衆夫笑經過郡守憐夕陽悲病鶴霜氣動飢鸛
處士誰能薦窮途世所捐伯鸞甘寄食元淑苦無錢
策蹇秋塵裏吟詩黃葉前故裘餘白領廢瑟斷朱絃
志氣終猶在逍遙任自然家貧念婚嫁身老戀雲煙
放逸栖巖鹿清虛飲露蟬鄭逃秦谷口巖愛越溪邊
霄漢予猶阻榮枯子不牽山城一相遇感激意難宣
夏日可畏
赫赫温風扇炎炎夏日徂火威馳迫野畏景樂遙途
勢矯翔陽翰功分造化鑪禁城千品獨黃道一輪孤
落照頻空簾餘暉卷夕梧如何倦遊子中路獨踟躕
罔象得玄珠

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離婁徒肆目罔象乃通玄
皎潔因成性圓明不在泉暗中看夜色塵外照晴田
無脛真難擗懷疑寶易遷今朝搜擇得應免媚晴川

和李僕射西園

遇午歸閑處西庭敞四簷高眠著瑟枕散帙檢書齋
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竹涼蠅到少藤暗蝶爭潛
曉曉一作鵲頻驚喜踈蟬不許拈石苔生紫點欄藥吐
紅尖虛坐詩情遠幽探道侶兼所營尚勝地雖儉復
誰嫌

唐張司業詩集卷四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編緝

七言律詩

送裴相公赴鎮太原

盛德雄名遠近知功高先乞守藩維街恩暫遣分龍
節署勅還同在鳳池天子親臨樓上送朝官齊出道
邊辭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

寄元員外

外郎直罷無餘事掃洒書堂試藥爐門巷不教當要
關詩篇轉覺足功夫月明臺上唯僧到夜靜坊中有
酒沽朝省入頻閑日少可能同伴舊遊無

贈梅處士

早聞聲價滿京城頭白江湖放曠情講易自傳新註
義題詩不着舊官名近移馬跡山前住多向牛頭寺
裏行天子如今議封禪應將束帛請先生

贈王秘書

不曾浪出謁公侯唯向花間水畔遊每著新衣看藥
竈多收古器在書樓有官祇作山人老平地能開洞
穴幽自領閑司了無事得來君處喜相留

謝裴司空寄馬

驛耳新駒駁得名司空遠自寄書生乍離華廐後蹄
蒞初到貧家舉眼驚每被閑人來借問多尋古寺獨
騎行長思歲且沙堤上得從鳴珂傍火城

酬秘書王丞見寄

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潼谿舊往還今體詩中偏出
格常參官裏每同班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亦
說山芸閣水曹雖最冷與君長喜得身閑

送李餘及第後歸蜀

十年人好誦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歸去唯將新誥
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蕉花暗水店晴看芋
草黃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攜酒賀高堂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鼓聲初動未聞雞羸馬街中路凍泥燭暗有時衝石
柱雪深無處認沙堤常參班裏人猶少待漏房前月
欲西鳳閣星郎離去遠閣門開處入還齊

書懷寄元郎中

轉覺人間無氣味常因身外省因緣經過獨愛遊山
客計校唯求買藥錢重作學官閑盡日一離江塢病
多年吟君釣客詞中語便欲南歸榜小船

贈僧道一作贈道士五師

自到王城得幾年巴童蜀馬共隨緣兩朝侍從當時
貴五字聲名遠處傳因住紅樓通內院新承墨詔賜
齋錢開房暫喜居相近還得陪師坐竹邊

書懷寄王秘書

白髮如今欲滿頭從來百事盡應休抵於觸目須防
病不擬將心更養愁下藥遠求新熟酒看山多上最
高樓賴君同在京城住每到花前免獨遊

題常郎中新亭

起得幽亭景最新碧莎地上更無塵琴書着盡猶嫌
少松竹栽多亦稱貧藥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
閑身成名同日官連署此處經過有幾人

送楊州判官

應得煙霞出俗心茆山道士共追尋閑憐鶴貌偏能
畫暗辨桐聲自作琴長嘯每來松下坐新詩堪向雪
中吟征南幕裏多賓客君獨相知最校深

喜王起侍郎放牒

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
牒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着在處多將酒
器行共賀春司能鑒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贈王司馬

白芻朱衫年少時久登班列會朝儀貯財不省關身
用行義唯愁被衆知藏得寶刀求主帶調成駿馬乞
人騎未曾相識多聞說遙望長如玉樹枝

書懷

自小習成疎懶性人間事事總無功別從仙客求方
法時到僧家問苦空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活似
村中未能即便休官去慚愧南山採藥翁

贈令狐博士

頭白新年六十餘近聞生計轉空虛久為博士誰人
識自到長安賃舍居騎馬出隨遊寺客呼兒散罵乞
錢書古來賢哲皆如此應是才高與衆疎

送從弟刪東歸

雲水東南兩月程貪歸慶節馬蹄輕春橋欲醉攀花
別野路閑吟觸兩行詩價已高猶失意禮司曾賞會
成名舊山風月知應好莫過秋時不到京

贈王秘書

早在山東聲價遠曾將奇策佐嫖姚賦來詩句無閑
語老去官班未入朝身屈祇聞詞客說家貧多見野
僧招獨從書閣歸時晚春水渠邊看柳條

哭丘長史

曾見先皇殿上臣丹砂久服不成真常騎馬在嘶空
檄自作書留別故人詩句徧傳天下口朝衣徧送地
中身最悲昨日同遊處看却春風樹樹新一作東風處處春

送枝江劉明府

老着青衫為楚宰平生志業有誰知家僮從去愁行
遠縣吏迎來恠到遲定訪玉泉幽院宿應過碧澗早
茶時向南漸漸雲山好一路唯聞唱竹枝

送從弟徹東歸

緱山領印知公奏才稱同時盡不如奉使賀成登冊
禮陪班看出降恩書回程去在秋塵裏受詔辭歸曉
漏初早晚得為朝署拜閑坊買宅作隣居

哭胡十八遇

早得聲名年尚少尋常志氣出風塵文場繼續成三
代家族輝華在一身幼子見生才滿月選書知駕未
呈人送君帳下衣裳白數尺墳頭栢樹新

贈賈島

蘿落荒涼僮僕飢樂遊原上住多時蹇驢放飽騎將
出秋卷裝成寄與誰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
時炊姓名未上登科記身屈惟應內史知

逢王建有贈

年狀皆齊初有髭鵲山潭水每追隨使君座下朝聽
易處士庭中夜會詩新作句成相借問開求義盡共
尋思經今三十餘年事却說還同昨日時

移居靜安坊答元八郎中

長安寺裡多時住雖守卑官不厭貧作活每常嫌費
力移居祇是貴容身初開井淺偏宜樹漸覺街閑省
踏塵更喜往還相去近門前減却送書人

送楊少尹赴鳳翔

詩名往日動長安首首人家巷裏看西學已行秦博
士南宮新拜漢郎官得錢祇了還書鋪借宅常時事
纂欄今去岐州生計薄移居偏近隴頭寒

送韓侍御歸山

聞君久卧在雲間爲佐嫖姚未得還新結茆廬招隱
逸獨騎驄馬入深山九靈洞口行應到五粒松枝醉
亦攀明日河聲出城去家僮不復掃柴關

新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見賀

年過五十到南宮章句無名荷至公黃紙開呈相府
後朱衣引入謝班中諸曹縱許爲仙侶群吏多嫌是
老翁最幸紫微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

送楊少尹赴蒲城

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今作
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列橋邊樹
已成公事况閑詩更好將隨相逐上山行

哭元九少府

平生志業獨相知早結雲山老去期初作學官常共
宿晚登朝列暫同時閑來各數經過地醉後齊吟唱
和詩今日春風花滿宅入門行哭見靈帷

送侯判官赴廣州從軍

年少才高求自展將身萬里赴軍門辟書遠到開呈
客公服新成着謝恩驛舫過江分白候戍亭當嶺見
紅橋海花蠻草連冬有行處無家不滿園

答白杭州郡樓登望畫圖見寄

畫得江城登望處寄來今日到長安乍驚物色從詩
出更想工人下手難將展書堂偏覺好每來朝客盡
求看見君向此閑吟意肯恨當時作外官

贈趙將軍

當年膽略已縱橫每見妖星氣不平身貴早登龍尾
道功高自破鹿頭城尋常得對論邊事委曲承恩掌
內兵會取安西將報國凌烟閣上大書名

送和蕃公主

塞上如今無戰塵漢家公主出和親
邑司猶屬宗卿寺冊號還同虜
帳人九姓旌旗先引路一生衣服盡
隨身瓊城南望無迴日空見沙蓬水
柳春

寒食內宴 二首

朝光瑞氣滿宮樓綠燾魚龍四面稠
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
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
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
城闕沈沈向曉寒恩當令節賜餘歡
瑞煙深處闌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
寶樹樓前分繡幃綠花廊下映華欄
官筵戲樂年年別已得三迴對御看

朝日勅賜櫻桃

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
捧盤小吏初宣勅當殿群臣共拜恩
日色遙分廊下座露香才出禁中園
每年重此長先熟願得千春奉至尊

太白老人

日觀東峰幽客住竹巾藤帶亦逢迎
暗脩黃錄無人見深種胡麻共犬行
洞裏仙家常獨往壺中靈藥自為名
春泉四面遠茅屋日日唯聞杵臼聲

和裴司空酬滿城楊少尹

聖朝偏重大司空人詠元和第一功
擁節高臨襄水

上題詩遠入漢城中共驚向老多年
別更憶登科舊日同誰不望歸丞相
府江邊楊柳又秋風

寄和州劉使君

別離已久猶為郡開向春風倒酒
罇送客將過沙口堰看花多上水
心亭晚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
滿郭青到此詩情應更遠醉中高
詠有誰聽

贈商州王使君

街命南來會郡堂却思朝裏接班
行才雄猶是山城守道薄初為水
部郎選勝相留開客館尋幽更引
到僧房明朝從此辭君去獨出商
關路漸長

寄令狐賓客

勳名盡得國家傳退押琴僧與酒
仙還帶郡符經幾處暫辭台座已
三年留司未到龍樓下拜表長懷
王案前秋日出城伊水好領誰相
逐上開船

寄梅處士

擾擾人間是與非官閑自覺省心
機六行班裏身常下九列符中事
亦稀市客慣曾賒賤藥家童驚見
着新衣君今獨得居山樂應笑多
時未辦歸

送施肩吾東歸

知君本是烟霞客被薦因來城闕
間世業偏臨七里

瀨仙遊多在四明山早聞詩句傳人徧新得科名到
虞閑惆悵瀾亭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

崑崙兒

崑崙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遊言語解教奉吉
了波濤初過蔚林洲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拳不
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

贈李杭州

仙郎白首未歸朝應爲蒼生領六條惠化州人盡清
淨高情野鶴共逍遙竹間虛館無朝訟山畔青田長
夏苗終日政聲長獨坐開門唯望浙江潮

送鄭尚書赴廣州

聖朝選將持符節內制宣時百辟聽海北蠻夷來舞
蹈嶺南封管送圖經白鵬飛遶迎官舫紅樅開當燕
客亭此處莫言多瘴癘天邊看取老人星

賀秘書王丞南郊攝將軍

正初天子親郊禮詔攝將軍領衛兵斜帶銀刀入黃
道先隨玉輅到青城壇邊不在千官位仗外唯聞再
拜聲共喜與君逢此日病中無計得隨行

送令狐尚書赴東都留守

朝廷重寄在關東共說從來選上公勳業新成大梁

鎮恩榮更守洛陽宮行香暫上天橋上巡禮常過禁
殿中每領群臣拜葦慶半開門仗日曛曛

拜豐陵順宗

歲朝園寢遺公卿學省班中亦攝行身遂陵官齊再
拜手持木鐸叩三聲寒更報點來山殿曉炬分行照
栢城却下龍門者漸遠金峰高處日微明

贈孔尚書

能將直道歷榮班事著元和實錄間三表自陳辭北
闕一家相送入南山買來侍女教人嫁賜得朝衣在
篋開宅近青山高靜處時歸林下暫開關

酬杭州白使君兼寄浙東元大夫

相印暫離臨遠鎮掖垣出守復同時一行已作三年
別兩處空傳七字詩越地江山應共見秦天風月不
相知人間聚散真難料莫歎平生信所之

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童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
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閭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
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送白賓客分司東都

赫赫聲名三十春，高情人獨出埃塵。
病辭省闈歸閑，虞思許宮曹作上賓。
詩裏難同相得伴，酒邊多見自由身。
老人也擬休官去，便是君家池上人。

贈閻少保

辭榮戀闕未還鄉，脩養年多氣力強。
半俸歸燒伏火藥，全家解說養生方。
符承恩詔新開戰，每見公卿不下牀。
竹樹清深寒院靜，長懸石磬在虛廊。

贈別王侍御赴任陝州司馬

京城在處閑人少，唯共君行並馬蹄。
更和詩篇名最出，時傾盃酒興常齊。
同趨闕下聽鐘漏，獨向軍前聞鼓鞞。
今日春明門外別，更無因得到街西。

田司空入朝

西來將相位，羔雉不與諸君覲。
禮同早變山東知，順命新收濟上立。
殊功朝官敘，謁趨門外恩使宜。
迎滿路中閭闔曉來銅漏靜，身當受冊大明宮。

送浙西周判官

由來自是煙霞客，早已聞名詩酒間。
天闕因將賀表

到家鄉新著賜衣，還常吟卷裏相酬句。
自話湖邊舊住山，吳越主人偏愛重。
多應不肯放君閑。

送吳鍊師歸王屋

王陽峰下學長生，洞府仙鄉已有名。
獨戴熊鬚冠暫出，唯將鶴尾扇同行。
煉成雲母休炊爨，召得雷公當吏兵。
却到瑤壇上頭宿，應聞空裏步虛聲。

送邵州林使君

詞客南行寵命新，蕭湘郡入曲江津。
山幽自足探微處，俗朴應無爭競人。
郭外相連排殿閣，市中多半用金銀。
知君不作家私計，遷日還同到日貧。

寄王六侍御

漸覺近來筋力少，難堪今日在風塵。
誰能借問功名事，祇自扶持老病身。
積得藥資將助道，肯嫌家計不如人。
洞庭已置新居宅，歸去期君與作鄰。

送稽亭山寺僧

師住稽亭高處寺，斜廊曲閣倚雲開。
山門十里松間入，泉澗三重洞裏來。
各岳尋遊今已徧，家城禮謁便應迴。
舊房到日閑吟後，林下還登說法臺。

送汀州元使君

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
為郡暫辭雙鳳

關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輪蕉戶水鎮應多養
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寄孫洛陽格

久持刑憲聲名遠好是中朝正直臣赤縣上來應足
事青衫老去未離身常思從省連歸馬乍覺同班少
舊人遙愛南橋秋日晚雨邊楊柳映天津

胡山人歸王屋因有贈

轉轉無成到白頭人間舉眼盡堪愁此生已是蹉跎
去每事終從齒芥休雖作閑官少拘束難逢勝景可
淹留君歸與訪移家處若箇峰前最較幽

寄處州韓使君

南康太守負才豪五十如今未擁旄早得一人知姓
字常聞三事說功勞月明渡口漳江靜雲散城頭轡
石高郡政已成秋思遠閑吟應不問官曹

送從弟濛赴饒州

京城南去鄱陽遠風月悠悠別思勞三領郡符新寄
重再登科第舊名高去程江上多看埃迎吏船中亦
帶刀到日更行清靜化春天應不見蓬蒿

羅道士

城裏無人得實年衣襟常帶臭黃煙樓中賒酒唯留

藥洞裏爭棋不賭錢聞客語聲知貴賤持花歌詠似
狂顛尋常行處頻逢見世上多疑是謫仙

寄陸渾趙明府

與君學省同官處常日相隨說道情新作陸渾山縣
長早知三禮甲科名郭中時有仙人住城內應多藥
草生公事稀疎來客少無妨着屐獨闌行

同蔣韋二少監贈李郎中

舊年同是此曹郎各罷魚符自楚鄉重着青衫承詔
命齊趨紫殿異班行列來同說經過事老去相傳補
養方憶得當時亦連步如今獨在讀書堂

贈王侍御

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府縣同趨昨日
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上陽春晚蕭蕭雨洛水寒來夜
夜聲自歎獨爲折腰吏可憐驄馬路傍行

送金少卿副使歸新羅

雲島茫茫天半微向東萬里一帆飛久爲侍子承恩
重今佐使臣銜命歸過海便應將國信到鄉猶自着
朝衣從前此去人無數光彩如君定是希

送李司空赴鎮襄陽

中外兼權社稷臣千官齊出拜行塵再調公鼎勳庸

盛三爰兵符寵命新商路雪明旗旆遠楚堤梅發驛
亭春襄陽風景由來好重與江山作主人

送李僕射赴鎮鳳翔

由來勳業屬英雄兄弟連榮列位同先入賊城擒首
惡盡封官庫讓元公旌幢獨繼家聲外竹帛新添國
史中天子欲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在扶風

寄白二十二舍人

早知內詔過先輦踏蹬江南百事踈湓浦城中為上
佐爐峰幸後着幽居偏依仙法多求藥長共僧遊不
讀書三省比來名望重肯容君去樂樵漁

唐張司業詩集卷五

五言絕句

和韋開州居山十二首

宿雲亭

清淨當深處虛明向遠開卷簾無俗客應只見雲來

梅溪

自愛新梅好行尋一徑斜不教人掃石恐損落來花

茶嶺

紫芽連白葉初向嶺頭生自看家人摘尋常觸露行

泥杯渠

深酒白螺杯隨流去復回似知人把處各向面前來

盤石磴

壘石連空速層層勢更危不知行幾匝得到上頭時

桃塢

春塢桃花發多將野客遊日西殊未散看望酒缸頭

竹巖

獨入千竿裏絲巖踏石層筍頭齊欲出更不許人登

琵琶臺

臺上綠羅春閑登不待人每當休暇日着屐戴綸巾

胡蘆沼

曲沼春流滿新蒲映野鷓間齋朝飯後拄杖遶行多

隱月岫

月出深峰裏清光夏亦寒每嫌西落疾不得到明看

繡衣石榻

山城無別味藥菜兼魚果時引繡衣人回來石上坐

上士泉餅

堵上一眼泉四邊青石甃唯有護淨僧添餅將鹽漱

送遠客

憔悴遠行客殷勤欲別杯九星壇下路幾日見重來

寄西峰僧

松暗水涓涓夜涼人未眠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

禪師

獨在西峰頂年年閉石房定中無弟子人到爲焚香

惜花

山中春已晚處處見花稀明日來應盡林間宿不歸

題暉師影堂

日早欲參禪竟無相識緣道場今獨到惆悵影堂前

涇州塞

行道涇州塞唯聞羌戍聲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

野田

漠漠野田草草中牛羊道古墓無子孫白楊不得老

岸花

可憐岸邊樹紅蘆發青條東風吹凌水衝着木蘭桡

唐張司業詩集卷五

唐張司業詩集卷六

七言絕句

送蜀客

蜀客南行祭碧雞
木綿花發錦江西
山橋日晚行人少
時見猩猩樹上啼

送元結

昔日同遊漳水邊
如今重說恨綿綿
天涯相見還離別
客路秋風又幾年

官山祠

秋草官人斜裏墓
官人誰送葬來時
千千萬萬皆如此
家在邊城亦不知

美人官墓

紅燭臺前出翠娥
海沙鋪局巧相和
越行移手巡收盡
數數看誰得最多

蠻州

瘴水蠻中入洞流
人家多住竹棚頭
一山海土無城郭
唯見松牌記象州

送元宗簡

貂帽垂肩窄皂裘
雪深騎馬向西州
暫時相見還相

送却閑閑門依舊愁

寄徐晦

鄠陂魚美酒偏濃
不出琴齋見雪峰
應勝昨來趨府日
薄書林上亂重重

寄白學士

自掌天書見客稀
縱因休沐鎖雙扉
幾迴扶病欲相訪
知向禁中歸未歸

喜王六同宿

十八年來恨別離
唯同一宿詠新詩
更相借問詩中語
共說如今勝舊時

題玉像堂

玉毫不着世間塵
輝相分明十八身
入夜無煙燈更好
堂中唯有轉經人

與賈島閑遊

水北原南草色新
雪消風暖不生塵
城中車馬應無數
解得閑行有幾人

哭丘長史

丘公已歿故人稀
欲過街西更訪誰
每到子城東路上
憶君相逐入朝時

哭孟寂

一作哭孟郊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吟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患眼

三年患眼今年校免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裏看花猶似未分明

答劉競

劉君久被時拋擲老向城中作選人昨日街西相近住每來存問老夫身

贈華嚴院僧

一身依止荒閑院燭耀窓中有宿煙徧禮華嚴經裏字不曾行到寺門前

逢故人

山東一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相看盡是白鬚鬢

送蕭遠弟

街北槐花傍馬垂病身相送出門遲與君別後秋風夜作得新詩說向誰

送辛少府任安縣

才多不肯浪容身老大詩章轉更新選得天白山下住一家全作學仙人

贈任道人

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欲得定知身上事憑君為弄小行年

招周居士

閉門秋雨濕牆茨俗客來稀野思多已掃書齋安藥竈山人作意早經過

送許處士

高情自與俗人疎獨向藍谿僻處居會到白雲長取醉不能窓下讀閑書

送律師歸婺州

京中開講已多時曾作壇頭證戒師歸到雙溪橋北寺鄉僧爭就學威儀

題楊秘書新居

愛閑不向爭名地宅在街西最靜坊卷裏詩過一千首白頭新受秘書郎

送陸師

九星臺下煎茶別五老峰頭覓寺居作得新詩旋相寄人來請莫達空書

送僧往全州

聞道谿陰山水好師行一一徧經過事須覓取堪居

廢若箇谿頭藥最多

尋徐道士

尋師遠到睇天觀竹院森森閉藥房聞入靜來經七

日仙童簷下獨焚香

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

開州午日車前子作藥人皆道有神慙愧使君憐病

眠二千里外寄閑人

憶故州

累石為山伴野夫自收靈藥讀仙書如今身是他州

客每見青山憶舊居

送客遊蜀

行盡青山到益州錦城樓下三江流杜家曾向此中

住為到浣花谿水頭

送陸暢

共踏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歸身昔年舊宅今誰

住君過西塘與問人

感春

遠客悠悠任病身謝家池上又逢春明年各自東西

去此地看花是別人

贈李司議

漢庭誰問投荒客十載天南著白衣秋草茫茫惡谿
路嶺頭還送北人歸

別客

青山歷歷水悠悠今日相逢明日秋繁馬城邊楊柳

樹為君沽酒暫淹留

登樓寄胡家兄弟

獨上西樓盡日閑林煙演漾鳥綿蠻謝家兄弟重城

裏不得同看兩後山

答劉明府

身病多時又客居滿城親舊久相疎可憐絳縣劉明

府獨解頻頻寄遠書

酬藤杖

病果出門行步遲喜君相贈古藤枝倚來自覺身生

力每向傍人說得時

法雄寺東樓

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

絕古槐深巷暮蟬愁

寄故人

靜曲閑房病客居蟬聲滿樹槿花疎故人祇在藍田

縣強半年來未得書

鄰婦哭征夫

雙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
致去時鞍馬別人騎

和崔駙馬聞蟬

鳳凰樓下多歡樂不覺秋風暮雨天應為昨來身暫
病蟬聲得到耳傍邊

和裴僕射看櫻桃花

昨日南園新雨後櫻桃花發舊枝柯天明不待人同
看遠樹重重屐跡多

和長安郭明府與友人縣中會飲

一罇清酒兩人同好在街西水縣中自恨病身相去
速此時閑坐對秋風

唐昌觀看花一作觀

新紅舊紫不相宜看覺從前兩月遲更向同來詩客
道明年到此莫過時

九華觀看花

街西無數閑遊處不似九華仙觀中花裏可憐池上
景幾重牆壁貯春風

贈姚合

丹鳳城門向曉開千官相次入朝來唯君獨走衝塵

土下馬橋邊報直題

同韋員外開元觀尋時道士

觀裏初晴竹樹涼閑行共到最高房昨來官罷無生
計欲就師求斷殺方

同韓侍御南谿夜賞

喜作閑人得出城南谿兩月逐君行忽聞新命須歸
去一夜船中語到明

使行望悟真寺

採玉峰連佛寺幽高高斜對驛門樓無端來去騎官
馬寸步教身不得遊

重陽日至峽道

無限青山行已盡迴看忽覺遠離家逢高欲飲重陽
酒山菊今朝未有花

贈主客劉郎中

憶昔君登南省日老夫猶是褐衣身誰知二十餘年
後來作客曹相替人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近有仙過作二首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官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鬪百
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踪

跡唯有班班滿地花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歸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憶遠

行人猶未有歸期萬里初程日暮時唯愛門前雙柳樹枝枝葉葉不相離

玉仙館

長谿新雨色如泥野水陰雲盡向西楚客天南行漸遠山山樹裏鷓鴣啼

寄府吏

野外尋花共作期今朝出郭不相隨待君公事有閑日此地春光應過時

張蕭遠雪夜同宿

數卷新遊蜀地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攜琴宿說似青城館裏時

涼州詞 三首

邊城暮雨鴈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

鳳林關裏水東流百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

澤無人辭道取涼州

古鎮城門白磧開胡兵往往傍沙堆巡邊使客行應早欲問平安無使來

宮詞 二首

新鷹初放兔猶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

華清宮

溫泉流入漢離宮宮樹行行浴殿空武帝時人今欲盡青山空閉御墻中

崔駙馬養鶴

身閑無事稱高情已有人間章句名求得鶴來教翦翅望仙臺下亦將行

閑遊

老身不計人間事野寺秋晴每獨過病眼校來猶斷酒却嫌行處菊花多

劉兵曹贈酒

一餅顏色似秋泉開向新栽小竹前飲罷身中吏無事移床獨就夕陽眠

送梧州王使君

楚江亭上秋風起看發蒼梧太守船千里同行從此

別相逢又隔幾年

春日早朝

曉陌春寒朝騎來
瑞雲深處見樓臺
夜來新雨沙堤濕
東上關門應未開

寄朱闌二山人

為箇朝車束此身
眼看東路去無因
歷陽舊客今應少
轉憶鄰家二老人

寄李勣

五度谿頭躑躅紅
嵩陽寺裏講時鍾
春山處處行應好
一月看花到幾峰

尋仙

谿頭一徑入青崖
處處仙居隔杏花
更見峰西幽客說
雲中猶有兩三家

同白侍郎杏園贈劉郎中

一去瀟湘頭已白
今朝始見杏花春
從來遷客應無數
重到花前有幾人

答鄱陽客藥名詩

江臯歲暮相逢地
黃葉霜前半夏枝
子夜吟詩向松柱
心中萬事喜君知

寄宋景

詔發官兵取亂臣
將軍弓箭不離身
君今獨在征東府
莫遣功名屬別人

寄王奉御

夢君紫閣峰前好
新作書堂藥竈成
見欲移居相近住
有田多與種黃精

題涓北寺上人

昔祭郊壇今謁陵
寺中高處復來登
十餘年後人多別
喜見當時轉讀僧

閑遊

終日不離塵土間
若能見此身閑今
朝暫共遊僧語
更恨多時別舊山

偈女詞

輕鬢叢梳潤掃眉
為憐風日下樓稀
盡羅金縷難相稱
故着尋常淡薄衣

答元八遺紗帽

黑紗方帽君邊得
稱對山前坐竹牀
唯恐被人偷樣剪
不曾閑戴出書堂

題僧院

聞師行講青龍院
本寺往來多少年
靜掃空房唯獨坐
千莖秋竹在簷前

送元八

百神齋祭相隨徧尋水看山亦共行明日城西送君
去舊遊重到獨題名

吳楚歌詞

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杜日停針
線起向朱櫻樹下行

題方睦上人月臺觀

一身清淨無童子獨坐空堂得幾年每夜焚香通月
觀可憐光影最團圓

華山廟

金天廟下西京道巫女紛紛走似煙手把紙錢迎過
客遣求恩福到神前

病中酬元宗簡

東風漸暖滿城春獨向深房養病身莫說櫻桃花已
發今年不作看花人

寺宿齋

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
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贈施肩吾

世間漸覺無多事雖得空名未着身合取藥成相待

與不須先作上天人

贈王建

自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篋笥貧賴有白頭王建
在眼前猶見詠詩人

逢賈島

僧房逢着款冬花出寺行吟日已斜十二街中春雪
遍馬蹄今去入誰家

楚妃怨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
明手拂銀瓶秋水冷

離宮怨

高堂別館連湘渚長向春光開萬戶荆王去去不復
來官中美人自歌舞

成都曲

錦江近西烟水綠新兩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
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寒塘曲

寒塘沉沉柳葉疎水暗人語驚樓鳧舟中少年醉不
起持燭照水射遊魚

春別曲

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橋樹君自種那不长繫木蘭船

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春詞

新粧面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嬌笑飛上玉搔頭

浪淘沙詞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衝泥燕子爭歸合獨自狂夫不憶家

傷恩溪二首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皆隨織女凌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楊柳枝詞二首

楊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宿都庭有懷

雷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無題

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粧成月下歌為是襄王故官地至今猶有細腰多

堤上行二首

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日暮行人爭渡急漿聲幽軋滿中流

竹枝詞五首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白帝城頭春草生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上真人動鄉情

日出三竿春霧銷

日出三竿春霧銷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在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瞿唐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
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
水長刀短笠去留踪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
兩道是無情還有情

楊柳送客

青楓江畔白蘋洲楚客傷離不待秋君見隋朝更何
事綠楊南渡水悠悠

送客還幽州

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雲樹遠依依秋來莫射南飛
鴈從遣乘春更北飛

楊州送客

南行直入鷓鴣群萬歲橋邊一送君聞道望鄉聽不
得梅花暗落嶺頭雲

隋宮燕

燕語如傷舊國春宮花零落旋成塵自從門閉春光
後幾度飛來不見人

山禽

山禽毛如白練帶栖我庭前栗樹枝獼猴半夜來取

栗一雙中林向月飛

秋山

秋山無雲復無風溪頭看月出深松草堂不閉石床
靜葉間墜露聲重重

玉真觀

臺殿曾為貴主家春風吹盡竹窓紗院中仙女脩香
火不許閑人入看花

蠻中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鐙穿耳誰家
女白抱琵琶迎海神

贈道士

茆山近別剎谿逢玉節青旄十二重自說年年上天
去羅浮最近海邊峰

重平驛作

茫茫菰草平如地渺渺長堤曲似城日暮未知投宿
處逢人更問向前程

宿天竺寺寄盧隱寺僧

夜向靈谿息此身風泉竹露淨衣塵月明石上堪同
宿那作山南山北人

唐張司業詩集卷六

唐張司業詩集卷七拾遺

樂府三十三首

隴頭行

隴頭路斷人不行胡騎已入涼州城漢兵處處格鬪
死一朝盡沒隴西地驅我邊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
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着氍毹學胡語誰能還使
李輕車重取涼州屬漢家

廢宅行

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宅邊青桑垂宛
宛野蠶食葉還成繭黃雀御草入燕窠噴噴啾啾白
日晚去時禾黍埋地中饑兵掘土翻重重鴟梟養子
庭樹上曲墻空屋屋一作室多旋風亂定幾人還本土唯
有官家重作主

秋夜長

秋天如水夜未央天漢東西月色光愁人不寐畏枕
席暗虫噴噴逸我傍荒城為村無更聲起看北斗天
未明白露滿田風裊裊千聲萬聲鴟鳥鳴

塞上曲

邊州八月修城堡候騎先燒磧上草胡風吹沙度隴
飛隴頭林木無北枝將軍閱兵青塞下鳴鼓襲襲促

獵圍天寒山路石斷裂白日不銷帳上雪烏孫國亂
多降胡詔使名王持漢節年年征戰不得開邊人殺
盡唯空山

董逃行

洛陽城頭火燿燿亂兵燒我天子宮官城南面有深
山盡將老幼藏其間重巖為屋椽為食丁男夜行候
消息聞道官軍偷掠人舊里如今歸未得董逃行漢
家幾時重太平

江村行

南塘水深蘆筍齊下田種稻不作畦耕場磳磳在水
底短衣半染蘆中泥田頭刈莎結為屋歸來繫牛還
獨宿水淹手足盡為瘡山童遶衣飛撲撲桑村堪黑
蠶再眠小姑採桑不餉田江南熟旱天氣毒雨中移
秧顏色鮮一年耕種長苦辛田熟家家將賽神

湘江曲

湘江無潮秋水濶湘中月落行人發行人發送人歸
白蘋茫茫鷓鴣飛

白蠶吟

天欲雨有東風南溪白蠶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
夜聞蠶聲人盡起

樵客吟

山上採樵選枯樹深處樵多出辛苦秋來野火燒檉
林枝柯已枯堪採取蒼聲坎坎在幽谷採得齊稍青
葛束日西待伴同下山竹擔彎彎向身曲共知路傍
多虎穴未出深林不敢歇村西地暗狐兔行稚子叫
時相應聲採樵客莫採松與栢栢生枝直且堅與
君作屋成家宅

春江曲

春江無水潮水平蒲心出水鳧鷖鳴長于夫婿愛遠
行自染春衣縫已成妾身生長金陵側去年夫婿住
江北春來未到父母家舟小風多渡不得欲辭舅姑
先問人私向江頭祭鬼神

烏棲曲

西山作宮花滿池宮鳥曉鳴茱萸枝吳姬採蓮自唱
曲君王昨夜船中宿

短歌行

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斲出還入
地使我少年不須臾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
今樂金卮盛酒置君前再拜勸君千萬年

泗水行

泗水流急石簷纂鯉魚上下紅尾短春水消散日華
滿行舟往來浮橋斷城邊漁市人早行水烟漠漠多
棹聲

雲童行

雲童童白龍之尾垂江中今年天旱不作雨水足牆
上有禾黍

長塘湖

長塘湖一斛水中半斛魚大魚如柳葉小魚如針鋒
水濁誰能辨真龍

雀飛多

雀飛多觸網羅網羅高樹顛汝飛蓬蒿下勿復投身
網羅間粟積倉禾在田巢之鵲望其母來還

寄葛蒲

石上生葛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
如雪逢人寄君一絳囊書中不得傳此方君能來作
棲霞侶與君同入丹玄鄉

山頭鹿

山頭鹿雙角芟芟尾促促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
葬兒在獄旱日熬熬烝野岡禾黍不熟無獄糧縣家
惟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憶遠曲

水上山沉沉征途復繞林途荒人行少馬迹猶可尋
雪中獨立樹海口失侶禽離憂如長線千里繫我心

春堤曲

野塘鴉鵲飛樹頭綠蒲紫菱蓋碧流誰家狂客愛雲
水日日獨來城下游

湖南曲

瀟湘多別離風起芙蓉洲江上人已遠夕陽滿中流
鷺鷥東南飛飛上青山頭

春水曲

鴨鴨嘴啜啜青蒲生春水狹蕩漾木蘭船中有雙少
年年醉鴨不起

送遠曲

吳門向西流水長水長柳暗烟茫茫行人送客各惆
悵話離叙別傾清觴吟絲竹鳴笙簧酒酣性逸歌猖
狂行人告我挂帆去此去何時返故鄉殷勤振衣兩
相囑世事近來還淺促願君看取吳門山帶雪經春
依舊綠行人行處求知親送君去去徒酸辛

楚妃怨

湘雲初起江沉沉君王遙在雲夢林江南雨多旌戟

暗臺下朝朝春水深章華殿前朝下國君心獨自終
無極楚兵滿地兼逐禽誰用一身騁筋力西江若翻
雲夢中麋鹿死盡應還宮

春日行

春日融融池上暖竹芽出土蘭心短草堂晨起酒半
醒家僮報我後學園花一作滿頭上皮冠未曾整直入花
間不尋逕樹樹殷勤盡繞行攀枝未遍春日暝不用
積金着青天不用服藥求神仙但願園裏花長好一
生飲酒花間老

廢瑟詞

古瑟在匣誰復識王柱顛倒朱絲黑千年曲譜不分
明樂府無人傳正聲秋虫暗穿塵作色腹中不辯工
人名幾時天下復古樂此瑟重奏雲門曲

洛陽行

洛陽官闕當中州城上峩峩十二樓翠華西去幾時
返島巢乳鳥藏蟄燕御門空鎖五十年稅彼農夫修
玉殿六街朝暮鼓鼙禁兵持戟守空宮百官日月
拜章表驛使相續長安道上陽官樹黃復綠野豺入
苑食麋鹿陌上老翁雙淚垂共說武皇巡幸時

懷別

僕人驅行軒低昂出我門離堂無侖客席上唯琴樽
古道隨水曲悠悠繞荒村遠程未奄息別念在朝昏
端居愁歲永獨此侖輕景豈無經過人尋嘆門巷靜
君如天上雨我如屋下井無因同波流願作形與影

離婦

十載來夫家閨門無瑕疵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
託身言同穴今日事乖違念君終棄捐誰能強在茲
堂上謝姑嫜長跪請離辭姑嫜見我往將決復沉疑
與我占時釧侖我嫁時衣高堂拊我身作撫哭我於
路隋昔日初為婦當君貧賤時晝夜常紡績不得事
蛾眉辛勤積黃金濟君寒與饑洛陽買大宅邯鄲買
侍兒夫婿乘龍馬出入有光儀將為富家婦永為子
孫資誰謂出君門一身上車歸有子未必榮無子坐
生悲為人莫作女作女實難為

新桃

桃生葉婆娑枝葉四面多高未出牆頭蒿莧相凌摩
植之三年餘今年初試花秋來未成實其陰良已嘉
青蟬不來鳴安得迅羽過常恐牽絲虫蒙幕成網羅
顧託戲童兒勿折吾柔柯明年結甘實磊磊充汝家

惜花

濛濛度樹花墜地無顏色日暮東風起飄揚玉塔側
殘莖在猶稀青條聳復直為君結芳實令君勿嘆息

古風二十七首

董公詩

湯中謂此篇與學仙樂天所稱謂可下論藩臣上誦人主

誰主東諸侯元臣隴西公旌節居汴水四方皆承風
在朝四十年天下誦其功相我明天子政成如太宗
東方有艱難公乃出臨戎單車入危城慈惠安群兇
公謂其黨言汝材甚驍雄為我帳下士出入衛我躬
汝息為我子汝親我為翁眾皆相顧泣無不和且恭
其父教子義其妻勉夫忠不自以為資奉上但願顯
公衣無文采公食少肥濃所愛在萬人人實我寧空
輕刑寬其政薄賦施租庸四郡三十城不知歲饑凶
天子臨朝喜元老置在東今聞揚盛德就安我大邦
百辟賀明主皇風恩賜重朝廷有大事就決其所從
海內既無虞君臣方肅雍端居任僚屬宴語常從容
翩翩若蒼鳥來巢於林叢甘瓜生塲圃一蒂實連中
田有嘉穀異隴畝穗亦同賢人佐聖人德與神明通
感應我淳化生瑞我地中昔者此州人但矜馬與弓
今公施德禮自然威武崇公與其百年受祿將無窮

學仙

樓觀開朱門樹木連房廊中有學仙人少年休穀糧
高冠如芙蓉霞月披衣裳六時朝上清佩玉紛鏘鏘
自言天老書秘覆雲錦囊百年度一人妄世有災殃
每占有仙相然後傳此方先生坐中堂弟子跪四廂
金刀截身髮結誓焚靈香弟子得其訣清齋入空房
守神保元氣動息隨天罡爐燒丹砂盡晝夜候火光
藥成既服食計日乘鸞鳳虛空無靈應終歲安所望
勤勞不能成疑慮積心腸虛羸生疾癘壽命多天傷
身歿懼人見夜埋山谷傍求道慕靈異不如守尋常
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國章

沈千運舊居

汝北君子宅我來見頽墉亂離子孫盡地屬隣里翁
土木被丘墟蹊路不相通舊井蔓草合牛羊墜其中
君辭天子書放意任體躬一生不自力家與逆旅同
高議切星辰餘聲激瘖聾方將旌舊閭百歲可封崇
嗟其未積年已為荒林叢時豈無知音音作莫能敦
此風浩蕩竟無覩我將安所從

懷友

人生有行役誰能如草木別離感中懷乃為我極枵
百年受命短光景良不足念我別離者願懷日月促

平地施道路車馬往不復空知為良田秋望未黍熟
端居無僑侶日夜禱耳目立身難自覺常恐恐作憂
與辱窮賤無閒暇疾癘多嗜慾我思携手人逍遙任
心腹

寄韓愈

野館非我室新居未能安讀書避塵雜方覺此地閒
過郭多園墟桑果相接連獨游竟寂寞如寄空雲山
夏景常晝毒密林無鳴蟬臨溪一盥濯清去肢體煩
出林望曾城君子在其間戎府草章記阻我此游盤
憶昔西潭時並持釣魚竿共忻得魴鯉烹鱸干我前
幾朝還復來嘆息時獨言

別段生

與子骨肉親願其長相隨况離父母傍從我學詩書
同在道路中講誦亦未窺為文于我前日夕生光儀
行役多疾癘賴此相扶持貧賤事俱難今日有別離
我去秦城中子命汁水湄離情兩飄斷豈異風中絲
幼年獨為客舉動難為宜努力自脩勵長如見我時
我時登山岡再揖問還期還期在新年勿怨歡會遲

贈姚怵

漏天日無光澤土松不長君今職下位志氣安得揚

白髮文思壯才為國賢良無人識高韻薦于天子傍
况我愚村姿強趨利名場遠同于貴人身舉固難彰
昔逢汴水濱今會習池陽豈無再來期顧恐非此方
願為石中泉不為瓦上霜離別勿復道所貴不相忘

傷于鵠

西山無逸人忽覺大國貧良玉沉幽泉名為天下珍
野性疎時俗再命乃從軍氣高終不合去如鏡上塵
我初有章句相合者惟君今來吊嗣子對隴燒斯文
耕者廢其耜爨者絕其薪苟無新衣裳曷用光我身
莫回徒再拜昔意安能陳徒保金石韻千載人所聞

和李僕射西園

見本鐸集通司業詩之別名

過午歸閑處西亭敞四簷高眠着琴枕散帙檢書籤
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竹涼蠅少到藤暗蝶爭潛
晚鵲頻驚喜踈蟬不許拈石苔生紫點欄藥吐紅尖
虛坐詩情遠幽探道事兼所營當勝地雖儉復誰嫌

獻從兄

悠悠旱天雲不遠如飛塵賢達失其所沉飄同眾人
擢秀登王畿出為良使賓名高滿朝野幼賤誰不聞
一朝遇讒邪流竄八九春詔書近遷移組綬未及身
冬片無寒水玉潤難為焚虛懷日迅蓬萊序常保純

我念出游時每吟康樂文願言靈溪期聊欲相依因

南歸

促促念道路四支不常寧行車未及家天外非盡程
骨肉望我歡鄉里望我榮豈知東與西憔悴竟無成
天寒苦夜長窮者不念明懼離其寢寐百憂傷性靈
世道多險薄相勸異忠誠遠游無知音不如商賈行
達人有常志愚夫勞無營舊山幸未賣言歸樂此生

臥疾

身病始知道臥讀神農經空房夜台燈四壁青
羈旅逐人歡貧賤還自輕今來問良醫乃知病所生
僮僕各相憂杵臼無停聲見我形憔悴勸藥語丁寧
春雨枕席冷窓前新禽鳴開門起無力逢愛鴉犬行
服藥察耳目漸覺如酒醒方悟養生者不為憂患并

贈孟郊

歷歷天上星沉沉水中萍幸當清秋夜流影及微形
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淳意發高文獨有金石聲
才名振京國歸省東南行停車楚城下顧我不念程
寶鏡曾墮水不磨難自明苦節居貧賤所知賴友生
歡會方別離戚戚憂慮并安得在一方終老無送迎

城南

漾漾南澗水來作曲池流言尋參差鳥蹏榜輕盈舟
萬繞不再止千尋盡孤幽藻澁訝人重葦分指魚遊
繁苗毳下番箭箭翻迴輶驟驚亂自陰陰藤斜相鈎
臥蔕黑米吐翻芰紫角稠橋低競俯僂亭近間夷猶
目爲逐勝朗手因撥芳柔漸喜游來極忽疑歸無由
氣狀雖可覽纖微諒難揆未聽主人賞徒愛清華秋

夜懷

窮居積遠念轉轉迷所歸幽蕙零落色暗螢參差飛
病生秋風羣淚墮明月永無愁坐寂寞重使奏清徽

奉和舍人叔直省時思琴

藹藹紫微直秋意深無窮滴瀝仙閣漏肅穆禁池風
竹月泛涼影萱露澹幽叢地清物態勝宵閒琴思通
時屬雅音際迴凝虛抱中達人掌扼近常與隱默同

野寺後池寄友

佛寺連野水池幽夏景清繁木蔭夫渠時有水禽鳴
通溪岸雙斷分渚流復繁伴僧鐘磬罷月來池上明
友人竟不至東北見高城獨游自寂寞况此恨盈盈

寄別者

寒天正飛雪行人心切切同爲萬里客中路忽離別
別君汾水東望君汾水西積雪無平岡空山無人蹊

羸馬時倚轅行行未遑食下車勸童僕相顧莫歎息
詎知佳期隔離念終無極

病中寄白學士拾遺

秋亭病客眠庭樹滿枝蟬涼風繞砌起斜影入牀前
梨晚漸紅墜菊寒無黃鮮倦游寂寞日感嘆蹉跎年
塵歡久消委華念獨迎延自寓城闕下識君勞事馬
君爲天子識我方沉病纏無因會同語悄悄中懷煎

雨中寄元宗簡

秋堂羸病起盥漱風雨朝竹影冷踈澁榆葉暗飄蕭
街徑多墜果墻隅有蛻蜩延瞻游步阻獨坐閒思饒
君君應如此恨言相去遙

听花

可憐岍邊樹紅葉發青條東風吹渡水衝着木蘭燒

惜花

春潭足芳樹水清不如素幽人愛羣景一一空山暮
月出潭氣白游魚暗衝石夜深春思多酒醒山寂寂

別于鵠

離燈及晨揮行人起復思出門兩相顧青山路遂迤

野草

暮暮野田草草中牛羊道古墓無子孫白楊不得老

秋山

秋山無雲復無風，溪頭看月出深松。草堂不閉石床靜，葉間墜露聲重重。

山禽

山禽毛如白練帶，棲我庭前栗樹枝。獼猴夜半來取栗，一雙中林向月飛。

祭退之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為大賢姿，天使光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為古文章。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評退，其志亦剛彊。再使平山東，不言所謀臧。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辦營。如彼天有斗，人可為信常。如彼歲有春，物宜得華昌。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喪。朝野良共哀，矧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為眾體，久乃溢笈囊。暮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束遂登科，不見苦貢場。觀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慈類朋黨，骨肉無以當。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追招不隔日，繼踐公之堂。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床。搜窮古今書，事事相酌酌。

作量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為文先見草，釀熟借共觴。新果及異鮭，無不相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公文為時，帥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是事賴拯扶，如屋有棟梁。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庄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黃子，版岸曲地曠。氣色清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稻，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偶有賈秀才來，茲亦間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根劃波激。船舫前後飛，鷗鷺回入潭。瀨下網截鯉，與魴踏沙掇。水蔬樹下蒸，新杭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日長，柴翁携童兒聚觀於岸傍。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鈞車擲長綫，有獲齊歡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公為遊谿詩，唱咏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於其鄉。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隔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階。楹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爭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迴遑自是，將重危車馬候。

縱橫門僕皆逆遣獨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生死爲
一網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
衾裳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
事程家人號於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
使令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閉在莊
西廂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筭盈頃息萬事盡腸情多
摧傷舊坐盟津北野窆動鼓鈺柳車一出門終天無
迴箱籍貧無贈貨畧用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醪餌奠
堂皇明靈庶鑒知髣髴斯來饗

野居此一首當補在古風中城南後

貧賤易爲適荒郊亦安居端坐無餘思彌樂古人書
秋田多良苗野水多遊魚我無耒與網安得充廩厨
寒天白日短簷下煖我軀四肢暫寬柔中腸鬱不舒
多病減志氣爲容足憂虞况復時節晚覽物空踟蹰

唐張司業詩集卷七

唐張司業詩集卷八

一十九首

山中麟人

山中日煖春鳩鳴逐水看花任意行
向晚歸來石窓

下菖蒲葉上見題名

岳州晚景

此詩舊選皆云張正言作

晚景寒鴉集秋聲遠雁歸
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

洲白蘆花吐園红柿葉稀
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

水已上三首見木鐸集

蕩漾空沙際虛明入遠天
秋光照不極鳥色去無邊

勢引長雲瀾波輕片雪連汀洲
杳難測萬古覆蒼烟

送安法師

出郭見落日別君臨古津
遠程無野寺宿處問何人

原色不分路錫聲遙隔塵
山陰到家節猶及薰蘭春

寄靈一上人初歸雲門寺

寒山白雲裏法侶自招携
竹逕通城下松門隔水西

方同沃洲去不作武陵迷
彷彿遙看處秋風是會稽

夏日閒居

無事門多閉偏知夏日長
早蟬聲寂寞新竹氣清涼

閒對臨書案看移曠藥林
自憐歸未得猶寄在班行

老将

髮衰頭似雪行步急如風
不怕騎生馬猶能挽硬弓

兵書封錦字手詔滿香筒
今日身憔悴猶誇定遠功

秋閨

秋風窓下起旅雁又一作南飛
日日出門望家家行

客歸無因見邊使空待寄寒衣
獨閉青樓暮烟深鳥

雀稀

山中春夜

寂寂春山靜幽人歸臥遲
橫琴當月下壓酒及花時

冷露濕茅屋暗泉通一作竹籬
西峰採芝一作伴此

夕恨無期

訓浙東元尚書見寄綾素

越地繒紗紋樣新遠封來寄學曹人
便令裁制為時

服頓覺光榮上病身應念此官同棄置
獨能相賀更

殷勤三千里外無由見海上東風又一春

贈項斯

端坐吟詩妾忍飢萬人中覓似君
稀門連野水風長

到驢放秋原夜不歸日煖刺妝桑
落葉天寒更著舊

生衣曲江庭上頻頻見為愛鷓鴣雨裏飛

題故僧影堂

香消雲鎖舊僧家僧剝殘形半壁斜日暮松烟寒漠漠秋風吹破絳蓮花

弱柏院僧影堂

弱柏倒垂如線蔓蒼頭不見有枝柯影堂香火長相續應得人來禮拜多

聯句

會合聯句韓愈 孟郊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心知未謝詩思猶孤聳却愁去劇箭飛來

若泉湧微拆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籍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卓犖說楚波堆壘郊馬辭虎

豹怒丹出蛟龍恐微狂禽時孤軒愈幽狄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踈冗籍剝苔吊斑斑林角飯餌

沉塚愈忽爾街遠命歸歎舞新寵郊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愈京游步方振謫夢意猶恂恂籍詩書誇舊

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朮腫郊夏陰偶高庇霄魄接虛擁愈雪絃寂寂聽茗碗纖纖捧郊

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蓋愈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郊暄郊我家本濕穀有地界臯鞅微休迹憶沉冥峨冠

慙關罅郊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必誰

與薤荒茸籍朝神鬱青綠馬飾曜珪琪國警未銷鏢我志蕩郊叩隴郊君才誠個儻時論方洵溶一作洵

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楷拳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

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愈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

踊塊然墜一作岳石飄爾冒巢託郊龍旆垂天衛雲

韶疑禁甬籍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洵洵愈

春池汎舟聯句裴度 崔羣 劉禹錫

鳳池新雨後池上好風光禹錫上取酒愁春盡宙賓

喜日長度送柳絲迎畫舸水鏡寫雕梁韋送費潭洞

迷仙府烟霞認醉鄉餽送張鸞聲隨笑語竹色入壺

觴籍送晚景含澄澈時芳得艷陽禹錫飛鳧拂輕浪

綠柳暗回塘度逸韻追安石高居勝辟疆群杯停新

令舉詩動彩箋忙餽顧謂同來客歡游不可忘籍

宴興化池亭送白二十二東歸裴 白 劉

東洛言歸去西園告別來白頭青眼客池上手中杯

離瑟殷勤奏仙舟委曲回征輪今欲動賓閣為誰

開禹錫坐弄琉璃水行登淥繹苔花低妝矧影萍散

酒吹醅居易岍蔭新抽竹亭香欲變梅隨游多笑傲

遇勝且徘徊籍澄澈連天鏡潺湲出地雷林塘難共

賞鞍馬莫相催度信及魚還樂機忘鳥不猜晚晴槐

起露新暑石添苔禹錫擬作雲泥別猶思頃刻陪歌

停珠貫斷飲罷玉峰頰居易雖有消搖志其如磊落

才會當重入用此去肯悠哉籍

首夏偷清和聯句裴白劉

記得謝家詩清和即此時居易餘花數種在密葉幾

重垂度芳謝人人惜陰成處處宜禹錫水萍爭點綴

梁燕共追隨行式亂蝶憐踈蒨殘鷺戀好枝籍草香

殘未歇雲勢漸多奇居易單服初寧體新篁已出籬

度與春為別近覺日轉行遲禹錫遶樹風光少侵塔

苔蘚滋行式唯思奉歡樂長得在西池籍

薔薇花聯句裴白劉

似錦如霞色連春接夏開禹錫波紅分影入風好帶

香來度得地依東閣當階奉上台行式淺深皆有態

次第暗相催禹錫滿地愁英落綠隄惜棹回度芳濃

濡雨露明麗隔塵埃行式似着胭脂染如經巧婦裁

居易奈花無別計只有酒殘杯籍

西池落泉聯句裴白劉

東閣聽泉落能今夜興多行式散時猶帶沫涼處却

跳波度偏洗磷磷石還驚泛泛鷺籍色青塵不染光

白月相和居易噴雪繁松竹攢珠濺芰荷禹錫對吟

時合響觸樹更搖柯籍照圃紅分藥侵塔綠浸莎居易
日斜車馬散餘韻逐鳴珂禹錫

張司業詩集世所傳者有歷陽盱江二本咸編

次不全番陽湯侍講司諫中迺以家藏元豐八

年寫本刻而傳之其間篇什頗多於二本辛酉

歲余移告家居因合三本校之得其樂府古風

近體詩共七十九首錄于毘陵蔣氏刊本後錯

字亦稍為正惜未能盡去也余嘗觀唐史稱司

業為詩長于樂府多警句白太傅讀其集賦詩

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卷尤工樂府詞舉代

少其倫而姚秘監又贈詩曰妙絕江南曲淒涼

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所

推服者如此迨后若張文懿公最重籍作荆公

絕句云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其

為異代所稱仰也又如此然則司業之詩是可

遺其一耶今增定之則滄海之珠庶幾無遺延

津之劍得以復合非敢附于四公之後也七月

既望識

唐張司業詩集卷八

皇甫持正

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宋刊本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第一卷

雜著

東遠賦

醉賦

公是

出世

壽顏子辯

第二卷

論序

夷惠清和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送丘儒序

送孫生序

顧况詩集序

第三卷

制策

制策一道

第四卷

書

上李大夫書

答李生第一書

與李生第二書

傷獨孤賦

明分

諭業

春心

悲汝南子桑

編年紀傳論

荀孟言性論

送簡師序

送王膠序

論滄水書

答李生第二書

答劉乾僧書

第五卷

記

朔陽樓記

枝江縣南亭記

廬陵縣令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第六卷

碑銘

韓文公神道碑

韓文公墓銘

廬陵香坊寺碑

護國寺威師碣

祭柳子厚文

恨石銘

讓風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終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雜著

東遠賦

傷獨孤賦

醉賦

明分

公是

諭業

出世

春心

壽顏子辯

悲以甫子桑

東遠賦

歸去來兮將息我以勸遊日月出入如忽然兮何東西
 南北之悠悠履踐葵以辨宋幾途梁而執周旅巴鄧兮
 結鞅事嶠函兮相執纓子覬於波瀾充子迹於陵丘來
 默默兮無定住區區兮易求朝吾既去夫帝鄉越嵩華
 而並河經淮水兮凌大江抵揚州之寄家亘年歲以不
 居謂頃更息足於蓬蠅曾不得暖床之席扁舟渺兮前
 程餘時浩汗兮月遠遙陟火嶺之我我既脫身於水嶼
 聊賦弄兮雲波彼夷越之都府於滄瀛之曲阿將窮耳
 目兮又沂東南渺千里兮煙霞閩馬會衝諸海親日飛
 蟲伏蠶樂肉消膏海蒸秋閉浸淫歐鬱城薄冷兮雲生
 山過炎兮火出度止逾月館城之東垣境有及庭無膝



空屋下羅星戶內冷風淖泥於激砲毒陰攻地倦於澤
 水貴於玉瘠渴者脰肩起庭者踵足眠發夕兮反覆坐
 終日兮拳局念假宿之若狂嗟爾居人兮誰實于毒鴛
 言出遊期於少蘇烏夷犬戎咽水蒸衝狀兒群分頭角
 萬殊渠股反舌虫聲鬼軀面詠眼青瞳眈遠紆見人驚
 異直愕不起忽如阿闢側言其喜腥臊濁澤吹鄧襲里
 躬顛僕眩屹然雙止入室何處出門何從冠帶不隸言
 詞不通葦果卒歲輕葛禦冬朝避天火夕逃海風如何
 君子棲邊斯邦喟舒息兮無所畔鬱咽兮誰與安讀書
 之下幃兮樂儒行之環堵苟吾道之無棄又何陋於斯
 士顧言行之有常雖蠻夷兮可處燕市屠狗趙人博徒
 絕聖弄智志貧化瘦望見相識聞聲來趨時與追隨聊
 寬須臾靈益益兮雨紛紛夜月明而不見人情春總於
 江介夢綉綉於涓濱公孫遊兮蓮勺左父聘兮蔡陳一
 困身於王者一固窮兮聖人思九州之博大胡自陷於
 斯民蓋歸來兮無苦自恨

傷獨孤賦

傷獨孤者傷君子也蓋傷君子有道而無命也河南獨
 孤申步勝冠軍進士博學宏辭登科典校秘書不幸短
 命無後其人君子也天厚之才而喬之年又士其家傷
 哉余獲知於君也久而切磨漸之益焉不幸倫喪所知
 追想其人作賦傷之也
 惜逝者之日遠兮心隱潤而內傷顧來者之不可與期
 兮去離桐子之芬芳思夫君之好脩兮企千載之相望

紆文章於六經兮儒林為之有光何事業之始酣而志力之方剛宜盛德之日新俾茲大而熾昌飛霜肅其早零兮惠慘慘而不長俄消鏘以委絕兮還四氣之無當謂明神正直兮始吾以信然天賞善而聽卑兮吾乃今知其過之必夷夷而長久兮蹇煩寃而歷茲思美人兮下泉雖為芳蘭兮誰與佩之追往日之譎權兮曾宿息而不離我不見其幾何兮殄七日而及斯涕浪浪以相接兮痛湛湛而不移謂陽光而亘燦兮遠蕙爾其為之忽左右之歎歎兮若感勵兮虛儀懷玉音之清冷兮似瀉耳而依依嗟眷想之若存兮竟天地而長辭願一撫而無孤兮更出涕而淋浪聞古人所孜孜兮貴身沒而名存頽冉不登下壽兮門百里而愈尊齊榮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兮人不得而稱之嗚呼自古而固然兮子何歎乎今人

辭賦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縉紳處士予嘗為沈酒所惱因作醉賦寄任山尹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

沈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境墮於煙六府漫漫四支綿綿遂隨真淳陶和渾鮮遺天地之闊大生膏火之燒煎寂寂醜歸根復朴居若死灰行猶飄散重疊墜兮無傷首鎮濡兮不覺機發而動環交而暝合文字之淳味反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霆寓四體之合真歸一元而大寧趨棄既散竹桂滋已百慮森復七情紛始風飄火蕪矜夸踣踣嗟海鳥之聚還

顧息肩兮未幾蘇門子聞而笑之曰言於道其猶醜雞狀彼至仁者兮之於天地根性命於虛無拂披聚散脫遺寰區形猶大象心真太初故大道不失而至道可居也今乃假荒惑之物沈耳目之機其解頽更憂恙繁滋中心不可捐外患生于時為疹為毒為狂為醜負貴人道陰陽戾違東平巫醫歐乎有司辱身滅名瘵肺溢支狼狽顛蹶為人大嗤不得盡年玉色先衰曾不知都無醉時使人困苦兮如茲

明分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執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執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具彼誠小人矣動而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其譽人為比周言已之光美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疑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公是

湜次揚州其地向大江而負山往時城郭峯於形勢以一州南其東向府縣室閭涂井凡居處舉即其向狃

於常不知向非也州有浮圖初其為表景以端之地以
縣之於一祠猶約南北甚正而居之之人為偏焉子常
途性車者凝視自淮而南咸以不正白之於衆不知甚
正也祠之人斷事者將墮其志反其面焉余知其始為
止之曰反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謂此疑也夫不惟倒
之而又毀而罔之甚矣周之道衰嘉瑞不至凡有於山
澤者皆鳴栗鹿也彼麟獨生之故不祥必遭仲尼然
後知其麟也昔周之季也正者不作凡在天下者皆曲
私幽險也彼少正卯生之故反為聞人必遭仲尼然後
知少正卯罪也向微仲尼則麟惟而少正卯聞人乎今
無異詞矣今是州與祠其顛倒有似焉則知真者寡而
枉者多查其宜矣以枉者定之直者枉之亦宜矣必有
過而後公是為噫無其過交衆矣余不一知也不臬

論業

逍遙遊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
速則積薄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
明其義符也故置於內者外必勝植不固者發不堅功
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揀貫蝨
徹札飲羽必非一歲之挾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
容易之搏拊淺關庸種無嘉苗類絢疎織無良帛夫欲
利其獲不若優其為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為
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已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
越趨於知士之門我則婆娑于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

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圃道寢而後進業成而
後索以其勞於彼易若勤於此以其苦於路局若躋於
家求集者聲門而銜買致賤者深匱而俛價求聘者自
容於靚粧取賄者嫌扁於密影輔可薦也不應綸晉之
不逢橋可貢也不應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
厲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陳安得不振橫行之略書不干
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弊無常軌言無
常宗物無常用身無常取在譏其理數其微賦物而窮
其致諷諫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編類而
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此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
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
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為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榷木枝幹
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
天子而朝群石許公之文如應鐘鼓篴簧鐃磬崇牙
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
羽立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龜有虎闐然鼓之吁可
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
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資以道義李負外之文則如金
犀玉鬣雕龍舞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躡骨不飢獨孤
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
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揚岷州之文如長橋新構
鐵騎夜渡雄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
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廡廡戶
闢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策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

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激浪汗流不滯然而施於
灌漑或乘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晚鶴唳
啾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管然高遠故友沈諸議之
文則筆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榮榮矚矚矚矚矚矚
秀擢而能沛文絕景其它握珠璣奮翅翹者不可一二
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文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
蕭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譽荀孟據杖班揚皆一時之
豪秀彙觀之麟鳳今皆游詠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
一指之舊也而驟以新葉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
絕意隨計解裝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難後獲
之通理將為勇退真勇進也期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
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導素而列論焉

出世

生當為大丈夫斷鵲離出泥塗四散號啾傲擾無隅理
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八區經泰山絕
大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天之門直指帝
所居群仙來迎塞天衢風凰驚鳥集金輿音聲嘈嘈滿
太虛旨飲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飲飲不盡使人不陋復
不愿且且狎玉皇夜夜御天姝當御者幾人百千為翻
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湛無色茵席
濡俄而散漫斐然虛無翕然復搏搏久而蘇精神如太
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為琅玕五臟為瑤瑤顏如芙蓉頂
為醍醐與天地相絜始浩漫為媒下顧人間淵冀螻蛆

春心

悵不樂兮何鄉江之上兮山之陽日遲遲兮正春草茸
茸兮既長見美人兮未可以求襄楚子兮此時山郊桐
兮遙望錦千里兮滿芳菲山榮鬱以四周溪溥溥兮數
支花思林兮苔烟石水光搖蕩兮煙染衣鳥嚶嚶兮聲
急曷孤遊兮不歸顧馳逐而紛煩非余心之所希欲淹
留以偷衍非余心之所境直目兮思薰傷心兮感滋折
桃李兮有賸意不遂兮天之涯愛韶妍之悅擇懼日夕
之差池春兮春兮鳥來之遲而去速使余急急以傷悲

壽頌子辭

土與水火風為千品萬殊大凡大虛之中形而有者皆
主於上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
卷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醴雞之於麀龍雖殊大
小必質四者其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四不動焉
四四者能質不能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舉為其為不合
于是為知若艸若木若金若石為其為不合最為靈者
人人之知為心心之知為神人之生者質于土土風水
火而心主焉其于死也氣旋于虛而友于土風水火之
性各旋其所質之化也謂知交從而亡豈不愚甚矣昧
所以知者虛而靈虛而靈其不可無為也如其質也游
冥而化遷者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挽而濁者不存存
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愚
受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窒其誘是以能照天下之
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天下
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兮太虛

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順而安則必始終天地塵
而結者雖其質也任操兮太虛之中轉而合于有則為
禽為獸其於人也為愚為凡於草木者無所不為矣雖
言少安得于理推是言則彭祖天顏字為壽跡為殺比
于為終

悲汝南子桑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身元
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陔見無詔東還冬及宋
閏月丁亥而死夫大寒大雪火不星前橫不銖身寒之
聲與料死之聲然其具善存乎側其所行存其側友
人安定皇甫是香至見之而哀之為文悲之渾沌無端
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
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陌死何肥何闔閭之死金
玉其墓何黔蔓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
數天且高地且潦鬼神之形幽敢問何誣哉招曰來吾
語汝天有正理地有理塗精者常不足履者常有餘有
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者矣指物以
復子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其味鳳凰不下而雞滿家家
何柰木不芝蓋野而莎何蠱不龍盞水而蝦非精者理
少而庾者理多蘭素荷先施者何難玉何為而脆石何
故而頑衣冠何變戎狄何蕃何麟而恠何鶴而軒彼父
邪母邪天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論序

夷惠清和論

編年紀傳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孟荀言性論

送丘儒序

送簡師序

送孫生序

送王膠序

顧況詩集序

夷惠清和論

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乃
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
志不羞汚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
之和若校之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
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擥拘之域不敢滯於物通塞若
水變化若龍動之謂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
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熟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餓
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若即而評處在
於清和互有短長請列而辯之彼伯夷者揭標表不滅
蹈目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賊惡之心惡之
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況愛
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未暇亦將有妨焉

若柳下惠辱已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
惟吾道是存董穰難同河濟不雜此其所長也至於無
道則隱亂邦不居而斂盜泉食人粟庶微物之迹近寬
身之仁人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功難均
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日賊子懼貪夫
惡人耻且衆人之所難爲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激於
今使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所易
爲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自不能是賊其
身夫然則士之率性躬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準的
中庸爲慕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特非通道
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辯以矯俗爲心不得已願附清者

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
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頹
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迹得良
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且才之所
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辯善惡得天下之
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良史矣若
論不足以析呈極亂不足以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
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
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
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詰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
之說必新制度然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

牽於混井必舉其大綱而簡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
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
傳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
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于長病
其然也於是卓犖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
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
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目繼踵推今古
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趨聞見說誇才能改其規模
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
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彊欲復古皆爲編年
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甄正史方能備
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
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選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
儻捨源而事流奔意而微跡雖服仲丘之服手絕麟之
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笑顧
其書何如哉

東晉元魏帝王閏論

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
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輝者也
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
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
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
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
可知百王既通行異代庶異辭矣忠帝無道群胡亂華

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比歟盤庚之徒毫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曩有先王之桑梓目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神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東也杞即夷矣子屈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迂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強暴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繫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特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豈於南元閏於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孟荀言性論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

神靈幼而拘齊文王在月不憂不帥不煩不墜不崩不屈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身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蹯之狀叔魚之生溪整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主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主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君子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越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良善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末而溯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越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之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息矣書曰惟人最靈說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乎

送丘儒序

吾居河陰丘生破門請曰儒貴求知子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文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厲行如秦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游論

年將闕其藝於洛下吾遠來遊洛下諭之曰子知市乎
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而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
之墅末有不盜而困矣子將安賈哉京師賢才市也一
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
持其有以性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
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為黑倒上而為下吾
末如之何也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
曰謹持貝玉以性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
心不以其形者邪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
服而人其知雖未齒於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
朝服惡溺於淫怪之說以敦敦論者邪嗚呼師吾獨賢
也刑部侍郎昌黎饒愈既貶潮州浮圖之士懼快以排
師獨憤起訪子求序行以資適劑不顧蛇山鱈水萬里
之嶮毒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而不
得侶師以馳

送孫生序

浮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
卿大夫野益萊人益飢教益頽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
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於厚
夜聰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委備痛入
肝血乃志力之不足以死為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
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道除古刑一女言也

能移高山一箱瀾也彼變濁難歸地其無足愛乎西江
之涯值生盡出其說以為擊而見尔余就悲異之乃約
其言

送王膠序

始湜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為王膠又悅其
名之不凡然未之諭不忍而問請膠乃稱曰膠之為言
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文以
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
猶懼醉睡病昏之時忽然而忘之故以膠自名欲吾造
次顛沛起居意問口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士舉進
士尤輕其流懼混然與之化懼書紳銘坐之意疎故以
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為膠又悅其
言誠意身又悅其與吾業同遠大悅之徵其文章乃出
累百篇其歌詩高麗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
吾於膠見其才之全其為人之成也今侍郎韓公余之
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叙以先之

顧況詩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
曠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清輕
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
駁發踴厲性性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
所能及最為快也李太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
字通翁諱况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
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伯

為眾所排為江南郡丞累歲脫屣無復其意起屋於茅
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泯以童子見君揚州
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綃帽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
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顧恨不及
見三十年於茲夫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
公襄陽有白顧非能生者在門評之即君之子也出君
之詩集二十卷泣示余發之涼公道移在宣武軍余裝
歸洛陽詰而未副念又檢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
為序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三

策

制策一道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太寧之時猶
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
開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蕞風波之虞求
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
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自達聰周視聽之
表斯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自中
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
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
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
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
冒常不息其所謬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
露所墜膏肓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
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懦風督廢職以振維綱
脩眾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
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
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
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
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
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
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
焉奪富以卑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

術如何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祭才非錯綜而編知不必文采為輕重而事可進退不以資考為程準而更有條貫適變矯枉過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悞勿并以祿朕意

臣對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為虛策則後之縉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理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聘問先之以禮只接之造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盡其懷況乎生之階庭試以文字奉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說又鬱而不得發彊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得通矣陛下惜一賜巨容足之地於冕旅之前使得執數之千抹而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儼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異日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坐執不幸甚制策曰蓋聞昔之今王赫上聖之安御之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唯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驚風波之虞求賢諮諫宜敢怠忽

至若窮神知化以感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者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至子大夫將何以匡違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切至也臣聞堯舜有天下為已憂而未以位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王以止殺禁暴則兵俱戢文以經邦制明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存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前盛明之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并近習之讒佞進周行之骨鯁斯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枝斯負之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唯正之供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為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口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吏者其學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諉焉濟濟多士為之股肱赴赴武夫為之爪牙效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率朝請以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為陛下出納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侍從屈從游豫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威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何沃如之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夫裔夷虧殘之徵偏險之

徒是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壯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相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温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釋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理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蠶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規聽之表有所不同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章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弱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諉黷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詔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政執度其信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其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勸其意而事實不符此其所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常弱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汎珠貴設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壯士而惡哂口之慮所以忠直常踈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斯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制不

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諛諂之末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背反之其効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救大澤彌露所墜霄濤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繇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綱維脩泉官以厚賢俊庶繼先志臻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難未輟於終食蠶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道澆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日以陛下滌瑕穢而政行未聞正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政行率德在明賞罰不在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此而趨善美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避罪而起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舜之所以利天下也夫賞罰者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雜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益於州郡編於輿臺將帥之巨簡緝繁於使令定官員而奏請名器輕於王莽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刑罰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決于朝者未聞有一罰人而訴于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臯陶哉律令檢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則專殺為常臆則自生惡意且欲人知所避而能自遠不其難乎况乎賦役之不怕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

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強其殺微道法而已
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
矣慎用刑刑必當罰則天下之罪沮矣擇人而任之則
賢盡不作當人而散則廉耻自生如是則所改其行無
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
小惠未徧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盡承故也若陛下嘉
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陛下
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
多故也商乘墜而狀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
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頓碎終歲斃斃刑死而為農
者亦愚亦少矣况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
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釋之勞逸輕田
野布帛之征稅蠲橫暴之賦威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
穡若山矣且請再為陛下情言之夫賤珍奇之貨斥雕
琢之器則工商之道自息矣刑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
教不煩則釋老之派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蕙蕙然者豈
非以兵乎使稅之厚人之屈而不可彌復者豈非以商
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去中夏或虞鎮防米可罷若就
其功則莫若戒練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
已怙眾以固權位行賄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
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術乎今若若加申今使之
教關節奉吏秀出之計去胥吏負販之輩則十分之事
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易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
虛張名籍兵求世慮盡其給以豐其給今若核其名

實亂以文法則五分又省其二矣夫眾之虐曷若寡之
實乎一則以強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蜀
滑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
徭蕩通懸然後慎澤長吏曲加按撫不四三年而家給
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
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以振儒風而微言猶鬱鬱蓋其
所由于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
變其法則可以除其弊矣陛下督度職以補維綱而立
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實有司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
法具而不行諫諍之臣惰員不聞其聲彈劾之臣寒路
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偷合苟容持祿養交為親戚前
還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巨專以聚斂計數為務共理
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為功習而為常漸以成俗標異而
圭角者悔恪立及和光而滯澀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
勞聰明如此之切至將何益焉伏請下明詔為畫一之
法使居是官理是人奉是法者必有名績然後許遷擇
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月進不能者
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獲揚紀述之不暇矣陛下倘
眾官以序賢俊而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由在上者迂
之太亟在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
猶以為多曲輪直桶各適於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
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扶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
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助進者則懼朴而寡
能冠蓋之族則以為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為為凶險上來

之愈切下損之彌細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頽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薪柳在下一朝聞將相之職卿大夫之官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德環或一時超拜或再歲四遷以是為適當然耳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之禮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勅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禮部於計階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位遇以非常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罰以懲論監則周之以寧彝之可封坐而致矣之才之歎何有於聖朝試陛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與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目伏見敕令節文周備誠悉空文虜虜蓋於視聽而實功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聖德不宜上澤不添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表職又何為也夫荊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刑罰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或有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益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乎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控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畛割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罕是編戶本於交易為奪富而卑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首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紫

粲之村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備也而天下大理矣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賂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寃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華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賂而天下陶然化矣豈持曲吏而事為乎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人苟失職徒易其制更其業擾人怨而已耳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苟欠而檢察才非錯綜而掩知不以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考為程準而更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字記讀為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字而進者往往犯姦賊為梟鏡以成其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所在游寄莫知從來伏惟勅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致鄉校縣學州泮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志自鄉外之縣自縣外之州自州外之禮部公卿子養長于京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弱其壯老發言舉能而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若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情實賢能之士則行且擢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有罰焉可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泉性徵於前訓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數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為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養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獲胎致卵

湯仁挽和而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
層欲蕃物產而析福祐斯亦熙譎矣伏惟陛下動遵月
今前訓可據之文也事稍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施之
而不已報之而不恒則帝皇之美歟於今日矣臣謹對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四

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論進奉書

荅李生第一書

荅李生第二書

荅李生第三書

荅劉勣質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
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二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
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
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聖如仲尼
窮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
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湏
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其在位者居
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
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
此其所以相湏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嗟自學聖
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
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
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
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樓樓猶齧之而無語切以閣
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

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沉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淺微察其詞觀其旨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干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姦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駸陸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倭君之嗜欲惑君之聰明實大姦之門大罪之實也臣雖孰知陛下上聖之資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醢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倫德萌後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推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尽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開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歛有常財用無虧絕姦之根源除政之枳蠹全大帥與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没于私室伏

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答李生第一書

厚書通曉黑使者亦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栝雲霓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國玉不成其弊猶可以翦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利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斤可乎哉耻之不當求也求而耻之感也今吾子求之美是徒涉而耻滯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窮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派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你馬聖人不得勢方以文

詞行於後今君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大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盍再拜

第二書

混白生之書詞甚多志氣甚橫流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乃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平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王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速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以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互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奔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習不暇者也

豈生解誤耶識分其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離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答員關芳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薛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之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解身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且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一謙三十年之執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攫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書人能發盡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

復不能盡不宜再拜

第三書

混自時論所以難在詢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轉不遷於末則湯而失其饋肱無賸賸險陷相警何所得哉始與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及參正流焉譬與生說先生馬以說駱馳而非云也生以無傷於正猶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益此未了也易之

无咎不一本有咎猶悔故免亦曰咎自己招不可咎人交曰并生以凡目之當是讀書未熟自僕之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當爾也所以千年聖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醜泉蓋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榮惑天所常縣牛渡馬勃地所常有足尚乎生何室生以松栢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於其倫松栢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引茅屋越席易輔陳玄黃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為爾請考之於實生為易矣試為僕作難者視如何相如揚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為也楚詞史記太玄之不朽也豈為於笑謔乎哉如鳥雀啁啾聲斷便已人不聞尔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之大抵奇也易處幾稀矣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也生云知難而退為謙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也屯取妻等與生

師惑之何哉生之師且惑救髮生卷中文能囊包天地邪此不避佛之言吾不信也詩載臣之讒君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目此過於以時奉讒也詩人尚不聞得罪生何謂之深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生捧書相于宜有咎也又再三瀆瀆則不告也韓退之復張籍書曰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之固將無所得美生勗之而已

答劉勣質書

混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末成願蹶二年以不試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且夫以方輪鹿軸而求疾驅迎馳祇是見其坎軻机机輓欵而來不安示見其能取一也退自惟其初未通人事謂人之得失成爲在已始來賓與眼中殆無人而心曠然謂其天下公議可抵而撥也律身以古人而不知時凡所出行動與今度謂其所聞見可揭而行也是以矜勢自取窮辱不能展轉其心乃于再于三夫如是可怨天邪尤天耶罪時邪縱橫耶反覆耶無所歸適乃幡然復故即日裝貧棄羸而歸將復息鉞塗于數晦永無夸人之望出潼關歷峽游洛順河而東一路逢識友爲道所歸者其踈者口余親者回余咸以爲年未勝冠當復力於名達銳心於取進而遽以行止爲論是爲匪薄爲太早計謀進而黜退而不能以爲年之少得失未可知不當遽歸何言止邪則顏子當棄驅進取不宜遽安一室閑而樂也然而顏子安之者時也以爲老而得志然必當止邪則太公

當幽潛伏死不宜復出礪溪而干文王也然而太公干
文王者時也夫行止何惑哉不先其時而已矣又有以
榮爲諭者是又不然以所聞所得之道在於我者也故
不由其道矣雖富而貴爲辱甚顧吾道何如哉必富
貴然後榮是秦齊梁楚之君富與大舜伴曾參不得爲
孝倚頓動天地美且今之取進者曲拳折人非以爲屈
疾趨卑拜非以爲冲妾歸聽以拘錄袖計駢門室之辭
釣色適之欲以入其身必見以爲恭低顏以爲惠且悅
其所爲容焉必以在乎群萃默其口而止達其外而起
理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言道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行必
不以爲粹深淺慎且測其所爲與焉必下矣與其上
援之聲與力技與舞臺而累求階崇而級登頭然不
知着偃然如固有之其所爲然也且直已行道之人常
其禮貌定其交際身不以形勢屈口不以觀望察行持
其拂心言苦而倒耳是之則愛非之則辭惟道所存夫
順人之與拂人也豈不懸哉必怒其所爲矣在於群萃
之秀出心畏所加識之高下自指所承動而正則枉者
嫉爲而是則非者形默則相忌去則不合如是而求志
之得道之光德之貴名之白聲之充難矣固當決齷而
未通密塞而無歸浪滂而不救亦其所爲然也語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傳曰見險而能止者知矣哉困則知
變窮則思反必之後圖余懼其無所爲及也行當持手
于窮澗貫利瀕江穀土絲麻而養道遙溫飽期不失其
所以爲心而已自外皆休請夫人以爲如何也夫窮與

達非期相反皆繫於所遭今達而光吾師禹皋陶窮而
獨其善吾師顏子窮及天下負其道以輟軫於諸侯以
全仁義吾師仲尼古聖人迹之得失可得殊未全聞彼
泰其心此改其樂也故士無遇不遇視其時當其道不
失其已百經怪當時董生之賢乃賦士不遇司馬廷又
從而悲之離騷之文又大於哀自非適聖人必有偏而
不起之故耳比在城游群而處其相知心者不一二其
餘面而已是以憤懣而誰說意氣不得世今又遠去江
南若復默默將懼無復故出與舒疊屨指而質言之不
慙亦惟子之故也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四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五

記

朝陽樓記

枝江縣南亭記

廬陵縣令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朝陽樓記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比之所
 同貢朝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士穢水煩人剝吏
 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半而不實時唯李君泰詔而來
 一年祖洽二年稱治三年大成顯郡之城制狹而專門
 牆板高庭除秋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燁燁清風
 不下人慢吏叢無嚴諸侯於是抗傍人利業可為之時
 端景相勢凝土度木經營未幾輿就疑然登閣豐崇高
 明助軸耽耽盡飾沈沈主白致積陰於夕陽散温診為
 祥風公庭若虛及天若秋茲焉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
 容嘉看旨酒茲焉宴喜其樂媿媿朱衡旅楹君子攸寧
 飛陞雲基君子攸濟乃及月春乃擇清辰宴豆既陳賓
 寮有容蕭蕭東訖聲以止天地若開山川如新原隰
 成文雲霞相凌蕩遠日於天涯叢一境於階端四坐洗
 然若夜行之華于光暝煥之脫于身畢夕皆下熙然滿
 足以其直城之東自為朝陽詩去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前代之良二千石若東萊嶺川是烏咸集茲樓可以樹
 脩竹列高梧美食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
 以事高不心望以卑遠風泄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
 日月以數嗣而居者致遠請標晴克於將來

枝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庶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群細
 人增構之責移南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
 新南亭以適曠懷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取高低四望空
 平青莎白沙控作綠崖立艾圓葭誕漫朱華接翠栽綠
 繁華春燭皮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鏡購碧淨
 烏白赤洗翅窺輿嶺霞毅煙旦夕新鮮冷噴噴啼怨處
 青錦令君騁望逍遙湖上令君喜喜位歌未已其民日
 列竹遊成群使纓數懸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貴家豈
 不妨適我而能惠眾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
 乎人知韋若是也多惜以赤刀劾小割異日賦政千里
 摠戎疆場吾知其辭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作記刻于
 茲石以圖永久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與四同多懼四之
 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其所難為為父
 縣相百宜矣故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
 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勝殖苞惟輝縉之高聚土沃
 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州所屬抵
 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卒相閱臨煩言勞生凡事難專

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賦發新其人益訛與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季冉料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傑爲之理過得良二千石俾專其政而廢其材居未再檢取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朝繁決刺以通敏彈劾亂黨以沉澗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語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勗沮勸勝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敏威嚴繕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美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剋悉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有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莘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養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温而澤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甯復老弱之深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濟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以密與蒲余既埋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敏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饒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吉州刺史廳壁記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畧分主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檢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緝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始視胥吏胥吏沸

如燦召詰其官皆既然如醒登進其民皆东然而疲公噫昭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鑿之以勤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用錄兩之藝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恩利川流未及再替庶甯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禔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管管公能馭之雄亦爲鈞路亦爲廉始繼始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怡怡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保稅先具汚交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縉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倚倚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祿之民歌路陲羹聞京師天子明堂恩光遠而於是椽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後應名氏遷次未也別東西之舊則脩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睢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在都其任者子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喻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更年大惠一州記微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貴步覽庭內頗以茲爲不雅慮材鳩庸即日即工馮寬顯構相前增督儼然華就翩然樂遷六縣之駭奔於是乎肅序百晉之事於是乎摠齊群官之退食於是乎遶遊矣利不十不疑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既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爲記宜異也請混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荆山之南府墜上游置尹視京河置使視揚益同巴蜀
吳越之治臻自上古為天下敵在今為咽喉之地置荆
南之治不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堅扶之必以校較之
蹶運之必以輪其負介之庸賢乃使之幽光也御史大
夫河東裴公尹正大都即度群州置慎吏盡敬之誠以
序賓客得弘農楊用又首介於其軍膏宣燭明風助震
聲躄二虜翊万肺如弔乃心治余爰奠賓居前是相丞
即擄而安以蒼容兼以釋憑頭既繆既讀瑟縮未帖茲
止厥位俾齊敬務於是用又立廳于此不偪不豐退食
從公式治于中爰得我容思耆定於永久莫若書壁之
白故用又索我以文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五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六

雜著

韓文公神道碑

韓文公墓誌

廬陵香城寺碣

護國寺威師碣

祭柳子厚文

恨石銘

穰風

韓文公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於韓遂
以為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
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
帝其自有輔茂者以武功顯為尚書令實為安定桓王
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
叔素為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為王
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
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為
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修其文秀人偉
生多以之遊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為唐之章身元十四
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
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權為御史十九年
關中旱飢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
民急如是請寬濬民徭而免田租之敝專政者惡之行

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屢相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繞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飲手先職先生檢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譚衆以正淳暑授河南令魏鄭幽鎮各為留邛貯潛卒以黨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適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邛邛果謀及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秦華陰令柳間賊詔賊洞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在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鞏可詔與衆意遂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移汴說都統引悅用命遂至偃城審賊勢查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須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為先生恨復請度曰今藉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先生受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劍德棟以降遣子入侍還奏拜刑部侍郎憲宗感儀衛迎佛骨士女觀觀頌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為州縣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公身還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費之口計庸免之未相計直

驟與錢贖及遷者之故令轉刺史袁州治袁州如潮微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人以藝字淺深為顛待品豪曹游益不甯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大界兵以輕利誘回旋召先生禍福警引虎鬪雕血直今所患非共不足遽蹶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元牛翼人情望之若夫玩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衆召飛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悅悉其機情賊俱伏賊帥曰唯公指今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迂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岳韓愈公為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稍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龍且夕且相先生不諳固為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棄之兩敗其官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弊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堯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奏河南某縣先叔父雲當肅宗代宗時獨為文章官兄會亦頭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云先生以裔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史考合傳記照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贊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憐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慈不計死則正其家

均食割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日不對客聞人或盡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實嗜才拔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驚畏以為瑞人神士初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可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矣矣夫遺命喪葬無不如礼俗習夷狄蓋浮圖寫浮圖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汗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爰既已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葉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朝封交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禍子孫宜昌宣惠遂王秦絕韓祀蟻垂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威柱胃系雅三祖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熟道荒物喪其明誰舉其佑先生之生先生之武嬰蹈聖距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此朝危解禍難具考素考有颯何多靡引而志天吝其施盡其施垂陞乃頽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顛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韓文公墓銘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促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廢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志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眾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改邪經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願願不可窺校及其酬放憂曲快字凌紙恠發餘鏗春麗驚耀夫下然而栗索勁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駁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怗佛老氏法瀆聖人之隄乃唱而禁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聚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及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及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亦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圖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敵前詔擇庭臣往諭泉懷臨先生勇行元稹信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日之義遂至賊營麾其眾貢之賊惶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戚孫反告羅于齊以為急病救其難易孰為宜廢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雅還拜京兆尹勸禁軍帖旱羅敬摩目之盛再為吏部侍郎墓年五十七贈礼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關不施戰級旋姻友構

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不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是以爲枕衾以船口講評孜孜以講諸生恐不完羨游以詠笑嘯歌便皆醉義志歸嗚呼可爲樂身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君范陽盧氏孫前進士相婿左拾遺李懷集賢校理延宗詒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雖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顛齊延生朝以行今望絕邪疇此四方惟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子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且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唵不時植昌極後良意嘻亦歸索知之悲

廬陵香城寺碣

州城南偏寺曰香城基千軌大姓程名宣弃地爲園開池引泉日以昌大登聞于天再勅寺人豐護群羣長史承繩梯構綿連殿堂峙起裝高寶然洪以路分平起之年委移古額始爲寺爲較後悠久僧志不專風消雨淋蛟漏雀穿丹白陟剝階堯頊遷朽樹枿堤涸黜愁爲乞千元和翔歷三傳刺史維桂嗣續於前於是遠公奉命始萌歲年荒歉功加不延鄭牧來政修架是先經之營之門房洞塞列庫豐尉危危撤撤鄭君既移誰續其編良師作主且公來禪大飾圖象益崇樓椽百祀來勝江山助妍宜序于銘以刻于堅既序既刻光添億年

護國寺感師碣

師請承感姓劉氏河南洛陽人也幼而壽足病天下無古今無賢愚大馳於執利沒死而無悔故然逸致不懼

過正之譏遂以弱年奮而獨知從照師問佛法次從光師受僧律竟依同學廣師證師講集其傳大寶八載始以勅度居東都敬愛寺十三載詔置護國寺於河陰御題雖挂一簣未覆蒼然古原架構無時於是千僧百買相聚謀曰將成大功實資衆力若非盛名豐富孰能議而達之乃相與友金翠雲纓花香之飾迎請吾師以至德丁酉歲適來爰止師以爲造作土木爲尤滋久就危山無人之境闢蒿萊不田之地比之妨闕言殺不積愈乎雖其榛樵才容足處周鄭士庶翕然依之身方誘掖隨機道達折奪者之鑿散執者之迷既愚者之黑清負者之滯勢聲益張走集茲遐靡然而財賄雅然而院列軒房互映圖像曾設目前千里足下萬井方肆而大之使後不能加大曆五年正月五日無疾而沒其三月塔成以瘞厥後恩加院額僧經寺事十稔波起万金堆聚孰不感嘆薰蕕成於合抱九流源於滙編推功歸美我則無愧門弟子如岳等以歲時益深流草回盡懼成蕪沒後人不知乃磨好石託我銘曰

祭柳子厚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冥朝冠游學尊華籍其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燕盞王風扇凜連收甲科髮閱班品青衿縉紳屬目欽杜公獨之極若在倉廩至駁難馭太白易

慘華鐘始撞一頓聲凌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齋齋辟議
悠悠積稔竟登荒瘴遂絕鷄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
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規
咨嗟歸墓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茂然相壘增勞惟有令
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詞以佐羞醪尚饗

恨石銘

恨石蒼蒼驪山之旁鏡朴確癩疑然四方昔秦皇帝謀
之不滅七十萬人茲焉湮湮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
憑依屹住中產淫刑斲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恨名
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新於野後墜有作
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雖竅木嗙嗙秦秦虐
用其人墳而冢山下錮三泉窮珍總奇力瘁財殫駢駢
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神憤其凶譴戍一呼九州風
從白挺荆棘指塞墳壙險阻不闔于戈到鋒口露于劫
燧燔于墓蓬顯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
德洋洋破暫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深
南山矧私其身以尽其人刻詞恨石烟戒千春

讓風

昨以南昌迄于建康悠悠三千厥路何長值子之喜逢
時之祥高旌引帆月抱虹張縱縱飛箭疾無妨喫失
誦愉懷戴難忘今由建康抵于我家終朝之程百里之
餘翻然怒號格在灘沙凶凶湍波蛟螭磨牙胡力甚易
為竟思哀若曰昨非相思今非相戾余本無心自爾而
不可尋則不當廟食於天子名書于太史既依巫祝乃

方姓氏拔本周郊亂軍睚水胡有知無知之一彼一此
能動天地其雄精誠日回魯戈相擊燕廷自我奮留凡
幾晦明咫尺越心如縣旌曹不余感孰稱人靈爾之
好正直今我與爾同好爾之道聰明我又與爾同道自
恒譽應不俟昭報

翰林國史院官書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六

李文公集

十八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圖書館藏明成化刊本

李文公集序

邵武郡守西蜀馮君師虞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為文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命工鋟梓以傳於天下後世乃以屬余序於乎文章之有補於治道也尚矣為文無補於治道雖工何益然文不本於仁義則於治道亦何補之哉孟子七篇惓惓於仁義之言故程子謂孟子有功於聖門者以其開口便說仁義也公嘗與其後弟正辭論文章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

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公之所論文章如此故其凡所為文莫不本於仁義其曰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者嗜欲害之也曰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曰近代以來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

義博施之為本乎此皆直指仁義以示人者也其曰君子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曰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曰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曰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遁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此皆本於仁義

尤章章者也公之文本於仁義如此惡有讀公之文而不知公之心之所存者乎公嘗有云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然則公之存於心者仁義是也夫仁義乃人人之心之所固有者也公之心存乎仁義讀公之文者有以知之則必有以慕之慕之不已則其心亦在於仁義矣孟子曰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弟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則公之
文也於治道豈小補之哉而郡
守馮君欲公之文傳於天下後
世也亦豈不為治道計哉公諱
翱字習之官至山南東道節度
使檢校戶部尚書蓋嘗從昌黎
韓先生游而為先生之所重者
云

成化乙未春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王融何宜序

唐李文公集 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 二首元關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

第一卷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進士策問二首

第四卷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文八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鷄志

題燕舟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第六卷書四首

荅韓侍郎書

荅獨孤舍人書

荅皇甫湜書

荅朱載言書

第七卷書六首

論事宰相書

勸裴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典陸儉書

荅侯高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書

賀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書

與李舍人書

第九卷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引見待制官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奏狀

陵廟系議

與本使諭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修造橋梁狀

與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歐陽率傳 駱易率傳 駱易率傳 駱易率傳

高懸女碑

楊列嬪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僕射傳公碑

陸欽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楊僕射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盧司錄墓誌

武錄事妻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文

祭盧夫人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李峽州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灊山神文

祭文足墓文

第十七卷雜著八首

行已箴

陸修權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奇篇

第十八卷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批御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五木經

常氏月錄序

何首烏方錄

獻贈詩

目錄畢

李文卷第一

賦三首

感知己賦

幽懷賦

釋懷賦

感知己賦 并序

貞元九年朔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
 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
 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進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
 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逮於朔有相知之道焉謂
 朔得古人之遺風期朔之名不朽於無窮許朔以拂
 拭吹壘朔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遽
 疾而歿朔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
 姓名於補闕梁君也朔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
 先進者過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
 也梁君歿於茲五年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
 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
 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
 禮部連以文章屢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困
 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過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
 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
 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

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朔雖不肖季辱於
 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
 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遠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
 短命遽歿是以朔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
 志而成之歟已為哉天之遷喪梁君也是使朔之命
 久連遭厄窮也遂賦感知己以自傷其言恂而不亂
 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
 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
 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
 于世之誰知燕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說
 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遠遭一名之五稔兮尚
 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遠遭兮極屈辱之驅馳
 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者天地
 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動直於松柏兮淪霜
 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荅之其辭曰
 衆賢薈而離處兮感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
 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起群情以獨去兮捐
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勉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揆聖賢而比度兮何佻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秘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
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
修兮無遠迹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
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哀乎生之賤遠兮
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卷序

讀黨綱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虛晦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
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
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卻之進盡言而不信兮
退速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當兮固予道之所厄昔

師簡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章惟肝腸之有珠兮守未
同其何責顧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
而不通兮人忘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
而隲刑自古世之所懲兮矧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
潔白兮疾首勞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
嘉莖豈不植穠而語之兮伴輕購而不肯聽歎釋去
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且而安立兮仰白日
而自明與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
內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挾馨香之節蘭兮樹蒿蔚以
羸列斥通道而使燕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
心兮卷典此其異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
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
兮非市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
惠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而
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
聲兮豈不悖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
以嗷嗷

一卷

李文卷第二

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大清
 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
 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
 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躍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
 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
 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
 雖終身而不自觀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
 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
 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
 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

為弗觀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
 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
 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
 二者難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
 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契於極也復其性者
 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
 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
 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
 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
 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
 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
 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

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感邪昔者聖人以此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迷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委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博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釐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子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博之矣遺棄齋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成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梗于利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倕存焉與之言之陸倕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知有聖人馬不出乎此也南方知有聖人馬亦不出乎此也

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真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及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闡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焉戲夫子後生不棄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思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馬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應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有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求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致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勞行而不既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

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類乎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觀之觀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觀之觀不聞之聞也其後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期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操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遠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次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大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心猶聖人之心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親其性者皆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善也派共工放驩覺殛鯀竄三苗非惡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故救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遠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善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癡息本性清明周派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之性清激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又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善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善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及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情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畫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顧於凡人畫無所作夕無所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誰也
 人之不力於道者皆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
 德之性乎哉愛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
 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
 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
 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
 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
 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
 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
 相應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
 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
 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
 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卷之第二

李文卷第三

文三首

平賦書

策進士周二首

平賦書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爱人使民以
 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季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是人既
 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
 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文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
 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裘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
 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
 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
 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
 之視其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馬肯盡
 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
 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
 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欲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毋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
 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
 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
 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咸
 古法墾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韜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
 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
 古之尺方一畝餘三尺六寸二分五釐也二百有

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時不同則變俗之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一里為夫三畝星
 里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
 里之田九夫為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亦加小
 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故時方一里為田五百
 六十頃有之田十頃之田五萬有四千畝十頃也
 六十頃有之田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五萬四千
 之田一千六百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慈韭菘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
 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八
 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建
 又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故時既加大一畝
 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故
 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
 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剛遂溝瀆
 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
 亦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緞短而量之一畝
 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
 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
 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
 通川大途剛遂溝瀆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

息慈非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
 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
 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
 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
 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累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
 五功一功之益取不宜歲度之難不能盡其功者功
 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九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
 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
 川大途剛遠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慈非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
 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
 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
 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繅寡孤獨有不
 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
 之鄉為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
 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
 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錢歲并

人不足於食量家之日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種
 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卿之正告卿之人歸公所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
 與之勿微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於
 溝血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
 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
 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繅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
 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
 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
 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
 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
 曰迨天之未隳兩徹彼桑土綢繆繡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乎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昂貴粟一斗價盈百帛
 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
 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為
 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為有力者所併
 三分輸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昂日

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
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
為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為四百姓日蹙而散為商
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
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
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者未相似有何術可使
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
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
吾子孟憲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為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
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陰邪
乘我之去而欺神靈人係虜卿士大夫至茲為羞傷
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父母妻子
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帑備禦之耶必將伺
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繫其丁
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成策邪何邊境未
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卷第三

李文卷第四

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感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畜而感於衆傳言道衆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然而非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
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
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道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孰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
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
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康

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平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貴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
 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
 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
 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
 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
 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
 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
 之羣而訥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
 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
 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
 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
 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間辭非
 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
 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蓋
 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
 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
 於佛寺以申追福輒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體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
 云

佛法之源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漢儒
 于魏晉宋之間而爛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
 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逮後夷狄之術行于
 中華故古之禮認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矣
 且楊氏之迷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
 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
 合于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矣得專已心
 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攬於古
 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倘可也既論之而
 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揭梳于將來也無窮矣
 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若
 或杖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
 是既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有所適費之有節
 自伏藏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
 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愚
 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備身毒國之

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
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
之類而止備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

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益而
衣裳具弗稱而飲食充安居不作矜物以養己者至
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壞餘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

築棧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苑及人男
女以居之雖璣室象廓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
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嘗也三

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胼鑿九河既濟洛導漢俟决
雖紅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
聖人功播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平

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
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弱於其教而排
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辯而勸采

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
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

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
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不為戒也幸矣
昔者司士責告於子瞻曰請鑿於林子瞻曰謹辨子

聞之曰狄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變於林失禮之
細者也猶不可况舉身專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
傳於後乎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木有空居
縫紙為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對豹熊象過
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率田三
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
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
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
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為空盛其屍埋于園中觀
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性者因謬云
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翹與陳恒相
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
年十一月朔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
恒制祭名山大川翔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斷木
為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存
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
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備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况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辭而賦於道者多故不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之蓄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彞政忠教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文地

而君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教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教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為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疎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捷于下下畏其刑而不致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矣或寵其妻或愛其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既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位必替矣他人拒其間則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

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得其情不知已者言之則
為愚賢於已者言之則為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
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
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為善乎
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
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
百善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為何有知不思而肆
其心之所為則雖聖人亦無可奈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雖然不復其性或
失其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
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將求非不足乎力者
也盡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意顏子短命故未到
乎仲尼也廣行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
之山其流餘餘行而不休終入于海吾愿知其異於
淵之自出者邪

卷第四

李文卷第五

文七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雜志

題燕丹傳後

邦尚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鶴鳥之屬咸來哺之
未艾野之鳥羽而斐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處積
鳥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
皆息人皆以為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
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鷄皆與此不相似吾
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
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
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
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易
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
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害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
人焉其容貌雖如隳堯惡來顏回于路七十二子苟
從而師之者斯為聖人夫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
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

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鸛鷓鴣其肯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變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樞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截冠雄雞志

細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管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思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目之蒼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樞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蒸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捷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嚙其聲甚悲焉而速去焉去于梁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頭翔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脩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突為既來而共逐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家雞也予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曹逐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顧其名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於然而其迹未曾艾焉翺既聞之惘

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客難義勇起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倚焉况在人乎哉况在友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在卿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乎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寬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讖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襁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數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性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述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真心謂生無戚戚益以他人為解予雖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戒懼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熱時吾不言莫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告我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音旌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邪其風侈嚴奢豪霸人易留生其恩速出于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雜說二首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純縹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離也天文乖離無父覆乎上地文

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純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
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
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
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
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
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
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
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
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
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
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
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自之明宣心之知而
博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作天地人神也然而耳
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
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
宣心之智導自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
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為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
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
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
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率我之言則又不能

信之於已其政愆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
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據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袵
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為管仲
也孟軻又不肯為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
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遺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
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尔是其心
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窮
不可拔以頌後聖尔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
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
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
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
其得於鳳也不惟齧龍雖遇鱗龜固將噬而亡之
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恟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
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而不能鱗與龜腫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鱗傷于毒
伏于窟龜弄氣渚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
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李文卷第六

書四首

答韓侍御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宋戴吉書

答韓侍御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審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今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燕以為戲耳知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造遠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善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欽州常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蓋言而詰之前人既於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

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既推於時柄柄惟進奔走馳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為賢俊如朝餽求琛如父贖忠通如見妖厭而不得視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侂得志於特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常簡州之比猶奔走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飢不敢求除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厭開眼而不覩視還樂知鞭笞宮制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矣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人推有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頃甚有文辭兼祿附已順稅之欲則改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弓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免後此秦漢間尚佚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淳嘗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淳之賢章

然矣其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于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陞濟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知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九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怙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黷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麥與替偕行而同陞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陞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陞所以陞則殊其所以為陞則同也天下如替者鮮則其陞者皆離麥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磬而歌馬某再拜

荅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踈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關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惟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九人之舊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頓

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過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况導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能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適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盡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踈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踈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惟者當為辭焉

荅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誇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有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辭諛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既推

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耻灰燼而淚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諸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二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故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謙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群

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當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翔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恠某再拜

荅朱載言書一本作樂載言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

而深宏者耶雖然感意不可以不荅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決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擬章稱諫津潤恠嚴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派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

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變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偏滯而不汎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恠嚴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數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憂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謨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柔桀其下侯旬將來其劉蕝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鷓冠田穰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又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

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此之謂也陸機曰沐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
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尔則論語言之
矣曰哑哑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
曰攸尔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
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
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
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
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
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
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称
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
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
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
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
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
有清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称於師雖朋友亦名

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
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
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
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青踐之與卿書至叙足
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
犯李某頓首

李文卷第六

歲己酉即武府通判舒

李文卷第七

書六首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揚即中書

與陸慘書

答侯高書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無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茲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抑必為刺史踞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遺自為去姚也切惟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末高抗不窳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頭辨其事忍耻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

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然不敢不違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辨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惟在閣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滿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權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圍攻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乘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

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知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及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期再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詞委士石洪前明細出身十五年前宣欽來石軍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隋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郎獨孤朗右三人先以論薦一人繼此咨陳如書之才無無方忠厚可保翔與南中共更外慮始終若一此人先為一二聞人之所排詆聞宰相感於

派言都無意後用知人材能豈可不達適足以厚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渤身遜而道光材長而器厚若在班列必有餘跡如路隨首以父在蕃中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居處常如在喪雖魯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朗人物材能不後韓林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此四人材能行義迥越派輩自二年來閱除書來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叙賢者自處而不求首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怪哉韋詞以為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引未聞其以資叙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而所能支任重道遠非狗彘狼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韋詞之說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拜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獲咨嗟勤勸不忘期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焉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

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朝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柶違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為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尔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恨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能成之若翔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翔載拜

與陸修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

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翔書其人贈於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誅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第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試一詳焉翔再拜

荅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關難出之辭如

此之無變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官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懷子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淖沉之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淖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天下之人乎不備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遠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馭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賤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備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備道而求為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備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備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入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

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心同辭皆知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尔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李文卷第七

李文卷第八

書六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辭書

與翰林李舍人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翔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足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登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過寡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遽舉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湯湯乎民無能名焉

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執滅之益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尔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士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嘗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莖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士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為執事惜焉豈惟翔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

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如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如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逸如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闕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九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諛人之所問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諛人之所問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

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好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園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窮窮賤人也直諱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翔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翔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

未嘗不以及物為首克伐懲欲不行未得為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為讎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為學者以秋集為科第之資易嘗知不迂怒不貳過為興學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辨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求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為心以戡豪吏為務以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為利於私者無不諱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有政易條上者亦有細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窮盡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即煩使司處置已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延賜處分則當州里無榮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翽不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翽

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翱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郤惟恭歸于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觀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為黔首于汴州期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况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于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乱本既除矣自茲日厥後汴宋穎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亳人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為建州刺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耻礼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信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怠致汴州猶汝州馬天下莫不幸甚而翱則喜樂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陶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未嘗戢乎肥甘尔体未嘗煥乎綺紈尔目未嘗悅乎采色尔耳未嘗樂乎音耳居處未嘗宿乎華屋尔出遊未嘗乘乎乘黃尔祿利未嘗入于家尔名

字未嘗得進于天王尔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陶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变化可以如響之應乎声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為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拂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于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况其速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尔其為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翱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翱再拜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某道無可重每為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翔為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辨河南府板勝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寶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馬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翔為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廚黃卷為狀白於前尹判勝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諛盛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翔以為本不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札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翔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閣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黃卷檢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

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黃卷有條即為故事依勝富時論者善前尹之能復故事焉自後翔為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橫過朝官於某處揖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塞耳不聽翔感前尹廷改來者不知為誰終獲戾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勅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綠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藏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尔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札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札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况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為滯且如故門下卿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閣下之為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

未得其所或來為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為暑日之所熾臘冬則為風雪之所飄洒無乃使論者以閣下為待一司錄過厚而不為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其前年辨之因而獲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別門故也且閣下曹掾非為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閣下於此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閣下為水火酸醎少相承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真無以越職出位言為罪幸甚某再拜

寄徒弟正辭書

知尔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尔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尔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惜如用改之所知分焉十

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絀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說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証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尔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翔思逃後禍所莫存身惟能休服最懼立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懷况乞得餘年退儉至道上

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此二頭尚平子而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寓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為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典往來伏望問之

但以常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來兩

施粗得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

世故終身不仕况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

兄弟為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以脩所知之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

且能早知止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終日碌碌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

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美以舍人比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

言乎

李文卷第八

李文卷第九

表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姦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論事疏表

臣朔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為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恥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滿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故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滿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

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閏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俱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輿妻女於掖廷以在宅却賜虢籛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侖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後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慮數引見侍之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以

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侍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觀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感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遷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再復太平大畧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墜景星地湧醴泉鳳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他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恩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悞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諱之必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類閔之相往查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諱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後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色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体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歛剝之計主好声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遠於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魯無極太宰詬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好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為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

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十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况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儲蓄之食况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

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城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具元濟李師道皆曩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

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
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
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
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
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
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
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
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繁而父
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嬾不能相養而
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
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
已議者以為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
不恃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
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
羊也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
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
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
矣邊上有召戰之聲達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

盜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
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李文卷第十

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期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再請停寺觀錢狀

論度支李尚書事狀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關三年平江東斬騎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蓋瑋澤潞邢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感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誠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九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

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謹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盡加仁義札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先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惜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旁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真心不實有欲虛美於所愛忌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述作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蘭毋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五數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例用司農寺印以追逐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

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盡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即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翱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煨燬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

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蓬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期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期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饌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礼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傅祜屈到嗜炙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芟及葵薦芟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遺豆脯醢君子是之也言事相考之義當以礼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官屬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禱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系毛剛鬣明蒸餼其嘉蔬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

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
供其事固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
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
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
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嚴
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
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
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
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
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上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之所以
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殺人報
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
之各不同也閣下既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
狀矣不識閣下將驚為能吏哉將欲為盛德哉若欲
為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
此行之不為過矣若欲為盛德亦惟不惜聽九九

之說或異少以裨萬一閣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
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郊獲生者見醴酒不設
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
狀科決而於宅中央地界真候是初仕之未適中
也閣下既與之為知己夫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
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
於陸巡官乎翔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
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
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賓寮
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
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翔再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

伏見脩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
造石門大雪寺佛殿觀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閣
下以為歛錢造寺必是耶朝雖貧頑竭家財以助
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奉
措宜與後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
道以為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
矣惟土木銅鉄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遺逃之數
澤閣下以為如有周公仲尼與立一王制度天下

寺觀僧道其將與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與之是
 符融梁武皆為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
 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
 雖副知已之命然利祿速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羈
 孤親友由未能力及闕之數何暇出錢以與有損
 無益之務兼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為耳奉奉
 下情深所未晚伏惟憫其拙漢不惜教誨若閣下
 所為竟是翺亦安敢守初心以徒而不為也若其
 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為後生
 之所議論意蓋詳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率脩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閣伏請停罷前奉
 處分云要與換寺觀家人院蒲簷屋以為火備此
 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
 一兩月者伏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
 公議所非為日固久不厭尚實但苟思此覆城池
 間未源孰大於此若閣下尚不改易則糜然無已
 何時愛於此因循未葺自仲尼既殿異季盡途孟
 子鮮而關之然後廓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
 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異於生靈浸溺

人情莫此之甚為人上者所宜抑焉閣下去年考
 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高等莫感悟
 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
 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為貴況使司稅額悉
 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倍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
 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聚議則物情
 獲申衆務皆理倘朝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群
 公皆是材考伏乞令使院詳議唯當是從理屈則
 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累有塵蹟無任戰慄朝
 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處亦無
 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
 及此迭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
 云李尚書性情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錄身
 病即合左降韜嘗使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
 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嬪人陶芳於
 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殺李
 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使若父所將者來
 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

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于家而不罪也當時翺為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眾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情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美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賸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翺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任于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張瓘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嬪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嬪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况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翺以為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為可辭以去之也故魯參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即非翺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祇如劉侍御之傳則翺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九人家

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為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閣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樹冤於泉下幸甚幸甚翺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選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惟矣茲所陳者但樂明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為賞謹狀

李文卷第十

乙酉臘

李文卷第十一

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使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奉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

仲御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

昌黎其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

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

舊相東都留守蓋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

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

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

亂九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

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

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

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

江陵府法曹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

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

公恐又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

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

辦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

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邊將賊之公

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

既扣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

史館脩撰轉考功郎中脩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

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

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頰與宰相意

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

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

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於

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

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

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

典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

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

典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

滿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軍改太子右

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也賊未滅上命裴

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

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
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
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
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
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
蔡州既平布衣相書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
丞相曰淮西賊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
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
令栢耆口占為承相書明禍福使栢耆袖之以至
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承相
歸京師公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
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
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
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
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
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練者公皆計
備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廷國子祭酒有直講張
說札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
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
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

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
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
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
韓愈可惜稷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
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
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
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
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
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
未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
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公告曰兇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兇郎已不
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
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兇
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
此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
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
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慢旌節子與孫雖在
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
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校節此皆三軍

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譴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又圖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鎮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

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交之文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沒為之暮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楊惟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未以至千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大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

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領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行狀

曾祖仁撤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
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參軍
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
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
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省正字初辟巡官于
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乱平奏授
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
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
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
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取有成曹王薦
之廷詔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齋鬻
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乃募
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犂粟種與食所收
其半與之不假牛犂者叁分與貳田久不理中根
腐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凡
積粟三萬斛特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
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
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墁而
塗有餘巧人不板築而墻有餘築人不操斤斧而
工有餘陶者巧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未

十旬而城廓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迁于新
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館
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
立生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刺
史賤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
嘉其謙密以狀聞迁合州刺史其始來也詔之人
戶僅七千九六年迁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
盈四千戶焉初先夫人歿于江西遭賊難未克返
塋寓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柩于河南
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關其帥
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為之不請有年矣宰相累進
刺史名皆不出及召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迁朝
散即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團練
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魚袋尋加節度副使其明年
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從父
元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君荃
近漕河表求改塋於重山詔許之既徵入京師迁
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
本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正元
十七年也詰俚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今通

蠻夷道貢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質供賦黃氏周氏常氏懷氏皆群盜也黃氏之族最強盤亘十數州周常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黃之兵以攻之而逐諸海黃氏既至群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廷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處置本管經畧等使散官如故前節度使致掌印吏盜授人賊百數謀夜發兵為亂事竟奔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蠻夷俗相攻劫群聚緣道發輒捕斬無復犯者蕃國歲來互市奇珠瑋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九三佐藩拜之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畧使一為節度觀察使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為開國公官亟廷為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法享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高氏子皆天授夫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

右澗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官行事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謬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又球充鄆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費錢一千出遊求飲酒者必盡所資然後歸其飲酒徒善章錄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為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具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十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奮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群聚號呼斃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所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如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為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

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胸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其觀叔賢於君 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為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曰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乎三人曰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為已親焉朔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為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宦官行事其剛方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為子孫法蓋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朝欲傳俱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諱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為之傳焉

李文卷第十一

李又卷第十二

碑傳四首

高愍女碑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高愍女碑

歐陽詹傳

楊烈頌傳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漢陽歸天子前此逆賊竇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漢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于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沉于江徽吏囑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繩繫上書廼除肉刑被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嚴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

化馬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朔在汴州齊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懸女碑

揚烈嬭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冠至當守力不足死焉取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拘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

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雙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况遂忍之復登陲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起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嬭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姒於早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取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氣能守其志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嬭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九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嬭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密贈鄴州刺史坦少孤初任
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更河南知捕賊
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
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九居官終始廉白祇入
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富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
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
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
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郎
即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
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珙為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
據理以拒之盈珙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
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
重賤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
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廷以為右職奈何自謙
欲與吹笛少年同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
是也大將慙還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
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珙以甲士
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珙不敢違
復卒盈珙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珙方會客言

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
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猶自此萌矣若
使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
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珙與姚隙從
事多黜死者王綿觀察浙西蕪璩缺使請坦為轉運
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
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深聽者皆為之惧累求去不得
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
可以力爭遂與裝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
追錡入錡遂翦兵士殺留後以留己因發兵取宣州
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
夾大政天下懍懍坦說宰相常執誼速白立皇太子
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為殿中侍御史
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負外郎知楊子
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
文敗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請
為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廷
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
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
坦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

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闞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晟闞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寤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体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拙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瑄入為僕射行香時將奏諫議常侍之

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證裴瑄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瑄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為殿中當杜黃裳為相故累拜九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廷之速數月宰相裴瑄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儲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途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者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籍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廷刑部侍郎充諸道監獄轉運使臧亢取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

贊賢節侍即判度支坦歷更重佐以朝廷是非大体
為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審為代
比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
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
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
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躡三奏上是
之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
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
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麻腊配之鄰汝州
以韓重華為代比水運使開發田列柵二十益兵三
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
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據
仁置所作城當磧石得制比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
三數里其實不多天德故城倚山去河甚遠失制
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
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采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
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劔南東川節度使
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
士歸怨因殺重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
合絳籍以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奏

罷兩稅外山澤榷并權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劍二
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餒二千兵以防西蕃其
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
燕州詔發兵二十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
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
者及堯贈禮部尚書

李文卷第十三

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左僕射傅公碑

陸欽州述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

平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栢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
 菜地者因以為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屬
 公之時三却惡宗共譜殺之其容畢陽以其子州
 黎奔楚於是改伯為栢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為魏
 郡守子孫家焉故為魏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為工
 部尚書生敬仁為蘄州長史生審為河南永寧令
 贈大理少卿生造為懷之獲嘉令即公之父也公
 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
 縣印不去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
 劍依父友王真真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
 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
 汝州龍興尉王真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
 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
 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

所將兵來發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
 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
 知兵馬使大曆初潘瑒虎據小傷胡參孫蓋里江東
 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
 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
 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栢筠間公
 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
 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夜亂
 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冠讐私志未立豈敢望
 為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揚炎召
 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戰稅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
 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宣越真
 浙西以為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泐代道昌馬及德宗
 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遂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
 宋寧陵泐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
 敗于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秀昭守寧陵希烈
 擁水灌其南築甬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月中
 陌城公聞之屬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
 弩手善射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
 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

皆貫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
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放至則此城已屠矣
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
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
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黜茂伐書子竹帛戎籍
乃為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為左神策軍
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城
等三十六人面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即其形而贊之
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
代之故為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
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
乃用其術將魏循代為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
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迁左領軍
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
為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墓于万年畢原夫人
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為蔡州刺史曰耆
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澄城主簿曰夔為襄州參軍
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為司空夫人追封魏國
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皆事禧晉公栖曜至
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

破賊及壯辭寧陵倚杖之圖希烈之所以兵不及于
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為也功最高位獨以不
副克生良子故大駭家大和元年翔自廬以諫議大
夫徵略出于蔡元封江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
嗣其累有辭侯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讎不怯勇死釋官就軍
焯有其勲掄兇盜平威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
由早至巨莫匪躬致宜躋土壘報未功當是生後人
紹慶不忘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
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
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傅為古姓介子誅棲蘭王封義陽侯侯為十八將功
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
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鄆州長史生
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
弓矢顯仕于成德軍沉輩稱其朴厚博野樂善本諫
瀛州在沔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

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為賊乎遂誓衆俞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為神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荷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敵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鬪且引速遇官軍以免於難以功拜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為左神策軍將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自刻飾清已率下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壽者皆稟慎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益州刺史閔帝初以公為夏銀綬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織兇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惧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賊當禁其逃亡有

罪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為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面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於陝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蠶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為念故官甚卑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顧前業遭變竭忠奇節輝輝乃作刺史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督下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華前事自我為初爾後之來視此勿渝

陸歛州述

具郡陸儵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歛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

李文卷第十四

墓誌五首

右僕射楊公墓誌

任工部墓誌

叔氏墓誌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柱

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揚公墓

誌并序

由揚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啟官至丞相

啟曾孫賢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賢生

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

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

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

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

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鄆岳觀察

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

殿中得緋衣銀魚使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

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

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

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駮去者宰相呂吏人詰之

南唐李煜撰

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遠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頽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被百姓之弗賴顛頽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心者耶

謂補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聖執不改遂以公為宣武吊祭使故事南曹即未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觀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詰蕭選遂為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為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遂以公為吏部郎中政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為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為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為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任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戶部侍郎未到政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初五丁者推兩丁為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為戶部侍郎人望益重余以公遽為宰相會考制舉人樊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

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吏部員外郎常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忠其在廣州以常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已俸薄月加三十万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袞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侯疆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讚公直言常詞李翱或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插捷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相裴均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為吏部侍郎重修甲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曆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為出讖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絜解字以修返茲守行遂為故事凡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詆者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益鉅積欠官錢公與之廷辨高霞寓以唐鄭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

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輾遲難繼公而於上前
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地道直
進足以授許汝之師賊勢自感上許之霞寓深恚
遂內外結構出為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
知公之究其為彬州躬勤於治不以早速為薄明
年召拜原王傳數日又為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
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蕪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
平宣慰使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
十二州列為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
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
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
李儵死上問宰臣崔群皇甫鏞曰何不進浙西人
名皇甫鏞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
理跡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
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為相矣是時裴門下
既出太原崔中書為鏞所讚鏞又改葬號中上旨
故鏞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迁戶部尚書又一
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
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
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

生心矣疾平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
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
分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速还私家不
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
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
人家每佳辰体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
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
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九朝廷之賢設位而
哭者不知幾人册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賜葬鄭州
榮澤縣先太保之兆附于夫人頴川韓氏贈華陰郡
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暉
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男姑四十有三年矣
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
龍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為業女適右司郎中常公
素孫承煥試大理評事廊坊節度巡官承煥之下及
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翔之受恩也爰來
請為誌文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魏國又終漂泊江湖
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吳始有名既于永歸
六十一年祗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九所履泣

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雋材自我進者多遇良能思建葭瀉洽以財袒免總麻亦及其哀止足告歸僅息立園子胤孫童十有五人有列卿曹貴為侍郎祿秩且多膳飲警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貴示終以常福薦收歸疇可比望為苗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

誌

公諱胡字用晦當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寓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母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慶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即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鹽鐵使場監之任悉歸州縣罷去骨權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

御史中丞傷以免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皆不行君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興元府倉曹叅軍三年夜微入為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錄叅軍廷殿中尋加史館脩撰入省為都官員外郎脩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門大赦改元宦官毆傷鄂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中丞殺中玉源拉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屈不得請九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廷二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韋氏給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以公之喪歸柩河南之壽安其泉鄉先公墓次以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令

名不忘曷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佑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玄植之孫靈
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
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叅軍勅攝富平
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
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
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冠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克
渭北十縣圍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構功不得
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
太府寺丞未幾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
書侍郎元載為潭漕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
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
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
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慶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
觀察使鮑防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構疾歸卒于
信州權定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
男異為知州司法叅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
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美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
尉源咸季次女適權穎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嫁淑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度支振武營田使
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
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塋于万年楊村徙先人
舊塋淑嘗與翺同車嶺南府翺知淑之才亟薦于
時故淑來請誌銘曰

故處士侯君墓誌

士生于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
之術君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
高處駭駭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畧自
齊周昌王陵所知固不合視責善宦者如糞浚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潯之河
南獨孤明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
之大川以訢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
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為憤予而不懣翱以為與
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達奚憐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

洽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
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翔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
西其子婿王適使備吉勉求君所知值君卒吉勉以
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後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
吉勉來告於翔翔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
死狗兒尚童翔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
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墓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叔氏墓誌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
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翔奉
其叔氏之喪塋于茲叔氏諱衍生子曰王老遠在
京師翔實主其事銘曰

翔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
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茲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
未列殯字零毀孤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懷心骨是
以乞假公府言來室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
歸吳於禮其合唯版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
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
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十四卷

李文卷第十五

墓誌六首

兵部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歙州李長史墓誌

虞司祿墓誌

懷州武錄事妻傅氏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公諱儒術字處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
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
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
中御史臺奏其材器即以為真歷侍御史司封員
外郎戶部郎中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
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
數月丁尊夫人憂再奉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
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
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
五十六公氣和耽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
誠府其相信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為
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為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
潛有補助其為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

言皇甫縛為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縛遂斥死崖州其為兵部總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曰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慙后族之禍逃官于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于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善年十五年十三食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與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緹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吊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等尚切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

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嚴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于嵩之下江陰絮白世嗣其稚德蘊位細慶業于公唯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獻眉州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遇病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繫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令一侍中源軋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人以之從喪歸賓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力田供養由是少不冝求仕善中隸書弓矢博奕

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
 行吏急民寬富豪弃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
 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
 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
 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
 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
 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
 長女婿禮部員外郎錫次女婿桂府觀察使杜武
 方次女婿京兆常放次女婿榮陽鄭循礼小女婿
 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
 士家事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
 州司兵累迁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益鉄
 推官寶曆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
 于鄭州某縣岡原窆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
 恭以府君之墓來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定知克
 恭者君吾季叔又安可以諱銘曰

識之有封有栢

故河南府司錄恭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
 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陝華陰二縣主簿知泗州
 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為推官得
 大理評事轉尚書代為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
 陳許妻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河
 南府戶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錄參軍
 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
 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揚美其文辭
 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戒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
 統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
 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
 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錢未一日
 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盡
 入其羨于官君既去取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
 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
 債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萬
 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權事及為司錄始就官
 承符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字儼人與
 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耶使拽

之將加杖承符吏衆進仰曰前司錄皆然故敢請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賊何為因叱出之召主饌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學參軍皆同官環邀以食精蠶之當一不合別無腫舊犯吾不怨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取田手力數既別官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至參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錢助本司厨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便撓厨吏熨日益長君使請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錄厨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厨召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居此歲又官吏清濁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錄取當舉非法往各白汝長宜慎守廉靖以澠池令為戒其所政易皆克已使人堪為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吊哭咸以為能高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祇守不失家法文二人前娶清河崔敏文無子後娶滎陽鄭虬之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墜東北孺方叩頭泣曰文人嘗與先子同官而游宅居南北隣敢請紀石朔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鏤其實可推類以知

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已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極時所艱其誠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夫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凡第七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于兄弟之家恋母也傅氏恋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死不為朽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

君夫人京兆常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常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殯道于昌黎韓氏府君諱奔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又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土蕃不肖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

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

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弗數年其父又

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城節行

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友

食亡之馬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

無所歸託笑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

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翔夫人從其女子依

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

甲辰卒于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

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

原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

人是以不克笑于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附于

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

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脩位甚卑沒

於王事初礼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

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

子曰位不称德者有後礼部君曷為然哉於是叙

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
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李文卷第十六

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常相公文

祭楊僕射文

祭峽州李使君文

祭劉巡官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祭滿山神文

祭吏部韓侍郎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盧大夫文

祭李賓客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錢巡官文

祭天中王文

湖州别女足墓文

嗚呼孔氏去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
風混華異李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衰氣萎體敗剝削不讓儼花鬪葉顛倒相
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
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殿六經之風絕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于艱
疏奏輒斥去而復还非默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
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
以友講文折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
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

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凡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决裂肝骨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凡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凡行下於太常声碑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竿百酸撓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巳卯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循君齒我髮鬢都玄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祉昌延何為發瘍針藥弗蠲有妻既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翻嗚呼哀哉唯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尔哭君之哀痛析文指

欲抑不能樂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裳惟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嗟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常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决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權柔而中毅護勲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鎮仆以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羽若飛鴻走斥于外因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軌得風飄檢年顛白成翁幽蛰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賤躬閒以存歿心悲曷窮莫爵而拜公其表表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朝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書使者采召言重礼至實賓之右内惧不称又安敢辞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翔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廷侍郎翔赴浙東宦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劔川翔作東祿亟言於相号不以薦官罷在家臥病飲貧唯公見念復召為賓自脩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余及陝郊聞公之喪失声泣哭若火煎腸公為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衆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體道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尔歿而益光孰與公此喪車東去屬耐先趾臨路一號永訣於此嗚呼哀哉尚享

祭楊僕射文

嗚呼真元中歲公既為即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幽蛰用彰德惠之厚歿身敢忘公以直道于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批如絲之

焚與賢共謀穢滌捧燭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譖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茲益敦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温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外声華日盛咸期作相為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云命知足告休願養于家子為侍郎光耀芬葩亦列鄉曹秩祿且多孫童備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家声公為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宅于榮朝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垆承教絕續刻揚德馨編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與時遠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兄初有疾驟人來告走駟牲視連呼不覺痛撓我腸誰其能療嫂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往笑語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分曹拜恩逆發負罪即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尚期會而

復接歡忤如何一乖生死驟分嗚呼哀哉豈虞濬之速臻于故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後與先能校幾時短邪長邪終永同歸死為不乎將有所之唯盡唯有兄其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既疾告于妻子自古神聖莫不皆尔名垂不滅能光万祀生平交故歿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往謂編紀吾名廢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丁寧心耳所錄既到酸慘啓書披尋未窮浸漬盈裾生雖相好沒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惡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尚虛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郡事

棺不得視形存心遊靈魄傷氣一

柩寫情四望歎秋嗚呼哀哉尚享

祭硤州李使君文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奈何官不展心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决刻石在曠名傳詎減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問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第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絮風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權接遂登諫省爵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沉恙頗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計迨至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於乎哀哉吾實刺遠州道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殫真心骨有酒在醜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于塘荷秀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騰觥往還笑言無重咸尽于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莫返初憂危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恻切吊者酸懷拊奠舊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有酒一危我來一別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享

祭錢巡官文

嗚呼其維錢君絮行而文上第有司藉籍京秦退居于湖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齋中丞覽之嗟嘆盈辰遂馳官牒請列賓道翩然而至灼灼有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群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古人孰知幸聯為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潸然日新余有行 鄭之間書礼日來道遠情親丁寧戒我已事亟还方將執手須展懽忻如何中道家訃忽傳驚呼失聲迸淚流巾宣其相逢丹旄載翻少妻慟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當貴在身董烏項橐天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愁將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下有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万事皆已一觴在前死矣奈何悲哉錢君

淮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冊歸漢謨俞帝旨等無失回功伐可紀破斬微側寶罕交趾來往蠻貉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憲改南还明珠諸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社里祭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歲不毀話話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于機君竊厥媵陳平不疑申生實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說羹弓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万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作雖棄直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羊既設神乎降恩尚享

祭中夫王文代河兩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神降歆明應如蒼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獲生宿麥重秀臣人懼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枯于下某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道以嘉社方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局政稽留且薦中素非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瀟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即守尚書礼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醴脯告辭于瀟山大神之靈

翺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甲同鄰郡逃
七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違此
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
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
路過大江遣使來辭神鑿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
巳父舒州刺史翺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
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
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
別嗚呼我為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礼其合矣夫汝之形
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真漠不觀上及於天下及
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
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李文卷第十六

李文卷第十七

嘉靖乙酉

補刊

雜著八首

行已箴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陸儔檻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南

數奇篇

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
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
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頰中
心無他曷長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謹自它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礼是持乍小及大曷莫從
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廷焉
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為我師

陸儔檻銘

晝日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
是有客曰翔銘于是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煥煥六楠四

楹裝重架虛爽拱不設簷翬祛法厯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舒吏事既退齊心以居思民之病擇獎而鉅弗送弗陸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于朝以解前疴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泗州開元寺鍾銘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鍾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翔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鍾成先時厥初罹于天蓄波沉火燬既浮為薪既費為壘澄觀之功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瓊壩如陵臺毀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後不諱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鑄乃作大鍾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声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數千僧勑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潯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路畜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翺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濟濟南陂冬軋夏流九江漲潮潛潛迤流東南百民城市所歸水積既深大波其颯亦也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壘路車勒其舟童嬰涕墮老嫗號愁歷古建茲孰為祗善濟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拒江之源厚其錢備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闐臻莫不用力千鎰擊振其施謹相勵不啻而勤堤既成止罔聽突起堅若石城墉為階水蒲莞莢茨鴻鶴繼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路飛地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还東暮宿在江濟水既平月高極明万物潛休遠無微声坐至夜靜目亦瞑將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年不識我憑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

役召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嘗波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听汝心好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諸汝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每憂不暨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乘汝實異茲譌然改作瘡死生心洗刮不落巧避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喜我如縛人或美我汝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之腹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動多尤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汝我志無盡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長須臾臭死譬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戒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吐氣掩鼻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教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

無恒姪曰教奇教奇強力能施儉以厚人九魯氏有太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教奇皆盡身以成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教奇皆往葬之姑姊妹之無主失時者教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教奇買田宅以生養之九教奇之祿朋友故舊總廢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廷辟不受請以與其叔無恒無恒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教以類之獨無恒以為不足于已無恒有妾曰善佞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教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恒父乃告教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為弟教奇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恒曰吾察之詳矣有驗存焉教奇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為人也無常心其核必悔悔則兄受謗為不仁而棄弟矣盍請契焉教奇以為然因質於無恒無恒遂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教奇以為信既而教奇仕於蜀無恒果復以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教奇至固爭之無恒大怒告人曰帛書非吾意教奇強我以為無恒惡教奇之不順於已也踐而敗之異有惡名於時教奇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為教奇若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教奇挈身而去

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
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
雍知之遂適吳不反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
姬之讒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經
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晉
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恭無怕之惡數
奇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怕於大惡孰與去
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
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怕之所行
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况叔父乎無
怕之所行無怕也如皆從之是陷無怕於惡數奇
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
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卷第十七

李文卷第十八

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峽山寺

五木經

何首烏方錄

來南錄

題枕柳亭

題靈鷲寺

常氏月錄序

戲贈詩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
月己丑自旌善弟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
韓退之石潯川假舟送子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
野遂以東野行潯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
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
食韓孟別子西歸戊戌子病寒飲葱酒以解兼暮
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
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脉
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在人在盧
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
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
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
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

辰上栖靈浮岳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
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劔
池宿望梅接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
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
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即靈隱寺臨曲波觀
輪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穿竹道
上新堂周眺群峯听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舌声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揚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
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翔翱在衢州
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
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
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
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
徐孺亭看荷葉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
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
明日至滇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
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
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滇陽峽已卯宿
清遠峽山葵盡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鬱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
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
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
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
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
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
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
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
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
江自大庾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
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
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枕柳亭

翔與監察御史常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
八千里翔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常君期
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
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翔停舟宿留日日
以須常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
派上翔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常君
亦前行矣上枕柳亭見常君絕姓名且有念我之

言嗟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初謀竟華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翺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傳遠地管以為無因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况求交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關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九山居以怪石奇峯支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七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劍池上峭壁聳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註

樛滿五木玄白判謂之水今則以牙之兩尚也厭二作雉鳥也白上刻為鳥

背雉作牛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並刻牛故曰背也聞以承勝以雖矢馬開王采四盧白雉牛王貴田

采六開塞塔禿搬揚此賊也其全為王駭為亡

其不皆玄曰盧厥英十六盧黑白色也書曰群

六笑者行馬時便以此皆白曰白厥英八雉二玄

三曰雉厥英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英十雉一牛

二白三曰開厥英十二雉如開各一厥餘皆玄曰

塞厥英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英五牛玄各

二白一曰禿厥英四曰三玄二曰搬厥英三白二

玄三曰搗厥英二矢百有二十設闕二間矢為三

間別也刻木為開彫馬英二十厥色五大半厥時

五色者各辨九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擊馬謂打敵

其所以地也王采自專故皆許重擊馬謂打敵

得馬王采自專故皆許重擊馬謂打敵

亦得開馬被打若尤苦非王采不出闕不越坑

坑義在難出故用王采能出地入坑有誦其所罰

並坐行不擇英馬一矢為坑謂失行致馬落坑也

數奇而入坑者所賭隨臨時所約

韋氏月錄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

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杜陵常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操而集之成兩軸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唐諱民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後撥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畢序而名之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為月錄

何首烏錄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闔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軋之有鄉人麥良戲而曰汝闔也汝老無子此藤異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解之田兒乃篩末酒服經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

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女偶餌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甘溫無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木藁光澤形如桃柳葉其皆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者苗色黃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日曝乾散服酒下良禱時及其根勿洗承潤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九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服汗出道引尤忌猪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殿中丞侍御識何首烏管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

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草辭蔓生根如桎拳削去黑
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為何首烏焉元和八年八月
錄

感贈詩

縣君好博學統水恣行遊鄙性樂踈野鑿地便成
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塲鑿各
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出

書李翱後

子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伍拾篇予
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
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跋

宋歐陽文忠公稱詹文之善則曰韓李韓之文傳
布世間者不啻家傳人誦李文則落落然而後學
有終身不得見焉者茲非一大大事與暇日於真
友陳君繩熙所獲觀是編遂躬鈔錄以備一家之
言云

景泰乙亥四月之吉河東邢讓識

歐陽行周
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平湖葛氏藏明正德本

唐書文藝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街有山泉禽魚難能通文書史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貢主鈞禮觀游宴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番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之舟飲錢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闈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深切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仗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相字降之亦工為文陸洵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拒遣書讓出處之違洵不至還相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相耻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相在幕府相為辨質本之偽本終得罪其子積拒命相方休假還家積表斥損時政或言相為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為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歐陽行周文集序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權節都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纂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眾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志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曠或暮而尚留宿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嘗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為汨沒之饑氓也未知為吉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知之曰此若家之寶也柰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伏聖人之教恭懍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容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踰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

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搜
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
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部愈季校書觀洎君竝數百歲
傑出人到于今伏之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於理
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復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
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邪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
為一家故其屬文之內名為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
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
冲幼之歲即拜君於外家之門大和中予為福建團練副
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
若干首立拜請序予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
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察使今訪其裔因獲其孫曰解
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
嗣之願云

歐陽行周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出門賦

迴鑿賦

王者宜日中賦

徵君洪崖子圖賦

春盤賦

懷忠賦

歐陽詹牛行周

石韞玉賦

將歸賦

瓊瑜璽瑕賦

明水賦

織冰賦

律和聲賦

第二卷

雜著

李評事示文集

太原旅懷

諫德上韋檢察

赴洛途中作

江夏留別

送袁秀才

送郭秀才

春日途中

蜀中將迴留辭韋相公

途中寄太原所思

寓興

晨裝行

贈徐十八晦

聞鄰舍唱涼州有所思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

汝川行

陳希

許州途中

銅雀妓

題嚴光釣臺

福州送鄭楚材赴京師

秋日登龍興寺

登汾上閣

送陸戶曹

送少微上人歸德峯

荆南夏夜水樓

送高士安下第

酬裴十二秀才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

御溝新柳

過福光寺律院宣上人房

詠德上李尚書

及第後訓故園親故

除夜長安客舍

早秋登慈恩寺塔

送張中丞

寄林縝

樂津店北陂

第三卷

雜著

益昌行

題華判官汝州宅內亭

登龍興寺

八月十五日夜翫月

觀亡友題壁

題秦嶺

寄嚴僕射

途中採摘懸壺子

出蜀門

韋昭宅聽歌

認得越鳥聲

送聞上人遊嵩山

題照上人房

讀周太公傳

山中老僧

贈魯山李明府

留別舍弟

送張驥騎卻寧行營

題梨嶺

題第五司戶侍御

寄弘濟上人

觀送葬

宿建溪即事

建谿行待陳詡

題王明府郊亭

塞上行

留別郭中諸公

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九日登高

雨晴即事

除夜侍酒

元日陪早朝

題延平劍潭

晚泊漳州營頭亭

鴛鴦吟

又和此首

水精念珠歌

贈山南嚴兵馬使

第四卷

銘

棧道銘

陶器銘

馬公墓誌銘

楊公墓誌銘

鄭公墓誌銘

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第五卷

記

曲江池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上方石像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泉州北樓記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二公亭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第六卷

頌

德勝頌二章

有所恨二章

東風二首

片言折獄論

南陽孝子傳

自明誠論

珍祥論

第七卷

雜著

唐天文

別下和述

甘露述

暗室箴

吊九江驛碑文

吊漢武文

補封雍齒冊文

第八卷

書

與鄭伯義書

與王式書

上張尚書書

上鄭相公書

第九卷

序

翫月詩序

宴更湖亭序

別柳由庾序

送楊行元序

送李明府序

送建上人序

送李孝廉序

送常熟許少府序

送張陸序

送王式東遊序

第十卷

序

送蔡沼觀省序

送鹽山林少府序

送無知上人序

送楊據序

送陳八赴舉序

二月三日宴僚吏序

餞斐叅和序

送洪孺卿赴舉序

歐陽行周文集目錄終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賦

出門賦

出門辭家也人有志而斯違予紛然而遠遊別天性之至
 愆夫人情之好仇嚴訓誠予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弱室
 咨予以適歸自女蘿而起愁心眷眷以纏綿淚浪浪而共
 流悵懷安以敗名曾何可以少留於是驅忠信以為車執
 藝業以為贊越三江踰五嶺望堯旌而來試庶亦呈功取
 爵建德揚名獲甘旨而報勤光畫錦以迴衡如弘斯張如
 鳥斯征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必鳴臙臙天寒崢嶸歲
 晚鵲聯翩以不定蓬悠揚而自轉遠前程之尚遙顧所離
 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披情交戾而不和退落籬則弱羽戀
 於雲路激龍門則鱗鱗限乎尺波身遠日久之晨昏戀悽
 悽而莫違親益年年之羸老思接接而若何慙靈輶於困
 窮舉與缺於壘畝一仁聲之永大一孝德之茲久伊錫類
 以拯窮豈今無而昔有爾乃循不吉泰以俟命默風塵以愴
 艱苟疏瀆以納流願覆實以成山路實多岐絲無定色任
 玄黃之濡染信疆理之南北管因媒而解縛越自遇而升
 車虞先榮而後悴姜始卷而終舒傷哉數子之稅駕吾未
 知其所如

石韞玉賦

荆山之石兮玉在其中和氏未異兮追師不攻內抱貞明
 蓄瑤璋而自異外封礪礪與礪礪而攸同紛爾十峯塊然
 一石石居山而有類玉處胎而無跡昭彰奇彩象鸞鏡之
 猶埋特達英姿狀瓊珠之未拆齊草木之借賤疊泥沙而
 共積瓊材則蘊精氣時揚結白虹於林薄浮清氣於巖岡
 多見已形空知六瑞之貴罕窮未朕誰分十仞之光混瘞
 嵌巖沈蒙翳會同夫有智懷其有以若無侔彼不爭守厥
 宅而俟泰明其內晦其外將藏器以待知不干物以招害
 原夫石則稱堅而可轉玉則受琢而凝清日遇良工一則
 有順而無固時惟哲后一則無脛而前呈我唐文武建元
 成康紹胤獲王母之玉瑄致淮夷之琛費向筆池而効色
 從溫樹以流潤伊抱璞之未聞亦梯山之自進佳梁棟批
 黃金在沙必簸揀而馳礪異取實以除華彫琢儻行輝章
 希發領同三獻之納庶免再來之則

迴鑿賦

夫何降一人兮將假帖乎萬方神其精而傑其質兮赫赫
 魏魏以昂昂應千年之寶歷承八聖之重光道為紀德為
 綱仁為宅義為防化悠悠而躡蕩風習習以洋洋沐雨露
 以蕃昌燭日月以皆康癸亥之歲大暉司政乃作幸于西

順上帝之令將行曰相彼元元以哲后為父母視淫君猶
 芻狗予其在德則夷狄皆予之子也伊重關擊折虞誰而
 守乎予其不淑則骨肉實予讎敵也雖金城湯池於予何
 有乎四門大開七寢停響風凜凜以風清寂澄凝而月靜
 于時厥有頑民從愚至逆假鴻恩以出入弄神器於間隙
 於是天忿地怒人慘神惻積憤氣以交衝壹克心以潛逼
 災變流演妖氛充塞山河列以長晦日月在而無色明則
 士庶幽則靈祇厥魚有識草木無知企喁喁以效嗷望我
 后之來儀如孺子之憶慈親焉如涸鱗之念長津焉如枯
 苗之待膏雨焉如籠鳥之仰林莽焉既而文物無荒聲明
 有素木葉猶飛金風未暮聖澤西浹天顏東顧迴旂旗整
 鑾輅兩師啓途風伯前驅豐隆布令烈缺行誅神功莫仇
 天力誰虞楛楨紛於溷溷駢駢駢乎虛無洗地軸拂天衢
 穢有罪福無辜麥靈掃蕩於襄區塵埃滌濯乎皇都元兇
 不戮而淪痛品物未覩而達蘇爾其靈物既光乘輿乃從
 雲車煙馭春心日容鬱窳霏以嚴粧輝增熠以嚴頌祥風
 颺颺以淫淫瑞色鑠鑠而溶溶漾龍焉虹霓之芬儀鳳焉
 鬋焉江霧之迷遊龍若夷若夏乃愚乃賢振振駢駢駢駢
 聞聞巷如流以湯湯野若草而芊芊雲浮巨嶽水集洪川
 至喜翻悲含淚而前曰自沐玄化冥冥綿綿如夢于天如

飲于泉卒歲永年皆調自然異日殷憂方昭厥由歸歟歸
 歟人待其居是日也皇帝乃開金門升紫宮宣帝旨熒天
 奕熙乎若微雷淑氣暢昆蟲芬乎若韶光麗景發青念下
 蟠厚地上洽玄穹扶桑而西虞泉而東百福交通萬彙大
 同白日三舍以遠巡歷不征以融融南山萬歲以爭呼頌
 若動而崇崇至矣哉之德也深乎大乎滂乎沛乎爾其汪
 瀾乎可謂上合天經下叶神靈旁統神明中獲人情故能
 不守有與之守不爭有與之爭此一舉也足見天地之心
 足辨人神之意諒無黨以無偏唯夫道德之比者也

將歸賦

憶求名於薄藝曾十稔以別離經還鄉之半齡又三年于
 路岐紅顏匪長白日如馳苒苒皆盡悠悠為誰親有父母
 情有閨閨居唯苦飢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若飢解家十
 里心與偕歸南省之蘭東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
 去來兮秋露沾衣

王者宜日中賦 以題為韻

杲杲者日中則重光燭生生於有晦暖物物以無疆人在
 下君體陽故法之象之宜諸帝王亭然止六合居中赫矣
 洞九霄臨下取其正諒無邪僻之徒倣其明詎有幽陰之
 者瞻端嚴則體率慕光昭以心馮想照彌乎八紘庶化羣

於九野觀夫高春始上虞泉未移面方輿而再朗點圓昊以重規有準之墉匿寸陰而影盡無禽之井透百尺以光披含靈疊疊處植離離宥有向陽之戶柯無不煦之枝伊醴元在已有國於斯形厥功以居大固其義之攸宜況日則類王王實況日道符罔二理契惟一當其食吳用賤賤以去縣仰以高明直奔僞而背匹是以如之致唐堯之盛假之在周易之豐暮非乏照朝亦有融或背籬東之鑿或遺山右之蒙掩彼不言熙復邪而有蔽放茲取則貴無偏以處中正不正通難通可以勵垂衣之聖政可以激御遠之神聰者也我皇祇若高穹保茲洪祚順三辰之耿耀稽八卦之明諭覲兢莊露煦姬美盛德之形容遂屏營而作賦

瑾瑜匿瑕賦 物無終美捨短從長

王之美者其曰瑾瑜雖特選之自有豈此瑕之則無非食其端葑采其下苟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况服飾所珍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揔之百寶物雄又其尤者只如夷吾委質曲逆從王一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其所長伊十仞之可貴詎一眚而為傷是故異比荆山奇同鄭市織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旁起珠中良工佩宜君子爾若惡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裏矧乃珪或致磨璧

當可指終訓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美勗矣乎鑑獨明之見宰萬物之工觀其材而辨其器履其始而知其終建莫大之勳與悠德既異收稀代之寶將瑣瑣寧同習璞自克散材徒鬱苟無分寸之痕駢罔有尋尺之盤屈榮之尤華絃垂音律攻之有曠乎目力斲之益於人物空知有玷與無疵豈不道疏而理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乍渾渾而罔容考瑾瑜之合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然者玄黃已疲奚復騁乎十里輪圍則疴焉得用於九重瑜之體全者則稀瑾之無瑕者亦罕惟追師之鑒選納尺長而寸短

傲君洪涯子圖賦 雲際長枕以表貞節

矯矯傲君居幽行閑誅堯年之日樓遲姑射之粟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繪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豈不以懷材習技找繩跨俗之工履道全真彼有過人之節者也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始睇疑在野而相逢聖意然令如行實止蘿織織以垂帽草青青而藉屨洋乎令聞昭晰得其所由傲夫儀形髮髯知其所似原夫賢達作範丹青立程將模前而示後必體物而歸誠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覩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遠憐虞仲之

貞知身已識者畫如生矜且復莊若此辰之有識貪之與
欲同在日之無情形似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
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峯初霽神飄飄而自
遠身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
夫君乎此堂乃知君之於德也大畫之於工也長畫非君
無以展其妙君非畫莫得揚其光物有相假不其昭彰揆
人事之美惡論功庸之夥少伊畫也可以稱智者之蕪惟
君也可以作真人之表者也

明水賦 玄化無宰至精感通

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象質遐分則迢
遠而迥遠英華潛合遂滴瀝以流漣可謂妙自斯妙玄之
又玄此道也自何而干彼靈也從何而借越杳杳之蒼旻
阻冥冥之永夜望瞻魄而光彩殊流端始形而清冷忽下
等陽燧之通感實柔祗之秘化豈不以我惟陽德伊乃陰
徒精靈合契氣類相符共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茲
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清
明斯在湛玉壺以無垢入纖罅而有待處靈實露今則由
於壺人置下升堂已不關乎真宰稽乎所自原夫所致臨
庭目擊難從陰鑿而來向月心祗又似上天而至來莫我
擊至莫我精奔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從宜酌號遂表性

而辨明信可薦宗祏郊上清故得歸先歲享告帝功成冠
三酒而首進掩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萬姓之元
積無益於人鄗王漿於夜漏自求其逸西珠露於金莖遊
原習坎固有冥感處陸浮空不無玄通龍吟雲而致雨虎
嘯谷而來風動無千里之效潤纔百里之功詎若以握中
之瑣細向天上之腫臃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祿攸同
者也

春盤賦 紅華碧巧助春晴

多事佳人假盤盃而作地疏綺繡以為春叢林具秀百卉
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
日惟上春時物將華柳依門而半綠草連河而欲碧室有
懸孝堂居斑白命聞可續年知暗惜研秘思於金閨同歡
壽乎瑤席昭然斯義舒矣而明春是數榮之節盤同饋薦
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未竟之意終為盤也進盤則奉養
之誠儻觀表以凡中庶無言而見情懿夫繁而不挽類天
地之無巧雜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庭前梅白溪畔桃紅
指掌而幽深數處分寸則芳菲幾叢呼翰旁聽作一園之
朝霧衣巾暫拂成萬樹之春風原其心匠始規神謀劍運
從眾象以遐覽總群形而內蘊披有梓實我則以短長小
大而謀彼有文華我則以玄黃亦白而暈故得事隨意製

物迷情裁凝神而珍奇競集下手而芬馨亂開不然者欲
翫扶疎須買青山以樹要窺菡萏待疏綠而裁將以緩
愁子之思將以逞吾人之才此一作也察其所由稽其所
據匪徒爲以徒設誠有裨而有助者也

藏冰賦 西陸朝觀方出之也

晚日離斗兮昏星見奎鴻虬向北兮龍角徂西天子慮曾
冰以爲災關凌陰而大納山人於其時而貢職庶壽域以
同躋黑牡既馨玄冥已祝人惟在上作有賦以歸王物或
稱琛類無脛而奔陸鑿固洵於窮整閉重泉乎夏屋烟乎
于將之出地燦乎連城之韞匱亦乃東風月仲之節西陸
晨覲之朝薦明靈於寢廟頌有位乎中朝光可鑿形鄙照
車之寶楚清能禦暑輕冕箭之珠亮向玉堂以孤筮鎮瓊
筵而自昭助微涼於長簟迴煩燥於炎颺鬼神以之而賽
集君臣以之而利饒豈止疾雷不震凄風不飄致兩儀之
交泰作六氣之和調而已哉冰之藏也古意可稽冰之賦
焉英華可觀休宗社之成禮暢乾坤而樹績順時元吉爲
我政之恒孚悖道致充寧魯臣之屢折六合蒼蒼萬物攘
攘詎無時啓亦有時藏經其功而此譬於厥德而何方勁
挺金相貞清玉質展其用無愧於明時韞其光不欺於暗
室平凜冽以冬入滌赫曦而夏出穿楊發彼觀國于茲幾

驚三冬之學又當二日之時業屬辭以比事述含毫而賦
之

懷忠賦并序

丙寅歲因受遺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逢墓焉昔聆
其風未嘗不迴腸實涕觀夫筮龍心又增傷遂寫憤于言
爲賦以吊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其辭曰天生
彼辛兮用鐵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其無涯無
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之如麻伊先生
之謬誇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
條舊邑溱滄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
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詐豺狼之共穴鳳實
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不分亦薰蕕之自別
是以審審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之而不滅
宰歸死以申懷不食生而結古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
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
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颯颯於衰草煙茫茫乎平
陸思情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
乎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
之而慟哭

律和聲賦 見象聲律以和萬方

誅聲周兮律聲遍人心厚兮國風變伊在竟之既引載得

獲而斯見哀思慮始安和追姓宗伯官也擇人乎有才正

始化焉選音於無象儼咸池之雅韻去桑間之末賞圖風

普以兩周筭天長而地廣律則以宮激徵詠則從濁揚清

且懲流而反正常誠險以歸平若近若遠非幽非明類無

貞等無聲信矣惟時與四時而德洽純如合莫彌六合以

文成善詠者聲應聲者律會高低以齊素諧疾徐而並出

跡不得尋功如何述為災為青曾莫奉於淫后調陽序陰

屢見資乎聖日故得之者體圓御方失之者亡種絕祀比

屋可戮桀紂罔測其所由率土可封堯舜固知其所以不

然者移風之言曷謂易俗之訓則那我所以清六管順廣

歌載唱載吹匪頌篋之獨叶一張一弛豈琴瑟之空和八

絃有截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歸之乎至德鳥來馭舞蓋

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論有助也作大君之得一考

無情焉同八風之吹萬可謂我詠斯暢我律斯臧發揚六

氣孕育群方處植者以之而茂實含識者於焉而壽昌彼

離連與栗陸復何道而稱皇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二

雜著

李評事公進示文集以詩贈之

風雅不墜地五言始君先希微嘉會登香真河梁篇理曼

語無枝言一意則千往來更後人流蕩醜前源傾筐實不

收樸檉華半繁大教護微旨哲人生今孫高颯激頰波坐

使橫流翻音日越重阻側聆滄海傳遠茲觀清陽幸觀青

琅編冷冷中山醇片片崑山瑞一杯有餘味再覽增光鮮

對寶豈皆鑿握擊良自妍吾其告先師六義今還全

蜀中將迴留醉常相公

寧體則雲構方前恒食王貧居豈及此要自懷歸憶在夢

關山遠如流歲華遍明晨首鄉路迢迢孤飛翼

大原旅懷呈薛十八侍御齊十二奉禮

前來稱英俊有食主人魚後來曰賢才又受主人車伊予

亦投刺恩煦胡彫疎既觀主人面又獻主人書餬口百家

周貨廡三月餘眼見寒序臻坐送秋光除西日怒飢腸北

風集緜裾升堂有知音此意當何如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驅馬覺漸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去意

自未甘居情詭猶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門親車無停輪流萍與繫靴早晚期相親

詠德上韋檢察即韋相之弟也

少華類太華大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
月臨水瀟若松照日輝影互光登陰森兩蕊鬱連城鸞鳳
下同氣魚龍出併力葦夷心通籌整師律英豪願迴席
貂皆屈膝中外行分途襄瀛溥清益

寓興

桃李有奇貨擲機無妙筭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美惡
苟同歸喧囂徒爾為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卮

自懷州却赴洛途中作

惆悵策疲馬孤蓬被風吹昨東今與西再長路岐嶺晚
樹無葉夜寒霜滿枝依人恒辛苦冥冥天何知

晨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鳴鶴聲求燈徹夜席束囊事晨征寂寂
人尚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江夏留別辛三十時自襄陽同舟而下予歸閩辛從

此赴舉

弭棹已傷別不堪離緒僅十年一心人千里同舟來鄉路
手尚遠客程君未迴將何慰兩端互勉臨岐材

徐十八晦落第

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
有攸為驅驅無本情懿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送袁秀才下第歸毗陵

羸馬出都門脩途指江東關河昨夜雨草木非春風矢捨
雖未中璞全終待攻層霄秋可翔豈不隨高鴻

聞鄰舍唱涼州有所思

有伊善涼曲離別在天涯虛堂正相思所妙發鄰家聲音
雖類聞形影終以選因之增遠懷惆悵菖蒲花

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赴舉雜言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凝白暄曠積光素耿耿橫虛碧南斗
接北辰連空濛鴻同浮高天蕩蕩漫漫皆晶然實類平蕪

流大川星為潭底珠雲是波中煙雜鳴漏盡東方作空曲

蒼蒼曉煙落鴈叫疑從清淺驚鷹擊似在汾河泊并州細
侯直下孫才厲秋賦懷金門念排雲漢將飛翻仰之踊躍

當華軒夜來陪餞歐陽子偶坐通宵見深宵心知慷慨日
昭回前程志在青冥裏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二首

山橫碧立竝雄岷大阜洪川共降神心合雲雷清禍亂力
迴天地作陽春非熊德媿當周輔稱傑叨慙首漢臣何幸

腐儒無一藝得為門下食魚人

又

推車闔外主恩新今日梁川草過春玉色據鞍雙節下揚
兵百里路無塵

春日途中寄故園所親

客路度年行故園未云返悠悠去源水日日祇有遠始嘆
秋葉零又看青草晚寄書南飛鴻相憶劇鄉中

汝川行

汝墳春女驚忙月朝起採桑日西沒輕綃裙露紅羅襪半
踟躕金梯倚枝歇垂空玉腕若無骨映葉朱唇似花發相歡
誰是遊冶郎蠶休不得岐路旁

許州途中

秦川行畫穎川長吳江越嶺已同方征途渺渺煙茫茫未
得還鄉傷近鄉隨萍逐梗見春光行樂登臺闕在旁林間
啼鳥野中芳有似故園皆斷腸

銅雀妓

蕭條登古臺迴首黃金屋落葉不歸林高陵永為谷粧容
徒自麗舞能閱誰目嗚咽總惟前歌聲苦於哭

題嚴光釣臺

弭棹歷陳跡悄然閑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時名辭貴
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聲

福州送鄭楚材赴京師時觀察劉公亮有感激之意

美人河岳靈家本榮水濱門承若蘭族身軀如瓊文早折
青桂枝俯窺鴻鶴群爾來丹霄去遠逐蒼梧雲有伊光鑒
人惜茲瑞蕙薰中酣前激昂四座同氛氳海郡梅堦晴山
郵炎景騰迴翔罷南遊嗚咽期西聞秦塞驚鳳征越江雲
兩分從茲一別離佇致如堯君

和嚴長官秋日登太原龍興寺閣野望

百文化城樓君登最上頭九霄迴棧路八到視并州煙火
遺竟燕山河啓聖猷短垣齊介嶺片帛指汾流清鐸中天
籟哀鴻下界秋境開如道勝心遠見名淳豈念乘肥馬方
應駕大牛自備蓬蓬吹不得與良遊

陪太原鄭行軍中丞登汾上閣中丞詩曰汾樓秋水
閣宛似倒閣門惆悵江湖思惟將南客論南客即詹

也報書即事上答

并州汾上閣登望似吳閭貫郭河通路繁村水逼郟城視
臨柱渚巷市接飛梁莫論江湖思南人正斷腸

送潭州陸戶曹之任戶曹自處州司倉除

三語又為據大家聞屈聲多年名下人四姓江南英衡嶺
半天秀湘潭無底清何言驅遠車去有蒙莊情

送少微上人歸德峯

不負人間累，棲身任所從。灰心聞密行，菜色見羸容。幻世方同悞，深居願繼蹤。孤雲與禪誦，到後在何峯。

荆南夏夜水樓懷昭立直上人雲夢李莘

無機成疾逸，中夜上江樓。雲盡月如練，水涼風似秋。鳥聲聞夢澤，黛色上昭丘。不遠人情在，良宵恨獨遊。

送高士安下第迴岷南寧親

借隱有賢親，岷南四十春。樓雲自匪石，觀國暫同塵。就養思兒戲，延辛愛鳥伸。還看謝時輩，又作潁陽人。

酬裴十二秀才孩子詠裴拜曰待有成器後折取桂林余

算日未成年，英姿已斐然。王家十里後，荀氏八龍先。蔥蒨松猶嫩，清明月漸圓。將何一枝桂，容易賞名賢。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北公丁泉州門客

中宵天色半，片月出滄洲。皎潔臨孤島，嬋娟入亂流。應同故園夜，獨起異鄉愁。那得林蓬轉，從君上庾樓。

御溝新柳貞元八年及第首賦

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媚作千門秀，連為一道春。柔莢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青岸，翻煙拂綠蘋。王孫初命賞，楚客欲傷神。芳意堪相贈，一枝光遠人。

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

律座下朝講，畫門猶掩關。叨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閑。寂爾

方丈內，瑩然虛白間。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松色落深井，竹陰寒小山。晤言流曦晚，惆悵歸人寰。

誄德上太原李尚書

郡以公方郭，細侯并州。非復舊并州，九重帝宅司。丹地十萬兵，樞擁碧油。鏘玉半為趨，闕吏腰金皆是走。庭流王褒是德空，知頌身在三千最上頭。

及第後訓故園親故

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曩豈期揚，業射頗因偶。中挂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慙，德相賀投篇。料媿詞猶著，禍衣何足羨。如君即是載鳴時。

除夜長安客舍

仍寢如流歲，又遷望家思。獻壽弄甲恨，長年虛牖。

傳寒柝，孤燈照絕編。誰應問窮轍，泣盡更潸然。

早秋登慈恩寺塔

寶塔過千仞，登臨盡四維。毫端分馬頰，墨點辨蛾眉。地迴風彌緊，天長日又遲。因高欲有賦，遠意慘生悲。

許州送張中丞出臨潁鎮

心誦陰符口不言，風驅千騎出轅門。孫吳去後無長策，誰敵留侯直下孫。

蜀門與林蘓分路後屢看山川似閩中因寄林蘓

蜀門與林蘓分路後屢看山川似閩中，因寄林蘓。

亦聞人也

村步如延壽川源似福平延壽福平皆關中川原之名延壽即福平即子之別墅無人相與識獨自故鄉情

樂津店北陂

嬋娟有麗玉如也美笑當予繫手馬羅惟碧草豈相容行到山頭憶山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二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雜著

益昌行并序

貞元年中天子以工部郎中興元少尹吳興沈公長源牧利州其為政五年予旅遊由于利觀人安俗阜欽所以美作詩一章利州故益昌郡也目曰益昌行詩曰

駟馬至益昌倍驚風俗和耕夫壘上謔負者途中歌處處川復原重重山與河人煙遍餘田時稼無閒坡問業一何脩太守德化加問身一何安太守恩懷多賢哉我太守在古無以過愛人甚愛子理邦如理家雲雷既奮騰草木遂

萌芽乃知良二千德足為國華今時固精求漢唐遺業四氣有青春衆植佇揚葩期當作說霖天下同

題華十二判官汝州宅內亭并序

觀居處翫好則才不才了然可知如華斯亭華豈常人歟規畫既高巧壤有潔媚以花草清以竹木綺絜蒼蒼琅琅森然墻外人寰入門雲林使人心以之聞神以之遠華朝於斯夕於斯心不朗神不王其可得乎則虛廓其靈恬淡其性由才不才矣非逃名遠世方曰冥搜賢哉華未展襟懷視於斯則昭然在前矣予既遊且尚詩以美之衆君子其以為然亦宜相廣詩曰

高居勝景誰能有佳意幽情共可歡新柳搖門青翡翠脩篁浮徑碧琅玕步兵阮籍空除屏彭澤陶潛護掛冠只在城隍也趨府豈如吾子道斯安

奉和太原鄭中丞登龍興寺閣

青窓朱戶半天開極目凝神望幾迴晉國頽墉生草樹皇家瑞氣在樓臺千條水入黃河去萬點山從紫塞來獨恨侍遊遠長者不知高意是誰陪

太原和嚴長官八月十五日夜西山童子上方翫月

寄嚴中丞少尹

西寺碧雲端東溟白雪團年來一夜翫君在半天看素魄

當懷上清光在下寒宜裁濟江竹有阻東蓮歎

親亡友李三十親梯歸鐘壁題詩處

傳友親題壁上詩傷看綠跡不緣詞門前猶是長安道無復迴車下筆時

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自南山却赴京師石臼嶺頭即事寄嚴僕射

鳥企蛇盤地半天下窺十仞到浮煙因高迴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

與洪孺卿自梁州迴途中經駱谷見野果有閩中懸

壺子既同採摘用呈之洪亦閩人

青苞未實忽離離摘得盈筐浚更垂上德同之豈無意故園山路一枝花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儻然領得入時魂遊人莫道歸來易三不曾聞古老言

韋晤宅聽歌

服製虹霓鬢似雲蕭郎屢裏上清人等閑逐酒傾杯樂飛盡虹梁一夜塵

與林樞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認得越鳥聲玉林林亦

閩中人也

正是閩中越鳥聲幾迴留聽暗沾纓傷心激念君深淺共有離鄉萬里情

送閩上人遊嵩山

二室峯峯昔願遊從雲從鶴思悠悠丹梯石磴君先去為上青冥最上頭

永安寺照上人房

草席蒲團不掃塵松間石上似無人群陰欲午鐘聲動自焚溪蔬養幻身

讀周太公傳

論兵去商雷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豈異茲川老

山中老僧

笑向來人話古時繩床竹杖自扶持秋深頭冷灑將剝白黑蒼然髮到眉

贈魯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關抱孫弄子萬家閑若將邑號稱賢宰又是皇唐李魯山

泉州赴上都洛陽亭留別舍弟及故人

天長地濶多岐路身即飛蓬共水萍疋馬將驅豈容易弟

兄親故蒲離亭

送張驃騎郊寧行營

賀馬瑀弓金僕姑龍驤虎視出皇都揚鞭莫恠輕胡虜曾
在漁陽敵萬夫

題梨嶺

南北風煙即異方連峯危榭倚蒼蒼哀猿咽水偏高處誰
不沾衣望故鄉

題第五司戶侍御

曾稱野鶴比群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驄馬不騎人不識冷
然三尺別生風

秋夜寄弘濟上人

尚被浮名誘此身今時誰與德為鄉遠知是夜樓溪上月
照千峯為一人

觀送葬

何事悲酸淚滿巾浮生共是北山塵他時不見北山路死
者還曾哭送人

宿建溪中宵即事

蓬窮一席眠還坐蛙噪螢飛夜未央僮僕舟人空寂寂隔
簾微月入中倉

建溪行待陳詡予先發福州陳詡
發中道待之不傳

偕行那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憶麗詞能狀物每
看奇異但相思

題王明府郊亭

日日郊亭啓竹扉論桑勸稼是常機山城要得牛羊下方
與農人分背歸

塞上行

聞說胡兵欲利秋昨來投筆到營州驍雄已許將軍用邊
塞無勞天子憂

題別業留別郭中諸公

千山江上背斜暉一徑中峯見所歸不信扁舟迴在晚宿
雲先已到柴扉

九日廣陵同陳十五先輩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客路重陽日登高寄上樓風煙今令節喜聞古雄州泛菊
聊斟酒持萸懶揮頭情人共惆悵良久不同遊

九日廣陵登高懷邵二先輩

簪萸泛菊俯平阡飲過三杯却惘然十歲此辰同醉友登
高各處已三年

薛舍人使君觀察韓判官侍御許雨晴到所居既霽

先呈即事

江臯昨夜雨收梅江南夏雨日海寂寂衡門與釣臺西島落花隨

水至前山飛鳥出雲來觀風駟馬能言駐行縣雙旌許覽
迴豈不偶然聊爲竹空今石逕掃莓苔

除夜侍酒呈諸兄示舍弟

莫歎明朝又一春相看堪共貴茲身悠悠寰宇同今夜
下傳杯有幾人

元日陪早朝

斗柄東迴歲又新遠旒南面挹來賓和光髯髯樓臺晚休
氣氛氳天地春儀簫不唯丹穴鳥稱觴半是越裳人江皋
腐草今何幸亦與恒星拱北辰

題延平劍潭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洋一去水漫漫空餘昔日凌霜色長
與澄潭生畫寒

晚泊漳州營頭亭

迴峯疊嶂遠亭隅散點煙霜勝畫圖日暮筆軒卷長泊太
清雲上送蓬壺

杏韓十八鷺驪吟韓詩云鴛鴦誠齋餼市者何其稠

刀小苦難制價微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
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駢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驅牽入市
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萬丘借問行幾何咫
尺視九州飢食玉山未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

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披其鞞
因言天外事恍惚使人愁驚駘謂駢驥餓死余爾羞有能
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駢驥不敢
言低迴但垂頭人皆劣駢驥共以駑駘優謂余獨異數才
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高聲謳

又和此首

故人舒其憤作爾鷺驪篇爲取易俸陳驥以難知言委曲
感既深咨嗟詞亦殷伊情有遠瀾余志遊其源室在周孔
堂道適堯舜門調雅聲寡同途遐勢難翻願茲萬恨來假
彼二物云賤貴而貴賤世人良共然芭蕉一葉歟芙蓉一
花妍異無材實資手植堦堦前榭楠十圍瑰松栢百尺堅
罔念棟梁功野長丘墟邊傷哉昌黎韓焉得不迤邐上帝
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實將庇群庶此規崇軒班爾圖未
安掄擇其精專君看廣厦中豈有庭前萱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良工
磨拭成貫珠泓澄洞澈看如無星輝月耀莫之逾駭難照
乘徒稱殊上人念佛泛真諦一佛一珠以爲計既指其珠
當佛身亦欲珠明佛像智客董母訪朱公得之玳瑁群奇
中龍龕龕嶺長隨躬削自守持纖掌透夜來月照紅條空

窮川極陸難為實執說車渠將瑪礧連連寒溜下陰軒
焚汝露垂秋草皎晶晶影煌煌陸離電煖紛不常凌
目生光芒我來借問脩行術數日殷勤羨茲物上人視日
檢微言心淨如斯即諸佛

贈山南嚴兵馬使即僕射堂第也

為鴈為鴻第與凡如鷓如鴉傑連英天旋地轉煙雲黑共
鼓長風六合清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四

銘

棧道銘并序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
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巨隔呀絕峻嶮冥冥麋鹿無蹊猿
揉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
五萬年間莫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
著慾無餘源教化無餘門可貿遷可親昵孽圻地脉朕離
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
疑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際有所不周廻翔有所不

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
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兼含蒼萬
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
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茲地有川不可
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粵有智慮念全女造立巨衝而
舉追氏絕懸纜以下梓人復垂絕冥鳥傍危峯鑿積石以
金力梁半空於木用斜根王墨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
繞翠屏而龍蹠堅勁交固雲橫砥平於庸蜀之通塗統岐
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决防如鴻向陽
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蹊是
贊幣以達人神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陸可王
者王可公者公而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補之材
無窮易利代靈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
為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
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
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
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
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
倣作銘曰
天覆地肅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

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
坤維不續斗超岸斷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
不通賢斯有造鑿堅剡勁無蹙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
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備劉怒從完
以踣隨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華勢才不易林踣植之致
惠怨之心勿爲斯道不恒勿爲斯道可又禮不以禮可有
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物若茲
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于左其同我思

陶器銘并序

嘗侍論於長者僂有之曰近代之作玉杯麗則麗矣愚以
不如古人之爲陶長者避之以爲知言退而思其所自多
亦不忝伊人之譽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貴無罔而
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之至富者土也不勞
而成者火也夫陶拘壤以製發蒸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至
富不瑩而冰清珠皖不鍛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十室以
給斛鬲疊甌餅缶盃孟大窮儉石小極圭撮經晶鑽而自
若在燁爨而莫渝滿堂絕侈靡之譏提挈無剽殺之患其
功則易簡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
理利用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覆物之本從
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爲外戶不閉無爲之

德所由生也豈夫王杯之獨劣其餘孰得而侮焉則刊材
搜璞窮山越壑磨磨雕琢鍊丹釀力盡終年之功財殫
不訾之產量纒升合質忌湯火實家得奢盈之議中懷生
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
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
紂所以人人頹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
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盡財不周於用禍
又如此而人貴之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
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憶而有中誠背常人
之見故爲銘以廣之銘曰

黜汚易杯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爲貴稽諸性載函實
倣與裁因拘壤成假焚蒸不曠不丹不雕不刻自結金堅
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洪纖用窮幽仄物有
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爲利物有積功相崇我取不勞爲工
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剽殺焚擊我取懷藏
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室滿堂盈侈莫我生省齋周用
所賤謂何賈害勤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
曰奢雖隆必隆可賤不賤物得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
上惟五帝下相三王實有以興亦有以亡蚩蚩百工孰若
我陶敬銘有器永告滔滔

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墓誌銘并序

嗚呼死也者君子曰終有唐興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銀
 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終于京師國喪英才家亡
 令孫家國不幸痛毒可知公諱某字某其先京兆扶風人
 始實趙氏累葉繼將多總戎塞下有以居今為燕之名
 流曾祖某某官某某官父某某官公則某官第某子也
 積奕世忠貞之慶得陰方嚴勁之氣天骨山峻神慈玉輝
 有莘有悌閨門以和有信有義川閩以附矛戟韞器風雲
 馳聲燕趙多奇士公其人也用正直素著畧擁旌杖節者
 尊以果斷行正令擢甲執兵者伏前後佐全師大幕不有
 暫寧方將張翼翔雲揚鬚遊溟大命不永大病遘及享年
 三十三秦氏慙是類生禍促哀哉夫人某處某氏子二人
 長曰縱文曰緒永思之感至性過人以貞元十二年歲在
 某月某日大通卜宅于京兆某鄉某里某原禮也犬長地
 又堙川塹阜于何不有乃為銘德而誌墓云

士比常才如瑜在岷燕趙多奇公則其人業繼忠貞識資
 籌略器流瑚璉羽族雕鶚題與大郡佐律雄師雖擒杜德
 亦匪孤肘南仰搏鵬更期返矚東觀逝水忽茲永往卜遠
 斯及安于此尚惟宅惟安天長地長

有唐故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閩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
 若干代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
 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瓌
 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識度群居不掩六籍外偏好
 籟首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畫用有成
 大曆元年節度使石僕射田公薦授左武衛率府倉曹參
 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墜業躁求則背道或出
 或處聖人為中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
 州永思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田參軍貞元二年授
 鄂州司倉參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倉曹時每罷官待集卜
 勝屏居晏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心焉貞元十二年
 冬又合某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于汝州龍
 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一年歷官四政祿
 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通以簡上以忠政重下以公平驅皆
 白珪無玷朱絃有聲嗚呼公之材之量如鐘含音如水待
 盛大小當應方圓必答我則不銜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
 耀以至頌沒悲夫夫保性居業特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
 公昔於名官之理是焉七祿農耕猶生則營若死則已亦
 道也公昨於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
 不違道公與之周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

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吳次子暈季子吳伏凶之號以
至見血以年某月日卜葬某鄉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
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墓許有誌故為墓誌銘庶親
今為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鱗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貞則曰松揚公於人彼貞
彼神藝術潛引溫良內克名不稱實祿有負德大桃信美
不能秋數冬日可愛亦用西徂大期斯來無賢無愚英英
揚公與逝川俱下此脩源有形永宅東海西山不易罔易
大唐故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

墓誌銘 科序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人記墓庶高岸為谷幽
壤或呈情當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某字某
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若干子
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美鵬姿鸞靈霜
嚴壁峻樂而後笑時而後言孝弟忠信分毫節操觀容可
見好史學歷代英豪得失皆覆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
若加諸已明隆符善司馬法起家為范陽軍要籍本軍疑
政畫多自出遷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莫州近邊戎
敵為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遠逃遁莫人大又拜御史
中丞莫州刺史俄薊州之患如莫州移薊州薊人繼康攝

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天子自管內二
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異其議奇其詞決所
讜答于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宿衛十一年長松
在林利錐處兼森竦頰脫鋒幹獨見天子儲而將用未有
所當貞元十四年癡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于京師常樂
里之私第出身從事若干年累職蒞官若干政春秋五十
一當時俊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歎息嗚呼騏驎有騰
千騁萬之足伏乎樞干將有刺犀截象之銳閉乎匣將用
未用一朝變化為骨燕市入泉延平為知人之痛惜公其
比歟夫人鴈門田氏鴈門郡王氏之女哭泣之慕痛而中
禮子六人男五人一先公四人在曰綬曰績曰某曰某綬
三十八縉年十五其餘幼推不言可知女二人一先公一
人在四歲至性拳跪感動飛走以其年十一月一日卜葬
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
其承春長沙歐陽某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成平生
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則未嘗益蒼翠
俄摧忽墜脩短無涯傷如之何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 科序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子鄭

公年若干終于其居州閭親識遠近連涕重吉人也嗚呼
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為天下之材也珠玉碎
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喪天下之寶也公之生則深林
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而有未玩而亡哀哉公諱

晚字李實其先宅榮陽永嘉之遠遠祖自江上更徙于閩
今為清源晉江人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
穎川陳氏育者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

強潔無復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貞亮有成人之德既冠
儀表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鳳不
近腥龍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彥有若人之妹獲配

於公公太夫人早世妹不逮事則見公霜露之感蒸嘗之
敬公尊府君近捐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晨昏之愛饒新
之至奉公居閨門鄉黨者十有五年顧詹於公善良內外

兼得受命不永其如命何蘭分蕙馨或亦中敗惜哉子二
人皆幼公在日名之曰彥方彥章詹既在京師不遂撫慰
來人有述實孺能號妻亦閨良有過人禮不踰制窆取遠

日堂殯三年以貞元十二年某月日永厝于郡城東偏間
儒里常熟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遠告咨于題誌既亦真誌
實舊知人江嶺則遐想象不昧取思芳茂為銘以寄銘曰

有斐李實君子之禎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任長更

推誠材植遠林實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骨肉歸土
用瘞斯原嗚呼斯永樓君子之魂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四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記

曲江池記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園則為池為沼苑
之沼園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
然歟脩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甯坎牽窮港洞
生泉滄源東西三里而達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綠
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杳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為
其後洳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濼川鈎結盤護不南不
北湛然中亭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

蓋漱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功沙汰
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磽確外爲寰宇故無垆塢
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
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
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豈陶鈞造化者用宅
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
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
宅土之後職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
乎將天意尚伺其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之故於
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遠其季主營之以湏焉揆北辰以
正方度南端而製極壙隍劃趾鈞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
厥池既由我身繞成伊去真主魏魏龍盤虎踞爰自中而
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豈
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污入其洞激
銷涎漿以下澄污蘆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
腫之患千門就爽壇之致其流惡舍和厚生蠲疾有如此
者皎晶如練清明在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滂
宁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華中緝重樓大矯以紫映
危榭曉晶以輝燭芬芳陰滲滲濛濛電燧疑煙吐靄泛羽遊
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

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於今月就妙賞乎
勝趣九重繡轡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而偕至
泛菊則因高乎斷岸被禊則就灤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
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滌寒光炫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
縱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矚鞠涕涓
神仙奏均天於赤水躡藹敷命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洗
慮延歡俾人怡擇有如此者至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
織埃不動微波以寧焚燄淳淳瑞現祥形其或淫而以情
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駭生禍觀其
樓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小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
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屬太
始之玄造訪前蹤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
義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舍和厚生蠲疾則去陰
之惡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
帝宇也延歡滌慮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
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色非
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
維焉意有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
毗之右至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
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

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今民無德而稱焉
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
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滿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
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滿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
將諫以求明雖習矣必滿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
摩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
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乎其中
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束脩既行筵肆乃
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
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
大學師長序鄉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
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秀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筭
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浸塔雲來即集鱗居攢弁如星連
襍成惟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
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
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
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
聞于都九域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芬虛來實歸予職在

下摩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觀公之美
敬書盛事記諸塵壁拜列當時執簡樞衣者于左偏貞元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福州南閩寺上方石像記

萬物闕闕各由興泯無繫無公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
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軀質兆朕未見則峨峨
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卓壓蓮宮之上界海若觀而
莫動天時功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
雲步涌驟雨來集驚颯環駭軒窗杳真雄雄者雷駭然中
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躡潭洞巖蕩蕩須臾風雨散
雲雷收項劈輪囷斬然中關南委地以掃落北干霄而碣
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
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摩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
然慈而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
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問則其所來
且物之堅莫堅於石况高原廣袤又群石之傑一朝瓜剖
中有雌球其為造石之劫致有相而外封乎其為有石之
後入無間以內攻乎意不可以人事徵請試以神化察貌
魏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雙齊
四大而有力數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沮泥則為不

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雖然之然俾知我存我之門經曰十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故身者則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馮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爲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倖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嶢嶢之餘仞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使有副副之言繼也其一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而又輔其違焉其亦總使之務歟皇街使之副其職大矣天子外有六合故內闢六街以達之彼爲庭除此爲堂室靜諸糾迭王恩傾環游式遇之卒專杆極微循之今夫京師豪傑英俊之都會變夷戎狄之來萃排輪重足馮衆多撓我防則戶伊動必由我察則目伊取必見繇是九城之中乘避貴負敬長金玉可拾遺則猶土幼弱可欺過則如傷出門若有賓讓路若有神靈與鳥合而無暴自東自西以威萃憧憧焉斯焉而能在其中悻悻焉斯焉而謹在其中六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上

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吾濮陽公兼右街使俾訪忠良以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選次以材能擇加之以更歷因之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白衣奉御高陽許公以聞上素知公名即日召見數對器實有符巖聲當錫紫綬金章於殿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官用視效佐得人街之政悉以相付公靜而敏清而貞堅鑰禁根深鋤事根不誠而部伍增肅不按而途陌倍理日出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靜職斯有述公此無作遠斯州別駕副使如故旌其勞且藉能也夫跡以行生言由事觀公整斯署之績得國家建斯署之義遂書其義昭其績爲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接公之武踐茲位者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貞元十一年五月記

泉州北樓記

釋名曰樓樓也謂其高明觀遠矚瞭然也建於第宅則以閱園林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三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故樓者蓋此郡北墉之立候樓也卜築之始微而具之表不倍常廣唯再尋製造日遠土木力殆左蹇右侈上露下地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目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年蘇秋歲豐農隙有司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公曰斯郡

之南極也元后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因恋主向方瞻曠惟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關登陣擊柝之所風雨憂折樓復隍之患政因時今爾其營之俾有布帛跪立之地閭更人防卒之蒞事乎將時躋展北面拱辰之心焉受命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野人群庶感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坏崩易蠹趾有餘而不刻基墟自延科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望龙徒未晦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隄隴如鱗之癖暑若岸之單墜得之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長江之感洪濤氣勢驟是以雄為公每子牟情來莊馬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邑有邦之本也戀闕愛君為臣之節也善矣哉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大有為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唯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與頌藝忝儒術每待公居上志下裏兩獲而達微書其事為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象佳致眸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年秋九月二十日獻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為邦之二祀冬造六曹之都堂公表微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紀綱天下分刺史六司用

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肢一時不若則歲罔成功一肢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六司之操如股肱思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步中將坏城郭親覽解宇首視斯署既隕而隘非凝神接務之所日撫人民不則有國營官室是亦為政乃量美府以度用指斯宇而命易又曰處淋居卑非智也頌人盡財非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義事者志之有司於是審基趾程廣柔山節藻稅借也削而不取土階茅欄逼也華而是捐非約非豐允執厥中然後計具材量日力山木則訓之如市入功則稅之若時物樂民頌未旬而畢飛梁三道而通負運楫六接以都豁陽軒遐引陰室旁啓挹以重屏翼以迴廊曉黔黔以秘遼吃崇業而宏敞夏處其達則炎天以涼冬居其隩則凜風以溫足以寧肌靜心蓋厥職者也夫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後相斯堂者公侯卿士禮隔禁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唯利於身歟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之逮也斯不亦利後不唯利於今歟觀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為司功某處某乙司戶司倉司法司兵司田皆外莊內融懷材抱忠無回邪以後下有寮諤以承上當時之責也請列于記左庶後之君子觀名訪德知夫是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二八亭記 泉州

勝屋曰亭廢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榭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隆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溼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材力實猶有遠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如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首選之於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前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溼勸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溼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向地理卑卑而不擇爽壇以蕩夫汚虛乎因問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并阜高不至崇庫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舍之以澄湖萬頃挹之以危岑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鈿狀整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嘉煙苗草駭憚移日心盼意籌有建亭之弄而未之言也二公既迴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詞曰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服朕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善公昔歲之福諸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直吾父母矣茲阜二公做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無忍令父母慈之乎遂借發為公就阜之如墻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蹕等周環當上頂誠奮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糧園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殖瓦甃無腥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巧項之備息再展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且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南西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頓壤而垂綸通以虹橋解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淨巖壑疊迴精舍奉其旁連都城企其遐際容彩光彩搖綺入闌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爛瀟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睇一睇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簾賞納衷懇乎群庶尋幽採異常於斯勞賓祖客當於斯加以平時間闕通途在下可以親耕耦可以採謳謔作一亭而眾美具噫大造茲阜其固

與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觀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黍于文會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游吳歸之辰喻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趾未流山川物象遍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被某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或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姑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于記左以為邦榮在位元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今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位王爵則任義尉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漢尉東南尉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

地關上列縣出千十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亦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為之最畿縣僅千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伯鄭縣為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二伯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功焉為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驢鳳五靈之長於郡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簿尉皆每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為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效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刑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今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訟尚生工與人與無時休州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察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大小有異而揆緒不殊官其官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

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記書其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在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鄆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六

雜著

德勝頌二章并序

唐貞元八年歲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華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常沴自春三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爲焦灼爲霖霖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揚臺靈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蒼潛相度磨力强者勝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浸霖爲慶雲烈景瞰爲祥光油油熏熏宛復如春塊不破而兩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膏肓欲凝淑氣猶競彼雖問得爲禍此亦未能爲福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圻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滄泉如開浦煙豐本增岐芄芄絲絲無稊磻與良沃獲一十於百千騰旅雲蟲以萎罔餘粮嶽峙而棲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

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况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祗之類皆吁歔怡逸於其中乎宜其瘳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昨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遵古矣元元室室嗚嗚啞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私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衛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飫梁匪徒我飫梁線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膏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厭款犬豕梁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有所恨二章拜序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觀故林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塗容願一促膝怒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而巫者忌以見

人曰不見有愈見則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蔽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有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摻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吳聊以為憶予貧也素之衣服無暇藏篋箭聽絲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鮮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實未衰馬其方少爾斯謂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為有所恨二章云

相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觀止本不信巫謂巫言是覆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相思遺衣為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謂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將之有所恨兮

上董相公東風二首拜序啓

其務其業文者相公昔領大司成則飲相公訓人成俗之教中為大司學則煦相公合其穆風之德及舞廟客則決相公調元厚生之化竟未能歌謠芬馥紀叙茂實下居陪

室有媿明神昨以赴調東周又聆相公此方鎮安之美陪
輿人誦作東風詩一首既詠諸途輒塵左右干犯明白不
任戰懼

東風二章

東風美隴西公也貞元十二年相國東都守隴西董公牧
于浚浚軍自勦淮夷二孽重巖希烈矜功多悖師用匪律
人亦由殘隴西公和為謀與仁為化車既去兇渠黎昨以
蘇東風解凝發蟄之不若作東風詩二章首美去兇渠也
其卒章美蘇昨也

東風叶時匪沃匪飄莫雪凝川莫陰五郊朝不不後夕乃銷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臨應匪戮匪臭莫暴在莫醜醜在
階以踣以鐵夕不後朝隴西公來浚都兮

東風叶時匪鑿匪穉莫蟄在泉莫枯在條宵不後晨乃錄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為政匪食音寺匪招莫顧於家莫
流於遼以飽以廼晨不後宵隴西公來浚都兮

南陽孝子傳并論

貞元九年某旅行號州稅子村店有一黨先止焉老翁一
人文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賣其
纍纍衣服非稱有其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題
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閔吾父年

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與驢博驢問得姓名乎曰其
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某既占鄭書又知鄭侍
君靈棚自南當由彼而還也意其必鄭焉不復問焉各遵
所往貞元十一年獲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歛歛為言之曰
豫章之迴次南陽大澤見一貧翁乘驢甚瘠一丈夫肩
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童稚驅行兩人山路初
盡如行坡澤天父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顛踣丈夫
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擲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
翁屐輒盈目倒既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實諸驢而負其
父平田積雨潦淖到脛不至店舍竟無憩歇父在子上殊
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
高車連轡逸騎怡焉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
日時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
贈絹一疋令與驢博驢代以載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
欲分路知其絹曰無驢可博願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貴以
忠為慶一絹博驢未就更與一絹自號而西足下之見豈
斯人歟某以如其所行是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
行既可述遂依鄭說為之傳其間問其姓氏亦不知何許
人實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為南陽孝子論曰
孝子偕孝矣而贈絹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師

儉孝子偕孝矣

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

夫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為獄折而有刑刑者刑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致法猶於朝於市於野昭然與衆方棄之所以不易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敏於成康于時皆濟濟盛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罪戾隨之若是則君子時或委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偏詞雖君子不足以信者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以鬼神占醫以筋脉體無恒之人筋脉且不足以自體而况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扶撲之蓋焉大則性命必有鈇鑕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而崇周公此六人無欲輕傷於人

者夫子豈好輕傷哉脫夫子實為片言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非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必然之理也

自明誠論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自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武周公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用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軼自明誠而佐龐明之於誠猶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弟兄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群臣而子黎庶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融水火其罔害彌天地而必蒼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

珍祥論

漢武帝覽交門之歌顧謂東方大夫曰古人列后魏魏蕩蕩者則予今日其庶幾乎東方大夫曰何謂也曰遠人率俾天降珍祥殷湯上感會獲白狼周成旁沓然致越裳故助曰聖幸祀四方式乙不叔出有震亡予享虞舜于九疑吊罷民乎盛唐登山於華陰俯大川乎奉陽天清地謐符應昭彰是曠跡交神致效助之慶脩身遠害免武乙之殃紫芝產於甘泉白麟呈於雍祠天馬生於渥洼之域寶鼎出於汾水之濱風雲草木相繼於時頭飛皇飲之長涅齒穿膏之觀絕域欽塞無月無之是多白狼之社不少越蒙之珍也比夫魏魏蕩蕩爾有何見而感焉東方大夫曰噫陛下誤意魏魏蕩蕩歟非古所謂魏魏蕩蕩者夫魏魏者德之容蕩蕩者化之稱非謂廣遊從於險阻幸髮髻於神祇鐘莫測於妖祥免偶然之壓溺致僕來之貢賦獲無用之戎伏耳且此之數者理不可馬亦明也秦皇帝周施天下不為德我太宗不下階闥不為微周欽死於牖下不為是虞舜崩於蒼梧不為非魏叔得神喪其國西伯無神人以歸龍降于庭夏道昧雉雉于鼎商祚輝苗民逆命堯

以盛有縉來賓禁以表以此觀之即虐如秦皇雖重轍龜下字內不如太宗端拱於堂上也弱如周懿雖終於惟席不如虞舜之沒於草莽也淫如魏叔雖獲靈祐不如西伯無所禱祈也邪如孔甲雖有嘉祥不如武丁之妖怪也酷如夏桀雖異人屈膝不如唐堯域中之解體也天道冲融變化無窮發祥布象時異始而同終神理閎密吉凶罔測示形告兆亦同紀而異極有多端以表善有積慶以懲惡有無災以厚毒有見昔以警德今多瑞多慶不知天之表善歟其稔惡歟無災無昔不知神之厚毒歟其亦警德歟以是先王或不致珍祥而有天下或屢服蠻夷而覆宗社或有鴻災巨眚國以寧或有靈蹤異跡而身以傾珍祥之實乍凶乍吉妖惟之蹤乍吉乍凶警諸藥工也其有活人之者亦有殺人之者焉警諸酒醴也雖有敗人之道固有成人之道焉武帝曰若之何而信之曰唯德可以信之欽若上帝輯寧下民其表善也雖休勿休則百福是道其稔惡也將覆不覆則轉禍為福且人神之主天地之心也孰為妖怪神祇也孰為珍祥天地也者苟脩德以待人未有主人怡悅而客忿怒心善而形為惡也若有其德日觀妖悟其魏魏也若無其德日對珍祥其未蕩蕩也武帝鑿然欽勝而言曰善矣哉微而體大珍祥不必利妖惟不必害

而今而後以二者棄乎道德之外勅內府詔宗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六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七

雜著

唐天志

天雖覆育生生如其情則或予或否其與也非徒與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乎皇唐百七十有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其受命率道天與生生如情之秋歟神哉靈哉明允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以清徹之中若有伺夫有求者鬱乎其變浮五色以薰薰郁郁之中若有察夫所厭者稱物之

性應時之欲手足之赴人心羽翼之循鳥情農夫在畦楚婦在林商或舟車工或埤墾願燥願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序流六氣時行上至事奉卜洎營營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晴求諸吹蕩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諸日月則常明非不雨也非不不雨也非不風也非不不風也非不陰也非不不陰也合雨而後雨物不之其雨合晴而後晴物不之其晴合風而後風物不之其風合寧而後寧物不之其寧合陰而後陰物不之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之其明實皇帝知上帝以生生為己物與其禍福配已得失而實之欽若兢若溫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似續上玄之欽與夫人子能領父之憂承父之命繼堂紹構得其心贈遺獻酬愜其衷則財賄器物唯意是不常也於其無不出也上德勝隋天寶維唐皇帝則唐天第九子也既克負荷上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園臺隸也是以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申肅穆寂寥駭驛虛無夙夜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責而啓閉多少之故將蔭休施煙雲若自諸帷幕而使舒張矣將西潤散風雨若自諸盆罍而使澆羽矣將烜清晝布陽德若自諸爐竈而使燂灼矣

將光幽夜啓陰靈若自諸燈燭而使照明矣處雖唯淑舍
靈不折壽每熙熙蓋于祇父慈相爲隔登也凡書惡記吾
雖史官之職箴淫述德或人所通規飯生則人之一夫耳
謳吟日用而爲之志若簡冊已載復何言哉僕僨未也庶
補其闕是歲也扶風帝公參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
郡李公紆爲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微爲地官之元年范
陽張公彥爲春官之三年昌黎韓公泗爲夏官之三年吳
郡陸公贄同爲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普爲秋官之一
年清河張公或爲冬官五年夫太宰六年於天子之爲理
筭登泐而清洪流者故列于斯志之末

荆卞和述

昔卞和以荆山之璞獻楚懷王曰非寶也則之次獻於平
王平王亦曰非寶也又則之世皆有二君不識寶之議小
子鄙慮嘗致於斯購贖然若見二君之意後世之議者脫
未之思焉夫國之安危人之邪正如影與響擊乎后躬干
則從而于易則從而易珠玉者勞之母財之靈侈之本害
之圃國君好之下必從之則將有不耕而獲山不藝而攻
石并義而忘仁輕殺而賤常耕之原藝之墮穀之散帛之
耗義之虧仁之挫則國從而喪矣古人有言曰不貴難得
之化使民不爲盜又曰大寶曰位二君所言卞氏之璞非

寶者蓋賢此者也不然王之與石猶叔比麥雖至愚昧亦
或辨之况二君乎微時狐疑忍愛玉人須臾之功不試琢
磨於一石而忽先王之法輕絕人之四體較甚不然矣實
將押奇玩却無益剪奢靡之萌啓淳龐之跡欲其瑰特工
鼓上復於德軒象著王杯下銷於辛受四方風行而自化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大功無形至德無名人以瓊瑤之智
莫觀真真之情昔宋王以蕃禽并附不測靈鳳長鯨信哉
嗚呼使仲尼居今則與秦伯同稱矣小子不敏竊述其旨
以佐知言云

甘露述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田
邑人齊南林公攢太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口或
三日或五日內外羸瘵殆至殞滅癸酉將與先府君脩合
葬之禮公之於事親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殮
品章則有王度不敢之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懇行
之而於是躬開坎室自埏埴覽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
築雖率情性而無愆法度不違典禮而有異常儀載考再
理而未之變春三月五日忽暴烈自天氣氤下雲非雲非
煙霧霧餘絲彩耀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
是繞熊已栽松柏洵晨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

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穎然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視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蒼靈地陳陳其間蒼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冀以物而莖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也亦不甚乎今為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况殊香啓途異彩相宜凝結豐圓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吊禮幸獲而見珍奪不足遂為之述

暗室箴

行之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出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旁惟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愿神竇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就莊天迴厥害鉏寬以亡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恐懼乎其所不見戒慎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政告天君

吊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吊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與辭而吊歟斯碑

之材昔大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常心所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拳踞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迴朝載而途下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大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嶠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頭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醑奠白移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歷塔亭既就公製創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新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吏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予族游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川將嚴士良共為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人之札翰則錦繡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人之用

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夫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紵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贖辱如此與有道而黜無罪而刑投四裔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其豈無冤故吊之情運以傷理佛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焉嗚呼子碑寃可子知陰陽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頹表勝以殊則名從史君卑以異矣旌產子既授子不終致悠悠披蒼何嗟及矣美玉抵舍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觀于斯固悼于斯庶滌所黜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吊漢武帝文 并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築三山爲飲露瓊霞希升汗漫激流企石用撒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群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有處淵蛟龍不可更居鼓玉兔莫延

於旦金烏罔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去其齒不兼之義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親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草澤以天下爲念者可謹於朝廷是以唐堯虞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與神仙有隔林泉將市朝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况君子所以推心屈體爲僕御元元所以剖膏割血爲飽煖非圖好林泉而學神仙也故子覽其傳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間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既覩永歸之地弥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數日月高明有時虧異珠玉貞潔不免疵瑕徘徊路隅興言而吊云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焚秦四葉重茂翹英游新首出群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闕未名之士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可膚寸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想夫仙道魚處重淵獸居茂草辨乎朝市別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麗宵天跡既兩分理難齊克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鞅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道遠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秘殿者可以垂旒纓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參腥激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由晉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况乎小人唯唯罔圖山水

君子乾乾孰為神仙嗚呼哀哉前監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戕尋山越海蠹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為不辰互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臨陰炭幾絕苞桑反虞前聞痛仁疾首樂石無人瑾瑜有垢暑來寒往時移代又古體將頽惡聲不朽日暝宇宙有時而虧目覩毫釐或不見皆將為而不知復知而故為嗚呼噫嘻

補漢書封雍齒冊文

曰臣節貴忠后德貴公忠則為其主所自盡公則於其人罔以私吝爾雍齒爾有臣節孔明予以公心獎爾其敬聽予言罔惑嗚呼昔蠹氏不滅流毒四海天將勦絕厥類假手于予一人爾主項氏昧厥命木索猪突附振旁撓予在泉未漏用困於彭地爾為厥主來戕予實有必戮之志罔若天之曆數但于予躬俾泰山萬乘蔽于一葉予於所自隱有見爾心于時爾為楚臣予為漢人予則爾仇敵爾宜計之于罔收憾今大寶歸予夷厥職項予欽若上帝惟天下君爾則率土之濱罔非予民予宜子之爾罔收惕夫爵以尊德祿以養賢爾能致身于厥主孰若爾賢德予分爾茅土以勤所事君爾奉上之誠罔易乎舊予體元之政咸用維新砥礪爾能轉作予人兢兢慄慄共聞大猷無使齊桓管仲專于弄瑕之美念之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七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八

書

與鄭伯義書

居方足下胡妨物故仁孝多感悲勵如何遠助悽惻秋涼體與神康僕素寡悵惕遊亦可悉華下來人居方居華山之陰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逝而能復歟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必有距忤情懷歎古人所難雖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輒分間布白致以牋素居方付覽知及遠瓊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筍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罾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為人民也為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而發見遺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眾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啓稍異之間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齊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

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
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欲方圓
畢至然後擇其利用者實之中方則善於圓中圓而善於
方木材也者在堅貞可久人才也者在德行有恒不可
久不可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此賤
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人
之徒歟况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
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
與父相隨於家美即於國良爲闡門重則爲朝廷尚此古
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遊自貞元之物
于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甘旨可求則已在尊長
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當行則必在
友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無方之性愛
悌友于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之信接物之道居
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闡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少哉嘗清
宵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
彰惡自銜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悵
悵如失才如居方地如居方方如所得詎止乎然諸科中
升乎一科矣宜存一筭一增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
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怕父脩黜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

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弥篤焉上以居方達慧於下下待
居方申愛乎上居貧孀孤達宦棺槨悉居方竭力已可行
嗇乎可及飢飽不異魂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
生哉惜如居方東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莠言謁雖從
家命亦以非矣慈哉更逐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爲知人量
得居方以爲居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
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覆元和以叶惡念得之以道爲
善爲傳不得以道爲回爲憲時之令人豈示善歟面叙不
周此亦何云

與王式書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兼大人任温州長史大人
任博羅縣丞予自能記憶只見馳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
童稚意甚不居洎有安固丞潮陽掾兼兄兼任安固縣丞
兄曾任潮州司倉予時已冠似或讓事以爲地分避陋進
取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則安固潮陽亦幾於不陸矣便
懷耕食饗飲之心焉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恂
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
得多幸亦濟類之歸加以薄窺墳籍適有章句濮陽仲宣
河東十齡榮陽從易濟北有融琅琊次臣吳播字仲宣薛
齊字千齡鄭簡字從易康暉字有融王雲卿字次臣則兼

鄉曲之人皆有識度為州里所重者皆博雅明達君子公
 範亦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
 性性掛於牙齒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群公則可予以進
 士之目而有令予觀國之心予以群公所配之名釋先賢
 正名之旨進士者豈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
 自下而升上終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
 舉賢進能之科也則有若風后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
 契膺堯亮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箕缺膺桓文
 之舉五穀三傑膺威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立功
 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鮑照
 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辰而詞學詩流
 為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論豈容易之度力不任又先與
 靈元道士虹巖逸人某鄉人也道士蔡明潘逸人雁山南
 靈源虹巖其所居山名也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其
上下所居地名乞從宿志動動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
 者三年公範與群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
 中初因當道憲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
 南澗之談西湖之體常相公為福州觀察使薛舍人與泉
 州日子以簿劣見夫二公於南澗寺有所剪飾及予辭歸
 故林於西湖泛舟致錢也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群

公教厲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
 聞於大人大人與群公遂有龍首之會龍首上名也予之
 別亞在焉持詢可否至于再三群公不悔前言以為可固
 可必人之於予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違從
 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
 群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雖觴既饜大人誠勗數言言可
 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嗚咽數聲聲堪斷腸魄魄公範
 與群公備見備聞也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予
 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置以深上下之念沒沒搖搖如旌
 如翹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僦蕪六秋神闈四上頓竭激
 昂之力累為巖揚之弄反躬付己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
 於布素而有伎歟為群公溫良與朋友有不忠激揚朱對
 岐墨程觀素勁挺之志半作歸心况以近夢慈親以亂絲
 繞予之身萬重大人驚予臂見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
 警於予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警臂者豈非驚
 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
 最深者且莆陽讀書接席五年其於為人公範知之莆陽
 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至亦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
 昨違離便奔馳而去性自天至實非勉為今一辭庭闈而
 踰半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

之心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駑撫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
况不可問因考使更有史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德
行伸大之事君細以臨人如予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
予事親可以移之於君子如予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
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溫清之心如其不可則
任村任器息干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過復
家在國在竹爲夫就予於爲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
不竭若於爲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爲人生於世
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
名也予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予無此心亦
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清野芳且榮林鳥時鳴樽有
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送張尚書書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捨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
閣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惟尚
書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今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
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爲其人何如哉愚
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既知身則其人乎既知
其人某斯所以願也凡今之人進露於長者或以彈詞褒
頌爲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爲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英明

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直亦竊醜之况以尚書茂德雄才
則騰於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彰明於身乎以尚書
山容海納則自斷於宵禱矣豈在彼彼八行尺牘進退於
人乎知不然矣某方拙魯訥不敢游詞某聞越人向京師
七千里矣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住西秦今冬
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負人錢五萬卒然
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迫唯一驢一馬悉以償之貨廡之
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于茲矣亦以窘懇遍
祈於人人無非常所與唯足帛斗粟供朝夕則纔可過其
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廬士之窮莫窮乎此今日有
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乎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
乎明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乎不以情聞於徐
方南陽公乎某晝付夜量既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
同驅之心與議拜俾忘干犯以因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
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類答億兆之望豈獨遺某所
願知之之困乎尚書下將變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
飛走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
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某之困曾未拜伏尚書
所居洛陽西鄰陝號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搶東
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尚書者亦得尚書必救所困焉

神遊五侯之門過心擇王公之量匪方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布憲微碎亦非容易考試事畢特真拜伏雖有蓄積庶及面陳

上鄭相公書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某謹齋沐緘書再拜達
諫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明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某愚蒙欲陳所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不敢復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某不敏傷竊如之况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直拙自守始亦以孝弟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游藝行義脩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應俯目遂希詮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按四門助教某 應博學宏詞不受一平選被駁又一平選按助教夫人百行庶幾萬

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真就高衢遠途展其素業當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布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布片帛者不以之難與其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之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觀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存亡哉其或素業思置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責待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必乎州閭鄉曲之譽某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公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想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若乎復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

一月兩銜之謂復藝使才二貧陪行音維而已棄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柰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季滯穗也萬粟稀一萬穗稀一其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長短使得行也若命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命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長短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道物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儻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勤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道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閭越自閩至於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喻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一朋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

灌所不沾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霖雨佐厚地發生也何以處某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使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還無代無有治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為手下濫觴子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皇造次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八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九

序

說月詩序

月可詭說月古也謝賦鮑詩馳之庭前亮之樓中皆詭也貞元十二年歐陽君于陳可封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手輿鄉故人安陽邵楚裝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脩厥詭事月之為詭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靈蔽月霜侵人蔽與俱害乎詭秋之為時後夏先冬八月之於秋季始五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稱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壙

不流太空悠悠芳菲徘徊博華上浮升東休入西樓肌骨
與之疏涼神魂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
以為說也既得古人所說之意宜襲古人所說之事 作
詠月詩詩曰

八月三五夕舊為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
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盪天中央皓露助流
華輕飄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詠視
之非可將含情顧黃庭願至沉西方

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貢士有宴我枚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
公將首薦于闕下古者相親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
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校造於天子遺
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載肉玄酒莫飲莫食公
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淡酒不使飲則歡不上交方欲激
邦俗於流醕致玉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決才者歡未
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脩乃加
之以宴餽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
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榆之禮執
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逾作而情性不流爵無
算而儀形有肅銷錫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觀盡室盈岐

非其親懿則其間里皆內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
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
教行其間矣直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煙景未暮酒
德俱飽有遠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
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回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躬吾人
恭儉於嘉事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
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
是日人有甘棠頌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闕河東裴叅和韻
川陳詔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昨
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桴豆伺微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
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為首序

別柳由庾序

孔子見老聃曰魚吾知其能游鳥吾知其能翔游可網翔
可弋至於龍則吾不知其龍乎今予遇河東柳由庾亦
孔子之聃矣眉長五寸耳近上頂寡言少笑皎若冰雪意
或時發皆玄漢香冥之事從君子累黍之遊松檟珠安鴉
鸞舞情翌日子云之京師柳曰月陰日陽鱗潛羽翔海鵬
君於焉期化冥鴻君從此而游南充近有上升者留言於
長老樹自然於累朝尤難白日上升之時言當復有從此
而上升者豈為吾設邪吾焉徃夫其德行文學可以教教

化正雅頌予勸禪堯而補舜柳頌而不對貞元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絳州紫極宮黃齋齋場別

送族叔陽行元落第迴廣陵序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群公設祖方獻未酬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歎小子侍觴奉而前曰雖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如同人將之而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崑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三獻而其寶乃真歟苟良苟真不卽成不卽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邇迨哉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蘇秦無履穿之歎審威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勳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下氏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爲到期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國以民爲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今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往而退下者十之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礪之刃請宰一邑天官劄巴東也而使爲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重質器日以昭如則安

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當時之盛既受憐恭命而濟南公與子鄉而且故幼而知公行先御曲譽是通閭井之意術以明經升實探教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微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使朱邑魯恭專美乎是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江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游盤貴境爲池爲壩退公多暇爲我迴睇

送建上人尋陽司業後留詣涇原劉行軍序

建上人自茲而一西更爲故人也巫咸山有道釋子建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曩與小司成陽公得于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摩大君之爵同方相致殊途且來雖鷲鷲宣鴻一飛一籠避心遠意終共起曠遊佛廟賞靈臺壺冰片玉光潔再裕來爲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歡陶瓶芒履此焉而往水路著首悠然高雲西之人幾目而覩松栢之下無凡草鸞鷲之侶無凡禽西之人豈陽公之儔歟親遇之辰瓊玖之列詩可頌德觀于斯其撰之竹帛儻俾後之人知貞元是歲賢人之會二也

送李牟廉及弟東歸序

明經自漢而遷取士之嘉也經也者聖人講善之錄志立

身正家齊國理在乎其中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明為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明明斯行斯近則平乎性命遠則成乎政令邇來加取比興屬詞之流更曰進士謂近於古之立言也為時稍稱其僥倖浮薄之輩希以無為有難中乾外稿多捨明趨進俾去華取實君子惡以真混假縱舍章抱器半捨進為明新第李孝廉則舍章抱器捨進為明者皆背肌骨松寒玉清以志學升太學以學就升宗伯皆文手占滯義口占三載不售皇鄭復來投短書出長卷精專炳煥儻倫驟然聖朝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上百人孝廉冠其首非獨學勝亦以文聞則有我芳華加之典實不惡夫僥倖浮薄角力於此與屬詞竝矢分弓未知鹿死誰手不為也捨青紫之有路獻榮名以趨庭長途春光我美多彼噫盡藝而適猶有前聞家食非明時相待之意孝廉其志之

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苑稱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以人今年孝廉即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蔭資貴中之乙剝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月

隨之官之牒玉貌青春芬芳有傳望棠陰而委質鬱蘭陵以辭觀征車轡鑣所住在日異時九仞由茲一簣在邦由家也下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為己任夫何恤哉士之生制四方之志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為士也行乎

送張陞山南謁嚴相公序

相國馮翊王作鎮南梁為名賢藪澤四方浮川走陸結轍連岷岷山之坡碾成谷音欲灑水之磧汨成淵耀華呈寶涌溢門館量器而待未始失賢政天下真賢雖遠皆往以賢躡跡者清河張子乎張百行為實五言為華有責可呈有華可耀度虛襟之必荅抗高步以斯謁玉露初降金風景清褒斜峯峯十萬相見奮容情如歸意指危棧猶平道馮翊之門唯才與德人之所與馮翊無不與是行也非張獨知其可親君子共知之既知之若詠若歌各言其知

送王式東遊序

鄆郡王式字公範予邑之英而忘形之友生也少同所好服膺周孔之教長齊所得願禪堯舜之化時命不與人無已知兩散雲乖四方五祀既之孔融鄭莊之公薦乃效張儀蘇季之自鷲百川會海相得上國丹誠未昭於鏡鑑黃金已銷於桂王予懷待兔之固猶伺北關寢書之報公範見變豹之理將遊東諸侯之國魚川烏陸俾為異路曩日

之別復起於今嗟乎夫人不得自然之至道冥冥飄於物

外則天之至愚僭僭質質乎泥滓各得其方無枉性矯神

之艱也企矚仁義盤旋禮樂下不植地上不飛天孤雲隨

風斷蓬逐蓬是不能若掌昭灼揚光其間坳筆資而公範

猶家買薄藝而予其售倉稊朽木燮屈窮轍可悲也夫况

赫赫皇都貴吾人逞忘之所大丈夫飲塵襟而瞻絃尾策

寒驢以窺軒蓋食米菽而覘梁肉吟苦寒以聆鐘鼓傷哉

公範得無媿邪加之離情悵悵何述萬乘之都千箱之牟

有故人而適遠無危酒以叙別男兒危酒之不致亦何論

他日之浮沉哉平生之懷未易言也離者會之資會實離

之本今離既由昨會後會得不由今離乎離會相生蓋不

足歎公範勉之東諸侯聞有梁孝燕昭矣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十

序

送蔡召孝廉及第後歸閩觀首序

昔人論別有賦論恨有賦狀此離陳感憤其未見予於蔡

侯是日之情蓋古人之遺情也人之慙莫先乎同有求而

一不得人之慕莫甚乎偕遠遊而一先歸蔡侯召字虛中

予之邑人又懿親也虛中以學予謬以文共受遺乎長吏

皆求試於宗伯虛中登太常第歸寧故園予有曝鰓之困

猶留京師同求在予則不得偕遊虛中則先歸室俱有親

身亦所達自負蓬蓬落羽之耻對人飛鳴就養之憂懷寸

方為丈夫粟太和曰人子不包羞不痛心行道之人也虛

中胸中有心者以予此辰之意如何哉悵悵渾渾迷迷

迷飲觴以若茶視春光其如秋凋秦九軌之道吳楚千里

之水聘逸騎揚輕舟款爾清風歡拜非遠人則姻昵家惟

里間到日榮賀畫室當在念活名之不異想出門之是同

父也母也兄也弟也雖喜人之善則有而傷予之不肖豈

無重增予鬱結之端矣明鏡前平衝下妾嫻無取錄兩不

登才歎命歎不自知也烹乳為醢餅銀金為干將予期烹

銀以變化虛中其行乎勿謂業就不增備勿謂名成有所

送鹽山林少府之任序

新授鹽山尉孝廉即濟南林君脂轄東轅莅官也鹽山倉川之屬邑滄州戎狄接際之地國家虞守之會東南居恃力之卒西北有幹功之衆從事之劇惟天下先若非機足應權達能通變則不之與也公以二善而時與之夫騏驥未馳知有致遠之力于將未到知有剴堅之功堂堂林君假道試吏嶧桐懈竹必中音律勉以能事為邦之光祿者所以食人為國俸者所以衣人贊時予尚知之而君豈不知之苟知之何往而不利

送周孝廉權第歸觀序

始末與周相接二年間於貢府稱人中見之年甚華神甚清英如頽如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奇之曰誰家千里駒可羨也豈權衡藻鏡而遺於是邪今春獻藝果登孝廉上第予以片言隻字進亦同年成名既昔情所佳又今跡斯叶或因有觀獨與之語宮商起於朱絃薑桂在乎太牢冷然可聽分乎可嘗已比知說之王思懷陸績之橘夏五月自京而東貨廡陋居廼軒見別予則不敏輒奉以言會稽之竹既鏃矣宜羽之荆山之璫既琢矣宜蕞之雖休勿休古有比大晨昏之暇勿忘則疊札之望可酬連城之價可取勉哉有如君材蓋不易得

送裴八侃茂才却東遊序

幼奔裴侃昨自江湖西入關遊京師今自京師東出關遊江湖十二斯冠才氣卓異身猶三尺交友四海著文數篇其措意規格儲乎遠大句時闕下鬱發聲聞公卿名德待以優禮告離之日祖較相屬由晨及暝方容什車蓋相追百有餘兩長沙歐陽某企以芳韻亦驅弊輶將欲分手詔之自愛曰鞭柵出地知為梁為棟鸞鳳在數知磨霄薄雲子之他日豈在乎此不獨斯謂群公斯謂子姑行無忽所謂非徒謂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無生未存肯不易源縣兮在煩滴兮處漣釋氏子味其實歸其根其教難傳非言可言唯相以者復到其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棄錫屨而灑長風真空洞照熱心頓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杪方至自關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適目關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此行逢流得抵虛舟無程峨峨五峯幾日而上登異清涼侶善知織所至也之至玄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同時諦之學神不遠逮溺在名利禮足而別悽然自傷岐路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楊揆見漳州李使君序

儒有馭百行駕六藝曳長裾於王侯之門以禮待揚夫子是日之告謁漳浦李太守之行行儒之事也子幾於儒久矣李太守天枝之美金鏡之明盛物之量稱物之衡夫子姿容不孤其鑒多少有登其槩何性而不利高梧始華瑤草欲碧去矣夫子時景宜往

送陳八秀才赴東序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蕭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盤言遠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特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其慮邪勉哉陳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之中而終取九月九日之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后大宴登高臨流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僚屬貞元十二年暮春月哉

竭萬鍾強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遠宜合歡之意歟以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貳者次一席

酒內一如之命自己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卿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洽有歌謔者進有舞蹈者作皆誠敬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鰾圃者請以其苗弋者請以其鮮宰濁者澆浮泛濶湖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凡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足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邪狹遊之子實窺盛事歟宴也雖薄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下得似公之邑也故序之

泉州泛東湖餞裴參和南遊序

泛舟餞行別禮之重也昔李郭有之降自近代名望之士亦往往而用其皆殷勤曼出於人意文雅足賦乎時物俾搵執之容可觀風景之媚不孤理未符此事罔得舉清源郡春正月客有河東裴參和將南游郡司戶置同正前大理評事扶風竇公因携粗豆展故實蓋厚裝而昭己德也奇哉英秀哉其裝歟明疑乎風姿瓌麗乎詞華朗如嵩如輝如煥如予翰苑十年之遊飽觀四方之彥九霄寸步一

日千里者予得識之如其人如其人是錢也主賢賓賢譬古無作指方舟以直上繞長河而屢迴絃管鏡袖出沒花柳勝趣則深離觴且酣斜日應程賓辭及固噫停撓一挹漿其舟車美哉裝何往而不利况此選列郡莫非哲人有知之鑒其豈相失遊意儻蓋姑爲時起予從此更諸承明賈公不日應召宣室秋風似緊當共天衢佇羊角而來一舉磨蒼蒼矣詩人同志之

送洪孺卿赴舉序

三折股爲良醫予五升詞場四遭椅撫是以竊知乎文則洪氏子舉秀才前期勝負予得而度子天與黼黻之性加好勤苦之節紡績墳典組織篇什觀經緯機行則重繇繡段日日當成今年秋貢士果居首篤歌鹿鳴以爲錢想騰搏而飭駕金欲求鍛玉將就磨光銚穎耀朝夕以冀迴鴈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向慶無恨中鵠餘矢猶思再發升冬會期會于闕下

孟東野詩

集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杭州葉氏藏明弘治本

孟東野以詩鳴于中唐之間
極為昌黎韓子所稱重至如
聯句諸作與韓公角奇爭雋
不肯相下可謂雄矣先輩且
有東野潤色退之之說雖未
必然要其所成就終非翺湜
所可班顧其辭意傷於晦澁
無盛唐大家雄渾醞藉之風
亦器量使之然哉提學楊按
察邃菴先生以全集不多見
出所抄本屬商州梓行之維
時同知于君睿奉命惟謹閱
兩月工完先生欲晟識其後
嗚呼末學小子於名家述作

何敢妄贅一言然先生嘉惠
後學與同知君勤事奉公之
美不可以不白也於是乎書
弘治己未春正月望日後學
汝南強晟識

孟東野詩目錄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第一卷

樂府上

列女操

長安羈旅行

送遠吟

古離別

靜女吟

山老吟

小隱吟

猛將吟

古怨

楚竹吟

貧女詞

新平歌

結愛

覆巢行

湘妃怨

巫山高



灞上輕薄行

長安道

古薄命妾

古雜怨三首

歸信吟

遊子吟

苦寒吟

傷哉行

湘絃怨

遠愁曲

邊城吟

殺氣不在邊

絃歌行

出門行二首

巫山曲

楚怨

塘下行

車遙遙

空城雀

羽林行

古別離

黃雀吟

求仙曲

南浦篇

臨池曲

征婦怨四首

悶怨

古意

遊俠行

有所思

嬋娟篇

清東曲

第二卷

樂府下

織婦辭

折楊柳二首

古怨別

樂府三首

勸善吟

寒江吟

感興上

審交

百憂

衰松

古意

塞上吟

古別曲

附陸長源答

望夫石

感興上

怨別

路病

遣興

退居

卧病

隱士

獨愁

春日有感

將見故人

傷時

寓言

偶作

勸學

贈農人

長安早春

罪松

感興

感懷八首

達士

暮秋感思二首

古興

勸友

夷門雪贈主人

陸長源答附

先歌二首

第三卷

感興下

亂離

勸酒

去婦

君子勿鬱鬱二首

聞砧

遊子

自歎

求友

投所知

病客吟

感懷

離思

結交

傷春

擇友

夜憂

惜苦

寒地百姓吟

出東門

教坊歌兒

訪疾

酒德

冬日

飢雪吟

偷詩

晚雪吟

自惜

老恨

詠懷上

湖州取解述情

落第

詠懷

病起言懷

秋夕貧居述懷

夜感自遣

再下第

下第東歸

失意寄劉侍御

下第東南行

歎命

遠遊

商州客舍

長安旅情

長安羈旅

渭上思歸

登科後

初於洛中選

歸義興莊居

養病呈從叔了雲

第四卷

詠懷下

秋懷十五首

靖安寄居

雪

春愁

慎憊

遊適上

遊城南韓氏莊

與友秋宵會話

夜集

招文士飲

遊城南山墅

登華嚴寺樓

遊終南山

遊龍池寺

櫻桃亭春燕

遊華山雲臺觀

宿李秀才池亭

邀花伴

石淙十首

游韋七別業

越中山水

皇甫秀才山亭

和遊琅琊溪

第五卷

遊適下

陪陸中丞公燕

喜張從事至

汝州郡齋聽琴

同年春燕

奉招陳侍御

遊石龍澗

浮石亭

看花五首

濟源春

濟源寒食七首

遊枋口二首

遊枋口柳溪

遊昭城寺

嵩少

旅次洛城東水亭

洛橋晚望

居處

北郭貧居

題陲瀟漸山舍

題韋承總幽居

惠聚寺僧房

題從叔述靈巖山

題花巖寺書牕

藍溪元居士草堂

新卜青羅幽居

附陸長源答

題藏書洞

生生亭

寒溪九首

立德新居十首

第六卷

行役

西上經靈寶觀

泛黃河

宿峽陵寄李侍御

鴉路溪行

獨宿峴首

謁復州盧使君

夢澤行

京山行

旅次湘沅懷靈均

過彭澤

過分水嶺

分水嶺別從弟寂

連州吟三章

旅行

紀贈

上河陽李大夫

投贈張端公

贈蘇州韋使君

上張徐州

上包祭酒

贈崔純亮

贈文應上人

嚴河南

贈李觀

贈從弟楚客

贈章仇將軍

贈道月上人

行情上叔

贈城郭道士

贈李明府

獻漢南樂尚書

贈轉運陸中丞

贈萬年陸郎中

獻坐主呂侍郎

古意贈梁肅補闕

贈黔府王中丞楚

上達溪舍人

贈主人

贈建業契公

獻襄陽千大夫

贈鄭夫子劼

大隱詠三首

贈韓郎中愈二首

戲贈無本二首

第七卷

懷寄

寄張籍

憶周秀才素上人

舟中喜遇從叔簡

懷南岳隱士二首

春夜憶蕭子真

寄院中諸公

寄洛州李大夫

寄盧虔使君

寄崔純亮

憶韓愈李翱

寄張籍

寄義興小女子

憶江南第

寄澹公

寄陝府鄧給事

奉寄諫議十六叔

寄鄭軍事唐二十五

酬答

答友人

酬友人見寄新文

答韓愈李觀別

答書上人止讒作

答姚怱見寄

答郭郎中

答盧虔故園見寄

從弟楚材見贈

酬盧殷少府

酬李侍御

答盧仝

奉答張舍人

送別上

送從弟郢東歸

送從叔簡赴舉

送別崔寅亮

送柳淳先入關

送無懷道士

送溫初

送盧虔端公

送任齊二秀才

送曉公

送豆盧策歸別墅

送清遠上人

送從叔簡

送蕭鍊師

第八卷

送別下

感別送從叔簡

送玄亮師

送李尊師玄

送郭秀才

送鄒儒立少府

送從叔校書南歸

送韓愈從軍

送河南裴文學

送李習之

送人歸山

送從舅端適楚地

送盧汀侍御

送獻上人

送獨孤秀才

送崔奕之湖南

送超上人歸天台

送王鍊師

送岑秀才

送黃構

送道士

送孟寂赴舉

送孫秀才

饒陳明府

送柳淳

送殷秀才

送青陽上人

送新羅使

送第郢

送陸暢

送淡公十二首

送魏端公入朝

送盧郎中汀

送鄭僕射

別妻家

贈姚怱別

贈盧使君虔別

與韓愈李知張別

東齋會別

汴州別韓愈

贈別殷山人

奉別鄭相公二首

第九卷

詠物

海柳詠

推柳

曉鶴

和蕃薇花歌

邀人賞蕃薇

石楠樹

酬鄭毗躑躅詠

品松

苔小植味

井上枸杞架

蜘蛛諷

蚊

蠋蛾

和甘露

雜題

和題項羽廟

讀張碧集

聽琴

聞夜啼贈劉正元

喜雨

終南山下作

觀種樹

春後雨

答友人贈炭

爛柯石

尋言上人

噴玉布

姑蔑城

崢嶸嶺

尋裴處士

子慶詩

態觀公法堂

春霖奉贈陳侍御

潭陽秋霽

列仙文

右方諸青童君

清虛真人

金母飛空歌曉度

謁智遠禪師

訪嵩陽道士不遇

聽說維摩經

借車

喜符郎詩有天縱

憑周況乞茶

上昭成閣

田書不立非夫人

讀經

謝李勣再到

喜盧仝船歸洛

第十卷

哀傷

弔國殤

弔比干墓

弔元魯山十首

哭李觀

弔李元賓遺字

悼湯衡評事

哀孟雲卿荒居

哭盧貞國

傷舊遊

弔房十五次卿

逢鄭方回

哭祕書包大監

悼幼子

悼亡

弔李元賓墳

覽崔奕遺文

峽哀十首

杏陽九首

弔春梅

哭李丹負外

哭劉言史

弔唐殷十首

聯句

有所思聯句

遣興聯句

贈劍客李園聯句

讚

讚維摩詰

書

上常州盧使君書

又上養生書

孟東野詩集目錄

孟東野詩集卷第一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樂府上

列女操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徇夫捨生亦
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灞上輕薄行

長安無緩步況值天景暮相逢灞澗間親戚不
相顧自嘆方拙身忽隨輕薄倫常恐失所避化
為車轍塵此中生白髮疾走亦未歇一作不

長安羈旅行

十日一理髮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唯
舊食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春失名誰肯訪得
意爭相親直木有恬翼靜流無躁鱗始知喧競
場莫處君子身野策藤竹輕山蔬薇蕨新潛歌
歸去來事外風景真

長安道

胡風激秦樹賤子風中泣家家朱門開得見不
可入長安十二衢投樹鳥亦急高閣何人家笙
篴正喧吸

送遠吟

河水昏復晨河邊相送頻離盃有淚飲別柳無
枝春一笑忽然斂萬愁俄已新東波與西日不
惜遠行人

古薄命妾

不惜十指絃為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至使一作
鞭故聲一作殘棄置今日悲即是昨日歡將新
變故易持故為新雜青山有蘼蕪淡葉長不乾
空令後代人採掇幽思一作思

古離別

松山雲縹繞萍路水分離雲去有歸日水分無
合時春芳役雙眼春色柔四支楊柳織別愁千
條萬條絲

古樂府雜怨三首

億人莫至悲至悲空自裏寄人莫窮夜翦衣未
必歸朝為雙帶花暮為四散飛花落却遠樹遊
子不顧期

大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天桃花薄暮遊女紅
粉故樹有百年花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
悲花自閑

貧女鏡不明寒花日少容暗蛩有虛織短線無
長縫浪水不可照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
夫多異蹤持此一生薄空成萬一作恨濃

靜女吟

艷女皆妬色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縱嫁德不
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此志誰與諒琴
絃幽韻重

歸信吟

淚墨洒為書將寄萬里親書去竟亦去兀然空
一身

山老吟

不行山下地唯種山上田晉斧斫放松手豈沒
家泉詎知文字力莫記日月遷蟠木為我身始
得全天年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
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小隱吟

我飲不在醉我歡長寂然酌溪四五盞聽彈兩
三絃鍊性靜棲白洗情深寄玄一作號怒路傍

子貪敗不貪全

苦寒吟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
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
吟成此章

猛將吟

振膾樓蘭肉一作蓄怒時未揚秋聲無退聲夜
劍不隱光虎隊手驅出豹篇心卷藏古今皆有
言猛將出北方

傷哉行

舉毒草首松一枝難久榮豈知黃庭客仙骨生
不成春色捨芳蕙秋風遠枯蕙彈琴不成曲始
覺知音傾館月改舊照吊賓寫餘情還舟空江
上波浪送銘旌

古怨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眊芙蓉花今年為
誰死

湘絃怨

味者理芳草蒿蘭同一動狂一作聽怨一作秋
林曲直同一枯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誣靈均

入迴流新尚為良謀我願分泉泉清濁各異深
我願分泉泉潔相遠居此志諒難保此情充
何如相絃少知意孤響空踟躕

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

握中有新聲楚竹人未聞識音者謂誰清一作
夜吹贈君昔為瀟湘引曾動瀟湘雲一叫鳳吹
聽再驚鶴失一作羣江花匪秋落山日當書
泉濁響雜沓孤清思氛氳欲知怨有一作形願
向明月分一掬靈均淚千年湘水文

遠愁曲

颺颺何所從遺塚行未逢東西不見人哭一作
向青青松此地有時盡此哀無處容聲飄太白
雲淡洗藍田峯水涉七八曲山一作登千萬重

願 玄夜月一作出視白日蹤

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

蠶一作女非不勤今年獨無春二月冰雪深死
盡萬木身時令自逆行造化豈不仁仰企碧雲
仙高控滄海雲永別勞苦場颺颺遊無垠

邊城吟

西城近日水一作天俗稟氣候偏行子獨自渴

人仍賣泉燒烽碧雲外牧馬青坡嶺何處鶴突
夢歸思寄仰一作酒眠

新平歌送許問

邊柳三四尺暮春一作離別歌早迴儒士駕暮
飲土番河誰識一作中寶楚雲章句多

殺氣不在邊

殺氣不在邊凜然中國秋道險不在山平地有
摧轉河南又起兵清濁俱鎖流豈唯私客艱擁
滯官行舟況余隔晨昏去家成阻情忽忽兩鬢
雪固是一日愁獨夜夜難曉起視星漢浮涼風
蕩天地日夕聲颺颺萬物無少色北人皆老憂
長策苟未立丈夫誠可羞靈響復何事劍鳴思
殺敵

結愛

心心復心心結愛務在深一度欲離一作別千
迴結衣襟結妾獨守志結君早歸意始知結衣
裳不如結心腸坐結行亦結結盡百年月

絃歌行

驅儻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草
拽茅鞭保足朱禪行威威相顧一作聲銜庭燎桃

張射矢時獨叫

覆巢行

荒城古木枝多枯飛禽散教朝哺鷓枝傾巢覆
鷓墜地鳥驚下啄更相呼陽和發生均孕育鳥
獸有情知不足枝危巢小風雨多未容長成已
先覆靈枝珍木滿上林鳳巢阿閣重且深爾今
所託非本地鳥焉何得同一作爾心

出門行二首

長河悠悠去無極百齡同此可歎息秋風白露
沾人衣壯心凋落奪顏色少年出門將訴誰川
無梁兮路無歧一聞陌上苦寒奏使我佇立驚
且悲君今得意厭梁肉豈復念我貧賤時
海風蕭蕭天雨霜窮愁獨坐夜何長驅車舊憶
太行險始知遊子悲故鄉美人相思隔天關長
望雲端不可越手持琅玕欲有贈愛而不見心
斷絕南山我我白石爛碧海之波浩漫漫參辰
出沒不相待我欲橫天無羽翰

湘妃怨 作湘靈祠

南巡竟不返二妃怨一作逾積萬里喪蛾眉蕭
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鬼喬水深青

春清北滿一作瑶席寧芳徒有薦靈意殊脉脉
玉珮不可親徘徊煙波夕

巫山曲

巴江上峽重復重陽臺碧峭十二峯荆王獵時
逢暮兩夜卧卧高丘夢神女輕紅流煙濕艷姿行
雲飛去明星稀目極鬼斷望不見猿啼三聲淚
滴衣

巫山高

見盡數萬里不聞三聲猿但飛蕭蕭雨中有亭
亭竟千載楚襄恨遺文宋玉言至今晴明天作
首冥雲結深閨門

楚怨

秋入楚江水獨照泪羅鬼手把綠荷泣意愁珠
淚翻九門不可入一犬吠千門

塘下行

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翦調柔木
蘭花不是城頭樹那棲來去鴉

臨池曲

池中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裙輕鬢
寄迎風雙雙伯勞飛向東

車遙遙

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舟車兩無阻何處不
得遊丈夫四方志女子安下留即自別日言無
令生遠愁旅鴈忽叫月斷猿寒啼秋此夕夢君
夢君在百城樓寄淚無因波寄恨無因輒願為
馭者手與郎迴馬頭

征婦怨四首

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
樓前君淚濡羅巾妾淚滿路塵羅巾長在手今
得隨妾身路塵如得風得上君車輪

漁陽千里道近如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長
在眼生在綠絛一作羅下不識漁陽道良人自成
來夜夜夢中到

空城雀

一雀入官倉所食寧損幾粒慮往糞煩官倉終
害爾魚網不在天烏羅不張水飲啄要自然可
以空城裏

閑愁

妾恨比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筍未出土中已含
淚痕

羽林行

朔雪寒斷指朔風勁裂冰胡中射鵬者此日猶
不能翩翩羽林兒錦臂飛蒼鷹揮鞭快白馬走
出黃河凌

古意

河邊織女星河畔牽牛郎未得渡清淺相對遙
相望

古別離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
邛去

遊俠行

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人迴頭輕生如
鸞別豈知眼有淚肯白頭上髮平生無恩酬劍
闕一百月

黃雀吟

黃雀舞承塵倚恃主人仁主人忽不仁買彈彈
爾身何不遠飛去蓬蒿正繁新蒿粒無人爭食
之足為珍莫覩翻車粟覩翻罪有因黃雀不知
言贈之徒慙慙

有所思

桔槔烽火晝不滅客路迢迢信難越古鎮刀攢
萬片霜寒江浪起千堆雪此時西去定如何空
使南心遠凄切

求仙曲

仙教生為門仙宗靜為根持心若妄求服食安
足論鍾惑有靈藥餌真成本源自當出塵網馭
鳳登崑崙

嬋娟篇

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妓嬋娟不長妍
月嬋娟真可憐夜半姮娥朝太一人間本自無
靈匹漢官承寵不多時飛鸞媿好相妬嫉

南浦篇

南浦桃花亞水紅水邊柳絮由春風鳥鳴啾啾
煙濛濛自從遠送對悲翁此翁已與少年別唯
憶深山深谷中

清東曲

櫻桃花參差香雨紅霏霏笑競攀折羨人濕
羅衣采采清東曲明眸艷珪玉青巾觸上郎上
下看不足南陽公首詞編入新樂錄

孟東野詩集卷第一

孟東野詩集卷第二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樂府下

織女辭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東
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窻下機如何織紉素自
着藍縷衣官家勝村路更索栽桑樹

古意

蕩子守邊戍佳人莫相從去來年月多苦愁改
形容上山復下山踏草成古蹤徒言採靡蕪十
度不一逢鑿獨是明月識志唯寒松井桃始開
花一見悲萬重人顏不再春桃色有再濃指氣
入空房無慘乍從容啓貼理針線非獨學裁縫
手持未染綵繡為白芙蓉芙蓉無染汚將以表
心素欲寄未歸人當春無信去無信反增愁愁
心綠隴頭頽君如隴水冰鏡死宛青絲
紀織織白玉鈎玉鈎不虧缺青絲無斷絕迴還
勝雙手解盡心中結

折楊柳二首

楊柳多短枝短枝多別離贈遠累攀折柔條安

得垂青春有定節離別無定時但恐人別促不
怨來遲遲莫言短枝條中有長相思朱頰與綠
楊併在別離期

樓上春風過風前楊柳歌枝疎綠別苦曲怨為
年多花驚燕地雲葉映楚池波誰堪別離此征
戍在交河

和丁助教塞上吟

哭雪復吟雪廣文丁夫子江南萬里寒曾未及
如此整頓氣候誰言從生靈始無令惻隱者衰
衰不能已

古怨別

颼颼秋風生愁人怨離別含情兩相向欲語氣
先咽心曲千萬端悲來却難說別後唯所思天
涯共明月

古別曲

山川古今路縱橫無斷絕來往天地間人皆有
離別行衣未束帶中腸已先結不用看鏡中自
知生白髮欲陳去留意聲向言前咽愁結填心
曾茫茫若為說荒郊煙莽蒼曠野風凜切處處
得相隨人那不如月

樂府戲贈陸大夫十二文三首

蓮子不可得荷花生水中猶勝道傍柳無事作
時蕩春風

綠萍與荷葉同此一水中風吹荷葉在綠萍西
復東

蓮葉未開時苦心終日卷春水一作徒蕩漾荷
花未開展

戲荅

陸長源

芙蓉初出水菡萏露中花風吹着枯木無奈值
空槎

勸善吟醉會中贈郭行錄

瘦郭有志氣相友老龍鍾勸我少吟詩俗窄難
爾容一口百味別况在醉會中四座正當喧片
言何由通顧余味時調居止多踈慵見書眼始
開聞樂耳不聰視聽互相隔一身且莫同天疾
難自醫詩僻將何攻見君如見書語善千萬重
自悲咄咄感變作煩惱翁煩惱不可欺一作不
可欺
自古劔澀亦雄知君方少年少年懷古風藏書
挂屋脊不借與凡龍我願拜少年師之學崇崇
從他笑為矯矯善亦可宗

望夫石

望夫石夫不來兮江水碧行人悠悠朝與暮千
年萬年色如故

寒江吟

冬至日光白始知陰氣凝寒江波浪凍一作千
里無平水飛鳥絕高羽一作行人皆晏興荻洲
素浩渺碍岸斲破礮烟舟忽自阻風帆不相乘
何況異形體信任為股肱涉江莫涉凌得意須
得朋結交非賢良誰免生愛憎凍水有再浪失
飛有載騰一言縱醜詞萬響無善應取鑒諒不
遠江水千萬層何當春風吹利涉吾道弘

感興上

審友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
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一作鱗一作小人
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水堅中有潛浪濺
唯當金石交可以賢達論

怨別

一別一迴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為容居貧難
自好沉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

日行遠道君問去何之賤身難一作自保

百憂

萱草女兒花不解壯士憂壯士心是劍為君射
斗牛朝思除國讎一作暮思除國讎計盡山河
畫意窮草木萬智士日千慮愚夫唯四愁何必
在波濤然後驚一作生沉浮伯倫心不醉四皓迹
難留出處各有時眾議徒嗷嗷

路病

病客無主人艱哉求卧難飛光赤道路內火焦
肺肝欲飲井泉竭欲醫囊用單椎顏能幾日壯
志忽已殘人子不言苦歸書但云一作安愁環
在我腸宛轉終無端

表松

近世交通表青松落顏色人心忌耿直木性隨
改易既摧栖日榦未展擊天力終是君子材選
思君子識

遺興

絃貞五條音一作五松直百尺心貞絃含古風
直松凌高岑浮聲與狂葩胡為欲相侵

退居一作退老

退身何所食敗力不能開種稻耕白水負新斫
青山衆聽喜巴唱獨醒愁楚顏日暮靜歸時幽
幽扣松關

卧病

貧病誠可羞故床無新裘一作貧病對客春色

燒肌膚時殮苦咽喉倦意蒙昧強言聲幽柔

承顏自俛仰有淚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續

暮愁

隱士

本末一相返漂浮不還真山野多餒士市井無

創人虎豹忌當道麋鹿知藏身奈何貪競者日

與患害親顏兒歲歲改利心朝朝新孰知富生

禍取富不取貧寶玉忌出璞出璞先為塵松栢

忌出山出山先為薪君子隱石壁道書為我鄰

寢興思其義澹泊味始真陶公自放歸尚平去

有依草木擇地生禽鳥順性飛青青與冥冥所

保各不違

獨愁 一作獨然

前日遠別離昨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卧半

床月常恐百疊鳴使我芳草歇

春日有感

雨滴草芽出一日長一日風吹柳線垂一枝連
一枝獨有愁人顏經春如等閑且持酒滿盃狂
歌狂笑來

將見故人

佳人季夏中及此百餘日無日不相思明鏡改
形質寧知仲冬時忽有相逢期振衣起躑躅頰
鯉躍天池

傷時

常聞貧賤士之常草木富者莫相笑男兒得路
即榮名邈迨失途成不調古人結交而重義今
人結交而重利勸人一種種桃李種亦直須適
天地一生不愛嗚人事嚼即直須為生死我亦
不羨李倫富我亦不笑原憲貧有財有勢即相
識無財無勢同路人因知世事皆一作如此却
向東溪卧白雲

寓言

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污明
月色我有松月心俗騁風霜力貞明既如此摧
折安可得

偶作

利劍不可近美人不可親利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道險不在廣十步能推輪情憂不在多一夕能傷神

勸學

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萬事須已運他得非我賢青春須早為豈能長少年

贈農人

勸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勸爾伐桑株減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綠狂飈一入林萬葉不着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結束

長安早春

旭日朱樓光東風不驚塵公子醉未起美人爭探春探春不為桑探春不為麥日日出西園極望花柳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罪松

雖為青松姿霜風何所宜二月天下樹綠於青松枝勿謂賢者喻勿謂愚者規伊呂代封爵夷齊終身飢彼曲旣在斯我正實在茲涇流合渭

流清濁各自持天令設四時榮衰有常期榮合隨時榮衰合隨時衰天令旣不從甚不敬天時松乃不臣木青青獨何為

感興

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榮獨有失意人恍然無力行昔為連理枝今為斷絃聲連理時所重斷絃今所輕吾欲進孤舟三峽水不平吾欲載車馬太行路崢嶸萬物根一氣如何互相傾

感懷八首

秋氣悲萬物驚風振長道登高有所思寒雨傷百草平生有親愛零落不相保五情今已傷安得自能老

晨登洛陽坂目極天茫茫羣物歸大化六龍頽西荒材狼日已多草木日已霜飢年無遺粟衆鳥去空場路傍誰家子白首離故鄉含酸望松柏仰面訴穹蒼去去勿復道苦飢形兒傷

徘徊不能寐耿耿含酸辛中夜登高樓憶我舊星辰四時互遷移萬物何時春唯憶首陽路永謝當時人

長安嘉麗地宮月生蛾眉陰氣凝萬里坐着芳

草叢玉堂有玄鳥亦以從此辭傷哉志士嘆故
國多遲遲深宮豈無樂擾擾復何為朝見名與
利暮還生是非一作是姜牙佐周武世業永巍

巍

舉才天道親首陽誰採薇去去荒澤遠落日當
西歸羲和駐其輪四海借餘暉極目何蕭索驚
風正離披鴉鳴鳴高樹衆鳥相因依東方有一
士歲暮常苦飢主人數相問脉脉今何為貧賤
亦有樂且願掩一作柴扉

火雲流素月三五何明明光曜侵白日賢愚迷
至精四時更變化天道有虧盈常恐今日沒須
吏還復生

河梁暮相遇草草不復言漢家正離亂王粲別
荆蠻野澤向蕭條悲風振空山舉頭是星辰念
我何時還親愛久別散形神各離遷未為死生
訣長在心日間

有鳥東西來哀鳴過我前願飛浮雲外飲豕見
青天

連士

四時如逝水百川皆東流青春去不還一作白

稷糶更多達人識元氣一作變愁為高歌傾顏
取一醉富者奈貧何君看土中宅富貴一作無
偏頗

暮秋感思二首

西風吹垂楊條條脆如藕上有噪日蟬催入成
皓首亦恐旅步難何獨朱顏醜一作欲慰一時

心莫如千日酒
優哉遵渚鴻自得養身自不啄太倉粟不飲方
塘水振羽擾浮雲置羅任徒爾

古興

楚血未乾衣荆虹尚埋輝痛玉不痛身抱璞求
所歸

勸友

至白涅不緇至交淡不疑人生靜躁殊莫賦相
箴規膠漆武可接金蘭文可思堪嗟無心人不
如松栢枝一作青

夷門雪贈主人

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鬧
入雪銷雪聲激切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
里春風動江柳

荅

陸長源

好丹與素通不同失意得途事皆別東隣少年
樂未與南客思歸腸欲絕千里長河水復冰雲
鴻冥冥楚山雪

堯哥

二首一作舜歌前篇貴節
氏莊客去舜後篇題注

爾室何不安爾孝無與齊一言應對姑一度為
出妻往轍才晚鐘還轍及晨難往還跡徒新很
矣竟獨迷城女無禮數污家如糞泥父母吞聲
瘦禽鳥亦為啼如何天與惡不得和鳴栖

山色挽心肝將歸盡日看村有藍舉子野坐白

髮官一作冠鷺弄方短短花明碎攢攢瑠璃堆可

掬琴瑟饒多歡翠韻仙窈窕嵐漪出無端養館

洞庭秋響荅虛吹彈

孟東野詩集卷第二

孟東野詩集卷第三

山南亞運節度使卷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感興下

亂離

天下無義劍中原多瘡痍衰衰陸大夫正直神
反斯子路已成血嵇康今尚嗟為君每一慟如
劍在四肢折羽不復飛逝水不復歸直松摧高
柯弱蔓將何依朝為春日歡夕為秋日悲淚下
無尺寸紛紛天雨絲積然成疾疾積恨成狂癡
怨草豈有遺恨水豈有涯然恨馳我心茫茫日
何之

勸酒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
如何堂上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卮勿
謂朱顏醜松柏歲歲茂丘陵日日多君看終南
山千古青我我

去婦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
牽連安知御輪士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
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絲絃

君子勿鬱鬱士有謗毀者作詩以贈之

二首

君子勿鬱鬱我青蠅歌人間少平地森聳山
岳多折軸不在道覆舟不在河須知一尺水日
夜增高波叔孫毀仲尼臧倉掩孟軻蘭艾不同
香自然難為和良玉燒不熟直竹文不頗自古
皆如此其如道在何

日往復不見秋堂暮仍學玄髮不知白曉入寒
銅覺為林未離樹有玉猶在璞誰把碧梧枝刻
作雲門樂

聞砧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月下誰家砧一聲腸
一絕杵聲不為客客聞髮自白杵聲不為衣欲
令遊子歸

遊子

苔草生堂堦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蒼

草花

自歎

愁與髮相形一愁白數莖更有髮能幾多愁日
日生古若不置兵天下無戰爭古若不置名道

路無歌傾太行聳魏我是天產不平黃河奔濁
浪是天生不清四蹄日日多變輪日日成二物
不在天安能免浮屠

求友

北風臨大海堅冰臨河面下有波瀾對之無
由見求友須在良得良終相善求友若非良非
良中道變欲知求友心先把黃金鍊

投所知

苦心知苦節不容一毛髮鍊金索堅負洗玉求
明潔自慙所業微功用如鳩拙何殊媿母顏對
彼寒塘月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轍盡美固可
揚片善亦不遏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
黃鍾管化為君子舌一說清嶰竹一說變嶰谷
三說四說時寒花拆寒木曠曠家道路燦燦我
衣服豈直輝友朋亦用慰骨肉一暖荷疋素一
飽荷升粟而况大恩思此身報得足且將食藜
勞酬之作金刀

病客吟

主人夜呻吟皆入妻子心遠客一晝呻吟徒
為蟲鳥音妻子手中病愁思不復深僮僕手中

病憂危獨難任丈夫久漂泊神氣自然沉況於
滯疾中何人免噓歎大海亦有漣高山亦有岑
沉一作憂獨無極塵淡牙盈襟

感懷

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北兵煙塵相馳突烽火日
夜驚太行險阻高輓粟輸連營奈何操弧者不
使梟巢傾猶聞漢比兒怙亂謀縱橫擅搆干戈
柄呼叫豺狼聲白日臨爾軀胡為喪丹誠豈無
感激士以致天下平登高望寒原黃雲鬱崢嶸
坐馳悲風暮歎息空沾纓

離思

不寐亦不語片月秋稍舉孤鴻憶霜羣獨鶴叫
雲侶怨彼浮花心飄飄無定所高張係縛帆遠
過梅根渚迴織別離字機聲有酸楚

結交

鑄鏡須青銅青銅易磨拭結交遠小人小人難
姑息鑄鏡圖鑑微結交圖相依凡銅不可照小
人多是非

傷春

兩河春草海水清十年征戰城郭腥亂兵殺兒

將女去二月三月花真真千里無人族風起驚
啼鶯語荒城裏春色不揀墓傍枝紅顏皓色逐
春去春去春來那得知今人看花古人墓令人
惆悵山頭路

擇友

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
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
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
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
巧諂多非義苟且得若是做真人堅心如鐵石
不諂亦不欺不奢復不溺面無慙色容心無詐
憂傷君子大道人朝夕恒的的

夜憂

豈獨科斗死所嗟文字捐蒿萋轉驕王妾行滅
嬋娟未遂擺鱗志空思吹浪旋何當再霖雨洗
濯生華鮮

惜苦

于鵠值諫議以毯不能官焦蒙值舍人以盃不
得完一作可惜大雅旨意此小團樂名迴不敢
辨心轉寔是難不惜為君轉轉非君子觀轉之

復轉之強轉誰能歇衰哉虛轉言不可窮波瀾

寒地百姓吟

為鄆如其年居河內縣內百姓大蒙所哺

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

騷勞一作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地鐘

飲到曉聞烹炮寒者願為蠅燒死彼華膏華膏

隔仙羅虛繞千萬遭到頭落地死踏地為遊遨

遊遨者是誰君子為鬱陶

出東門

餓馬骨亦聳獨驅出東門少年一日程衰叟十

日奔寒景不我為疾走落平反眇默荒草行恐

懼夜鬼譙一生自組織千首大雅言道路如抽

蠶死轉羸腸繁

教坊歌兒

十歲小小兒能歌得聞一作天六十孤老人能

詩獨臨川去年西京寺衆伶集講筵能嘶竹枝

詞供養繻床禪能詩不如歌懷望三百篇

訪疾

冷氣入瘡痛夜來痛如何瘡從公怒生豈以私

恨多公怒亦非道怒消乃天和古有煥輝句愁

康閑婆娑請君吟嘯之正氣度不說

酒德

酒是古明鏡輟開小人心醉見異舉止醉聞異

聲音酒功如此多酒屈亦以深罪人免罪酒如

此可為箴

冬日

老人行人事百一不及周凍馬四蹄吃步卓難

自收短景仄飛過午光不上頭少壯日與輝衰

老日與愁日愁疑在日歲箭迸如讎萬事有何

味一生虛自囚不知文字利到死空遨遊

飢雪吟

飢鳥夜相啄瘡聲互悲鳴冰腸一直刀天殺無

曲情大雪壓梧桐折柴墮峰嶮安知鸞鳳巢不

與象鳶傾下有幸災兒拾遺多新爭但求彼夫

所但誇此經營一作詩誤君子亦拾遺拾遺非

拾名將補鸞鳳巢免與象鳶并因為飢雪吟至

曉竟一作不平

偷詩

餓犬鮮枯骨自喫饒飢涎今文與古文各各種

可憐亦如嬰兒食錫桃口旋旋唯有一點味豈

見逃景延繩床獨坐翁默覽有所傳終當罷文

字別著逍遙篇從來文字淨君子不以賢

晚雪吟

貧富喜雪晴出門意皆饒鏡海兒纖悉冰天步
飄颻一一仙子行家家塵聲銷小兒擊玉指大
羞歌聖朝睿氣流不盡瑞仙何處家始知由幸
色終疑異禮招市井亦清潔閭閻聳岩堯蒼生
顧東顧翠華仍西遙天念豈薄厚宸衷多憂
憂焦致太平以茲時比堯古耳有未通新詞有
潛韶甘為酒伶擯坐恥歌女嬌還音不易言裁
正逢今朝今朝前古文律異同一調願於堯瑤
中奏盡鬱抑謠

自惜

傾盡眼中力抄詩遇與人自悲風雅老恐被巴
竹噴零落雪文字分明鏡精神坐甘水抱晚水
謝酒懷春徒有言言舊慙無默默新始驚儒教
誤漸與佛乘親

老恨

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床枕席不
解聽鬪蟻甚微細病聞亦清冷小大不自識自
然天性靈

詠懷上

湖州取解述情

嘗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白鷗未輕舉衆鳥爭
浮沉因茲挂帆去遂作歸山吟

落第

曉月難為光愁人難為腸誰言春物榮豈見葉
上霜一作獨見鷓鴣一作失勢病一作鷓鴣
假一作翼翔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

詠情一作感寓

濁水心易一作傾明波與初發思逢海底人乞
取蚌中月此興若未諧此心終不歇

病起言懷

強行尋溪一作水洗却殘病姿花景晚盡麥
風清冷吹交道卧來見世情貧去知高閑思楚
逸澹泊一作斷獸齊兒終伴碧山侶結言青桂枝
秋夕貧居述懷

卧冷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
葉聲淺井不供飲瘦田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
語聞皆輕

夜感自遣

一作失志夜生思歸
楚江又作苦學吟

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
為讎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清桂無直枝苦

江思舊遊

再下第

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

見花

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

芙蓉日月影獨為愁思人豈知題鴉鳴一作題

珠草不得春一片兩片雲千里萬里身雲歸

嵩之陽身寄江之濱棄置復何道楚情吟白蘋

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

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

湖中離叟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

音非耳通因絀俗外詞一作物仰寄高天鴻

下第東南行

越風東南清楚日瀟湘明試逐伯鸞去還作靈

均行江離伴我泣海月投人驚失意客兒改畏

塗惟命輕時間喪侶依一叫千愁并一作生

歎命

三十年來命唯藏一卦中題詩還怨易問易蒙

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
破道路風歸去不息耕耘成楚叢

遠遊

慈烏文遠飛孝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

有遠江海戀空積波濤信來稀長為路傍食者

盡家中衣別一作劍不割物離人難作威遠行

少童僕驅使無是非為性玩好盡積愁心緒微

始知時節駛愛一作日非長輝

商州客舍

商山風雪壯遊子衣裳單四望失道路百憂攢

肺肝日短覺易老夜長知至寒淡流瀟湘絃調

苦屈宋彈識聲今所易識意古所難聲意今詎

辨一作竟高明鑒其端

長安旅情

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

無地王京十二樓我我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

門薦孤士

長安羈旅

聽樂離別中聲聲入幽腸曉淡滴楚瑟夜竟遠

吳鄉幾迴羈旅情夢覺殘燭光

渭上思歸

獨訪千里信迴臨千里河家在一一作吳楚鄉淡

寄東南一作流波

登科後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初於洛中選

塵土日易沒驅馳力無餘青雲不我與白首方選書宦途事非遠拙者取自踈終然戀皇邑誓以結吾盧帝城富高門京路饒勝居碧水走龍狀蜿蜒遠庭除尋常異方客過此亦踟躕

乙酉歲舍第扶侍歸興義莊居後獨止

舍待替人

誰言舊居止主人忽成客僮僕強與言相懼終脉脉出亦何所求入亦何所索飲食迷藉羸衣裳失寬窄迴風卷閑簾新月生空壁士有百役身官無一姓宅丈夫恥自飾衰鬢從颯白蘭交早已謝榆景徒相迫惟予中心鏡不語光歷歷

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雲

遠客夜衣薄賦眠待雞鳴一床空月色四壁秋

蛩聲守淡遺衆俗養病念餘生方全君子拙恥學小人明蚊蝨亦有時羽毛各有成如何駢蹟踈踈未能行西北有平路運來無相輕

孟東野詩集卷第三

孟東野詩集卷第四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詠懷下

秋懷十五首

孤骨夜難卧吟蟲相唧唧老泣無涕淚秋露為
滴瀝去壯暫如翦來衰紛似織觸緒無新心叢
悲有餘憶詎忍逐南仇江山踐徃昔

秋月顏色冰聲老客志氣單冷露滴夢破峭風

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疑懷無所憑
虛聽多無端梧桐枯嶂聲響如哀彈

一尺月透戶乞粟如劍飛老骨坐亦驚病力所

尚微盡苦貪一作剪色鳥危巢焚輝嬌娥理故

絲一作緜孤哭一作抽餘意浮年不可追衰步多

夕歸

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牀四壁風

入衣踈夢不復遠弱心良易歸商葩將去一作

綠縷繞爭餘輝野步踏事少病謀向物遠幽幽

草根蟲生意與我微

竹風相戛語幽闇暗中聞鬼神滿衰聽恍惚難
自分商葉隨乾雨秋衣卧單雲病骨可刺物酸

呻亦成文瘦攢如此枯壯落隨西曠裊裊一線
命徒言繫網緼

老骨懼秋月秋月力劍稜纖輝不可干冷羸坐

自疑羈雌巢空鏡仙颺蕩浮水驚安恐自翻病

大不敢凌單床寤皎皎瘦卧心兢兢洗河不見

水透濁為清澄詩壯昔空說詩衰今何憑

老病多異慮朝夕非一心商蟲哭衰運繁響不

可尋秋草瘦如髮自芳綴疎金晚鮮詎樂時馳

景運易陰弱習徒自恥暮知欲何任露才一見

讒潛智早已深防深不防露此意古所箴

歲暮景氣乾秋風兵甲聲織織勞無衣嚶嚶窸

自鳴商聲聳中夜寒支廢前行青髮如秋園一

翦不復生少年如餓花瞥見不復明君子山岳

定小人絲毫爭多爭多無壽天道戒其盈

冷露多奔索枯風饒吹噓秋深月清苦蟲老聲

麤踈頰珠枝繁纒芳金蔓舒舒草木亦趣時寒

榮似春餘自悲一作零落生與我心何如

老人朝夕異生死每日中坐隨一啜安卧與萬

景空視短不到門聽還詎逐風還如刻削形免
有織悉聰浪浪謝初始皎皎幸歸終孤隔文章

友親密蒿萊翁歲綠閱以黃秋節送已一作窮
四時既相迫萬慮自然荒南逸浩淼際北貧磽
确中曩懷沉遠江衰思結秋高鋤食難痛腹葉
衣多醜躬塵縷不自整古吟將誰通幽竹嘯鬼
神楚鐵生虬龍志生多異感運鬱由邪衷常思
書破衣至死教初童習樂莫習聲習聲多頑聾
明明曾中言願為為高崇

幽苦日日甚老力步步微常恐暫下來至門不
復歸飢者重一食寒者重一衣泛廣豈無涖恣
行亦有隨一作斷語中失次第身外生瘡痍桂蠹
既潛污一作桂花損貞姿嘗言一失香千古聞
臭詞將死始前悔前悔不可追哀哉輕薄行終

日與駟馳一作欲
流運閃欲盡枯折皆相號棘枝風哭酸桐葉霜
顏高老蟲乾鐵鳴驚獸孤咆商氣洗一作聲
瘦晚陰驅景勞集耳不可遏壺神不可逃寒行
散餘鬱幽坐誰與曹抽壯無一線剪懷盈千刀
清詩既名賦一作詩清金菊亦姓陶收拾昔所
棄咨嗟今比毛幽歲晏言零落不可操

竊氣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痛不

可勝驚鳴伸至明強強攬所憑瘦坐形欲折腹
飢心將崩勸華左右愚言語如見憎聳耳噎神
開一作始知功用一作能日中視餘瘡暗
鏢一作聞繩一作蠅彼艱一何酷此味半點凝
潛毒爾無馱餘生我堪於凍飛幸不遠冬令反
心懲出沒各有時寒熱苦一作相凌仰謝調運
翁請命願有微

黃河倒上天衆水有却來人心不及水一直去
不迴一直亦有巧不肯至蓬萊一直不知疲唯
聞至首臺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劍亦
折失古琴亦衰夫子失古淡當時落灌灌詩老
失古心至今寒皚皚古骨無濁肉古衣如蘇昔
勸君勉忍古忍古銷塵埃

嘗言一作不見血殺人何紛紛聲如窮家犬吠
實何聞聞苦痛幽鬼哭嘗侵黃金貪言詞豈用
多憔悴在一聞古嘗古不死至今書云云今人
詠古書善惡宜自分秦火不熟舌秦火空焚文
所以嘗更生至今橫網緼

靖安寄居

寄靜不寄華愛茲嶠居渴飲濁清泉饑食無

名蔬敗菜一作不敢火補衣亦寫書古云儉成
德今乃寔起子顛屢不足賢人賢有餘役生
皆促促心竟誰舒舒萬馬踏風衢來塵隨奔車
高窟蓋不見大道夜方虛卧有洞庭夢坐無長
安儲英髦空駭耳煙火獨微如厚念恐傷性薄
田憶親鋤承一作世不出力冬竹肯抽殖外物
莫相誘約心誓從初碧芳既似水日日詠歸歎

雪

忽然太行雪昨夜飛入來峻嶒墮庭中巖白何
皚皚奴婢曉開戶四支凍徘徊咽言詞不成告
訴情狀摧官給未入門家人盡以灰意勤莫笑
雪笑雪貧為災將暖此殘疾典賣爭致孟教令
再舉手誇曜餘生才強起吐巧詞委曲多新裁
為爾作非夫忍恥鼻鳴雷書之與君子庶免生
嫌猜

春愁

春物與愁客遇時各有遠故花辭新技新淚落
故衣日暮兩寂寞飄然亦同歸

懊惱

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抱山冷燒燒終日悲

顏顏好詩更相嫉劔戟生牙關前賢死已久猶
在叫囓間以我殘抄身清峭養高關未閑未得
閑眾謂賸兢兢

遊道上

遊城南韓氏莊

初疑瀟湘水鑲在朱門中時見水底月動搖池
上風一作動搖池上風清氣潤竹木白光連虛空
浪簇霄漢羽岸芳金碧葉何言數畝中間環泛路
不窮頭逐常薰神仙侶飄然從汗漫通

與二三友秋宵會話清上人院

何處山不幽此中情又別一僧敲一磬七子吟
秋月激石泉韻清奇枝風嘯咽冷然諸境靜頗
覺浮累城扣寂兼探真通霄詎能輟

夜集

好鳥無雜棲華堂有嘉瓊琴樽互傾奏歌賦相
和諧但嘉魚水合莫令雲雨乖一為鳴雞彈五
鼓壯士懷初景待誰曉新春逐一作君來願言
良友會高駕不知迴

招文士飲

曹劉不免死誰敢負年華文士莫辭酒詩人命

屬花退之如放逐李白自矜夸萬古忽將似一朝同嘆嗟何言天道正獨使地形斜南士愁多病北人悲去家梅芳已流管柳色未藏鷓相勸罷吟雪相從愁飲霞醒時不可過愁海浩無涯

陪侍御叔遊城南山墅

夜坐擁腫亭書登崔嵬本日窺萬峯首月見雙泉心松氣清耳目竹氣碧衣襟行想仰悲琅玕字數聽枯槁吟

登華嚴寺樓望終南山贈林校書兄弟

地杳亞為崖登出冥冥中樓根挿迥雲殿翼翔危空前山胎元氣靈異生不窮勢吞萬象高秀奪五岳雄一均望俗慮醒再登仙顧崇青蓮三居士書景真賞同

遊終南山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夜留景賦白雲巖眼深谷書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到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

遊終南龍池寺

飛鳥不到處僧房終南巔龍在水長碧雨開山

更鮮步出白日坐依清溪暹地寒松桂短石險道路苔鮮偏晚磬送歸客數聲落暹天

南陽公請東櫻桃亭子春燕

萬木皆未秀一林先含春此地獨何力我公布深仁霜葉日舒卷風枝遠埃塵初英濯紫霞飛兩流清津賞異出罍雜折芳積歡忻文心茲焉重俗尚安能珍碧玉糝粉比飛瓊瓌艷均鴛鴦七十二花態併相新常恐遺秀志迨茲廣讎陳芳菲爭勝引歌詠竟良辰方知戲馬會永謝登龍賓

遊華山雲臺觀

華嶽獨靈異草木恒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明星館時韻女蘿絃敬茲不能寐焚栢吟道篇

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亭

燈盡語不盡主人庭砌幽柳枝星影曙蘭葉露華浮塊嶺笑羣岫片池輕泉流更聞清淨子逸唱頗難傳

邀花伴時在朔方

邊地春不足十里見一花及時須邀遊日暮饒

風沙

石淙十首

巖谷不自勝水木幽奇多朔風入空曲徑一作

流無大波迢迢逗難盡參差勢相羅雪霜有時

洗塵土無由和潔冷誠未厭晚步將如何

出曲水未斷入山深更重冷冷若仙語皎皎多

異容萬響不相雜四時皆自濃日月牙分照雲

霞各生峯久迷向方理速茲聳前蹤

荒策每恣遠顛安難自迴已抱苔蘚疾一作尚

凌潺湲隈驛驥苦銜勒籠禽恨摧頽實力苟未

足浮誇信悠哉顧惟非時用靜言還自哈

朔水刀劍利秋石瓊瑤鮮魚龍氣不腥潭洞狀

更妍磴雪入呀谷掬星洒遙天聲忙一作不及

韻勢疾多斷連輪去雖有恨蹀氣一作一何顛

蛟蟻相纏掣牽確亦迴旋黑草濯鐵髮白苔浮

冰錢具一作其生此云遙非德不可甄何況被屣

士制之空以權始知靜剛猛文教從來先

空谷聳視聽幽湍澤心靈疾流脫鱗甲疊岸衝

風霆丹瓏墮瓌景齊波灼一作虛形淙淙壓厚
軸稜稜攢高冥弱棧跨旋碧危梯倚凝青飄飄

鶴骨仙飛動蓋背庭一作常聞誇大言下顧皆
細萍

百尺明鏡流千曲寒星飛為君洗故物有色如

新衣不飲泥土污但飲雪霜飢石稜玉織纖草

色瓊霏霏谷磴有餘力溪春亦多機從來一智

前能使眾利歸因之山水中喧然論是非

入深得奇趣昇險為良階搜勝有聞見逃俗無

蹤蹊穴流恣迴轉數景忘東西顛默鮮猜懼羅

人巧且勇幽馳異處所忍虛多端倪虛獲我何

飽實歸彼非迷斯文浪云潔此旨誰得齊

屑珠瀉潺湲裂玉何威瓌若調千瑟絃未果一

曲諧古駭毛髮慄險驚視聽乖二一作老皆勁

骨風趨綠歇崖地速有餘一作羨我遊採素作

奇懷乘時幸勤警前恨多幽靈弱力謝剛健蓋

策貴安排始知隨事靜何必當夕齋

昔浮南渡颺今攀湖山景物色多瘦削吟笑還

孤承日日凍有稜雪霜空無影玉噴不生冰瑤

渦旋成井潛角時聳光隱鱗乍漂罔再吟獲新

勝返步失前省慙懷雖已多揚慮未能整頽陽
落何處昇鼻銜踈嶺

聖朝搜巖谷此地多遺玩一作急憶成遠遊一作頑踈志
靈一作觀勁颺刷幽視怒水懾餘湍一作曾是
結芳一作誠遠茲勉流倦冰條聳危慮霜翠瑩
遐眇物誘信多端荒尋諒難遍去矣朔之隅脩
然楚之甸

遊韋七洞庭別業

洞庭如瀟湘疊翠蕩浮碧松桂無赤日風物饒
清激逍遙長幽韻參差逗良覲道勝不知疲冥
搜自無數曠然青霞抱水矣白雲適崆峒非凡
鄉蓬瀛在仙籍無言從遠尚還思君子識一作
與之波濤激古岸鏗鏘辨竒石靈響非外求殊
音自中積人皆走煩濁君能致虛寂何以祛擾
擾叩調清浙浙既懼豪華損誓從詩書益一舉
獨往姿再搖飛遁迹山深有變異意懼無驚揚
采翠奪日月照耀迷晝夕松齋何用掃蘿院自
然滌業峻謝煩蕪文高追古昔暫遙朱門戀終
立青史績物表易淹留人間重離析難隨洞庭
酌且醉橫塘席

越中山水

日一作動覽耳目勝我來山水州蓬瀛若髮歸田

一作野如泛浮碧噴幾千達清泉一作萬餘流
莫窮合沓步軌盡派別遊越水淨難污越天陰
易收氣鮮無隱物目視遠更周舉俗一作媚葱
菁連冬擷芳柔菱湖有餘翠若圍無荒曠賞異
忽已遠採奇誠淹留永言終南色去矣銷人憂

春集越州皇甫秀才山亭

嘉賓一作善誘一作善友在何處置亭春山巔顧余寂寞
者認厠芳菲逆視聽日澄澈聲光坐連綿晴湖
寫峯嶂翠浪多萍蘚何以逞高志為君吟秋天
秋一篇

和皇甫判官遊琅琊溪

山中琉璃境物外琅琊溪房廊逐巖壑道路隨
高低碧瀨漱白石翠煙含青蛻客來暫遊踐意
欲忘管珪樹杪燈火夕雲端鐘梵齊時同雖可
仰跡異難相携唯當清宵夢髮珠頰一作攀躋

孟東野詩集卷第四

孟東野詩集卷第五

山南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遊適下

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燕

一雨百泉漲南潭夜來深分明碧沙底寫出青
天心遠客洞庭至因茲襟煩襟既登飛一作青雲
妨願奏清風琴高岸立旗戟潛蛟失一作浮沉
威稜護斯浸題述所侵山態變初霽水聲流
新音耳目極眺聽潺湲與嶽峯誰言柳太守空
有白蘋吟

汝州陸中丞席喜張從事至同賦十韻

汝水無濁波汝山饒奇石大賢為此郡佳士來
如積有客乘白駒奉義愜所適清風蕩華館雅
瑟泛瑤席芳醕靜無喧金樽光有滌縱情孰慮
損聽論自招益頽折若木枝却彼曜靈夕貴賤
一相接一作憂情作一作怵忽轉易會合勿言輕別
離古來惜請君駐征車良遇難再覲

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辯彈琴

康樂寵詞客清霄意無窮微文北山一作外借
月南樓中千里秋併盡一樽歡暫同胡為憂楚

琴一作浙瀝起寒風

同年春燕

少年三十士嘉會良在茲高歌搖春風醉舞摧
花枝意蕩晚景喜疑芳菲時馬跡攢驥臆樂
聲韻參差視聽改舊趣物象含新姿紅雨花上
滴綠煙柳際垂淹中講精義南皮戲清詞前賢
與今人千載為一期明鑒有皎潔澄王無磷緇
永與沙泥別各整雲漢儀盛氣自中積英名日
四馳塞鴻絕傷匹海月難等夷鬱折忽已盡親
朋樂無涯幽蘅發空曲芳杜綿所思浮跡自聚
散壯心誰別離願保金石志無令有奪移

羅氏花下奉招陳侍御

眼在枝上春落地成埃塵不是風流者誰為攀
折人寧辭波浪闊莫道往來頻拾紫豈宜晚掇
芳須及晨勞收賈生決強起屈平身花下本無
俗酒中別有神遊蜂不飲故戲蝶亦爭新萬物
盡如此過時非所珍

遊石龍渦四壁千仞散泉如雨

石龍不見形石雨如散星山下晴皎皎山中陰
泠泠水飛林木杪珠綴莓苔屏蓄異物皆別當

晨景欲暝泉芳春氣碧松月寒色青險力一作
此獨壯猛獸亦不停日暮且迴去浮心恨一作
未寧

浮石亭

曾是風雨力崔嵬漂來時落星夜故潔近榜朝
達迤翠激迤明滅清瀉瀉歎危况逢蓬島仙會
合良在茲

看花五首

家家有一作芍藥不妨至溫柔溫柔一作同女紅
笑笑不休月娥雙雙下楚艷枝浮洞裏逢仙
人一作芍藥一作綽約青一作宵遊

芍藥誰為塔人人不敢來唯應待詩老日日殷
勤開玉立無氣力春疑且徘徊將何謝青春痛
飲一百盃

芍藥吹欲盡無奈曉風何餘花欲誰待唯待諫
即過諫即不事俗黃金買高歌高歌夜更清花
意晚更多

飲之不見底醉倒深紅波紅波蕩諫心諫心終
無它獨遊終難醉挈榼徒經過閑花不解語勸
得酒無多

三年此村落春色入心悲料得一孀婦經一作
時獨淡垂

濟源春

太行橫偃春百里芳崔嵬濟源花異顏初口雲
如裁新畫彩色濕上界光影來深紅縷草木淺
碧斫泝洄十家門前飲一道傳襖孟玉鱗吞金
鈎仙璇琉璃開朴童茂言語善俗無驚猜狂吹
寢恒宴曉清夢先迴治生鮮墮夫積學多深材
再遊詎癩顛一洗鸞塵埃

濟源寒食七首

風巢燭燭春鴉鴉無子老人仰面嗟柳弓蒿箭
蒿一作覲不見高紅遠綠勞相遮

女嬋一作童子黃短短耳中聞人借春晚逃蜂
匿蝶路地來拋却齋糜一究挾

一日路春一百迴朝朝沒脚走芳埃饑童餓馬
掃花餒向晚飲漢三兩盃

每苦井上空相憶轆轤索斷無消息酒人皆倚
春髮綠病叟獨藏秋髮白

長安落花飛上天南風引至三殿前可憐春物
亦朝謁唯我孤一作吟渭水邊

枋口花間掣手歸嵩陽一作為我留駐一作紅暉
 可憐躑躅千萬尺柱地柱天扶一作欲飛
 蜜蜂為主各磨牙咬盡村中萬木花君家甕甕
 今應滿五色冬籠甚可誇

遊枋口二首

一步復一步出行一作千里幽為取山水意故
 作寂冥遊太行青巖高枋口碧照浮明明無底
 鏡泛泛忘機鷗老逸不自限病狂不可周恣開
 鏡淡薄息玩多淹留芳物競晚晚綠梢挂新衣
 和友罵相逸言語亦以稠連飛鷹亦以鶴始知
 萬類然靜躁難相求

聳我疾病骨健如一仙人鏡中照千里鏡浪洞
 百神此神日月華不作尋常春三十夜皆明四
 時晝恒新鳥聲盡依依獸心亦忻忻澄幽出所
 怪閃異坐微細可來復可來此地靈相親

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枋口柳溪

萬株古柳根挈此磷磷溪野榜多屈曲仙尋無
 端倪春桃散紅煙寒竹含晚淒曉曉忽以異芳
 樹安能齊共疑落鏡中坐泛紅景低水意酒易
 醒浪情事非迷小儒峭章句大賢嘉提携潛賞

韻靈瑟翠崖鳴玉珪主人稷翁德茂芝木畦
 鑿出幽隱端氣象皆昇躋曾是清樂抱連茲幾
 省溪宴位席蘭草溢觴鱗鳧鷺靈味薦飭辦金
 花骨橙壘江調擺表俗洛風遠塵泥徒言奏狂
 狗詎敢忘筌筮蹄

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昭成寺

洛友寂寂約省騎霏霏塵遊僧步晚磬話茗含
 芳春一作瑤策水入手粉筆畫瑩神頰廊芙蓉
 霽碧破琉璃津一作玄講島作岳盡洲詠文
 字新屢笑寒竹讌况接青雲賓顧慙餘春下表
 瘵嬰殘身

高少

沙彌舞袈裟走向躑躅飛閑步亦惶惶芳援相
 依依噓塞春咽喉蜂蝶事光輝群嬉且已晚孤
 引將何歸流艷去不息朝英亦踈微

旅次洛城東水亭

水竹色相洗碧花動軒楹自然逍遙風蕩滌浮
 競情霜落葉聲燥景寒人語清我來招隱亭衣
 上塵暫輕

洛橋晚望

天津橋下冰初結洛陽陌上人行絕
榆柳蕭疎樓閣閑月明直見嵩山雪

居處

北郭貧居

進乏廣莫力退為蒙瀾一作龍居三年失意歸四
向相識踈地僻草木壯荒條扶我廬夜貧燈燭
絕明月照吾書欲識貞靜操秋蟬飲清虛

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

驚彼武陵狀移歸此巖邊開亭擬貯雲鑿石先
得泉嘯竹引清吹吟花成一作詩勸篇乃知高港
情擺落區中綠

題韋承總吳王故城下幽居事生相

才飽身自肯巷荒門豈貧韋生堪繼相孟子願
依隣夜思琴一作酒語切畫情茶味新霜枝留過
鶴一作鶴風竹掃蒙塵即唱一聲發吳花千片春
對君何所得歸去覺情真

蘇州崑山惠聚寺僧房

昨日到上方片雲掛一作石林錫杖莓苔青袈
裝松栢香晴磬無短韻古燈含永光有時乞鶴
歸還訪一作放逍遙場

孟東野詩集 卷五

題從叔述靈巖山壁

換却世上心獨起山中情露衣涼且解雲策高
復輕喜見夏日來變為松景清每將逍遙睡不
獸颺聲遠念塵末宗未昧俗問名桂枝一作
安舉手一作萍路空勞生仰謝開淨紋相招時
一鳴

題林枝書花巖寺書窓

隱詠不誇俗問禪徒淨居翻將白雲字一作寄
向青蓮書擬古投松坐就明開紙蹴胎胎一作
南山景獨與心相如

藍溪元居士草堂

市井不容義義歸山谷中夫君宅松桂招我樓
紫籠人扑情慮瀟境闕視眺空清溪死轉水脩
竹徘徊風木倦揀獺子土勞稼穡翁讀書京雖
異敦本志亦同藍岸青淺漢蓋峯碧崇崇日昏
各命酒一作寒蛩鳴蕙荒一作寒庭

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

黔婁住何處仁邑無餒飢一作寒豈誤舊羈旅變
為新閑安二頃有餘食三農行可觀籠禽得高
巢輒耐還曾瀾醫尉春柘墟紛紛田里歡兵戈

忽消散耦耕非艱難嘉木偶良酌芳陰庇清彈
力農雖一事趣世徒萬端靜覺本相厚動為未
所殘此外有餘暇鋤荒出幽蘭

酬孟十二新居見寄

陸長源

大道本夷曠高情亦冲虚因隨白雲意偶逐青
羅居青羅分蒙密四序無慘舒餘清濯子衿散
彩還吾廬去歲登美第榮名在公車將必繼管
蕭豈唯躡應徐首夏尚清和殘芳遍丘墟褰幃
蔭窻柳汲井滋園蔬達者貴知心古人不顯餘
愛君蔣生逕且著茂陵書

題韋少保靜菴宅藏書洞

高意合天製自然狀無窮仙華凝四時玉蘚生
數峯書秘漆文字匣藏金蛟龍開為氣候肅開
作雲雨濃洞隱諒非久巖夢誠必通將綴文士
集貫就真珠叢

生生亭

灘開不妨語跨溪仍一作置亭置亭嶠頭開
窻納遙青遠青新畫出三十六扇展展立平
地稜稜浮高冥一日數開扉仙閃目不停徒誇
遠方岫曷若中峯靈拔意子餘文浩言永堪銘

浩言無愧同愧同忍醒醒致之未有力力在君
子聽

寒溪九首

霜一作洗水色盡寒溪見纖鱗幸臨虛空鏡照
此殘悴身潛滑不自隱露底瑩更新路如君子
懷曾是危陷人始明淺俗心夜結朝已津淨漱
一掬碧遠消千慮塵始知泥步泉莫與山源隣
洛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舟行素冰折一作舟
聲作青瑤嘶綠水結綠玉白波生白珪明明
寶鏡中物物天照齊仄步下危曲攀枯聞嬌啼
霜芬一作稍稍消一作歇疑景微茫齊寢坐直視
聽慙行失蹤蹊岸童斲棘勞語言多悲悽
曉飲一盃酒踏雪過清溪波瀾凍為刀割割危
與鷺宿羽背翦棄血聲沉沙泥獨立欲何語默
念心酸嘶凍血莫作春作春生不齊凍血莫作
花作花發嬌啼幽幽棘針村凍死難耕犁
篙工碓玉星一路隨逆螢朔凍衰徹底獠饑味
潛鯉水齒相磨嚙風音酸鐸鈴清悲不可逃洗
出纖悉聽碧激卷已盡彩飛飄零下躡滑不
定上樓折難停啾啾啞啞仰許何時寧

一曲一直水白龍何鱗鱗凍融雜碎號壑音坑
谷辛椒楠吃無力飛走更相仁猛弓一折絃餘
喘爭來賓大嚴立小枝不復陳皎皎何皎
皎氤氳復氤氳瑞晴刷日月高碧開星辰獨立
兩脚雪孤吟千慮新天譏徒昭昭箕舌虛斷斷
堯聖不聽汝孔微亦有臣諫書竟成章古義終
難陳

因凍死得食殺風仍不休以兵為仁義仁義生
刀頭刀頭仁義腥君子不可求波瀾抽劔冰相
劈如仇讎尖雪入魚心魚心明嫩嫩况如罔兩
說似許割切由誰使異方氣入此中土流剪盡
一月春閉為百谷幽仰懷新霽光下照疑憂愁
漢老哭甚寒涕泗水珊瑚飛死走死形雪裂紛
心肝劔刃凍不割弓絃彊難彈常聞君子武不
食天紋殘斲玉掩骼銜吊瓊哀闌干
溪風擺餘凍溪景銜明春玉消花滴滴虬解光
鱗鱗懸步下清曲消期濯芳津千里冰裂處一
勺暖亦仁凝精手相洗漪連競將新忽如劔瘡
盡初起百戰

立德新居十首

立德何亭亭西南聳高隅陽崖洩春意并園留
冬蕪勝引即紆道幽行豈通衢碧峯遠相揖清
思誰言孤寺秩雖未貴家醪良可哺

聳城架霄漢絮宅涵網緼開門洛北岸時鑪嵩
陽雲夜高星辰大晝長天地分厚韻屬踈語薄
名謝囂聞茲焉有殊闕永矣難及羣

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清貧聊自爾素青將
如何儉教先勉力修襟無餘它良榷一枝木靈
巢片葉荷仰笑鷗鷺輩委身拂天友

踈門不掩水洛色寒更高曉碧流視聽夕清濯
衣袍為於仁義得未覺登陟勞遠岸雪難暮勁
枝風易號霜禽各嘯侶吾亦愛吾曹

崎嶇有懸步委曲饒荒尋遠樹足良木踈巢無
爭禽素魄銜夕岸綠水生曉澗空曠伊洛視騶
鬚滿湘心何必高遠異憂勞滿行襟

懸途多仄足崎圃無脩畦霜蘭與宿艾手擷心
不速品子懶讀書駉駒難服犂虛食日相投夸
腸詎能低恥從新學遊顧將占農齊

都城多聳秀愛此高懸居伊雒遶街巷鴛鴦飛
閭閻翠景何的礫霜颺飄空虛突出萬家表獨

治二畝蔬一作一旬一手版十日九手鋤

手鋤良自勗激勸亦已饒畏彼梨栗兒空資玩

弄驕夜景卧難盡晝光坐易消治舊得新義耕

荒生嘉苗鋤治苟愜適心形俱逍遙

玉蹄裂鳴水金綬忽照門拂拭貧士席拜候承

相軒德踈未為高禮至方覺尊豈惟耀茲日可

以策遠孫如何一陽朝獨荷衆瑞繁

東南富水木寂寥蔽光輝此地足文字及時隘

驂駝仄雪踏為平澀行變如飛令畦生氣色嘉

綠新霏微天意資厚養賢人肯相違宋二章本至日辭相

孟門以爲

孟東野詩集卷第五

孟東野詩集卷第六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行役

西上經靈寶觀觀即山真

道士無白髮語音一作靈泉清青松多壽色白

石恒夜明放步霄霞起振衣華風生真文松中

頂寶氣浮四楹一片古關路萬里今人行上仙

一可見驅策徒西征

泛黃河

誰聞崑崙源流出混沔河積雨一作飛作風驚

龍噴為波相瑟瑟越實一作鳴咽歌有根

一作不可洗虛此來經過

往河陽宿峽陵寄李侍御

暮天寒風悲屑屑啼鳥遶樹泉水噴行路解鞍

投古陵蒼蒼嘴山見微月鴉鳴犬吠霜煙昏開

囊拂巾對盤殮人生窮達感知已明日投君申

片言

鷓路溪行呈陸中丞

鷓路不可越二十六渡溪有物飲碧水高林挂

青蛭歷覽道更險驅使跡頻睽視聽易常主心



鬼手相迷浪石忽搖動沙堤信難躋危峯紫霄
外古木浮雲齊出阻望汝郡大賢多招携疲馬
戀舊秣羈禽思故棣應憐泣楚玉棄置如塵泥
獨宿峴首憶長安故人

月迴無隱物況復大江秋江城與沙村人語風
颼颼峴亭當此時故人不同遊故人在長安亦
可將夢求

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度

一身遠千山遠作行路人未遂東吳歸暫出西
京塵仲宣荆州客今余一作爲竟陵實往蹟雖不
同託意皆有因商嶺奪首滑石坂上下頻江漢
沙泥潔永日一作水鮮光景新獨凌起殘夜孤吟望
初晨驅馳竟何事章句依深仁

夢澤行

楚山爭蔽虧日月無全輝楚路饒迴惑旅人有
一作迷歸騏驥思北首鷓鴣顧南飛我懷京雒
遊未賦風塵衣

京山行

衆竄聚病馬流血不得行後路起夜色前山聞
虎聲此時遊子心百尺風中旌

旅次湘沅有懷靈均

分批多感激久遊遵長塗經過湘水源懷古方
踟躕舊稱楚靈均此處殞忠軀側聆故老言遂
得旌賢愚名參君子場行爲小人儒騷文銜貞
亮體物情崎嶇三黜有愠色即非賢哲模五十
爵高秩謬膺從大夫曾襟積憂愁容鬢復一作
彫枯死爲不弔鬼生作猜謗徒吟澤潔其身忠
節寧見輸懷沙戒其性孝行焉能俱且聞善稱
君一何善自殊且聞過稱已一何過不渝悠哉
風土人角黍投川隅相傳歷千祀哀悼延八區
如今聖明朝養育無羈孤君臣逸雍熙德化盈
紛敷巾車徇前侶白日猶昆吾寄君臣子心戒
此真良圖

過彭澤

揚帆過彭澤舟人訝歎息不見種柳人霜風空
寂歷

過分水嶺

山壯馬力短路行石齒中十步九舉轡迴環失
西東溪水變爲雨懸崖陰濛濛客衣颼颼初萋
花零落風白日捨我沒一作征途忽然窮

分水嶺別夜示從第寂一作示

南中少平地山水重疊生別泉萬餘曲迷舟獨
難行四際亂峯合一眺千慮并潺湲冬夏冷光
彩晝夜明賞心難久勝離腸忽自驚古木搖霽
色高風動秋聲一作古木解蕭蕭飲爾一樽酒慰
我百憂輕嘉期何處定此晨堪寄情

連州吟三章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試為連州吟淚下不
可禁連山何連連連天碧岑峯猿哭花死子
規裂客心蘭芷結新佩瀟湘遺舊音悲聲能窮
絃坐撫零落琴

羽翼不自有相追力難任唯憑方寸靈獨夜萬
里尋方尋魂颺颺南夢山岷嶽髮歸驚颺颺悉
空聞楓林正直被放者鬼魅無所侵賢人多安
排俗士多虛歎孤懷吐明月衆毀鑠黃金頷君
保玄曜壯志無自沉

朝亦連州吟暮亦連州吟連州果有信一紙萬
里心開緘白雲斷明月墮衣襟南風嘶舜瑄苦
竹動猿音萬里愁一色瀟湘兩滢滢兩劍忽相
觸雙蛟恣浮沉關水正迴幹倒流安可禁空愁

江海信驚浪隔相尋

旅行

楚水結水灣楚雲為雨微野梅參差發旅榜道
遙歸

紀贈

上河陽李大夫

上將秉神略至兵無猛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
重衣霜劍奔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
鳥不敢飛武牢鎖天關河橋紐地機大將奚以
安守此稱者稀貧士少顏色貴門多輕肥試登
山岳高方見草木微山岳恩既廣草木心皆歸

投贈張端公

君子量不極曾吞百川流嫉邪霜氣直問俗春
辭柔日戶晝輝靜月孟宵景幽詠驚芙蓉發笑
激風颺秋鷺步獨無侶鶴音仍寡儔幸沾分寸
顧散此千萬憂

贈蘇州韋郎中使君

謝客吟一聲霜落羣聽清文含元氣柔鼓動萬
物輕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塵埃徐庾詞金
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鮮明蘋萍一水

草菰蒲片池菜曾是康樂詠如今寒其英頽惟
菲薄質亦願將此并

上張徐州

為水不入海安得浮天波為木不在山安得橫
日柯再來君子傍始覺精義多一作大德唯一
施衆情自偏頗至樂無一作宮徵至聲遠謳誦
願鼓空桑絃永使萬物和願已誠拙訥干名已
蹉跎默詞唯在口所欲無餘它乍作支泉石乍
作翳松蘿一作不改方圓破質為珠磨賤子本如
此大賢心若何豈是無異途異途難經過

上包祭酒

岳岳冠蓋彦英英文字雄瓊音獨聽時塵韻固
不同春雲生紙上秋濤起胷中時吟五君詠再
舉七子風何幸松桂侶見知勤苦功願將黃鶴
翅一借飛雲空

贈崔純亮

食蕨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
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
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
心交父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

浸藥泉流苦已日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
項籍非不壯賈生非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
沾裳古人勸加食一作此食一作難自強一飯
九祝壺一嗟十斷腸況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
彼蒼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歎一作碧
落空茫茫

贈文應上人

棲遲青山巔高靜身所便不踐有命草但飲無
聲泉齋性空轉寂學情深更專經文開貝葉衣
製垂秋蓮賦此俗人羣暫來還却旋

嚴河南

赤令風骨峭語言清霜寒不必用雄威見者毛
髮攢我有赤令心未得赤令官終朝衡門下忍
志將筑彈君從西省郎正有東洛觀洛民蕭條
父威恩憫撫難苦竹聲嘯雪夜齋聞千竿詩人
偶寄耳聽苦心多端多端落孟酒酒中方得歡
隱士多隱酒此言信難刊取次令坊沽舉止務
在寬何必紅燭嬌始言清宴蘭丈夫莫矜莊矜
莊不中看

贈李觀觀初登第

誰言形影親燈滅影去身誰言魚水歡水竭魚
枯一作鱗昔為同恨客今為獨笑人捨予在泥
轍飄跡上雲津卧木易成蠹乘花難再春何言
對芳景愁望極蕭晨埋劍誰識氣匣絃日生塵
願君語高風為余問蒼旻

吳安西館贈從弟楚客

蒙籠楊柳館中有南風生風生今為誰湘客多
遠情孤枕楚水夢獨帆楚江程覺來殘恨深
心尚與歸路并玉匣正絃在請君時一鳴

贈章仇將軍

將軍不誇劍才氣為英雄五岳拽力內百川傾
意中本立誰敢拔飛文自難窮前時天地翻已
有扶正功

贈道月上人

僧兒淨無點僧衣寧綴華尋常晝日行不使身
影斜飯木煮松栢坐山敷一作雲霞欲知禪隱
高緝薜為袈裟

杆情因上即中二十二叔監察十五叔

兼呈李益端公柳續評事

方憑指下絃寫出心中言寸草賤子命高山主

人思遊邊風沙意夢楚波濤鬼一日引別袂九
迴露淚痕自悲何以然在禮闈晨昏名利時轉
甚是非宵亦喧浮情少定主百慮隨世翻舉此
削臆恨幸從賢哲論明明三飛一作與雙鸞照
物如朝職

贈城郭道士

望裏失却山臆中遺却泉松枝休策雲藥囊翻
貯錢曾依青桂鄰學得白雲絃別別意未迴世
上為隱仙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靜境無濁氣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
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羣欲識楚一作章
句袖中蘭芷薰

獻漢南樊尚書

天下昔崩亂大君識賢臣衆木盡搖落始見竹
色真兵勢走山岳陽元潛埃塵心開玄女符面
縛清波人異俗既從化澆風亦歸淳自公理斯
郡寒谷皆變春旗影卷赤電劍鋒匣青鱗如何
嵩高氣作鎖楚水瀕雲鏡忽開霽一作孤光射
無垠乃知尋常鑒照影不照神

贈轉運陸中丞

嘗季運職既大摧邪名更雄
鵬飛簸曲雲鴨怒生
直風投彼霜雪令翦除荆棘
荒楚倉傾向西吳
未發登一作自東帆影咽河口
車聲壅關中先知
才策高人喜道路通皆驚內史力
繼得鄭侯功
萊子負為少相如未免窮
衣花野茁蒼葉山
梧桐不是宗匠心誰憐久栖蓬

贈萬年陸即中

天子憂劇縣寄深華省即紛紛
風響珮墊墊劍
開霜舊事笑堆案新聲唯雅章
誰言百里才終
作橫天梁江鴻恥承蒼雲津
未能翔徘徊塵俗
中短毳無輝光

擇第後東歸書懷獻坐主呂侍郎

昔歲辭親決今為戀恩泣
去住情難並別離
景易戢大矯大空鱗
曾為小泉蟄幽意獨沉時
震雷忽相及神行既不幸
直致非所執至運本遺
功輕生各苦一作自立大君思
此化良佐自然集
寶鏡無私光時文有新習
慈親誠志就賤子歸
情急擢第謝靈臺
牽衣一作出皇邑行襟海日
曙逸抱江風入蒹葭
得波浪芙蓉紅岸瀟雲寺

辨動搖山鐘韻嗷吸舊遊期
再踐懸水得重挹
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

右意贈梁肅補闕

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
自然照燭間不受邪
佞輕不有百鍊火孰知寸金精
金鉛正同一作
鑪頽分精與麤

贈黔府王中丞楚

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
又聞天下泉半落黔
中鳴山水千萬遠中有君子行
儒風一以翊汗
俗心皆平我願中國春
化從異方生昔為陰草
毒今為陽華英嘉實綴綠蔓
涼瀉清聲道遠
物景勝視聽空曠并困驥
猶在轅沉珠尚隱精
路遐莫及時泥汙日已盈
歲宴將何從落葉甘
自輕

上達溪舍人

北山少日月草木苦風霜
食士在重坎食梅有
酸腸萬俗皆走圓一身一作
猶學方常恐眾毀
至春葉成秋黃大賢秉高鑒
公燭無私光暗室
曉未及幽吟涕空行

贈主人

斗水瀉大海不如瀉枯池分明賢達交宜顧
豪華兒海有不足流豪有不足資枯鱗易為水貧
士易為施幸觀君子席會將幽賤期側聞清風
議如飲黃金危此道與日月同光無盡時

贈建業吳公

師住青山寺清華常逸身雖然到城郭衣上不
樓塵

獻襄陽于大夫

襄陽青山郭漢江白銅堤謝公領茲郡山水無
塵泥鐵馬萬霜雪絳旗千虹蜺風猗參差泛石
板重疊躋舊浹不復憶新歡居然齊還耕竟原
野歸老相扶携物色增曖曖寒芳更萋萋淵清
有遐略高躅無近蹊一作衆賦無基按與歌有安儲即此富蒼
翠自然引翔樓曩遊常抱憶夙好今尚睽頌言
從逸轡暇日交清溪

贈鄭夫子魴

天地入胷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
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聖賢心孰
與造化該勉矣鄭夫子驪珠今始胎

大隱訪三首

崔從事鄭以直隲職官一作

古人留清風千載遙贈君破松見貞心裂竹看
直文殘月色不改高賢德常新家懷詩書富宅
抱草木貧安得一蹄泉來化千尺鱗含意永不
語釣璫幽水濱

章仇將軍良棄功守貧

飲君江海心一作能辨淺深揖君山岳德誰
能齊嶽峯東海精為月西岳氣凝金進則萬景
晝一作退則羣物陰我欲薦此言天門峻沉沉
風颭亦感激為我颺颺吟

趙記室倣在職無事

卑靜身後老高動物先推方圓水任器剛勁木
成灰大道毋羣物達人腹衆才時吟堯舜篇心
向無為開彼隱山萬曲我隱酒一杯公庭何所
有日日清風來

贈韓郎中愈二首

何以定一作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堅贈
君青松色貧居過此外無可相彩飾聞君碩鼠
詩吟之浹空滴

碩鼠既穿墻又噬機上絲穿墻有閑一作土嚙

絲無餘衣朝吟枯桑拓暮泣穿杆機豈是無巧

妙絲斷將何施衆人上肥華志士多饑羸顧君

保此節此一作節天意當察微右二詩一

前日遠別離今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卧半

牀月常恐百蟲秋使我芳草歇此一篇

戲贈无本二首

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瘦僧卧冰凌朝一作

詠舍金瘕金瘕非戰痕峭病方在茲詩骨聳東

野詩清澗退之有時踉蹌行人驚鶴阿師可惜

李杜死不見此狂癡

燕僧聳聽詞袈裟喜新翻北岳厭利殺玄功生

微言天高亦可飛海廣亦可源文章查無底斷

搥誰能根夢靈髮歸到匠我方與論拾月鯨口

遙何人免為吞燕僧攝造化萬有隨手奔補綴

雜霞衣笑傲諸貴門將明文在身亦爾一作道

所存朔雪疑別句朔風飄征魂再期嵩少遊一

訪蓬蘿村春草步步綠春山日日喧還駕相應

孟東野詩集卷第六

孟東野詩集卷第七

山南西道知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懷寄

寄張籍

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昇默然秋思來一作情

來走入志士膺志士惜時逝一宵三四興清漢

徒自朗濁河終無澄舊愛忽已遠新愁坐相凌

君其隱壯懷我亦逃名稱古人貴從晦君子忌

黨朋傾敗生所競保全歸暗暗一作苦浮雲何當

來潛虬會飛騰

憶周秀才素上人時間各在一方

東西分我情魂夢安能定野客雲作心高僧月

為性浮雲自高閣明月常空淨衣敝得古風居

山無俗病吟聽碧雲語手把青松柄羨爾欲寄

書飛禽香難倩

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

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

一意兩片雲暫合還却分南雲乘屨歸北雲與
誰羣寄聲千里風相喚聞不聞
懷南岳隱士二首

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
高僧古路無人跡新霞吐石稜終居將爾叟一

一共余登

千峯映碧湘真叟此中藏飯不煮石喫眉應似
髮長楓榭酒甕鶴虱落琴床強效忘機者斯
人尚未忘

春夜憶蕭子真

半夜不成寐燈盡又無月獨向塔前立子規啼
不歇况我有金蘭忽爾為胡越爭得明鏡中久
長無白髮

寄院中諸公

爽爽秋水傍駸駸綠雲蹄月仙有高曜靈鳳無
卑棲翠色逸雲谷碧華凝句溪竹林迤歷覽雲
寺行攀躋冠豸猶屈蠖匣龍期剗羣千山驚月
曉百里聞霜聲戎府多秀異謝公期相薦因之
仰羣芳發拙固難齊

寄洛州李大夫

自從蒞師反中國事紛紛儒道一失所賢人多
在軍鳥巢憂迸射鹿耳駭驚聞劔折唯恐匣作
怨弓貪不讓勳方知省事將動必謝前羣鶴陣

常先罷魚符最晚分
汝閩洛水曲突激太行雲
詩叟未相識竹兒爭見君
殷勤越談說記盡士

風文一作

寄盧虔使君

霜露再相換遊人猶未歸
歲新月改色客久線
斷衣有鶴冰在翅竟又力難飛
千家舊素沼昨日生綠輝
春色若不可借為君安芳菲

寄崔純亮

百川有餘水大海無滿波
器量各相懸賢愚不同科
羣辯有姿語眾歡無有一作行歌
唯餘洛陽子鬱鬱恨常多
時讀過秦篇為君涕滂沱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

會合一時哭別離三斷腸
殘花不待風春盡各飛揚
懼去收不得悲來難自防
孤門清館夜獨卧明月床
忠直血白刃道路聲蒼黃
食恩三千士一旦為豺狼
海島士皆直夷門士非良
人心既不類天道亦反常
自殺與彼一作殺未知何者臧

寄張籍

未見天子面不如雙盲人
賈生對文帝終日猶

悲辛夫子亦如盲所以空泣麟有時獨齋心髮
髭夢稱臣夢中稱臣言覺後真埃塵東京有眼
富不如西京無眼貧西京無眼猶有耳隔牆時
聞天子車之有聲轉轉轉車聲輟冰玉南郊
壇上禮百神西明寺後窮瞻張太祝縱爾有眼
誰爾珍天子只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貞

寄義興小女子

江南莊宅淺所固唯踈籬小女未解行酒第一作
病老更瘋家中多吳語教爾遙可知山怪夜動
門水妖時弄池所憂癡酒腸不解委曲辭漁妾
性岷強耕董手敝登想益為極海如鳥捨棠枝
我詠元魯山曾臆流甘滋終當學自乳起坐常
相隨

憶江南弟

白首眼垂血望爾唯夢中筋力強起時魂魄猶
在東眼光寄明星起來東望空望空不見人江
海波無窮衰老無氣力呼叫不成風子然憶憶
言落地何由通常師共被教竟作生離翁生離
不可訴上天曾聰未忍對松柏自鞭殘打躬
自鞭亦何益教非所崇努力拄杖來餘活與

爾同不然死後恥遺死亦有終

宿空煙院寄澹公

夜坐冷竹聲二三高人語燈窓看律鈔小師別
為侶雪簷晴滴滴茗枕華舉舉磬音多風聽聲
韻聞江楚官街不相隔詩思空愁子明日策杖
歸去住兩延佇

寄陝府鄭一作給事

陝城臨大道館宇屹巽鮮候謁隨芳一作語鏗
詞芬蜀牋從來鏡目下見盡道心前自謂古詩
量異一作將新學偏慙人年六十每月請二千
不敢等閑用願為長壽錢非關亦潔爾將以救
羸然孤省痲皎皎默吟寫綿綿病書憑畫目驛
信寄宵鞭疾訴將何諭肆鱗今倒懸塵鯉見枯
浪土鬣思乾泉感感無緒蕩愁愁作一作邊貞元
文祭酒一作比謹學韋玄滿坐無風雜當朝雅
獨全見知嚙徐孺一作賞句類陶淵一顧生鴻
羽再言將鶴翎宣揚隘車馬若子湊駢聞曾是
此同暎至今應賜憐磨墨零落泐措字貢仁賢
送諫議十六叔至孝義渡後奉寄
曉渡明鏡中霞衣相廳颺浪息驚亦雙蓬客將

誰儻別飲孤易醒離憂壯難銷文清雖無敵儒
貴不敢驕江吏捧紫泥海旗翦紅蕉分明太守
禮跨躡毗陵橋伊洛去未迴遐矚空寂寥

至孝義渡寄鄭軍事唐二十五

咫尺不得見心中空嗟嗟官街泥水深下脚道
路斜蒿少玉峻峻伊雒碧華華岸亭當四迥詩
老獨一家消叟何所如鄭食唯有些何當來說
事為君開流霞

酬答

答友人

白日照清水淺深無隱姿君子業高文懷抱多
正思砥行碧山石結交青松枝碧山無轉易青
松難傾移落著出俗韻琅琅大雅詞自非隨氏
掌明月安能持千里不可倒一返無近期一昨
如何非意中良覲忽在茲道語必踈淡儒
風易凌遲願存堅貞節勿為霜霰欺

酬友人見寄新文

為客棲未定沉當玄月中繁雲翳碧霄落雪和
清風郊陌絕行人原隰多飛蓬耕牛返村巷野
鳥依房櫬我無飢凍憂身託蓮花宮安閑賴禪

伯復得疏塵蒙覽君郢曲文詞彩何冲融詎吟
不能已頓覺形神空

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

富別愁在頰貧別愁銷骨懶磨舊銅鏡畏見新
白髮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離絃不堪聽一
聽四五絕世途非一險俗慮有千結有客步大
方驅車獨迷轍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衰我
摧折歸贈詞縱橫設徐方國東樞元戎天下傑
欄生投刺遊王粲吟詩謂高情無遺照朗抱開
曉月有土不埋究有鱗皆為雪願為直草木永
向君地列願為古琴瑟永向君聽發欲識丈夫
心曾將孤劍說

答畫上人止諶作

烈烈鸞鷲吟鏗鏗琅玕音梟摧明月嘯鶴起清
風心渭水不可渾涇流徒相侵俗侶唱桃葉隱
仙一作鳴桂琴子野真遺却浮淺藏淵深

答姚侍見寄

日月不同尤晝夜各有宜賢哲不苟合出處亦
待時而我獨迷見意求異士知如將舞鶴暗誤
向驚鳧吹大雅難具陳正聲易漂淪君有丈夫

淚泣人不泣身行吟楚山下一作義淚沾衣巾

荅郭即中

松栢死不變千年色青青志士貧更堅守道無異營每彈滿相瑟獨抱風波聲中有失意吟知者淚滿纓何以報知者未存堅與貞

荅盧虔故園見寄

訪舊無一人獨歸清雒春花聞哭聲死水見別容新亂後故鄉宅多為行路塵因悲楚左右謗玉不知珉

汝墳兼從弟楚材見贈時將入秦楚材適楚

朝為主人心夕作行客吟汝水忽淒咽汝風流苦音北闕秦門高南路一作楚石深分淚洒白日離腸繞青岑何以寄遠懷一作誰黃鶴能相弄

同從叔簡酬盧殷少府

梅尉吟楚聲竹風為淒清深虛冰在性高潔雲入情借水洗閑兒寄蕉書逸名羞將片石文關此雙瓊英

酬李侍御書記秋夕雨中病假見寄

秋風遶衰柳遠客聞雨聲重茲阻良夕孤坐唯

積誠果枉移疾詠中含嘉慮明洗滌煩濁盡視聽昭曠生未覺衰枕倦久為章奏嬰達人不寶一作藥所保在閑情

荅盧全

楚屈入水死詩死踏雪僵直氣苟有存死亦何所妨日劈高查牙清稜含冰漿前古後古冰與山氣勢強閃怪千石形異狀安可量有時春鏡破百道聲飛揚潛仙不足言朗客無隱腸為君傾海宇日夕多文章天下豈無綠此山雪昂藏煩君前致詞哀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聲綠鳳凰鳳兮何當來消我孤直瘡君文真鳳聲宜隘滿鏗鏘洛友零落盡遠茲悲重傷獨自奮異骨將騎白一作角翔再三勤莫行寒氣有刀槍仰慙君子多慎勿作芬芳

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

百蟲突秋律清削月夜聞曉稜視聽微風前葉已紛君子鑒大雅老人非俊羣收拾古所棄俛仰補空文孤韻恥春俗餘響逸震奪自然蹈終南滌暑凌寒氣巖蔽不知午礪漸鎮含曠曾是醒古醉所以多隱淪江調樂之遠溪謠生徒新

衆蘊有餘採寒泉空哀呻南謝竟莫至北宋當時珍贖靈各自異酌酒一作誰能均昔詠多寫諷今詞詎無因品松位何高翠宮沒荒榛苦趾識宏製沙濼游崩津忽吟陶淵明此即羲皇人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風塵前賢素行階風嗜青山勤達士立明鏡朗言為近臣將期律萬有傾倒甄無垠鸞鷲應蟋蟀絲毫意皆申沉於三千章哀叩不為神

送別上

送從弟郢東歸

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別易貧別愁更重曉色奪明月征人逐羣動秋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山中送從叔簡赴舉

石根百尺杉山眼一片泉倚一作之道氣高飲之詩思鮮於此道遙場忽奏別離絃却笑薜蘿子不同鳴躍年

送別崔寅亮下第

天地唯一氣用之自偏頗憂人成苦吟達士為高歌君子識不淺桂枝幽更多歲晏期攀折時

歸且婆娑素質如削一作玉清詞若傾天一作河虬龍未化時魚鱉同一波去矣當自適故鄉鏡薜蘿

大梁送柳淳先入關

青山輟為塵白日無閑人自古推高車爭利西入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攜一束書去誰相親一云空負一束書獨去將誰親

送無懷道士遊富春山水

一作送別吳遠士歸山

造化絕一作高處富春獨多觀山濃翠滴灑一作水折珠摧殘溪鏡不隱髮樹衣長遇一作寒風猿虛空飛月狎叫嘯酸信此神仙路一作樂豈為時俗安黃金陰陽火一作美因怪星宿壇花發我一作未識玉生忽藪攢蓬萊浮蕩漾非道相從難

送溫初下第

日落濁水中夜光誰能分高懷無近趣清抱多遠聞欲識丈夫志心藏孤岳雲長安風塵別咫尺不見君

送盧虔端公守復州

師曠聽羣木自然識孤桐正聲逢知音願出大

朴中知音不韻俗獨立占一作古風忽挂觸那
冠遠逐南飛鴻肅肅太守章明明華較能商山
無平路楚水有驚濤日月千里外光陰難載同
新愁徒自積良會何由通

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遊宣城任齊齊古并序

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心氣
非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正者心氣之偽也賢
與偽見於文章一直之詞衰代多拙賢無曲詞
文章之曲直不由於心氣心氣之悲樂亦不由
賢人由於時故今宣州多君子閑暇而寬文章
之曲直纖微悉而備舉洞庭二客勉而客去之
鼓其風波之詞吾知夫樂莫是行也遂為詩曰
洞庭非人境道路行虛空二客月中下一帆天
外風魚龍波五色金碧樹千叢閃怪如可懼在
誠無不通扣奇驚浩淼採異訪穹崇物表積高
韻人間訪仙公宣城文雅地謝守聲聞融證玉
易為力辨珉誰不同從茲阮籍淚且免泣途窮

送曉公歸庭山一作歸

庭山一作柳庭何崎嶇寺路綠翠微秋霽山盡出日

落人獨歸雲生高高步泉洒田田衣枯巢無還

羽新木有爭飛茲馬不可繼夢寐空清輝

送豆盧策歸別墅

短松鶴不巢高石雲不始一作栖君今為一作瀟湘

去意一作與雲鶴齊力買奇險地手開清淺溪

身披薜荔衣一作薜蘿山陟莓苔梯一卷冰雪文

避俗常自携

送清遠上人歸楚山舊寺一作國清上人游燕

波中出吳境霞際登楚岑水寺一別來雲蘿三

改陰詩誇碧雲白道證青蓮心應笑泛萍者一

應講井不知松隱深

山中送從叔簡

莫以手中瓊言邀世上名莫以山中迹久向人

間行松栢有霜操風泉無俗聲應憐枯朽曾驚

此別離情

送蕭鍊師入四明山

閑於獨鶴心大於高松年迥出萬物表高棲四

明巖千尋直裂峯百尺倒瀉泉絳雪為我飯白

雲為我田靜言不語一作俗靈蹤時步天

孟東野詩集卷第七

孟東野詩集卷第八

山南西道節度李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送別下

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

長安車馬道高槐一作結浮陰下有名利人

人千萬心黃鶴多遠翫一作遠遊滄海無近海怡怡靜退

姿冷冷思歸吟菱唱忽生聽芸書迴望深清風

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沉

送玄亮師

蘭泉滌我襟杉月棲我心茗暖一作綠淨花經

誦清柔音何處笑為別淡情愁不侵

送李尊師玄

口誦碧簡文身是青霞君頭冠兩片月肩一作

披一條雲松骨輕自飛鶴心高不羣

同畫上人送郭一作秀才江南尋兄弟

地一作上春色生眼前詩彩明手携片寶月言

是高僧名漢轉萬曲心石一作水流千里聲飛鳴

向誰去江鴻第與兄

春日同韋郎中使君送鄭儒立少府扶

侍赴雲陽

離思着百草綠絲生無窮側聞畿甸秀三振詞

策雄太守不韻俗諸生皆變風郡齋敞西清楚

瑟驚南鴻海畔帝一作城望雲陽天色中酒酣

正芳景詩綴新碧叢服絲老萊並侍車江華同

過隋柳顛頰入洛花蒙籠高步詎留足前程在

層空獨慙病鶴羽飛送力難崇

送從叔校書簡南歸一作

長安別離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

已枯促促水上景遙遙天際途生隨昏曉中皆

被日月驅北騎達一作山岳南帆指江湖高蹤

一超越千里在須臾

送韓愈從軍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賓改舊觀僮僕生

新敬坐作拳書吟行為孤劍詠始知出處心不

失平生正溲溲天地扶凍凍軍馬令驛塵時一

飛物色極四靜王師既不戰廟略在無競王象

有所依元瑜初應命一章喻檄明百萬心氣定

今朝旌鼓前笑別丈夫盛

同第郎中使君送河南裴文學

河南有歸客江風繞行襟送君無塵聽舞鶴清

瑟音菱蔓綴楚棹日華正蒿岑如何謝文學還
起會雲一作吟

送李翎習之

習之勢翩翩東南去遂遂贈一作君雙履足一
為上阜橋阜橋路遠迤碧水清風飄新秋折藕
花應對吳語嬌千巷分淥波四門生早朝湖榜
輕曩曩酒旗高寥寥小時履齒痕有慮應未銷
舊憶如霧屋况見於夢消言之燒人心事去不
可招獨孤宅前曲篋篋醉中諧壯年俱悠悠蓬
茲各焦焦執手復執手唯道無枯凋

送丹霞子阮芳類上人歸山

松色不肯秋玉性不可柔登山須正路飲水須
直流倩鶴附書信索雲作衣表山村莫道遠枉
策招交遊

送從舅端適楚地

歸情似泛空飄蕩楚波中羽翮掃輕汗布帆箬
細風江花折菡萏岸影泊梧桐元舅唱離別幾
生愁不窮

送盧汀侍御歸天德幕

仲宣領騎射結束皆少年匹馬黃河岸射鵬清

霜天旌旗防日北道路上雲巔古雪無銷鏢新
冰有堆填清溪徒聳請白壁自招賢山豈比重思
者閉門方獨全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狂僧不為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
明巔手中飛黑雷象外瀉玄泉萬物隨指顧三
光為迴旋驟書雲霧灑洗硯山晴鮮忽怒畫地
虬噴然生風煙江人顧停筆驚浪恐傾船

和薛先輩送獨孤秀才上都赴嘉會

秦雲攀窈窕楚桂零芳馨五色豈徒爾萬枝皆
有靈仙謠天上貴林詠雪中青持此一為贈送
君翔杳冥

送崔奕之湖南

江與湖相通一水洗高空定知一日帆使得作
過千里風雪唱與誰和俗情多不通何當逸翻
縱一作飛起泥沙中

送趙上人歸天台

天台山最髙動躡赤一作城霞何以靜雙目掃
山除妄花何以潔其性一作影慮泉去泥沙靈
境物皆直萬松無一斜月中見心近雲外將世

贈山獸護方丈山猿揀袈裟遺身獨得身笑我
牽名華

同李益崔放送王鍊師還樓觀兼為奉
公先營山居

十一作 年白雲士一卷紫芝書來結崆峒侶還
期縹緲居霞冠遺影翠月丹一作帳上空虛寄謝
泉壽水清冷閑有餘

張徐州席送岑秀才

振振芝蘭步昇自君子堂冷冷松桂吟生自楚
客腸焉鳥無定棲驚蓬在宅鄉去茲門館閑即
彼道路長雨餘山川淨麥熟草木涼楚淚滴章
句京塵染衣裳贈君無餘它久要不可忘

送黃稽擢第後歸江南

滄滄滄海氣結成黃香才幼齡思奮飛弱冠遊
靈臺一鶚顧喬木衆禽不敢猜一驥騁長衢衆
獸不敢陪遂得會風雨感通如雲雷至矣小宗
伯確乎心不回能令幽靜人聲實喧九垓却憶
江南道祖筵花裏關春風不能別別罷空徘徊

送道士

十年山上行山上無遺蹤一日人間游六合人

皆逢自有意中侶白寒徒相從

送孟寂赴舉

烈士不憂身為君吟苦辛男兒又失意寶劍亦
生塵浮俗官是貴君子道所珍况是聖明立豈
乏證玉臣濁水無白日清流鑿蒼旻賢愚皎然
別結交當有因

同溧陽宰送孫秀才

屢瑟難為絃南風難為歌幽曲拙疾中忽忽浮
夢多清韻始嘯侶雅言相與和訟閑每在招租
送柰若何牽苦強為贈邦邑光裁裁

深陽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

忽驚紅琉璃千艷萬艷開佛火不燒物淨香空
徘徊花下印文字林間詠鷓鴣孟羣管錢宰官此
地車馬來

送柳淳

青山臨黃河下有長安道世上名利人相逢不
知老

送殷秀才南遊

詩句臨一作離袂酒花黃別頗水程千里外岸
泊幾宵間風葉亂辭木雪後清叫山南中多作

高古事詠瀟始應選

送青陽上人遊越

秋風吹白髮微官自蕭索
江僧何用歎溪縣鏡
寂寞楚思物皆清越山勝非薄時看鏡中月獨
向衣上落多謝入冥鴻笑予在籠鶴

奉同朝賢送新羅使

淼淼望遠國一萍秋海中
思傳日月外夢在波
濤東浪興豁胃臆泛程舟虛空既茲吟仗信亦
以難私躬實怪賞不足異鮮悅多叢安危所繫
重征役誰能窮彼俗媚文史聖朝富才雄送行
數百首各以鏗奇工兀隸竊抽讀孤屬思將同

留弟郢不得送之江南

剛有下水船白日留不得
老人獨自歸苦淚滿
眼黑

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

塔陸羽墳

渺渺書寺前白蘋多清風
昔游詩會滿今游詩
會空孤詠玉淒惻遠思
景蒙籠村山塔塔揮竟

陵廣一作宵翁饒彼草木聲
髮絲間餘聽因若

寄數句遍為書其聚迫吟
當時說來者實不窮

江調難再得京塵徒滿躬
送君漢駕為彩色雙
飛東東多高靜鄉芳宅
冬亦崇手自撚甘旨供
養歡冲缺待我速前心
收拾使有終不然洛年
亭歸死為大同

送淡公十二首

燕本冰雪骨一作水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
聯響高飛鴻翰苑鏡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末
識淡仰詠嗟無窮清恨生物表朗玉傾夢中常
於冷竹坐相語道意冲嵩洛典不薄稽江事難
同明年若不來我作黃蒿翁何以兀其心為君
學虛空

坐愛青草上意含滄海濱
渺渺獨見水悠悠不
問人鏡浪洗手綠刻花
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無
奈鏡衣新行當譯文字
慰此吟鼓勤

銅斗飲江酒手拍銅斗
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
浪姿脚踏小船頭獨連
舞短蓑笑伊漁陽操空
恃文章多開倚青竹竿
白日奈我何

短策不怕雨白鷺相爭
飛短楫畫菰蒲闌作豪
橫歸笑伊水健兒浪戰
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

鳴無是非

射鴨復射鴨鴨驚掠蒲頭驚鶩亦零落彩色難
相求儂是清浪兒每踏清浪游笑伊鄉貢即踏
土稱風流如何卍角翁至死不裏頭

師得天文章所以相知懷數年伊雒同一旦江
湖乖江湖有故莊小女啼啞惜我憂未相識乳
養難和諧幸以片佛衣誘之令看齋齋中百福
言催促西歸來

伊洛氣味薄江湖文章多坐綠江湖岸意識作
鮮明波銅斗短囊行新章其奈何茲為激切
白非是等閑歌製一作之附驛迴勿使餘風說
都城第一寺昭成屹嗟峨為師書廣壁仰詠時

經過徘徊相思心老淚雙滂沱
江南寺中邑已註平地生勝山開元吳語僧
律韻高且闕妙樂漢岸平桂榜復往一作醉還樹
石相闢生紅綠各異顏風味我送憶新竒師獨
拳

報恩兼報德寺與山爭鮮一作橙摘金蓋攬竹
蕉綠疑禪經童音韻細風磬清一作翻離腸繞師
足蒼憶隨路延不知幾千尺至死方綿綿
鄉在越鏡中分明見歸心鏡芳步綠鏡水日

日深異利碧天上古香清桂岑朗約徒在昔章
句忽盈今幸因西飛葉書作東風吟落我病枕
上慰此浮恨侵

牽師袈裟別師斷袈裟歸問師何苦去感吃言
語稀意恐被詩餓欲住將底依盧殷劉言史餓
死君已噫不忍見別君哭君他非

詩人苦為詩不如脫空飛一生空噯噯氣非諫復
非譏脫枯掛寒枝棄如一唾微一步一乞半
片半片衣倚詩為活計從古多無肥詩飢老不
怨勞師淚霏霏

送魏端公入朝

東洛尚淹說西京足芳妍大賓威儀肅上客冠
劍鮮豈惟空戀闕亦以將朝天局促塵末吏幽
老病中絃徒懷青雲價忽至白髮年何當補風
教為薦三百篇

送盧郎中汀

洛水春渡闊別離心悠悠一生空吟詩不覺成
白頭向事每計較與山實網繆太華天上開其
下車轍流縣街無塵土過客多淹留坐飲孤驛
酒行思獨山遊逸關嵐氣明照渭空漪浮玉珂

擺新歡聲與鸞鳳倚朝謁大家事唯余去無由

送鄭僕射出節山南一作鄭卿與元僕射相

國老出為將紅旗入青山再招門下生結束餘
病尋自笑騎馬醜強從驅駛間顛顛一作磨天
路裏展鏡下顏文魄既飛越官情唯等閑羨他
白面少多是清朝班惜命非所報慎行誠獨艱
悠悠去住心兩說何能剛

別妻家

芙蓉濕曉露秋別南浦中鴛鴦卷一作新贈遙
戀東牀空碧水不息浪清淺易生風參差坐作
成阻飄飄去一作無窮孤雲目雖斷明月心
相通私情詎銷鑠積芳在春藥

贈姚怱別

美人廢琴瑟不是無巧彈聞君郢中唱始覺知
音難驚蓬無還根駛水多分潤倦客賦出門瘦
馬思解鞍何以寫此贈君握中丹

贈竟陵盧使君度別

赤日千里大火中行子心執不苦焦灼所行爲
貧使山木豈無涼猛獸躡清陰歸人憶一作平
坦別路多峴嶽賴得竟陵守時聞建安吟贈別

折楚芳楚芳一作搖衣襟

與韓愈李翱張籍話別

朱絃奏離別華燈少光輝物色豈知異人心故
將遠客程殊未已歲華忽然一作微秋桐故葉
下寒露新鴈飛遠遊起重恨送人念先歸夜集
類飢鳥晨光失相依馬跡遶川水鴈書還一作
守閨闈常恐親朋阻獨行知慮非

監察十五叔東齋招李益端公會別

欲知惜別離瀉水還清池此地有君子芳蘭安
歲裝手撥一作雜英珮意搖春夜一作思
莫作遠山雲循環無定期

汴州別韓愈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遠岸冰一作盡
爲還海波四時不在家弊服斷線多遠客獨
賴春英落一作婆娑汴水饒曲流野奈無直柯
但為君子心歎息女姓終匪他

贈別殷山人說易後歸幽磬

夫子說天地若與靈龜言幽幽人不知一予
所敦秋月吐白夜涼風韻清涼旁通忽已遠神
感寂不喧一悟祛萬結夕懷傾朝煩旅軻無停

波別馬嘶去轅殷勤荒草士會有知已論

壽安西渡奉別鄭相公二首

洛河向西道石波橫磷磷清風送君子車遠無
還塵春別亦蕭索况茲冰霜晨零落景易鬱
抑抱難申百宵華燈宴一旦星散人歲去絃吐
箭憂來蠶抽綸綿綿無窮事各各駛遶身徘徊
黃縷紗條忽春霜賓相為物表物永謝區中姻
日嗟來教士仰望無由親

東都清風減君子西歸朝獨抱歲晏恨四吟不
成謠貴遊意多味賤別情易消迴鴈憶前叫浪
鳧念後漂悠悠孤飛景聳聳倚霜條味趣多滯
濕一作懶朋寡新僚病深理方晤悔至心自燒
寂靜道何在憂勤學空饒乃知械聞見始遂情
逍遙文字徒營織聲華諒疑驕顧勉耕稼土朴
略氣韻調善士有餘食佳畦冬生苗養人在養
身此旨清如韶願貢高古言敢望錫類招

孟東野詩集卷第八

孟東野詩集卷第九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詠物

宇文秀才齋中海柳詠

玉縷青歲蕤結為芳樹姿忽驚明月鈎鈎出
珊瑚枝灼灼不死花蒙蒙長生綵欽相况一作仙
味詠蘭擬一作古詞霜風清颼颼與君長相思
搖柳一作挂柳

弱弱本易驚看看勢難定因風似醉舞盡日不
能正時邀詠花女笑輟春羅鏡

曉鶴

曉鶴彈古舌婆羅門叫音應吹天上律不使塵
中尋虛空夢皆斷欲啼安能禁如開孤月口似
說明星心既非人間韻枉作人間禽不如相將
去碧落窠巢深

和蕃薇花歌

仙機札札一作織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天霞
落地攢紅光風枝嫋嫋時一颺飛散葩馥逸空
王忽驚錦浪洗新色又似宮娃逞羅飾終當一
使移花一作根還比蒲桃天上植

邀入賞薔薇

蜀色度可比楚叢亦應無醉紅不自力狂豔如
索扶巖藂惜未掃死枝長吏紆何人是花侯詩
老強相呼

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楠樹

大朴既一剖象材爭萬殊懿茲南海華來與北
壤俱生長如自惜雪霜無凋逾籠籠地靈秀簇
簇抽芳膚寒日吐再艷頰子流細珠鴛鴦花數
重翡翠葉四鋪雨洗新穠色一枝如一珠聳異
敷庭際傾妍來坐隅散彩飾机枝餘輝盈盤盃
高意一作因造化常情逐榮枯主公方寸
中陶植在須臾養此奉君子賞觀日為娛始覺
石楠詠價傾賦西都棠頌庶可比桂詞難以踰
因謝丘墟木空採一作落泥塗時來開佳姿道
去卧枯株爭芳無由緣受氣如鬱紆抽肝在郢
匠嘆息何踟躕

酬鄭毗躑躅詠

不似人手致豈關地勢偏孤光曩餘翠獨影舞
多妍迸火燒閑地紅星墮青天忽驚物表物嘉
客為留連

品松

追悲謝靈運不得殊常封縱然孔與顏亦莫及
此松此松天格高聳異千萬重孤擎拒古手臂
裂少室峯孽裂風雨停孤擎指爪臚道入難抱
心學生易墮蹤時時數點仙嫋嫋一線龍龍微
嵐浪際遊戲顯與濃品松徒高高雌一作詎
囉囉賞異尚可昔賞潛誰能容名華非典實窮
棄徒織苜刻削大雅文所以不敢慵

荅李負外小楹味

一拳芙蓉水傾玉何冷冷仙清風已高詩味今
更馨試啜月入骨再銜愁盡醒荷君道古誠使
我善飛一作翎

井上枸杞架

深鎖銀泉甃高葉架雲空不與凡木並自將仙
蓋同影踈千點月聲細萬條風迸于鄰溝外飄
香客位中花盃承此飲椿歲小無窮

蜘蛛諷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
太訛蠶身不為已汝身不為它蠶絲為衣裳汝
絲為網羅濟物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

恨其將奈爾何

蚊

五月中夜息，蚊尚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以偷生。願為天下憫，一使夜景清。

燭蛾

燈前雙舞蛾，獸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惡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和錢侍即甘露

玄天何以言，瑞露青松繁，忽見垂書跡，還驚灑澗澧。源春枝最嫋，嫋香味曉翻，翻于禮忽來，獸臣心固易救清，風惜不動薄，霧肯蒙昏嘉畫色，更品仁慈父，乃存一方難，獨占天下恐，爭論側聽飛中使，重榮華，一作德門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雜題

和令狐侍即郭郎中題項羽廟

碧草凌古廟，清塵鎖秋牕，當時獨宰割，猛志誰能降，鼓氣雷作敵，劍光電為雙，新悲徒自起，舊恨一作空浮江。

讀張碧集

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誰作採詩官，忍之一作不揮發。

聽琴

颺颺微雨收，翻翻稼禾一作葉，鳴月沉亂峯，西寥落三四星，前溪忽調琴，隔林寒瑤瑤，聞彈正弄聲，不敢枕上聽。迴燭整頭簪，漱泉立中庭，定夜履一作齒深，兒禪目冥冥，微風吹衣襟，亦認宮徵聲。學道三十年，未免憂死生，聞彈一夜中，會盡天地情。

聞夜啼贈劉正元

寄泣須寄黃河泉，此中怨聲流微一作天，愁人獨有夜燈見，一紙鄉書淚滴穿。

喜雨

朝見一片雲，暮成千里雨，淒清濕高枝，散漫沾荒土。

終南山下作

見此原野秀，始知造化偏，山村不假陰，流水自

一作雨田家家梯碧峯門門鎖青煙因思峴骨
人化作飛挂仙

觀種樹

種樹皆待春春至難久留君看朝夕花誰免別
離愁心意已零落種之仍未休胡為好奇者無
事自買憂

春後雨

昨夜一霎雨天意蘇羣物何物最先知虛庭草
爭出

荅友人贈炭

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却坐上
千重寒燒出爐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
得曲身成直身

爛柯石

仙界一日內人間千歲窮雙碁未徧局萬物比
為空樵客返歸路斧柯爛從風唯餘石橋在猶
自凌丹虹一作猶有

尋言上人

萬里蒼苔地不見驅馳蹤唯開文字牒時寫日
月容竹韻漫蕭屑草花徒織一作茸披霜入衆

木獨自識青松

噴玉布

去塵咫尺步山笑康樂巖天開紫石屏泉鑿作
鏡明月簾仙凝刻削跡靈紋雲霞織悅開若有
待瞥見終無厭俗玩詎能近道嬉方可淹路者
不死機欲歸多浮嫌古醉今忽醒今求古仍潛
古今相共失語默兩難恬贈君噴玉布一濯高
漸漸

姑農城

勁越既成土強吳亦為墟皇風一已被茲邑信
平居撫俗觀舊跡行春布新書興亡意何在綿
歎空躑躅

崢嶸嶺

踈鑿順高下結構橫煙霞坐彌郡齋爾玩奇石
路斜古樹浮綠氣高門結朱華始見崢嶸狀仰
止逾可嘉

尋裴處士

涉水更登陸所向皆清真寒草不藏徑露峯知
有人悠哉鍊金客獨與煙霞親曾是欲輕舉誰
言空隱淪遠心寄白日一作華法迴青春對此

欽勝事胡為勞我身

子慶詩

王家事已奇孟氏慶無涯獻子還生子義之又
有之鳳兮且莫歎鯉也會聞詩小小豫章甲織
織玉樹姿人來唯仰乳母抱未知慈我欲揀其
養放麇者是誰

魏准上觀公法堂

動覺日月短靜知時歲長自悲道路人暫宿空
閑堂孤燭讓清晝紗巾斂輝光高僧積素行事
外無剛強我有巖下桂願為爐中香不惜青翠
姿為君師一作楊芬芳淮水色不污汴流徒渾黃
且將琉璃意淨綴芙蓉章明日還獨行鬪愁來
舊腸

江邑春霖奉贈陳侍御

江上花木凍雨中零落春應由放忠直在此成
漂淪嘉艷皆損污好音難殷勤天涯多遠限雪
涕盈芳辰坐哭青草上卧吟幽水濱興言念風
俗得意唯波鱗枕席病流濕簷楹若飛津始知
吳楚水不及京洛塵風浦蕩歸棹泥陂陷征輪
兩途日無遂相贈唯沾巾

溧陽秋霽

晚雨曉猶在蕭寥激前階星星滿表鬢耿耿入
秋懷舊識半零落前心驛相乖飽泉亦恐醉楊
官肅如齋上客處華池下寮宅枯崖叩高占生
物齟齬回難諧

列仙文

大震霏晨暉元氣無常形玄轡飛霄外八景乘
高清手把玉皇袂携我晨中生玄挺自嘉會全
書拆華名賢女密所妍相期洛水耕

右方諸青童君

欲駕空清虛徘徊西華館瓊輪暨晨抄虎騎逐
煙散惠風振丹旌明燭朗八煥解襟墉房內神
鈴鳴瓊瑤栖景若林柯九絃空中彈遺我積世
憂釋此千載款怡眄無極已終夜復待旦

清虛真人

駕我八景輿欽然入王清龍羣拂霄上虎旗攝
朱兵逍遙三絃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
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
道寂觀合大冥南嶽挺直幹玉英曜穎精有任
靡期事無心自虛靈嘉會絳河內相與樂朱英

金母飛空歌安度明

丹霞煥上清八風鼓太和迴我神霄輦速造嶺
玉阿咄嗟天地外九圍皆我家上採白日精下
飲黃月華靈觀空無中鵬路無間那顧見魏賢
安濁氣傷汝和勤研玄中思道成更相過

夏日謁智遠禪師

吾師當幾祖說法云無空禪心三界外宴坐天
地中院靜鬼神去身與草木同因知護王國滿
鉢盛毒龍斗數塵埃衣謁師見真宗何必千萬
劫瞬息去樊籠盛夏火為日一堂十月風不得
為弟子名姓掛儒宮

訪嵩陽道士不遇

先生五兵遊文燭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
落影常言一粒藥不墮生死境何當列禦寇去
問仙人請

聽藍溪僧為元居士說維摩經

古樹少枝葉真僧亦相依山木自由曲直道人無
是非手持維摩偈心向居士歸空景忽開霽雪
花猶在衣洗然水溪畫寒物生光輝

借車

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其彈指貧窮何
足嗟百年徒拔_{一作走}萬事盡隨花

喜符即詩有天縱

念符不由級屹得文章階白玉抽一毫綠現已
難排偷筆作文章乞墨潛磨措海鯨始生尾試
擺蓬壺渴幸當禁止之勿使恣狂懷自悲無子
嗟喜妬雙喙

憑周況先輩於朝賢乞茶

道意勿乏味心緒病無惊蒙茗玉花盞越醜荷
葉空錦水有鮮色蜀山饒芳叢雲根纔煎綠印
疑已霏紅曾向貴人得最將詩史同幸為乞寄
來救此病_{一作劣躬}

上昭成閣不得於從姪僧悟空院嘆嗟

欲上千級_{一作閣}問天三四言未盡數十登心
目風浪翻手手把驚魄脚脚踏墜魂却流至舊
手傍掣猶欲奔老病但自悲古蠹木萬痕老力
安可誇秋海萍一根孤叟何所歸畫眼如黃昏
常恐失好步入被市井門結僧為親情策竹為
子孫此誠徒切切此意空存存一寸地上語萬
天何由聞

魏博田與尚書聽嬖命不立非夫人詩

君子航古禮如饒魚吞鉤昨聞敬嬖言掣心東
北流 田尚書與禮相綢繆善詞聞天下一
日一再周

讀經

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黃名小品一紙千
明星曾讀大般若細感時響聽當時把齋中方
寸抱萬靈忽復入長安蹴踏日月寧老方却歸
來收拾可丁丁拂拭塵机按開函就孤亭獨書
難借索僧籤鏡芳馨驛驛不開手鏗鏗聞異鈴
得善如焚香去惡如脫腥安得頽子耳曾未如
此聽聽之何有言德教貴有形何言中國外有
國如海萍海萍國教異天聲各冷冷安排未定
時心火競焚焚將如庶幾者聲盡形元冥

謝李軻再到

等閑拜日晚夫妻猶相瘡况是賢人究何必哭
飛揚昨夜夢得鈞為君藏中腸會將當風烹血
染布衣裳勞君又扣門詞句失尋常找不忍出
廳血字濕上牆血字取不滅我心懼惶惶會有
鏗鏘夫見之月生先生光非等閑君其且安詳

忽不貧喜盧全書船歸洛

貧孟忽不貧請問孟何如盧全歸洛船崔嵬但
載書江潮清翻翻淮湖碧徐徐夜信為朝信朝
信良卷舒江淮君子水相送仁有餘我去官色
衫有經入君廬喃喃有經即言語傾琪瑤琪瑤
鏗好詞鳥鵲躍庭除書船平安歸喜報鄉里問
我願拾遺柴巢經於空虛下免塵土侵上為作
與雲霞居日月更相鎖道義分明儲不願空岩
堯但願實工夫實空二理微分別相起于經書
荒蕪多為君勉勉鋤勉不敢專傳之方在諸

孟東野詩集卷第九

孟東野詩集卷第十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

哀傷

弔國殤

徒言人最靈白骨亂縱橫如何富春死不及羣
草生堯舜宰乾坤器農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
殺不鑄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競爭

弔比干墓

殷辛帝天下賦為天下尊乾綱既一斷賢愚無
一門佞是福身本忠是喪已源餓虎不食子人
無骨肉恩日影不入地下埋冤死鬼有骨不為
土應作直木根今來過此鄉下馬弔此墳靜念
君臣間有道誰敢論

弔元魯山十首

搏鷲有餘飽魯山長飢空豪人飲解肥魯山飯
蒿蓬食名皆霸官食力乃充農君子恥新態魯
山與古終天璞本平一人巧生異同魯山不自
剖全璞竟沒躬
自剖多是非流濫將何歸奔競一作非立詭節凌
侮爭怪輝五帝坐銷鑠萬類隨衰微以茲見魯

山道蹇無所依

君子不自蹇魯山蹇有因苟舍天地秀皆是天
地身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
山食更貧始知補元化竟須得賢人

賢人多自覆道理與俗乖細功不敢言遠韻方
始諧萬物飽為飽萬人懷為懷一聲苟失所眾
憾來相排所以元魯山饑衰難與偕

遠階無近級造次不可昇賢人黎腸胃寒日空
澄疑血誓竟訛繆青明易煎蒸以之驅魯山踈
迹去莫乘

言從魯山宦盡化充時心豺虎恥狂噬齒牙聞
霜金一作競來闢田土相與耕嶽岑當宵無關
鎖竟歲饒歌吟善教復一作天術美詞非俗箴
精微自然事視聽不可尋因書魯山續庶合蕭

韶音

蕭韶太平樂魯山不虛作千古若有知百年幸
如昨誰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君臣貴深遇天
地有靈靈力運既艱難德符方合莫名位苟虛
曠聲明自銷鑠禮法雖相救貞濃易糟粕哀哀
元魯山畢竟誰能度

當今富教化一作聖朝元后得賢相冰心鏡表

古霜穢清遐障幽埋盡洗洗滯旅免流浪唯餘

魯山名未獲旌廉讓二三貞苦士刑視聳危望

髮秋青山夜日斷丹闕亮誘類幸從茲嘉招固

非妄小生奏狂猶感傷增萬狀

黃犢不知孝魯山自駕車非賢不可妻魯山竟

無家供養取它力言詞豈纖瑕將謔魯山德曠

海誰能涯

遺嬰盡鷄乳何況肉骨枝心腸結苦誠膏臆垂

甘滋事已出古表誰言獨今奇賢人母萬物愷

悌流前詩

哭李觀

志士不得老多為直氣傷阮公終日哭壽命固

難長顏子既殂謝孔門無輝光文星落奇躡寶

劍摧脩鉉常作金應石忽為宮別商為爾弔琴

瑟斷絃難再張偏數不可轉隻翼不可翔清塵

無吹噓委地難飛揚此義古所重此風今已亡

自聞喪元賓一日入九狂沉痛此文夫驚呼彼

穹蒼我有出俗韻勞君疾慈腸知音既已矣微

言一作善誰能彰旅葬無高墳一作松不成行

哀歌動寒日贈淡沾晨霜神理本皆實一作今
來更茫茫何以蕩悲懷萬事付一觴

李少府廐平李元賓遺字元賓題文府

零落三四字忽成千萬年那知冥冥客不有補

亡篇斜月平空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百

慮來相煎戚戚故交淡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

言一言一潛然

悼吳興湯衡評事

君生一作在雲水清君歿雲水渾空令骨肉情哭

得白日昏大夜不復曉古松長閉門琴絃綠水

絕詩句青山存昔為芳春顏今為荒草根獨問

冥冥理先儒未曾言

哀孟雲卿嵩陽荒居

戚戚抱幽獨晏晏沉荒居不聞新歡笑但覩舊

詩書藝藥意彌苦耕山食無餘定交昔何在至

戚今或踈薄俗易銷歇淳風難久舒秋蕪上空

堂寒槿落枯渠雜草恐傷舊攝衣自理鋤殘芳

亦可餌遺秀誰忍除徘徊未能去為爾涕連如

哭盧貞國

一別難與期存亡易寒燠下馬入君門聲悲不成哭自能富才藝當異深榮祿皇天負我賢遺恨至兩目平生嘆無子家事親相囑

傷舊遊

去春會處今春歸花數不減人數稀朝笑片時暮成泣東風一向還西輝

平房十五次卿少府

日高方得起獨賞些些春可惜宛轉驚好音與它人昔年此氣味還走曲江濱逢著韓退之結交方殷動蜀客骨目高聰辨劍戟新如何昨日歡今日見無因茲奇一謝世視聽一為塵誰言

老淚短淚短沾衣巾一作足

逢江南故畫上人會中鄭方回上人推

五詩篇相贈云以爲它日之念

相逢失意中萬感因語至追思東林日掩抑北印浹篋篋有遺文江山舊清氣塵生道遙注作篇墨故飛動字荒毀碧澗居虛無青松位珠沉百泉暗月死羣象闕永謝平生言知音豈容易

哭秘書包大監

哲人卧病日賤子泣五年常恐寶鏡破明月難

再圓文字未改素聲容忽歸玄始知知音稀千載一絕絃舊館有遺琴清風那復傳

悼幼子

一閉黃蒿門不聞白日事生氣散成風枯骸化為地負我十年恩欠爾千行淚洒之北原上待秋風至

悼亡

山頭明月夜增輝不照重泉下泉下雙龍無再期金蠶玉鶯空銷化朝雲暮雨成古堦蕭蕭野竹風吹亞

平李元賓墳

晚上荒涼原平披冥冥鬼眼咽此時淚耳悽在日言寂寂千萬年墳鎖孤松根

覽崔奕遺文因村樂懷崔君歿於南坊

隨淚數首文悲結千里墳蒼旻且留我白日空遺君仙鶴未巢月哀鳳先墜雲清風獨起時舊語如再聞瑤草罷歲蕤桂花休氣氤氳物與我心相感吳江濱

峽哀十首

昔多相與笑今誰相與哀峽哀哭幽鬼一作嗽

噉風吹來墮魄抱空月出沒難自裁
 春濤百丈一作雷峽水聲不平碧沲牽清洄
 沙稜箭箭一作離急波齒斷斷開呀彼無底
 此不測災谷號相噴激石怒爭旋迴古罪有復
 卿今縲多為能字孤徒鬢髮衝雪猶驚猶薄俗
 少直腸交結須橫財黃金買相平幽泣無餘淮
 我有古心意為君空摧頽

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石劍相劈
 蛟虬花木疊宿春風颺凝古秋幽怪窟穴語飛
 聞肝響流沉哀日已深銜訴將何求

三峽一線天三峽萬繩泉上仄碎日月一掣狂
 舟連破魄一兩點凝幽數百年峽暉不停午峽
 險多饑涎樹根鑽枯棺揀骨裹髮懸樹枝哭霜
 棲哀韻杳杳鮮逐客零落腸到此湯火煎性命
 如紡績道路隨索緣一作作吊波靈波靈將

閃然

峽亂鳴清瑟為峽產石為鮮鱗噴為腥雨
 吹作黑井身怪光閃眾異餓劍唯侍人老腸未
 曾飽古齒齧品噴嚼齒三峽泉三峽聲斷斷
 峽蝸一作老解語百丈潭底聞毒波為計技飲

血養子孫既非臯陶史空食沉獄一作鬼潛怪
 何幽幽魄說徒云云峽聽哀哭泉峽平綵寡後
 峽聲非人聲劍水相劈翻斯誰士諸謝奏此沉
 苦言

詭人峽虬心渴罪呀然淪所食無直腸所語饒
 鼻音石齒嚼百泉石風號千琴幽哀莫能遠分
 雲何由尋月魄一作高卓卓峽窟作清沉
 銜訴何時明抱痛已不禁犀飛空波濤裂石千
 嶽岑

峽稜剝日月日月多摧輝物皆斜仄生鳥亦斜
 仄飛潛石齒相鑽沉鬼招莫歸恍惚清泉甲班
 爛碧石衣餓噓潺湲蹠從似冰冰肥峽春不可
 遊腥草生微微

峽景滑易墮峽花怪非春紅光根潛凝碧雨飛
 汰津巴谷蛟喘心巴卿魍魎親嗽生不問賢至
 死獨養身腥語信者誰物歌歡非真仄田無異
 穉毒水多瘳鱗異類不可友峽哀哀難伸

峽水劍戟搏峽舟霹靂翔因依虺鳩手起坐風
 雨忙峽旅多窳官峽岷多非良滑心不可求滑
 習積已長漠漠凝霧起斷斷凝水光渴賢如之

何忽在水此一作中央

泉鳴作人語
蛟虬吸山波
能於白日問
諸欲暗風和
駭智曠眾命
蓋腥布深幕
幽泉無底黃
錕涎在處多
仄樹鳥不巢
踣搭接相遇
峽哀不可聽
峽怨其奈何

杏殤九首并序

杏殤花乳也
霜翦而落因
悲昔嬰故作
是詩凍手莫
弄珠弄珠珠
易飛驚霜莫
窮春剪春無
光輝零落小
花孔爛班音
嬰衣拾之不
盈把日暮空
悲歸

地上空拾星
枝上不見花
衰衰孤老人
戚戚無子家
豈若没水鳧
不如拾巢雅
液敲破便飛
風鴛鴦相誇
芳嬰不復生
向物空悲嗟

應是一線淡
入此春木心
枝枝不成花
片片落蕭金
春壽何可長
霜衰亦已深
常時洗芳泉
此日洗淡襟

兒生月不明
兒死月始光
兒月兩相奪
兒命果不長
如何此英英
亦為弔蒼蒼
甘為墮地塵
不為末世一作梓芳

踏地恐土痛
損彼芳樹根
此誠天不知
翦棄我

子孫垂枝有
千落芳命無
一存誰謂生
人家春色不
入門

洲洲霜殺春
枝枝疑鐵刀
木心既零落
山窵空呼號
班班落地英
點點如明膏
始知天地間
萬物皆不牢

哭此不成春
淩痕三四班
失芳蝶既狂
失子老亦弄且一作無
生生力自甘一作有
死死顏靈鳳
不銜訴誰為
扣天關

此兒自見災
花發多不諧
窮老收碎心
永夜抱破懷
聲死更何言
意死不必啣
病叟無子孫
獨立猶束柴

霜似敗紅芳
霜翦啄十數
雙參差呻細
風唵嗚涕一作淡
江泣凝一作不可消
消一作恨壯難自降
空遺舊日影
怨彼一作小書牕

弔江南老家人春梅

念爾筋力盡
違我衣食恩
奈何處獵兒
生鞭見死痕
蒼使常以禮
新怨一作將誰吞
胡為乎泥中一作消
歇教義源

哭李丹貞外并寄杜中丞

生死方知交
態存恩將鮮
軒報幽魂十年
同在

平原客更遣何人哭寢門

哭劉言史

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笑累累其
奈何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取次抱置之
取火為飛過東溟波可惜大國謠颺為四夷歌
地脚常於象中會顏色兩切磋今日果成死葬裏作
喪之洛河洛岸遠相弔酒淚雙滂流

弔盧殷十首

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白雲既無主飛出意
等閑久病林席尸護喪童僕尋故書窮鼠嚼狼
籍一室間君歸新鬼鄉我面古玉一作顏羞見
入地時無人叫追攀古泉空相弔日夕一作哀

潺湲

唧唧復唧唧千古一月色新新復新新千古一
花春却風憶孟如嵩秋菘盧殷北却前後客相
弔為埃塵北却棘針草淚根生苦辛烟火不自
煖筋力早已貧幽薦一盃泣瀉之清洛瀆添為
斷腸聲愁殺長別人

棘針風相號破碎諸苦哀苦哀不可聞掩耳亦
入來哭絃多煎聲恨涕有餘摧噫貧氣已焚噫

死心更仄夢世浮閃閃淡波深洄洄雜歌一以
去蒿閉不復開

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華色空
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綠病肌攀卧歲時長連
連但幽噫幽噫虎豹聞此外相訪稀至親惟有
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
片嵌巖書千古光輝

賢人無計拔生苦死徒誇宅名潤子孫君名潤
泥沙可惜千首文因如一朝花零落難苦言作
飲起坐空驚嗟

耳聞陋巷生眼見魯山君餓死始有名餓名高
氣氳更老壯氣感之為憂雲所憂唯一泣古
今相紛紛平生與君說速此俱云云

初識漆鬢鬢爭為新文章夜踏明月橋店飲吾
曹床醉毀二孟醜名郁一縣香寺中摘梅花圍
裏剪浮芳高嗜綠蔬一作羹意輕肥臘羊吟吹
無浮韻言語多占腸白首忽然至盛年如偷將
清濁俱莫追何須罵滄浪

前賢多哭酒哭酒免哭心後賢試銜之哀至無
不深少年哭酒時白髮亦以侵老年哭酒時聲

韻隨生沉寄言哭酒賓勿作登封音登封徒放
聲天地竟難尋

同人少相哭異類多相號始知禽獸癡却至天
然高非子病無淚非父念莫勞如何裁親疎用
禮如用刀孤喪鮮匍匐閉哀抱鬱陶煩他手中
莽誠信馬能褒嗟嗟無子翁死棄如脫毛

聖人哭賢人骨化氣為星文章飛上天列宿增
晶夢前古文可數今人文亦靈高名稱謫仙昇
降曾莫停有文死更香無文生亦腥為君鏗好
辭永傳作謚寧

聯句

有所思聯句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淡銷
顏容和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夫山上石
別劍水一作中龍愈

遣興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却月光有時晦我心
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却平生無
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意非所將
郊驚蹄顧挫抹逸翻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道

秦懷同翔却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慨慷丈
夫志可以耀鋒鏗却遽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
愈明鑒諒不遠佩蘭未芬芳却苟無夫子聽誰
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却築爐地區外積火
燒氛氲愈照海鏢幽怪滿空歎異氛却山磨電
奔奔水淬龍蝨蝨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
却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
似深潭聞却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
獻天子然後致殊勲却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
雲愈

讚

讚維摩詰

兒是古印言是空音在酒不飲在色不淫非獨
僧禮亦使儒欽感此補亡書謝懸金
書

上常州盧使君書

道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將無
人主張之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

天下而行也無其位則周身言之可也周身言之可周天下言之不可也仲尼當時無其位言之亦不可周天下而行也及至著書載其言則周萬古而行也豈唯周天下而已哉仲尼非獨載其言周萬古而行也前古聖賢得仲尼之道則其言皆載之周萬古而行閭下道德仁義之言已聞周天下誦之久矣其後著書君子亦當載矣周萬古而行也幸其筆其道德仁義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君子著書期不朽亦天地至公之道夫何讓哉是故不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者以盜賊事其君也不以道德仁義之衣食養其親者是盜賊養其親也閭下既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聞之天下久矣小子顯求閭下道德仁義之衣食以為養也謂之中庸之道謂之中庸則敢求也謂之特達則不敢求也小子嘗衣食宣武軍司馬陸大夫道德仁義之矣陸公既沒又嘗衣食此郡前守吏部侍郎韋公道德仁義之矣韋公既去衣食亦去道德仁義顯其主張謹載是書及舊文又有子遇之書同乎誠獻輕重可否傾一言陳謝誠異於異日不宣郊再拜

又上養生書

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不棄於人人自棄於天天可棄於人乎曰不可人自棄也已曰人皆棄之乎曰賢人君子不棄也凡人棄之可天有殺物之心而無棄物之心天有棄物之心則萬物莫能生矣是故君子之於萬物皆不棄也而況於身乎棄其身是棄其後也棄其後是棄其先也故曰君子之道豈易哉敢不法天而行身乎所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其私也身以及家家以及國國以及天下以公道養天下則天下肥也以私道養天下則天下削也養身之道豈容易哉養其公者天道養也養其私者人情養也以天道養其人則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則不合天矣以人情養其自棄矣天道質也人情文也天道靜也人情動也質者生之侈也靜者生之得也動者生之棄也文不以質勝之則文為棄矣動不以靜制之則動為棄矣天者水之謂也人者魚之謂也魚棄水則螻蟻得之矣人棄天則疾病得之矣魚可安於水而不可耽於水其失也在于恣波浪而

不迴也人可安於天而不可說於天其失也在乎恣嗜慾而不迴也所謂安於天者法天之味而食之食不違於四時也法天之聽而聽之聽不違於五節也法天之明而視之視不違於五色也食與視聽苟違於天則疾病得之矣故曰君子法天而行身也小人說天而棄身也書之座右愁康猶有所棄秦之醫和晉之杜蒯其亦不書於右則何以爲君子之座哉良藥苦口也苦口獲罪於人苟或有矣仁義之獲罪於天未之有也恩養下將遠辭違書寫至誠之言不勝惶悚之甚不宣郊再拜

孟東野詩集卷第十

東野詩世傳汴吳錄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成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爲編秩雜錄之家家自異今總括遺逸摛去重複若體製不類者得五百一十一篇釐別樂府感興詠懷游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答送別詠物雜題哀傷聯句十四種又以贊書二系于後合十卷嗣有所得當次第益諸十聯句見昌黎集章章於時此不者云集賢校理常山宋敏求題

唐賈浪仙

長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江南圖書館藏明刻本

普州司倉叅軍范陽 賈島

卷第一

古意

望山

北嶽廟

朝飢

哭盧仝

劍客

口號

寄遠

齋中

感秋

翫月

辭二知己

義雀行

宿懸泉驛

辯士

不欺

絕句

寓興

遊仙

枕上吟

雙魚諶

易水懷古

早起

客喜

寓延壽里精舍

贈智朗禪師

送沈秀才

酬栖上人

見終南雪

卷第二

寄孟協律

和劉涑

懷獨孤崇魚珠

投張太祝

詠韓氏二子

送別

詣張籍韓愈

上谷送客

重酬姚少府

投孟郊

代邊將

寄劉栖楚

寄丘儒

送陳商

送張校書李霞

寄友人

答王叅

延康吟

戲贈友人

寓興

懷鄭從志

登龍興寺樓

送鄭山人

就峰公宿

劉景陽東齋

對菊

送集文上人

題岸上人閑居

游子

寄王叅

送汲鵬

卷第三

寄令狐相公

哭栢巖禪師

山中道士

就可公宿

放遊

送鄒明府遊靈武

題藍田廳

贈王將軍

下第

憶吳處士

送崔定

宿劉司馬池上

送田卓入華山

酬姚少府

送李騎腎

送覺與上人

南池

送貞空二上人

寄姚合

上韓吏部

校李益

送人適越

送路

江亭晚望

卷第四

過唐校書書齋

送天台僧

懷皇甫荀

寄賀蘭朋吉

哭孟郊

寄白閣默公

送朱可久歸越中

送董正字常州觀待

送無可上人

送烏行中

寄無可上人

寄貞空二上人

送裴校書

即事

題天津橋南山

平五協律

送僧遊衡岳

道中寄弟

送耿處士

送杜秀才

懷紫閣隱者

秋暮

哭胡遇

送惟鑒法師

送歸湘

宿贊上人方

題山井寺

送李餘及第歸

喜賀蘭三見訪

送陳判官

喜唐溫琪頻至

寄錢庶子

夏夜

送厲宗上人

贈無懷禪師

題劉華書齋

送姚明府

雨中懷友人

南齋

卷第五

送雍陶入蜀

答王秘書

送丹師歸闔中

題李疑幽居

寄董武

訪李甘原居

無可上人相訪

荒齋

題鏡公房

送唐環

送馭法師

原上秋居

冬夜

寄李存穆

寄主簿姚

送盧秀才

送友人遊江左

寄遠

題友人新居二首

張郎中過原東居

送李餘

偶作

寄顧非熊

送齊韻法師

送惠雅法師

題章博士新居

送朱兵曹

夕思

孟融逸人

宿池上

送鄭史

和楊鄭州

泥陽館

送賀蘭上人

寄李尚書

崇聖寺斌公房

別徐明府

送友人遊蜀

子規

卷第六

上樂使君

過秀才雍君居

送神逸法師

送知興上人

憶吳處士

留辭從叔暮

懷博陵故人

寄楊少尹

晚晴見終南諸峰

喜姚郎中回

送李溟

題長江

送徐員外

寄令狐相公

逢舊識

送李傅侍郎

送友人歸襄陽

送鄭少府

送僧歸天台

贈友人

送雅陶及第歸

送鑒周上人

新年

送僧

寄長孫栖嶠

送劉式

贈紹明上人

送宣皎上人

送殷侍御

懷錢孟二人

酬姚校書

病禪

盧秀才南臺

寄令狐相公

積雪

贈僧

思遊邊友人

寄令狐相公

宿姚少府北齋

卷第七

謝令狐相公賜衣

送譚遠上人

送姚杭州

夜集田卿宅

酬厲玄

送空公

贈弘泉上人

病起

送沈鶴

贈李金州

送獨孤馬二秀才

青門里作

寄李軻侍御

再投李益

過楊道士居

送友人遊塞

秋暮寄友人

和孟逸人

雪晴晚望

送崔嶠

寄朱錫珪

馬戴居華山因寄

寄胡遇

送李茂

送孫逸人

寄華山僧

送李登

過赫逸人居

酬李廓

與李廓同宿

送南卓歸京

酬韓愈書問

長孫霞李洎見訪

送惟一

鄭尚書新開涪口

寄喬侍郎

送華法師

送蔡京

慈恩寺上座院

題朱慶餘所居

送王知新

贈胡禪師

元日女道士受

重與彭兵曹

贈莊上人

逢僧伯陽

贈皇甫主簿遊山

宿成湘林下

喜雍陶至

酬胡遇

宿郁公房

送褚山人

寄韓湘

雨夜寄馬戴

喜無可上人回

寄毘陵徹公

送常校書

寄劉侍郎

卷第八

送穆少府

留別鄆中友人

送李校書

宿孤館

哭宗密禪師

宿山寺

送友人知邊

題竹谷上人院

京北原作

寄江上人

送僧歸太白山

暮過山村

鶯鶯

內道場僧弘紹

蔣亭和蔡湘州

光州王使君水亭作

留別王使君

宿姚合宅寄張司業

哭張籍

靈準上人院

寄柳舍人

送玄巖上人歸西蜀

寄宋州田中丞

送朱休歸劍南

寄長武朱尚書

送皇甫侍御

郊居即事

夜集姚合宅期可公至

喜李餘自蜀至

王侍御南原莊

送康秀才

送僧

寄魏少府

原居即事言懷

登樓

上樂使君救康成公

昆明池泛舟

送僧

送劉知新
送鏡州張使君
卷第九
寄慈恩寺郁上人
觀冬設上楊尚書

巴興作
早蟬

投元郎中
阮籍嘯臺

滕校書院小池
送陝府王司馬

上谷採夜
寄無得頭陀

雙白鷺
送胡道士

寄韓潮州
訓張籍王建

逢故人彭兵曹
贈牛山人

送于中丞
送劉侍御重使江西

贈圓上人
贈李使君

酬文郁上人
訪鑿玄師姪

夜坐
送別

聞蟬感懷
夏夜上谷宿開元寺

送于總持歸京
崔御池上鶴

田中丞高亭
友人婚楊氏催粧

酬朱侍御望月
題帝雲叟草堂

和韓愈泛南溪
方鏡

酬姚合
送靈應上人

贈丘先生
渡桑乾
夜期嘯客不至
夜集烏行中所居
贈梁浦斑竹杖
尋石龕寺上方
卷第十

秋寄題靈隱寺
黎陽寄姚合

送崔約秀才
詠懷

夏日寄高洗馬
送周判官元範赴越

送羅少府歸牛渚
題童真上人

贈溫觀主
賀麗少尹除太常少卿

上邠寧邢司徒
欲遊嵩岳留別李益

病鶴吟
贈翰林

贈僧
頌德上賈常侍

田將軍書院
技麗少府

夏夜登南樓
題青龍寺

贈李文通
贈號州三堂吳郎中

送僧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送張道者
題魚尊師院

宿杜家亭
送稱上人

楊秘書新居
聽樂山人彈易水

經蘇秦墓
題戴勝

題隱者居

哭孟東野

過京索先生墳

客思

鹽池院觀鹿

唐賈浪仙長江集目錄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一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古意

碌碌復碌碌百年變轉數志士終夜心良馬白日足
俱為不等閑誰是知音目眼中兩行淚曾吊三獻五

望山

南山三十里不見喻一旬冒雨時立望望之如朋親
虬龍一掬波洗滂千萬春一作日日雨不斷愁殺望

山人天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陰壑一作一似掃浩
翠瀉國門長安百萬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

願為其鄰

北嶽廟

天地有五嶽恒嶽居其北巖巒疊萬重詭恠浩難測
人來不敢入祠宇白日黑有時起霖雨一灑天地德
神兮安在哉未康我王國

朝飢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
我要見白日雪來寒一作青天坐聞西林琴凍折兩

三絃飢真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哭盧仝

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本古鬼哭更得新隣比
平生四十年惟者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誰來追
長安有交友託孤遽棄移塚側誌石短文字行參差
無錢買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
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

劍客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為不平事
口號

寄迹

別腸多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疎
疎別恨應少密離恨難祛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
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
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軀

齊中

耽靜非謬為本性實疎索齊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
低扉礙軒轅冥德謝接一作諾叢菊在墻陰秋窮未
開亭所餐類病馬動影似移嶽欲駐追逃衰豈殊辭
縷縛已見飽時雨應豐蔬與藥

感秋

商氣颯已來歲華又虛擲朝雲藏奇峰暮雨灑疎滴
幾蠅嘿涼葉一作幾者數賢思陰壁落日空館中歸
心遠山碧昔人多秋感今人何異昔四序馳百年玄
髮坐成白喧喧狗聲利擾擾同職跡儻無世上懷去
偃松下石

翫月

寒月破東北賈生立西南西南立倚何立倚青青杉
近月有數星星名未詳語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
月乃不上杉上杉難相參貽聘子細視睛瞳桂枝剗
目常有熱疾久視無煩炎以手捫衣裳零露已濡霑
久立雙足凍時向股脛滯立久病足折兀然藕膠粘
他人應以睡轉喜此景恬此景亦胡及而我苦淫耽
無異市井人見金不知蔗不知此夜中幾人同無歇
待得上頂看未擬歸枕函強步望寢齋步步情不堪
步到竹叢西東望如隔簾却坐竹叢外清思刮幽潛
量知愛月人身願化為蟾

辭二知己

一雙千歲鶴立別孤翔鴻彼島忽已暮海雨寒濛濛
離人間一作美彈亦與哀彈同况茲切切弄繞彼行
行躬雲飛北嶽碧火息西山紅何以代遠誠折芳臘

雪中

義雀行和朱評事

玄鳥雄雌俱春雷驚蟄餘口銜黃河泥空即翔天隅
一夕皆莫歸曉唳遺衆雜雙雀抱人義哺食勞劬劬
雜既遷迤飛雲間聲相呼燕感雀深恩雀愧揚不殊
禽賢難自彰幸得主人書

宿懸泉驛

曉行瀝水樓暮到懸泉驛林月值雲遮山燈照愁寂

辯士

辯士多毀訾不聞談已非猛虎恣殺暴未嘗啣妻兒
此理天所感所感當問誰求食飼雜禽吐出美言詞
善哉君子人揚光掩瑕玼

不欺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知心兩如此然後何所陳
食魚味在鮮食蓼味在辛掘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
此語誠不謬敵君三萬秋

絕句

海底有明月圓於天上輪得之一寸光可買千里春

寓興

莫居暗室中開目閉目同莫趨碧霄路容飛不容步

暗室未可居碧霄未可趨勸君跨仙鶴日下雲為衢
遊仙

借得孤鶴騎高近金烏飛掬河洗老貌照月生光輝
天中鶴路直天盡鶴一息歸來不騎鶴身自有羽翼
若人無仙骨芝木無煩食

枕上吟

夜長憶白日枕上吟千詩何當苦寒氣忽被東風吹
冰開魚龍別天波殊路岐

雙魚

許韓職方書中以
孟常州簡詩見示

天河隨雙魴飛我庭中央掌握尺餘雪劈開腸有瑣
見今饒舌短烹遶隣舍香一得古詩字與玉含異藏

易水懷古

荆卿重虛死節烈書前史我歎方寸心誰論一時事
至今易水橋寒風兮蕭蕭易水流得盡荆卿名不泯

早起

北客入西京北鴈再離北秋寢獨前與天梭星落織
耽說餘恬爽顧盼輕病力旅途少願盡明鏡勸仙食
出門路踪橫張家路最直昨夜夢見書張家廳上壁

客喜

客喜非實喜客悲非實悲百迴信到家未當身一歸

未歸長嗟愁嗟愁填中懷開口吐愁聲還却入耳來
常恐滴淚多自損兩目輝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

延壽里精舍寓居

旅託避華館荒樓遂愚慵短庭無繁植珍果春亦濃
側廬發扁樞纖魄時時逢耳目乃屬井肺肝即巖峰
汲泉飲酌餘見我閑靜容霜蹊猶舒英寒蝶斷來踪
雙履與誰逐一尋青瘦筇

贈智朗禪師

上人分明見玉兔潭底及上人光慘貌古來恨峭發
涕辭孔顏廟笑訪禪寂室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
解聽無弄琴不禮有身佛欲問師何之忽與我相別
率賦贈速言言慙非子曰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曲言惡者誰悅耳如彈絲直言好者誰刺耳如長錐
沈生才俊秀心腸無邪欺君子忌苟合擇交如求師
駿出疾夫口騰入禮部闈下第子不耻遺才人耻之
東歸家室遠掉轡時參差浙雲近吳見汴柳接楚垂
明年春光別回首不復疑

酬栖上人

夜久城館閑情幽出在山新月有微輝朗朗空庭間

處世雖識機伊余多掩關松姿度臘見羅藥知春遠
靜覽水雪詞厚為酬贈顏東林有躑躅脫屣期共攀

冬月長安雨中見終南雪

秋節新已盡雨一作疎露山雪西峰稍覺明殘滴猶
未絕氣侵瀑布水凍著白雲完今朝潮滄鴈何夕蕭
湘月想彼石房人對雪扉不閉必結切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二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寄孟協律

我有吊古泣不泣向路歧揮淚灑暮天滴著一作桂
樹枝別後冬節至離心北風吹坐孤雪扉夕泉落石
橋時不驚猛虎嘯難辱君子詞欲酬空覺老無以堪
逸持岩老倚角窓王屋懸清思

和劉涵

京官始云滿野人依舊閉扉一畝居中有古風還
市井日已午幽窓夢南山喬木覆北齋有鳥鳴其間
前日遠嶽僧來時與開關新題驚我瘦鏡鏡見醜顏
陶情惜清澹此意復誰攀

明月山懷獨孤崇魚珠

明月長在目明月長在心在心復在目何得稀去尋
試望明月人孟夏樹蔽岑想彼嘆此懷樂喧忘幽林
鄉本北嶽外悔一作恨東夷深願縮地脉還豈待天
恩臨非不渴隱秀却嫌他事侵或云岳樓鍾來繞草
堂吟當從令尹後再往步栢林

投張太祝

風骨高更老何春初陽葩冷冷月下韻一一落海涯

有子不敢和一聽千嘆嗟身卧東北泥魂掛西南霞
手把一枝栗往輕覺程賒水天朔方色暖日高根花
達一作間幽栖山遣尋種藥家欲買雙環瑤慙無一
木瓜

誅韓氏二子

千巖一尺壁八月十五夕清露墮桂花白鳥舞虛碧

送別

丈夫未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彈復彈會有知音知

携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

仰望青冥天雲雪歷我腦失却終南山惆悵滿懷抱

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地祇聞此語突出驚我倒

上谷送客遊江湖

莫嘆迢遞分何殊咫尺別江樓到夜登還見南臺月

重酬姚少府

隙月斜枕旁諷詠夏詒什如今何時節虫虺亦已蟄

答遲禮涉傲抱疾思加遊僕本胡爲者銜肩負客集

茫然九州內譬如一錐立欺暗少此懷自明曾歷泣

量無趨勇士誠欲戈矛戢原開期躋攀羣舫偶俱入

深齋竹木合一作畢夕風雨急俸利沐均分價稱煩

嗙喻自篇見剛罷一命嗟未及滄浪愚將還知音激
所習

投孟郊

月中有孤芳天下矚薰風江南有高唱海北初來通
容飄清冷餘自蘊襟抱中止息乃流溢推尋却冥蒙
我知雪山子謁彼偈句空必竟獲所實爾焉遂深衷
錄之孤燈前猶恨百首終一吟動狂機萬疾辭頑躬
生年面未交永夕夢輒同敘詰誰君師詎言無吾宗
余未履其跡君曰可但攻瑕波腸易飽揖險神難從
前歲曹入洛差池阻從龍薄家復從趙雲思長繁繁
嵩海每可詣長途追再窮願傾肺腸事盡入焦梧桐

代邊將

持戈簇邊日戰罷浮雲收露草泣寒霖夜泉鳴隴頭
三尺握中鐵氣衝星斗牛報國不拘貴憤將平虜讎

寄劉栖楚

趨走與偃卧去就自殊分當窓一重樹上有萬里雲
離披不相顧髮鬚類人群友生去更遠來書絕如焚
蟬吟我爲聽我歌蟬豈聞歲暮儻旋歸晤言桂氛氤

寄丘儒

地近輕數見地遠重一面一面如何重重甚珍寶片

自經夫歡笑幾度騰霜霞此心鎮懸懸天象固迴轉
長安秋風高子在東甸縣儀形信寂茂風雨豈乖間
憑人報消息何易憑筆硯俱不盡我心終湏對君宴

送陳商

古道長荆棘新岐路交橫君於荒榛中尋得古轍行
足踏聖人路貌端禪士形我曾接夜談似聽講一經
聯翩曾數舉昨登高第名釜底絕烟火曉行皇帝經
上客遠府遊主人須目明青雲別青山何日復可升

送張校書季霞

從京去容州馬在船上多容州幾千里直傍青天涯
掌記試校書未稱高詞華義往不可屈出家如入家
城市七月初熱與夏未差錢君到野地秋涼滿山坡
南境異北候風起無塵少秦吟宿楚澤海酒落桂花
暫醉即還醒彼土生桂茶

寄友人

同人半年別一別寂來音賴有別時文相思時一吟
我常倦接跡君亦知此衿筆硯且勿棄蘇張曾陸沈
但存舌在口當冀身遂心君看明月夜松桂寒森森

答王參

寸豔不相待四時互如競容思先覺秋虫聲苦知眠

霜松積舊翠露月團如鏡詩負屬景同琴孤坐堂聽
相期菁蒨節別約紅桃徑每把式微篇隔風一長誅

延康吟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隣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
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烟山春

戲贈友人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為轆轤吟詠作縻纜
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

寓興

真真道方至貌殊妬還多山泉入城池自然生潭波
今時出古言在衆翻為說有琴含正韻知音者如何
一生足感激世言忽差我不得市井味思響吾嚴阿
浮華豈我事日月徒蹉跎曠哉穎陽風千載無其他

懷鄭從志

西風吹陰雪雨雪半夜收忽憶天涯人起看斗與牛
故人別二年我意如百秋音信兩杳杳誰云昔綢繆
平明一封書寄向東北舟翩翩春歸鳥會自為匹儔

易州登龍興寺樓望郡北高峰

郡北最高峰巉巖絕雲路朝來上樓望稍覺得幽趣
朦朧碧烟裏群嶺若相附何時一登陟萬物皆下顧

送鄭山人遊江湖

南游衡嶽上東往天台裏足躡華峰頂目觀滄海水
就峰公宿

河出鳥宿後管火白露中上人坐不倚共我論量空
殘月華昏曉遠水響玲瓏爾時無了夢茲宵方未窮

劉景陽東齋

松陰連竹影中有無苔井清風此地多白日空自求
景陽公幹孫詩句得真景勸我不須歸月出東齋靜

對菊

九日不出門十日見黃菊灼灼尚繁英美人無消息
送集文上人遊方

來從道陵井雙木溪邊會分首芳草時遠意青天外
此遊詣幾嶽嵩華衡恒泰

題岸上人郡內閑居

靜向方寸求不居山一作嶂幽池開蕊苗香門閉莓
苔秋金玉童四句批糠輕九流鍾烟上橋木鐘磬下

危樓手種一株松貞心與師儔

遊子

遊子喜鄉遠非吾憶歸廬誰知奔他山自欲早旋車
朝賞暮已足圖歸願無餘當期附鵬翼未偶方躊躇

寄山中王叅

我看嶽西雲君看嶽北月長懷燕城南相送十里別
別來千餘日日憶不歇遠寄一紙書數字論白髮

送汲鵬

淮南卽理後復逢君姓汲文采非尋常志願期卓立
深江東泛舟夕陽眺原隰夏夜言詩會往往追不及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二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三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買島 浪仙

寄令狐相公

策杖馳山驛 逢人問梓州 長江那可到 行客替生愁

哭栢巖禪師

苔覆石床新 師曾占幾春 寫留行道影 焚却坐禪身

塔院關松雪 經房鎖隙塵 自憐雙淚下 不是解空人

山中道士

頭髮梳千下 休糧帶瘦容 養雛成大鶴 種子作高松

白石通宵煮寒泉 晝日春不曾離隱處 那得世人達

就可松宿

十里尋幽寺 寒流數派分 僧同雪夜坐 鴈向草堂聞

靜語終燈燭 餘生許嶠雲 猶來多抱疾 聲不達明君

旅遊

此心非一事 書札若為傳 舊國別多日 故人無少年

空巢霜葉落 踈牖水螢穿 留得林僧宿 中宵坐默然

蕭然

送鄒明府遊靈武

曾宰西畿縣 三年馬不肥 債多平一作劍與官滿載

書牘邊雪藏 行徑林風透 卧衣靈州聽 曉角客館未

開扉

題皇甫荀藍田廳

任官經一年 縣與玉峰連 竹籠拾山果 瓦甌擔石泉

客歸秋雨後 印鎖暮鐘前 久別丹陽浦 時時夢釣船

贈王將軍

宿衛爐烟近 除書墨未乾 馬曾金鏃中 身有寶刀瘢

父子同時捷 君王盡陣者 何當為外帥 白日出長安

下第

下第只空囊 如何住一作帝鄉杏園啼百舌 誰醉在

花傍淚落故山遠 病來春草長 知音逢一作豈易孤

棹負三湘

寄賀蘭朋吉

往往東林下 花香似火焚 故園從小別 夜雨近秋聞

野菜連寒水 枯株撲古墳 泛舟同遠客 尋寺入幽雲

斜日扉多掩 荒田徑細分 相思蟬幾處 偶坐蛺蝶群

會宿曾論道 登高省議文 苦吟逾可想 蓬葉向紛紛

憶吳處士

半夜長安雨 燈前越客吟 孤舟行一月 萬水與千岑

島嶼夏雲起 汀洲芳草深 何當折松葉 拂石剡溪陰

哭孟郊

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
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後斜日下寒天

送崔定

未知遊子意何不避炎蒸幾日到漢水新蟬鳴杜陵
秋江待得月夜語恨無僧巴峽吟過否連天十二層

寄白閣默公

已知歸白閣山遠晚晴看石室人心靜水潭月影殘
微雲分片滅古木落薪乾後夜誰聞磬西峰絕頂寒

雨後宿劉司馬池上

藍溪秋漱玉此地漲清澄蘆葦聲兼雨艾荷香透燈
岸頭秦古道亭面漢荒陵靜想泉根本幽崖落幾層

送朱可久歸越中

石頭城下泊北固暝鐘初汀鷺潮衝起船窓月過虛
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疎日欲躬調膳辟來何府書

送田卓入華山

幽深足暮蟬驚覺石牀眠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邊
壇松涓滴露嶽月次寒天鶴過君須看上頭應有仙

送董正字常州觀省

相逐一行鴻何時出積中江流翻白浪木葉落青楓
輕檝浮吳國繁霜下楚空春來懂侍阻正字在東宮

酬姚少府

梅樹與山木俱應搖落初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
枯槁彰清鏡屏愚友道書刊文非不朽君子自相於

送無可上人

圭峰霽色新送此草堂人塵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煙霞約天名作近隣

送李騎青

驕騎雙旌遠催生此別中蘭關分積路嘶馬背寒鴻
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東賀蘭山頂草時動卷帆風

送烏行中石淙別業

寒水長繩汲丁冷數滴翻草通石淙脉硯帶海潮痕
嶽色何曾遠蟬聲尚未繁勞思當此夕苗稼在西原

送覺與上人歸中條山兼謁河中李司空

又憶西巖寺秦原草白時山尋樵徑上人到雪房遲
暮磬潭泉凍荒林野燒移聞師新譯偈說擬對旌麾

寄無可上人

僻寺多高樹涼天憶重遊磬過溝水盡月入草堂秋
穴蟻苔痕靜藏蟬栢葉稠名山思徧往早晚到嵩丘

南池

蕭條微雨絕荒岸抱清源入舫山偏寒 泉稻接村

秋聲依樹色月影在蒲根淹泊方難逐他宵關夢魂

寄龍池寺真空二上人

受請終南住俱妨去石橋林中秋信絕峰頂夜禪遙
寒草煙藏虎高松月照鴈霜天期到寺寺置即前朝

送真空二上人

林下中餐後天涯欲去時衡陽過有伴夢澤出應遲
石磴踈寒韻銅瓶結夜漸殷動訝此別且未定歸期

送裴校書

拜官從秘省署職在藩維多故長踈索而秋遠別離
天寒泗上醉夜靜岳陽碁使府臨南海帆飛到不遲

昇道精舍南臺對月寄姚合

月向南臺見秋霖洗滌餘出逢危葉落靜看衆峰踈
冷露尋時有禪窓此夜虛相思聊悵望潤氣徧衣初

即事

索漠對孤燈陰雲積幾層自嗟憐十上誰肯待三徵
心被通人見文叨大匠稱悲秋秦塞草懷古漢家陵

城靜高崖草漏多幽沼水過聲沙鳥驚絕行石卷僧

豈謂舊廬在誰言歸未會一作歸

黃子陂上韓吏部

石樓云一別二十二春相逐升堂者幾為埋骨人

涕流聞渡瘴病起喜還秦曾是令勤道非惟卹在迤
踈衣蕉縷細真味茗芽新鍾絕滴殘雨營多無近隣
溪潭承到數位秩見辭頻若箇山一作招隱機忘任
此身

天津橋南山中各題一句

野坐分苔石李山行遠菊叢中雲衣惹不破諸葛
秋色望來空仙浪

投李益

四十歸燕字千年外始吟已將書北獄不用比南金

吊孟協律

才行古人齊生前品位低葬時貧賣馬遠日哭惟妻
孤塚北邙外空齋中獄西集詩應萬首物象徧曾題

送人適越

高城滿夕陽何事欲霑裳遷客蓬蒿暮遊人道路長
晴湖勝鏡碧寒柳似金黃若有相思夢殷勤載入行

送僧遊衡嶽

心知衡嶽路不怕去人稀船裏猶鳴磬溪頭自曝衣
有家從小別無寺不言歸料得違寒往當禪雪滿屏

送路

別我就蓬蒿日斜飛伯勞龍門流水急嵩嶽片雲高

歎命無知已梳頭落白毛從軍當此去風起廣陵濤

洛陽道中寄弟

趨走迫流年慙經此路偏密雲埋二室積雪度三川
生類梗萍泛悲無金石堅翻鴻有歸翼極目仰聯翩

江亭晚望

浩渺浸雲根烟嵐沒遠村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
望水知柔性看山欲倦魂縱情猶未已迴馬欲黃昏

送耿處士

一瓶離別酒未盡即言行萬水千山路孤舟幾月程
川原秋色靜蘆葦晚風鳴迢遞不歸客人傳虛隱名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三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四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過唐校書書齋

池滿風吹竹時時得爽神聲齊雜鳥語畫卷老僧真
月出行幾步花開到四鄰江湖心自切未可掛頭巾

送杜秀才東遊

東遊誰見待畫室寄長安別後葉頻落後一作夜去程山
已寒大河風色度曠野燒烟殘匣有青銅鏡時將照

髮音

送天台僧

遠夢歸華頂扁舟背岳陽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牀
鴈過孤峰晚猿啼一樹霜身心無別念餘習在詩章

懷紫閣隱者

寂寥思隱者孤燭坐秋霖梨栗猿喜熟雲山僧說深
寄書應不到結伴擬同尋廢寢方終夕迢迢紫閣心

雨夜同厲玄懷皇甫荀

桐竹遶庭匝雨多風更吹還如舊山夜卧聽瀑泉時
磧馬來期近秋鍾到夢遲溝西吟苦客中夕話兼思

秋暮

北門楊柳葉不覺已頒紛值鶴因臨水迎僧忽背雲

白鬚相並出暗淚兩行分默默空朝夕苦吟誰喜聞

哭胡遇

天壽知齊理何曾免歎嗟祭廻一作葬收朔雪吊後折

寒花野水吟秋斷空山影暮斜弟兄相識偏猶得到

君家

送丹師歸闕中

波濤路杳然衰柳洛陽蟬行李經雷電禪前漱島泉

歸林久別寺過越未離船自說從今去身應老海邊

送安南惟鑒法師

講經春殿裏花遶御林飛南海幾廻過舊山臨老歸

潮搖蠻草落月濕島松微一作颺風香損空水既如

彼一作雲水往來消息稀甲露雨落生水

題李凝幽居

閑居少隣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一作樹僧敲月

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

負言

送韓湘

掛席從古一作中路長風起廣津楚城花未發上苑蝶

來新半沒湖波月初生島草春孤霞臨石鏡極浦映

村神細響吟乾葦餘馨動遠蘋欲憑將一札寄與沃

州人

寄董武

雖同一城裏少省得從容門掩園林僻日高巾幘慵

孤鴻來半夜積雪在諸峰正憶毘陵客聲聲隔水鍾

宿贊上人房

塔前多是竹閑地擬栽松朱點草書疏雪平麻屐跋

御溝寒夜雨官寺靜時鐘此時一作室無他事來專不

厭重

訪李甘原居

原西居處靜門對曲江開石縫銜枯草查根上淨苔

一作清翠微泉夜落紫閣鳥時來仍憶尋淇岸同行

採蕨廻

題山寺屏

沈沈百尺餘功就豈斯須汲早僧出定鑿新蟲自無

藏源重嶂底澄騫大空隔此地如經劫涼潭會共枯

僻居無可上人相訪

自從居此地少有事相關積雨荒隣園秋池照遠山

硯中枯葉落枕上斷雲閑野客將禪子依依偏往還

送李餘及第歸蜀

知音伸久屈觀省去光輝津渡逢清夜途程盡翠微

雲當綿竹疊鳥離錦江飛肯寄書來否原居出甚稀
荒齋

草合徑微微終南對掩扉晚涼疎雨絕初曉遠山稀
落葉無青地開身著白衣朴愚猶本性不是學忘機

夜喜賀蘭三見訪

漏鐘仍夜淺時節欲秋分泉聒樓松鶴風除翳月雲
踏苦行引輿枕石卧論文即此尋常靜來多祇是君

題青龍寺鏡公房

一夕曾留宿終南搖落時孤燈岡一作舍掩殘磬雪

風吹樹老因寒折泉深出井遲踈慵豈有事多失上方期

送陳判官赴綏德

將軍遙入幕束帶便離家身暖蕉衣窄天寒磧日斜
火燒岡斷葦草一作風卷雪和沙絲竹豐州有春來祇

欠花

送唐環歸敷水莊

毛女峰當戶日高頭未梳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
松徑僧尋廟一作沙泉鶴見魚一川風景好恨不有

吾廬

原東居喜唐温琪頻至

曲江春草生紫閣雪分明汲井甞泉味聽鐘問寺名
墨研秋日雨茶試老僧鑿地近勞頻訪鳥紗出送迎

送馮法師

度歲不相見嚴冬知出關孤烟寒色樹高雪夕陽山
瀑布寺應到牡丹房甚閑南朝遺跡在此去幾時還

寄錢庶子

曲江春水滿北岸掩柴關祇有僧隣舍全無物映山
樹陰終日掃藥債隔年還猶記聽琴夜寒燈竹屋間

原上秋居

關西又落木心事復如何歲月辭山久秋霖入夜多
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過倚杖聊開望田家未剪禾

夏夜

原寺偏隣近關門物景澄澄通多業蟬月離片雲稜
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唯愁秋色至乍可在炎蒸

冬夜

羈旅復經冬飄空盡亦空淡流寒枕上跡絕萬山中
凌結浮萍水雪和衰柳風暗光難未報察喉兩三鴻

送厲宗上人

擁策背峨岷終南雨雪和漱泉秋鶴至禪樹夜猿過
高頂白雲盡前山黃葉多曾吟廬嶽上月動九江波

寄李存穆

聞道船中病似憂親弟兄信來從水路身去到柴城
久別長鬚鬢相思書姓名忽然消息絕頻夢却還京

贈無懷禪師

身從劫劫修果以此生周禪定石牀暖月移山樹秋
捧盂觀宿飯敲磬過清流不掩玄關路教人問白頭

寄武功姚主簿

居枕江沱北情懸渭曲西數宵曾夢見幾處得書披
驛路穿荒坂公田帶淤泥靜基功奧妙開作韻清寒
鋤草留叢藥尋山上石梯客迴河水漲風起夕陽低
空地苔連井孤村火隔溪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
隴色澄秋月邊聲入戰聲會須過縣去况是屢招携

題劉華書齋

白石牀無塵青松樹有鱗一鶯啼帶雨兩樹合從春
荒樹苔膠砌幽叢果墮榛偶來踈或數當暑夕夕晨晨
露滴星河水巢重草木新終南同往意趨北獨遊身
渡葉司天漏驚蛋遠地人機清公幹族也莫卧潭濱

送盧秀才遊潞府

雨餘滋潤在風不起塵沙邊日寡文思送君吟月華
過山千相府臨水宿僧家能賦馬長屈他春宴杏花

送南康姚明府

銅重美少年小邑在南天版籍多遷客封疆接洞田
靜江鳴野鼓發纜帶村烟却笑陶元亮何須憶醉眠

送友人棄官遊江左

羨君休作尉萬事具全身囊海多虞日江湖獨往人
姓名何處變鷗鳥幾時親別後吳中使應須訪子真

雨中懷友人

對雨思君子嘗茶近竹幽儒家隣古寺不到又逢秋

寄遠

家住錦水上身征逐海邊十書九不到一到忽經年

南齋

獨自南齋卧神闕景亦空有山來枕上無事到心中
簾卷侵牀月屏遮入座風望春春未至應在海門東

早春題友人湖上新居二首

近得雲中路門長侵早開到時猶有雪行處已無苔
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每逢晴暖日惟見乞花栽

又

門不當官道行人到亦稀故從餐後出多是夜深歸
開篋收詩卷掃牀移卧衣幾時同買宅相送有柴扉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四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五

普州司倉叅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送雍陶入蜀

江山事若諳那肯滯雲南草色分危磴杉陰近古潭
日斜張谷鳥夏淺嵩州蘆吾自疑雙鬢相逢更不堪

張郎中過原東居

年長惟添懶經旬止掩關高人餐藥後下馬此林間
對坐天將暮同來客亦閑幾時能重至水味似深山

答王建祕書

人皆聞蟋蟀我獨恨蹉跎白髮無心鑷青山去意多
信來津浦岸期負洞庭波時掃高槐影朝迴或恐過

送李餘往湖南

昔去候溫涼秋山滿楚鄉今來從辟命春物徧淞陽
嶽石挂海雪野楓堆渚橋若尋吾祖宅寂寞在蕭湘

偶作

野步隨吾意那知是與非稔年時兩足閑月暮蟬稀
獨樹依岡老過峰出草微園林自有主宿鳥且同歸

過雍秀才居

夏木鳥巢邊終南嶺色鮮就涼安坐石茗茗汲陸泉
鍾遠清宵半蠟稀暑雨前幽齋如畫罷約我一來眠

寄顏非熊

知君歸有處山水亦難齊猶去瀟湘遠不聞猿狖啼
穴通茆嶺下湖滿石頭西獨立生遙思秋原日漸低

送神龜法師

柳絮落深濠西州道路中相逢春忽盡獨去講初終
行疾遙山雨眠遲後夜風遠房三兩樹迴去萊麈紅

送慈恩寺霄韻法師謁太原李司空

何故謁司空雲山知幾重磧遙來馬盡雪急去僧逢
清磬先寒角禪燈微曉烽舊房閑片石倚著最高松

送知典上人

久住巴興寺如今始拂衣欲臨秋水別不向故園歸
錫挂天涯樹房開嶽頂扉下看萬里曉霜海日生微

送惠雅法師歸玉泉

秋到瀟湘水洞庭湖未遊飲泉看月列下峽聽猿浮
講不停雷雨吟當一作近海流降霜歸楚夕星冷玉

泉秋

憶江上吳處士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此地聚會久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題張博士新居

青楓何不種林在洞庭村應為三湘遠難移萬里根
斗牛初過伏函苗欲香門一作斗移亭北謝蓮照水遠門舊即湖山
隱新廬葺此原

石門陂留辭從叔暮

幽鳥飛不遠此行千里間寒衝陂水霧醉下菊花山
有耻長為客無成又入關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送朱兵曹迴越

星彩練中見澄江豈有泥潮生垂釣罷楚盡去橋西
磧鳥辭沙至山麓隔水啼會稽半侵海濤白禹祠溪

懷傳陵故人

孤城易水頭不忘舊交遊雪壓園基石風吹飲酒樓
路遙千萬里人別十三秋吟苦相思處天寒水急流

夕思

秋宵已難曙漏向二更分我憶山水坐蟲當寂寞聞
洞庭風落木天姥月離雲會自東浮去將何欲致君

寄河中楊少尹

非惟欲曩時投刺詣門遲悵望三秋後參差萬里期
禹留跡鑿跡舜在寂寥祠此致香難共迴風逐所思

孟融逸人

孟君臨水居不食水中魚衣褐唯篋帛筐稻稭素書

樹林幽鳥戀世界此心踈擬棹孤舟去何峰又結廬

晚晴見終南諸峰

秦分一作積多峰連巴勢不窮半旬藏雨裏此日到
窓中圓魄將昇兔高空一作欲呼鴻故山思不見碣

石穴冢東

宿池上

泉來從絕壑亭敞在中流竹密無空岸松長可絆舟
蟪蛄潭上夜河漢島前秋異夕一作期深漲携琴却

此遊

喜姚郎中自杭州迴

路多楓樹林果日泊清陰來去泛流水儵然適此心
一披江上作三起月中吟東省期司諫雲門悔不尋

送鄭長史之嶺南

雲林頗重疊岑渚復幽奇泊水斜陽岸騷人正側祠
蒼梧多蟋蟀白露濕江籬擢第榮南去晨昏近九疑

送李溟謁宥州李權使君

英雄典宥州迢遞苦吟遊風宿驪山下月斜灞水流
去時初落葉回日定無秋太守携才子看鵬百尺樓

永福湖和楊鄭州

積水還平岸春來引鄭溪舊渠通郭下新堰絕湖西

題長江

嵩少分明對瀟湘，洞俠齊容遊隨底。子孤嶼草萋萋，言心俱好靜。解署落暉空，歸吏封甯鎗。行蛇入古祠，長江頻雨後。明月衆星中，若任遷人去。西浮與剡通。

泥陽館

客愁何併起，暮送故人回。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獨坐離容慘，孤燈照不開。

送徐員外赴河中

原野正蕭瑟，中間分散情。更從甘扈罷，詔許朔方行。邊日沉殘角，河關截夜城。雲居閑獨往，長老出房迎。

送賀蘭上人

野僧來別我，略坐傍泉沙。遠道擊空鉢，深山踏落花。無師禪自解，有格句堪誇。此去非緣事，孤雲不定家。

送令狐綯相公

梁園趨戟節，海草幾枯春。風水難遭便，差池未振鱗。姓名猶語及，門館阻何因。苦擬修文卷，重拳獻匠人。

吟看青島處，朝退赤墀晨。根愛杉栽活，枝憐雪霰新。綴篇嗟調逸，不和揣才貧。早晚還霖雨，滂沱洗月輪。

握苗方滅刈，成器待陶鈞。困坂思迴顧，迷邦輒問津。數行望外扎，絕句握中珍。是日榮遊汴，當時怯往陳。

鴻春垂漢爵，積病卧漳濱。岳整五千仞，雲惟一片身。故山雖未死，一作難心秋水宿經旬。下第能無怨高科，恐有神罷耕田料。廢省釣岸應榛慷慨，知音在誰能淚墮巾。

寄滄州李尚書

滄溟深絕澗，西岸郭東門。弋者羅夷鳥，杼人思嶠猿。威稜高臚列，照育極春溫。陂淀封疆內，蕪葭壁壘根。搖鞞邊地脉，愁箭虎狼魂。水縣賣紗市，塩田煮海村。枝條分御葉，家世食唐恩。武可縱橫講，功從戰伐論。天涯生月片，嶼頂湧泉源。非是泥池物，方因雷雨尊。沉謀藏未露，隣境帖無喧。青塚驕回鶴，蕭關陷吐蕃。何時霖歲旱，早晚雪邦冤。迢遞瞻旌纛，浮陽寄詠言。

逢舊識

幾歲阻干戈，今朝勸酒歌。羨君無白髮，走馬過黃河。舊宅兵燒盡，新宮日泰多。妖星還有角，數尺鐵重磨。

崇聖寺斌公房

近來惟一食樹下，掩禪扉。落日寒山暮，多年壞衲衣。白鬚長更剃，青鬚遠還歸。仍說遊南岳，經行是息機。

送李傳侍郎劍南行營

走馬從邊事，新恩受外臺。身看雙節出，期破八蠻回。

許國家無戀盤江棧不摧移軍刀斗逐報捷劍門開
角咽獼猴叫聲乾霹靂來去年新甸邑猶滯佐時才

別徐明府

抱琴非本意生事偶相縈口尚表安節身無子賤名
地春寒雪盛山淺夕風輕百戰餘荒野千夫漸偶耕
一盃宜獨夜孤客戀交情明日疲驂去蕭條過古城
岐下送友人歸襄陽

送友人遊蜀

蹉跎隨沈梗羈旅到西州舉翮籠中鳥知心海上鷗
山光分首暮草色向家秋若更登高峴看碑定澗流
萬岑深積翠路向此中難欲暮多羈思因高莫遠看
卓家人寂寞揚子業凋殘唯有岷江水悠飲帶月寒

送鄭少府

江岸一相見空令惜此分夕陽行帶月酌水少留君
野地初燒草荒山過雪雲明年還調集蟬可在家聞

子規

遊魂自相叫穿復記前身飛過隣家月聲遠野路春
夢邊催曉急愁處送風頻自有露花血相和雨滴新

送僧歸天台

解秦經越過歸寺海西峰石磻雙流水山門九里松

曾聞清禁漏却聽赤城鐘妙字研磨講應齊智者蹤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五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六

晉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蘇軾曾上樂使君

戰戰兢兢兢兢猶如履薄冰雖蒸叻一椽猶似說三乘
瓶瓶南溪水書來北岳僧體惡兼抱疾權亂不相應

贈友人

五字詩成卷清詩少得借不同狂客醉自伴律僧齋
春別和花樹秋辭帶月淮却歸登第日名姓榜頭排

送雍陶及第歸成都軍觀

不惟詩著籍兼又賦知名議論於題稱春秋對問精
半應陰陽與全賴有因平歸去奉戀來別來松桂生

漲江流水品當道白雲坑勿以攻文捷而將學劍輕

製衣新濯錦開經舊燒嬰同日昇科士誰同膝下替

謝令狐相公賜衣九事

長江飛鳥外主簿跨驢歸逐客寒前夜元戎與厚衣
靈來松更綠霜降月滿輝即入調影鼎朝分是與非

送金州鑿周上人

池必尋天目溪仍住若耶帆隨風便發月不要雲遮
極浦浮霜屬迴潮落海查岫喘省春上立雪指流沙

送揮遠上人

下視白雲時山房蓋一作樹皮垂枝松落子側頂鶴
聽茶清淨從沙劫中終未日敬金光明本行同侍出
峨嵋

新年

嗟以龍鍾身一作如何歲復新石門思隱久銅鏡強
窺頻花發新移樹心知故國春誰能平此恨豈是比

宗人

送僧

出家從卅歲解論造玄門不惜禪談柄誰能聽至言
中時山果熟後夏竹陰繁此去逢何日峨嵋曉復昏

送姚杭州

白雲峰下城日夕白雲生人老江波釣田侵海樹耕
吳山鍾如越蓮葉吹搖旌詩異石門思濤來向越迎

夜集田卿宅

朗誦高齋下如將古洞彈翻鴻向桂水來雪渡桑乾
滴滴玉漏曙脩脩竹籟殘曩年曾宿此亦值五陵寒

寄山友長孫栖嶠

此時氣蕭颯琴院可應關鶴似君無事風吹雨遍山
松生青石上泉落白雲間有逕連高頂心期相與還

訓厲玄

我來從北鄙子省陟西陵白髮初相識秋山擬共登
隣居帝城雨會宿御溝冰未報見貽作耿然中夜興

送劉式洛中觀省

晴峯三十六侍立上春臺同宿別離恨共看星月迴
野鶯臨苑語河棹歷江來便寄相思札緘封花下開

送空公往金州

七百里山水手中卿粟蕨松生師坐石潭滌祖傳五
長擬老岳嶠又聞思海湖惠能同俗姓不是嶺南盧

贈紹明上人

未住青龍室中秋獨往年上方高古寺下視雨和作
七煙祖豈無言去心因斷臂傳不知能已後更有幾

燈然

贈弘泉上人

洗足下藍嶺古師精進同心知漢卉長居此玉林空
西殿宵燈磬東林曙雨風舊峰隣太白石座兩首濛

送宣皎上人遊太白

剃髮鬢無雪去年三十三山過春草寺磬度落花潭
得白才隣約論宗意在南峰靈疑懶下蒼翠穴虛參

病起

嵩邱歸未得空自責遲迴身事豈能逐蘭花又已開

病令新作少雨阻故人來燈下南華卷祛愁嘗酒五

送殷侍御起同州

馮翊蒲一作蒲西郡沙岡擁地形中條全離岳清渭半
和溼夜莫眠明月秋深至洞庭猶來交辟士事別偃

林局

送沈鶴

家楚壻於秦携妻去養親陸行千里外風卷一帆新
夜泊疏山雨秋吟搗藥輪蕪城登眺一作才動廣

陵人

秋夜仰懷錢孟二公琴客會

月色四時好秋光君一作吾子知南山昨夜雨為我寫
清規獨鶴聳寒骨高杉韻細颺仙家縹緲弄髮髻此

中期

贈李金州

綺里祠前後山程踐白雲泝流隨大旆登岸見全軍
曉角吹人夢秋風卷鴈群霧開方露日漢水底一作與

沙分

酬姚合校書

因貧行道遠得見舊交遊美酒易傾盞好詩難卒酬
公堂朝共到私第夜相留不覺入關晚別來林木秋

送獨孤馬二秀才居明月山讀書

濯志俱高潔儒科慕卉顏家辭臨水郡雨到讀書山
樓鳥樓花上聲鐘磔閣間寂寥窓戶外時見一舟還

病蟬

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
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

青門里作

燕存鴻已過海內幾人愁欲問南宗理將歸北岳脩
若無琴柱分祇是卧雲休泉樹一為別依稀三十秋

盧秀才南臺

居在青門里臺當千萬岑下因岡助勢上有樹交陰
陵遠根纒近空長畔可尋新晴登嘯處驚起宿枝禽

寄李軾侍郎

然過盟津書分明夢不虛人從清渭別地隔太行餘
賓幕誰嫌靜公門但晏如樞鞞乾霹靂斜漢濕蟾蜍

追琢垂今後敦龐得古初井臺憐操築漳岸想不疏
亦冀銖珉珮終當直石渠此身多抱疾幽里近營居

憶漱蘇門澗經浮楚澤猶松栽侵古影壘斷尚芹蕪
語嘿曾延接心源離滓淤誰言姓琴氏獨跨角生魚

寄令狐綯相公

驢駁駝羸馬東川路匪賒一絨論賈誼三蜀寄嚴家

澄徹霜江水分明露石沙話言聲及政機閣谷離斜
自著衣偏暖誰憂雪六花裏蒙留澗幙防患與通茶

山館中宵起星河殘月華僊僊前日履數口向天涯
良舉知麒麟張雷驗銀鄧謙光賢將相別紙聖龍蛇

再投李益常侍

豈有斯言玷應無白璧瑕不妨圓魄裏人亦指蝦蟆

積雪

何處初投刺當時赴尹京淹留花木變然諾肺腸傾
避暑蟬移樹登高鴈過城人家嵩岳色公府洛河聲

聯句逢秋盡嘗茶見月生新衣裁白紵思從曲江行

過楊道士居

省屬時霖滯今逢臘雪多南倩飄桂渚北訐雨交河
畫滅平蕪色彌重古木柯空中雜白氣島外下滄波

贈僧

隱者迷樵道朝人冷玉珂夕繁仍晝吞漏聞復鍾和
想積高高頂新秋皓月過

先生修道處茆屋遠器氛叩齒坐明月捲願望白雲
精神含藥色衣服帶霞紋無話瀛洲路多年別少君

亂山秋木穴裏有靈蛇藏鐵錫挂臨海一作掛桂石

樓聞異香出塵頭末白入定衲凝霜莫話五湖事令
人心欲狂

送友人游塞

飄蓬多塞下君見益潏然迥磧沙銜日長河水接天
夜泉行客火曉戍向京烟少結相思恨佳期芳草前

思遊邊友人

疑愁對孤燭昨日飲離杯葉下故人去天中新鴈來
連沙秋草薄帶雪暮山開苑北紅塵道何時見遠迴

秋暮寄友人

寥落關河暮霜風樹葉低遠天垂地外寒日下峰西
有志烟霞切無家歲月迷清霄話白關已負十年樓

寄令狐綯相公

官高類勅授老色把犁鋤一主長江印三封東省書
不無濠上思唯食圃中蔬夢幻將泡影浮生事只如

和孟逸人林下道情

四時相陶鑄中庸道豈銷夏雲生此日春色盡今朝
陋巷貧無悶毗耶疾未調已栽天末栢合抱豈非遙

宿姚少府北齋

石溪同夜泛復此北齋期鳥絕吏歸後蛩鳴客卧時
鐘城涼雨細開印曙鍾遲憶此漳川岸如今是別離

雪晴晚望

倚杖望晴雪溪雲幾萬重樵人歸白屋寒日下危峰
野火燒岡草斷煙生石古一作松却廻山寺路聞打暮
天鍾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六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七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送崔嶠遊瀟湘

功烈尚書孫瑒磨風雅言渡河山鑿處陔峴漢灘喧
夢想吟天目宵同話石門楓林葉欲下極浦月清曠

寄朱錫珪

遠泊與誰同來從古木中長江人釣月曠野火燒風
夢澤吞楚大閩山匝海叢此時橋底水濤起屈原通

馬戴居華山因寄

玉女洗頭盆孤高不可言瀑流蓮岳頂河注華山根
絕雀林藏鷓無人境有猿秋蟾繞過雨石上古松門

寄胡遇

一自殘春別經炎復到涼螢從枯樹出螢入破堦藏
落葉書勝紙閑砧坐當牀東門因送客相訪也何妨

送李戎扶侍往壽安

二千餘里路一半是波濤未曉著衣起出城逢日高
關山多寇盜扶侍帶弓刀臨別不揮淚誰知心鬱陶

送孫逸人

衣屨猶同俗妻兒亦宛然不餐能累月無病已多年
是藥皆諳性令人漸信仙杖頭書數卷荷入翠微煙

寄華山僧

遙知白石室松栢隱朦朧月落看心次雲生閉目中
五更鍾隔岳萬尺水懸空苔蘚嵌巖所依稀有徑通

送李登少府

伊陽耽酒尉朗詠醉醒新應見嵩山裏明年躑躅春
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峰隣流水潺潺處堅貞玉潤珉

易州過郝逸人居

每逢詞翰客邀我共尋君果見閑居賦未曾流俗聞
也知隣市井宛似出囂氛却笑巢由輩何須隱白雲

調鄆縣李廓少府見寄

稱憐公事退後遇夕陽時北朔霜凝竹南山水入籬
吟懷滄海侶空問白雲師恨不相從去心惟野鶴知

爭業寺與前鄆縣李廓少府同宿

來從城上峰京寺暮相逢往往語復默默微雨灑松
家舍初罷更年長畏聞蛩前日猶拘束披衣起曉鐘

送南卓歸京

殘春別鏡波罷郡未霜髭行李逢炎暑山泉滿路岐
雲藏巢樹鶴風觸轉鶯枝三省同虛位雙旌帶去思

入城雷夢後待漏月沉時長策弁忠告從容寫五墀

卧疾走筆訓韓愈書問

一卧三四旬數書惟獨君一作書至願為出海月不
作歸山雲身上衣頻寄甌中物亦分欲知強健否病
鶴未離群

長孫霞李溟自紫閣白閣二峰見訪

寂寞吾廬貧同來二閣人所論唯野事招作一作住
雲隣古寺期秋宿平林散早春漱流今已矣巢許豈
老臣

送惟一遊清涼寺

去有巡臺侶荒溪眾樹分瓶殘秦地水錫入晉山雲
秋月離喧見寒泉出定聞人間臨欲別旬日雨紛紛
鄭尚書新開涪江二首

岸鑿青山破江開白浪寒日沉源出海春至草生灘
梓匠防波溢蓬仙畏水乾從今疏决後任雨滯峰巒
又

不侵南畝務已拔北江流涪水方移岸潯陽有到舟
潭澄初搗藥波動乍垂鈞山可疏三里蹤知一作應曆
億秋

寄喬侍郎

大寧猶未到曾渡北浮橋曉出爬船寺手擎紫栗條
差池不相見悵望至今朝近日營家計繩懸一小瓢

送去華法師

在越居何寺東南水路歸秋江洗一鉢寒日灑三衣
默聽鴻聲盡行看兼影飛囊中無寶貨船戶夜扃稀
送蔡京

躡蹄歸魯日帶漏別秦星易折芳條桂難窮遠義經
登封多泰岳巡狩徧滄溟家在何林下梁山翠滿庭
慈恩寺上座院

題朱慶餘所居

未委衡山色何如對塔峰曩宵曾宿此今夕值秋濃
羽族栖煙竹寒流帶月鐘井甘源起異泉湧瀆苔封
天寒吟竟晚古屋瓦生松寄信船一隻隔鄉山萬重
樹來沙岸鳥窓度雪樓鍾每憶江中嶼更看城上峰
送黃知新歸安南

贈胡禪師

池亭沉飲偏非獨曲江花地遠路穿海春歸冬到家
火山難下雪瘴土不生奈知决移來計相逢期尚賒
自是根機鈍非關夏臘深秋來江上寺夜坐嶺南心
井鑿山含月風吹磬出林祖師携隻履去路香難尋
元日女道士受籙

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淨水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

霜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左肘繫侍歸
重與曹彭兵曹

故人在城裏休寄海邊書漸去老不遠別來情豈疎
硯水催臘日山雀到貧居每有平戎計官家別勸書

贈莊上人

不語焚香坐心知道已成流年衰此世定力見他生
暮雪餘春冷寒燈續晝明尋常五侯至敢望下階迎

落第東歸逢僧伯陽

相逢須語笑人世別離頻晚去長侵月思鄉動隔春
見僧心暫靜從俗事多逸宇宙詩名小山河客路新

翠桐猶入爨清鏡未辭塵逸足思奔驥隨群且退鱗
宴乖紅杏寺愁在綠楊津老病難爲樂開眉賴故人

皇甫王簿期遊山不及赴

休官疋馬在新意入山中更住應難遂前期恨不同
集蟬苦樹僻留客雨堂空深夜誰相訪惟當清淨翁

宿成湘林下

相訪夕陽時千株木未衰石泉流出一作谷山雨滴
栖鷓漏向燈聽數酒因客寢遲今宵不盡興更有月

明期

喜雍陶至

今朝笑語同幾日百憂中烏度劍門靜巒歸灑水空
步霜吟菊畔待月坐林東且莫孤此興勿論窮與通

酬胡遇

麗句傳人口科名立可圖移居見山燒買樹帶巢烏
遊遠風濤急吟清雪月孤却思初識面仍未有多鬚

宿慈恩寺郁公房

病身來寄宿自掃一床閑反照臨江磬新秋過雨山
竹陰移冷月荷氣帶禪關獨往天台意方從內請還

送褚山人歸日東

懸帆待秋水去入杳冥關東海幾年別中華此日還
岸道生白髮波盡露青山隔水相思在無書也是閑

寄韓湘

過嶺行多少潮州漳滿川花開南去後水東北歸前
望鷺吟登閣聽猿淚滴船相思堪面話不著尺書傳

雨夜寄馬戴

芳林杏花樹花落子西東今夕曲江雨寒催朔北風
鄉書滄海絕隱路翠微通寂寂相思際孤缸殘漏中

喜無可上人遊山回

一食復何如尋山無定居相逢新夏滿不見半年餘
聽話龍潭雪休傳鳥道書別來還似舊白髮日高探

寄毘陵微公

身依吳寺老黃葉幾週看早講林霜在孤禪隙月殘
井通潮浪遠鐘與角聲寒已有南遊約誰言禮謁難

其二

賓佐蕭歸觀此行江漢心別離從闕下道路向山陰
孤嶼消寒沫空城滴夜霖若邪溪畔寺秋色共誰尋

寄劉侍御

衣多苦癖痕猶擬更趨門自夏雖無病經秋不過原
積泉留宿鳥疊岫隔已猿琴月西齋集如今豈復言

送韋瓊校書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八

普州司馬叅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送穆少府知眉州

劍門倚青漢君昔未曾過日暮行人少山深異鳥多
猿啼和峽雨棧盡到江波一路白雲裏飛泉灑薜蘿

二月晦日留別鄂中友人

立馬柳花裏別君當酒酣春風漸向北雲鴈不飛南
明曉日初一今年月又三鞭羸去暮色遠岳起煙嵐

送李校書赴吉期

筮筍重重吉良期詎可遷不同牛女夜是配鳳凰年
佩玉春風裏題章臘燭前詩書與箴訓夫哲又妻賢

宿孤館

落日投村戍愁生為客途寒山晴後綠秋水夜來孤
檣樹千株在漁家一半無自知風水靜舟繫岸邊蘆

哭宗審禪師

鳥道雪岑巔師亡誰去禪几塵增滅後樹色改生前
層塔當松吹殘殿傍野泉唯嗟聽經虎時到壞菴邊

宿山寺

衆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
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群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送友人如邊

去日重陽後前程菊正芳
行車輟秋岳落葉墜寒霜
雲入漢天白風高積色黃
蒲輪待恐晚求鷹向諸方

題竹谷上人院

禪庭高鳥道迴望極川原
樵徑連峰頂石泉通竹根
木深猶積雪山淺未聞猿
欲別塵中苦願師貽一言

京北原作

登原見城闕策蹇思炎天
日午路中客槐花風處蟬
遠山秦木上清渭漢陵前
何事居人世皆從一作名

利牽

寄江上人

紫閣舊房在新家中岳東
煙波千里隔消息一朝通
寒日汀洲路秋晴島嶼風
分明杜陵葉別後兩經紅

兩一作雨

送僧歸太白山

堅冰連夏處太白接青天
雲塞石房路峰明雨外巖
夜禪臨虎穴寒漱漱龍泉
後會不期日相逢應信緣

暮過山村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隣
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
蕭條桑柘外烟火漸相親

鷺鷥

求魚未得食沙岸往來行
島月獨樓影暮天寒過聲
墮巢因木折失侶遇弦驚
頻向煙霄望吾知爾去程

內道場僧弘紹

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回
夜開一作同像寂畫定為
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
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院

中苦

蔣亭和蔡湘州

蔣宅為亭榭蔡城東郭門
潭連秦相井松老漢朝根
已積蒼苔徧何曾舊逕存
高齋無事後時後一携樽

光州王建使君水亭作

楚水臨軒積澄鮮一畝餘
柳根連岸盡荷葉出萍初
極浦清相似幽禽到不虛
夕陽庭際眺槐雨滴踈踈

留別光州王使君建

杜陵千里外期在末秋歸
既見林花落須防木葉飛
楚從何地盡淮隔數峰微
迴首餘霞失斜陽照客衣

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

閑宵因集會柱史話先生
身愛無一事心期往四明
松枝影搖動石磬響寒清
誰伴南齋宿月高霜滿城

哭張籍

精靈歸恍惚石磬韻曾聞
即是前古誰人耕此墳
舊遊孤枕遠故域九江分
本欲蓬瀛去餐芝御白雲

靈車上人院

掩扉當太白臘數等松椿
禁漏來遙夜山泉落近隣
經聲終卷曉草色幾芽春
海內知名士交游準上人

寄柳舍人宗元

格與功俱造何人意不降
一宵三夢柳孤泊九秋江
擢第名重列冲天字幾雙
誓為仙者僕側執馭風幢

送玄巖上人歸西蜀

玉壘山中寺幽深勝槩多
藥成彭祖搗頂受七輪摩
去臘催今夏流光等逝波
會當依糞掃一作五岳徧頭陀

頭陀

寄宋州田中丞

古郡近南徐關河萬里餘
相思深夜後未答去秋書
自別知音少難忘識面初
舊山期已久門掩數畦蔬

送朱休歸劍南

劍南歸受賀大學賦聲雄
山路長江岸朝陽十月中
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楓
卓氏琴臺廢深蕪想運通

寄長武朱尚書

不日即登壇槍旗一萬竿
角吹邊月沒鼓絕爆雷殘

中國今如此西荒可取難
白永思請謁徒步在長安
送皇甫侍御

曉鍾催早朝自是赴嘉招
身泊湘江潤田收菽澤送
雁驚起衰草猿渴下寒條
來使黔南日時應問寂寥

郊居即事

住此園林久其如未是家
葉書傳野意簷溜煮胡茶
雨後逢行鷺更深聽遠蛙
自然還往裏多是愛烟霞

夜集姚合宅期可公不至

公堂秋雨夜已是念園林
何事疾病日重論山水心
孤燈明臘後微雪下更深
釋子乖來約泉西寒磬音

喜李餘自蜀至

迢遞岷峨外西南驛路高
幾程尋嶮棧獨宿聽寒濤
白鳥飛遠立青猿斷更號
往來從此過詞體近風騷

王侍御南原莊

買得足雲地新栽藥數窠
峰頭盤一逕原下注雙河
春寺閑眠久晴臺獨上多
南齋宿雨後仍許重來麼

一作

送康秀才

俱為落第年相識落花前
酒瀉兩三盞詩吟十數篇
行歧逢塞雨嘶馬上津
船樹影高堂下迴時應有蟬

送僧

此生披衲過 在此得身閑 日午遊都市 天寒往華山
言歸文字外 意出有無間 仙掌雲邊樹 巢禽時出關

寄魏少府

來時垂面別 一作傷 終日使人慙 易記卷中句 難忘
燈下談 濕苔粘樹癭 瀑布濺房菴 音信如相惠 移居

古井南

原居即事言懷贈孫員外

出入土門偏 秋深石色泉 逕通原上草 地接水中蓮
採菌依餘枿 枿拾薪逢刈 田鐮掃白髮 斷兵阻尺書 傳
避路來華省 抄詩上彩牋 高齋久不到 猶喜未經年

登樓

秋日登高望 涼風吹海初 山川明已久 河漢沒無餘
遠近滌寥爰 高低中太虛 賦因王閣筆 思比謝遊踈

上樂使君救康成公

曾夢諸侯笑 康成議脫枷 千根池裏藕 一朶火中花

昆明池泛舟

一枝青竹榜 泛泛綠萍裏 不見釣魚人 漸入秋塘水

送僧

大內曾持論 天南化俗行 舊房山雪在 春草岳陽生

送劉知新往襄陽

曉了蓮經義 堪任寶蓋迎 王侯皆護法 何寺講鍾鳴
此別誠堪恨 荆襄是舊遊 眼光懸欲落 心緒亂難收
花木三層寺 烟波五相樓 因君兩地去 長使夢悠悠

寄慈恩寺郁山人

中秋期夕望 虛室省相容 北斗生清漏 南山出碧重
露寒鳩宿雨 鴻過月圓鐘 此夜情應切 衡陽舊住峰

送饒州張使君

終南雲雨連 城闕去路西 江白浪頭濂 上郡齋離昨
日鄱陽農事勸 今秋道心生 向前朝寺文 思來因靜
夜樓借問泊 帆干謁者誰 人曾聽峽猿 愁

觀冬設上東川楊尚書

匏華奏冬非 獨樂軍城未 曉啟重門 何時去入三台
貴此日空知 八座尊羅綺 舞時妝雨點 纔駢門外卷
雲根 逐遷屬吏 隨賓列去 棹扁舟 不忘恩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八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九

普州司馬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巴興作

三年未省聞鴻叫九月何曾見草枯寒暑氣均思白
社星辰正別憶皇都蘇卿持節終遠漢高相行師自
渡瀘鄉味朔山林果位北歸期掛海帆孤

早蟬

早蟬孤抱芳槐葉噪向殘陽意度秋也任一聲催我
老堪聽兩耳畏吟休得非下第無高韻須是青山隱
白頭若問此心嗟嘆否天人不可然而尤

投元郎中

心在瀟湘歸未期卷中多是得名詩高臺聊望清秋
色片水堪留卷一白鷺鷺省宿有時聞急雨朝迴盡
日伴禪師舊文去歲曾將獻家與人來說始知

阮籍嘯臺

如聞長嘯春風裏荆棘叢邊訪舊踪地接蘇門山近
遠荒臺突兀抵高峰

滕校書使院小池

小池誰見鑿時初走水南來十里餘樓上日斜吹暮
角院中人出鑿遊魚

送陝府王司馬

司馬雖然聽晚鐘尚猶高枕恣踈慵請持僧過三門
水賣藥人歸五老峰移舫綠陰深處息登樓涼夜此
時逢杜陵惆悵臨相一作餞未寢月前多展蹤

上谷旅夜

世難那堪恨旅遊龍鍾更是對窮秋故園千里數行
淚隣杵一聲終夜愁月到寒窓空皓晶風翻落葉更
颼颼此心不向常人說倚識平津萬戶侯

寄無得頭陀

夏臘今應三十餘不離樹下塚間居貌堪良匠抽毫
寫行稱高僧續傳書落澗水聲來遠遠當空月色自
如如白衣只在青門裏心每相親跡且疎

崔卿池上雙白鷺

鷺雛相逐出深籠頂各有絲莖數同灑石多霜移足
冷隔城遠樹挂巢空其如盡在難聲外何似雙飛浦
色中見此池潭卿自鑿清冷太液底潛通

送胡道士

短褐身披滿漬苔靈溪深處觀門開却從城裏移琴
去許到山中寄藥來臨水古壇秋醮罷宿杉幽鳥夜
飛迴丹梯願逐真人上日久歸心白髮催

寄韓潮州愈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
隔嶺篇華來華岳出關書信過
瀧流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
作開老樹秋一夕瘴烟風卷盡
月明初上浪西樓

謝張籍王建

疎林荒宅古坡一作前
久住還因太守憐
漸老更思深處隱
多閑數得上方眠
鼠拋貧屋收田日
雁度寒江擬雪天
身是龍鍾應是分水曹
芸閣枉來篇

逢博陵故人彭兵曹

曲陽分散會京華
見說三年住海涯
別後鮮餐逢遠客
子向前未識牡丹花
偶逢日者教求祿
終傍泉聲擬置家
踏雪携琴相就宿
夜深開戶斗牛斜

贈牛山人

二十年中餌茯苓
致書半是老君經
東都舊住商人宅
南國新修道士亭
鑿石養蜂休買蜜
坐山秤藥不爭星
古來隱者多能卜
欲就先生問丙丁

送于中丞使迴紇冊立

君立天驕發使車
冊文字字著金書
漸通青塚鄉山盡
欲達皇情譯語初
調角寒城邊色動
下霜秋磧雁行疎
旌旌來住幾多日
應向途中見歲除

送劉侍御重使江西

時當苦熱遠行人
石壁飛泉濺馬身
又到鍾陵知務大
還浮滄浦屬秋新
早程猿叫雲深極
宿館禽驚葉動頻
前者已聞廉使薦
兼言有畫靜邊塵

贈圓上人

誦經千紙得為僧
麈尾持行不拂蠅
古塔月高聞咒水
新壇日午見燒燈
一雙童子澆紅藥
百八真珠貫絳繩
且說近來心裏事
仇讎相對似親朋

處州李使君改任遂州因寄贈

庭樹幾株陰入戶
主人何在客聞蟬
鑰開原上高樓鏤
瓶汲池東古井泉
趁靜野禽曾後到
休吟隣叟始安眠
仙都山水誰能憶
西去風濤書滿船

酬慈恩寺文郁上人

袈裟影入禁池清
猶憶鄰山近赤城
離落鏗間寒蟹過
毒苔石上晚蛩行
期登野閣閑應甚
阻宿山房疾未平
聞說又尋南岳去
無端詩思忽然生

訪鑿玄師姪

維摩青石講初休
綠訪親宗到普州
我有軍持憑弟
子岳陽溪裏汲寒流
夜坐

蟋蟀漸多秋不淺
蝓蟻已沒夜應深
三更兩鬢幾枝雪
一念雙峰四祖心

送別

門外便伸千里別
無車不得到河梁
高樓直上百餘尺
今日為君南望長

聞蟬感懷

新蟬忽發最高枝
不覺立聽無限時
正遇友人來告別
一心分作兩般悲

夏夜上谷宿開元寺

詩成一夜月中題
便卧松風到曙雞
帶月時聞山鳥語
郡城知近武陵溪

送于摠持歸京

出家初隸何方寺
上國西明御水東
却見舊房塔下樹
別來二十一春風

崔卿池上鶴

月中時叫葉紛紛
不異洞庭霜夜聞
翎羽如今從放長
猶能飛起向孤雲

田中丞高亭

高亭林表迥差我
獨坐秋宵不寢多
玉兔玉人歌裏出
白雲誰似莫相和

友人婚楊氏催粧

不知今夕是何夕
催促陽臺近鏡臺
誰道芙蓉水中種
青銅鏡裏一枝開

酬朱侍御望月見寄

他寢一作今此時吾不寢
近秋三五月逢晴
相思唯有霜臺月
望盡孤光見却生

題韋雲叟草堂

新起此堂開北窓
當窓山隔一重江
白茅草苦重重密
愛此秋天夜雨淙

和韓吏部泛南溪

溪裏晚從池岸出
石泉秋急夜深聞
木蘭船共山人上月
映渡頭零落雲

方鏡

背如刀截機頭錦
面似升量澗底泉
銅雀臺南秋日得
照來照去已三千

訓姚合

黍穗豆苗侵古道
晴原午後早秋時
故人相憶僧來說
楊柳無風蟬滿枝

送靈應上人

遍參尊宿遊方久
名岳奇峰問此公
五月半間看瀑

布青城山裏白雲中

贈丘先生

常言喫藥全勝飯華岳松邊採茯苓不遺髭鬚一莖
白髮為白日上昇人

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
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夜期嘯客不至

逸人期宿石牀中遺我閑扉對晚空不知何處嘯秋
月閑著一作松門一夜風

夜集烏行中所居

環爐促席復持杯松院雙扉向月開座上同整半先
達名山獨入此心來

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

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
少恰似一作是湘妃淚盡時

尋石龕寺上方

野寺入時春雪後崎嶇得到此房前老僧不出迎朝
客已住上方三十年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九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十

晉州司倉叅軍范陽 賈島 浪仙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峰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窓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
蟀鶴從樓處挂獼猴山鍾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
石樓心憶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年遊

黎陽寄姚合

魏都城裏曾遊熟才子齋中止泊多去日綠楊垂紫
陌歸時白草夾黃河新詩不覺千迴詠古鏡曾經幾
度磨惆悵心思滑臺北滿盃濃酒與愁和

送崔約秀才

歸寧髣髴三千里月向船窓見幾宵野鼠獨偷高樹
果前山漸見短禾苗更深柵鎖淮波疾膏動風生雨
氣遙重入石頭城下寺南朝杉老未乾樵

詠懷

縱把書看未有勤一生生計祇長貧可能在世無成
事不覺離家作老人中嶽深林秋獨往南原多草夜
無隣經年抱疾誰來問野鳥相過啄木頻

夏日寄高洗馬

三十年來長在客兩三行淚忽然無白衣蒼髯經過

懶赤日朱門偃息遲花發應飢新熟酒草顛還馬早
朝詩不緣馬死西州去盡角堪聽是曉吹

送周判官元範赴越

原下相逢便別離蟬鳴關路使迴時過淮新有懸帆
興到越應將墜葉期城上秋山生菊早驛西寒渡落
潮遲已曾幾徧隨旌旆去謁荒郊大禹祠

送羅少府歸牛渚

作尉長安始三日忽思牛渚夢天台楚山遠色獨歸
去灞水空流相送回霜屨鶴身松子落月分螢影石
房開白雲多處應頻到寒澗冷冷漱古苔

題童真上人

江上修持積歲年灘聲未擬住潺湲暫從五十身披
衲便向三千界坐禪月峽青城那有滯天台廬岳豈
無緣昨宵息夢遊滄海萬里波濤在目前

贈溫觀主

一別羅浮竟未還觀深廊古院多關君來幾日行虛
洞仙去空壇在遠山胎息存思當黑處并華縣纒取
朝問弊廬道室雖隣近自樂冬陽灸背閑

賀龐少尹除太常少卿

太白山前終日見十旬假滿擬秋尋中峰絕頂非無

路北闕除書阻入林朝謁此時閑野屐宿齋何處止
鳴砧省中石鐙陪隨步唯賞煙霞不厭深

上邢宰邢司徒

箭頭破帖渾無敵杖底敲毬遠有聲馬走千蹄朝萬
乘地分三部擁雙旌春風欲盡山花發曉角物吹客
夢驚不是邢公來鎮此長安西北未能行

欲遊嵩岳留別李少尹益

孤策邊迴洛水湄孤禽噉噪幸人知嵩岳望中常待
我河梁欲上未題詩新秋愛月愁多兩古觀逢仙看
盡蒼微眇此來將敢問鳳凰何日定一作歸池

病鶴吟

俊鳥還投高處栖騰身憂憂下雲梯有時透霧凌空
去無事隨風入草迷迅疾月邊掣玉兔遲迴日裏拂
金雞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

贈僧

從來多是遊山水省泊禪舟月下濤初過石橋年尚
少久辭天柱臘應高青松帶雪懸銅錫白髮如霜落
鐵刀常恐畫工授筆寫身長七尺有眉毫

贈翰林

清重無可一作過知內制從前禮絕外庭人看花之處

多隨駕召宴無時不及身馬自賜來騎覺穩詩緣見
微語長新應憐獨向名場苦曾十餘年浪過春

頌得上賈常侍

邊臣說使朝天子發語轟然激夏雷高節羽書期獨
傳分符絳郡滯長材啁啾鳥恐鷹鷄起派散人歸父
母來自顧此身無所立恭談祖德柔願開

田將軍書院

滿庭花木半新栽石自平湖遠岸來筓迸陸家遠長
竹地經山雨幾層苔井當深夜泉微上關入高秋戶
畫開行背曲江誰到此琴書鎖着未朝迴

投龐少尹

閉戶息機搔白首中庭一樹有清陰年年不改風塵
起日日轉多泉石心病起望山臺上立覺來聽兩燭
前吟龐公相識元和歲春分依依直至今

夏夜登南樓

水岸寒開一作樓帶月躋夏林初見岳陽溪一點新螢
報秋信不知何處掛一作是菩提

題青龍寺

碣石山人一軸詩終南山北數人知擬看青龍寺裏
月待無一點夜雲時

贈李文通

營當萬勝岡頭下誓立千年不朽功天子手擎新鉞
斧諫官請贈李文通

題號州三堂吳郎中

無窮草樹昔誰栽新起臨湖白石臺半岸泥沙孤鷹
立三堂風雨四門開荷翻團圓一作靈鷲秋近柳轉斜
陽過水來昨夜北樓堪朗詠號城初鎖月徘徊

送僧

池上時時松雪落焚香烟起見孤燈靜夜憶誰來對
坐油江南岸寺中僧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
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送張道者

新歲抱琴何處去洛陽三十六峰西生來未識山人
面不得一聽烏夜啼

題魚尊師院

老子堂前花萬樹先生曾見幾迴春夜煎白石平明
笑不擬教人哭此身

宿村家亭子

牀頭枕是漢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
宿客未眠過夜半獨聞山雨到來時

送稱上人

歸蜀擬從巫峽過何時得入舊房禪
寺中來後誰身化起塔栽松向野田

楊社書新居

城角新居隣靜寺時從新閣上經樓
南山泉入宮中去先向詩人門外流

聽樂山人彈易水

朱絲弦底燕泉急燕將雲孫白日彈
羸氏歸山凌已振聲聲猶帶髮衝冠

經蘇秦墓

沙埋古冢折碑文六國興亡事計繁
一作君今日淒涼無處說亂山秋盡有寒雲

題戴勝

星點花冠道士衣紫陽宮女化身飛
能傳上界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歸

題隱者居

雖有柴門長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
猶嫌佳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

哭孟東野

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
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過京索先生墳

京索先生三尺墳秋風漠漠吐寒雲
從來有恨君多哭今日何人更哭君

容思

促織聲尖尖似針更深刺著旅人心
獨言獨語月明裏驚覺夢重與宿禽

鹽池院觀鹿

條峰五老勢相連此鹿來從若箇邊
別有野麋人不見一生長飲白雲泉

李賀
歌詩
編四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常熟瞿氏藏金本

李賀歌詩集序

京兆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多相與起居飲會賀且死常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二百二十三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詰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卽問常恨想其人味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于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復辭勉為賀序然其甚慙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

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櫓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芥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哇鼉獺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憾怨刺愬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復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有某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歌詩目錄編第一

隴西李賀長古

凡五十九首

殘絲曲

寄權璩揚敬之

竹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

過華清宮

詠懷二首

春坊正字幼子歌

鴈門太守行

蜀國絃

夢天

綠章封事

天上謠

秋來

秦王飲酒

李夫人

湘妃

南園十三首

歌詩目錄編第二

凡五十四首

古悠悠行

馬詩二十三首

老夫採玉歌

湖中曲

屏風曲

貴主征行樂

羅敷文與葛篇

官娃歌

送小季之廬山二首

長歌續短歌

昌谷北園新笋四首

感諷五首

歌詩目錄編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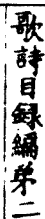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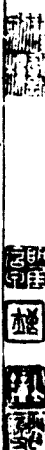
凡五十七首

送春光祿北征

畫角東城

昌谷讀書示巴童

代崔家送客



出城

莫種樹

种發

畫江潭苑四首

張大宅病曲

難忘曲

賈公閭貴塔曲

夜飲長眠曲

王濬基下作

客遊

崇義里滯雨

馮小憐

贈陳商

釣魚

奉和二兄罷使

荅贈

題趙生壁

感春

仙人

河陽歌

花遊曲

春畫

安樂宮

胡蝶飛

梁公子

牡丹種曲

後園鑿井

開愁歌

秦宮詩

古鄴城童子謠

楊生青花石硯歌

房中思

石城晚

苦畫短

章和二年中

春嶂昌谷

昌谷詩

銅駝悲

自昌谷到洛後

曉入太行

秋涼詩

歌詩目錄編第四

凡五十首

艾如張

上雲樂

巫山高

摩多樓子

猛常行

日出行

苦篁調嘴引

採舞歌辭

夜坐吟

荅簇引

平城下

江南弄

榮華樂

相勸酒

瑤華樂

北中寒

梁臺古愁

公無出門

神絃別曲

綠水辭

沙路曲

上之回

高軒過

貝宮夫人

蘭香神女廟

送韋仁實

洛陽別皇甫湜

淡晚涼

官不來

長平箭頭歌

江樓曲

塞下曲

染絨上春機

五粒小松歌

塘上行

呂將軍歌

休洗紅

神絃曲

野歌

神泣

將進酒

美人梳頭歌

月漉漉篇

京城

官街鼓

許公子鄴姬歌

新夏歌

題歸夢

經沙苑

出城別張艾新酬李漢



歌詩編第一

龍西李 賀 長吉

李憑箏篋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白疑雲頰不流江娥啼竹素女
愁李憑中國彈箏侯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
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篋女媧鍊石
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
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兔

殘絲曲

毒楊葉老鶯哺兒殘絲欲斷黃蜂歸綠鬢少年金釵
客縹粉壺中沉琥珀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
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

還自會稽歌 并序

瘦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世
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
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鞮
吳霜點歸驢身與塘蒲晚脉脉鮮金魚鬻臣守屯賤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草暖雲昏萬里春宮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漢劍當飛

去何事還車載病身

示弟

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醲醑今夕酒細帙去時書
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臬盧

竹

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筍逗苔色拂霜根
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入苑白泱泱宮人正鬻黃遠堤龍骨冷拂岸鴨頭香
別館驚殘夢停盃泛小觴幸因流浪處暫得見何郎

始駕奉禮憶昌谷山居

掃斷馬蹄痕衙迴自閉門長鎗江米熟小樹寒花春
向壁懸如意當簾閱角巾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
土甌封茶葉山杯鏤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

七夕

別浦今朝暗羅帷午夜愁鵲辭穿窻月花入曝衣樓
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錢塘蘇小小更值一年秋

過華清宮

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雲生朱絡暗石斷紫錢斜
玉梳盛殘露銀燈點舊紗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

送沈亞之歌并序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于吳江悲
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觥以勞之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
小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
梵夾雄光寶礦獻春卿煙底蕪波乘一葉春卿拾材
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携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
是憐君者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挫請君
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詠懷二首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
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唯留一簡書金泥太山頂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
頭上無幅巾苦藥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自宜

追和柳惲

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江頭植樹香岸上胡蝶飛
酒盃若葉露玉軫蜀桐虛朱樓通水脉沙暖一雙魚

春坊正字劍子歌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陳月斜明刮露
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老皮蔕棘刺鸞鷲淬花白

鵬尾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按絲團金
懸巖寂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教教鬼
母秋郊哭

貴公子夜闌曲

曩曩沉水煙烏啼夜闌景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
鴈門太守行

鴈門太守行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
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
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携玉龍為君死

大堤曲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館頭上歸明月與
作耳邊瑤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鯉魚
尾妾食狸程程莫指襄陽道綠浦歸帆少今日葛蒲
花明朝楓樹老

蜀國竽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墜猿哀竹雲愁半嶺
涼月生秋浦玉沙鱗鱗光誰家紅淚客不忍過瞿塘

蘇小小歌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
如蓋風為裳水為珮油辟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

西陵下風雨晦

夢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雙斜白玉輪
輒露濕團光驚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
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

唐歌兒杜鵑公之子

頭玉硤硤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骨重神寒天廟
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綠尾銀鸞跋光踏
半臂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畫空作唐字眼大心雄
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

綠章封事為吳道士夜醮作

青霓扣額呼宮神鴻龍玉狗開天門石榴花發滿溪
津漢女洗花淙白雲綠章封事諸元父六街馬蹄浩
無主虛空風氣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塵土金家香街
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願携漢戟招書鬼休令恨
骨填蒿里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辭并閏月

正月

上樓迎春新春歸時黃著柳官漏遲薄薄淡靄弄野
姿寒綠幽風生短絲錦牀曉卧玉肌冷露臉未開對

朝暝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菖蒲勝縮結

二月

飲酒採桑津宜男草生蘭笑人蒲如交劍風如薰勞
勞胡鶯怨酣春薇帳逗烟生綠塵金翅蛾髭愁暮雲
沓颺起舞真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幾人樓宮深殿竹風
起新翠舞於淨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
天地軍裝宮妓掃娥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颺香
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

四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
氳膩染蟠花照曲門金塘閣水搖碧漪老景沉重無
驚飛墜紅殘萼暗參差

五月

雕玉押簾上輕敲籠虛門井汲鉉華水扇織鴛鴦文
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羅袖從徊翔香汗霑寶粟

六月

我生羅伐相竹帔拂疎霜葦秋玉炎爻紅鏡東方開
暈如車輪上徘徊秋秋赤帝騎龍來

七月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好花生木末衰蕙愁空園
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僅厭舞衫薄稍知花重寒
曉風何拂拂北斗光闌干

八月

蠟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蒼蠹蠟絲向壁燈垂花
簷外月光吐簾中樹影斜悠悠飛露安點綴池中荷

九月

離宮散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月綴金鋪光脉
脉涼苑虛庭空澹白霜花飛飛風草草翠錦爛班滿
層道雜人罷唱曉瓊聰鳴啼金井下疎桐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紅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
幕燭籠兩行照飛閣珠帷怨卧不成眠金鳳刺衣著
體寒長眉對月闌彎環

十一月

宮城圍迴凍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撻鐘高飲千日
酒却天凝寒作君壽御溝泉合如環素火井溫水在
何處

十二月

日脚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枝下依佈和氣解冬
嚴已就長日辭長夜

閏月

帝重光年重時七十二候迴環催天官玉瑄友刺飛
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移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響

天上謠

天河夜轉漂迴星銀浦流雲學水聲玉宮桂樹花未
落仙妾珠香毒珮纏秦妃卷簾北牕曉牕前植桐青
鳳小王子吹笙獲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粉霞紅綵
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若春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
生石山下

浩歌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
紅彭祖巫咸幾迴死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揚柳含
細煙箏人勸我金屈厄神血未凝身問誰不須浪飲
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
澆趙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看見
秋眉換深綠二十男兒那刺促

秋來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

書不遺花蟲粉空盡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
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帝子歌

洞庭明月一千里涼風鴈啼天在水九節菖蒲石上
死湘神彈琴迎帝子山頭老桂吹古香雌龍怨吟寒
水光沙浦走魚白石郎閑取真珠御龍堂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
聲劫灰飛盡古今平龍頭瀛酒酒邀酒星金樽琵琶夜
振振洞庭雨脚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拂拂
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擗海綃紅
文香淺清黃鸝跌舞千年醜仙人燭樹蠟煙輕清琴
醉眼淚泓泓

洛妹真珠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風飛綽綽寒蟄斜釵玉鸞
光高樓唱月敲懸瓊蘭風桂露洒幽翠紅絃裏雲咽
深思花袍白馬不歸來濃娥疊柳香脣醉金蛾屏風
蜀山夢鷺裙風帶行煙重八認籠晃臉差移日絲繁
散曠羅洞市南曲陌無秋涼楚腰衛躡四時芳玉唯
寤寐排空光牽雲曳雪留陸郎

李夫人

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瑤臺綠香綉帳何時
歇青雲無光宮水咽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尚
餘發紅壁闌珊懸珮瑤歌臺小妓遙相望玉蟾滴水
難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走馬引

我有解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
朝嫌劍光淨暮嫌劍花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湘妃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娥蓋湘水壘娘吟弄滿寒
空九山靜綠浹花紅離鷺別鳳煙梧中巫雲蜀雨
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聞吟古龍

三月過行宮

渠水紅繁擁御牆風嬌小葉學娥粧垂簾幾度青春
老堪鐔千年白日長

南園一十三首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嬌香
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宮北田塍曉氣酣黃桑飲露窳宮簾長腰健婦偷攀
折將饒吳王八齒鬚

竹裏綠絲桃網車青蟬獨噪日光斜
桃膠迎夏香琥珀自課越傭能種瓜

三十未有二十餘白日長飢小甲蔬
橋頭長老相哀念固遺戎韜一卷書

男兒何不帶橫刀收取關山五十州
請君暫上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尋章摘句老彫蟲曉月當簾挂玉弓
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長御牢落悲空舍曼倩悽諧取自容
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春水初生乳鶯飛黃蜂小尾撲花歸
牕含遠色通書幌魚擁香鉤近石磯

泉沙炙卧鴛鴦暖曲岸迴篙舫艤遲
瀉酒木蘭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

邊壤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卧春風
含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

長巖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峯老翠華
自履藤鞋收石塞手牽苔絮長純花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
誰爲虞卿裁道帔輕綃一疋淙朝霞

小樹開朝迎長昔濕夜煙柳花鶯雪
滿奏兩漲溪田古剎踈鍾度遙嵐破
月懸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舡

歌詩編第一

歌詩編第二

龍西李 賀 長吉

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
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圻盤仙人臨載乃潛
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
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
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鈿水衰蘭送客
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
遠波聲小

古悠悠行

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颺
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空光遠流浪銅柱從年消
黃頭郎撈籠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
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
靡無花秋風已先發好持掃羅薦香出鷺鷥熟

馬詩二十三首

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煙無人織錦鞵誰為鑄金鞭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軟先擬蒺藜街

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崑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此馬非凡馬房星是本星向前敵瘦骨猶自帶銅聲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飢卧骨查牙蟲毛刺破花隼焦朱色落鬚斷鋸長麻

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君王若燕去誰為拽車轆

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

魏叔死葱蔥如今不養龍夜來霜壓棧駁骨折西風

催榜渡烏江神神駿泣向風吾王今解綬何處逐英雄

內馬賜官人銀鞵刺騏驎年時鹽坂上蹭蹬溘風塵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攬陣牽去借將軍

寶玦誰家子長文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香撲楮羅新盤龍蹙燈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瀆出看取拂雲飛

唐欲斬隋公拳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颯風

白鐵剌青木碭間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

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閒秋今皓白草何日驚青山

蕭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空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
重圍如鷲尾寶劍似魚腸欲求千里脚先采眼中光
警繁騰黃馬仙人上綵樓須鞭玉勒吏何事謫高州

汗血到王家隨驚撼玉珂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騾
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殿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申胡子觴葉歌并序

申胡子朔客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廟當年
踐履失序遂奉官北郡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
今年四月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命
予合飲氣熟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
能作五字歌詩直強迴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
吾對後請撰申胡子觴葉歌以五字斷句歌成左右
人合課相唱朔客大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
拜客吾問所宜稱善平弄於是以熒辭配聲與予為壽
顏熟感君酒舍爵羞中聲花娘羨綵妥休睡芙蓉屏
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
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濤中坐時時驚
朔客騎白馬劍肥懸蘭纓俊健如生儻肯拾蓬中瑩

老夫採玉歌

採玉採玉須水碧瑄作步搖徒好色老夫飢寒龍為
愁藍溪水氣無清白夜雨蘭頭食蒸子杜鵑口血老
夫淚藍溪之水獸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風
雨如甯泉脚挂繩青曼曼村寒白屋念嬌嬰古臺石

磴懸腸草

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帶風雨
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古壁生凝塵霹靂夢中語

湖中曲

長眉越沙採蘭若桂葉水蒨春漠漠橫舫醉眠白晝
閑渡口梅風歌扇薄燕釵玉股照青渠越王嬌郎小
字書蜀紙封中報雲騎晚漏壺中水淋盡

黃家洞

雀步登沙聲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鏃黑幡三點銅鼓
鳴高作猿啼搖箭箠布縷躡幅半斜溪頭簇隊映
葛花山潭晚霧吟白麗竹蛇飛蠹射金沙閑驅竹馬
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

屏風曲

蝶樓石竹銀交關水凝綠鴨瑤瓊錢圓迴六曲抱膏
蘭將驕鏡上擲金蟬沉香火煖菜莖煙酒統縮帶新
承權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溼溼蟲嘖嘖雲根蒼蘚山上石
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芽蠶螢低飛隴逕

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照松花

貴主征行樂

奚騎黃銅連鑣甲羅旗香餘金盞葉中軍留醉河陽
城嬌嘶紫鷺踏花行春營騎將如紅玉走馬梢鞭上
空綠女垣秦月角啣啣牙帳未開分錦衣

酒罷張大徹索贈時張初効浴幕

長馳張郎三十一天遣裁詩花作骨往還誰是龍頭
人公主遺乘魚鱗笏太行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密
如露金門石關知卿有象角雞香早晚含隴西長吉
推頰客酒闌感覺中區窄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
夜東方白

羅敷交與葛篇

依依宜織江兩空雨中六月蘭臺風博羅老仙時出
洞十歲石牀啼鬼工毒蛇濃吁洞堂濕江魚不食銜
沙立欲剪箱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溢

仁和里雜叙皇甫湜時湜新射陸渾

大人乞馬耀乃寒宗人貸宅荒厥垣橫庭鼠逕空土
溢出籬大業垂朱殘安定美人葦黃綾脫落纓裙暝
朝酒還家白筆未上頭使我清聲落人後狂辱稱知
犯君眼排引纜陞強鉅斷洛風送馬入長關閨扇未

開達猥犬那知堅都相草草枕幽單看春老歸來
骨薄面無膏瘦瘡衝頭鬚莖少欲彫小說于天官宗
孫不調為誰憐明朝下元復西道崆峒敘別長如天

宮娃歌

熾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擣紅守宮象口吹香駭
暖七星挂城闌漏板寒入呆窻殿影昏彩鸞簾額著
霜痕啼姑平月鉤欄下屈膝銅鋪鏤阿甄夢入家門
上沙渚天河落處長州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
魚撒波去

堂堂

堂堂復堂堂紅脫梅灰香十年粉蠹生畫梁飢蟲不
食推碎黃蕙花已老桃葉長禁院懸簾隔御光華清
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洛郊無俎豆樊廡慙老馬小鴈過鐘峯影落楚水下
長船倚雲泊石鏡秋涼夜豈解有鄉情弄月聊鳴啞
別柳當馬頭官槐如鬼目欲將千里別持我易斗粟
南雲北雲空脉斷靈臺經絡懸春綫青軒樹轉月滿
牀下國飢兒夢中見維尔之昆二十餘年來持鏡頗
有驥辭家三載今如此索米王門一事無荒溝古水

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蟻蝱江干幼客真可念郊原晚
吹悲號號

致酒行

零落棲遲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不
歸家人折斷門前柳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
老無人識空將牋上兩行書直犯龍顏請恩澤我有
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拏雲誰
念幽寒坐嗚呢

長歌續短歌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
渴飲壺中酒飢拔龍頭粟淒淒四月蘭千里一時綠
夜峯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浚石尋照出高峯外
不得與之遊歌成蹟先改

公莫舞歌并序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壯士灼灼
於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臨諸家今
重作公莫舞歌云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鬖華筵鼓吹無桐
竹長刀直立割鳴箏橫榻巖錦生紅緯日炙錦媽王
未醉腰下三看寶玦光項莊掉箭欄前起材官小臣

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雲端抱天迴咸陽王
氣清如水鑷樞鐵捷重東關大旗五丈攬雙鏢漢王
今日須秦印絕贖剝勝臣不論

昌谷北園新筍四首

穉落長華削玉開君看母笋是龍材更容一夜抽千
尺別却池園數寸泥
斫取清光寫楚辭脈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
見露墜煙啼千萬枝

家泉十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脉生今年水曲春沙
上笛管新篁拔玉青

古竹老梢惹碧雲茂陵歸卧欲清貧風吹千畝迎雨
蕭鳥重一枝入酒樽

惱公

宋玉愁空斷嬌嬈粉自紅歌聲春草露門掩杏花叢
注口櫻桃小添眉桂葉濃曉奩粧秀鬢夜帳滅香筒
鈿鏡飛孤鷓江圓畫水築陂陀梳碧鳳嬈髮帶金蟲
杜若含清露河蒲聚紫茸月分蛾黛破花合臉朱融
驤重疑盤露書輕乍倚風寄書題苴蔻隱語笑芙蓉
莫鏢菜萸匣休開翡翠籠弄珠驚漢驚燒蜜引胡蜂
醉顛拋紅網單羅挂綠蒙數錢教姪女買藥問巴賈

句臉安斜鴈移燈想夢熊腸憤非束竹脰急是張弓
晚樹迷新蝶殘蛻憶斷虹古時填渤海今日鑿崆峒
繡省褰長幔羅裙結短封心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
井檻淋清濤門鋪綴白銅隈花開免逕向壁印爪蹤
玳瑁釘簾薄琉璃疊扇烘象牀綠素柏瑤席卷香葱
細管吟朝幌芳醪落夜楓宜男生楚巷施子發金墉
龜甲開屏溢鴉毛添墨濃黃庭留衛瓘綠樹養韓馮
雞唱星懸柳鴉啼露滴桐黃娥初出座寵妹始相從
蠟淚垂蘭燼秋蕪掃綺櫳吹笙翻舊引沽酒待新豐
短珮愁填粟長絃怨削菘曲池眠乳鴨小閣睡娃僮
褥縫茶雙綫鉤緝辦五總蜀煙飛重錦峽雨澆輕容
拂鏡羞溫嶠薰香避賈充魚生玉藕下人在石蓮中
含水彎娥翠登樓濕馬髻使君屈曲陌園今住臨叩
柱火流蘇暖金爐細炷通春邊王子態鸞轉謝娘慵
玉漏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犀珠防騰怯銀液鎖心忪
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
無力塗雲母多方滯藥翁符因青鳥送囊用絳紗鏡
漢苑尋官柳河橋閱禁鐘月明中婦覺應笑畫堂空

感諷五首

合浦無明珠龍洲無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

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輝色虬紫驢
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馬得詣尔廬
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吳絲車方擲掉
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梁縣官踏餐去簿吏復登堂
奇俊無少年日居何躡躡我待紆雙綬遺我星星髮
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寒食搖揚天情景長爾殺
皇漢十二帝唯帝稱睿哲一夕信豎兒文明永淪歇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老
低迷黃昏遲夏長青標道月午樹無影一山唯白曉
漆炬迎新人出壙螢擾擾

歌詩編第二

星畫四方高萬物知天曙已生須己養荷檐出門去
君平久不反康伯循國路曉思何說說關關千人語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墊墊垂雲厚
岑中月歸來蟾光挂雲岫桂露對仙娥星星下雲逗
淒涼梔子落山墨泣清漏下有張仲蔚披書案將朽

歌詩編第三

隴西李

賀長吉

追何謝銅雀妓

佳人一壺酒秋容滿千里石馬卧新煙憂來何所以
歌聲且潛弄陵樹風自起長裾壓高臺淚眼看花机

送秦光祿北征

北虜膠堪折秋沙亂曉擊虜胡頭犯塞驕氣似橫寬
瀾水隸船渡管門細柳開將軍馳白馬豪彥騁雄材
箭射攬槍落旗懸日月低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
天遠星光没沙平草葉齊風吹雲路火雪汚玉關泥
屢斷呼韓頸曾燃董卓膺太常猶舊寵光祿是新階
寶玦麒麟起銀壺拂臨啼桃花連馬發綵絮撲鞍來
呵臂懸金斗當骨注玉壘清蘇和碎蠟紫膩卷浮盃
虎鞞先蒙馬魚腸且斷犀趁趨西旅狗愛頰北方奚
守帳燃香暮看鷹永夜棲黃龍就別鏡青冢念陽臺
周處長橋役侯調短弄衣錢塘階鳳羽正室臂鸞釵
內子攀琪樹羌兒奏落梅今朝擊劔去何日刺蛟迴

酬荅二首

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鞞割玉方行處春風隨馬
尾柳花偏打內家香

雍州二月海池春御水鳩鵲暖白蘋試問酒旗歌板
地今朝誰是拗花人

畫角東城

河轉曙蕭蕭鷓鴣飛睥睨高帆長標越甸壁冷挂吳刀
淡菜生寒日鮒魚溼白濤水花露抹額旗鼓夜迎潮

謝秀才有妾編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朝謝賀復繼四首

誰知泥憶雲望斷梨花春荷絲楚撥練竹葉剪花裙
月明啼阿姊燈暗會良人也識君夫婿金魚挂在身
銅鏡立青鸞燕脂拂紫綿鯉花弄暗粉眼尾淚侵寒
碧玉破瓜後瑤琴重撥絃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
洞庭思不禁蜂子採花心灰暖殘香炷駭冷青蟲替
夜遙燈焰短紅熟小屏深好作鴛鴦夢南城罷擣碓
尋常輕宋王今日嫁文鴛戟幹橫龍簾刀環倚桂隄
邀人裁半袖端坐據胡牀淚濕紅輪重栖烏上井塘

昌谷讀書示巴童

巴童荅

巨鼻宜山褐虎眉入苦吟非君唱樂府誰識怨秋深
代崔家送客

行蓋柳煙下馬蹄白翩翩恐隨行處盡何忍重揚鞭

出城

雪下桂花稀啼鳥被彈歸關水乘驢影秦風帽帶垂
入鄉誠萬里無印自堪悲卿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姿

莫種樹

園中莫種樹種樹四時愁獨睡南牀月今秋似去秋

將發

東牀卷席罷漢落將行去秋白遙遙空月滿門前路

畫江潭花四首

只苑曉蒼蒼宮衣水潑黃小隸紅粉薄騎馬珮珠長
路拍臺城迴羅薰袴帽香行雲霏翠輦今日似襄王

寶秣菊衣單薰花密露寒水光蘭澤蕪帶重剪刀錢

角暖盤弓易靴長上馬難淚痕露寂帳勻粉照金鞍

剪翅小鷹斜插根王鏡花鞦垂粧細粟前腹釘文牙

鸞鬢啼深竹鳩鵲老濕沙官官燒蠟火飛爐汗金華

十騎簇芙蓉容衣小隊紅練香燼宋鵲尋箭踏盧龍

旗濕金鈴重霜乾玉鏡空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寒繁書隨短羽寫恨破長牋

病客眠清曉疎桐墜綠鮮城鷄啼粉蝶軍吹墜蘆煙

岸幘褰紗幌枯塘卧折蓮木隄銀跡盡石踏水痕錢

旅酒侵愁肺離歌繞纒絃詩封兩條淚露折一枝蘭

莎老沙雞泣松乾瓦獸殘覺騎燕地馬夢載楚溪船

椒桂傾長席籬觴斫玳筵豈能忘舊路江島帶佳年

難忘曲 古詩有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

交道開洞門弱柳低畫戟簾影竹華起蕭聲吹日色

蜂語繞粧鏡拂娥學春碧亂繫丁香梢滿欄花向夕

賈公問貴婿曲

朝衣不須長分花對袍縫嚶嚶白馬春滿腦黃金重

金朝香氣苦珊瑚溢難枕且要弄風人暖蒲沙上飲

鶯語踏簾鈎日虹屏中碧潘令在河陽無人死芳色

夜飲長眠曲

觴酌出座東方高暑橫半解呈勞勞柳苑鴉啼公主

醉薄露墜花蕙園氣王轉濕絲牽曉水熟粉生香琅

玕紫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卧皇子

王濬墓下作

人間無阿童猶唱水中龍白草侵煙死秋梨遠地紅

古書平黑石神劍斷青鋼耕勢魚龍起墳科馬驢封

菊花垂濕露棘逕卧既蓬松柏愁香溢南原幾夜風

客遊

悲滿千里心日暖南山石不謁承明廬老作平原客
四時別家廟三年去鄉國旅歌屢彈缺歸問時裂帛

崇義里滯雨

落漢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
瘦馬秣敗草雨沫飄寒溝南宮古簾暗濕景傳籬藹
家山遠千里塞脚天東頭憂眠枕劔匣客帳夢封侯

馮小憐

摩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破得春風恨今朝直錢
裙垂竹葉帶躑躅灑杏花煙玉玲紅絲重齊官妾駕鞦韆

贈陳商

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楞伽堆素前楚辭繫肘後
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祇今道已塞何必須白首
淒淒陳述聖披褐鉏俎豆學為堯舜文時人責表偶
柴門車轍凍日下榆影瘦黃昏訪我來苦節青陽鉞
太華五千仞劈地抽森秀旁古無寸尋一上要牛斗
公卿縱不憐寧能辨吾口李生師太華大坐看白晝
逢霜作撲檄得氣為春柳禮節乃相去顛顛如弱狗
風雪直齊壇墨組貫銅綬臣妾氣態間唯欲承箕箒
天眼何時開古劔庸一吼

釣魚

秋水釣紅渠仙人待素書菱絲縈獨繭菰米熟雙魚
斜竹垂清沼長綸貫碧虛餌懸春蜩蚶鉤墜小蟾蜍
詹子情無限龍陽恨有餘為看煙浦上楚女淚霑裾

奉和二兄罷使遣歸延州

空留三尺劔不用一丸泥馬向沙場去人歸故國來
留愁翻隴水喜酒灑春衣錦帶休驚鴈羅衣尚闕雞
還吳已渺渺入郢莫淒淒自是桃李樹何畏不成蹊

荅贈

本作張公子曾名萼綠華沈香燼小象楊柳伴啼鴉
露濕金泥冷盃闌玉樹斜琴堂沽酒客新買後園花

題趙生壁

大婦燃竹根中婦春玉屑冬暖十松枝日煙坐蒙滅
木蕚青岡老石井水聲發曝背卧東亭桃花滿肌骨

感春

日暖白蕭條花悲北郭騷榆穿菓子眼柳斷舞兒腰
上幕迎神鶯飛絲送百勞胡瑟今日恨急語向檀槽

仙人

彈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雲
麻飲寒澗下魚歸清海濱時時漢武帝書報桃花春

河陽歌

添羅衣秋藍難著色不是無心人爲作臺印客花燒
中誕城顏郎身已老惜許兩少年袖心似春草今日
見銀牌今夜烏玉燵牛頭高一尺隔坐應相見日從
東方來酒從東方轉觥船飲口紅蜜炬千枝爛

花遊曲并序

寒食日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詩調賦花遊
曲與妓彈唱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姿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
煙濕愁車重紅油覆畫衣舞裙香不暖酒色上來遲

春晝

朱城報春更漏轉光風催蘭吹小殿草細堪梳柳長
如練卷衣秦帝掃粉趙燕日含畫幕峰上羅薦平陽
華塢河陽花縣越婦搭機吳蠶作繭菱汀繫帶荷塘
倚扇江南有情塞北無恨

安樂宮

深井桐烏起尚復牽清水未覩邵陵王瓶中弄長翠
新城安樂宮宮如鳳凰翅歌迴蠟板鳴大棺提壺使
綠繁悲水曲茱萸別秋子

胡蝶飛

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胡蝶西家

飛白騎少年今日歸

梁公子

風彩出蕭家本是菖蒲花南塘蓮子熟洗馬走江沙
御殿銀沫冷長簾鳳窠斜種柳營中暗題書賜館娃

牡丹種曲

蓮枝未長秦衛老走馬馱金斷春草水灌香泥却月
盆一夜綠房迎白曉美人醉語園中煙晚華已散蝶
又闌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國絃歸霞披拖
蜀帳昏媽紅落粉罷承恩禮即謝女眠何處樓庭月
明鶯夜語

後園鑿井

井上轆轤牀上轉水聲繁絳聲淅情若何荀奉清城
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

開愁歌筆下作

秋風吹地百草乾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
意一心愁射如梧蘭衣如飛鷄馬如狗臨歧擊劍生
銅乳旗亭下馬解秋衣請買宜陽一壺酒壺中喚天
雲不開白晝萬里開淒迷主人勸我養心骨莫愛俗
物相填絃

秦宮詩并序

漢人秦宮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故以
驕名大譟於人子撫舊而作長辭以馮子都之事相
為對望又云昔有之詩

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鬚帶紅樓頭曲宴仙人
語帳底吹笙香霧濃雲開酒暖春茫花枝入簾白日
長飛牕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調
鸚鵡紫繡麻霞踏哮虎斫桂燒金待曉筵白鹿清蘇
夜半黃桐陰永巷調生馬內屋屏風生色畫開門爛
用水銜錢卷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
一生花裏活鸞篋奪得不還人醉卧罷餓滿堂月

古鄴城童子謹効王粲曹操

鄴城中墓塵起將黑丸斫文吏棘為鞭虎為馬團團
走鄴城下切玉劔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轂來關
右兒香掃塗相公歸

楊生青花石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刈抱水含滿
唇暗灑羨私冷血痕紗帷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
靡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
聲靜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房中思

新桂如娥眉秋風吹小綠行輪出門去玉鑿聲斷續
月軒下風露曉庭自幽澁誰能事自素卧對莎雞泣
石城曉
月落大堤上女垣樓鳥起細露濕團紅寒香解夜醉
石子渡天河柳煙滿城曲上客留斷纜殘娥闌雙綠
春帳依微蟬翼羅橫茵突金隱躡花帳前輕絮鶴毛
起欲說春心無所以
苦畫短
飛光飛光歡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
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食龍則腓食蛙則瘦神君何在
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
爵爵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
者不哭何為餌黃金吞白玉誰似任公子雲中騎碧
驢劉徹茂陵多滯骨贏政梓棺賞鮑魚
章和二年中
雲蕭索田風拂梯棧芒如萼黍如粟關中父老百領
襦關東吏人之話粗健犢春耕土膏黑草滿叢叢公
水脉殷勤為我下田租百錢携賞絲桐客遊春漫光
塢花白野林散香神降席拜神得壽獻天子七星貫
斷姮娥死

春歸昌谷

東駿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蹟先老
 天誠信崇大矯士常慳慳逸目駢甘華羈心如茶茗
 早寒二三月岑岫相顛倒誰揭賴玉盤東方發紅照
 春熱張鶴蓋免目官槐小思憊面如病蒼臍腸似絞
 京國心爛漫夜夢歸家少發物東門外天地皆浩浩
 青樹驪山頭花風滿泰道宮臺光錯落裝畫偏峯嶠
 細綠及圍紅當路雜帝笑香氣下高廣鞍馬正華耀
 獨乘軒接車自覺少風調心曲語形影抵身馬足樂
 豈能脫負擔列鶴曾無兆幽幽太華側老柏如建壽
 龍皮相排及翠羽更蕩掉驅起委權悴眺覽強容兒
 花蔓間行翰毅煙暝深微少健無所就入門愧家老
 聽講依大樹觀書臨曲沼知非出神虎甘作藏霧豹
 轉為處矯繳湘條在籠罩狹行無廓落壯士徒輕躁

昌谷詩五月二十七日作

昌谷五月稻細青滿平水遙登相壓壘頽綠愁墮地
 光潔無秋絳涼曠吹浮媚竹香滿淩寂粉節塗生翠
 華鼓番恨跡光露泣幽淚層團爛洞曲芳徑老紅醉
 攢蟲鏤古柳蟬子鳴高遠大帶委黃葛繁滿交狹淡
 石鏡差復藉厚葉皆蟾膩汰沙好平白立馬印青字

晚鐘自遨造瘦鵠鳴單詩瘳瘳濕蝓聲咽源驚濺起

紆綾王真路近武后神娥蕙花裏蒼紫澗礫山實

垂頰紫小柏儼重扇肥松突丹髓鳴流走響醜龐秋

拖光毳駕唱閨女歌瀑懸楚練披風露滿笑眼駢燬

雜紆墜亂條迸石巖細頸宣鳥燄日脚掃歸翳新雲

啓華闕謚謚厭夏光商風道清氣高眠服玉容燒桂

祀天几合與女山嶺張相承山脚蘭霧水夜披拂眠

壇夢直粹待駕棲鸞老故宮椒壁地昌谷在鴻龍

數鈴響新臣發涼思陰藤束朱鍵龍帳著魁魁碧錦

帖花檉香衾事殘責歇塵蠹末年無殊長雲似玲瓏

割繡段里俗祖風義隘凶不相忤沒病無邪祀貽皮

織仁惠卬角知覲恥縣省司刑官戶乞詒祖吏竹數

添墮簡石礫引幼餌溪灣轉水帶芭蕉傾蜀紙岑色

冕毅襟孤寡拂繁事泉樽陶宰酒月眉謝郎妓丁丁

幽鐘遠矯矯單飛至霞澈殷差義危溜聲爭次淡蛾

流平碧薄月渺陰悴涼光入欄岸廊盡山中意濕童

下宵網霜禽啾煙翅潭鏡滑蛟涎浮珠發魚戲風桐

搖匣瑟螢呈錦城使柳綴長纒帶篁掉短笛吹石根
 綠彩藤蘆笋抽丹漬漂旋弄天影古檜挈雲霄愁目
 微帳紅骨雲香蔓刺苾交平百井開乘列千肆刺促

成幾人好學鴟夷子

銅駝悲

落魄三月罷長花去東家誰作送春曲洛岸悲銅駝
橋南多馬客北山饒古人客飲孟中酒晚悲千萬春
生世莫徒勞風吹盤上燭厭見桃株笑銅駝夜來哭
自昌谷到洛後問

九月大野白蒼岑秋門寒涼十月末露霰濛曉昏
澹色結畫天心事填空雲道上千里風野竹蛇涎痕
石爛東波聲難叫清寒晨強行到東舍解馬投舊隣
東家名康者鄉曲傳姓辛杖頭非飲酒吾請造其人
始欲南去楚又將西適秦襄王與武帝各自流青春
聞道蘭臺上宋玉無歸魂細縵兩行字執蠹蠹秋苦
為探秦臺意豈命余負新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

一夕遠山秋香露瀟瀟蒙萊新橋倚雲阪候虫嘶露橫
洛南今已遠越余誰為熟石氣何淒淒老莎如短鐵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閉門感秋風幽姿任契闊大夜生素空天地曠爾殺
露光泣殘蕙蟲響連夜發戶寒寸輝薄迎風絳紗折
題書古雲餒恨唱華客歇百日不相知花光變涼節

第兄誰念慮機翰既通達青袍度白馬草簡奏東關
夢中相聚笑覺見半牀月長思尋劇環亂憂抵壹萬
歌詩編第三

歌詩編第四

瀧西李 賀 長吉

艾如張艾音又

錦襦綉袴強強飲呀嘯離離東卧穩滿風雨
莫逐良媒龍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
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爾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
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上雲樂

飛香走紅滿天春花龍盤盤上紫雲三十宮女列金
屋五十絃瑟海上聞天江碎碎銀沙路窺女機中斷
煙素斷煙素縫衣舞八月一日君前舞

巫山高

碧叢叢高掩天大江灑灑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颯然
曉嵐飛雨生苦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
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濕雲間

摩多樓子

玉塞去金人二萬四千里風吹沙作雲一時波遼水
天白水如綃甲絲雙串斷行行莫苦辛城月猶殘半
曉氣朝煙上起起胡馬蹄行人聽水別離上長東西

猛虎行 四言

長戈莫春強弩莫捍乳孫嘯子教得生俛舉頭為城
掉尾為旌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騶虞牛衣不平
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
吏不敢聽

日出行

白日下崑崙發光如舒練徒照葵藿心不見遺子悲
折折黃河曲日從中央轉陽谷耳曾聞若木眼不見
奈爾鑿石胡為銷人羿彎弓屬矢郝不中足令久不
得奔詎教晨光夕昏

苦篁調竇引

請說軒轅在時事伶倫採竹二十四伶倫採之自崑
丘軒轅詔遣中分作十二伶倫以之正音律軒轅以
之調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唯留
一管人間吹人閒無德不能得此管沈埋虞舜祠

拂舞歌詞

吳娥聲絕天空雲閣徘徊門外滿車馬亦須生綠苔
樽有烏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
寒飲花露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丹成作蛇乘白
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蛇作土二千載吳堤綠草幸
季在背有八卦稱神仙邪鱗頑甲滑腥涎

夜坐吟

踏踏馬頭誰見過
眼看北斗直天河
西風羅幕生翠
波
鈿華笑妾墮青娥
為君起唱長相思
簾外嚴霜皆
倒飛明星爛爛
東方隣紅霞稍出
東南涯陸郎去矣
乘班駟

荃侯引又曰公無渡河

公乎公乎提壺將馬
如屈平沈湘不足慕
徐衍入海
誠為愚公乎公乎
牀有昔席盤有魚
北里有賢兄東
隣有小姑
隴畝油油黍與
謁瓦甌濁醪蟻浮
黍黍可
食醪可飲公乎公
乎其奈居被髮奔
流竟何如賢兄
小姑哭嗚嗚

平城下

飢寒平城下
夜夜守明月
玉劍無玉花
海風斷鬚髮
塞長連白空
遙見漢旗紅
青帳吹短笛
煙霧濕畫龍
日魄在城上
依佈望城下
風吹孤蓬起
城中嘶瘦馬
借問築城吏
去關幾千里
唯愁裹屍歸
不惜倒戈死

江南弄

江中綠霧起
涼波天上疊
獸紅嗟
娥水風浦雲生老
竹
若暝蒲帆如一幅
鱸魚千頭酒百斛
酒中倒卧南
山
綠吳歎越吟未終
曲江上團圓帖寒玉

榮華樂一作東洛梁家諺

為肩公子二十餘齒編
且層嫩朱氣如虹
蜺飲連
飯走馬夜歸叫嚴更
徑穿複道遊椒房
尤裘金玳雜
花光玉堂調笑金樓子
臺下戲學邯鄲唱
口吟舌話
稱女郎錦柱繡面
漢帝旁得明珠十斛
白璧一雙新
詔垂金曳紫光煙煌
馬如飛人如水
九卿六官皆望
履將迴日月先反掌
欲作江河唯畫地
峨峨虎冠上
切雲鍊劍晨
越凌紫氛繡段千尋
貼卑隸黃金百鎰
貶家臣十二門前
張大宅晴春煙起連
天碧金鋪綴
日雜紅光銅龍鬪
環似爭力瑤姬凝醉
卧芳席海素
龍胞空下隔丹穴
取風充行庖
纒纒如拳那足食
金
蟾呀呀蘭燭香
軍裝武妓聲
琅璫誰知花雨夜來過
但見池臺春草長
嘈嘈絃吹匝天關
洪崖蕭聲逸天
來天長一矢貫雙
虎雲肥絕聘
胎早雷亂袖交竿
管
兒舞吳音綠鳥學
言語能教刻石平
紫金解送刺毛
寄新兔三皇皇后
七貴人五十校尉
二將軍當時飛
去逐彩雲化
作今日京華春

瑤華樂

穆天子走龍媒
八鬱冬瓏逐天迴
五精掃地凝雲
開高門左右日月
環四方錯鏤
綬層般舞霞垂尾長

盤珊江澄海淨神母顏施紅點翠服眞泉曳雲拖玉
下崑山列布旆如松張蓋如輪金風殿秋清明發春
八蠻十乘盡如雲屯瓊鐘瑤席甘露文玄霜絳雪何
足云薰梅捺柳將贈君鈿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
作眞質

相勸酒

義和騁六轡晝夜不曾闕彈鳥啼噉竹杖馬蟠螭鞭
葦收既斷翠柳青帶又造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
子將爲傾蓋閒青錢白壁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爲歡
臞髯熊何足云又會酒鍾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
淫管管橫波好送離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
強知元化心相勸酒終無輟伏願陛下鴻名絲不歇
子孫綿如石上葛東長安車駢駢中有梁冀舊宅石
崇故園

北中寒

一方黑照三方紫黃河水合魚龍死三尺木皮斷文
理百石強車上河水霜花草上大如錢揮刀不入迷
涼天爭滄海水飛凌空山瀑無聲玉虹懸

梁臺古愁

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闕玉作蛟

龍綠粉掃天愁露濕撞鐘飲酒行射天金虎賁裘噴
血班朝朝暮暮愁海翻長繩繫日樂當年芙蓉凝紅
得秋色蘭臉引春啼脉脉蘆州客鴈報春來寧落野
篁秋漫白

公無出門

天迷迷地密密熊羆食人塊雪霜斷人骨城犬信信相
索索故掌偏宜佩蘭客帝遺乘軒文自息玉星點劍
黃金靴我雖跨馬大得還歷陽湖波大如山毒虬相
視振金鏢後視猥猥偷吐寃涎鮑焦一世披草眼顏回
十九騎毛班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銜齒
所以致之然分明猶懼公不信公看呵壁書問天

神絃別曲

巫山小女隔雲別春風松花山上發綠蓋獨穿香遲
歸白馬花竿前子子蜀江風澹水如羅墜蘭誰返相
經過南山桂樹爲君死雲衫殘汚紅胎花

綠水辭

今宵好風月阿侯在何處爲有傾人色翻成足愁苦
東湖採蓮葉南湖拔蒲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慙愁魂

沙路曲

柳臉半眠丞相樹珮馬釘鈴路沙路斷盡遺香裏翠

煙燭騎鳴嗚上天去帝家玉龍開九關帝前動笏移
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窠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
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上之回

上之回大旗喜懸紅雪捷鳳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
死鼓蓬蓬天高度雷齊墜地地無驚煙海千里

高軒過韓愈皇甫湜見過因而命作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播冬瓊馬蹄殷耳聲隆
隆八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
心胃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摩空筆補造化
天無功庀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
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貝官夫人

丁丁海女弄金錢雀釵翹揭雙翅關六官不語一生
閑高懸銀榜照青山長眉凝綠幾千年清涼堪老鏡
中鸞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蘭香神女廟三月中作

古春年年在閑綠搖暖雲松香飛晚華柳渚含日昏
沙砌落紅滿石泉生水芹幽萼蓋新粉蛾綠橫曉門
弱蔥不勝露山秀愁空春舞珮剪鸞翼帳帶塗輕銀

蘭桂吹濃眉菱藕長芊芊看雨逢瑤姬乘船值江君
吹蕭飲酒醉結綬金絲裙走天呵白鹿遊水鞭錦鱗
密駭虛驤飛膩頰凝花勻團騎分蛛巢機眉籠小脣
弄蝶和輕妍風光怯膏身深憐金鴨冷奩鏡幽鳳塵
踏霧乘嵐歸撼玉山上聞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送客飲別酒千觴無緒顏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鏢
野色浩無主秋明空曠閒坐來壯膽破斷目不能看
行槐引西道青梢長攢攢韋郎好兄弟疊玉生文翰
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硯田夜雨叫租吏春聲暗交關
誰解念勞勞蒼突唯南山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洛陽吹別風龍門起斷煙冬樹東生澁晚紫凝華天
單身野霜上疲馬飛蓬開凭軒一雙淚奉墜綠衣前

溪晚涼

白狐向月號山風秋寒掃雲留玉空石煙青濕白如
幢銀灣曉轉流天東溪汀眠鷺夢征鴻輕連不語細
游溶層油迴峯複疊龍苔草對客吟歌筒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書司曹佐走如牛

疊聲問佐官來否官不來門幽幽

長平箭頭歌

漆灰骨未丹水沙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鏃雨中
盡直儂三脊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驛東石田蒿
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星旗雲濕懸空夜左魂右魄
啼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蟲棲鴈病蘆荀紅迴風送
客吹陰火訪古沈瀾收斷鏃折鋒赤墨曾封肉南陌
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箏竹

江樓曲

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晚釵催驢語南
風抽帆歸來一日功鼉吟浦口飛梅兩竿頭酒旗換
青苧蕭騷浪白雲差池黃粉油衫寄郎主新槽酒聲
若無力南湖一頃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愁小玉開
屏見山色

塞下曲

胡角引北風剽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見千里
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塚白
秋靜是旄頭沙遠席箕愁帳北天應盡河聲出塞流

塗絲上春機

玉甃汲水花桐井舊絲沈水如雲影美人懶態燕脂

愁春梭拋擲鳴高樓線線結昔昔複疊白拾玉郎寄
桃葉為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

五粒小松歌并序

前謝秀才杜雲卿命予作五粒小松歌予以選書多
事不治典實經十日聊道八句以當命意
蛇子蛇孫龍蛇蛇新香幾粒洪崖飯綠波浸葉滿濃
光細束龍躡絞刀剪主人壁上鋪州團主人堂前多
俗儒月明白露秋淚滴石荀溪雲肯寄書

塘上行

藕花涼露濕花鼓藕根遊飛下雌鴛鴦塘水聲瀟瀟

呂將軍歌

呂將軍騎赤兔獨攬大膽出秦門金粟堆邊哭陵樹
北方逆氣汗青天劒龍夜叫將軍閑將軍振袖揮劒
鏑玉闕朱城有門閣榼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火
旗下恒山鐵騎請金槍遙聞箴中花箭香西郊寒蓬
葉如刺皇天新裁養神驥廢中高桁排蹇蹄飽食青
芻飲白水圓蒼低迷蓋張地九州人事皆如此赤山
秀鉅集時英綠眼將軍會天意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淺卿卿少年昨日殷橋見封侯

早歸來莫作絃上箭

神絃曲

西山日沒東山昏颼風吹馬馬踏雲畫絃素管聲淺
繁花裙緙縹步秋塵桂葉刷風桂墜子青狸哭血寒
孤死古壁彩虬金帖尾兩工騎入秋潭水百年老鴉
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

野歌

亞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銜蘆鴻麻衣黑肥衝北
風帶酒日晚歌田中男兒屈窮心不窮枯榮不等嘆
天公寒風又變為春柳條條看即煙濛濛

神泣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焚焚寒雲山鬼來座
中紙錢窸窣窸窣風相思木帖金鳳鸞攢娥一疋重
一彈呼星召鬼敲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
低平灣神方長在有無閒神顛神喜師更顏送神萬
騎還青山

將進酒

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
羅幃繡幕生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香舞況
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酌酌醉

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燼墮鬢半沈檀轆轤伊亞轉鳴
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矚臨鏡立
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
老鴉色翠滑寶釵替不得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姨
多無氣力粧成髮鬢歎不斜雲裾數步踏鴈沙背人
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

月漉漉篇

月漉漉波煙玉莎青桂花繁芙蓉別江木粉態袂羅
寒鴈羽鋪煙濕誰能看石帆乘船鏡中入秋白鮮紅
死水香蓮子齊挽菱隔歌袖絲刺宵銀泥

京城

驅馬出門意牢落長安心兩事誰向道自作秋風吟

官街鼓

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月出漢城黃柳映新
簾栢陵飛鷺埋香骨礎發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王聽
不得從君翠鬢蘆化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迴天上
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綠

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作

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段買沉醉銅駝酒熟烘明
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客花名鄭袖入洛聞香鼎
門口先將芍藥獻粧臺後解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
許合歡清絃十五爲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臺
人馬上鞍兩馬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
玉枕棲鳳凰裕羅當門刺綫綫長翻蜀紙卷明君轉
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曆來東道曲裏長眉人見少
相如塚上生秋陌三秦誰是言情客蛾驤醉眼拜諸
宗爲謁王孫請曹植

新夏歌

曉木千籠真蠟絲落帶枯香數分在陰枝拳牙卷繚
昔長風迴氣扶蒼龍野家麥畦上新隴長吟徘徊桑
柘重刺香滿地菖蒲草兩梁鶯語悲身老三月搖揚
入河道天濃地穰柳梳掃

題歸夢

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中堂笑小弟栽瀾葉
家門厚重意望我飢充腹勞勞一寸心燈花照魚目

經沙苑

野水泛長瀾官牙開小荷無人柳自春草渚鴛鴦騰
晴嘶卧沙馬老去悲啼展今春還不歸塞嬰折翅鴈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李字別上國南山崆峒春不聞今夕鼓差慰煎情人
趙壹賦命薄馬卿家業貧卿書無所報紫藤生石雲
長安玉桂國戟帶披侯門慘陰地自光寶馬踏曉昏
臘春戲草苑玉輓鳴轆轤綠網金鈴霞卷清池澹
開貫瀉蚌母買水防夏蠅時宜裂大杖劍客車盤茵
小人如死灰心切生秋榛皇圖跨四海百姓拖長紳
光明齋不斷暑蟲徒覓銀吾將諫禮樂聲調摩清新
欲使十千歲帝道如飛神華實自蒼老流采長傾漚
沒沒暗齧古涕血不敢論今將下東道祭酒而別秦
六郡無勦兒長刀誰祛塵地里陽無正快馬遂服鞵
二子美年少調道調清潭譏笑斷冬夜家庭踈篠竿
曙風起四方秋月當東懸賦詩面投擲悲哉不遇人
此別定露臆越布先裁巾

歌詩編第四終

龍山先生為文章法六經尚奇語詩極精深體備諸家尤長於賀渾源劉京叔為龍山小集敘云古漆井苦夜長等詩雷翰林希顏麻徵君知幾諸公稱之以為全類李長吉亂後隱居海上教授郡侯諸子卑士先與余讀賀詩雖歷歷上口於義理未曉又從而開省之然恨不能盡其傳及龍山

入燕吾友孫伯成從之學余繼起海上朝夕侍側垂十五年詩之道頗得聞之嘗云五言之興始於漢而盛於魏雜體之變漸於晉而極於唐窮天地之大竭萬物之富幽之為鬼神明之為日月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變悉歸於吟詠之微逮李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如千歲石床啼鬼工雄鷄一聲天下白之句詩家比之戴鬼一車日中見斗洞庭明月一千里涼風

鴈啼天在水過楚辭遠甚又云賀之樂府觀其情狀若乾坤開闔萬彙賦賦神其變也歎駭人耶韓吏部一言為天下法悉力稱賀杜牧又詩之雄也極所推讓前敘已詳矣人雖欲為賀莫敢企之者蓋知之猶難行之愈難也至有博洽書傳而賀集不一過目為可惜也

雙溪中書君詩鳴於世得賀最深嘗與龍山論詩及賀出所藏舊本乃司馬溫公物也然亦不無少異龍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賀者尚少况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廣其傳莫有知之者會病不起余與伯成偕其志而為之此書行學賀者多矣未必不盡自吾龍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趙衍題



金刻李賀歌詩編四卷余去年
得何義門手校者始知世有其
書諸家藏書目未之載也何云
碣石趙衍列本每葉二十行二
十字項見是本正合其爲金刻
無疑最後序文何校未錄但云
龍山先生所藏舊本乃司馬溫
公物今觀全文語亦符合且可
補何校所未備因急收之書之
奇遇之巧無有過是者雖重
直弗惜矣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全劉仲尹字致君蓋州人有龍山集

李獻能欽非其外孫也義門諸子記

壬申仲冬望日陸社士履觀于讀未見書新并題



集外詩

南園

方領蕙帶折角巾杜若已老蘭若春南山削秀
藍玉合小雨歸去飛涼雲熟杏暖香梨葉老草
梢一作竹柵鏤池痕一作滑鄭公鄉老開酒尊坐泛莛
奏一作酒吟招菟

假龍吟歌

石軋銅杯吟詠枯瘁蒼鷹一作鸞擺血白鳳下肺桂
子自落雲弄車蓋木死沙崩惡谿島阿母得仙
今不老宮中跳汰截清涎隈壩卧水埋金瓜崖
磴蒼苔一作若弔石髮江君掩帳篔簹折蓮花去國
一千年雨後聞腥猶帶鐵

感諷 六首

人間春蕩蕩帳暖香揚揚飛光滌幽紅誇嬌來
洞房舞席泥金蛇桐竹羅花牀眼逐春暝醉粉
隨淡色黃王子下馬來曲沼鳴鴛鴦焉知腸車
轉一夕巡九方

苦風吹朔寒沙鷺秦木折舞影逐空天盡敲餘

清節蜀書秋信斷黑水朝波咽嬌菟從回風死
處懸鄉月

雜雜胡馬塵森森邊士戟天教胡馬戰曉雲皆
血色婦人攜漢卒箭箠囊巾懶不熱金印重跟
踭腰韉力恂恂鄉門老昨夜試鋒鏑走馬遺書
勳誰能分粉墨

青門一作馬放彈去馬色連空郊何年帝家物王
裝鞍上槁去去走犬歸來坐坐烹羔千金不了

饌豕肉稱盤臊試問誰家子乃老一作老能佩刀西
山白蓋下賢僞寒蕭蕭

曉菊一作注寒露似悲團扇風秋涼經漢殿班子
泣羨紅本無辭輦意豈見入空宮晉極珮珠斷

灰蝶生陰松
蝶一作飛紅粉臺柳掃吹笙道十日懸戶庭九秋

無兼一作草調歌送風轉杯池白魚小水宮截香
腴菱科映青罩芋蒙一作梨花滿春昏弄長嘯一作
唯愁苦花落不恨世衰到撫舊唯銷一作菟南山
坐悲峭

莫愁曲

草生龍坡下鴉噪城堞頭何人此城裏城角栽
石榴青絲繫五馬黃金絡雙牛白魚駕蓮舫夜
作十里游歸來無人識暗上沉香樓羅牀倚瑤
瑟殘月傾簾鈎今日槿花落明朝桐樹秋莫負
平生意何名何莫愁

夜來樂

紅羅複帳金塗蘇華燈九枝懸鯉魚麗人映月
開銅鋪春水滴酒猩猩沽重一篋香十株赤金
瓜子兼雜麩五絲封青鳧阿侯此笑千萬餘南
軒漢轉簾影踈桐林啞啞挾子烏劔崖鞭節青
石珠白騮吹湍凝霜鬚鬚漏長送珮承胡盧倡
樓嵯峨明月孤新客下馬故客去綠蟬秀黛重
拂梳

嘲雪

昨日發葱嶺今朝下蘭渚喜從千里來亂笑含
春語一作龍沙溼漢旗鳳扇迎秦素又別遼城鶴
毛衣已應故

春懷引

芳蹊密影成花洞柳結濃煙花帶重蟾蜍碾玉
挂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寶枕垂雲選春夢鈿
合碧寒龍腦凍阿侯繫錦覓周郎馮仗東風好
相送

白虎行

火烏日暗崩騰雲秦皇虎視蒼生群燒書滅國
無暇日鑄劔佩玳惟將軍王壇設醮思冲天一
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掣舟海上尋
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拂耕人半作征人鬼雄豪
氣猛如焰煙無人為決天河水誰最苦兮誰最
苦報人義士深相許漸離擊筑荆卿歌荆卿把
酒燕丹語劔如霜兮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
天授秦封祚未■秦龍衣點荆卿血朱旗卓地
白虎死漢皇知是真天子

有所思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遊蜀簾外花開
二月風臺前淚滴千行竹琴心與妾腸此夜斷

還續想君白馬懸雕弓世間何處無春風君心
未肯鎮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夜殘高碧橫長
河河上無梁空白波西風未起悲龍梭年年織
素攢雙蛾江山迢遞無休絕淚眼看燈乍明滅
自從孤館深瑣窻桂花幾度圓還缺鴉鴉向曉
鳴森木風過池塘響叢玉白日蕭條夢不成橋
南更問仙人卜

啁少年

青驪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衫香美人狹坐
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別起高樓臨碧篠絲
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
飛鳥自說生來未為客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
斲地種苗家官稅頻催勿人織長得積玉誇豪
毅每指閨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
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慶為桑田
榮枯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公偏莫道韶華
鎮長在髮白面皺專相待

高平縣東私路

侵侵樹葉香木花滯寒雨今夕山上秋永謝無
人處石磴遠荒涼棠實懸辛苦古者定幽尋呼
君作私路

神仙曲

碧峰海面藏靈書上帝棟作神仙居清明笑語
聞空虛聞乘巨浪騎鯨魚春羅書字邀王母共
宴紅樓最深處鶴羽衝風過海邊不如却使青
龍去猶疑王母不相許垂露娃鬟更傳語

龍夜吟

鬢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一聲似向
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直排七點星藏指暗
合清風調宮徵蜀道秋深雲滿林湘江半夜龍
駕起王堂美人邊塞情碧窻皓月愁中聽寒砧
能擣百尺練粉淚凝珠滴紅線胡兒莫作隴頭
吟隔窻暗結愁人心

崑崙使者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
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

龍鱗下紅枝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又高
明月

白門前

白門前大樓喜懸虹雲撻龍尾劍匣破舞蛟龍
蚩尤死鼓龍蓬天齊慶雷墮地無驚飛海千里

漢唐姬飲酒歌

御服沾霜露天衢長綦棘金隱秋塵姿無人為
帶飾玉堂歌聲寢芳林煙樹隔雲陽臺上歌鬼
哭復何益鐵劍常光光至免威屢逼彊梟噬母
心犇厲索人魄相看兩相泣淚下如波激寧用
清酒為欲作黃泉客一作不說玉山頹且無飲中
色勉從天帝許天上寡沈厄無處張總惟如何
望松柏妾身畫團圓君魂夜寂寂蛾眉自覺長
頸粉誰憐白矜持昭陽意不肯看南陌

聽穎師琴歌

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芙蓉葉落
秋鸞離越王夜起遊天姥暗珮清臣啟水玉渡
海蛾眉奉一作白鹿誰看挾劍赴長橋誰看浸髮

題春竹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摹古
琴大軫長八尺嶧陽老樹非桐孫涼館聞絃驚
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直一作請卿相歌
奉禮官卑復何益

謠俗

上林胡蝶小試伴漢家春飛向南城去誤落石
榴裙脉脉花滿樹翩翩燕遶雲出門不識路羞
問陌頭人

沈下賢集
十二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明刻本

沈下賢文集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於正元元和之間韓柳唱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丞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泥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辟藩府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俊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譽甚盛而存於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三二頃得吾本再加校覆皆得其正惜其藏於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共其翫繹因命工刊鏤以廣其傳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目錄

沈 亞之字 下賢

第一卷

賦

夢遊仙賦

柘枝舞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春詞贈元微之

題候仙亭 蒼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望前舡寄侯郎 別龐子肅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寇立

舡行見張秀才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送龐子肅 西蕃請謁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曲江亭望杏花蒨

第二卷

雜文

湘中怨解

文祝延有引

為人撰乞巧文 祝橋木神文

雜記

秦夢記

第三卷

雜著

夏早

旌故平盧軍節士

萬勝崗新城錄

魏滑分河錄

學解嘲對

第四卷

雜著

異夢錄

誼鳥錄

李紳傳

馮燕傳

郭常傳

嘉子傳

第五卷

記上

河中府

歌者葉記

閩中閩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

記

盤屋縣丞廳記

都梁山舍記

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第六卷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榜江齋記

穆州塲壁記

復戒業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第七卷

書上

上家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王中丞書

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第八卷

書下

與潞鄜州書

與涪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荅馮陶書

荅李生書

上鄭使君書 荅馮兄書

荅學文僧請益書

第九卷

序

送張從事序 送叔父歸魏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略序 別前岐山縣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愷序 送同年任晚歸蜀序

送受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义

送洪遜歸序 行勉贈尅躬先生

第十卷

策問并對

試進士策問 省試策三道

西邊患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第十一卷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郭公墓誌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表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後

第十二卷

行狀 祭文

為宿賓撰行狀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尹文 祭胡同年文

祭故室姚氏文 為人祭媵者文

劉巖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脩明真齋詞

沈下賢文集目錄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賦

夢遊仙賦

柘枝舞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春詞贈酬元微之

題候仙亭

蒼殷克藩贈羅涇源記室

望前舡寄侯郎

別龐子肅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寇立

見張秀才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夫

送龐子肅

西蕃請謁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曲江亭望杏荅發

夢遊仙賦

余昔夜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仙

其詞曰

杳漠漠兮昇絕垠雲鬱九天兮越崇門星被曉以淡

白瀾咽溝於錦礫石榴笑而鐵城喜閨導余而訖將

止釀烈蕙之芳風送麗音於遼耳目恣邁而多適吾

超起其樂此銀墉兮桂廂差瑤階兮上玉堂卷紅幕

兮發繡戶中有人兮結清凌語鳩延兮情綽捨命余

廢於蘭之廈迴穠顏以一頤層煇眸而融冶烟津兮

玉盤火桂兮炮鷲鼎娥司味和苦酸羸吹既調焉湘

絃合吾飲食兮樂吾後園乃稱詩曰白日低兮春塘

滿紅華芳草芽短菱結蒂兮符舍絲設遊遊兮遵

佳期又詩曰穠光醉兮昏絲繚馬與父樂萬年春留

連兮其未央吐芳意於空言忽發寤以無覩覓迷念

兮情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

悠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往者某值宴於鄭衛之侯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

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暎然既罷昇鼓

堂上絃吹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曰今

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于

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今命
佳人以繼態越隆冠之繁珂分披文纓於大帶號門
舉以揮猶兮施旋襟之襜曳驚遊思之情香兮注尤
波於穠睇願巧度之無窮兮將多愛而若雲揚厲唱
於鼙鼓兮儼蘭露之芳津汨傍俯以裊影兮蕩風渠
於橫齒愕兮若驚弛兮若嬾歎然連蛇翔然媽僂婉
振脩袖以拋拂兮韜纖肱以綵綰差重錦之華衣俟
終歇而薄袒既而抑倚昂枿蹈節振臂驅捷蹠以提
碎盡戎儀於弱媚見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劍氣曲
響未通邊風襲吹門代馬之清嘶發言禽於詠類客
曰若此之狀也以鄭衝而前陳吾固知其特墜

古山水障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疎子以峭孤迴補籍之職筆兮
賦他山於遺圖擲琨瑤於吻口兮若含冰以咀蘭惟
古工之包化兮啟群峯於無間勢蹙嶽以特起牙騰
排而上干翠參差以玉立俱疎疎以攢嶺於是頽以
長瀾森以怪木瑟汨慄颯凄頹蕩煥浸平縹於楚澤
冶妖韶於陽谷低靈橫暝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瀟

而不歸怨椿惹手巖曲縹癭青籬兮事幽澁細澗絲
泥兮洄噴墮山之人兮夕忘寐而坐忘興帷緝枝兮
帶黃葛暖草被崖兮垂綠髮翔鸞翔翠相追征兮振
錦舒繡錯以明兮啼羈酸雌裂昔吻兮風号穴怒寒
而辭兮山中之木何凋榮兮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淪劍整茲地似蒼臺油壁何人住 值一作遇 錢塘
度曲哀翠餘長染柳香重欲薰梅但道行雲去應隨
魂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黃鸝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飛美人手暖裁衣
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侯仙亭

新初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嶺北嘯猿高枕
聽湖南山色卷簾看

谷殷克滿贈罷涇原記室

勞君輟雅話聽說事壘塲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羗
河泥辭馬嶺節即聽龍驤孤負平生劍空冷射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紅示舍弟燕
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逶迤別夢長水關開夜鏤霧棹起雲涼
煙月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山曾撼櫓轉瀨指遙墻
蒲葦箭刀綠筠筒楚棕香因書報司遠為我憶檀郎

別龐子肅

自為應仙才丹砂鍊幾迴山秋夢桂樹月晚憶瑤臺
雨雪依巖避煙雲逐步開今朝龍仗去早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
蒼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
風軟遊絲重光融瑞氣浮
闕籬憐短草乳鶯傍高樓
繡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
迴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寇主

客思聽蛩嗟秋懷似亂砂
銀頭懸日影鏡鼻落燈花
天外歸鴻斷漳南別路賒
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紅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晚蒼蒼
綠林拂岸香
露珠垂網細
金縷兔絲長
秋浪時迴沫
驚鱗乍觸航
蓬煙粘綠綠
棘實綴紅囊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亂穗搖巖尾出根掛鳳腸
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露蒼浮翠瓦鮮思起芳叢
此際斷客夢况復別志公
既歷天台去言過赤城東
莫說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色鮮
驪岫寒聲別鴈群

川光如戲劔帆態似翔雲為報東園蝶
南枝日已曛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夫

曾在蓮臺伴衆仙文章枝葉五雲開
幾時奉宴瑤臺下何日移榮玉砌前
染日裁霞假雨露凌寒送暖占風煙
應笑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送龐子肅

三年遊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
都作無成不歸去古來妻嫂笑蘇秦

西蕃請謁廟

肅肅層城裏巍巍祖廟清
聖恩單布漢異域獻精誠
冠蓋分行列戎夷辨姓名
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身
瑞氣千重色蕭韶九奏聲
仗移迎日轉旌動逸風輕

休運威儀正年推俎豆盈不才慙聖澤空此望華纓
勸政樓下百官獻壽

御氣黃忝節臨軒紫陌頭早陽生彩仗霽色入仙樓
獻壽皆驚鸞瞻天在冕旒菊罇開九日鳳曆啟千姝
樂閑祥煙起柸酣瑞影收年年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迥難親蓋小辭山早根輕觸石新
飄揚經綠野明麗照青春拂樹疑舒葉臨江似結鱗
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看助為霖去思沾雨露均

曲江亭望慈恩杏林發

曲臺晴好望近樓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林
帶雲由誤雪映日欲欺霞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
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賒芳景偏堪賞其如積歲年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雜著

湘中怨解

文祝延

為人撰乞巧文

祝楠木神文

雜記

湘中怨解

湘中怨者事本惟媚為學者未嘗有迷然而淫溺之
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論以著誠而已從生輩教善
譏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垂拱年中駕上陽宮
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渡洛橋聞橋下
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其艷女翳然蒙袖曰
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湏史生
曰能逐我歸之手應曰婢御無悔逐與居子曰汜人
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其調賦為怨
句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譏光風詞曰
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傾室蕙與處
今潛重房以飾安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悒
醉融光兮渺瀾迷千里兮涇涸涓晨陶陶兮暮熙熙

舞姝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配遊顏兮倡蔓卉
 穀泥舊電兮石髮髓旋生居貧泥人甯解籃出輕縮一
 端與賁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
 曰我湘中蛟宮之婦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
 君所欲為訣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
 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
 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蕩洋洋懷
 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艦浮漾而來中為綵樓
 高百餘尺其上施緯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弦鼓吹
 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霓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
 舞含頰凄怨形類泥人舞之歌曰沂青山兮江之隅
 施湘波兮裹綠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
 舞畢欽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
 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明中因悉補其詞
 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為偶倡也

文祝延有引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民
 蔭而安他日侯恚在體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請

侯益憂焉後得問而詞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
 道或謂軍副者能變風從律善聞物志因者耆為請
 於是與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今
 復用言命為篇目

其詞二闕

山之杭杭兮水朔吞荒抱大兮香疊層騰氣清渾兮
 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惠如水慶瑞卓兮
 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
 髻鬢我民清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我兮恩
 如光照導兮天覆惠泥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
 失常民繁憂兮心苦瘡飲之飢兮侯由有穀神有澤
 兮宜陰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群卑勤之恭潔
 兮鑒貞盟乎山竹

右一闕為祈

咒載吹兮音呶呶銅鏡吹兮呼睺睺樟之蓋兮麓下
 雲垂幄兮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
 看盤列兮谷神神擺漁篁兮降梯窳右持妓兮左夫
 人態脩邃兮眇調丹含瓊兮瑤上聲佳笑馨炮殫

燔兮溢按豆爵益無虛兮菓樵雜佑秋雲清醉兮泥
融光巫裾旋兮現袖翔瞪虛疑兮覽迴楊語神歡兮
酒去夾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擗寶轡千弭聖
絃兮森道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兮居遊自遂

右一闕為酬

為人撰乞巧文和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簞
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
又能叔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為情語以導所
欲詩曰惟雲渚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
姍月滋明淚之清露即何房之特期儼龍輪以就取
恭聞司巧之多方脩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
靈娥之所付珎碧凝其異質兮韻虹隆於靈霄假文
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蟬之重綾兮塗蠶
金於綺筵細綃縷於藕腹兮差蓮射以揉齒命織爪
以虫絲兮臬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善飾頤賜妾於
針紐也葩萼辭於濃妍也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輕
颺若將翔而復倚醉光春之流景描情香於萬里霓

煙出手無間縹窈緲以斐疊若披若曳兮樁平林兮
橫曉水襲霽旦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增綺澹冉冉其
夥容世無容以偕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
媚也短蒲挾淡兮曲溜溢鴉鵲宛鴉兮引乳娉戲音
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窠枯
寒勁餘兮憶弃葉擺風叶夜兮留燥雪流韻淒澁兮
泱啞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鍾之流越是物之巧音
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祝構木神文并序

謫祿秋病偃于漢之陽悅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
胷薄頂無凡禿眉鑿吻嗜序而饕誦視睽睽愛氣程
臊指人生寒栗肌捷毛及瘧怪歎以告筆吏扁曰斯
厲鬼也亞之曰厲鬼何端而侵我乎扁曰厲之為情
惡儻儻而狎睢同丘為仇同惡扶依依和傳影倒步
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巫今椽之為人體曠情虛樂
態惡汗惡內曠外踈翔翔自儀舉止無虞不機不扁
為所啗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扁
聞之構木之神其司卸土之陰可以酌而訴也願召

巫用酒肴以寄詞為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戮椽無壽也於是乃典讓為祝言一闕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洵晨雲於宿靄惟附嶽之橫峯兮寫甘澗之清泚聞橫木之留古神兮宅同麓之荒耶

如清明之靈英兮含瑞光而為體與午節及皎峭兮惡情明之闇靄粵容子之何羈兮啗吾血於厲鬼厲鬼

之狀草朔模棟蹴折兮蝮背棚橫兮薑腹板整語此反今薄頂而純顛颯挽兮赤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

分投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煩瘕兮誘嘉肴而謂之毒衣去戾氣以為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恠魅之朽

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疾洗苦身而為詞兮望皇靈於楠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于路左亭之不已將軍曾為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將意而斬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有山為鞍山山北有閣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于此防遏不意元和初罷之西有沂山山有廟則東

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禱恩是山山有谷九十九所河分八曰沂曰汶汶東注沂南流入清道沂州山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歲有寇曹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秦夢記

大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書使佐西乞伐河西晉秦郃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聳簫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酒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闈甚嚴呼公主出鬋髮着偏細衣裝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之亞之於宮

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
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微宮
高樓上教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
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
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
悅受葦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
望於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
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
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全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
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荅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者不忍者公隨泣
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日揚風哭兮石
甍髣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
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
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卧在翠微宮然
處殿外特室不入宮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謂亞之
曰本以小女將託以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
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

能不悲悼大夫蓋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
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
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鼓
秦聲舞秦舞者擊鼙附驛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
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願此聲少善頌沈郎賡揚歌
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去為歌辭曰擊鼙
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
銜紅繡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
暮東歸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
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
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窻紗檀點依然宮人
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
放東歸從此秦官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王落荅如
雨淚燕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送吏曰
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即舍明
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請古謂余
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
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

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雜著

夏平

旌故平盧軍節士

萬勝崗新城錄

魏滑分河錄

夏平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泥沙以阻河地當朔古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為佞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也在下殘冤而為也佞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元和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魏其甥楊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乃以其善貌擇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汗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迺留意於察果得之即令曰天子愍不辜人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

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
汙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是乎今盡籍出之
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高書恩迺以畜
馬為則誦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
既出則豁其所畜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
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為喜而舞謠其德其毅
雜調齋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后已是則條理其政如
毋其氣復能為恃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泥沙
屬民皆雜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於野曰部落其所
業無農桑事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
党項與其類意氣不等強者有牛羊橐駝其後更酬
殺轉轉六七十一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害與華民
迫貨馬牛羊橐駝者貨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險擊
華民幸民脫死者幾布矣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
其情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
其后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駃而逸亡其所就月
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
詣公居請曰有馬還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

馬者得復之是則整頓其弊如此其氣復能為佞耶
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于氣矢色語法不清則平
不得信于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
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
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藉所以于篇以明善
理云爾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玳岑舉進士
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瑛人叛雖以戮自是而
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
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
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
高鉢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鉢昉為從事有
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萬
人北渡河太原以為願望鉢昉相與議語謂燕蔡之
侯初封欲令師道先之為朝省以樹大效乃說曰備
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動穀穰穡歲得均穡至于備
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謂之語曰田人有

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來亦奪矣是厲固不殍矣此借言於家人尚尔况傭於天子乎今北河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閣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饑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全及飲而進於前雖海陸備鼎碩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擘怒掉尾以倚嘯獸食於羶承麀麀之內及弃其所長而欲耳耳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塵兒得以狎而搏雖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捨自食而就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鉢而驴以能善人左右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有父之地

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乃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驴乃為練繒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郭驴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焚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舡浮海萊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虞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逐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欵城帥知之帥以為非驴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誑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迴遠凡數千里乃及驴所虞未見驴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驴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欺無憂也驴聞之幾自

萬勝崗新城錄

引死航令萊人嘗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
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
意謂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
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
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
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
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益敗故師道
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
日急晤亦為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
得拜為滑師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鉢以前著跡
追為尚書蓋言寵之眚得以外即為滑從事詔令行
餘為記室行餘典眚會於河關之間眚謂行餘曰眚
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
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眚猶能盡語軍中
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不聞者嗟乎
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
明日復皆如濟北之人盡能言眚之節故悉以論
著將請于史氏云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
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
淮南邵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譴其守明
年春詔執金吾李將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
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
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
又析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崗築新城初將度曰吾
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
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
且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
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
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坐曉其卒故所命立
就將軍典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
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
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
出牛酒為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
滴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願為垣今

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
藏去去 色氣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
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
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
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冠雖崇尤
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
意其高邪吾黨亦魁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
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
高言指城上曰為我曹敬謝將軍訖詞而去諸將盡
伏寇亦以王賢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
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蒞崗與賊陣自平明至
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
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寇延退數
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間拔其羸老先
渡者以為兵怠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
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
亦數百人是時李存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
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賢繼繼韓閻

而歸十一年夏高震寓敗於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
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陰道
夜街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
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
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
之父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急於戰或發其語而客
亦有來語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
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
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穰者必利其鋒乃吾之部
多吳楚畊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生
矣惟惟如偷兒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
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
驅是於欽谷之間與寇決關譬由畜羸之禦窮狼寧
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
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
勝敗之語語之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
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
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圍

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職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間郡邑之人畊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絕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豹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知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公若僕之亡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捷賤之弃焉得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

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蒞牧之下勝賊豐分銖皆獻及日中天風西猛起折浙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堡史蒞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盧宣之軍居間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西行數十里因與盧宣之軍相弃盧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闔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慕容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滑分河錄

九年冬為師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派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經他而東

學解嘲對

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泥皆集于滑而春秋堤防不為固此將軍所明知也切以黎陽西南其洄濡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不間洛滑以西推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即河勢日夜益壯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迫也况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民前聽所語是黎陽與滑俱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有戚者夫全大以弃細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業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專惜乎願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况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可而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于河其濡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也滑帥令陳酒樂與浮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墮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昔漢徒山連豪富兼併之家以奉國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眾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輓於吳越而復給也今以三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履舫敗輓不得十半自漕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百穀歲費錢十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于靈府及三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牛一糶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人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畊稼自動旬服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雜著

異夢錄

誼鳥錄

李紳傳

馮燕傳

郭常傳

喜子傳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刑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後寓君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偷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烏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願人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

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燕下凡上取綵綵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空裊九秋霜鳳卒詩詰曰何謂弓彎曰妾傳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泣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聞竟去鳳亦覺昏然志有記鳳更未於襟袖得其詞驚悸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絳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常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父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堊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爰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釋水蘆金釵蒲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悽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寐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誼鳥錄

貢籍中有鳥誼名著生高山始以誼聞商之貢來者云能搏擊省鷄以為天子後宮邀戲貴幸宜進此以具樂後宮亦相尚奇飾之以綵絲合縷為足縈垂縷以絳繒衣尾加鳴金撼如珮又指習其捷便指熟得如意後宮從上所邀幸者誇翫無狀春縱去秋輒復貢來誼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鷄而意氣貌狀復不類往往往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數百其春乳當為食者選飼即先稚或疾與別已兒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即群衆相號呼若不悉去爭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他名沈子曰余幼過高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為梟獍者遠遁而愧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游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

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病不欲行宿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典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尔寧遂衆欲軍飽衆復曰請所欲曰我為衆書報天子韋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黷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愛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韋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自舉受辭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澗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紳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

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
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
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事為擊
毬闢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博殺不平遂
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
得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林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
中見戶傍婦人翳神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
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
望嬰會從其欲類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
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焚早暮步就蔽轉匿戶扇後
而中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
妻即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明且嬰起見妻
斃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然留縛之超告
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然之
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
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擊然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

妻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圓面
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
竊其妻而又然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
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
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讚曰余尚太
史言而又好叙誼事其寘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謂余
道元和中外即劉元鼎語余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
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
辜真古豪矣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得信饒江其南導自
閩其南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
饒者病且亟屢請他醫莫能治請常常為詐曰病可
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
針火雜治導其血開然後輔以奇藥誠曰弟無索慮
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
以寡與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之功不能損千錢
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

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權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府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苦時知我能治而告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丘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從學之徒未聞明好惡也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為邪有土之臣專心聚歛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恣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饑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蒙活於估人劉承家女使喜子為人惠口而柔顏承載典往來襄閩楚越之間常之閩納貨與息客雖民間市中有韋生者居比屋與承喜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悅喜子而承頗頗喜酒多亡故韋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常益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思得與偕及圖假載於承

承曰諾且承因匿貨坐抵禁繫公室韋獨得與喜子在舟曰賂傍者教與語云承得死罪事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語違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典出之幾死及蘇復與言然知其妾乃已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元和四年中衛人程生為之說贊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事至死不變亦可謂烈嗚呼孤死正丘首而喜子之仁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歌者葉記

閩城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盩厔縣丞廳記

都梁山倉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為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雅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亦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參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

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畧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子弟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悻悻且歌一歌而林籟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則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疑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尚感動人至唐貞元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恭下之初與其曹十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較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弦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與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幼袂寧宜厚畜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有所吝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酬為一柳目坐樂乃合韻奏綠腰俱騰葉曰幸給殼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

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苦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為人潔情自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授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烏會與公賓舍於鄆在莒隣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為之是欲吾不淨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復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逝矣自趙壁李元馮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謂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典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池為游舟娛席之地而娉荑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余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汗澆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群山左右寫影浮秀者轉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群從事絃工吹師

裾袖之曹游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踈汗隙以說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遞輪足給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危俯舡祭酒于流因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繁縈為公藻鏡新流泱泱與地與祥嘉鯉貽魴于水息昌覽蚺嗑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鶩浴淚眼睛辛蒲翦扇荷擎擎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緝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今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再拜跪危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選列就坐以酒以歌日入而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華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為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孤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

尋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盡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墜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頓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為西流環乳而漚入于淮岷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弃其業西流即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古反山家奴與民戶一丁但為水工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沒注如澤以故居民泥心稍復退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復飛語謠以感其俗曰孤危首丘井閭多傳言之著老曰果守不能堡是矣守聞之益恐遂弃其城亡歸是日霍丘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捍閤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止於卸平明閤開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壘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

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盤屋縣丞廳記

盤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為艱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霽然佞臣竟以帝恥不忘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融越卒留成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于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名斯偷浮詐相糝雖賢宰處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

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

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暑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庶貨而節貢之吏盡令鹽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畎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縣縣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艦曝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楊子留使議之曰自閩越已西百郡所貢輳輓皆出是以炎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半之食只益奸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教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水始津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廩廩以

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謀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旱濕無堪地遂規度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郟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春其工人曰春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工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雉萬家當頃刻之間雖得弊穢之器奮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楊之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釐今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剪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脰樞夾峙促命裁之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未與吏分辯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群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兩囊之於布絨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教其

餘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息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華州新葺鼓廳記

今天下邇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譏無別位顧几硯與餼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為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歷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狀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徹宴而復則居不得常之更屢其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沉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諸隘詆謾搔笑譏左右侍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壅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鞅用垢者磨其溜弱者承其輕塊流于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湄隨而比美嗟乎轉庖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

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其難者不過理罷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隴隴涇蓋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子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日朝之卿士咸謂隴之得賢為賀郡郡而戎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

之悟得其人賢何向之知者無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西視戎至于隴下聞郡人之所羨故歷署而刻記焉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櫟陽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椽江齋記

杭州塲壁記

復戒業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櫟陽縣丞小廳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兜奴雜盧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遣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頻瘠於擾費然而遊官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尉簿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國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

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獲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湊道棹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承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求獨夏其為稱耳且典理一署禮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念賓哉

既已賓之來視其館之窮罄雖勇寒

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乎陰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左正竊西南隅其形顛廂二間覆廈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記

國家自誅叛已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

權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益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泥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胥皆天子豪商猾估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益田主官用即吏其佐賦下不出御史操法絕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益田田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今不得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與尤悔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士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便館葺飾者九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撫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而况畿之在尉乎撫陽其瘠沃相半豪戶衆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比鄰名南北東西軍圍衛雜韋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樂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勝女奪機及為之臺

絡是多顛者非獨不得為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

馮緣蔓橫以葉吞魚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

曹垂攀於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二法使

終決不必理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

於尉其受役唯單產孱民月徵之一人輪徑宮門至

于內廡迤漏嚴夜給事諸生家及池園大厩皆校尉

遣之豈尉之無慮也承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

昇班者十六七他入之尉而昇者百二是尉皆摩心

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

雖統曾不能強尉於無當近世息臣負幸惡其踵進

自致即自上約下以為尉未之拜且塞譽排能使昇

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輕矣由觀

為尉者僥僥自度民之吞者肆其懲弱者甘其困若

者隲其欺邑是者畏其為充屬而決之其兵法之源

使無橈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孟有書蓋誠

其當器受量不陷也鍾磬必銘勗其全教有待也鑄

鼎記刑于產之為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

不有記故附署而屬誠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

子將徙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

由於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

東域之中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

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

模其形為像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

其或範金鐵以為之合土木以為之堅之以脂膠飾

之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軀體有為

尊而坐者為卑而拱立者有跪者如受教諭者有具

其形惟荷戈而勉強者有瞑目唵叱者摸鬼神為此

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盲為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

力道盲聾聵沈溺使民無不善我仁誼慈惠然此為

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為福則福

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故

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年矣亦

時神惟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

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邪其寺之佛事卑而拱

立者晚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者皆毀也散其字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欲順之道而嗟咨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群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性惠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反其心而後賓其正是故精覈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請椽江齋記

請椽沈亞之廡居負江方葦為塙止于隄防之下堂序四闕巽隅道門雖江風奔怒鷗濤驚淖願簷慶之間而擊緒不獲方暑即畫提枕篔簹假寐於弗域之中雖緇衣煩歎乃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水以敞之而筆吏王房前語之曰椽俸單而食或不能給尚能及堂屋之為乎且廡宇非久託即更之得

不為充矣况葦茅之葦輕弱易腐人人動歷歲時寧任再滿所用直使整裝併食以為之無所顧則郢堞阜礫而澤游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聳急束棧寡上縱有必脩巨重價又不當是用曷若無易其故歟亞之曰誠尔也然則吾以為肝者膽附庸其中為棟塊之館故能專視而佐意隨安而放情今漢流右吾之居不過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觀由隣頽舟而不親其德也吾何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執遂召工人庸人茅塗之者與計之磨淄洗故得充用者十五太守聞之與其薪十四其餘則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細短不委各輻湊以任一棟七柱助椽楣二桶覆屢狹廡重左而單右若翅之將翔然蕉旗竹簾分植葉列為箒風節月之餌方檻短桁面江虛波炳嶂委霞影對綵紅碧幟捨奔給於所矚遠迓高卑龍苦交黨為宵清曉爽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躡震神冷鼓焔如金鉅騰椽起綠猗如幸為颺燭揮銜之駭翁然頽雲若然漏暉條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為端緒馮坐之中足以自廣時大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於用遂益鐵權沽為助使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益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願杭州雖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粵甌越之賓貨而益魚大佑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費自是沒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崔稜為揚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用是記焉

復戒茶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政作便民當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壞先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宿乃聚黨與謀遷之西柵縈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縱其徒於民間

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願畏已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柵之上侵社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本也今而曹自為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本得身常慄慄抱痛頭得自効以快意今能巫復之幸善不能亦且論繫矣民間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遷其故九年余東適即鄆走蒲關朝邑令為其既酣前奉於余因請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逶迤于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為梁者三名分中東西天廡居東內淮江之粟而群曹百衛於是仰給唯平輕重之准為難即主官不職其咎何如哉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朝官曹士衛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居再歲加為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滑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

入河東藩而公賓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飭
宇俟賢以誠其敬今公齋陋冗無足為禮於是畫去
之券市其餘棟巨楹文梁勁栢既已具構其中可斂
百榻而儒良至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級
之得久留其下者雖辱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
津之鞞開署宇為嚴虛故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
其胷中之曠大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書上

上家官書

上李諫諉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書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上家官書

亞之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有山而大谷不
足以業其根長覺不足以惟其藁天之所借其體者
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轅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
摧風枯霜冢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
枝不及葉縱其根不饒躡土之虜生不十年各獲斤
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
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栢扶榮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
其木相與矢其无揜而無用及一旦遭運得外賢工
之所思採而館之跨于礎而百棟 負者是脩材巨

韓非易自致也賢士良匠非易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當去聲如以此則賢之名可以自有右者賢士之居位也沐浴不終湯充饑不竟飯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訪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狂遷善為流銜節為詆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榘物機茫乎不知其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紊之所執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首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之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知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能慕哲亡其思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疎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

暴亂至於奮旅陣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師師矣是三者皆紊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才戴宏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之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亞之聞戎鏡包陽當日而騰之則能延燧興火慶興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蒙曠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辭多鄙又不盡志杵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混之嘉蕙之類禁芻而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沉世俗之耳幾能於此而由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能自求於時哉一失其願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何不痛之軌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國人亦

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
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體者寡
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其老

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曰然王曰仰味於君尚
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
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饕味則有椒
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物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
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循戶
而帝祈其售者偽得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
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
醴醜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非則必
虛空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之所以
得遂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
偽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情誠能儲其真畜其當以給
其用則從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趣
君之旨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閭
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有素也然紛紜之
真偽而清悟能不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

見父矣幸因從左右者召稍延於前復進所語幸甚
伏惟降察不忽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後還坐賓舍中有小吏持吏書來其語曰帛十
疋吏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閣下所以脫容也其歌之
誠則厚矣然有所未滿者敢為閣下道之夫虬能興
水濟物故佐天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誠
有乏一日之兩而不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
得一日足矣若繞潤於枯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
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顛顛之誠於苗之旱甚矣而
千鍾之祿於水之用又大焉亦何惜一日之澤而不
給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為乃復枯苗
仰澤之說再敢煩告且閣下寧能不憐之亞之再拜

上壽李大夫書十一年姝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
可貴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閣下之
風而進於前恭聞閣下又不以朽鈍而顧之寧鄙人
之宜碩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昂千金也

幸甚幸甚今有傍徨之誠敢露肝膽伏惟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畫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報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使僕馬不以恙即且碌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榮扶挈長幼丐食而西雖已及埗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閣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為朽骨所笑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頌陳于閣下某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為抱其所用者非知之進無能自揚也自咎蘇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叔之推至于今知已之功相嗣而不絕非有文字之記其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某始得以文謁閣下吳之嘉興明日權幼公謂其閣下言吾見古史者亞之也其後泚于

仕路困則遭恩其知如此且以閣下居為世之端表故衆影依之言為世之典謨故衆聽傾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况知而推之哉提而用之扎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觀是以前者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千清鑒求其筆為之光以揚于幽故而為後代寵奉獻之日惕恍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黷矣伏頓憐其繼志之心使揮筆商榷著于百代雖大寵何以加於此烏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上使主第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後獻大使中丞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間起居指教所謂薄疾未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室不知詞對及退舍伏念閣下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九而有之未嘗聞以此而有去告閣下惟不為出入宴遊耳其餘決教益理膳息無減况方在強茂之時徒以小恙暫留虜中乃欲為告以自遂豈當宜也且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已朽老支扶昏悅矣然則固

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十八九而閣下瞭然自悟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猜疾於彼人之胃中哉閣下骨肉交姻如有遠萬里者即聞是請寧知其退讓也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閣下何以解也亞之見識尋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陳於前誠願得於中庸使人無加口語也非敢憑緣取領厚祿而終斯說伏惟稍緩高明之銳以周慮之冒陳端白何任恐懼伏惟憐之

上使主第三書

二月十一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遣獻中丞閣下昨日候吏自外來急告以款至亞之誠前後左右不得常步及下馬就次揖謁先駑獨張侍御不領極言嗾呼詬此梓拽導行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黨界證攘掉呀騰如欲見食自群官衆將至於聚立者咸聞見其鹿聲奮態圖來驚視誠以亞之檇鈔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遭此衆辱宜矣然誠恐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率肆所為又為倭作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幸蒙過意

提在賓階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哲將鞭勵尋謹以効終身伏願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各得分限免見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幸甚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日月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閣下亞之幼學見其往記說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駭幼亦能蹴然內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改於曾參閔子騫之行者即往傳其名於親戚朋友卿大夫間使其聲不滅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頴比居嘗與往來言始愛其人無遊詞至春宗頴去還家又聞其親喪又明年亞之東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頴之孝曰宗頴貧無以事喪乃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聞者皆慟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師聞之持百緡使弔勞歸之盡糞其先故羈柩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其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客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能奉飯噲迺斲木為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

謠之曰拖車卽是今宗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
切痛賢公御未得稱其如此伏閣下於異行尤能銳
樂故亞之敢以宗類之事為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
默已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書

與潞鄭州書

與滌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答馮陶書

答李生書

上九江鄭使君書

答馮兄書

答學文僧請益書

與潞鄭州書 六年夏作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
所知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日安所適安所為亞
之對曰適鄭時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日
鄭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
仁義之道忻忻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
充充焉捶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

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容之
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及陳退居三
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
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
館善字飽香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有無因而至
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徵幸之徒
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
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智
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
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
書不書而為之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
皆相爭齎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口閣下之惠而
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愧於閣下不唯不愧而
已亦有憤激於衷而終然怒者切恐閣下勞費以取
無益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
使賢愚明白閣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之皆謂閣
下不愜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
之嚴敢言進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

輿潞州盧留後書八年夏作

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中丞閣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
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再今或奉之未如
其意何執迺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
不帶乘捷馬北馳健僕呵道衆僕皆左右馬分走甚
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者即止馬匿道下既去私曰
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
元哉者繫盜他郡馬亞之曰既繫何謂縱而遊乎僕
曰彼言能化黃金反童世今一郡大惑下自豪吏盡
欲德之故馳過其家且暮不暇亞之因仰而呼俯而
揖曰是能化黃金反童世馬凡執左道亂正者在教
不以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惑設冠帶自儀而孰不陷
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諸之得罪
幾夷誠可寒心今閣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
為閣下畏伏惟亟誠獄吏使固手足之繫與常死罪
者等毋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閣下安所任
主哉幸留意焉亞之再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三易郡失其知輒去其友相率而笑之亞之為之語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俱將售於衡者豪人金雖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之他市而衡之直復不同又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黨與謀曰聞某市有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往與群金角俱歷火果衡市人曰雖然願先豪衡人口是精麤在目輕重在衡衡目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負詞之來于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無忽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異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故各以其所長出人者稱之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光裔裔不滅於後由是旨春殊而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

有義烈端節之事報書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權辱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之心者拔之是以晝夜增笑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群士皆求進而賦以八詠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於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觀而察亞之曰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工為廈而選材者不以楠廢棟不責舛此而否彼各無求備於一人毋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捨之際亦能留意乎亞之再拜

荅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焉今則足下又赴省于東故弟書久不遑荅有負懇款无以自露然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託是乎乃敢自酌以揆其意惟智府寤之樂府唱為歌十年聲泥却鄴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

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楊韻
激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請價者宜以遂之必且語
我使聞聽於衆耳以得售進入為王左右之娛對曰
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木之於地也
氣為之君五臟之居人也情為之長草木之生其根
處瘠則其表訥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不過
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為溫陽則萬族舒為晦寒則衆
色雜瘳五臟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於外
而嗷馱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急應於外而視亂
困則反之困而馱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外
而已及情之作也為喜過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為悲
慙則六氣集而赴之慙是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
也在此馱二情以攻之故能易哀樂故二氣以襲物
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聞馱寵賞於當時者
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夫
衆庶之目怫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弊並貫鼠
革聚觀於市促促之歌巴聲夷辭唱一而和百替之
者千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

其德於聲音雖韓娥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
古道也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世之馱斥安足以
使之聞聽於衆耳發嘉譽於日乎畏辱雅向顧悉
所識幸甚幸甚

荅李生書

亞之白辱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
旨以契所欲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一云
謂僕職在軍副其力可驅彼之情易如瞬駒夫何妄
畏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且安南守其志未
恨自齊從事已下咸以公籍督稽應受訕侮繼章傍
凌彼恃門矜老無所加責前日章同舍亦然顧亞之
屏畏靜常遭尤况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路
而露忿於僕人耳今來書指教欲使有為是執仇而
赴於敵也何能致其頭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鄧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
下詰之既深烏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譴之於章遂用
悉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遠威德之令皆

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西塞封玉門開
戎虜遁避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當
理也然喬危於讒陳危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
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橫
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危於不命嗟乎
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
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西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
稅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
西河之間歲尚暇朝輦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
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寤請
得往導慙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
以為言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
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耶鄆鉅鹿兵各
以百騎與俱蓋欲重擊鑿之柄也及過平原平原郡
城而有常山率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
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傳書以期請降
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
印借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

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棄不帶伏
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
稅部獻闕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
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貝魏之門守長皆為
艱日吳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間歷丹旬而謫書
降即奔上所委令問下罪諫大夫以為猶急忘體冒
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
昔者鄴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劫而烹之在前代
且尔况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
塞之際而使臣聿命詔御解羈裂網之恩故萬死重
生之路曝臠就鼎之枯彼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
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况親於戰
鬪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己之不李
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
壁攻平原城二危且急尚不聞有劾且使臣居間曾
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
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孀
一之常恩而扶戀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殺容之難

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率披堅甲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渝乎此解拆之事誠不當為閣下說二亦不能降聽以委書之丁寧者蓋欲派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悞耳梗概之錄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荅馮兄書

降書誨慰滯滯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策應對之日操意張謀唯恐不遠刺文勵語唯恐不工思欲不有於俗以為世之大寵及遭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非窮心於此安能堅然而頑之雖窮心極思而風水之力所排者又安能固之於此固之於彼非吾兄韓兵部安能無所惑者知與既寡攀援將誰近世復以知人為耻既知而譽乃為之私反不若譽姻黨耳以此自悲不能無憤亦欲極老日之力不忘於文以思雪於後代之人耳吾兄豈當失味於是耶乃教之空門之說小人狹薄尚為激然之氣戰燎於胷中故九引達者之波而流之而熱腹九襄未知其救也果兄

之教復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之詞紙不能盡不宣亞之再拜

荅學文僧請益書

磚類上人

上人見下辱書指問將問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梯進之給猶畏過意請聽畢說幸甚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急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茶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隳夫其用復從而市之而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其度而運其為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整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常飢亞之悞學為黃金之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亞之再拜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序

送張從事東征序 送叔父歸觀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畧序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德序 送同年任晚歸蜀序

送授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送洪遜師序 行苑贈趙躬先生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凡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坐制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帥萬人臨事破堅北勁皆先諸侯軍故宣武論功得為上今年齊淄不順命天子復使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四塞於是侍中空大梁驅甲馬三萬騎與攻堅之具金鐵草木飛石騰梯之器載而引者亦三萬乘擇日出夷門門下之賓叅於幕者張生從馬生舉進士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噐之以為敏良可親起居

必典俱及考鈺有期故謂余叙其所以云

送叔父歸觀序

古之取仕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蔡之三貢果得中遂理索言歸至思以賀為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撰序詩以贊行云

送田令二子歸寧序

昔西河之派未歸而中書公為魏將因其師喪故門下將卒咸以戎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拜之凡類之制無大小皆俟決於朝朝之命士卒有所不孰聞者往往孽語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使其中子布與去聲兵五年命討常山悉師臨淮南宮城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二郡赦之秋命討齊營移兵東河渡急攻濟北九年校之斬其魁以獻其秋入觀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從謁京師者十餘人十年常山帥卒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得其事前白奏於是拜帥常山自以魏歸不十年天子之兵

南滅淮夷東清兩河而日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為
尚書留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為亞尹居岐以
將軍右持節田中以犍為將軍居北軍又以群為將
軍居列位午為少將作年為殿中丞以支恭王昆弟
姪俱以中書公蒙寵居官然皆謹恭下一人多以為
當任典儒者比長慶初少子年弟早令觀中書公
明日出都門來顧余以云較下名人文士必以文罷
別欲余有撰於是與述終始之跡以塞其勤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賓不由已之所尚而使
群居不類故有諛言順容積微之說以基所毀四隣
之地更効遙笑飛流短長天下聞矣而其侯尚且不
寤夫言諛之以警明薄毀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其
橈直而明莫之遂也雖樂聞已之所闕而闕莫之聞
也彼思動過畏者牽於諛說即爾而況已之所尚又
使郡居不類乎是以慎行者之所畏也昔者余嘗得
請吏昌黎公凡遊門下十有餘年北渚公之諸孫也
左右杖屨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為魏晉之詩

盡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于江西府且
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為別乃相與訊其將處者而誰
與曰有引農生倥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此
者之往吾無虞其顛之患勉矣惟耳不棄於道而已

送韓靜略序

或者以文為客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乃客之所尚也恢漫乎奇態紉紐已思以自織
翦違曩者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應曰草木
之病煩也使秋以治之雖孱萌於窮樛之餘極風被
露相望愁滋陽津下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唯恐
恐失類於憐禪菸黃之色耳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即
春以治之擢氣於其根昇津百體之上暢之風露而
繡英作誇紅奮綺綉縹緲錯若裝畫楊華泥香露
蕩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稜勇耀如是寧可以一
狀拘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幹以加之枝
上名之樹資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栽經綴史補
之如流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
樹者必壅以夷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自而銳

也夫經史百家之學於心灌沃而已余以為構室於室下葺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於所限故也矧之隙空之地訪堅脩之良然後工之於人何高不可者祭酒導其涯於前而後泥蒙波稍稍自澤靜略於祭酒其宗也遵道十年而功就頗秀出流類今既別而延蔓將遊乎河江豈欲益其自廣哉惟其勉無怠

別前岐山令鄒君序 十年秋作

昔者亞之西遊過岐山而今袂始謝余將就給食人曰故令雖貧然能卑人厚禮何不往舍也時方暑既見解帶塵令衣弊繒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食已有客越而請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必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勤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即混然齊飽是愚為貴矣而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而厚給如何也今曰古者侯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於門無繫帶之間尚已為义矣焉能待辨而後進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媿固如是雖賢愚何望執客慙而退至今三年與今遇未嘗再會食客今令窮采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

進者嗟乎會予與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叙所惜云

別權武序 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產出奇夫良士由是古稱賢士大夫多隴西秦川在隴西數百里而隴峻水夷川之源出其左余吳興人生於汧隴之陽長而西望秦原水土精神之氣昏旦異狀予又恠近世奇夫良士不繁出於此往者五年余自東來京師見中山劉定命言天水權武其人可教耳吾常語善於武武箴言往往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明日余過言之復其語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必汗流肌慄冒目如即事既罷定命又從容為余言志所未遑者則下涕頓首又曰吾有女弟欲以歸武願言成之事皆未及會余東拜親於江淮冬還都下不幸而定命死其親友赴喪者數十人武臨喪且事終日繼哀無絕聲予持其手曰秦隴之能產賢由賢之能產德誠未窮矣既葬武當西去予贈之曰夫孝慈仁誼忠信廉直惣於已曰賢穉是而行之不惑曰明子有之矣慎終行之夫全之為物也鎔而為器無不能然則將求為太用必

圖於善治者當其未善必更之當其善無墮鎔

序詩送李膠秀才

歌詩之所以為發寤其旨甚遠夫物情暢樂怨抑之感吁而散之大空遂會於風雲降于水土包聲于陶埴之器駘騶之變盡搖于樂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微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故勤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往代之詩樂皆能泐聲諧韻今徵其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象可見也寧近世學者固不變風從律耶何為其詞不聞充陳於管絃乎今樂府既闕所奏如有忠言之意衆所仰扎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不多恐驚悽艷之功誠以蓋古赫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賀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典綴裁其字句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亦諸王孫頗專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為思轍賀今一不中第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煙波願有謔余乃敢悉叙詩歌之大端以為別贊

送杜德序

初亞之提筆西入關留舍鮑溶於楊州溶出詩吟至夕過百篇而窈窕之思雜發亞之歎息曰後生亦有繼之哉鮑溶前在長安常出入冢官杜氏家群孫皆喜溶是時博方學何虞詩於其音徃徃能自振激後可得也及亞之與生昆弟游其相樂之愛故典溶尋而溶言果然十年春生長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瀟湘之水皆淪混于東合而為大江猛注於江陵楊州兩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橫秀之色屬江而起前文者自馬遷皆經遊之六代為詩之士而得聲名騰翔矣因命生去遊以廣其思三月生即路亞之喜鮑之知言又樂生受命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晚歸寧序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咄倭人前贊舞者奮袖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即暮既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寧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得稱甚光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

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來舉進士得繼及綴
字為便口之句歷贅其文於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
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
京兆京兆籍貢生名為亞首生之兄蓋在列下十
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
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送受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閑長又好六符神略嘗
從奇文夫游至北邊歷塞絃受降城以宗人蒙幸於
上將軍受降城扼塞得與方鎮列方鎮諸侯時節更
置其使通殷勤生以善言語故遂得居使者伍今年
夏生使于夏得其歡而還夫以節度尚書公專嚴重
義為天下望者重目故四方使其來者難如此不必
言受降城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此而見其不辱
也不必言尚書公專聲重義於此而見其專重也六
月壬子尚書公餞使者于陽平樓命幕府賓佐相與
追詩以為贈不以亞之為不知言者皆頌以亞之言
為首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人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
能放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尔而况六藝之倫乎余
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
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而旭歸
為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人學
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
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
余家為余題旌故平盧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
吾友生曰願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
之志於鼓噪劍氣之勢乎願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
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與
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子今世益則儒道少衰
不能與之等矣於其流亦有泝別焉為之師者量其
性之高下而有機說故有瞑坐而短行毀刑而鼓談
之道岐於是也十一年春于東上會稽還造江有緇

衣洪遜從余假渡自言能贊導佛語奪與其曹群君
講誦恒為宿輩惟信他日復來言當之關中欲余以
叙之夫西都輻集之地居多豪縉得進於上前者車
服之饒擬於卿士而逸得無欲乎在自勉而已余不
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

行勉贈勉躬先生

士之冠段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襲必泉好惡於其衷
好惡形則利害際而其明一悞所燭習識之惟與生
相老矣而幼善亦遠也惟勉躬慎或為能多即之故
曰勉躬敬事則道容已勉人則偷勉躬而擇行不諛
者處濁則清居族則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折獄則
不濫夫玄黃之滋不能混王之素勉躬之志幹以潔
故處濁而能清偷老之私不能玩於禮勉躬之氣和
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負於勤勉躬行
誠輸而勞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湍不能返混而
倒注勉躬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守俗而能化蒙登之
之垢不固黜於磨勉躬之辨窮思極明故折獄而無
濫若是者非勤道孜孜則多易遠也或問於力行之

先生曰善可遷而可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勉躬自
塞而已先生姓崔氏字夏封生于唐臣于五代居官
則克慮以事事假牧于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力
以食居于河濟之沂其友交給而助之既跡既明賢
者稱之矣他日生往邠侯之命余贈而勉之曰鯨鱣
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馳終歲而不息載者之
穢於馳耳及馱風水之適安於所留曷與一教之塵
爭雖坎二循環之輪猶蓋其止也願潔狂之誠能思
即哲居哲忘思則任蓋古者勉不息之勤言也先生
其終勉諸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策問并對

策問三道

省試策三道

西邊患對

賢良方正策二道

京兆府試進士策問三道

問昔者秦襄公舉秦鄙之人逐犬戎于西河之外因其險而塞焉後代無敢逾始秦方列為小國而東有諸侯窺地之兵西有強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嘗籍卒於外而屈於敵也此一侯者之士尚尔况臣天下之大哉今西邊制戎起隴黃荅輔兩關新故關也目黃荅拒塞倚漢中南逾山綿阻極已蜀自關鞏隴西北會彈箏杠于河壑于朔方夾河而東倚豐而角宥天障居其西以控戎者凡七師遷延數千里之間壁衝扼要之戍百有餘城若此足以流威而謹塞乎且戎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邊防與地之兵方秦之多倍百矣猶以不足於用即東取卒於淮南吳越東南取長沙至于衡山臨江更歲以易卒彼其土之人逾寒不曠而投之積水之地役其所不習用其所

不能非獨饋餼之不勝於費也及開墮指裂膚之事父母妻子聚而興哀今欲疏罷徵之請則邊臣有失助之告如存乎舊規則養死而無用得失之端幸稱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為能以化親於人矣訊其變化寵宥之法曰歲益祿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誨人曰勞氓其來我者遂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侵決不渝一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誠著而不哀四隣之人適而來者屬袖於道歲告籍於其郡達于連帥即遷之適人之邑亦且虛籍以自蔽累賦於所存四隣之邑更數誨以召之賦累而不能友者更往而適之四土之人環遊不絕輕去其鄉間猶脫垢耳雖思書至降為之濯煦然猶虛籍為租日增而不止豈褒充寵宥之譖哉不然其外安在衆君子皆令智負能惟其不恡嘉謀於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夫才之居人也自中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

士非列於朝請者必仰於吏部故歲調試千餘人即
倣疑於事使對書決之亦有冒買其書者莫有所禁
其取捨之程考於字句耳夫楹莞輓輻之具也細不
掩短狹不模撓隨用有轅於今士一規而選授於殊
執豈果盡其性哉欲去書判之選則有司者無以為
准約未知何以而得其中也惟陳必中之言以程斟
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改之大端固並行而不相悖在交修而
底于道漢文以恭默致理式合古風鄭產以刑鼎興
議是稱叔代昭然濃厚豈俟數陳然則馭時自有宜
急禮云不從其所行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云使人有
所愧恥斯不亦賞罰之羞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流
端其本而止其末陶然而臻福壽薰然而化暴戾體
則盛矣如寬舒何是黜幽陟明為瞰察也其或舉一
善而衆皆歡懲一惡而衆皆懼進猶加膝辱過楫市
効則有矣如劓刺何是道德齊禮為虛說也今程上
思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周觀材器酌時而行

必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辯幸陳其要無或蔓詞
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太寬則上逸
而下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下偷則急慢生下怨則
暴亂作故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
作之是以不相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咸陽
鞭百國之貨以富宮室當是時秦法行于四海天下
之人側足而立漢興悉蕩其煩苛典天下更始樹可
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于文帝漢天下已四十
年矣文帝躬節儉務簡易因其時而若子產者當微
諸侯爭霸禮讓流喪盜賊群起鑄鼎著刑以救時耳
今可法之理於近莫如太宗龍興革亂隋之殘政脩
法度立中庸圖堯舜為鏡於前用以為明白之理使
房杜為之相以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泥乎開
元井閭之人反朴若先古然夫既理之代理之在中
而已矣猛則救以仁寬則輔以殺孔子亦曰從容中
道聖人也亞之雖不肖然讀其書見三代之作如此
秦漢亦如此太宗中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來非
遠而鄉中之老往往猶有詠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

從容言於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博通其舉唯君子能之是知超乘穿朴非謂武也搜章摘句非謂文也苟不通乎源流而徒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超奮於文儒有請綴投筆之志杜園急病何代與之乃有淮右小醜久稽天憲理上深覆燾之念極綏懷之仁網開三面武引七德而鼠盜蜂結起未寤忠臣義士有以憤激今明詔既下王師鼓行視被兜殘生見穢盪誠太山洪河墜卵注瑩不是以喻然衆君子備詳前志多綜流略必有善師善戰之術七縱七擒之方一為指陳悉微備要博求其可上達宸聰如或出乎奇秘亦當周寮以聞獻

亞之提筆之士也區區討論之間迷失聖意究未能得安足典論功伐之事歟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梁從容觀魚之地而濠人有習知蔡兵舉止者嘗謂亞之言曰自是少誠叛已來王師曾會德宗尊仁宥罪詔天下悉罷龔蔡之人雖蒙恩煦日夜益訓甲卒

堅城深塹芻食盈廩積至今十五年餘未嘗一日志戰非有他居反側之間唯恐為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禦已罷雖數更其守未嘗聞一守留心下人收愛百姓皆能名虛軍畜肥私徇馬田園陂池之利用以自入務行金繒卜射崇臣折遷手善地而蔡益知其境之虛果因喪而橫前日壽州失利則固然也今又欲兵徵四方使來會用於小凡蔡即北取趙魏燕齊西取寧隴邠岐西南巴漢南取旣閩東取吳越皆是提遠趣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聞其將軍稱者使其士卒一有父母妻子之念是寧能死志一方安所為聊且勞給非所為也爭鋒則失利坐守則厚費今議者或以為不足於練皆非也而屯集師旅亦非也今必欲不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為近境之郡至則籍其郡人父子昆弟五十已下十五已上除習兵務農無得自用者如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悉數謹對

第三問

問瞻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稅之謂耶煩則擾
罷黎省則乏經用縉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曰擾
農困商敦本抑末知倚市者為弊梓稼者誠勞必在
乎慎擇臨長之官加重耕織之出今牧宰非不選也
而富庶未至衆貨非不制也而粟帛猶輕用何方可
以致龔黃蒲密之理以惠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
食緡錢之饒以利澤南畝斯上心所注亟以延問觀
先之士期為指明

對百姓之貢輸賦患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
自謀叛已來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名不一猾
吏橈之後期而輸者則鞭體出血若聲仍終不得蒙
不忍欺故豪農得以蠹奸賈倍之而美地農產盡歸
豪奸益其地資其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篤其
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如愛弃墳井亡之他郡而
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夫蚕婦蓬從廩走於天
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
粟益輕也今返之法必在刺史長吏耳擇其良者使
久留於任一年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加之三年

而政成者歲加之異政累聞者五年而后遷之速率
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齒則庶幾乎其化矣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歧隴之間
採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
痛之狀辭未條悉或短曰惟吏以西戎蠕蠕之旅而
為邊出苦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吏曾不哭也
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
因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
得習伎險不得為固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輕易之
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時南馳其來衆
不過數千其所掠民則貨一人所舉而已鷙集不能
屯兵留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知奔蹄之
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如狀
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
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
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
兵材雖一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

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
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但耳及西涼至于會寧天水萬
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為戎有由易而見亡也聞
其始下京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
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
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呼曰能圍即東解其
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
意自羅其榮以來為語相傳尚近柰何客獨不聞其
說乎歧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林北繁
故戎不得為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所不達
且又虛兵之号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
伐麋鹿羅麇麝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島險障剽繁
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糞畜
粟金縵文松大梓奇藥言禽薰臭之具祝輅於陸浮
筏於渭核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
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飢寒衣
食或絰時不賑頤其心怨望乖非常尚能當我耶是
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及今岐隴之

土甚饒農食不充糝稗衣結縷無帛布其相稅納粟
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
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
粟倍數矣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
無不恐吏是民由逢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
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客柰何為不
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朕聞古先格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眡心
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縣
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
臻叟乎其莫可及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
派瀉微自漢而降是徵蓋寡朕願昧道祇荷丕構奉
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揚慮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
選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
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埋底災旱
近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
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

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恭列郡在乎頌條而干禁或未絕。又在乎枝度而淫巧或未格。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齊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可近。何道而和氣充推之本源者。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是。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平何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對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應。還若影響。夫以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衰而無怨。此神農之俗也。以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得離其下。此黃帝堯之俗也。以義教人者。下以神敬之。雖衰而無慢。此舜禹之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刑戮而畏之。不俟棄而刑戮復矣。此桀紂之俗也。今陛下廓神睿之宇。臨天下將三歲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聚而俯告。悉徵所達。以輔于明。臣幸得見。擢級之嚴。陳百玉由戶之道。臣之所奏。善戶有三。神農唐虞之化。是敗戶有一。桀之亂。是彼三善之戶。其門甚關。皆可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車而已矣。制策曰。厥聞古先

格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甦心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變乎其莫可及。以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震傲。自漢而降。足徵寡者。問有以古先玄默無為之化。及三代質文迭救之法。易難相殊者。臣請指類而奏之。夫數之始。生起於其一。而應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童子且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億兆。塞乎天地。雖明大之人。猶難舉籍而造其極。天饗者。始生魄於嬰而蠢於蒙蒙。嬰之時。不俟更乳而飫矣。及形具氣周。設肥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以塞其饑也。是則太古之人。衆庶之俗。其由數之奇寡。饗之蒙蒙乎。無越無踰。踴然濡之。無營無慮。愧守侯。煦為之君者。易其化。五帝主之。何異以育育之材。舉一毫而趨也。三代以降。衆庶之情。變之俗。其由數之億兆。饗之周壯也。君之者。廣法制以御之。飾禮義以導之。明刑賞以齊之。然猶不能使下表奪。無益也。臣聞聖人高明而道中庸者。法常制定。使人無加踰於飾度。猶恐其久而為

弊即以日新之言以勸誨使不為常也如其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致踰檢乎講習師受有常學儒者何致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令列郡何致干禁乎車服室屋有常度工者何致媿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常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既弊於夕而能更興於晨便其先日日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化源復何有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之患乎制策曰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辯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阜財糞殖也生寡而食之衆煎無以臣恐鏢於所制也伏願陛下修日新之德察善政之臣行尅己之令以拯其弊然後可以畜水而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群老佇教也陛下如能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理古可近者其在明禮樂仁讓也若使和氣克克者其本在和人心之和愠在理之雅正也其理悖者衆氣雜其理明者衆以洽夫衆庶之情和平愠柳之氣吁而散之大空還會于風雲合于水土包聲于陶植之罟每歲附陰而伏秉陽而果衆庶之氣雜于陰陽陶于變化者其由趨孽乎愠氣居于中

則矣矣則悲二則水潦敗抑氣居于中則悖悖則尤九則螟蟻生乎氣居于中則序序則得常得常則風雨節寒暑時和氣居于中則恭恭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誣而為休寶流而為精神洋衍乎祥先沛滅乎佳澤臣固曰克和氣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允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乎何務維龜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者夫廩畜之所賢者在乎賤入而責出使人無所困飢於凶災傷勞於豐賤也夷吾之權微不可也從古已來西事戎者或辱於盟而困於嫁非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為所窘搏則啗物以其兵矣戎夷之生無以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擒也嚴允之言亦可徵也自長慶寶曆已來金紫銀朱之佩盈于朝逸于郡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聽使人無所守是以紀綱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為防也綱紀所以制物樞用也是皆虞患難極困也人有赤子沉於水火者為之父母必將奔往而拯之使免於苦及無為救者則必坐悲而泣望也為

救之具必在長綆之鈎修竿之扶乎有備而防者父母之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今陛下之赤子亦以困於是矣陛下亦將拯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弛維經不樞則是脩竿長綆之鈎拱不為也陛下君子九重臨于兆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為陛下懼不仁之尤於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明察智讓以周於用一刑賞以信於令薄賦歛以息其勞慎禁奪以省其犯審獄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之陷不牽於瞽瞍之俗矣多濟之防充列於無患之朝矣若是又以為不理不康不惠不仁非臣所知也謹附聖條陳為大略冒黷之罪臣何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未經盛聖之慮豈有遺玆然由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禎之任重憂人之志深况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矜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補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

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王者之改必臻於康泰國所立猶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闈儲峙卒衆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戾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仕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懲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徇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於成課去秩無守輕為惰遊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善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同指要得合誠明精別此周之情敦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詰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育等及屬

日蒙光乃能寤玄黃披蕙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者混非遠腥偶時安舒樞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賢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中縣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親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被幽塞猶懼理之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逾智傑應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謂非任當伏竄弃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臣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未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卒乘之數貨弊之資臣請以今之戶部舉之睿問有才思於文武本固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以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意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

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其由網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區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墜也故明四目以先其視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先其聽開喻其未聞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夫而終不患其亡由網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系于首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脈其緒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尊其道故足司其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隳今人俗彫訛者其由戶部之經不理昔戶部其在開元景為治平當時西有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師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

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佞直言
得死諛色或進轉掌之間清暉巡于巴蜀矣今西涼
為虜而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
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笞重繫不勝於籍權之
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衆多欲無彫訛不得
也兵部之選武士益繆矣武夫試射百矢為重騎射
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夫賦者之宜業也而直者百
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奸之輩役者以待冒入奮戈戲
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
用願欲占籍自恃以違徭於鄉閭耳而欲率乘貨弊
之充強臣未見也今西河之間至于幽薊連虜西邊
北邊而仰給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操曾
不能制一校尉而况細其經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
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畊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
成願使兵部之經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
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率貨不充於古扎今禮
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穀律之賦詩擇之
及中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

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由擊陋歪而望曲於
韶護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博明為
狂願以武為汙矣而况兼學矣陛下以殷周之誠而
求之何患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經不舉之由百工
之不條理言且務於橫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
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土力之
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陛之上
陰於茅茨之下土簷而具禹親勤水而卑宮室是二
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天下
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
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王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
侈之樂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
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鬻婦之勞
不足給竒緣之貢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覆宗
社今仕家著籍於鄉閭亦已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
不容於楚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
堯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
之用關於將作為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

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千人則堯聖禹明周規
漢儉為陛下擇耳何止仕農之固縶哉今吏部之補
吏散調官于千餘其試以偶文儻語之書程以二百
字為准考之能否以定取捨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
以補况十九皆偽人手以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
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鷲為之
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 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
心鏤舌比辭而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於朝
者歲各貢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
勝於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
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以則人人
爭好賢人人克已何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
闕衆多其寔急者刑部刑部之網不舉其由賞罰之
不信勅令迭降而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
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欺之藪耳
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再去其相逾則人
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
為刑部之源官無令猾賤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

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止
於闕蓋將病且瘡矣夫病者其在支膚則易也六腑
尸繆氣非所經而其體固不亦危乎臣聞良醫之理
瘡也陳以奇方進以猛餌外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
于其中及瘡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才調
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
和矣夫近代之患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
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
維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
荒淫異國之瘡病也嘉謨長筭國之奇方也強將勁
兵圍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
其於外六腑列於內相餒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
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
其久為瘡除而不補其久後發為瘵難矣臣以為天
寶胎瘡始於一支久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
宗肅宗除而不終瘡友興元德宗之時又無大臣可
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
乃復遜於幽真居國之左足又有西戎之屬居于右

掌之膏腴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日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門嚴關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聞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敵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蓋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故聖人因之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勵之。恐借陽之通也。內審煖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電凍霜雪。禁其煩。稟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舒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傳文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檜齊魯。滅常山。死幽燕。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諫者且以為兵可耳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剋北。不旋踵而賊

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轅。如措之峻坂之上。援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矣。乘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衆威於深。棊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大原之師入剋立。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連矣。此拘冀囚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明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貴勞之厚。以為戎虜知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地之不廣也。替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逮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刁陸下將安倚乎。今北虜循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

盟安之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
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形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
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陸險利強弩以運重者據
之平陸利騁戈以捷手健蹄者蕪之此得勢而亡三
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牛羊雜畜及衣裝資
賂皆與之無令有奮奪此顧利而亡怯蒙兵失此者
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竄仕於
邊久嘗與戎降人言自輪海已東神鳥燉煌張掖酒
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
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
居城郭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
時必東望啼嗟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
臣意西戎今冬當逾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冠
西城先擊鹽宥城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
會涇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
持裝佩鎗糧令邠寧涇原軍皆出乎涼道彈箏邠寧
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
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卷

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是以供具名
以輕騎入河蘭撫諭其遣人飛聲流勢延而蓋西則
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驚烽之虞我
臣因曰四方之敵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
言極諫則言無所不宜宜不懼於罪也君諫無不極
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
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必欲言之臣不寤也
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言實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
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况短裂之晨奔充馳驟之下
筆之秦枹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於一
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故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沈下賢集卷第十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唐郭公墓誌

故太平令李靈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表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

碑文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泚貞元年泚為涇將德於軍軍中皆推其公嘗從泚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地扼洛口有洛川在涇州西北盡於臨涇其川絕饒利息蓄其西大野走戎道曠數百里其土乃泥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即屯臨涇為休養便地願以城控之可艱其來泚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而泚言

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蒙殊恩大幸于姪昆弟俱得丕荼而官者蓋以邊防未有可制志日夜懸於此故厚公之事無所難今用泚言則邊已固公安倚耶雖戎不得越所趨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輕所憂矣遂不從泚計及帥死其校既祐代為帥歲餘泚又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為防者獨西戎矣而邊至王畿尚萬有餘里其烽叫之驚東不過燉煌張掖之間又有嚴關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迺者燕人反安祿山史思明其邊兵強壯悉會難咸陽東而西陲復為所攻盡亡美地今王畿之傍列為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于帝垣况未有可固今每烽戎入塞寇涇驅其井閭父子與馬牛雜畜焚積聚殘廬室逸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決於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之築於涇甚便前年泚白於故將軍不聽今日幸願將軍省計逐築城於臨涇以洪郡鎮之自是戎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留宿衛後為帥者惡泚能強涇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懸岐隴而邊人無幼老盡能誦郝

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涇城

墓誌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 十一年夏作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于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由是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自佛派分諸系于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為重望而律師光範者始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其曹為狀喻之語而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五年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被褐言語應引則老繇不能對矣大曆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水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使授學更居靈光寺遂與其徒謀贊微言百混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水咸果受人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會釋單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滅于其寺之居僧年四十五享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中逖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人其鄉里在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

食邑三百戶祖九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河東裴氏其子與明辯之列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承事之儀由于也作銘其詞曰

惟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孀匪育孰後尔已能傳其心即繼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某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為人儉毅意氣祖楷落自凶奴提其屬未入始為唐臣累遷至將軍贈司徒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冠有功故公於提襁之間得賜校書郎武穆薨公少無所倚薛燕訓憐之奏試殿中丞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平軍事李正已於淄青正已恃公說之以善語雖不從然得重賜與馳歸即從宣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而賊希烈攻剋城校公不得赴乃從淮汝軍事哥舒曜於東都興元中行營為先軍得試將作少監垂侍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史中丞貞元九年入為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史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

刺史七年改安州刺史九年入為右羽林將軍十年
春加左散騎常侍拜節帥涇原既至聞士卒前以食
不賤而滯于者皆與贖歸之夏六月公疾發視政不
能動七月十二日薨行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紫御
府栗帛命官即其家吊勞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
適焦氏娶實氏夫人生嗣子罕夫人卒娶潭氏潭氏
亦早卒公特葬使上兆兆言合葬不宜罕從卜竟附
先將軍太尉之墓於華原其原乃用亞之為誌以銘
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源居彼北方繼世不遷乃公之祖
始為唐臣武穆嗣毅即我家勳帝念不忘公亦為藩
乃葬王畿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功與魂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宮苑閑廐使駙馬都尉郭公墓誌

府君諱某其先閬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勳
著績為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巡巴蜀肅宗旁
兵于靈武乃率其義虜順夷合兵逐叛得為朔方軍
節度既而二駕還都拜為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

大戎飲馬昆明至于御溝天子在陝又以擊逐之功
益拜尚書令封汾陽王尊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平
公主都尉主客皆賢故長安中名人文士自李端司
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席酒更日而主生子男三
人女二人長今為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初憲宗君
邸時親臨主家約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昆弟
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
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
柔和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
家享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者
出按問瘳疾之狀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
葬于京兆其原之上初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
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嗣為之主辦
卜葬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牽馬操槨至于櫟陽即
尉家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為之銘以誌其壙
於是與叙勳典之事表于壙中云詞曰
河族崑崙命源惟長疏于神華其來決泱影響邁會
披華吐章靈烟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溼為濃光

保我國步乃生汾陽在戶作局橫天為梁息災破難
以乘疾詹帝子入室固知維經孫為國母沙麓以昌
少為相臣謙寬汪汪祿而不壽來彼中霜惟其流慶
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冢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冢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
哭巧於相黨之門以事其殯事特具命其族亞之為
銘以誌其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
封定州刺史曾祖承所為鴻臚丞丞生少連為潞水
令今生年為梁縣尉尉生府君世以宗廢調官卒無
遭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戚隆貴而胃得為列卿掌
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貧附其屈而家仰給
為生元和中調為太平令李於官舍親黨語為善人
多痛之銘曰
廊斗圓穹覆手萬古之中賢者或塞而夸者或隆唯
遠識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沈參軍故室李氏墓銘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為都尉出居延力

戰且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為貴落其後入唐為功臣
世世以武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曩皆為
帥長及父沒門下客沈亞之請其虜以夫人歸于從
祖之子曰稱師從祖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
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沈氏之先繼烈組冕顯於
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
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蔭遂以房為將軍
執金吾冕為卿掌太府羽為駙馬都尉尚長林主夫
人既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年正
月六日具葬城南次于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
冗葉雖榮速霜霰兮勞騷羅災延而眉兮詔妖之飽
筭刺戢兮觸相寤露係妻裏兮玄金蒼磔安靜銘兮
紅瓊海碧包脆危兮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叢
咽伊兮姊弟酸眉垂涎漣兮悽風送魄鐘生漪兮黃
壙圍際絨若惟兮明能之魄來而安兮無越遠兮

韋婦墓誌 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梵天實中為吳王府司馬父曰新貞
元中為杭州文學卒母河南姚氏永貞初歸夫人于

京兆韋氏夫人之歸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道年十八
暴疾七亞之姊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姐家之
喪必有賻亞之貧無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妻之喪
沈氏得為銘誌

夫人之刖曰琅和夫人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不
命於壽不多耶實既命短可奈何已矣蓮湖之西靈
山東趾南極于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子而
琅和氏之骨歸于是

盧金蘭墓誌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
四人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憐之獨得縱所欲欲
學伎即令從師含歲餘為綠香玉樹之舞故製大袂
長裾作新眉愁頰頂鬢為娥業小隸自是而歸諸姊
不為列矣因恚泣謂其母曰今我不若從所
當耳年自十五歸于沈居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
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年沈復東南而昭華番
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凡十一年年二十六生
男一人女一人葬于城南尹村原之下作銘其詞曰

野遼刺兮衆草羅生颺簪翁兮孰先殞零綺顏奄忽
兮辭金盃去何止兮歸無程芳霍紅荃兮昔所運今
銷七兮不可再馨魂魄歸未兮復此園塋

表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媽蓀故居家時名鄭兒
元和九年年十六房叔豹采求彈絃者其母以鄭兒
為後以善笑得大悅曰更名薰蘭叔豹為人喜酒多
廢薰蘭勉之曰某以孫稚蒙君曲悞之愛使得奉巾
饌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又是給華卿
恙無有乃終日碌碌自墮如即至力
旦暮將何以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君若某
皆貽之乎於是房叔豹蹶然自臥遂取古籍詩書併
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軍來舍房氏始聞其語曰嘉之
遂為著篇以繼勸且古語有云女為悅已者容亦見
其志也知薰蘭之能引媚其志歸於至理豈不知賢
女之為容

題劉薰蘭表後南卓昭嗣

余所善考叔豹豹好色得劉薰蘭景為嬖後即不復
 顧他色始余與房宴言薰必預故余得周視薰所舉
 凡為言雖尚才功柔戲以樂左右而徃徃甚正余獨
 恨對蘭薰凝視之移晷刻時有嘲述卒不能云云顯
 余才不足當語薰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賢抵豹居下
 賢誠才尤精為太史公言一見其書采能備薰善時
 余貢於京師豹與張孝標美喜言文并批笑事因錄
 沈述來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色兩相宜耶故復
 叙之以繫于沈左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行狀 祭文

為宿賓謨行狀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尹文 祭胡同年文

祭故室姚氏文 為人祭媵者文

劉巖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修明真齋

為漢中宿賓謨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

紫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諱 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秘書監

父 潭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

以門集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大僕繼喪

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姻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

中今與皇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

大瓊為之師又以大瓊子通玄通微玄為助教令十日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尚舍奉御得歸故卧又詔吳大瓊通微通玄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其家人以為效德宗竒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儻裝入賊軍中見賊偽右將軍郭常在將軍張公晟公說曰陰瘴之災斃游其堦壇即楊先赫明是輩不知枯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挂執乃出詔示常等皆捧詔伏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官臣朱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洪遂與捕繫之死矣洪二將詞不伏即徙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髡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明日日宸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選拜王府長史貞元率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舍人吳通玄謫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寤之謂公見義不回賜

書寵勞竟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為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改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叵險狹蓋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閭亦以為自賴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鋒奪食所引刃援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若辛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關耳又問關何以而得伐俱曰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關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受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滅季子是卒皆免胄匍匐遂從所徙歲餘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之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皆以去

信強七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待皆莫能詞先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公居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命從官臨弔之賜賻米帛贈太子少保公強辯多學謙下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其從寮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貞元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涵雄渾於雲水陶沉毅與濃剛作眺眺之巨士綿將流於洪光鼓神禱之在已昔丞相之東征統梁城之千雉命賓余以掌檄縱牧馬之遺美見公佩之橫晉冠銜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以余奉歸于故里寧後者之無當願狂埃以勃超司馬啖而宥徒烹血肉肆而為市何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豺豹於神狻遂清寧乎千里聞君書於天閣帝

嘉悅而忘恥葺叙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紀廩蓄粟以億計積有餘而流委擬甲馬之萬銜惟君王之所指櫟准僅與齊萬當可冰以燧葦視燕趙之強侯若負垓之群蟻彼承風其如何聞當飯之遺七及柱天而輟日信博壯之可倚逢諒闇之物晨遂踐祚而為治推轂分異壇河橋分廊時恩光被以湛稠仍分嗣以及嗣遵往年之來覲見差班於父子復何殃之不造遽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道分修云乎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窺旒而無宸錫祕物之必周余得命為臨視還壞厦而將駕導清笳而哀徵鑿卑志之潔恭願降歆而省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南府李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遣郡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祖于故河南少尹李公之尊靈夫哲之遠塞兮繫其時之艱通故孔子危而周公龍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何思所思唯時謨不我進網不我維民不

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貴何大用為夫子之道歿矣
今將遺誰卷清明之特達歸壞厦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胡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諫龐
嚴沈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祭於故安定胡君之靈
惟溫毅之尤類今舍朴譙而苞野工時言之便平聲
詩兮關風識於遠雅同遺息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
念嘉歡之平生君何先而捐捨痛彫華之誰疾今聞
號眺之稚寡者余奠之不適兮促悻征於前馬何決
邁而無顧兮豈樂居乎壤厦既啟全而無尤君子夷
其終也哀哉尚饗

祭故室姚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笄佩之有儀俟嘉
人以為仇豈位者以無當願采贄以納予惟鄙夫之
蓬塵牽阻離以為尤始任筆而關塞俄自夏而涉秋
誰未歸之須臾遂省拜於東陬潔幼弱之室處奉板
輿於修途值凝冰之沂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
以時負重鈞於薄軀可因塞之多淹汨歲序之忽周

誤聞恙吾中閨言迅纏於皇都及鄭洛之外郊承凶
言於來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以咽呼目虛疑而
直想容髮埽之在眸舉椒桂之觴感百年之永乖纒
總帷之撫臆非彷徨於故居惟靈魂之昭昭省余心
之勞劬

為人祭媵者文六年春作

念昔媵者容華不常喜顏如春酣葩之芳燿乎將照
擘手為允偏然去步如烟洋洋萃然未裾如鸞下翔
佳言如酒和人中腸情如蚕絲縵不可央惟我所當
遂栖余床為余馨者自始于今六謝冰霜繞云就木
言歸龍首道既已隔淹不可久嗚呼哀哉尚饗

劉巖夫哀文

秀才劉巖夫父沒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
曰號呼室憑暗鳴兮一溢不入百體痛兮體泉竭日
疑根枯兮脆黃推亂如霜燕兮形若龍骸骨膚兮悲
占六腑神無居兮魂魄恹恹容四隅兮去衣風雲悻
君疎兮待待地之赴幽都兮生成果克李意舒兮厚
姻薄養世有諸兮俗浸且廣無誰誅兮清魂佳宇赫

來圖今鼎設海陸備有藟兮吳梅狄酪次濃腴今逢
果錯實態味殊兮酣若頗視若珠兮香津桂醕蟻沉
浮兮綠盃既蕪有鑄盃兮醪醴百味君安須兮惟君
之嘗恣所如今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為君澆奠一饗
余兮

祈雨文詞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樛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詔
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于漢武皇帝神之祠下因
巫人以達其祝語嗚吁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
氣神得而均如愆且災神何為仁惟神昔帝漢日何
祥不臻燕雍滂洋甘露騏驎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
配高明歿而為神君滿必誅居抑必申今者獻陽始
歲亢而為屯草木蔽萌塞脉沉津不蒸不洩逾于十
旬兩師慢傲尸違不宥潛深騎高祐此下人風伯蠶
戲歎陶濃塵清為凝靈空若頽雲鴻退突渤上蒙無
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兩師皆神所司處位
不職荒役不祇神儼之權使之為用上帝如怒其殃
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咎然後泰

陽蒸雲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
虔虔于祠集于宮室鼓舞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鄂州修明真齋詞

大唐大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十五日己卯明真大
齋主朝請大夫守鄂州刺史李祥典謫臣郡容將吏
等仰首稽首再啟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
太上老君郡靈眾仙咸俟畢降蕩乎混元始精畢滿
涵真薰蒸為氣形生於聲眾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濃
薄厚四氣之營乃岐乃陌折其混并眾動壽量道居
清濃覆人為大啟悟為明拒惡為整護善為扁居惡
如何恥蕪面點居善如何陽然懷聲道之所宰尊無
與京伏惟皇上保聖億為壽程天齊尊高如天無傾
某官章職居專城雖喜從樂善之發怒因嫉惡而要
每覺逾息失次度刺不寧是用澆氣於恬奪性於情
害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神誤序胃血差經伏願大道
神尊崇尊澤祐彫堅老榮避眾之齡使淄垢磨濁迷
醉醒伏願金借其堅玉助其貞今某等之志戴道之
大德荷道之生成某等之狀蒙孽為甘山岳為輕伏

頌災從日銷福與時迎其等之孔恭洗思滌慮以奉
以行謹辭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李衛公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常熟瞿氏藏明本

李文饒文集序

會昌一品制集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

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

國榮陽罷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撰

綸紳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教法蓋本

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胤征其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

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

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弁一區宇丞相李斯嘗掌其言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

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

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

寢微寔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

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典焉在天后

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帝之朝常

揚纒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

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衛

作霖雨尊王室早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

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

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猷神度每彤庭奏

罷別承天曉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

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

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黃統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宣懿耐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

朝庭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封域無虞天子愉然有求互之思乃範真金模聖表

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

月也公於是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嚮齋攸居因饋

憑凌怙象強禦嚴之以刀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

告又坦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

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苑

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長安並蒙榛棘
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張仲武掃除僭亂緘獲仇雠
奉揚威神乃底靖仍顧勒石於陰山之巖以顯聖功
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明命舒展格吉呼嘯
神祇吐納嵩華當臺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彰諸
侯不朽之勲廣元后無爲之化公於是幽州紀聖
功之碑瀕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
衆乃敢揚犇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牙撓天聰帝
凝思奮神武公累登奇謀且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死輒渠受戮然以拒君况明皇舊官天井內地跨連
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
孰不可容沃小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
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貴
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
使臣以勞論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勳力從命
絕壺關之右臂收泓水之上游獲鼓渠魁在此成算
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篋
鎗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泉巢尚固議
罷兵者致聚請者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
則義師帥分宗室是互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

瓜隄具有堂構斯在首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笑彌
年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解策室于道書謂
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群議運籌制勝舉無
遺冊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
之園碁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奏聞戎捷
砥唐周鉞水泮鄭刀萬里來袁尚之頭顱二塚癸蚩
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
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伐上黨
之制平晉陽之救宗英可汗獻琛輸寶越自絕域通
于本朝文畢伯士胤呼轄谷蠹之師或執玉而朝靈
囿或解辦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
有論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
車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邱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開
之者可以祛聲贖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旣拔
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簡如
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
疾雷幾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踞於封章
達於旒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備美再三此文
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
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群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于

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一年穢醜虜北伐之詩四年誅狄重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厘之風壞浮屠之俗偃兵反朴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緝文質類于上帝焉唐神宗公於是纂華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臣銜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果生取封禪之書於太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昂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兼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為大誥析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閱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揀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授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澧辭讓不及因濟絮以叙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為侯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

金流石爍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獫狁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鷓鴣不傳之以馳騁驕驕不授之以審蕭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左右啟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任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廊廟自是已降其類寔煩惟君茲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乎厥躬由是人仰德益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中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李文饒文集卷第一

四篇

會昌一品制集

敕冊 讀

上尊號玉冊文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具容讚 并序

上尊號玉冊文 會昌 奉教撰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

大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臣德裕錄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拱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

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

保臣僧孺等六十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堯皇首太

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等名若

古貽厥丕訓為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臣

唐受命繼體承業運特至大君以興是穹所以開

至聖也曩者明而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

公先所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光發於唐虞文興於代

邠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邕光

耿四海玄德莫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

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

德塞遠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盤于田不

通于色自閭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

駁名實學乾綱擇聖紀修舊典協誠質控嘉禮款泰

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

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

而逢字消叢倉廩而蝨螟息去歲龍祈承祀大輅親

郊捧玉瓊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

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

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

于群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榮昭配

未升於櫛官每懷嗣微烝烝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

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度劉之罪與惻隱之

仁回電收霜為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輝德

戰兵讜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

甘澤丁辰而廓陰羽和景曼溫卿霽網緼斯所謂神

抵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載駟之

倫暨藩侯邦伯黃髮齡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

睟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

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丕夫大典不可辭

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
夫編覆包舍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
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
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
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享而
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
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格等誠歡誠躍頓首頓
首謹言

上尊號玉冊文會昌五年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
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
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
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
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
臣聞在昔周宣檢枕內侵四杜薄伐以定王國則詩
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恭義郅支遠遁
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未
星孛如雲蟻飛蔽天先帝威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

遺大授艱迄茲成功厥有異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
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糾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
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
於是三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
機倍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訛邪遠佞幸
絕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
純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
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叢者北狄矜功
耗蠹中國種類磨牙根柢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荼
扶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
堙滅携國欵塞賢帝女感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
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奉旗剛旃兵塵穹廡火烈荆
榛颺剝候碎輶輶六蕞遁逃貴王生還剗滅妖迹剗
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親譯來獻
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擾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
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食曰
精甲十萬積穀十年衆庶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
霆聲群疑氷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迂雷而破山任馮
異則拔天井而振上黨伏具漢則發突騎而窺邯鄲
壺關夫險山東奪魏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

搖蕩異議故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子
 所不捨末三旬而定晉地繞蒼年而滅澠子不以金
 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
 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
 夷而肅慎來賀景剪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
 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
 覲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弗已乃屈已以俞之
 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
 巍巍乎有功帝克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
 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
 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啟宗之福致周道之平
 熙我王度玉振金聲臣德格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
 謹言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 并序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
 感人心朝廷四方感一於正以精蕩侵以道勝殘故
 得風雨時若蠡螟歲息銷逢字為休氣驅戎狄為懷
 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箝伐憑阻弄兵陸梁常
 頽既伐風沙自靜武功既成體德昭明前古未聞百

王莫致之事皆歲稔於圖謀矣皇上以為大禹叙九
 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止予欲作績傳
 昭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
 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况乎
 廣成之戒抱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謂是矣
 豈敢夫係風之言奇彼淖冰之術從偃佞之所珍遺
 走舜之今命各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
 水若疑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
 近玄祖之光蓋以昭蕪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
 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
 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文王所以新天命也體貌
 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績事之徵極於微肖
 至於天光時清日光明潤非可圖也庶髮鬣焉末臣
 奉詔取颺言曰

唐運中與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光煥其文北伐擒虢
 朔漠消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禋生靈關盜起河汾
 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群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
 萬機益勤爰命彩績載模天真崑閼仙峯峻極秋旻
 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網緼
 為龍為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孕靈廣肥載甄

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堦既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
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李文饒文集卷第一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

會昌一品制集

紀功

幽州紀聖功碑銘

異域歸忠傳序

黠曼斯朝貢傳序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奉救撰

幽州盧龍軍師檢校尚書右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
獻捷之禮今年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聽之豈不以
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
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戎衆可
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
功傳於惇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
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麻智不殺
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擗夏之戒傳
有脩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
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
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
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鈎深退而藏密故能神
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
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群師沮氣皇帝以

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畧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
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
俾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
雲從鶴鳴而子和方枘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
師西域振服宜有良將致于朝邊張公禮閱戰器書
成傳辭朕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
主雅聞奇志將帥而行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
帥非自雄武授之前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億億千
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
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
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
載之詳矣誓薛延陀之敗也昔帥吐迷度率衆款塞
太宗幸靈武納降立回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
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棄護以射鶻之士親
護戎旌亦由羌擊率師以翼周北貊臬時以助漢既
珍大慈乃嘯厥膚特拜兼護司空歲賜縑二萬疋厥
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瑤祠
雲構甲第葦布棟宇輪奐衣冠綺素交利者風偃挾
邪者景附其羽翼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
音欣珍膳竭蠶上國百有餘年既而傑驚無親天命

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存飢畜產耗半點焉
斯因秋乘使遂焚龍庭區落蕭條陰燐青燐今之烏
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冊命自爲假王其
宋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實
主以前驅傾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糈抹其飢人或
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
詞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
部曰赤心宰相那頡頏特勒赤心者天性忿執戎馬
尤盛初與名王嗚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
圖厲階爲嗚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
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以室
帝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微
後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教萬連亘幽陵伏精甲
於松楸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
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聞奇計
兵權密授髦俊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寢王如
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
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
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
威公曰險道傾反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

平原勒以方陳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于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合奇鋒橫驚如摧枯株如搏畜免攝蕪暑弗取陸梁者皆仆虜王侯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系梟谷靜山空靡有孑遺索駭馱馱風澤而散旃垣罰幕野

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踏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

馳傳

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紀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群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一舉竇憲合戎之衆陳湯搃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物故或邊功林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願視二漢不其惠歎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貴以歲遺且爲漢謀自回鶻嘯聚靡不鳴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都善未足儔也回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偕同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敗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衄而退挫銳解紛繁公善計今焉介自絕皇澤其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

活盡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道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齋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三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馭長討羈縻不始避憚之便終致盡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師爲爪牙視戎狄爲鼠薮方攬猛敵不翫細娛非固宜無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晉平之計曷哉上將先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疊寇大探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振懼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羣干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親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徵之滅北夷颯掃厥國土崩逼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焉我邊殺邀我三師假我一城建彼播旗歸計強漢郅支媿詞狼顧朔野伏莽見誅鴈門之北羗戎雜處激澗群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其謀而淵默

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
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赴赴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眾
于旄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翻翻飛將董我三軍
稟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畧火烈胡馬星分戈回白日
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
俾我元戎恢弘遠畧取彼單于係之微索陰山寢烽
亭徽棄于萬里昆吾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
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異域歸忠傳序

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唱沒斯率其國特
勒宰相尚書將軍凡十二人大首領三十七人騎士
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內附制授噠沒斯特進檢校工
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封懷化郡王其首帥
徧加戎秩賜之金紫於是穹廬之長盡識漢儀左袵
之人咸披王澤矣臣聞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詩
列既平顯周宣之德暨漢宣帝亦單于慕義吐韓來
朝歷紀數千稱者三代則知非常之運必待非常之
君誠契感通斯為難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
帝紹高祖太宗之神武葉玄宗憲宗之遠畧英才天
縱武節霆馳靜深之謀淵然若海先難之志屹然若

山自嗚沒斯歸欵朔邊注心魏闕制置大畧盡出宸
算漢高從善能用六奇光武揣情坐知千里諸將無
奉旗之効群臣乏借箸之籌夫天以信而成功地以
定而載物惟大君懋一德法兩儀故能懷異俗之心
盛中興之業嗚沒斯者回鶻之貴酋也夙稟正性生
知大義識倚伏之數明禍福之機回鶻運屬天亡歲
久不稔畜產大耗國邑為虛流亡徧於沙漠僵仆被
於草莽由是國之將帥各率支兵或入西戎或歸諸
部惟嗚沒斯精誠上達天誘其衷拔自狼居之山願
拜龍顏之主封章瀝懇指日誓心不奪之誠介如石
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桀傲亂常頗為遠患嗚沒斯潛
布誠款於天德軍使田牟暴其罪狀梟首以拘歸大
國明也戴聖君忠也去亂邦智也執醜虜義也其比
四夷悉謂誠臣昔仲凡之曾參孝因為陳君臣父子
之義以著孝經今聖主以嗚沒斯忠爰採武義貞烈
士以為歸忠傳則聖人善誘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
廼集秦漢以來至聖朝去絕域歸中國獲名節自著
功業保終者三十人勒成上下兩卷其不因獻款無
迹可稱者今並不載臣又聞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
善者天報之以殃神道昭晰應如影響嗚沒斯方欲

保大節成大勳宜乎佩服斯文以爲鑒戒臣備位台
鉉獲奉睿謀受詔序事冠于篇首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威
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曆之
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
宣室以張神化報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晬而清
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旣安四夷來庭
由是龍荒君長黠戛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
馬二疋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赭汗非至德
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旂焉用騏驎不
貴龍友帷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
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
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
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于天寶季年朝貢不絕豈
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黠戛斯忿其篋鷲來彼荐飢
於是破龍庭焚荊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出重
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群臣
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玄齡對曰
殊域來朝者中國又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

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覩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
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賔
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
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
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
鴻名爲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爲中興之主
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克國通
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常宗卿
秘書少監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覲稽合同異視縷
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
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
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
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爲王會圖
有詔從之臣輒因常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續事
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

李文饒文集卷第三

會昌一品制集

制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宣帝改名制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討回鶻制

討劉稹制

授王宰無克河南諸軍攻討使制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奉敕撰

門下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

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重於嗣續穆

宗膺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

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

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州之範先朝恩禮之

重中壺莫借况誕我嗣君纘承宣宗已協華於先帝

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詒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以慰

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膺聖文惠孝皇

帝室率是鼻訓其敬承之朕抵奉慈旨載深感咽宣

示中外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王者照臨萬寓名豈尚於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於

勝伏徵諸前史義實炳然昔炎漢之興洛滂去水所

都名號猶乃避之况我國家運昌土德豈可以王氣

勝於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初實已捨水必有異數

叶於楨祥漢宣帝柔服北夷弘宣祖業功德之盛俾

於周宜御曆十年乃從美稱朕速惟大漢之事近稟

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敬承天意永保鴻休

宜改名為炎仍令所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

其舊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回避布告遐邇咸使聞

知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奉敕撰

教自古令王撫寧荒服忠於國者則有繼絕之恩順

於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嚮化優以報功回

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茲信誠嘗以國

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永言勳

力豈忘子懷如聞為紇圻斯所攻兵折聚叛畜產大

耗國人存飢流離轉徙遠踰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

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告窳請命未有所

歸每念艱危載深惻惻今欲抹郵窟困撫慰瘡痍使
四方知朕不忘舊勳保其大順昔匈奴乖亂呼韓款
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而施宜故得三代稱藩北邊
罷警前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
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
丞李師偃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粟二萬石俾期
安輯離散漸就漢南再復舊疆永保恩好宣示中外
宜體朕懷

討回鶻制 奉宣撰

門下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絕之恩人之所棄當用侮
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回鶻比者自恃兵強
久為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隣紇圻斯潛師彗掃等
廬尾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刑榛今可汗
亡逃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漠寄命違邇朕深念哀
殘尋加賑卹每陳章表多詐諉之詞接我使臣如全
盛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聞之心去歲潛
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

自率勁兵首為寇盜不耻破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
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獲胡貊之騎以為前鋒
奪羽一本作細漢世傳一本作細漢世奪敵侯之旗侯之旗戈彼在穴短矢盡於

帳下元惡軼於設中况乘匪六贏孰總一旅儲糧已
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絕懷土多
畏函聞黃鵠之歌失位自傷寧免綠衣之歎念其羈
苦常軫朕心今者脫於豺狼再見宮闕上以據宗廟
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未言歸寧良用欣
感其回鶻既以破滅義在剪除宜令諸道兵馬並同
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賞續次條流處分應在
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
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
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錄不得容諸
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
法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即時條疏聞奏
於戲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携
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后所以有擁護之恩鄧支單于
背叛禮義傷毀威重漢史所以明可誅之罪二虜禍
福皆自取焉四夷百蠻宜以為鑒布告中外深體朕
懷主者施行

討劉禛制 奉宣撰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
畫一雖晉之樂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為佐命至

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惔填
居海岱普列牙爪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
一境離心棄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
南燕榜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
建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風因
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
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親豹姑務於絕河
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中
訶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戎師屢奏陰謀顧者外之
可矜豈泉魚之是察豈乎沉疴自靡哀鳴猶駐將蓋
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
莫親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
共棄其賄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
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姻
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
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
於內况成德軍普以駢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方酣
再回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
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
削六十年之厲皆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

能票鄭俠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咨汝二師朕尤注
懷元逵守本官克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克
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義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符
瑞昭晰績事煥於泗亭靈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寔
焉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難難以來頗著誠節必
非同惡感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
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
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
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
者亦加爵賞劉惔悟下鄂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
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
太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
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搃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
關豈嘗遠拒漢使留止田橫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
而作亂故得其王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
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
初特與沈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夷行劉沔茂
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
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得囚桑麻田苗皆許本

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髮雋舊老昌言於朝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授王宰兼克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奉教撰

救淮南勁兵伏灌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爲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宰結髮從軍權旄爲將一劍橫陳萬箒皆全陰則難窺勇能重閉亞夫急緩之任繼父絳侯祭彤禦侮之才爲吾子路近者狂寇憑阻屢犯類行茂元莫違定居驛聞三捷願言奮旅方展六奇遽屬蒞秋暫嬰寒泄誠威重之可倚顧卧護之未任是用政爾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禦彼奔衝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東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爲名將爾宜自厲無愧前良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昔東漢中夏旣寧匈奴飢饉滅官請命將臨塞圖刻

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荐飢落種携貳紇圻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旣焚老上之庭蓋剪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害來附蓋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諭以呼韓欵塞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採彼飢人令歸漠南方議賑贖屬可汗久嬰沉痾酋長異心雖隨畜存居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頗亦渝盟邊將戎臣屢抗章疏策慮偏臆咸請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婁敬之善籌馬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舍壻亦以喻時况朔夜返寒有鞞豚之患陰山遙躡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碎某官劉沔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旣啓十乘之行必致大贏之遁委之告諭方俟成功可守本官克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主者施行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旣獲遠圖宜愜長

筭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前門懇

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辭心附於樓船繫我信

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觀察

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御史大夫蘭

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息藻協誠自

升將壇首剪狂寇戈鋌亟聞於葦掃牛馬殆至於谷

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

堅慕義之心邊奏封章願申告諭彼旣率服寧忘懷

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夙邀介以山川臨敵

應機固難統一昔衛霍之襲單允異道而征辛趙之

繫罕羗兩從其志成予廟勝之策在舉髦傑之臣俾

爾鷹揚挫其狼顧將復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持

帥之風無忘無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

竭一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

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

指揮餘如故王者施行

李文饒文集卷第三

李文饒文集卷第四

會昌一品制集

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贈裴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瑄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贈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同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兼謨兼蓋王傳鄭東之兼蓋王府長史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兼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

故婦信以丞相擊魏然喻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賞
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克
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
王元帥逵生稟忠厚天資信誠竒正得於心機嚴莊
表於師律去病之畧無假絲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
屬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騄直道
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宣士卒上據層巒削成
垣墜下臨平壤盡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
之險尋文陳兵原野漸洗走山摧困獸之聞心挫螳
螂之怒臂弃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益彰
臣節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為兵聞吾師之風椒蘭
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稽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為善雖
高敷五教已列三公而禹分其虜宜佩相印是用命
爾升于昂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為魏相竇
嬰破藩國者七未踐漢台豈非名器之重曷常虛受
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感激而成功勿遷延而
玩寇服茲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充成德軍節度
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克北面招討澤潞等

使散官駙馬勳如故王者施行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門下兵家之策戒在勢分故楚為三軍破於英布光
武料敵非劉尚之別營葛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
其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豐州
四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兼充晉絳行營諸軍
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御
史大夫上柱國石雄倜儻仗義沉着有謀近者披羽
先登拳旗深入剪彼黨元碎其穹廬勇則冠軍威能
振敵屬壺關逆命羽檄交馳命征虜奉公之心思成
舉過險之特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既而亞夫會兵馳
六乘之傳廢乎馬武力戰鳥象軍之鋒朕以彥佐早
升大將之壇久服上公之冕資其碩望任以指蹤都
禹之鎮閩河功雖未遂平枯之守吳會不必自行罷
戎役以會朝待寇寧而撫俗親授方畧慰彼蒸黎爰
擢奇才付予重事爾其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
以家為勿邀天幸臧官保於常勝是在貴謀教聰朕
言副茲寵寄可守本官兼充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
餘並如故王者施行

贈斐度大師制

敦克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屬良相斐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親視于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叶條風孰見其喜愠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痾威風莫翔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義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玄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鄭侯之壘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為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敕昔柳莊云亡轍宗廟之祭公叔既歿表貞惠之名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水言髦傑宜峻舊章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為儒宗位致宰相言必體要行歸于周得壺遂之深忠持穎子之極樂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藜藿由其不採朕纘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群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為災躡步為蹇朕之毗倚方回始終任以建牙暫去嚴廊之上射不穿札逐居將帥

之間方期永年為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于心是用禋以袞章載之簡冊言念舊德尚懷黃髮之謀竊想貞風羨舉素絲之節以資緝禮用慰幽魂

贈崔瑄左僕射制

敕孔子以類再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於八凱乃春時哲保茲命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瑄誠明履正粹密隣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為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用長孺之道以右正人微示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有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子於迄于白首屬翼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晉孤公望追榮左揆式是優崇

贈王茂元司徒制

敕昔許穆公身歿於師贈以疾服王事加等春秋所書言念勞臣終于盡瘁舉茲盛典用峻彝章王茂元幼則服儒長能習史晚為邊將頗振軍聲近者元戎

啓行大旅臨境誓陟羊腸之險寧辭馬革之勞未必
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焚火之遂
方解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霆
功在刻漏遽嬰沉痾莫展良圖伏彼之壯勇不衰呂
蒙之瘠護無及日未回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
葛之鼓旗徐驅而返閔荼遵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既
聞其綏復是宜加於袞斂勉爾群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箬障江河用歿
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
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造幾於絕矣故
右衛將軍李安靜其祖太子少師綱蹇諤大節炳於
青史安靜聿修厥德不隕令名往者產祿擅朝充罪
交亂每念王室殆於帖危不憚考蘭之焚竟全孤竹
之志廣稱遺老抗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
永懷臣節遠邁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蓬東惟爾
苗裔靡有才遺昔庭堅不祀滅文所歎仲宣無後魏
祖興嗟榮以先王之臣褒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
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
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邊底寧乃蕃維州是焉險
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焉戎疆番六十載故
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齊解辦髮獻其壘垣議臣託
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
無憚類昔常山臨代為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羗斯西
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
豈陳湯之專命由臣衛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
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爭
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
往在內廷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
至於雲涕數共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手之詐益張
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真
華於左右漢后輯搢執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
于文陛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
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子公以容駟高閎虞氏以升卿名于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徃以淑問嘗為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克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群獄之克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為已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實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授狄蕙謨蕙蓋王傳鄭東之蕙蓋王府長史制

教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買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今猷百伐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粵區朱帥初開黃髮是憲以蕙謨慷慨納說有爰錄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特有貢禹掉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權在首僚尔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教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傲予之關所以

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骨者爰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中諫議大夫蕙私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况朗璜近因陛見乃能庭爭執以言責本於忠誠昔峻岷乘危爰絲攬轡期門近出次况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願已諧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恩可

授鄭喬綽濟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敕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榮陽縣開國子鄭喬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况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且服儒訓黃金不遺唯守於一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今名俾從丹地之遊序繼繼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弘文館散官勳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賈誼云守圉扞敵之臣誠死賊郭封疆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

標其勁臨危自奮見義必為得不寵以命爵列於上

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儻長負不羈

才擢奇而穎出智釋結而鷗解禦侮是寄益德冠於

三軍騷動得人劇孟雄於一敵昔在爾祖志康國屯

翼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貽厥

孫謀載揚休問近者侵生參代盜起汾川保信都之

城不為威惕戮邯鄲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奏章

押至閱其忠款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于大厦文侯

舊壞于木遺風以節槩著者居之固其宜也勉圖嘉

績以保令名可

授李丕晉州刺史克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敕晉謀元帥必有仇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

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慮常好奇功自焉攻

拒之書尤遂揣摩之術淬其智刃所未兆之機森其

禮干得備嚴之稱暨蟬蛻丹水鵬搏赤霄未及歲暮

累見誠節今以玉璧重地汾河要津俾換珪符用佐

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成苗賁之為不胥而驅效葉公

李文饒文集卷第四

李文饒文集卷第五

詔敕上詔書凡有敕字者便行無敕字者請翰林添與歸語他皆做此

賜回鶻可汗書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并宮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背叛回鶻敕書

賜回鶻温沒斯特勒等詔書

賜回鶻温沒斯等詔書

賜思忠詔書

賜回鶻可汗書

敕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怒率

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

以限備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為紇圻斯所敗加以飢

荒國邑為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

將議遠圖舍先文誥故茲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

以來推誠嚮國任者中原有難助剪群兇列聖念功

諸蕃稱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養漢
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嗚浚斯特勒已至近
界邊將憤激便請祛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
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漸復舊疆漂萬塞垣
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干如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
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
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
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唯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命
李思摩建牙於漢南遺址並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
漢界借以一城與退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為百姓實
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
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戰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
之人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
須應接必無所怙冀今被國從此輯寧豈不謂去危
就安轉禍為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于
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
史大夫王會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
懷爰定所居便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並
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回鶻書意 奉宣撰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
歸親戚朕每私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
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
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
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
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亦至
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
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
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
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
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
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况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
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裝一號施
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
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
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
就振武和羅三千石綠中國以農為本最貴耕牛百

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土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米意又所請東縛嗚沒斯送歸者嗚沒斯比自投邊將屢欺誠欺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

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燕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為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番未附者頃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徇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况前代以來晝有故事漢朝呼延和單于欵塞其下大特鳥厲屈鳥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有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

本道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且楚水鄉人性質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為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大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賜回鶻可汗書 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朕自臨寰區為人父母惟以好生為德不願黷武為名故自彼國不幸紇圻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飢歉給其糗糧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路小小侵擾亦盡不計今則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朝廷大臣與四方節將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含弘亦所未喻日昨教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還或侵掠雲朔等州或擊擊羗渾諸部未知此意終欲何如若以未交馬價且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倏來忽去遽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逼深意似持姻好之情每觀蹤跡實懷馳突之計况昨到橫水柵下煞戮至多蕃渾牛羊豈恣驅掠黎庶何罪皆被

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等皆云回鶻近塞已是遠盟更
戮違人實乖大義咸願因此翦遂以靈殂謝之究然
朕志在懷柔情深荷已寧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妾
災石誠直久在京城備知仁作一本心憤惋歎於誠懇
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所以不能適阻可汗審自
詢問速擇良圖無至不悅或貽後悔

賜太和公主敕書 奉宣撰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
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
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
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
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牆
屬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萬子
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
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奉宗廟之餘慶為三室之
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侮禦安
靜塞垣使遣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
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石
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寧回鶻託以
私讐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而祖太宗之

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大皇太后之慈愛為其
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
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
便自戢歛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
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祈寒且無絲縷朕每御裘服則
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講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
干具如別錄

賜皆叛回鶻敕書 奉宣撰

近數得邊將奏報知卿等本國自有離亂可汗遇禍
雖未委虜貴良深震悼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
好久為親戚協德同心常為諸番所羨故得邊候不
聳封疆晏然卿等忽領師徒渡南屯集又數至天德
侵掠頗擾邊人聚師無名忠義俱失既乖舊好良用
撫然若卿等本國所立新主非可汗至親人心不從
擾亂未定卿等只合自申方畧竭效忠誠安靖本蕃
以圖勳績亦合遣使告朕具述此心若新立可汗是
中國至親人已歸附卿等便合早自相率保國寧家
與可汗協心以修舊好豈得寄命塞上又勞師人朕
緣與卿本國情義至深事同一體又緣公主在彼未
知存亡故遣使臣魏奉往諭朕意卿宜備陳誠款不

得虛詞無禁戰師徒勿為侵軼近聞天德遊奕軍將
曾有交鋒卿等既犯塞垣亦是邊將常事今已各令
諸鎮不許交兵卿宜曉諭部落各令知悉

賜回鶻温沒斯特勒等詔書 奉宣撰

勅回鶻温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頡于伽思於斛亦
阿耽于思莫賀達于宰相伊難朱密伽諦磨摩咄將
軍諦磨等天德軍通所奏表至再三省覽憂屬良深
彼蕃自忠義毗伽可汗以來代為親隣連降受主恩
禮持異古今莫及君臨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
宜來告况特勒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遣嗣澤王
溶吊冊先可汗回始開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揀患
卹隣豈忘令典方圖鎮撫以命使臣今又知聖昆等
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王及新可汗播越他所
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屬
里歸命又知欲奉公王朝覲忠謀不從已踰大漠之
南同款五原之塞戮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
然軫歎料卿等皆英酋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
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忠託於
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
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

撫朕既獎卿忠款報以信誠雖隔塞垣已如相見卿
須深明朕忠盡吐所懷一一言於使臣令其速還聞
奏佇聞誠願續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
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勲秋熟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
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賜回鶻温沒斯特勒等詔 奉宣撰

敕回鶻温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悉勿啜特勒烏離
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
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飢
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
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焉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况
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
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
之後為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隣好
每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為謀須務遠大莫若自
相率勵同奉可汗興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
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
納蓋欲深全國體兼為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於

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萬國非止一番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敝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駝馬迎聖方令進蒞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蒞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賚止於此度想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教休宣諭想宜知悉

賜思忠詔書 奉宣撰

呂衛等至知卿與可汗不能敵下頗擾邊疆既告諭不浚須兵勢驅逐卿忠誠奮發願立奇功請退渾沙陀等部落合勢及戰馬器甲等並已允卿所奏各有別敕處分今令左衛將軍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領蕃渾部落取卿指揮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協盡心力副卿忠誠進取之時一切取卿方畧卿宜每事與弘順等商量審度事機勿為輕進但得可汗抽退不敢稽留塞上安寧即是卿之勳力必不可落其奸計以損國威兼令高品駱遂秦權監行營將士卿與之籌慮續續奏聞

五卷終

李文饒文集卷第六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中

點晏斯國號皆依蕃書譯字所以不同商置冊命特美精依價相公等表述便以點

晏斯

與紇圻斯可汗書

與點晏斯可汗書 進狀

與點晏斯書意 進狀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賜兜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二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意

賜彥佐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與紇圻斯可汗書 奉宣撰

皇帝敕問紇圻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萬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等祖等至鑒表具之可汗生戴斗之卿居英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沉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用

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
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頌
頌請上尊號焉天可汗是後降聖書西北蕃君長皆
稱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暨貞觀六年太
宗遣使臣王義私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
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
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
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續奉不
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
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
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國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驪彼酋
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
之時嘗展勳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媼親今失國逃
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籍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鷗
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魚虞即來
侵掠恣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久欲除翦比
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克招撫以示綏懷望其
悅心猶務含育而凌蔑公主頻擬傷殘馳突邊城敢
謀盜竊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
其譁張使襲牙帳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脫

身潛窺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
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
欣深慰可汗既爲誓怨須盡殘夷儻留餘燼必生後
患想遠聞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
族漠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竊貫石
自後子孫多習武畧代爲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
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沒
名震蠻貊我國家永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
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衆
兵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秉
禮義之心重親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零公主
尋爲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以使臣皆被誅戮
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
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悅已立奇功回鶻
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種
族必盡與可汗便爲隣國各保舊疆維好息人事同
一體從此邊疆罷警弓矢載棄必當諸部服從皆懷
德美知我兩國未爲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策故
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充使以旌深誠贊
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

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可彈壓一方亟欲番命可汗時
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謝懷行趙整回日別
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
多及

與黠戛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
及領所獻馬百匹鴈十具悉皇帝聰明天稟英姿
生質恐德未徧覆悅漢宜兼臨之盛况與彼國壤隔
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
宗盟之國顧保先名為可汗弘遠之謀須除後患所
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單于以郅支尚存
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之後漢單于比以大
父體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未願藩蔽漠南遂
致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
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有有餘乎此事
昭然可汗所親况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番漢之間
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
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
定內附約盟則和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踵加冊命
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

非回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憐避朕以
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
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
明誠便以堅昆為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
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
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温
作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
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
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
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
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為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
永安是天亡之特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
汗勿以飲食為甘弋獵為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
恨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
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眾受逋逃之
臣儻收吾憎必開逸隙則是蕃養虺毒自生勵階前
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
三二十人便卻興復却在危困尚爾張皇可汗深察
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

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
遺旣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爲一
代之雄至於居處朕章皆悉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
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殫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
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畧遙
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
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
必諒朕心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熱想
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點戛斯書狀二

右今月十三日於閣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米者臣
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進所撰點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與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點戛斯
的是堅昆之後恐須粗言梗槩未可明書今已依宣
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
理淺近再陳嚴屐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賜點戛斯書進狀 奉宣撰

皇帝敬問點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
拜白馬二疋其悉可汗降精手極雄朝漢以併君稟

擢麾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宗之氣風惟統御之
才春想嘉猷載深籍欵來書云溫件合將軍歸國後
漢使不來溫件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
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谷稍遲此則尋欲
遣使只是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爲山川
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
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遺書彼此不
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
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未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
此交歡每欲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
云欲除却兩楹間惡刺此一事最是嘉言緣回鶻雄
據北方代爲君長諸蕃臣伏石有餘年今可汗掃其
空廬大害雙單功業既高於前古威聲以振於北方
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
敢保這雙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嚮化此而可忍孰不
可容况可汗前來云來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
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
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
若拾遺沒魚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
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回

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

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漢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

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此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策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

州太原振武天德緣兵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一本無是

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諱德

伊斯難殊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

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

宜體至懷共弘遠畧春暖想可汗休秦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答

盡不闕遺兼不為文言遣其易會緣冊命時須令其稱蕃事須云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邀

約即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稍為允愜謹錄上進未審否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敕石雄晉絳寇邇王畿地當襟帶自卿與將士等扼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為吾砥柱每剋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擣虛寧窳遊及水言勳績豈忘於懷昔商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淮四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三四年想卿等久在戎行心經此役且士之生代本為功名仗義從軍固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衣食所資無非國力有事則投袂而起負甲先登撫養之息惟此為報今者終近半歲未日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將士等各宜感勵成此功名上黨既平天下無事從此未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奔昔為猖狂扇惑亂卒今則身膏齊斧戮及妻孥生為不忠之人死為負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諸部既安王師益振乘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今中使宣慰兼賜優賞卿等便須鼓行而進徑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速圖進取勿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杜圖副茲厚遇想宜知悉

賜潞州軍人救書意

劉稹乳臭驕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幸其昏弱矯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福自擅兵權侮感從諫之恩誓同生死及見山東三亂皆已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稹令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寵榮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人販賣圖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潞冀氏兩路遣軍只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有優賞後從救處分如兩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修郭誼等所與優賞並同裴問王釗何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人有姓如秋毫有犯便按軍法各宜勉思機計共保忠誠勿受姦人扇動妄生疑忌互相告報咸使明知

扇動一作扇惑
姦生一作妄機

賜党項救書

救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為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孽極落放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欽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惣元戎所冀辭師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怨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

和寧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恃據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鷓鴣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整今再為條例各使得宜却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有濫政乘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為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劉沔張仲武客詔

救劉沔等自回鶻本國殘破寄命比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勳力平寧之後結以姻親義切懷柔情深無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庶所愧而狼顧塞上鼠守雲中聞有備雖暫移營稍隙復未近塞祭其情計殊未歸還朕祗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又安豈可蓄虺兇於塞垣養蠶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然明一本作背秦之惠覆孟明於二嵬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城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委茲遇

賜張仲武詔

敕仲武周璵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營鄉
 自惣戎麾累剪狂寇英威所振桀驁皆從仁義所綏
 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穀中豈謂黠虜
 之奸心尚懷翻覆柔服之際又此遁逃遠掃虜情必
 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
 穹廬始擒頡利况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選練勁
 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
 特立竒勲永光千古朕已令劉沔旋布却入東徑俟
 卿本道成功即令歸鎮經畧之事全以付卿須及塞
 草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牙遺卿先獲馬步
 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今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
 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即宜追赴本道同力
 剪除緣卿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
 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與王元達詔同惟
向前夕九詞不同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
 食况卿先父當太之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隣封臣節
 昭彰遐邇稱歎澤澍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
 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替令居善地
 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

請以幼子惣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
 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恣所侵頗聞繇悒昨士廉奏至
 大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
 夫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聚其門風
 當撤瑟之辰罔聞憂戚在嘗藥之際便窺兵權尤為
 臣子所當共弃知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俟彼軍中
 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
 推新擇帥朕必選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
 賞別有任用如長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
 寬宥澤澍一鎮與卿事体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
 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
 副茲委遇高秩厚賞無所恪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畧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
 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頗以深繇深慮將校異
 謀妄有制置太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沔旋
 師却歸本鎮又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護藉
 卿長才列於禦侮邊境戎事悉以副卿宜深體朕懷
 勉弘方畧控馭朔塞為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未清
 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劉沔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
申令誓衆今則其時况暮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
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爲予之佑得不敬順天
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
元逵久蓄忠憤爲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險阻
拔宣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旣以扼咽必當
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爲將帥
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藥伯之遷延且不副於
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
軍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
戰兼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
分賊勢益壯東師普趙充國征寇漢宣帝詔曰太白
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
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
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彥佐詔意

卿累當大任嘗愆元戎旣行節制之師須務綏懷之
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塞旗深入本
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

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
耳爲貳吳漢征蜀劉尚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
勣之取平壤岑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近
者劉沔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太破回鶻
朕以石雄近摧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諳練士卒
今輟自天德與卿副須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
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倘能挫覆妖
巢亦自動歸元帥勉於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
圖丕績

李文饒文集卷第六

李文饒文集卷第七

會昌一品制集

詔赦下

賜石雄詔

賜劉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元逵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張仲武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意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二首

賜汾遙諸鎮密詔意

停歸義軍赦旨

置孟州赦旨

李回宣慰三道赦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意

救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

在謀師朕所以求驚為於累百得飛將於魚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天之才果能盪寇眷言勛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叶渡江之譟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畧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縋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論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蒲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帥啓千乘之行舉必責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旁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於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却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

聞王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太原欲令克
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文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尚卑
指揮諸軍未即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
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朝
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
進來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
事實聞奏不要隱情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夏竦感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即日
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丕是郭誼親
密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諭以利害
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倘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
面看李丕手跡兼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
召軍人百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逵詔書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並敕令所禁蓋以
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
威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
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
若一度賜卿必傳相振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

賜與頗繁襲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
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賈群齊李恬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關
庭兼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
變詐最多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偽深
要精詳蓋緣四面王師尅期

石
雄王宰已據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險
將弋在宥之妖鎮衝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

已窺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潰緩
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况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
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
降卿即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
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
聞今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
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
命旋又焚蕪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
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頗挫其勢幸得天井重關下

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惧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
鬼迷其志未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顛乞降曾無
面縛之效尚聞張皇叛卒觀望鴻恩不敢群兇徒云
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氣夷况自去年以來頻奪畢今
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
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
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
貸刑亦知曩曩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
無鶴原因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
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
下之單李靖剪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
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許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
更有招携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吞
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
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今在太原應接戎事
緣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楊弁亂合征師衆總一旅迫
逐王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便令剪
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為便近已詔元達

出師五千人馬向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
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楊弁將領久與亂
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搆心宜速與卿本道都
頭意動靜與清朝計會村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
健禁戢不定抽歸太原已令把絕鴈門遏其歸路卿
便須出軍掩襲勿遺漏失兇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
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
軍尤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羯胡亂華伊
洛未靖光弼以上勛元宰移守盟津卽知急病林艱
因事為重以卿近破狂虜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
為吾雄屏最求威望將以撫寧昔漢光武謂寇恂曰
潁川迫近京師當以特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
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勛
之日遷推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
直抵萬善震耀威聲壯忠武捕虜本作擒角之形分常
蛇首尾之勢今屬水滌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
難淹久勉弘方畧副朕誠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畧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令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榆社兵馬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却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審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踞逼近州縣及當卿腰背受敵之處卽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蕞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痍皆復不免戰聞關人今爲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

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賜石雄詔意

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冀氏翼城寨柵有一十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與王宰詔同至各使聞知下云又聞將士有奇避兵鋒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衝隊自大將至宴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旣領節旄自有土地並直曉諭發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善於撫衆皆自樂從然亦在割情不令撓事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得遣回

賜王元遠何弘敬詔意

與彥佐等詔同何後別各存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令清商已至聲鼓聲雄白露持疑戈鋌氣肅擊隼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冀氏頻有交鋒蓋綠卿等當軍未抵邢州冀分賊勢併有精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一十萬鎮魏兩軍自當其半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憐然生人膏血杼軸其空朕旣爲父母豈可坐延

歲月想卿忠憤固不懷安况卿當道頃為廬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讐卿之騎兵海內精勁將屢劉殘憤士有聞心宜乘此機豈可玩寇想詔到之後速抵邢州但得緹其精兵不合併力西向朕當詔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往諭朕意思卿勿更疑惑副茲朕懷

何私教詔中敗未抵邢州為未過漳河况字以下敗為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陟岵有懷循陔思養遠離周歲固切歸心當早決機

豈宜玩寇

賜王元達何私教詔意

近頗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左兵攻綠王宰即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併取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宜詔到日便須深入綴其精卒不遣東西旬月免有抹兵王宰必能成事如因此犄角便充澤州則卿之功勛更高王宰朕每念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孽童致茲暴陵然檢抗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且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卿當深軼朕懷早圖戮翦上薦功

於宗廟下息惠於生靈則卿之子孫未受休祿朕之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咸令知悉

賜綠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未棄考矢保又生人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益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懷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偃藩烽燧不設邊城晏間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綰紉因我為援振服諸蕃百有餘年最為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北邊猶為桀驁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却收公主歸降甚眾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非得其時也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猜自相攻擊綠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多闕儻彼鬪戰未定自有黨離一國之中疑懼相半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有舊人諳練邊事深入窺探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足見存亡之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誠信可保

資以財帛俾其陰通自隴山天寧關北至蕭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領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危機必易為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觀變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畧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濛專往親諭朕俾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虛教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審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師義軍教書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關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又久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勛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叶義心所宜優寵况聞諸道軍鎮皆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久工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闡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骨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教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為要害之麗令所置制豈限常規積萬度於教前尤資地利到二矛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為望縣其河清縣却還河南府縣官等並准前敕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弘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教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達弘教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歆又回鶻雖已遁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泉音敢懷振顧迫於飢窘復擾邊城仲武久欲蕩除俾無黠類成其志業壯從威聲亦在使臣往喻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勛解甲勞還克及邠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委遇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克幽州鎮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在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

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

廬翦其桑梓自當畫策塞路繼負而歸兼招取丁壯

三五千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填壘攻壘皆遣先驅

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

願交接兵鋒兼領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

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充城之後不

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撲滅必當不存噍類務極

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厲勉於方畧副朕深懷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會昌一品制集

制詞

授嗚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仍封懷化親王制

授嗚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嗚沒斯賜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

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番渾兵馬制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上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授嗚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

置仍封懷化親王制

教昔秩嘗獻壽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

宣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嗚沒斯特勒備僕慕義深沉有謀猷駢之生超千里鷲鷲之擊厲九秋屬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戰其餒殍之徒會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真若撫其首豪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携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瓜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投盟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敕回鶻代雄絕漠名振北番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之禮頌襲冠帶思親漢儀蟬統自致於潔清豹變獨蔚其文彩不有髦傑孰啓壯圖嗚沒斯稟氣陰山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鈴自強之心隱如敵國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親幾立節深叶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土殊鄰秦能致霸得賢異壤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襄納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投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敕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首豪猶吾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而歸款得不撫寧况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射鵰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來附北邊頌削枉以圖全且棄去而使命矢其一志之死靡他既授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盧款塞即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榮以影纓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宅侯忠孝可保於充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為我信臣

投盟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勳仰惟前典嗚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偁良將之材嘗佩明王之綬附於絕塞歲以再期東是一心竟全大節今則解其毳服制列牙旗自我加恩益聞厲志驥登吳坂感顧盼而長鳴劍出豈城因拂拭而增煥朕以漢比平午廣北秋避之號為飛將顧其首裔頗在龍庭爰瓜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棟莖之方譬當使同榮夫思在無和忠為德令嘉其立志用以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投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

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既得將材
俾參戎政音各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
焉貴相乘其乖亂遂投迹於殊鄰加以懷柔克歸心
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
款旋觀深志可謂竭情昔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秩錫以
率服始有秩皆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秩錫以
嘉名漢錫秬侯尚採祭天之義魏魏程昱用嚙捧日
之心寵以貂璫冠於裨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弘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突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
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克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
銀州監牧馬副使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
將魏得閔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
取顏良於麾蓋爾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羨而石
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伏義個儻秉心堅正且
聞誓剪讎寇不以賊遺君父委之兵柄展展拘原舉
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鵰之騎未足併功宜勉一
心成予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

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
突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旨揮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
射劉沔致書于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
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
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
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開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焉統
圮斯所攻國已殘破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
廷遣告諭之使敲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漢南
國家得以施拯拯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
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欵塞之後
又來朝京師既得為臣之義實展外蕃之敬然後漢
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蕃久修臣禮
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
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
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為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
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拯恤無所愧懷而
乃睥睨邊城雉鷲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
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為名

便暴未已黎庶伏窻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違枚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權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

回鶻爲紇斡斯所困豈可一口慙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冤耻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遂忘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斡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然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幣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斡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遂轉以汎揣度終難取濟前代到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速託康居自感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君伊秩訾勸呼韓偪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戊子駒支得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親數於朝駒支乃自偪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即事今相公以備才宏畧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懼

與二國之禍偪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馮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赦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盡頭問者國未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藥羅葛九政藥羅葛也之時已不管領只錄可汗都無定所未去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赦次恐諸蕃劫奪須稍安許欲令送至東北嶺外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休前自遣駝馬救運此令兵馬護送又云嗚浚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倘順於國盡合緩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况嗚浚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罪而歸命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恆兄弟今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盟浚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過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漢南俟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爲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遠則朝

廷欲踈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為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偪回鶻強大豈肯教貴忠順造將窳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西與回鶻宰相書白

統托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千邁悉末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汝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料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為復被奸人中踈隔絕緣此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子細報即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主使若入吐番國去即至吐番

皇帝自覽

斯雖未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

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連恒等五

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暴路

逢着回鶻即煞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着

回鶻一人無可煞戮又恐回鶻與吐番通信已令兵

馬把斷三河口道踈則籌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

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統托斯以寡為重以弱為強豈

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未蓋以天亡之

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

所耻實亦諸蕃輕笑倘統托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

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

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

幸垂採納恐要見統托斯表本今亦錄在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衝以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軍以為模楷今之所觀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舉棊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遇頓雪前耻再取名莫若謝罪朝廷別請戎師如此則一軍盛矣千古流芳澈黍在近鄰素欽風義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三思不至疑惑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弘敬任忝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絲悵既以上聞便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葬和計已萌遽遣劉楨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深奈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釜四月十三日到城至三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聞冀得實情姜釜狀偁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本使至八日晚後劉楨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壻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賊至十將妹壻王再晟發遣山東克却鄆鎮佐軍虞候釜見女壻輩皆被降賊遂懷憂懼求郭誼充使入城至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又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又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楨時

叔入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卽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叔入詐傳本使處分令人奏謝醫藥方便奪叔入職事姜釜梁叔入是彼心腹尚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通狀偁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既不得面見固難辯明今公等章表仍云故使初奏病疾姜釜梁叔入並云被臺司校繫軍人聞此消息

自是公等行詭譎之

計誣罔朝廷凡所拖爲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史省方回及常道軍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曲馬舍忍詢訪百寮朝廷大臣藩翰戎師切齒憤慨如報私讐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轉怒朝廷那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抱王以元勛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略忠

誠復揔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爲列鎮之雄皆李
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
屋瓦皆振剪符寇於淮服草木爲兵六十年間忠名
尚在及李相公祖謝朝廷以王尚書度休代之追李
緘令居喪東洛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勛成
澤潞節義邇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尚不顧私恩以
隳王制豈有從諫跋扈既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
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即不合別置紀綱劫
脅人心自圖身計柰何拒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
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苞隱奸慝逗撓兵機
彼大將爲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
滔之功未朽榆從史之效又彰誠動上玄忠貫白日
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
逆人親黨遊容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
一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
深耻將性命家族以狗駮童生爲不忠之人死馬不
臣之鬼彥佐秦受明命總彼成師感歎之懷寢食忘
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
寵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爲人受禍勉思竒策以

副深心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李文饒文集卷第九

會昌一品制集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下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等書并誅罪人敕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弁書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中外敕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群至承二十八日書晦承即君自知憊負思保生
全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速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
之即君為子高臣忠孝並無居喪未襲阻命專權數
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類
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牧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

為賊來即痛殺可謂恃言肆口遂節滔天今欲自新
誠為羞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
等懷忿悅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
聖上矜貸有名群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
來降石即馳詣界看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
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
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
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
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况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
臣至於事迫計竊潛輸密款偽詞變詐無不備詰今
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柳子動天更無其他
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容
受時不可失幸少許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竒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
合境揚重風解愠之德安輯疲人想象心必當感懷
况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勳力穆
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
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為善之
人日往月來群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

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憤然且封壤
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莫非王臣劉稹祖父竊我
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
固於軍旅且夫示衆以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
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
讐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
以識君臣之義審逆順之心濯身滄波上覩白日以
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楊
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考符已居
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僂於
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
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節土
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
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
詞宜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倘象數劉稹自建功名
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
去危就安事同反掌文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
無焚灼之虞間并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
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首初熱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不自歸朝廷頗獲
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
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剪拂提携
遂叨右職尋蒙見來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授於高門
實光榮於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
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
遺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
棄留待扶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剪軍中惡人率先
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丕除
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
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遙若不
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
黑車子近黠戛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
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督督近
亡新立贊普終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
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八表無事須
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鎮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
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即徵兵填替
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
亡幸因不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

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不
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剛據得聖上
審知此狀到後且望憲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丕便遣
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丕指天
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
顧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益以偷安比於鴆
毒切望恩之臨紙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丕再拜

代石雄與劉積書

雄白比者牙內一有矢馬使秦累代之勛業為四海之
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
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侮
於人昨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喜密
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書請勘虛實
近得王尚書報云追到賀意勘款僞曾在昭義效
織與彼軍游弈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弈相見
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使已按軍令訖
賀意又款僞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即君
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
恐自取又云二即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
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取得

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
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
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
軍將臭味略同將親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
信以安危疑倘能自新必舍罪釁况兩面主兵大將
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
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
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器甲精堅並是諸
道強兵近訪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鬪心大兵一交立
見樵爛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並是奉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
朝典肇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
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令彼嗣勾當本於
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
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
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
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執想後嗣之善
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
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

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
鹽法皆歸有司漙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
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
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今速效忠
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潘方重
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為
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逸其實效勿受詭詞臨
事制宜固在明畧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
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
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
克使至此伏希鑒悉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者尚書以幽薊頗有叛亂志
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
德在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
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
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懲
其汚体未欲加恩張絳固頓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
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倘不
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從軍

大將多是舊人感先侍中深恩矜尚書矣政事共善
意必合遵承且望蒙遺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
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
歸闕必不失二番金吾若欲外任即商量米毫大郡
便與亞相軍中兼與二十萬足物充實大將以下皆
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為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
務因循即三數月間且不問着既未降朝命何以保
安望尚書審更審度早施方畧必不可費國家財力
致他日與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
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弈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
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
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
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珍殺因制使楊僕射檢
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
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囊既不請尚書
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
降非常之澤悻悻無禮前古未聞遊弈將不便毀除

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却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逐將賈辟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辟却歸劉稹亦便受頌校童逐狀如此不知進表何為昔漢宣帝持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國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場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為乖當望尚後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受頌輒此披陳幸垂鑒納不宜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名以昭義乘儲後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措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寧上黨承入境之日煦然如春臺粟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頗見章表抹雪罪人姑務和單以安反側竊循雅旨俗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益以汙染之俗終須湯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校放四罪天下乃

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為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以其美惟稍聞歐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里亮答曰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成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撓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為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宜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政為桀迷迫送戎師爾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棘之軒已盜比門之管戰備符璽

弁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輪逆稭釋賈群縲綹俾遠
姦謀惑榆杜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蠶毒近蕪於懷
袖蟻壤與漏於江河康政等披粉邑之遺風習華燿
之有禮遽忘臣節仍助凶威撫茲登陣曾不與歎以
郊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
辟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救

敕理體解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
前代甲兵以正其刑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
亂邦逆賊郭誼等掀鼠之妖休丘穴而自固牛羊之
力得水草而逾凶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自劉從諫
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
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
華面吳寇將敗周丘尚務於陸梁隴坻向平王捷猶
稱於必死况郭誼王協聞刑洛歸款悞覆妖巢竟草
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探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
蓋其前德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詎吏不免就
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
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
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救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救

救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劍頭之交濟其奸謀
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為三窟
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多端比在京師人
皆嫌惡無地庇身投逆戎藩寄命從諫久懷忿望得
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為草章表飾以悖
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高子姑
務會容而怙亂盜堅苞藏末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
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為狂計挾助
孽童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天之所棄神得
誅之逆賊劉稭弟曹九等張谷并男涯等陳揚庭并
男稟即等張公并男歡即等門客甄伐伎術人鄭詒
符黨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白王涯姪孫羽
約男茂章王璠男涯並詔昭義梟斬訖夫為等者天
報以福為惡者天報以殃今冷氣既消逆節感服方
布和於四海度自戢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論朝廷大政等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宰臣等再議添徽號狀

宣懿皇太后祔陵廟狀第二狀第三狀附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狀

論朝廷事體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

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惟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

至愚切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

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

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謀

慎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

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大宗太戊為中宗武丁

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

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

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

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

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

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

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

德又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于孫褒崇祖宗

之明據也自大賈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體弊甚

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

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

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

逐王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生邀符節膏羣因備邊

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

蕃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奕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

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順天

行誅元年僂惠琳登關鉞季年臬元濟及師道其他

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
 過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
 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傳中宗不
 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
 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切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
 自以政事多累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為中興恐議
 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興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
 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
 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
 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
 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宜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矣宣王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爰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
 興俾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
 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
 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
 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俾德矣臣等敢遵
 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
 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

慎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聖官四品
 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興禮官參議開奏謹錄奏聞
 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奉宣卿等所論至好
 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出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
 軒屈崆峒先期姑射未有不心遊於至道而能功濟
 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偁大康
 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開繹道要遂臻治
 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
 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玄珠聖
 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
 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為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異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
 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密使稱中旨欲得有道字所以奏啟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 第二第三狀附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祔

廟何者爲便商量奏采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
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
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
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
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
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
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臣等不
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采右臣等
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業於至誠
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
依前狀只祔太廟不本陵寢嘗爲合禮謹再奏狀以
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
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議
漢書云古人振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
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
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

意卽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
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
合配先聖陛下祗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
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款情禮
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
秉禮之至特九所奏必合群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州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
擒世充竇建德之地閔城東峯有二聖塑像在一堂
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蓋風
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
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殿
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
宮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于孟懷
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勾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
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蓋手就加嚴飾
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判官一人薦告至功畢
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

宮室爲後又常形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何南三坊俗稱園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豈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徒教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觀綾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私心也臣嘗以絲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先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

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叔度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充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下幸也魏朝何晏丁謚依附曹真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教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李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鑄燧爲久惡阮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同室旣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俦首於是背公充黨之議戍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諂詐

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攬挈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救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群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湮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警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

自大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常私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欲以事體聞奏昔臣銜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國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常私質受人教導無獻封章則是賤人國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巖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惡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况常私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

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謹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一

會昌一品制集

登章故事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官貴神壇狀

論九官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論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

改單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教其言而用其道况譽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

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爲大夫之貳綠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爲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軍關朝廷典制頒行之可久必在博盡群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聞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璿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政國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軍閥興替可昭示有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

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歲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抹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一本有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却凡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閱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和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剛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合存於案堂或與筆形於

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
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
為信向後所載群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
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據
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官貴神壇狀

右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官貴神實司水旱功
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
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
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
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
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
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辛臣一人
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翼稍
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
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
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官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
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
聖心以修陸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
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
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
統而言之則為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
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為天皇靈寢大
帝常居始由道粵而陳爽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
權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
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
天柱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
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
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
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為乖
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
為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因為得所劉向
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

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愒於祀典妄為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大常卿與禮官許定度獲明

擴太常卿等奏
議台馬大祀

論冬至歲朝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與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違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寮先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寮受宣畢然後赴與慶官庶為得禮仍望永為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

右以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大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蓋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且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諫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訟革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許其可不聞奏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若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辭情疑滯者各望令本司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為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即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即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即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

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獲木在天德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爲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故事未審可否

公至上表

右臣等伏見公至上表稱妾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亦要別嫌因循舊章恐未爲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至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與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未審狀不出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一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會昌一品制集

雜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杜元穎追贈二狀

論吐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等三狀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馳馬狀

薦胡震狀

論河東等道加俸給狀

論淮南五道置遊卒舫狀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神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爲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尚書

格輔元充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
言詞勿直仍責上書者遣散為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

固稱不可為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石條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

被收下獄來使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傳家

老臣頃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為俊臣所害

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美賢將相舊老忠於國者

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司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論

大獄務在乎恕凡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破

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兼明玄宗外祖母龐氏

之冤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吊祭贈物三百段一

子官註明一作孫堂
一作沈家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精遠良杖仁傑張柬

之等子孫累有恩制授惟此數家未蒙甄錄望

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謚者

各令有司定謚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有代

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吏部狀准制請復舊官爵

故循州司馬杜元穎二狀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

節嬰城舍生取義圖解之後懲貶不輕但以蠻夷之

情不可開縱若為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

取笑戎狄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龜錯之誅元穎

長慶之初昔居宰相潔廉長法忠蓋小心雖無光赫

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既逢昌運合與申寬望却還舊

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否

第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聞外議皆以元穎不能綏撫南蠻又

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為愆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

末緣耑舉久在西蜀自固兵權遂結南蠻為其外援

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擊君後

人加置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隣好自武元

衡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落然不可獨責元穎蠻退後

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綠郭

剽無政都不勤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

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兵掠九千人成

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
 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太秦僧一人餘並是尋
 常有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石
 姓丰雜擄掠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
 兩番送到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
 蠻獠錄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
 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頌
 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况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
 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倘聖旨以贈與為優望只准
 赦文却還舊爵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

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
 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聖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
 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
 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
 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詞侵犯却
 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
 降中使迫促送還昔自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
 見按是為却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

英主恭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百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嬖人嫁與此州
 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
 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常奉以經略河湟此城
 為始蓋銳萬林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勇
 莽熟來救雖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為徑屈蟠猛
 士多慶於礮石莫展公輪之巧空擒秦熱而還及南
 查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
 須俟奏報音探情偽其悉怛謀等率帥城兵并州甲
 甲仗塞途相繼空壘未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
 名却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水樓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
 枚千餘里蕃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焉恢復之機所
 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願俟朝旨
 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曹州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
議之人豈思事實大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
邊皆須穀歲裹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恣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初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與
於竹畚及捥即路寃叫嗚呼捥對臣無不隕涕其
却送者更遣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固携離至乃
擲其嬰孩承以槍槩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
周文收送鄧叔簡冊况乎大國負此吳越塞忠
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
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厲聖之宏圖得懷株之
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比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
惜悉但謀等舉城何化解辯時義而未加昆和之爵
不實廢其之功翻以忠愛屠焉仇讐所快身遭此酷
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隔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連屬
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
視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寃
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救楊嗣復李珣陳夷直三狀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
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論實負聖明
臣等所以顯善共罪不為末滅只望止於寬逐用戒
辭和古人稱刑人於市與眾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
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執彼鞫問待得其罪
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錄貶來申錫
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為冤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
所利者宗社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
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為詞臣等避罪不言無
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
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密奸先罪臣
等實所并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就皇之
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
不知所為臣等若苟務偷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
月之後人情皆以為寃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
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潘鎮

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過於此實播動天下之心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實所其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晏錄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朝廷中外皆以為寃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惧德宗尋亦退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文宗尋又追悔至于流涕如嗣復等婁蟻之命至細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惧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禱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外如蒙聖意納臣等愚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允愜

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愛齊俘見譏左氏諸侯尚為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若苟受私遺不守章則何以戴聖君儀刑百辟

伏望聖恩盡許却還從此便為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卷令其深諭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楊州士曹奉軍薛玄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受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既顯華門之士實為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奏聞伏聽教旨

奉宣御官至將相不忘本師朕深所嘉歎宜依

所奏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與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合為樂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救河中鳳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萬二千五百貫更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為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蕪不及時觀察使以

爲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
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却與實物仍及時支
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
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遠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
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
貧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鄆坊邠州新授比
速官等望許速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
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
貴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舟船狀

淮南緜疆界開速請浙西宜飲江西鄂岳各出二
今出三百人

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
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
甚恚嗟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諳江路者每
一百人置遊舟將一人湏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克
如法造游舟船五十隻一石人分爲兩番長湏在
江路來往淮南遊舟至池州界普浙西遊舟至宣州
界普江西遊舟至鄂州界普常湏每月一度於界普
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
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水使司

差人執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起
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
兩度有賊不覺察遊舟將料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
問有賊無賊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
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倘去根本軍將
授官酬賞所貴卸接之地同力叶心江路盜賊因此
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聖恩
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

右印貧寃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饑存於王制國家立
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頌奏所
稱悲田乃闕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
令京兆按此分付某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
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
今緣諸道僧尼蓋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頗必恐病
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
更爲養病坊共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書壽中揀
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
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
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

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為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開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三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

論兵狀請詔者謂在內廷降者教有於堂案今拾遺兼得三分之一

田牟請許党項讐復回鶻嗚沒斯部落事狀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嗚沒斯等物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條流太原已北邊備事宜狀天德狀符

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狀

論嗚沒斯特勒等狀符士狀附

請賜嗚沒斯鎗旗狀

論嗚沒斯家口狀

太原振武軍鎮退渾党項等牙市狀

奉宣嗚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穩

便否奏來狀

論田牟請許党項讐復回鶻嗚沒斯部落事

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鈴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此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難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泥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即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懇懇今若許田牟徇光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慮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為邊患取笑四夷况罪烏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曾米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提烽戍一人奪光項一物披誠款塞望聞床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釁種落皆安嗚沒斯叛逆而來即須拒絕可汗既自失國才帳已無携挈傷殘寄命他所嗚沒斯等迫於飢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替國亡命是去年為惡徒黨都似與德舜靈屈為党項報讐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吊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以武力驅

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有劫奪任卸落自相仇報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我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擅出詭計妄邀奇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惡詞為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約此意處分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一據太原奏事官孫傳稱昨來回鶻到橫水柵殺戮軍人百姓今抽在釋迦泊東約西去可汗三百里未知此回鶻是柳頡特下為復是可汗遣來今且須以此回鶻為罪人云不受可汗指揮擅自劫掠邊界請密詔劉沔與仲武計會先經略此賊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據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惧

一比聞公主與可汗常別居帳幕每見漢使去即令將密意看方便說諭公主知親廟子孫只合死生為國常須作計自拔歸投國家不合與可汗同行擾亂邊界如萬一迎得公主亦不得便令赴闕須且留在邊上制置回鶻縱力不能及只要假公主名號制服蕃人一又慮回鶻於山外安置老弱家口將精兵逼

近城柵攬樓百姓如有此事即須堅壁清野不得與戰其小城望其力薄少不堪固守處並望抽入大城回鶻從得小城亦無用處即別選驍將潛出兵掠其家口輜重此最是制勝之術

右謹件如前望各賜密詔潛令以此為意請賜回鶻盟沒斯等物詔

右此者只待張賈使回今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力寡少須務懷柔伏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効漢宣帝厚撫呼韓大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帝厚撫呼韓弊生人減半今盟沒斯若不稍加恩意令盡歡心須至以力驅除必恐未為邊患假使其眾殘破摧伏不難亦須先加以恩不令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接借其賜物不可太薄若止於只賜特勒宰相實恐叢遺未得須是稍令優厚於朝廷若無費損可以保全朝野群情皆望如此伏希聖慈特賜察納

請於大原添兵備狀

右緣盟沒斯等本國殘破未有所歸逗留塞上今已歲周雖近有恩賜喻其歸還然本蕃未寧時屬寒涸馬畜羸乏必難首途回鶻和好多年忠効久著雖在邊境之內計無侵軼之虞臣等所慮吐蕃變詐多端不可測度或謂朝廷方備北虜未暇西防或云盟沒斯招米點汗回鶻乘此機勢謀陷豐州緣元和十三年已曾此來不可無備太原兵額雖存皆被軍將放却散諸處緩急點集至難臣等商量請發陳許步軍三千人鄭滑步軍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此邊有驚則大同軍正當賊路足應事機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嵐石路過河至亦近便况兩道人心忠義微蕪不難只如一年防秋無所損費臣等詢於物議皆願有此限防伏惟聖明特賜允納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晏然生人受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公主虜庭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敬重之心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苗稭

將一二十騎輕賚詔書先至盟汝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盟汝斯便受朝旨固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使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令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論以此意臣等得謂君賞父在河朔諸練戎機遠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已意潛道款誠事從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蓋先君賞與張絳手跡詞甚早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蓋之誠近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後檢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塞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奏論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奈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以揚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慢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君賞為朝廷之耻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先恭儉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全事體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若訪聞張仲武是幽州大將張朝先之子沉勇有謀陛下縱欲加恩亦須且挫其氣又幽州旬月之內移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愧臣等商量且望令符澈與大將已下一書觀其報答詞理足以知其情出鄰道節將於國體無虧其書白謹同封進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

一雲州之北並是散地備禦之要繫把頭烽今符澈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內並未添兵鎮守事同虛設恐不應機未廣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後併合抽却望令延邊使速與符澈計會却抽舊兵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即與太原城下及閑處抽兵其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築堡城亦委逐便制置

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腹內都無大段兵馬鎮守就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摧斷都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過路若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即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密詞最是要地今天德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連與修

築便令鎮守即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緣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金

河水充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

即須困蹙今案月城護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

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使壞先賢制置

皆有神靈保持廢來二十年基址依舊園蔬樹

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

邊使與劉沔計會如何却復舊城至為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遠備

既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其

一要切須得使臣專往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

其間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

商量開奏謹具如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

事一

一請速降中使齋教至雲州天德已來宣諭生熟

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

出軍討逐如得羊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王自

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然殺回鶻多少別議優

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

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

副使黑馬步都知兵馬使助田牟攻討仍勸乘

趨赴天德軍

一回鶻乘羅葛元政馬價頗望且勒開在振武令

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藥

羅葛元政便望委忠順收錄如請歸降仍作赦

次送付大原除首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

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糧食如不肯降

即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

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掙回鶻

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充

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

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

輒不得出共野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

一回鶻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

浙西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

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叢林射馬河曲路與

天德直對燕經歷葭夏等州所在要害處便堪應

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 温没斯誠款雖未知其偽然早要別加官爵縱

使不誠亦是反間且要棄其忠義為討伐之名

令遠近諸蕃知朝廷只是責可汗把順非是要

威回鶻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

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

旋給糧食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燕

關並

以前臣等商量若待天德奏到已恐不及事

機望付翰林各撰密詔令中使何前審許事

勢知已接戰便須准此度分如蒙允許其石

雄便須今日降款未審會昌二年四月十八日錄田牟不符朝旨

已出矣非可汗下
矣馬故有此處分

論温没斯特勒等狀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德所感感懷克宜果得

温没斯望聞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

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降中使宣慰温没斯特勒及

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內賜錦綵銀器其

温没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疋以

戶部物充度支速差綱敏送仍許不分散却落待委

知事情續議制

論温没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

右温没斯下將士既與衣糧又加冠帶賜其軍號實

壯邊聲撫循其人莫切於此臣等商量望賜號歸義

軍仍望翰林賜書宣示温没斯下歸義軍將士等

其温没斯望且令燕克歸義軍使如蒙允許便添入

加工部尚書制宣行仍與中書門下敕牒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右臣等見今日天德軍奏事官王可度云每有回鶻

投降及城未捉得十人五人緣不敢留在軍城間得

事情後便皆處置伏以回鶻窮困情亦可憐屢有殺

傷恐傷仁化望付翰林賜田牟仲武詔前後更有此

類便遞送太原令配在諸州安置稍為允愜未審會昌二年三月四日

請賜温没斯槍旗狀

右温没斯既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

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

兩對器仗并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

速齋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

尤賜亦穩便謹錄奏聞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論盟沒斯家口等狀

右盟沒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苦處先登者臣等商量盟沒斯亦誠向闡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顧望足以堅彼聞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閑城壘與隨事造土屋其盟沒斯及愛耶勿勿宰相等家口等即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斗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勾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牙

市牛馬駱駝等狀

右緣回鶻新得馬價絹訪聞塞上軍人及諸蕃部落首利貨財不惜駝馬必恐克為互市招誘外蕃豈惟資助虜兵實亦減耗邊備望詔劉沔忠順義忠守志等切加鈐鍵如有違犯並按軍令馬及互市物並納官如有人糾告便以所得物克賞

奉宜盟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

穩便否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得盟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

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盟沒斯已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兼望賜盟沒斯詔獎其忠蓋綠卿率眾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絹恐可汗與鄉結怨轉深事體之間亦慮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絹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必保安謐望約此意處分實為允愜

會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三

論用兵二

論回鶻事宜狀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論回鶻石誠直狀

奏振武以北事宜狀

奏回鶻事宜狀

要條疏邊上事宜狀

驅逐回鶻事宜狀

公卿集議未盡處分析開奏狀

牛僧孺等集議謹連如前狀

徵發鎮州馬軍事狀

請市蕃馬狀

莫必通分領沙陀退渾馬軍狀

李恩忠蕃騎狀

河東奏請沙陀馬軍狀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恩忠下蕃兵狀

請賜劉沔詔狀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請發李恩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論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自精慮回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日奏報寂然更無侵輪察其情狀只與天德振武界不殊前日尚書丞即鄭肅等皆見臣等懇說且欲曲全恩信告諭丁寧縱要驅除只可出於邊將常令曲在於彼未要便與交鋒望更詔劉沔令遣使邀約若事非獲已驅逐不遲恐劉沔撰書叙朝廷意不盡望付翰林賜劉沔書白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遣石雄斫營事今且駐更審候事勢仍望進賜送奏詔度

七月十日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右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向後不更往來救援伏望聖恩許臣等以進狀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今回鶻雖已抽退康志亮稱退渾走捉嵐石等州臣等料其必歸靈夏又河曲究項回與回鶻有管至河水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夏及冰未合時前各到所在謹突具聞奏未審

會昌二年八月十日

論回鶻石誠直狀

右自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
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枚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內未
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
入回鶻料其此去豈其肯盡心臣等伏以自可汗在
邊已使苗頴王會楊觀三度告諭又曾領常照安魯
卿同往逗留塞上終不悛心石誠直是一卑微者領
豈能有所感寤况自今夏已來兩度點檢摩尼回鶻
又寵待溫文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恣此去豈
止於無益實慮生奸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賞馬
允愜仍望薰賜崔巨玄詔贈日八年

論振武以比事宜狀

右緣回鶻牙帳漸移向東去振武疆界稍近今以草
青馬壯深慮有意窺邊望令劉沔於雲伽閣及邊界
要害添兵嚴加警備先令鄭許陳滑兩道兵馬於代
州就糧今緣把頭烽北一川皆是散地若回鶻萬一
馳突更無重兵備禦則退渾部落先被破傷太原北
境不免搔擾望付翰林賜劉沔詔令酌量事機審探
回鶻情偽更於把頭烽北添置令速詳利害聞奏如
蒙允許伏望約此意撰詔處分未審十月十日

要條疏邊上事宜狀

一回鶻猶在雲州頗擾邊境據二州蹤跡必無
深遠之謀所慮邊上好人走投回鶻馬其故
計今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勿須有
備防患未萌望速令度支差使於河西路潛
馬准擬

一 元和八年回鶻回邊破南支取柳谷路打吐
魯天德防禦使周懷義奏到朝廷未測其故
人情無不憂恐陳德裕先臣奏請自夏州至
天德棧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又請發夏
州兵士五百人於故經略軍應接驛路兼護
完項臣等未知此路舊館今已廢毀為徒猶
有存者望使忠順詔於此路量事再修舊館
以通天德奏事疾路

一 訪聞麟勝兩州中間地名富谷人至嚴繁蓋
歲甚貴望令度支揀幹事有才人充和糴使
及秋收訖此和糴於所在貯蓄且以和糴為
名無令與節度使潛計會設備如萬一振武
不通便攻充天德軍運糧使勝州隔河去東
受降城十里自東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
里此路有糧東可以壯振武西可以救天德

所冀先事布置即免臨時勞擾

驅逐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人馬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為施力臣等思慮量為得計若如此可行即幽州兵馬望且令於本界也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即須供出界糧未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慮米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即須速為計會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為河朔所輕兼本道奏事官孫寮孫儁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即須於河朔側近別徵兵滿取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即免費資財得早安邊境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蓋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李容並令集議况聞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一度遍詢群情終為閑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兩日內聞奏所冀博盡群議厭服裂心未審

會昌二年八月二十日

日七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

一議狀云選將練卒未甚得人今緣邊節鎮將下群守誰人最不稱職文武班中誰人堪任將帥須指陳其事不得泛言

一又云守禦要害未甚有備犄角之設不相輔車之謀不相依今何處置兵即為要害何處加備即為相應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乘即驅逐去亦勿追昨所令集議出師驅逐去亦勿追如此相守何時得了軍糧日有所費邊境終無安寧此最閑取舍大計須便堪行用

一又云部落能自攻討者不須止遏而邊上諸蕃多者一二十千帳少者力又不足各有家口畜產常自護惜昨者回鶻暫到雲州諸蕃奔逃不暇雜虜既無統一誰肯盡心今欲將何部落討逐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各敕邊將遣自招收其遠征戍卒請漸令抽罷此事朝廷非不素知只緣去年將江淮六道衣糧召募天德官健僅經一年更無

一人應募李忠順請自招召經半年只得六
百人塞上守備處召得一二十人都未麻事
戊卒如何抽罷亦須更別陳方畧

以前謹具如前昨所降敕旨云且須切應
事機不得更爲虛論今詳議狀並未切事

機臣等商量望令牛僧孺與夷行同議仔

細分析兩日內聞奏未審增貽二年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地行其中

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右臣等伏詳公卿所議猶未切要狀云邊將不聞以

攻守之術上聞朝廷則將畧可知也又諸道徵兵其

數不少爲合之衆號令不齊又近者回鶻攻劫雲州

漸入內地節級城守莫能式遏亦未見隣近堡柵首

尾救援者竊詳此意只是見大段形勢實未切事機

朝廷比來待遇回鶻惟推恩信論其職分使自退歸

所徵戍兵只令守備却未嘗有攻討之意昨來回鶻

迫於飢困至雲州劫奪牛羊已爲侵暴事須與城柵

間敵兵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便云莫能式遏亦似

過誣堡柵旣無重兵合須自守令其首尾救援亦是

虛談自古所云烏合之衆皆謂臨時召募未經訓練

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卽是烏合陳許潘清等兵並是

節制之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

固不可謂之烏合又云漢兵遠襲恐遺屬擄兵法云

善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是令其

自來况虜騎倏忽以來疾如風電固不合將兵遠襲

今可以計者緣其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二三百里

遠去未得既有定所便可爲謀魏武破烏丸李靖擒

頡利皆用此計公卿等都不議及亦似未見吐勢非

令集議只緣問驅逐守備二計何先今既云守備過

冬方圖進敢斯爲上策便可施行卽與昨來加劉沔

招撫使且令告諭理亦相近恐不暇更有訪問未審

會昌二年九月七日

請發鎮州馬軍狀

右太原奏事官孫傳道到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

劉沔料必是緣界丹不同恐襲其背所以移營又幽

州進奏官孫方造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

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

武並不要只令救回鶻監使卽還妻兒室韋使已領

幽州軍將同去救回鶻監使緣軍將未回仲武未敢

聞奏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傳與幽州合勢

向前移營驅除得否更要添多少兵馬孫儻蒼云若係移營亦不要添大段兵馬只緣大同軍兵少得易定一千人助大同即得其鎮州馬軍臣等商量不用徵發穩便未審會昌十二年九月

請市蕃馬狀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夏來侵掠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牧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沔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蕃人作主不得應堪服水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克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牧管諸道若有欠闕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會昌十二年九月

請募茲通等分領涉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

狀

右奉宣旨思忠請前件馬軍合勢令商量奏來者臣等商量令劉沔與幽州振武天德合出大軍置營柵漸移向前逼處即令思忠領蕃渾馬軍深入計思忠兵勢相及可汗牙帳必自有變兼令招其降者即易成功其蕃兵分爲兩廂各令蕃將押領至為穩便何

清朝莫必通是蕃人各令管一廂所冀諸識廣情易為指使如蒙允許其何清朝計行李永遠望便以中書門下帖追未審會昌十二年九月

李思忠下蕃騎狀

右臣等訪聞退渾與回鶻久為讐怨恐合勢後不與思忠叶心或生別事須令遂泰審與劉沔商量如有可疑即便發遣其興唐感義奉臣誠等軍及契苾退渾等部落先各有本管都使都督須令部領自去即得兵將各相諳識易於指揮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會昌十二年九月

河東奉請留沙陀馬軍

右思忠本請蕃騎緣言語相通易於指使若令易定兵去恐不相當魏楚又稱向北進軍每頭軍事須得蕃兵一二百騎引行若全令抽却進軍不得臣等商量沙陀兵望許劉沔量留一半其一半依前令與思忠合勢如蒙允許望賜劉沔詔處分未審會昌十二年十月五日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

右臣等前日商量令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何清朝分領部落臨事取思忠指揮昨日奉宣恐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不要分領臣等亦有深慮不敢不

再陳論沙陀部落此在太原衝內性至循良於人情
狎熟不令別人管願亦得所虜退渾昨者張獻節終
欲責罰便疑為惡忽恐思忠制御不得却自因此生
事勢必通本是蕃中王子先在蔚州且遣分願必上
下情通更無所慮又思忠雖志誠効順然使用之初
亦未可獨任漢將分願事亦得宜契苾通等雖是蕃
人任使已熟切更誠勵豈敢不順思忠臣等所見如
此伏望聖明裁斷未審十月八日

請賜劉沔詔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
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
機望賜劉沔詔比綠回鶻未為擾侵且務綏懷今既
殺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
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既假以使
名今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
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上未審

十月七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

右臣德裕得忠順狀請自至界上親臨賊營專看事
機普為撲滅緣當道軍馬數少請馬軍一千騎臣

等商量緣可汗移營已近振武忠順勇於戰鬪必可
指蹤河內地閑馬軍有朔方舊法却度候川防戍
臣素所諳知望發馬軍五百騎令王縱部赴振武取
忠順指揮今當回鶻衰殘亦要及時驅逐軍有應變
不可憚煩仍望賜絹一千八百疋內三百疋充職掌
人優賞以戶部物充度支差綱發遣兼望令中使送
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詔處分無詔示忠順守志其
賜忠順狀謹連封未審二月十日

李思忠請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右伏以今年八月制置待諸道進軍移營逼可汗衝
帳即李思忠領衍蕃騎深入覆其巢穴續緣劉沔張
仲武確稱冬寒進軍未得請待正初今已及期望詔
劉沔張仲武一時進軍以壯思忠兵馬恐不令往
中受降城令在保大柵屯集稍為穩便望付翰林賜
恩思遂泰詔處分其劉沔仲武詔意謹同封進

十二月二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四

論用兵三

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事狀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狀

請賜澤路四面節度使詔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引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

奉宣王宰直核磁州商量奏狀

請賜仲武詔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

石雄請添兵狀

請問薄重榮賊事宜狀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諸道進軍狀

論劉稹送誠款與李石狀

論譯語人狀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紆

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為翻譯兼

潛得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劉沔忠順詔各擇解

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

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

會昌二年正月十日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既已討除須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梟

擒忽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

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

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

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

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

所逃未審

會昌十五年正月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

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救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尉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自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准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宜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義知勸賊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救處分未審

會昌三年正月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宜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齋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

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司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過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取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今既取却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剪除今畫不得遺生後患燕令揀選渾沙陀共三千騎披排比薰曬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閉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驪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以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軍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詞言悠慢未有去思即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連奏上伏

希聖明採納會昌二年五月五日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為桀逆及王師
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効
朝廷獎其歸命寵過逾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
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寶歷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興
其符節以紊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觀
禮一至聞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
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怵於邪說自謂雄
豪及畏狄弥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
樹置駭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玄宗歷試舊地有
上黨故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
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
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
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
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怙
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廷議以盡群
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武
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會昌三年五月二日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右彥佐即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米者

彥佐務推恩信必盡緩懷臣等深慮賊中潛奸人許
為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量付翰林詔
示彥佐如有百姓歸降量事優卹各令復業如軍歸
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逐
旋疎理處置不得畱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
却入賊中即望於界上別立一營令也集委彥佐揀
幹事軍將別將三五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得
令在晉絳界內也集未審會昌三年六月五日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
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吝其罪至洛陽
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遠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
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
告論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
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
錄示元達彥佐劉沔元弘敬及義遠行周等詔令
准此處分未審會昌三年六月九日

幽州鎮魏使

右綠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須
連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燕蕃探三鎮軍情今日延

英而奉聖旨欲令張賈充使臣等續商量張賈幹濟
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負氣不安恬恐不如且
輟李回充使知以綱莖不可暫闕即兵部侍郎鄭滙
久充戎鎮判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辨言亦分明官重
事閑最相宜稱未審會昌三年七月

請賜弘敬詔

又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達弘
敬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錄卿等已東
面進軍賊中惴懼近日頻入晉絳焚燒村舍地遁閑
輔深要防虞恐昭義知西面進軍稍難偷安旬月今
令王宰自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付翰林約
此意撰詔未審會昌十一年八月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客軍皆自有都頭常相顧望不肯効命
請依河朔軍法委彥佐劉沔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
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在都
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怯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
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會昌十五年八月

論陳許兵馬狀

右錄魏博討賊遷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

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迺文到京之後方
知陳許發兵便云弘敬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
許須待弘敬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便遣王宰罷行
亦是姑息太過只錄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頓軍
虛費饋運望添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遽便
道途賊中聞此軍聲必合破膽魏博若全師自出續
止陳許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
未審會昌三年八月

論河陽事宜狀

右錄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通山遍
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
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
魏博未有陳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
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象皆取軍寡弱處即併
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
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
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
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
冀克落奸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
元王宰行敘詔處分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遁東洛實係安危向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千人後漢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撥賜茂元猶恐器械數少兼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并弦箭三萬隻陌刀二千口兼聞河陽軍用罄竭賞給不克自出軍以來並未之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陰見在物委度支差脚速搬送未審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進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昭義破膽弘敬不敢逗留今既收平息殺傷不少便許弘敬自當一面必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弘敬一心雖至忠順終慮將枝異端况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排北兵又領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遇制魏博兩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九月三年

請賜仲武詔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劇稜未有罪狀及見李

回說從諫積惡借侈便忠憤感激告君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觀之初茂元縱得痊後且要留鎮河陽行營諸軍須便有所委茂元疾雖加重朝廷亦見它慮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如蒙允許望加劉沔張仲武招撫使例降黃敕處分未審九月四年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冀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已下於此進兵最當要害冀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終是分張處廣須初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練西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軍將張弘慶云陳許徐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萬人已上錄未有戰陣聞不得已稍却歸本道今猶有少壯堪充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時使用絕勝諸軍冀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駢勇假其兵力事必速成陛下方集大勳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量望賜石雄義逸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十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

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會昌三月九日

四日

請問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問薄仲英生口四十人內幾人是赤頭即聖意以元達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量緣薄仲榮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勘問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何處最當要善兼問賊中人情還思歸順否宜對鎮州押衙軍將仔細勘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生口赤頭即數元達知勘赤頭即賊中事宜必不疑慮因此兼勘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奉驗必知未審會昌三年十月六日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須廣求良計臣等竒有所見則合上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先後立殊勛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勸事中使宣問如有奇計必能必取劉稹或可以反間令自相戕戮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都頭者並仲速具事由聞奏如計書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堪入戰陣者充仍望約陳許長行制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鈞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目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持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宮難難已來多用文吏如抱真首創軍幕於國兼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此謂劉稹愚駭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悔頓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縣得劉稹勝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為賊遂着即須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因當奮激御宜速諭諸蕃郡悉同咸可汗卿但比邊立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道為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會昌三年九月二日

右綠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訪聞東畿自開狂寇侵軼尚未安定茂度支權給

衣糧徐泗綠有舊業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

可採錄或功戎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會昌三年十月十日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湏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向東衝笑湏更尅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日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分必湏作歲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定戎事尚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即待又恐賊中困感即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彼有變便湏星夜進兼先差專使與彼大將書具云初經變軍湏得王師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教十里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閭即當秋毫不犯直湏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遠弘敬緣隔山東又恐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是六月賊境累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困窮人心思變因此請命冀遣靈誅望詔李石且與李恬書不得云已與聞奏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觀旬月仍望詔元遠弘敬王宰石雄便令

齊入切料旬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其代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五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六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四

請遣使至天井翼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

賊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翼氏行營狀

請准兵部式依開元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

狀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赤頭赤心健兒狀

論堯山縣狀

奏磁邢洛三州諸縣鎮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巡邊使劉濼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益州屯集党項狀

請遣使至天井翼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城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
如此遷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淮西久未
成功遣尚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
顏重胤兼取光顏等及大將已下狀皆請一箇月內
併賊自後不敢逗留累破大城柵憲宗又令梁守謙
往逐破脚城續令裴度去竟破淮蔡去秋李回唯至
鎮魏兩道王宰石雄並未制使宣慰臣等商量墾
令李回至天井翼氏宣慰兼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
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聞奏如蒙允許望
令乘遞早發未審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會昌四年三月一日
錄揚言作亂而李丕殺安義節之子

右緣安義節管沙陀兵馬三十餘年蕃人之心最尚
警怨戰陣之際固難隄防李丕旣不主兵無以自衛
且今在州綏緝應接石雄行營每欲進兵與其謀度
不妨理罷兼得坐籌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
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

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宣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喚得王逢細問王

逢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榆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
道路遠近山川險阻先不曾諳委又恐李克勤所通
涉縣多少未得諳管今請於儀州置軍糧運下寨
兼側近捉生勘問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
軍又去榆社河東怯弱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
逢曾經使用即校精強今來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
除蔚州飛狐靈丘與幽州接界外代諸州軍量抽二
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敵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
約有一千人敵已來極勤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
五百人持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入陰偷城非
常得力又云李克勤所請一千二百人太少軍中難
得一一相似若只與二千二百人無三百人已來
堪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領李克勤赴榆社至晉
州過日先召取李丕與李克勤面議機計審定入兵
處所錄取兩本欵一本封進一本得與義忠其所要
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行營大將及克
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速去不要更
待進止即事得神速免漏軍機如蒙允許望賜義忠
李丕詔處分未審

會昌四年
四月二日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饋運支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未平小寇
即須便過盛暑臣等夙夜思慮切要改張石雄西面
險阻須得王宰忠義深入方可進軍榆社兵由未足
天井固難獨入以此故遂成因循訪聞魏城絕營要
害向南十二里至狗脊嶺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
五里便至武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聞王
逢須得一萬精兵方可前進今則近夏無徵兵處遠
處又不及事望降中使與石雄商量便將義武步兵
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陀馬軍五百就榆社沙陀此
外於中武步兵及河中衙隊共揀七千人通前似僅
一萬人并榆社宣武充海義父馬軍都是一萬五千
精兵足得廢事取魏武路直入旬月必見成功冀氏
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又守城寨權差供
奉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即令冀氏翼城諸寨
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丕同商量如
此穩便即須排比今月中旬末赴魏城事貴神速不
得漏泄

會昌四年
四月五日

天井冀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執之時便見次第今
炎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

乃赴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恣攻則在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况出內庫貨財以資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練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使亦恐管轄甚暑不易祇供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志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便利不得安閑

會昌四年六月四日

請准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

一第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

史策賊徒因而破敗者為跳盪

右開元中酬跳盪功止於武官及勳比今日流例即事校簿其立跳盪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白身便望授監察御史者起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大夫者臨特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功如有官者便授檢校將軍卿監累官至窟客者即授御史其第二功無官者授檢校少卿監及中郎將累至窟客者即與御史

開元格跳盪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叙不得

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聽加一人其

先鋒第一功所叙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叙不得過四十人

右三等立功人數請依開元格收叙如過此數並望

落下

開元格招得一萬人已上其頭首一人准跳

盪功例一千人已上准第一等例賊數不滿

千人量差等處分

右若依舊格雖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准跳盪

例五百人准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疋

右緣並無軍將言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頭

賞絹三百疋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疋獲副兵

馬使和虞候賞絹一百疋都虞候已上仍並別酬官

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疋獲

賊副將賞絹三十疋獲賊赤頭郎及劉積新召宅內

突將賞絹十疋獲賊長行賞絹三疋如是土團練鄉

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

點勘上曆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令中使自

對面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

酬賞只是十將已上得官其副將已上至長
行並是甄錄今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
冀盡需滙澤又錄每陣獲生並有優賞今據
關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頒賞有各人心
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騰示
三軍未審

狀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勸問宜商量奏未
右臣等商量賀意比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
語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為其誣誤若
不尋問旬月後王宰的自知見朝廷隱恐必懷憂負
又不一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晉絳所進賊
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賀意勸問如審
有潛報蹤由便就行管按軍令如涉賤昧即令王宰
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奕差替聞奏仍望詔示石雄
未審會昌四年閏七月一日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從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
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已後頓立戰功赤頭
赤心皆是賊長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

死一心所慮玉石俱焚著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送
國亮許其自相亂出如是鄆州父兄弟及從諫處
招到克惡將徒等棄用兵後為劉稹出死力戰鬪先
犯官軍毀罵行骨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
人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
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弔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
望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會昌四年九月三日

論堯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禮於元
逵兇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悞殺
戮却閉城門伏以寇孽既平盡是國家城鎮控制河
朔須存壘垣豈可更令元逵罪兵攻取望中使賜城
內將士勅書招携各令安堵仍賜元逵詔便令抽兵
歸本道并賜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會昌四年九月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右件鎮縣兵馬並准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收管所
有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如鎮遏十將已上
是軍中舊將兼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追
上驅使

路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右緣地貧瘠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甞望委吏部於今年選人中揀幹濟曾有績効人稍優一兩任汪擬其休料待勘數到續請商量聞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改張所具刺文得主兵權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緝緞既無軍鎮干侵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嘗

會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盧弘指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類龍正縣安置邢州類刺史李行循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廷制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曾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州類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便勤移入州內如亭臺有僧修處並勒毀折訖聞奏龍正縣依前元縣令理所會昌四年十月十七日

巡遊使劉濠狀

右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於回訖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

已賜勅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邀截出兵仗以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差項

遣使臣早為布置其劉濠便望從靈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京兵力素全番人至衆只要令先事練兼修整器械緣累年用兵計所聞者最是兵仗早須為備擬仍令代北諸軍鎮添補逃亡官健及點檢退渾沙陀等部落擬縱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守城鎮屯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即於山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削及添木石填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路深掘壕塹多置陷馬坑須防黠戛斯向北虜逐回鶻入塞唐突練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隨時接借望委劉濠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聞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待冬至初續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會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斐村送兵馬步軍遂回旗劫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兵馬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諸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雄提單精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曾如送出首

惡其餘不問計必當無事如指揮未定且要分五百人兼揀好將鎮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阻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所以敢擾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即翼城盡無可虞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劫殺河陰兵馬切不可抽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詔處分謹錄奏聞

贈昌五年八月十一日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論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邠坊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豈敢盡為暴害况北有殘虜西有大戎使其貳心終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戮便須擒盡普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酋長諭以國恩問其屯兵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為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關伸冤豈可便興師旅殘毀城戍焚蕪村閭百姓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皆叛及打破卻寧鹽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是本族酋長不特是族

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寧靜即且為容忍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此意撰敕書未審

贈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右党項久為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往月來漸成邊患使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牧不得更固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寨永清商旅無滯莫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

六年正月十六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六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七

會昌一品制集

審狀

論遊幸狀

論討襲回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群狀

論劉稹狀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審陳意見二狀

進任晚李丕狀

奏續問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件狀

論天井奠氏事宜狀

論沼州事宜狀

論回鶻事宜狀

進振武節度使李忠順狀

論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論遊幸狀

人君勳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

勳法於日故日出視朝日入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

叢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侍君就

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

侵夜

人君勳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予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
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
說自秋已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感勤儉
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動人
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
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
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審狀以
聞不任惶惧迫切之至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如
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騎兵
長於野戰若在積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
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
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會斫營倘令石雄
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一千騎精選步卒以
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
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

赴幽州雄武軍使今日奏事官具仲舒到臣宅臣扶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荅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益據此說即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却令帥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即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貯在媯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却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候朝廷指揮因此拔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群狀

右臣數日未竊聞外議云田肇錄田群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潁川人史玉皆坐愆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毋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先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爲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

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田肇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妄况臣年近六十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腑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論劉稹狀 太原狀附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款幾便之時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錄內養季常克使悉節將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看進軍掩其無備兼許三軍僮立除勳必比諸軍倍加賞賜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回輒不得受兼夏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貧虛稿實不足從前人心忠順况一千五百人豈足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况兵事未罷深

慮所在動心望賜李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微
兵討亂兼遣義忠却赴太原許罪其晉惡其餘一切
不問若兵力可及便須剪戮頃年張延賞在西川因
張拙作亂走至漢州却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
兵處却入則不損朝廷威命兼不妨榆社有兵望降
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兵機切速不暇與李紳等參

議謹咨伏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請官軍
回避倫

不戰
兵處

右高迪稍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
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即須探知若城寨未即要與
戰如不來並不要將兵逼逐緣偷兵併來停住三日
不得即須却歸本處但三四數度不與戰即賊知官
軍覺其情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
有變故每度出軍排陣官軍便逼逐與鬪皆是落賊
奸計一度小得便宜後知官軍三箇月瘡痍未復即
撤兵又向別處切要王宰石雄義忠常盜遣細作探
偵知諸處抽兵來即不要戰知抽兵却兵虛處即入
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萬萬不惹便宜

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
離舊處下營一兩箇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間驅
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間牛
馬賊亦不惜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
每移三二十里即得魏博即須令早過漳河若且如
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賊勢未得又云
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
好言語優獎彼此不要令知與元達詔即須云一切
委任元達與私敬詔即云一切委任私敬但稍示親
信必自盡心

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
言頗似忠信盡單付翰林約此意賜元達私敬
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謹
處

任曉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未與河中留後任曉委曲令
轉問李丕有何方畧一一條疏報今得任曉書并封
送李丕扶兩道並謹封上進其李丕扶一道論請依
前取黃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拘眷

嶺東西經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塹至深必恐進
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地而處伏望密詔義忠
朝清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予子細籌度
如可去便候進止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備漏還
備隄防其一狀請令諸軍各齎十日乾糧深入過險
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約此意賜石雄王逢詔令如
此排比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曬乾糧綠日色
猶烈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
尤冀集事臣緣寇孽未剪每得四遠文狀皆願一一
上聞頻瀆宸嚴不任惶惕伏望留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直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緣賊兵
緣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已上於四面山谷
埋伏待官軍攻城困乏即四面齊來救援恐落
賊奸計其陳許軍請過乾河北逼澤州更下一
寨城連接便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
逃澤州每日常湏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敗兵
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
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免落奸計伏望
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逢進軍取賊回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直
抵賊固鎮寨當川亦須着兵亦抵賊寨緣固鎮
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
寨更無井水盡喫泉水在寨東南澗內約一里
己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魚木
可喫即須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寨東十五
里是青龍寨在嶺北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
亦在寨外還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即得青龍
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
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團練全安慶自領伏望
依此詔示王逢

一長橋賊都頭王釗約得一萬兵今在沼州城內緣
劉稹處置却失天井關都頭茂卿一門又處
置却邢洺兩州救援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
王釗自此疑懼劉稹差親器仗官買少過追王
釗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一時叫關王釗已持
兩端必不肯為劉稹用命本是潞州子弟見有
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眾若相降至多必
恐願惜家口又官健投降後為諸軍所殺亦恐
非願唯密符意與王釗令將一萬人却入潞州

處置得劉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官更別賜錢物高文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難過家屬盡在潞州若遣回軍必皆情願臣恐弘敬不知王釗不伏劉稹追呼伏望專降中使密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釗取其同意聞奏河朔多異色人若遣傳意許合必達

一臣問高文端賊中誰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內即有郭誼王恊張谷向外即劉公直臣先得元龜狀稱劉公直魯事王晏平常依倚於王宰伏望詔王宰令百方將意與劉公直若肯回戈却取劉稹亦許別典重官酬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錄奏聞謹奏

天井冀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晚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魯向臣言軍中密事今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叟知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天井冀氏却須令堅守城寨不得與戰不二十日內必自變生緣賊已窮蹙不可更逼著恐其計窮必為潞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

人之命官軍與戰必恐不利若萬一小劔却恐延賊旬月之命緣臨洛已投魏博當道兵馬過來不得請召弘敬速撥兵取臨洛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來必梟擒劉稹向聞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望速賜弘敬王宰石雄詔處分謹錄奏聞伏留中不出

洛州事宜狀

右適徐乃文將弘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洛州亦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乃文云安王已送啓狀與王釗高元武又歸投王釗即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軍心都頭盡皆畏伏取郭誼未得已前且要令在洛州勾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忽恐惜留王釗未肯放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弘敬詔看彼事宜如王釗出彼未得且令勾當待盧鈞到後令赴聞不遲崔叔途是王釗下都頭甚有膽畧昨未嘗謀歸國盡是叔途王釗未出已前弘敬意且欲留叔途今在闕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弘敬委曲謹封進上委曲中所云中丞是李回謹錄奏聞謹奏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職事情中使宣諭

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
說兩度緣延英論事校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
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
離異緣可汗欲得授安西其部悉有姓皆云骨肉盡
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帝已不得所據此時勢
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
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
無事唯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
合為國家了却殘虜成此功業令趨於鎮魏朝廷酬
報必極優崇料仲武全羨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
朝廷內無寇孽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
効令取歲內有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
緣國家與回鶻久為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
須早有經畧且令招誘最謂得宜臣謹窾狀聞奏此
狀望留中不出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右今日振武奏事官間丘弘到云却收到河東沒落
官健楊惟清等二人稱回鶻可汗在天德比三百里
已下臣昨日已見李思忠下軍將闡顯說思忠意緣
朝廷册命黠戛斯恐回鶻可汗必懷疾妬與諸小蕃

合勢遮截漢使請令漢兵且於天德住待計會黠戛
斯兵馬迎接方可進發今忽近天德已似有驗其邊
界事宜李思順皆自有表進訖李思順別有狀一道
稱回鶻合祿等一人投降賚得款云可汗見在兵
只有一千五百人衣甲約六七十領角有三隻鼓有
四面每度與諸蕃打得羊馬數亦至少旋自分却據
此通款事皆詣實李忠順疑蕃人詐妄未敢奏聞其
別狀謹封進上伏望聖慈早加警備以戒不虞臣此
狀請留中不出

潞府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
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
只是憚於征役豈敢更為運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
過軍人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為
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
賊已處處設備兵濃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
開抽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
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縱排比如
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
千人取儀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

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邢洺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溫士各令自守不得出兵唯要興武安路太原兵馬逐馬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即立可知剪縱萬一魚事不妨且賜密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澤州亦要賜澤州詔守並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秦甫詔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累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右適魏博奏事徐迺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弘敬出軍却慮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何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人恐三州未諭朝旨知弘敬忠盡故令中使先往遣弘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迺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焉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黜令往山東今在邯鄲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徽子口

至爲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選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益以其雖是下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內山川見迺文所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七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八

會昌一品制集

進獻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真容讚狀

進幽州紀聖功碑狀

進燕婁斯朝貢圖傳狀

進侍宴詩一首狀

進新舊文十卷狀

進瑞橋賦狀

進西南備邊狀

辭讓

辭官表

讓太尉第二表連批卷

讓太尉第三表

讓官表

讓司空後舉王起自代狀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請改封衛國公狀

為星變陳乞狀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二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二年

今月二十一日奉宣令臣撰文者臣聞王充云古之帝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又楊雄云廊廟之上高文曲冊用相如臣本以門蔭入仕不由進造之選獨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近加萊病久廢舍毫紙奉渥恩實懷榮懼謹以撰訖謹連封進不任兢惶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四年

奉宣令臣撰文者伏以陛下聰明神武高穎石王伐罪成功清和六合雖有鴻筆猶難措辭况臣從吏多年文業久廢克勵疲病莫副殊知祗荷明恩倍懷兢惕謹以撰訖謹連進上不任榮抃惶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真容讚狀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習儒風莫能勵已長從吏役無所成名雖嘗忝禁林獲掌綸命學既懸於刻鵠文有愧於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飾賜令撰述益荷殊榮但以談天者豈測其高的海者莫知冥廣聖功神武膺德文思雖欲贊揚實撰不逮今已撰訖謹連

封上塵黷蔽辰無地自容不任兢惶榮林之至

進幽州紀聖功碑狀

奉宣令臣撰述者北狄強悍勇於四夷前代聖王莫能制伏昨者回鶻雖乘危屢勢已內侵豺狼之師尚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萬方震天威以霆聲碎攢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顯百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群帥無功將垂耿光宜命鴻筆臣學藝荒淺久病殘衰紀軒后之司徒知竭思叙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林其功狀稍似擴實今已撰訖謹連進上輕黷宸辰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進頤曩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美面奏呂述等准敕訪頤曩斯國邑風俗編為一傳余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見貞觀初因四夷來朝太宗令闡立本各寫其衣服形貌為職貢圖臣謹令畫工注寫注吾合素等形狀列於傳前蓋臣不揆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明柔遠之德高於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輕黷宸嚴伏增兢惧謹封上進

進侍宴詩一首狀

伏以六合清和四夷慕義芳春令節錫宴群臣見膏

露之晞陽喜薰風之解愠萬心歡樂累日忘疲伏惟陛下睿德日新文章夫猷詞高貫竹思緝白雲含毫而瑞景揚光摘藻而非烟動色臣早司綸綍嘗奈內庭雕蟲薄枝實感憲宗穆宗文宗知樊不測不揆淺薄輒進詩一首輕黷宸嚴伏增惶惕謹隨狀奉進

進新舊文十卷狀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楊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聰已淪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跼踖慙惶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輕黷宸嚴

進瑞橘賦狀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根清禦蒙雨露之渥澤比日月之休光始叢素葉俄成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觀嘉瑞臣久參綸命常効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黷宸辰倍積兢惶臣又伏見玄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西南備邊錄狀

伏以犬戎歷代為患國之仇讐晉南蠻自經負恩常懷
反側西蜀兩路實繫安危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頗
收要害之地實畫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
卷臣所創立城鎮魚蓋小圖米鹽器甲無不該備昔
蕭何收齊宛第四卷叙維州木末尤似精詳所冀聖
慈知臣竭力奉公盡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苟安輕
顯宸嚴伏增戰越

諫官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若情有所隱志
在苟安不自披誠即為冒寵臣某誠皇誠恐頗有頓
首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邪用相有大舜
之功柔遠固存臻漢宣之理故得王道正直海內邊
朔底寧干戈永戢文明之化方致雍熙蠶燭之光所
宜自息豈敢虛矯上召君親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
逮於壯歲猶甚虛羸屬齊江南存蕚八歲後鎮巴
蜀首尾三年暑濕所侵遂成沉痾患風毒脚氣十五
餘年服藥過虛又得渴疾每日自午已後瞑眩失常
形骸僅存心氣俱竭唯恐晚歸私第殫盡道途臣伏
見國史岑文本受委既深形骸頓竭太宗嘗謂左右

知其將盡膏燧厚積以虛憊不早退身侍立之時什
於王堦之下臣竊以二臣為戒不敢違安所冀陛下
弘太宗之仁不軫念於無及臣得延處厚之數免自
促於明時伏望陛下察臣懇誠矜臣衰耗得罷繁務
退守州行稍獲安閑漸自願養一二年後或冀有瘳
臣儻餘齡尚存筋力未朽必當灰身粉骨上報聖慈
不任祈恩之至謹奉表批卷不錄

讓太尉第二表

錄一表令人撰不
同日更進此表

臣某言臣今日已進讓表驚寵之心不遑落慶再陳
恐懇實愧為煩臣某中謝伏見國初已來授此官唯
有七人尚父子儀猶以懇辭而免近者智興戴義皆
超拜太傅太保只緣朝廷重惜此官裴度守司徒十
年竟不遷授以臣僭越必致頗擗况臣既無汗馬之
勞消塵莫効又有負薪之疾曠廢至多唯陛下寵以
美名榮甘過實而臣覲顏自處竊位偷安非止獲朝
野之譏實恐受桎梏之譴輒披丹款猶冀聽從伏望
息罷新恩且守舊秩不任祈恩迫切之至謹再奉表
以聞臣某云云

省表具知我文祖有文貞房社左右前後若日
月照臨緝熙帝圖肇顯天祿異代同德建勳垂

休克相朕躬光集大命功居第一節貫在三神
 開智謀識洞著慈用嬰龍之道振老舜之風懸
 衡不欺朗鑑能燭乃者軍枕狂度參剪伐之權
 頑童侵虐啓平矜之策替我獨斷挺身辭疑子
 房潛運於先機張華堅執於必克制變安事訂
 謨國經書則共議公朝夜多不寐私室輝發繪
 綽揣摩典章弼亮五年風雨一志剛健不倚謙
 尊益光見吳芮蕭何之心盡食粟飲水之節今
 邊烽息照兇者已殲允賴嘒咨克平夷夏特寵
 槐庭之拜俾崇鳳沼之榮巍我三台權映千古
 未為寵眷繼有讓章體朕至懷宜斷來表所謝
 知

讓太尉第三表

臣某言臣聞廟器不盈周公戒其必覆馬力已竭類
 氏知其必顛臣竊感之以憂以慶臣某中謝昔子文
 避祿竟之逃死治厯辭御迫於悞禍伏以上公元極
 本待勛臣其間或授時賢皆是元老臣既非耆艾又
 乏戰功奉宸筭而曾靡運籌假英威而未嘗推轂有
 何勞効蒙此殊榮夙夜自思至今戰汗伏見廣德二
 年九月十七日代宗受尚父汾陽王此官三讓而免

至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三日德宗再申前命重受尚
 父不許陳讓三載而終臣竊思尚父十五餘年得延
 光寵豈非牢讓而致臨所持昨者恭惟聖鑒至深恩
 意加等祗受典冊未敢固辭臣伏念齒髮雖彫心力
 猶壯實願替陛下升平之運見萬方仁壽之期京封
 告成大典咸備然後散金娛老歸守丘園貪全盛時
 不忍自促所以再陳懇款上瀆皇明竭至敬而不敢
 繁文陳至誠而不為飾讓心懇詞直度獲聽從伏望
 特追新恩却守舊秩臣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省表具之褒德賞功禮經備舉疇眷効國典
 攸存昔子儀以外止軍功所宜牢讓今卿以內
 匡時政非合固辭况道濟公忠才兼文武弼諧
 五載始終一心頃以虜寇初平終息戈甲旋又
 潞童怙亂須議剪除唯卿竭誠與我同志晉武
 平吳之計全在張華漢高鎮俗之謀誰先周勃
 所以舉茲寵秩用眷元勛恨更無官以償忠節
 且三載考績猶進律以甄勞况五兵成功無超
 位而表異自予選授非限常程式示恩榮允符
 公論是宜贊傑用佐經邦王祥之碩德當任楊
 秉之貞庶稱職未酬萬一無至再三勉服官常

宜斷來表

讓官表 批者不編

臣某言臣聞道不欲盈玄祖之至誠人惡其上魯史之明規既以迫於愚衷敢應動而生悔臣某中謝臣頃居宰弼獲戾於時既望泪以懷沙并赴湘而溺死自謂永遠白日莫視青天雖文宗墜履不遺職分圭瑞而微臣傷弓是恨常蹈春冰伏值陛下大明初升臨照四海知臣常忝禁署建事務宗念已廢之舊物憫既傷之勢羽召自滄海擢授黃閣明德每獲其瑕疵至仁常矜其衰疾參贊萬務倏已六年恭覲裡郊再親配天之禮干戈間罪三見拘原之功所謂百生遭逢千載際會微僑伏之數惟恐惟史思存亡之幾所宜知止非慕三公乞骸之請敢希二疏解組之風恐去盛時自貽深戚實以久嬰沉痾年漸衰邁宗族孤單兄弟衰落先臣松楸近在東國家屬數人皆居上國不欲遠離京關只願歸老田園伏望陛下深鑒孤忠特遂丹懇察臣上報聖德不必須在鼎司改授閑官優游暮齒所冀自知稅駕無李斯之數音便保懸輿復帝賢之故事進退惶灼伏地涕零不任兢惶感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臣某云云

上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昔東漢以陳蕃為三公其讓表曰不德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臣伏見前件官五朝舊老一代名臣孔門四科實居其首卓錫九德無不備包足以變和陰陽允叶人望當唐虞讓德之舉陛下則哲之知伏望察臣至誠之非飾請所冀虞立無蔽賢之咎滅文先竊位之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制書制授臣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臣竊位妨賢允宜黜免聖慈寬宥擢授中台踴踏慙惶若臨泉谷伏以明庭授冊上路乘軒豈可以醜肖之容再薦清廟不稱之服重列天衢為衆目之所噴致處士之橫議臣且自愧况在周行人以伐叛之時所宜務簡炎蒸之候不可勞人伏見大和四年裴度受司徒平章事故辭冊禮竟獲允從既有近例足得循守伏望陛下察臣懇款皆自至誠冊命之禮特賜停罷臣不任

請改封衛國公狀

臣今日蒙恩進封趙國公承命哀惶不任感涕臣亡父先臣憲宗寵封趙國先臣與嫡孫寬中小名三趙意在傳嫡嗣不及支庶臣前年恩倒進封合是趙郡臣以寬中之故改就中山亡祖先臣曾居衛州汲縣解進士及第僕蒙聖恩改封衛國遂臣私誠庶代受殊榮免違先志如蒙允許望賜帖麻施行臣不任悲懇屏營之至謹奉狀奏聞

為星變陳乞狀

臣某言伏以謫見于天以警在位稽於前史皆有明徵臣某中謝臣才非時浪量乖公器因錄門蔭遂忝華資出入蕃宣已逾三紀早負素食之責常愧周行老無黃髮之謀空竊高位夙夜思省未敢在心近伏見災惑順行稍過上相實惧天譴以致身災武德七年癸惑犯左執法右僕射蕭瑀遜位貞觀十五年癸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遜位國史之內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輕位忝上相倘冒恩寵猶自懷安忽至顛擠必傷玄化雖竭誠報國必不愧於明神蓋禮事君志實貫於水雪所慮物忌其滿天與之災踟躕兢惶不知所據伏望聖慈察臣單緒海內孤根有口童蒙仰臣覆露一門宗祀浪臣特免上公退歸私第

所冀中衛擊壤復比於堯君舊皇懸車不懸於漢相臣不任祗思皇迫之至

張仲武與臣書四紙內一紙信物教

今古月日仲武判官華封與到臣宅送前件書并信物等已聞奏訖臣素具懇誠實非飾讓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為宰相撰碑所悉益緣雕虫薄伎已忝榮名不願鬻文更受財貨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已是暮年矻矻為文只望酬報臣心鄙耻所不樂聞大和幽州刺史李載又撰碑欽取大過軍亂之際先詞頗甚况今陛下聖明御寓風教鼎新文德邁於羲軒武功高於周漢河朔節將皆竭忠誠尤宜示以典章今知法度臣忝居台鉞過受殊恩若不守廉隅坐厚賂何以仰禪玄化表率庶僚倘以仲武之情不可全阻許臣量受一千匹已是乖臣本心伏希聖慈鑒臣丹懇仰武書謹封進上臣不仕云云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右高子孟公度至奉宣聖旨緣河朔體太令臣即受者伏以浩蕩之功生靈共載擊壤之內謳歌必歸昨者藩臣拜章願紀貞石臣謬當臣願獲聖功才力至微神武難備莫能相質空愧雕虫豈敢廣受纁素增

其無鄙虧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

讓實以文至淺陋已慙黃絹之工取又不廉益昧素

系之節愚乘上落宸鑒未回特降王人重宣聖旨抹

戴懇懼進退徬徨臣事君之心實無所隱終希允臣

誠懇獲守典章使廉儉興行皇風遐暢謹再狀以聞

臣不任云云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八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九

會昌一品制集

謝恩故事宰相狀並是令人或敕使節或以然莫使須自款意者即軍狀

謝宣示盟浚斯等冠帶訖圖狀

謝恩賜王元達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狀

謝恩令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元奉敕撰狀

撰狀

謝宣示所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恠于懷狀

謝恩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謝恩所進瑞楠賦宜副使史館狀

謝恩讓官批卷狀

謝恩不許讓官狀二

謝恩改封魏國公狀

謝恩加特進階狀

謝恩不許讓官狀連宣

謝賜錦綵銀器狀二

謝問疾狀連宣二狀

謝宣示盟斯等冠帶訖圖狀

伏以漢宣帝時呼韓單于來朝京邑然待以客禮未

備漢儀至後漢建武二十六年單于慕先人之義歸

心中國光武修祖宗之業柔服北邊因其稱藩始知

冠帶取後綿歷五代僅及千年惟聞征伐之勤莫親
來廷之盛伏惟陛下功高漢后威服窮荒不勞七月
之師坐俟七旬之格故得盟沒斯誓心向闕稽首歸
忠自獻刑馬之書仍酌留擊之酒永勵臣節以保塞
垣今則榮以彩纓解其衣毳替勿就列威儀可觀推
動捍之心豈勞戴鵞服禮義之化寧比冠雞鑿于丹
青益表神化臣等謬參樞近獲親成功歡抃之心陪
萬常品

狀
謝恩賜王元遠與臣替皇縣圖及三祖碑文

高品楊文端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圖等伏以桑梓
雖存又隔兵戈之地松楸浸遠已絕霜露之思運屬
承明時逢開泰戎臣効順寰海大同故國山河因丹
青而盡見祖宗基構尋碑坂而可知柢戴天慈載深
感泣不任荷恩榮惕之至

謝恩賜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奉勅撰

奉宣卿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宜駕賜盟沒斯序中
仍云奉勅撰者臣才識淺近學藝空虛輕瀆宸嚴方
懷兢惕豈望聖慈私貸時假寵光頒賜歸國之臣仍
榮奉勅之字草木乘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煙霞照日

月之光畫成綵績願臣瓌陋獲奉殊恩竹帛垂榮傳
于不朽不任荷恩感戴之至今既奉勅撰序與臣自
進不同序中已改兩處訖謹同封進上如允聖意伏
望宣付中書門下

謝宣示進點憂斯朝貢圖深愜于懷狀

今日欵義行深至奉宣聖旨卿所進圖傳深愜于懷
者伏以陛下大化神明百蠻震疊故遠夷慕義萬里
來朝誠宜圖以丹青錄於編簡傳之千古以輝威靈
臣學術空虛文藝淺薄輒為傳序莫究聖功陛下延
納微誠特賜宣示寵渥所及縉紳為榮不任荷恩感
戴之至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伏以遠夷率服大國綏懷一失良圖千古不復悉怛
謀仰天歸命空辟求降據其款誠已絕寇戎之望執
之高戮言傷義士之心受降之時臣與其盟詎力不
能抹心實懷慙運屬聖明合申幽枉輒敢論奏豈望
聰從陛下用周文之心已同葵骨念汧城之枉仍賜
策書臣忝補鈞衡嘗居戎帥仰感玄造陪百辟情臣
不任云云

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高品劉傳奉宣聖旨賜臣批示以臣所請宣示史館特賜允從者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禁藥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玄宗朝種柑結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允簡冊臣目觀佳瑞熱無潤色之上心感玄猷莫盡揄揚之美豈謂天慈曲被特允微衷擊壤庸音獲知於皇鑒雕蟲薄伎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讓官批荅狀

高品馮至珣至奉宣聖旨并賜臣批荅以臣昨所陳請未賜允從者蚌游淺命木報君恩大馬微誠敢忘臣節迫以服藥眩眩抱疾沉羸心力衰殘形氣減耗承訐命之命或慮間遺忽奉密之機實憂不逮輒陳誠款異或聰從陛下特降綸言再加褒飾德音撫慰自合忘生瘡痍至泚豈敢言病謹當策勵疾瘳上副天慈竭盡肺肝以修官業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不許讓官未狀

今日行深紹宗奉宣聖旨卿大尉官自朕意與不是他門僥求而不得要更引故事辭讓者臣跪受聖旨惶灼無地臣昨者以位高疾仆器滿忌傾責懷嗽室

之憂敢喜在聞之賀輒陳微懇退積慙惶陛下察臣孤立事君寵拔皆由於睿監一心守道進取不近於回和勉以至公絕其辭讓臣敢不祗奉明詔允勵貞規慕孔父益恭之誠遵叔敖愈單之志豈比罪無所憐孫賈黜於聖人久不自安崔烈詢於厥子仰思賤宸倍積光榮不任荷恩感激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兵罷後上表

行深紹宗奉宣聖旨豈政理有失風俗有乖何遽退辭一二年分憂不用進表者伏以自古臣得其君最爲難遇非龍顏英王良平無以効其謀非日角聖姿冠鄒莫能申其志則知致理不由於臣力成功皆系於上心伏以陛下明過高光德侔天地常制勝於千里之外動合機先不取材於三傑之臣皆躋虛表故能征伐必克擒縱無遺臣謬忝鈞衡親稟神筭竟微獲免之効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每奉聖詔屢獎丹誠夙夜自思冰炭交集况今四表無事大氣斯和肅考可致於治平文軌盡同於玄化時雨旣降浸灌何施鴻明照臨熾火宜息昨者輒陳誠懇上顯宸嚴所冀守介石之誠或能回日寧敢慕揮金之樂取適當年陛下至德矜愚深慈有過寬其罪戾

重降恩私唯願盡螻蟻之生勉自陳力豈復顧蟬蛸之命更徇微衷上戴皇明尤增覲懼臣不任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奉今月二十七日敕臣封衛公者仰戴天慈獲遂私懇以感以泣榮暢載深伏以支庶嗣侯雖存故事去成以兄有譴乃紹扶陽之封耿霸以父屬愛遂繼年平之爵開元中蘇頌特封許國公亦無襲字然地居嫡長受則無嫌伏思亡父先臣開國全趙亡兄已經繼襲未傳臣每念貽謀豈宜不正若苟安殊寵實存幽明輒罄愚衷果蒙聰察况衛國之疆畛密邇萊臺先祖之所成名由茲光大微孫得以塔上實謂至榮祗奉寵章益慚非據臣不任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狀

伏奉今月十二日制書授臣散官特進者伏以漢氏之制勛望優隆則位加特進服以文冕列侍清祠榮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允茲瞻望臣器本凡薄才在下幸遭逢聖明諺黍樞務近者展采清廟祗事圓丘獲親日月之光已竊殊寵又沐雲霄之澤更荷新恩雖臣頑身豈能上報惟冀飲水効節介石存誠居若對於神剛動

罔借於風雨保其一志少芥鴻私臣不任荷恩惕懼之至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連宣

卿所讓更等奉欲遂願養辭位閑休今者社稷安謀系在良平况北虜殘孽未殄西戎國內不安除狡靖邊藉卿調鼎遽茲陳退所不忍聞縱累陳情終不允遂

今日奉宣縱累陳情終不允遂者臣在再六年徒竭丹款竟無一善稍補皇猷覲冒難居屢祈退免百請則每慮煩瀆口陳則莫盡肺腑肝頰以懇誠託於同列因臣不對得為上聞豈意天慈矜愚聖德念舊尚取消塵之効未微尸素之尤累降近日再宣慈旨實恐螿好蟬之命無以報天所冀盡犬馬之心唯知戀主仰戴皇澤倍切微衷臣不任云云

謝賜錦綵銀器狀

中使田歊鈔至奉宣聖旨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虞舜舞干而苗人來革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即知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運神武照臨息雷震之威而蠻夷自服弘天

地之德而違鄙又安臣願以鴻猷播於蕃師因綴古今之事度堅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聳聽里閭生光非止闔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慚恩覆倍積兢惶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高品劉行宣奉宣聖旨以臣撰真容贊特賜前件錦綵銀器等臣學非稽古文不逮人徒以運遇聖明職叨宰弼宸心何屬榮寵存加得以淺瀆之詞上述鴻明之德叙帝先之奇表非可強名讚軒后之英威空懸竭思豈謂皇慈曲被厚錫俄需錦綵煥華麗之文器物呈彫鏤之妙跪受榮感報効無階臣不任

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

疾狀

卿昨日所上表陳情緣多疾病請退守周行朕已省覽終不允所奏卿實有疾焉復別有故如要備陳宣盡肺肝便進狀來况北虜未歸朝廷事切每有料度皆籍規模且三五年間終未令卿離中書忽有奏章實難允遂如實有疾但得息候痊日須強扶持對采仍斷未章

高品駱遂泰至奉宣聖旨者臣奉命兢皇不知所處

臣緣抱疾歲久服藥過多形體虛羸筋力不逮實恐妨廢機務轉積憊尤所以輒獻懇誠願辭繁劇每於延并奏事陛下常假慈顏心肺肝懷無所不盡更無他故須石上陳只以衰羸自憂願什况臣四海之內孤獨一身唯得赤誠仰戴明主豈敢輕懷願望上負天慈伏望更許兩日得息即冀朝謁臣不任云云

謝恩問疾狀

高品王克諫至奉宣聖旨卿小有遺裕昨日於延英面奏乞假得息實及予懷且善願養當就痊平所要內庫食物及藥物無致嫌疑但具數奏米即令宣賜者臣緣常服冷藥十五餘年屬蒲柳年侵衰憊日甚風毒脚氣往往上衝頃刻之間心腹悶痛飯食至少筋力漸羸所以冒昧上陳請三數日在家得息陛下恩深覆育軫父母惟疾之憂德過生成念大馬至微之命恤問稠疊沉痾頃痊臣食物未得夏無所聞天慈下降感極涕零臣不任云云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九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十

會昌一品制集

祈告

武宗政名告天地文

祈祭西嶽文

賀廢毀佛寺德音表

瑞橋賦并序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郊壇回聖慈召至御馬前詩

寒食三殿侍宴奉進詩

武宗政名告天地文

臣讚承丕緒勵翼七年不敢怠荒以思無逸北制強虜東剪叛徒享此鴻名實由玄造常欲述帝堯之典欽若昊天修周武之法建用王極成于王道以黜異端釋氏之教興於戎狄悖君臣之禮廢父子之親耗蠹蒸人殫竭物命宣尼垂訓不語怪神因而漸除咸一於正襲前聖之業燦而光明臣之本心諒在於此伏以書載五行當被水土名有五義不以山川之稱名稱違古典今則循漢宣之故事稟皇祖之詒謀採用離明以符土德又臣近因微念已及二時感此陽和物皆暢茂未逢勿藥之喜獨有向隅之憂如臣政

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伏願會臣咎愆許臣政悔永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五星度理百福來臻敢不克已厲精恭事上帝洗心齋戒嚴奉神祇懇陳至誠仰望照鑒

祈祭西嶽文

惟神作鎮中土據于西陲積高炳靈宅神明之粵少陰協德成天地之功恭聞烈祖玄宗御曆末年祭必受福秘藏昭賽金刻猶存近者陰澤稍愆宿種未茂精意總達甘液驟零既紆播種之勤已獲流根之潤今因報德再竭至誠某續奉丕圖勤勞七載恭已思道豈敢怠荒屬黔虜南侵震竊朔野兵鋒一舉毳幕皆焚滌于嬰兒梟首魏闡參墟叛將面縛壘門成此武功無非幽贊又以釋氏之教出於西夷余五常之典絕三綱之常殫竭財力蠹耗生人黜其異端以正王度庶可復古諒非近名屬以忽於所慎寒暑成疾曠時且乖於勿藥昧且徒切於求衣如某政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實希明神許其改悔未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昔成湯自咎者六零雨消災宋景善言者叁法星退舍至誠所感前史昭然誠信不欺恃神正直敢不誓於丹腑嚴

奉明靈教陳忠悲伏望臨鑒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折寺蘭君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王客戶大秦穆護模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弘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過大聖孰能極之臣某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番拱而理不可得而言也厥後周爰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嘗有外夷之教黜中夜之風東漢楚王英始盛桑門之儀淪於左道桓帝更增岸蓋之飾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晋太康雖君非大聖臣非上哲然猶祖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晋因吳人之佻薄襲孫權之弊政始建塔廟乃譯梵書齊梁陳其教浸盛好大不經之說陋乃詩書因報救濟之談隆於仁孝運祚浮促某奉相尋二百年間五變朝市君無殷宗之福臣靡衛武之年感驗寂寥斯可明矣高宗神堯皇帝方欲剷除斯弊神祖中區時屬宰臣蕭瑀本梁氏之子孫尋覆車之軌撤廢格明詔以迄于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

增構一巖之秀必極雕鏤一川之陂已布高利鬼切不可人力寧堪耗蠹生靈侵滅征稅國家太歲千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明紹於天粹合於道黜霸圖而功盛入聖域而德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蔽思必無邪先定宸心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高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流風出前聖之謨焉後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臣竊位樞衡冀能裨益愧無符明之効徒懷鼓舞之心千古未逢百生何幸不任抃賀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瑞楠賦

清霜始降上命中使賜臣等朱楠各三枚益靈圃之所植也臣伏以度淮而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所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楠於銅雀華實莫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和同靈物効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膏露草木尚爾况乎人心漢宣帝官館山澤意有所感必詔近臣賦之臣幼學為文忝列樞近稽昔獻

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
 遷於上國貞素凝碧調湘岸之夕陰華實纒黃動江
 潭之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條於巖側翡翠以之
 列巢鷓鴣雜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自得於彫飾
 終獲譽於皇明豈因人而羽翼感洪鈞之獨運韓造
 化之玄力思六合之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之
 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速乎霜飛天囿風落秦川金莖
 炫耀於朝日玉樹青葱於霽天我方壺之翠島列靈
 沼之清漣上鬱松下秀蓀荃葩朱草與屈軼華靈芝
 與嶺連靈卉畢植而嘉橘在焉水心獨潤金衣更鮮
 天漢之華星焜耀閭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團於野露
 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飛厥苞之
 自遠何非陋之莫傳樹隱方塘北丹墀之効賞盤映
 皎日與赤瑛而共研東鄙孤臣謬陳三事既之和羹
 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捧之
 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改於霜雪未酬恩於天地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磬筦歌大呂冕裘旒天神燒籥闔闔析殺為蒸人
 羽旗灑輕靈麥壠含陽春昌運歲今會王猷從此新

三臣皆就日萬國望如雲仁壽信非遠群生方在鈞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

仰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七幸和鑿動三條稌吹回相星環日道蒼馬近龍媒

古詞臣歌馬詹咫尺天顏接光華喜氣來自慙衰且病無以

效涓埃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宛轉龍日節參差燕羽高風光搖禁柳霽色暖宮槐

春露明德掌晨霞照袍雪疑陳組練林植聳干旄

廣樂初踰鳳神山欲抃鶯鳴笳朱鷺起疊鼓紫駢蒙

象舞嚴金鎧豐歌耀寶刀不勞孫子法自得太公韜

已上四句奉述內無破陣樂分席羅玄冕行觴舉縹醪毅中時落

羽幢末乍升採瑞景開陰翳薰風散鬱陶天顏歡益

醉臣節楛矢方來貢雕弓已載繁英威揚絕

漢神筭盡臨池已上四句奉述此虜款塞西戎畏威赤縣陽和布蒼生

雨露膏野半唯有麥田闢又無高祿秩榮三事功勳

之一毫寢謀慙汲黯秉羽貴孫叔敖若遊玄圃歡如

享太牢輕生何以報祗自比鴻毛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十

李文饒別集卷第一

賦上十三首

成都二首

黃冶賦分序

蜀道有青城峨眉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于余者竊嘆劉向累世懿德為漢儒宗其所述作棟於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侈况流俗之士能魚感於此乎因作賦以正之

漢武帝遵世承丁百變以寧自謂德成堯禹功高湯武聞升龍於鼎湖乃甘心於斯語有方士李少君請詐不誕乘初進取盛俾化丹砂為黃金可以登青霄而輕舉時董大夫侍側帝曰子知其術乎仲舒進曰臣惟聞天地變化聖人鑄範方士之言臣以為誦至如圓方為爐造化為治鼓風為橐熾陽為火玄黃之氣網緼和粹稟而生者為仁為智是以生寶寔繁終古不覆天地之鑄範鼓鑄也如是及夫堯舜之化大道為鑪中和為冶聲教為橐文明為火以法天為造以得賢為寶是以得其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無位大莫能致指鑄類於與冉庶於極智聖人之鑄鑄也取類一本有地字若乃不務遠德營信秘錄祈年永久

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帝曰吾乃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畫桐花鳳扇賦分序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雅予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兮綠江曙繁葩兮汝朝露樹暉兮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倚當暮春兮葳蕤豈鶴雛之珍族又棲託于瓊枝彼零露兮且且白瀝晚月兮洒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過樹矣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翻速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夏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瓊珠於芳藥飄飄兮疑振羽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潔兮如霞亦有笑人增華點絢雀伺蟬而輕鷺南朝畫扇雌雛女乘鸞而微眄未若繪斯禽於珍筵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長秋之清香掩高歌之孤轉度玉女之提携列崑墟之瑤宴乃為歌曰青春晚兮芳節闌數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鴝

寫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水統
雖清秋而已至常變玩而忘冷

再至江南四首

通犀帶賦并序

客有以通犀帶示余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
行此作蓋盡其美焉

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惟駘難之至
皆亦含章而可珍包黃中之粹色發奇彩之彬彬芝
草繞菴而攝葉烟霞異狀而輪困雖復孕玄兔於月
魄隱青杏於鏡塵顧霄漢之悠遠恨工人之弗真匠
者以其靈可禦和光能遠燭剪截本末蕪揮藻鐸砥
若礪金剛如切玉折以為帶加之盛服御之則附身
襯之則韻積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
璧雖笑尚不掩瑕何茲物之無玷豈待瑩而增華溫
兮如玉氣舒虹紫兮若晨光燦霞彼廊落之繁飾諒
無足以偁嗟若乃名山岑寂珍圖請詭柳谷則鱗馬
粲然扶風則魚龍隱起徒有象而無施故雖奇而莫
擬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械而垂棘返莊武
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象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
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

鼓吹賦

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目假之今
藩閭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
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
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為此賦

追昔具會之年思為衛霍之將懷瀚海而發憤想狼
居而在望厭桑濮之遺音感簫鼓之悲壯每聞鼓樂
心焉猶尚爰有佷童出西京賦穎秀含聰思慮未敢專和
發中繁會曲折變態不窳文邁燦電揮手成風或累
發而碎隱或徐弁而從容管孤引以噤噤鼓輕投而
逢逢若乃清景妍和嘉客來萃登高臺而互動對芳
樹而並吹見鵬鴉之爭厲聳壯士之憤氣鵬鴉爭壯士皆鼓名
忽疑朔厲叶於寒煙胡沙蔽於天地其始也若
伐木丁丁響連青冥喧禽萬族聲應崖谷其縱也狼
罕閩角奔兕相觸轉石振於崩溪燎野焚於寒竹其
終也如風颯暫息萬籟皆肅天地素而雷霆收川波
靜而魚龍伏昔我往矣子衿青青我今來思突而棄
兮諒昔人之多感視移柳而興悽惜歲年之易往歎
親好之長睽於是勉其成人再命迭作念所思而不
見慨悲翁之蕭索所思悲翁音豈殊於今昔情自有

於哀樂乃知孔悻比於鳴蛙陸反思於候鶴彼衰退
於髮傷並榮華之昭灼

白芙蓉賦并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
雨參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
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葉木有斯作因以抒思庶
得其髣髴焉

朱明夕霽佳木疑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流其好音
迥回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深誠有感於逃節

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搖瑞彩於
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臣蜂准漪暫覩其明月復

以處子映松遙覩其水宮煥列宿於長河嶽反於

方折點白露於葭蕩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柅入

澄瀛楚詞曰楚人呼潭中曰瀛度柳杞越蘭蘅芰回容與放志

遺榮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潭平飛鷓鴣起鴛鴦

揮明珠而濺葉連波紋而抗莖傳羽旆而適性合金

絲而駕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憇

川陰弊遊霄外極望澗澗靜無夕靄又如游女解珮

於漢曲宓妃採蓮於湍瀨舒蘊藻以爲席倚立荷以

爲蓋獲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米會嗟夫楚澤之中

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
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
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顛於沼沚曳羅
裾於磯岸且謂降玄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宵
跡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聰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
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曰
秋水澗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美蓉萼花紫兮君不
識洋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塵顏如玉兮無
冶容

重葦芙蓉賦并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葦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
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
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
焉昔柳惲爲吳興太守顧座客而歎曰遊汀洲以採
蘋憶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
欲捨瓊葉於桂山折瓊華於蘭畹客乃俯曰彼有清
川爰生瑞蓮紅葩煥而曄曄翠葉小而田田此花大於葉小
而葉小碩得薦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縱
於艸而碩得薦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縱
蘭棹泛淪漣吟朱鷺於蓬管鳴鷓鴣於瑟絃臨澗
以遠望歎華艷之何鮮是日際海溼廓微風不起涵

麗景於碧滿爛朝霞於清泚鮮膚秀穎橫立叢併疑
 西子之類配自館娃而戾止遠以意之若珠闌玲瓏
 疊巖昆峯聚丑女之光色抗霓旌以相從追而察之
 若桂棠重復鬱撓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之紛
 郁爾其映蘭芷出蕤萍掩萋萋之象色挺嫋嫋之修
 莖法清露以濯秀流鮮颺而裁精雖草木之無情亦
 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靜見涼野之夕
 陰悵回塘之餘景惠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頰翦
 翠失其輝解珠璣奪其光穎惟斯物之特麗宜獨秀
 於寥天在靈境而何降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
 實嗟淑類而莫傳念在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
 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此花無貴從依又不
 三數年故人同罕有乃
 為歌曰吳山秀芳烟景媚因淑女兮感斯瑞遠雖多
 芳無厭類蘭徒芳方何足貴人已去方代不留獨含
 情芳託茲地

山鳳凰賦

仲山在群之坤隅高松翳景名壘所集有麗鳥殊色
 殊色出應文如綉綉邑人呼為山鳳凰愛其毛羽重
 於身命雖遭縉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鷄斷尾則殊知
 異心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懿靈山之岑寂寔珍

禽之可依何文章之英麗信羽族之所稀泚赤霄而
 一色與白日而增輝煥若丑女携宓妃凌丹整芳遊
 翠微振桂裳兮番組綬騰鸞駕兮曳鸞旗察若天拋
 幾芳山已春朝霞爛兮露欲晞或飲于澗或集于磯
 標美藻之絳采掩虹霓之夕霏既而衝網高懸虞人
 合圍身桂織繳足屐駭機畏采毛之摧落不凌厲而
 奮飛乃知丑之敗也以致其理弁翠之焚也猶襲其
 寶衣何異夫懷祿耽寵樂而忘歸玩軒見而不去惜
 印綬而無時嗟乎乘君子之器與茲鳥而同議

孔雀尾賦并序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一本空籠
 與翠尾皆至余憫而為賦
 感君子之嘉惠意未忘於所知携珍禽以贈余詎有
 貴乎羽儀去舊國之岑寂歷三湘之嶮巖念未飛之
 衆雛懷獨宿之羈雌忽哀鳴而望絕遂委翼而長辭
 異黃鵠之高翔揭空籠而載馳想綈羽而不見覩修
 尾而增悲蘭色羊鬱金華陸離毒之兮疑拖綠蓋音
 綬舉之兮如飛翠綾嗟綬是之寄身與鐵翻而一槩
 雖暫榮而可樂終以飾而賈害况獲德賴如毛而鮮
 舉福輕乎羽而莫載何必負斯尾之翹翹冒長途而

效愛

智囊賦并序

余嘗感漢昆錯魏桓範皆號為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楊子偁或問多以智殺身雄對曰臯陶以其智為帝謨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余久欲賦之比屬逾紀總戎願言不暇今侯罪江徼徬徨歲深筐篋之中典籍皆闕聊以所記古今興敗粗成此賦

夫天之清氣為人而人之清氣為智苟虛心而冲用必存神而索至况悟養以保身豈憂患之能累何與敗之相詭乃躁靜而殊致或朋遠而無疵或馳驚而後思故由於彼而入聖門出於此而爭利器若乃淡然玄默應變無方翻隨和而不耀匣于越而寶藏雖不止如炙輶猶淵然如括囊君子所以有斯號者蓋欲保無咎於末光夫智可以養生乃能周物道無夷險用有二拙得於身也祭以免而首以全失於邦也滅不容而湯不沒彼前軌之昭然曾未戒於危轍嗟乎水濟舟以致遠亦覆舟於畏途智排患以解紛亦有患於不虞將必殆於無涯信莫尚於其樞或有好學務敏擇仁乃廬斯先哲之所履亦庶幾於不渝然

則大智閑閑不嬰世故舉始終而後入先奔沉而預慮或衛足之無術故離形而盡去呂易宗於奇貨疾知來於武庫雖乘勢與億中非淑人之所務鳴夷子喟然歎曰昔我經世徒聞智囊索遺珠而不得復明燭其焉求與萬物而道天又何謨於大猷今吾所謂智者乘五湖之浩蕩未終老於扁舟

積薪賦并序

此即巖壑重復榛林鬱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于庭竊有所歎乃為積薪賦

逸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故臣方絕學以自饜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東蘊一作緇以請火訪蓬茨於善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許既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豈叔敖之子以好廬而善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荔莖之可詢既而交加累積高下瘳均五莖若井幹疊似龍鱗避洗泉而無漫先曲突以斯陳奇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虞嗟長孺之昧道常喻

此而求伸雖後來而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為能
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
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克罹匠者之斤員霰雪以終歲
齊天年於大椿

歌器賦并序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歌器贈以古人
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小任重朝
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逐忽
覩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為此賦置公靈筵

昔周道砥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
者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
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視遺法而歎息且
曰月滿而虧日中則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
得乃沃水而器察微要終挹彼法茲受之若冲虛則
斲斲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若君子之中庸既滿
則跌宕流雷發器如坻墮水若河決非神出之自盈
異衢構之不竭蓋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
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截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
彼薄蝕其更也浸蕤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節
動乃思於謙受頽既復而不遠專屢黜而何咎知任

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參然於
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為賢相余失之為
放臣親遺物之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欲克己以復禮
永德報於仁人

蚍蜉賦并序

此罷多蚍蜉所居臨流寔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
於盤盂終日厭善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為此賦令
稚子燁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况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
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黃緣於食案余乃戲而
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漏山阿無乃處吾身而為大
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真形於造化亦一
氣之所甄普濟齊師之乏亦聞媯德之釐觀封穴而
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侮
焉戴粒而遊若巨鼈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
麗清天若乃依綠壁滛滛奔奔其聚無聲其行無
迹值晏温而出遊當和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
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截止若群羊之聚進
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
蛭蟻而不傷今願悔昂戢于垣墻豈同青蠅之黠白

汗君子之衣裳

振鷺賦并序

此鹿帶江綠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群飛集于林杪余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適因爲此賦

日之夕矣川陸載陰有群飛之振鷺顧儔匹而弄音始遵渚以亂下若濤起於清淨俄矯翼以歸來疑霏集於平林爾其遊止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煙皎霜容於寒日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歎矣羽之翩翻感余生之憂慄若乃不爲鷓退常與鴻冥乍回合兮如練忽寥寥落兮如星陋汀葭之靡靡樓岸竹之青青又似素旄陳於曠野白筆森於廣庭悲夫綠篠枝弱巢非所據蕭瑟而多風亦扶踈而受露豈不知陂澤可宿荆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恐搏獸之當路遠乎天清潦收獨立蓮漪意態閑暇羽毛慘灑或暫往而得遊鷺或終夕而守空陂隱青莎以延佇若田父之輟輻重曰振鷺子飛于彼滄洲聊自適於遐曠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羽於宛丘信茲禽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群鷗

李文饒別集卷第一

李文饒別集卷第二

賦下十四首

袁州八首

問泉途賦并序

問泉途思沈侯也沈侯傳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乎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嘗歎人世險難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俱吾已知富不知貧貴不知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回先帝之吳盼披霄漢之輝光君聲駕於長沙余建旆於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生之樂原謝阮好於絲竹陶亦間於壺觴雖爵服之已貴何憂恩之未忘竇惡獨奏於門庭丑類不畜於洞房今則迷矣前榮可傷於是託意宵夢久而乃寐問其昧於故人求神道之髣髴或曰生特在於行樂死何用於虛謔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善節而安致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瑤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尚可焚兮昔之艷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爲朋友展戲譎兮豈有樽酒

接啟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為列星德之粹者復焉
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銘鈞或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
氣於靈龜仍託形於介麟獨詭人沒於泉下不得同
於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於昊穹無乃困武叔
而見弘石迫無極而值克躬有明龍而害正有儀尚
之蔽忠者不罹於此患固無傷於道龜

傷年賦并序

余茲年五十久嬰沉痾楚澤卑濕香無歸期恐田園
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為此賦

五十已至生涯可知在樂安而猶歎况形神之支離
傷壽有買生之痛招魂無宋王之詞逸故園之寥遠
念歸途之未期顧稚子而悽惻想田廬而涕洟有客
戾止問我何悲仲尼晚而喜易卻較老而敦詩國語
行年於越表對日御較可苟朝聞於聖道雖年往而
未衰余乃對曰心之憂矣予豈知之嗟世路之險隘
矧駑駘之已疲法先哲以行止經險阻而勿違陽息
駕於折坂思保身於不危文飛鸞於峭道若遺風而
載馳幸回車之未晚與此路而長辭嗟乎亢必有悔
盈難久持幸就寵而忘返豈黃火之可思種嬰患而
且寤眇滄波而莫追雋畏勢而自引非尉羅之所羈

宜見險而高舉顧軒冕其如遺雖高華之難企在哲
人之所為何必求季主以盡性訪詹尹而決疑商有
山兮逶迤從園公兮採芝湘有水兮漣漪繼漁父兮
維絲既已覺於今是豈遑遑於路岐

懷鵠賦并序

荆楚多飛鵠余所居在岑壑之中益茲鳥族類所託
不足歎其蕃也天寶末韋郇公謫守蘄春時李鄴公
亦以處士放逐嘗中夜同宴屢聞鵠音即公執爵流
涕歎曰長沙下國鄴公曰此鳥之聲人以為惡以好
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鵠音者浮以大白
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余因其夜鳴不已感前賢
亦罹其患乃為此賦我樂遐深幽居北岑積杉松之
翠靄蔽籬籬之清陰氣常合類陽易沉何飛鵠之
茂族盡棲息乎繁林余以脩短委命行藏縱心既無
情於忌鵬非有歎於巢鵠未嘗張羅於叢薄射宿於
川澤誠不忍於思久惟載懷於革音嗟夫天地之間
禽有萬類彼鵠鳳之靈安故特稟於間氣標靜素於
鴻鵠賦妍華於孔雀獨茲鳥之可傷無一美而自庇
或曰人之所處不宜求卒故聞其音而悽慘親其貌
而矚眇由是翔集無所摧頽逼威晝戢翼於蒙籠夜

相鳴而悲思余乃歎曰天有定命聖不能知彼冥數之未兆非畏之而可移梟桀牙而戰勝蛇入筭而福綏造化默以潛運倚伏難以預期况乎愛子及室思斯勤斯齊萬物以遂性豈愛惡而具宜至人入鳥而不亂至治層巢而不窺我若不容於深谷使其伏窟而何之

觀釣賦并序

余所居止江流之上每值清景必杖策獨遊見蘆人漁子則樂而忘返迺生僊就教澤樂閑曠釣魚閑處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也班嗣亦稱魚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是知古之賢人皆樂於此彼之垂釣者未可量焉因爲觀釣賦

臨江皋以四望愛春水以悠悠赴滄海以東會引清湘而北流此林想鷓鴣夷而可觀冀漁父之出遊將欲訪行止於二子永棲遲於一丘徘徊春渚忽值釣舟奏小海之悲曲羨阿激之權詎觀其垂綸川上或縱或收悟直鉞之莫致楚詞鉞察芳餌之自求追感夫子遑遑歲暮麟鳳不來絃歌誰想客有皓髮愕而招路問孔氏之何治獨危真而未悟悲閔道之已晚乃引舟而遠去子寂聽其琴音季投綬而不顧速乎屈平

旣放飄爾南征不汎汎以隨波或皎皎而揚清漁父歎其遺俗大夫共其徇名遂鼓柁而孤往猶放歌乎手濯纓若乃川霧始收秋光向夕蘭露互而風清竹烟散而潭碧映微月於湍瀨響哀猿於岩壁喜良夜而不歸更鳴榔而遠適或有畧小務大觀乎難量任公期年而釣鰲呂望何時而得璜且夫一竿之說所貴不網九罟未具難希鱗魴顧余情之無欲彼小大而皆忘雖餌食而不取思寄適於涼涼

斑竹管賦并序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管竒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山合沓兮瀟湘曲水瀟瀟兮出幽谷綠層嶺兮茂竒篠夾澄瀾兮聳脩竹鵬鴟起兮鈎輶自揅悲兮斷續寶璫璨兮乘鳳根連延兮倚鹿狂者二妃不從獨處玆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琴兮怨深酒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首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址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裁截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放浩默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虫念楚人之

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方後增其炳煥綴明璣
 以為押飾文岸以為玩傳子曰漢末一筆之押即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裝
 以翡翠此筆非文岸之植必象牙之管也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
 曾不知揮筆於江潭訪奇於湘岸况乃彤管有煇列
 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張得之以書紳惟茲物之日
 用典造化之齊均方資此以終老永躬耕於典墳

柳栢賦并序

夫受天地之正者惟松栢而已故聖人傳其有心矣
 其後彫豈無他木莫可儔匹予嘗歎栢之為物貞苦
 有餘而姿華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
 池之中與松栢相映獨此郡有柳栢風姿瀟灑宛若
 萸楊而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惜其
 生而遐達人罕知之偶為此賦以貽親友

惟天地之生物均覆載而不私雖草木之殊性皆榮
 落之有時感松栢兮得真經隆冬而乃知常集霰於
 窮節終秉心而不移觀夫竹婢娟以挺秀松英茂以
 含滋可蔭蔚於臺榭故封植於園池嗟綠栢之貞若
 爰自託於幽崖或森森於寒壠或蕭蕭於江柯何美
 微之僻陋或珍木而在茲齊翁蔚於蘭若儂芬芳於
 桂枝遠而象之登幹參差疑翠桂之陸離迫而玩之

布葉低垂若羽蓋之嚴麤又似翠列巢以群棲翳蒼
 翼而來儀含輕烟於夕景泣零露於朝曦待秋實之
 繁衍綴青珠之纍纍嗟乎材不可備人亦如斯子張
 之容雖盛柳惠之貞則虧有長孺之正色無思曼之
 風姿歎此物之具美以幽深而見遺非欲企瓊林於
 塵外方玉樹於前墀望舊國兮無際思故人兮未期
 曾不得倚樹而泛瑤瑟攀條而獻蘭芝愜路遠而莫
 致抑毫端而孔悲願謂稚子輝起為語曰楚山側兮
 湘水源美斯栢兮託幽根條總翠兮冬轉茂實垂珠
 兮秋始繁彼變化兮不測焉知非緩也之精魂

白接賦并序

此葩多白接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瘁果熟乃
 不取與攫相押猥亦畏而避之昔傳奕或言有接猥
 賦但悅其變態似僕以為賦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
 今作賦以辨之爾

昔周穆之南邁將奮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
 子以為損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
 永夜或清叫於朝暎峯合杳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
 矧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為異物而猶
 善處動不為暴止皆擇所青松鬱而不殘椿梨熟而

後取顧抗艷與猿狖音延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靈通有

淮南子稱知有神白猿女試劍而方接舉修邁而止馳養矯矢

而未發眇喬柯而已悲凌峻壑而電擢掛長蘿而軌

弄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沾危施於射則李控弦

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而不衰華佗五禽戲中有戲猿也彼沐

猴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既倉筭而解讓亦躁動而

不忌嗟斯物之既馴有仁愛而可畏故御生以遠性

與感齊后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辛或

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申行之後困於畎畝救

教之子疲於負薪何止斂化熊而為厲衰成虎而不

仁寔欽鴉於瑤席鳴杜鵑於巴岷乃知人世之可厭

不足控搏而自珍

二芳叢賦并序

余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黃躑躅春晚敷榮相錯如

錦因為小賦以狀其繁麗焉

鴉鳩鳴矣絮芳已衰美嘉木之並植惜繁榮之後時

觀其擢纖柯以相糾揉鮮葩而如織金散鬘蹄之揮

玉耀雞冠之色一則含情脉脉如有思而不得類西

施之容冶服紅羅之盛飾復似朱草發其英蕤長離

奮其羽翼一則凝思悵悵若將翔而未翔疑羸女之

性情媚鬱金之薄粧又似黃星爛於霄漢瑞鶴來於

建章彼紅棠之曄曄麗幽葉而有光其舒頰也朝霞

之映白日其含彩也丹砂之生雲床彼細葉之繁繁

隱襲葉而闕芳其繁姿也時菊之披秋霜其秀色也

鳴鶴之集萸楊由是楚澤放臣小山遊客厭杜蘅之

靈靡忘桂花之絮白玩此樹而淹留倚幽岩而將夕

嗟衰老之已遽念流芳之可惜况鱗悲失浪羽畏虛

彈有揚朱之危涕無越石之誓懼豈獨琴感荷蘭之

曉詩嘆蕙草之殘思欲捐金膏而駐魄攀珠樹而較

冷稷人間之華艷何足幽賞而盤桓

北歸去骨

畏途賦并序

乙卯歲孟夏余俟罪南服自歷陽登舟五月屆于盩

澤當隆暑赫職之候涉澤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

不揮淚今明王祝網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轍

而陸者因答此賦

余非軒冕未嘗廟堂非據賀客旋軫帛賓在戶自淮

服而載馳貫岷山而上沂敵氣溢於大浸溫風發於

中路于時行潦根至百川皆注望九派而無濟橫扁

舟而徑度非知漁父之勇已忘胥靡之惧此為神將

駭而還伏蛟欲絕而自去豈有幼安之感幸杜侯之
 慮訪潯陽之故里懷靖節之舊居陳一搏之遙冥悲
 三徑之久薰當其辭簪組遂蓬蒿遂妻負敬稚子歡
 娛臨流賦詩卧壑觀書對南山之幽靄蔭嘉木之扶
 疎不為軒見之累焉得風波之虞何夫子之早寤居
 一世之不知然代有覆舟之子皆由任其智力比鷓
 鴒為輕禽以席帆為快翼載已重而皆積途既遠而
 未息志撥援以爭先日冥冥而作慝既而戕風鼓怒
 氛侵改色深則困於巨浪淺則觸於危石雖有神人
 莫能拯滿談者未知患難之所未常以川流為怵惕
 今余所謂畏途蠹澤敬仲以為蒙莊以為衽席
 苟能慮於幾微又何畏於行役

知止賦并序

古人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
 余自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
 者綴為此賦

觀陽秋與漢冊求知止之大夫魯莫高於柳惠衛莫
 貴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於菟雖至聖無
 軌超然不拘猶歎行藏以與顏偁卷舒而善遠則由

聖門而進退者豈不勇於知止乎在漢留侯與道為
 徒厭華屋而不處思亦松以遊娛清則兩龔矣則二
 疎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折析青衿載負經
 書雷靈玄冕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及皆雪涕以漣
 泫嗟余生之疲病念寄世之頃史曾涉險而知惧痛
 摧輪之不虞諒難復於玷缺謂古賦作詩自著且羣
 思於玄虛聊揮金於餘日乃回駕於迷途况乎託北
 阜以馬宅應璩詩南臨洛水北極就東山而
 結廬左思洪居洛城東因茂林以為蔭矣就東山而
 樂晉書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出陸渾北統皇
 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
 鳴臯西對於林間其近說也則濫泉流於一壑嘉木
 盈於萬株逸披芳蓀泚映美藻聽求友之鳴禽見自
 樂之餘魚徒竒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
 震澤聳青岑而翻瑜昔有淮侯種瓜陶相灌蔬竊比
 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遵流於清渠傲情
 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烟於
 故墟磨麈遠而騰倚鳧鴈去而相呼酌盈樽而自慰
 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
 何必尚通遊於名嶽尚子蠹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

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忌於枕駕惠子疲於掘梧
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耿光之未晚期終
老於桑榆

劍池賦并序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途豐城弭檝江渚問埋劍之地
則左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
由振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以為
此賦

天地神物龍象太阿光耀時促沉埋日多往者紫氣
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敵國既精
感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
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之難測我不自振掘之
而得雖落朽壤之中每受尋言之誣誠宜英王用之
提携昔揮內以清諸侯外以服四夷為東序之秘寶
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備於台司始謂
仲於知已終乃屈於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連漪
化鋒錫兮奮迅煥晶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
族矯首清漢襲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嘗
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况乎耶溪水涸赤重山閉
巧冶既歿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倘有

知之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望匡廬賦并序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峯連清漢江水無
際烟景相鮮淅流而東若存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
悵然成賦

春水湖平霽天景旭眇赴海之清瀾映千霄之翠嶽
波麟爛而勢微帆厲引而相續輕烟冒於爐峯若香
散於空谷飛流洒於星灣疑虹飲於曾曲想遠公之
平昔比孟綽之不欲談精義於松間東林寺有蓮公
與款仲堪說易
在本道寄虛懷於巖足喜濯纓而旋返悲召鼎而放逐

耻隨屈賈之波不及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瑤席望玄
師於林麓余受於法玄師則
得法山之相師也徒佩紫青之書未脫
朱丹之轂感明王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飢徒扶陽
之爵父割專城之竹披金組於薄躬昭皇明於荒服
豹文忽變蔚然以姿蟬綬更新倏然而脫雖澡身於
滄浪終有愧於玷辱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臯兮供
黍粟

大孤山賦并序

余副符淮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黯大
孤於中流昇旭日於匡阜不因左官豈遂斯遊謝康

繁尤好山水普居此地竟關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
亂流非可傳匹因爲小賦以寄友朋

川瀆曠道人心所惡必有等石禦其橫鷲勢其壯於
澗瀨氣莫雄於砥柱惟大孤之角立掩二山而磔堅
高標九派之衝以捍百川之注屹若虎視矍如龍振
靡搖巨浪神明之所扶不倚辭山上玄之所固彼迤
邐而何多信嶷然而有數念前世之獨立知君子之
難遇如介石者表揚制橫流者李杜觀其側秀靈章
旁挺奇樹寧憂梓匠之斤豈有樵人之路想江妃之
乍遊疑水仙之或駐嗟瀛洲之方丈益髣髴如烟霧
據神鼇而號旆逐風濤而淞沂未若根連坤軸終古
而長存迹寄夜川負之而不去雖愚叟之復生焉能
移其咫尺

項王亭賦并序

丙辰歲孟夏余息駕馬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覩
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於天命且曰
因院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爲不然矣自古聰
明神武之至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縱火
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遠天遠人
鬪業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夏

數敗於外常有閔中爲舊主編素以義動天下雖項
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蠖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
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亦不遠乎余
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能變不測虎
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鷲豈手負絕然穢舟不渡
留離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
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吊之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穢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
望牛渚以悵然歎焉江而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
人之何據思項氏之入閔按秦圖之割據恃八千之
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
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於陰陵誰不知其失路
耻沐猴之醜詆乃亨韓而洩怒謂天命之可欺何霸
王之不寤嗟乎楚聲既合漢圖已布歌旣闕而甚悲
酒盈樽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俠伯自我而宰制及
其衰也帳中笑人寄命而無處季數道而不亡羽一
敗而終什堂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贖
之下風烟掃幕大吃雷奮重瞳電注叱漢千騎如攬
捋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考不渡旣伏劍而已矣
彼耕帥之擗懼雖霸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

陳迹緬然如素聽喬木之悲風感高秋之零落因獻
吊於茲亭庶神期之可遇

李文饒別集卷第二

李文饒別集卷第三

詩上并唱和酬卷三十六首

七言九韻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
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栢臺文興
秘閣相對同院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
秘書省校書郎李德裕

共憐獨鶴青霞安瀛洲故山歸已遲仁者焉能效鷲
鷲飛舞自合追長離梧桐迥齊鷓鴣觀烟雨屢拂蛟
龍旗鴻鴈衝颺去不盡寒聲晚下天泉池顧我蓬萊
靜無事玉版寶書藏衆瑞青編盡以汲冢來科斗皆
從魯室至金門待詔何逍遙名儒早問張子儔王褒
軼材晚始入官女已能傳洞簫應令栢臺長對戶別
來相望獨寥寥

奉酬李校書雨中自秘書省歸見訪時早入
朝便入集賢不過頃任集賢校書及升栢臺
又興秘閣相對今宜書張學士賞忝同席而
興校書相遠故瞻望之詞多

王

台庭才子來款扉典校初從天祿歸已慙陋巷來玉
趾仍聞細雨霑綠衣詰朝始趨鳳闕去此日遂歎難
黍違憶昨謬官在烏府喜君對門討魚魯直廬相望

夜每闌高閣遙臨月時吐昔聞三入承明廬今米重
至中秘書校文復來丞相屬博物更與張侯居新冠
我我不變鐵舊泉脉猶在渠忽見校書有情人臨
風不羨潘舒憶見青天霧未卷吟玩瑤草不知晚
自憐豈是風引舟如何漸與蓬山遠

山亭書懷

太原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弘

靖

葦石依古城懸泉灑清池高低來丈內衝霍相敵虧
歸田竟何因為郡豈所宜誰能辨人野寄適聊在斯

奉和山亭書懷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李德裕

岩石在朱戶風泉當翠樓始知峴亭賞難與清暉留
餘景淡將夕凝嵐輕欲收東山有歸志方接赤松遊

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侍崔棻

高情樂閑放寄跡山水中朝霞鋪座右虛白貯清風
潛膏激飛泉石路險且崇步武有勝槩不與俗情同

節度判官侍御史韓察

構石狀崖巘翠舍城上樓若移鷹霄峰遠帶沉相流
瀟酒主人評賞緣芳徑幽清輝在昏日豈異東川遊

節度推官監察御史高銖

闔石類崖巘飛流瀉澗遠愜蒼宇際孤嶽雉堞間
何必到海岳境幽機自閑茲焉得奇趣高步謝東山

給事中陸纒

激水瀉飛瀑寄懷良在茲如何謝安石要結東山期
入座蘭蕙馥當軒松桂滋於焉惜幽道境寂心自怡

右金吾衛大將軍胡証

飛泉天台狀峭石蓬萊安滋淩與青翠咫尺當幽奇
居然盡精到得似書妍詞豈無他山勝懿此清軒埤

從姪尚書右丞賈

中庭起崖石激玉下漣漪丹丘誰云遠寓象得心期
豈不喜鍾鼎至懷在希夷唯當蓬萊閣靈鳳復來儀

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奉和帝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裏行賜緋魚袋李

德裕

羊公追勝槩茲地暫逍遙風景同南峴丹青見北朝
石渠清夏氣高樹激鮮飈念法珍禽集聞經醉象調
偶分甘露味偏覺袈香饒銀燭為問毗城內餘薰
幾日銷

贈圓明上人圓公佛頂之最

遠公說易長松下龍樹雙經海藏中今日導師開佛

慧始知前路化成空

贈奉律上人律公精於律

知君學地厭多聞廣渡群生出世氛飯色不應殊寶

器樹香皆遣入禪薰

戲贈慎微寺王道安上座三僧正

甘露灑空惟一味旃檀移柱自成薰遙知暢猷分南

北應用調柔致六群

元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題石寺廢移崇福

寺木塔院隔石于東壁

長安秋夜

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鑿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

寂月中清露照朝衣

清冷池懷古余別有刻石

區園三百里常聞駟馬來旌旗朝角道蕭鼓燕平臺

追昔賦文雅從容遊上才竹園秋水淨風延雪烟開

牛禍蒙待護羊孫謀始回羊勝公表綠徒伏劍長孺

欲成及轉安與廢由所感溼淪斯可哀空留故池鴈刷羽尚徘徊

述夢詩四十韻

去年七月溽暑之後驪降其夕五鼓未盡涼風淒然始覺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夢賦詩懷禁掖舊遊凡四十餘韻初覺尚憶其半經時悉以遺忘今屬歲杪無事羈懷多感因綴其所遺為述夢詩以寄一二僚友

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老暉日官接鳳凰曹

目睇煙霄潤心驚羽翼高此大句椅梧連鶴禁嬾規

接龍籟內署北連春官我后憐詞客先朝曾宣諭卿

吾僚並雋髦著書同陸賈待詔比王褒重價連懸壁

英詞淬寶刀泉流初落澗文賦稱泉流於吻齒露滴更濡毫赤

豹欣來猷形弓喜暫棄時西戎乞盟函鎮二帥來身起關海內無事累月詩稱赤

約黃黑蓋查非煙含瑞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

虛樓散爵陶學士各有一室西垣花光晨艷艷松韻

曉駭駭畫壁看飛鶴倦圖見巨鼇內署北壁畫海

中曲龍山蔥宗曾欲此八臨幸中使恨而塗焉倚簷陰藥樹落格蔓蒲桃此入

遊者依然可想也荷靜蓬池繪水寒卸水醪每學士

食甘是蓬菜池魚鱸夏至後賜及領燒香西荔枝來

自遠蘆橘賜仍叨蒙頒賜自後以道遠罷賦也亦麝氣隨蘭澤霜華入杏膏恩光惟覺重携挈未為勞此

旌旄渤海以下皆古東城北望心彌苦西一本有回

首屢極九霄難就日兩浙僅容初暮竹寒窻影衰楊

古艍濠魚飯集橋市鶴鶴起亭舉越州宅樓戶又

休衝斗謂良弓枉在瓊籊早變推虎兇便鑄鑿蓬蒿

漁艇宜孤棹樓船稱萬艘量材分用處終不學涸涸

浙西大夫述夢四卜韻并浙東相公繼有酬

和裴然繼聲本韻次用 劉禹錫

位是才能取時因際會遭羽儀呈驚睿銳劔試豪曹

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門承金鼎鉉家有玉璫翻

詔快海浪浮鷗翅天風引驥髦便知蓬閣闕不識香

水策興發春塘草魂交益部刀形開猶抱膝燭盡遽

揮毫昔士當初筮逢時詠載橐懷銘辦垂靈藥素學

鷄毛車騎方休汝歸來欲放陶大夫羅太原南堂資

譽誇內署還風騷羽化如乘鯉棲居舊冠釐笑香焚

濕麝名菜賜乾荀議救蠅棲筆邀權儀泛醪代言無

所戲謝未自耕叨蘭烟疑芳澤芝泥臺玉膏對頻聲

價出直久夢規勞草詔令歸馬批章荅猷契幽興歸

見前注並銀花懸院騰翠羽映簾條諷諫欣然納奇觚

率爾採禁中時諤諤天下免勿勿左顧龜成印雙飛

鵠織袍謝巖綠地密潔已是心蒙五日思歸沐三春

羨眾邀茶爐依絃筍茶局就紅樾溟海桑潛變陰陽

仄暗焚僊成脫屣去臣憶奉弓號建節辭烏相宣風

看鷺濤土山京口峻鉄瓮艍城牢舊說湖州城如鉄

曲島花千樹官池水一箭蒿米和絲管鷹起拂旌旄

宛轉傾羅扇回旋墮玉搔罰壽長豎壽航盡椽如初

山是千重障江為四面濠卧龍曾得雨浙東孤鷗尚鳴

舉浙西劔用雄開匣三弓閑墊受發韻鳳姿曾在竹公

鷄羽不離番韻吳越分雙鎮東西接高敞今朝比潘

陸江海更涸涸

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

夫閣老此對吳人不識因子嘗說乃得此名

潤州刺史李德裕

玉藥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開舞室密葉乍低帷

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飛空中因玩舊賞

烟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

見懷之作

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沈傳師

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雲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

素萼年年密哀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棟宇非吾室煙山是我鄰
下齡惟待蓋一世樂長貧
半壁懸秋日空林浦夕塵
愁應雙鶴吊松路更無人
寄茅山孫鍊師

何地最備然華陽第八天
松風清有露羅月淨無烟
乍警瑤壇鶴時嘶玉樹蟬
欲馳千里戀惟有鳳門泉

又二絕

石上谿蓀羨紫茸碧山幽
藹水溶溶萑花定是無人
見春日惟應羽客逢

獨尋蘭渚說遲暉閑倚松
窓望翠微遙想春山明月

曙玉壇清磬步虛歸

題竒石

石在浙西公署

蘊玉抱清輝閑庭日瀟灑
塊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

送張中丞入臺從事

駟騎朝天去江城曉闕深
夜珠尤去握芳桂乍辭陰
澤國三千里羈孤萬感心
自嗟文廢久此曲為盧諶

懷京國

海上東風犯雪來
鴈前光折鏡湖梅
遙思禁苑青春夜
坐待官人畫詔廻

追和太師顏公同清遠道士遊虎丘寺

茂苑有靈峰嗟余未遊觀
藏山半平陸壞谷為高岸
罔統數仞墻巖濬千丈幹
乃知造化意回幹竒奇玩
鏐騰昔虎踞劔浚嘗龍煥
潭窠入海底釜火擎宵半
層巒未升日哀抗寧知且
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
冥搜既窈窕回望何蕭散
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
逸人綴青藻前哲留篇翰
共扣哀玉音皆釘文綉段
難追彥回賞徒起興公歎
一夕如再升含毫星斗爛

東甌懷古二首

王京兆

河水昔得決衝波溢川溦
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
投馬災未弭焉魚歎方深
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沉
誠信不虛發神明宜爾臨
湍流自此回咫尺焉能侵
逮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歎
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
意氣苟相合神明無古今
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家左豺狼滿中州
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
數仞城旣蹶萬夫心莫留
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
畢命在旗幟下僵尸橫道
周義風激河小壯氣淪山
丘嗟爾抱忠烈古來誰與
儔就亨感漢復握節悲陽
秋額子綴清蕪鏗然如素
瑋徘徊望故壘尚想精魂
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秋日登絕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昔人懷井邑為有掛冠旗顧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
越隄因病感潘鬢入秋悲北指邯鄲道應無歸去期

雨後淨望河西連山愴然成詠

宿雨初收晚吹繁秋光極日自銷魂烟山北下歸遶
海鴻鴈南飛出薊門只恨無功書史藉豈悲臨老事
戎軒唯懷藥餌蠲衰病為惜餘年報主恩

秋日笑晴樓閑眺寄荆南張書記

高檻涼風起清川旭景開秋聲向野去爽氣自山來
霄外鴻初返簷間燕已歸不因煙雨夕何處夢陽臺
故人寄茶

劍外九華英絨題下玉京開時徵月上碾處亂泉聲

半夜邀僧至孤燈對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輕

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其餘不敢費留伴讀書行

讀一本

李文饒別集卷第三

李文饒別集卷第四

詩下并唱酬共三十五首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

千騎風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廬共懸龜甲銜新
綬同憶鱣庭訪舊居取履橋邊啼鳥換釣璜溪畔涿
初今來却笑臨邛客入蜀空馳使者車

酬西川尚書

淮南節度使王播

昔年獻賦去江涓今日行春到始悲三徑尚存新竹
樹四隣惟見舊孫兒壁間潛認偷光處川上寧忘結
網時更見橋邊記名字始知題柱免人嗤

題劍門

奇峯百仞懸清眺出嵐烟迥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
參差霞壁聳合沓翠屏連想是三刀夢森然在目前

頃歲入蜀偶題此詩馬上所成數字未穩

今憑連帥尚書盧公再換舊石會昌三年

四月一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

德裕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西湖

丞相鳴琴地何年閉玉徽房公以好琴開於四海偶因明月夕

重敞故樓扉桃柳綠空在南史安陸使史皮果之書款足涿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水休美倦柯其麗也重題

晚日臨寒渚微風蕤權謳風池波自闊魚水運難留

亭古思宏棟川長憶夜舟想公高世志祗似冶城遊

奉和

兵部侍郎期

太尉留琴地時移重可尋徽絃一掩柳風月助登臨

榮駐清油騎高張白雪音絃言酬唱美良史記王箴

重題

靜對烟波夕猶思棟宇精卧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

顧步襟期遠多差物象橫自宜雕樂石奏永際青城

奉和

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劉禹錫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鈎旌旗還外次舟楫泛中流

目極想前事神交如舊遊瑶琴久已絕松韻自悲秋

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樹芝蘭室僊舟魚鳥情人琴久寂莫烟月莫平生一泛釣橫處再唵鏘玉聲

房公舊竹亭聞琴絃慕風流神期如在因重

題此作

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辭後誰聽廣陵絃

奉和

鄭裕

石室寒飈警孫枝推器裁坐來山水操絃斷吊餘哀

奉和

劉禹錫

尚有竹間露木無基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逾懷人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東望滄溟路幾重無因白首更相逢已悲泉下雙琪

樹蕭中令武元昌皆已淪沒又借天邊一卧龍杜西川官南海人車并

沉纜十載官遊漂泊過千峯思君遠寄西山藥大缺

鍾陵無好好金冊之術歲暮相期向赤松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

桐花鳳 百花潭 憶子夜歌並闕

早入中書行公王冊禮事畢登集賢閣成詠

明星入東陌燦燦光層宙皎月映高梧輕風蕤涼候金門列葆吹鍾室傳清漏簡冊自中來貂黃添宣授更登天祿閣極眺終南岫遙羨商山翁閑歌紫芝秀晨興念始辱夕惕思致寇傾奪非我心悽然感田寶

清景持 芳菊涼天倚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峯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

射同題名于廟壁僕射已為御史余尚布衣

自後俱列茶垣繼遊內署兩為夏育之代夜

聯左揆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

奉寄

白首過遺廟朱輪入故城已慙聯左揆猶喜抗前旌

曳屣忘年舊彈冠久要情重者題壁處豈羨萊歸生

遙傷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蟬號遺虛白蛺蝶飛入上清同人悲劍解舊友覺衣輕

黃鶴遙將舉班麟儼未行惟慮鮑靚室中夜識琴聲

金格期初至颺輪去不停山摧武擔石天隕少微星

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聞留玉馬猶在阜鄉亭

空宇留丹竈層霞被羽衣舊山聞鹿化遺局尚危飛

數日奇香在何年白鶴歸想君旋下泪方歎里閭扉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常見尊師偶

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甚奇題黃先生齋館

後學方成市吾師又上賓並是先生弟子洞天應
不夜源樹杪如春此並述蒸容留童子巖山童子即先
得仙人茶子山精避直神先生初至茅山童子謝法
載在傳記

書符召至之其無因握石髓及與養生人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馮得德

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

與德裕皆列高位凄然懷舊輒賦此詩

賦感隣人遂詩留夫子墻延年如有作應不用山王

頽延年五君詠山濤王戎
以實不得列於五君之數

茲泉由太潔終不畜纖鱗到底清何益含虛勢自貧

聞戩難秘彩美玉詎潛珍未及黃陂量酒酒豈有津

無題

松倚蒼崖老蘭臨碧洞衰不勞鄰舍遠吹起舊時悲

題冠蓋里在襄州南大山下

偶來冠蓋里媿是舊三公自喜無兵術輕裘上闕宮

離平泉馬上作

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

尾武皇恩厚宴龍津黑山未破和親虜烏嶺全旣跋

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

謫仙領南道中作

嶺水爭分路轉迷梳柳柳葉暗蠻溪愁衝毒霧逢蛇
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

潮雞不堪腸斷思卿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到惡溪夜泊蘆島

甘露花香不再持遠公應怪負前期青蠅豈獨悲
厲氏黃大應聞笑李斯風雨瘴昏蠻日月烟波魂斷惡
溪時頗頭無限相思泪江向寒梅近北枝

登崖州城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
住百匝千遭遠艷城

歌篇三首

鴛鴦篇

霜夜對月聽小童薛陽陶吹笛 二首闕

南梁行和二十二凡

江城簪鬢春草長悠悠漢水浮清光雜英飛蓋空和
景缺楊陰重官舍靜此時醉客縱橫書公言可薦承
明廬青天詔下籠光至頌籍金閨徵石渠重歸山路
烟嵐隔巫山未深晚花折澗底紅光奪日燃搖風有
毒愁行客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絕艷通空山斜陽
瞥映淺深樹雲雨翻迷崖谷間山雞錦管矜毛羽透
竹穿羅命傳侶喬木幽谷上下同雄雌不異飛棲處
望秦峯迥過商頰浪疊雲堆萬簇山行蓋杳宜青嶂

外九重鍾漏紫雲間元和列侍明光殿諫草初焚市
朝變比闕趨臣半隳塵南采咲客皆飛霰追思感歎
却昏迷霜髮愁吟到晚雞故園歲深開斷簡秋堂月
晚掩遺桂鳴曉角霞輝聚撫劔當楹一長歎芻狗
魚由學聖賢空持感激終昏旦

李文饒別集卷第四

李文饒別集卷第五

疏狀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代高平公進書畫二狀

奏銀裝具狀

奏繚綾狀

亳州聖水狀

王智興度僧尼狀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
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
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
形無擾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
而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
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之道不其至
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修軒
皇之術凝神間館物色異人將以覲水靈之姿屈順

風之請恭惟聖威必降真僊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
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
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舍之徒使物淖水以為
小術術權和僻蔽欺聰明如文武五利無一可驗臣
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嘗以一人塞詔實有所
恨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
書稱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
玄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益以宗廟
杜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
僮陛下睿思精求必致真隱惟間保和之術不求蔡
廟靈鑿

誰不歡心臣思蓋愚衷以禪玄

皇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
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臣訪聞近日駙馬公至宰
相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可以延接惟是漏洩禁
密交通中外群情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
妨往來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相其駙
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不令詣私第

代高平公進書畫二狀

鍾張衛索真蹟各一卷二王真蹟各五卷

晉魏宋齊梁陳隋真蹟各一卷顧陸張鄭

田楊董洎國朝名畫各一卷

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取鑒於斯陛下
睿聖欽明疑情好古聰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
歷代共寶是儂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觀一名居
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

進玄宗馬射圖狀

伏以玄宗皇帝天縱神武蓋冠前王凡所政進必存
繪事豈止雲夢禮兒楚人笑旅益之雄潯陽射蛟漢
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光靈素所寶惜陛下
旁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矣敢不呈獻

奏銀粧具狀

臣有生多幸獲被昌期受寄名藩每憂曠職孜孜夙
夜上報國恩數年以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充流
亡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初三日敕
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物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
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彫瘵之人不勝其弊上
弘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仁萬國群臣賦舞未息昨

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
守約之道敦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
王已偃玄風豈止微臣摺懷忙賀况進獻之事臣子
之常心雖有敕不許亦合竭力上貢惟臣當道素號
富饒近年以來舊則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
織兼益鐵百姓除實出權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
權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益鐵羨餘貢
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韋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權酒
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為優足自元和十
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權酤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
七日敕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惟有留使錢五十萬
貫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須是諸事節用百計補
填經費之中未免懸闕至於紗等物猶是本地所
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去年二
月中奉宣令進盡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
備都無三二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製造上供昨又
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
百三十兩尋令併合聖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
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竭力營
求深憂不迫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

分外誅求則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
推融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短闕本末有由
伏料陛下見臣論奏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官之
節盡納忠釐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
遣臣得上不違宣旨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招物
議前後詔敕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任戰汗之至

奏繚綾狀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開奏伏料
聖慈必番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輻
藍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
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令獻之大亮密表
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如此朕一本有復字有何憂再三
嘉歎事載史書又玄宗令中使於江南採鵲鷓諸鳥
汴州刺史倪若水一本作若水附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
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肩子琵琶鐸
樣鏤牙合子等蘇頌不奉詔書輒自停織玄宗皆不
加罪忻納所陳臣竊以鵲鷓鏤牙至為微細若水等
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
嗣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蔽者弗言本傳作宜有佐者蔽而不聞而已
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觀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候

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者一本作諫字其有遠道
傷理徇欲懷安固刺廷爭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
增尤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立鵝天馬慶豹整
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
臣愚亦所未曉昔漢文帝衣弋錦之衣元帝罷輕織之
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
容納遠恩文帝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
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臣不勝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亳州聖水狀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
南之人奔走差路每三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
時病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飯危疾之
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本傳作水斗三十千而取者益之
他水一本作字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
兩浙福建百姓度江者日三五千入臣於蒜山已加
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昨昔吳時有聖水
宋時有聖火並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
令捉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

王智興度僧尼狀

王智興於新屬泗州置僧尼誡壇自去冬於江淮以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欲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慮數萬臣令於諒山度點其過者一旦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人沙彌於是蘇常有姓亦無本州文勝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比髡夫到人納二千給牒即回別無灑事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濟度

下闕文

李文饒別集卷第五

李文饒別集卷第六

書碑

與桂州鄭中丞書一晉

與姚諫議書三晉

劉公神道碑

馮公神道碑

與桂州鄭中丞書

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卨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討劉稹制五度黜辱斯書兩度用兵詔敕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命受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

與姚諫議書三晉

閏冬極寒伏惟諫議十五郎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某悲緒外蒙差趙押衙至奉示問不任悚荷無由拜伏陪積瞻戀謹因使回奉狀不次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從表文崖州司戶叅軍同正李某狀上

天地窮人物精所弃無復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吊問
閣老至仁念舊盛德矜孤再降專人遠逾溟漲詔賜
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暫榮寒灰稍暖開緘感切
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
石口熬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歿
之年頓作餒死之鬼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續
者數四藥物陳素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
憊至甚生意方微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荼臨紙涕
戀不勝遠誠病後多書不得伏惟慈察謹狀

伏蒙又賜口箴不任感戴東都日所惠本留洛中無
人檢得兼以道路艱阻二年來不曾有人至洛以此
前狀諮請倍深惶悚小生舌箴更改三五字不欲兩
本流傳今謹錄新本獻上舊本伏望封還如不能遠
寄伏惟必賜焚却下情切望趙總管知廣州時多此
目下旬方此至伏惟慈察謹狀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
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

宸極正位運四時者璇樞太微啓扉分兩垣者上將
其或道兼文武勳著旂常稟嶽立之神姿蘊泉滄之
深識存也出忠入孝愛敬同歸歿也灑澤漏泉始終

一貫求之前古不示難哉公諱弘規前京兆雲陽人
也派流甚遠珪組相承炳焯周邦光揚史牒曾祖恩
官止同州白水縣令祖信終于漢中罷折衝都尉父
英皇左武衛中郎將歷階勳至游擊將軍上柱國皆
績前緒踐履夷途或剛愎而行俾人歸厚或強毅以
立顧敵必摧不顯當時宜生達者公十有五乃應選
用冲和之笑暢茂於四肢喜愠之來不塵於絕境亦
由崑岫片玉嶧陽孤桐生稟異姿終成重器始暑雲
騎尉賜緋累遷內侍省以僕寺丞密侍赤墀飛聲紫
禁值操不逾於規矩抗志已在於丹青無何丁卽將
憂宜泉服喪杖而後起不辭王事是謂從權俄授徵
事卽內侍省府局令屬劉闢逆命禁旅徂征護汧隴
臬騎之鋒平井絡鷓張之虜始以義擊俄焉凱歸由
是有輕車都尉之授旋又將命撫循自靈州以屆于
邊搗軍五城勤役萬里懋乃休績簡于天心加銀印
赤紱之賜充天威軍使奉詔蠻方再女愷俗傲儻扶
義有此馭之風感激捐驅忘跼齋之苦恩禮浹洽要
荒晏如尋自美官局丞擢翰林院使僊署重深天顏
咫尺導才臣之啓沃廣睿哲之聰明公學富丘墳智
參神化叶機贊命戮揮王猷故事藹然內庭繫賴爰

加內侍伯貳副軍中尉副左街功德之任紫文龜印
 之寵以昭其庸武旅鳧藻之師實馬之佐檢校司空
 王公謂之授鉞河東也改內給事馬之護軍以金蘭
 之契睦於元帥以泉海之量接于賓僚三軍厚愛日
 之和列麗靡清風之恩洎振武失守王將遁逃朝庭
 軫憂慮為邊患因命尚書張照節制是邦詔公頗步
 騎五千為之聲援公內運秘計外示閑安詭以巡邊
 掩其無備長驅猛銳深入壘門乃以宣勞之名俾其
 少長皆會然後擒執魁首寘之典刑戮三百餘人闔
 城股慄昔武安之阮超卒莫辨幽寃韓信之戰井陘
 徒聞疾聞未若公德刑具舉威惠皆宣乘駟上闈班
 師舊鎮司徒既授承乏總戎而高平公奔乘相門一
 時盛惠與公虛舟相待未悉諧音淡然而成去如始
 至尋又奉詔巡邊以觀軍實北至鈞注東達飛狐道
 里曲折不遺於掌握兵機奇正盡在於襟靈士懷拔
 績之恩人感投醪之醉壺漿塞路幼艾爭先爰為山
 河存於繪事慮宗悅而加歎寧置座隅得李恂之圖
 書乃知聚落觀千秋之畫地盡見山川加朝議大夫
 內侍省內常侍復歸舊鎮報忠勞也上以公器能可
 以居重任機權可以參密勿遂發中詔俾還京師改

內飛龍使換右神策軍副使飛龍掌天驥之閑古太
 僕之職也禁林總蘭錡之兵古上卿之寄也公或為
 長或為副蓋選衆而舉惟材是擇翌日命知樞密公
 揣摩心術練達國章誅無不成運有餘裕當神武經
 緯之際王師戡定之初一日萬機畫齊三接忠猷隱
 於聞聰嘉謀秘於官闈畧而不書益溫樹不言之義
 也真拜內常侍知內侍省事旌其忠力賜名弘規私
 者光大之偏規者規範之謂合此二義表茲一心俄
 而淄青干紀兵集淮海以公累護戎事尤遽武經出
 為淮南監軍委以攻討鳴鐘鼓以問罪運籌策以出
 奇方厲志於戈矛遂纏哀於風樹抱終身之痛自達
 神明當赴難之辰敢避金華起復寧遠行軍依前充
 監軍使元惡既殲復掌樞密憲宗憑几大漸召公受
 遺穆宗膺圖御民繫公定策捧日而昇黃道翼龍而
 上赤霄名節功勳光昭國史遷忠武將軍內侍省少
 監賜上柱國進雲麾將軍服闋授銀青光祿大夫監
 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彭城縣開國子累封沛國
 公食邑三千戶賜以長戟列之朱門守約鳴謙不有
 其實屬幽鎮首禍趙魏挺災公內竭謀猷定指蹤之
 計外緝機務當政賦之源慮不及私居嘗慎獨懸木

鏡而情無隱伏持權術而心靡重輕疑然如山以鎮
群動速長慶季歲穆皇戾已彌留公志伏神明心存
王室請立先后以爲副軍雪涕抗詞首陳大計舉觴
瀝款衆議皆從延年離席而杜稷已安趙喜橫堦而
尊卑乃定惟公方之詠無慙德公以名遂身退舉能
進善人之高躅也乃推同志固繁機遷左監門衛上
將軍知省事復爲河東監軍使拜汧玉墀寵錫金帶
雖魏后深恩授劉祺之部落吳君宓渥賜陸遜之金
環煥赫輝榮莫逾於此穆宗厭代先后嚮明公懇請
會朝旋奉俞詔拜特進行右武衛上將軍公以子卑
之戀常懷魏闕汲黯之志惟在漢庭懇辭北轅上不
能奪尋除內宅使鴻臚禮廡等使前代特進位次三
公居驛騎儀同之上非茂勛俊惠曷以處之遷左神
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武帝旣平百粵內增七校今之中尉憲司其任公閱
禮數詩深知得帥之體安人和衆實有經武之材以
清淨禮緇黃以慈惠親戎旅西方之教不肅而成北
落之衛隱然難犯吐論必援於經史耽翫惟志於圖
書遇物而涇渭自分立誠而風雨如晦權雖伴於魏
霍主意益親寵雖盛於金張人心咸悅非全才曠度

豈能臻於此歟公志氣方彊春秋甚富將欲揚威瀚
海耀武龍庭展報國之壯圖恢致君之遠畧勞而生
疾懇請辭榮天子夏呂蒙之未薨委丹景之卽鎮近
臣挾醫而駢至中使賜藥以交馳心徒傾於太陽命
已迫於朝露洒血懷感啓手歸全以十一月二十八
日薨於長安來遲里第享年五十二遺表獻名馬雕
鞍寶器犀帶臣子之戀不其至乎敬宗當宇流襟庶
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贈絹一千匹布四百端錢
三千貫上擬三台之耀下管九泉之榮禮命所加冠
於當代朝廷碩臣聞必興歎和墨故校相視潸然昔
李將軍之殂人皆流涕以其信結於士大夫公近之
矣况公瞑目之後曾未經旬變起林光災纏膏極則
知日磾已歿何羅之豐遂成許褚旣終徐地之媛莫
過惟公峯巒聳拔挺秀色於晴霞律呂含和流清音
於大廈志必存於經濟量莫挹其冲深思若涌泉智
如炙輠決勝千里通知四夷察情僞之端達幾微之
際故天子虛已以聰詢謀允諧道不取於苟容言必
歸於中正居平而博厚泛愛臨事而感槩立名體征
虜之奉公得亞夫之守節公之掌樞也屬穆皇獲疾
逾年公之總戎也屬敬宗朝廷多事公協和將相安

靖邦家勁草不搖喬松自直傳傳公家之利知魚不
為忠也送往事居俱無忤色貞也惟公有之矣惜乎
未及中壽俄歸杳冥景已戢於虞泉名空留於簡冊
可不悲哉夫人密國夫人李氏懿行蘭薰貞風玉瑩
榮封石窳寵章全德惠禮茂於宗姻洵美光於內則
悲深晝哭痛結泉扉有子五人長曰行立朝散大夫
內侍省官閣局令上柱國彭城醜開國伯賜緋魚袋
次曰行深中散大夫內侍省給事賜紫金魚袋次曰
行元

賜緋次

曰行先朝散大夫內府局丞上柱國

次曰行

感以珪璧之姿藻身文圖鴻鶴

之志矯異禁林朱紫連華閨門雍睦忠出於孝百五
龍之俊才喪過乎哀有二連之深戚粵以大和元年
十一月十四日即幽窆於川滙之西禮也青鳥落北
悲龍樹之長陰白鶴臨風嗟吊賓之遽返永圖不績
乃篆貞珉銘曰

皇王神化仰濇星樞始自絲忽風行八區誰參其任
公嘗帝俞出吐君命入讚臣謨共惟后建邦外分番
岳粵則淮壤雄惟胡漢誰護其軍公多智畧恒翰旣

寧王猷允若_其漢家宮室上應太微布列環衛恢張
武威誰司其柄公達戎機英王流眄忠賢是依_其內
外之寄安危所注惟公全德乃暢機務美璧良珪瑞
質凝素霜戟實刀森然輝_其天挺奇志貞若渾金
出入三紀賢明一心寒松在巖霜霰寧侵皇澤之厚
川流比深_其五趙孟惜景光音遂遠長卿病瘠藥石皆
晚靈芝難駐奇香莫返光碎珠泉芳消蘭_其晚六_其窗薄
詔葵坊闕之東列旌旗於素滙凝簫挽於朔風落楫
楫之霜葉叫離離之晚鴻時一往兮舟壑迷魂歸未
兮松栢中_其七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

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并序

夫隴坻長松必備明堂之制荆岑璞玉終為大國之
寶士或起漁釣而遭時會亦有披荆榛而贊玉業求
之古何代無賢大和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
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嘗封三百戶扶風馬公
以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
享年六十三詔贈揚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鹵
簿鼓吹葬於京兆灊陵之原馬公即國之盡忠衛主
之臣也公諱存亮字季明大父瑾皇銀青光祿大夫

考操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趙奢嘗以百萬
勁兵號爲馬服制秦吞魏因而氏焉厥後文武派分
英華不絕武則仲威百蠻鑄銅而表海文則研道六
經施帳而授業公繼前業蔚爲茂器終始一貫貞明
六朝德宗時弱冠筮仕風儀夙成帝欲分綺季之勞
翼皇儲之重於是暫離武帳出侍龍樓贊蘭英結珮
之簪規桐葉剪圭之戲此則史冊之保護也帝欲秩
出納之司糾梯航之貢於是副洪羊而實天庠佐安
國而捍水衡此又孔僅之方畧也帝欲具飾車折宜
明衣服公於是典其寮宋重五規模疊烟霞以散王
侯卷虹蜺而給妃后卿霽施彰於五輅日華播裔於
九游此又叔孫通之文物也帝欲順時巡以察風俗
先品賞以奉園陵公於是廣靈囿以樹農功米預官
以列珍饌灑后稷播殖之道迥番夫捷給之詞此又
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昆夷門序士馬無諱公於是
視秩視上鈴榮加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懇而
暢皇猷尺籍五符之勤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
霍終歸美於程李此又許歷之副趙奢也元和十三
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知內侍省事兼左街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壘雷電

皇威斥游墮於五營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
十萬竭心替則酬必九遷龍獅虎豹之師鵝鶴魚麗
之凱文茵貝冑之盛羽葆靈旂之飾奉元會則雪霜
委積於殿廷侍郊丘則錦綉施張於原野公珪璋挺
器禮樂資身輦下無睚眦之徒轅門多溫恭之士知
日蒙於行陣重卸毅於詩書晉代名卿咸授趙襄之
舉漢朝武畧多由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佐宣王也
敬宗時官掖無虞蜂蠆暴起塵穢王座熊突形闌良
媛以羅袂當衝侍臣以棄囊捍患宸慮未經於細柳
天行俄及於皇何羅之舉始明日碑之心已動公
於是覽羲皇之轡駐豐隆之馭閱壁而納日闕
獸落而留六龍指麾珍寇之兵調停太官之膳群兇
既成於京觀慶官方及於乘輿公乃率玄甲而清紫
微奉翠華而入黃道此文耿奔安君父清妖孽也於
是真食井賦紀功祈常文錦玉帶綢繆養錫公辭榮
畏滿名遂身退坐罇俎而監淮海衛瓘之忠勤也馳
輶車而歎天闕子牟之誠懇也捐寵綬而授松檟楊
王孫之達命也歸鄉里而散金帛蘇季子之行義也
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慎之志保貞廉而碎晉惡諛
慝而忘身思患觀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

子所以推公之明識也公始罷淮南監軍使詔除內
 飛龍使在蕤一紀劬勞大開朝習華駟莫巡核皂無
 竊嚮詭銜之患遂翹足交頸之安瘁精爽於北辰播
 芳烈於來代旋以股肱近地河閩要津爰輟信臣再
 監戎旅繡衣書行於阡陌金組暮莫於松楸馮子焉
 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
 中未下天子春懷耆舊注意良久而乃從不奪其
 志此又終始之大節古今之至人長慶初某奉職內
 庭獲視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樹高柯霍子孟資性
 端莊進有常處張子孺小心畏忌每遠權勢御札盈
 几天香滿衣驟八駿而幸玄洲捧六鈞而殫青兕勛
 名光焯當代莫儔夫人岐國夫人王氏寶劔早沉於
 清渭珠光先閔於昔泉嗣子瓊林使朝議大夫行內
 侍省吳官局令上柱國扶風龍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襲重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早
 聞詩禮守公灑度以紹家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
 大夫行內侍省內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昔朝
 議大夫吳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償儒林郎守
 內侍省內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
 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期於萬里以某知公故

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辰紀佳績俾後代知天子聞
 鼓鼙而憶名將鑿丹青而思者臣乃為銘
 剛堂魏魏天駟前施木帝乘馬是能星馳鳴嚼
 車馬是司趙秦同出後有馬服生趙
 戰國更霸迭相盛衰趙困長平秦始開基劉累逐孫
 剪秦無遺劉即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緜緜尋源乃知
 貞元年中公侍丹墀一善及物知無不為進退諤諤
 行無越思明明六聖信任不疑赫赫貞臣顛危必持
 理身清靜成國雍熙實本共柄左右皇威內訓七萃
 七萃如隴外過百蠻百蠻以綏冬有愛日人心所歸
 疾風勁草輿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涕洟建總天庇
 大開允釐蓋葬事國形神久被監視諸侯琴書自怡
 金印組綬去之若遺陶徑潘園優游在斯長慶云年
 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蓋臣其妻
 原阡松檟兮霜露已滋苑池臺榭兮榛蕪可悲親塵
 根兮空嗟蔓草蒙茸其珉兮攸媿色絲

李文饒別集卷第六

李文饒別集卷第七

紀六晉

堂書記廳壁記

丞相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

三聖記

重寫益州五長史真記

懷松樓記

玄真子漁歌記

祭文

祭唐叔文

祭蕭相文崖州

堂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百官志併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為從軍之職故楊雄傳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健學源清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為之浦志師文一悉效不可窮則不能備是鐵也昔安豐彥寶融徵還京師尤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及寶憲晉寵班固傳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意即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

之亞况河東精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駢遥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馬列藩之儀表典茲羽檄代有英髦聞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益闕如也暨大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任繼斯闕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衛以膺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為王記明王惜其忠規復拜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追繼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廡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于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戎馬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丞相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靄然非氣和則不至故君子藏器抱璞含忠毓德不遭遇其時則先名不暉是以干木之退也高於千乘君曼容之仕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先僕射苞文武之道有清直之德良玉

笑潤徒首寶於荆岑喬木幽深不呈材於廊廟知者所以歎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爲唐寶臣公天挺奇表角犀特秀居五嶽也稟太華削成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矛戟以耀額擊珪璋而洞照蓋人之傑歟憲宗皇帝以神武之姿鑿除舊章憲憲澹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奇權秘計皆中詔決之參宸筆者惟公與二三麾士揣摩潤色緊公偁首既平淮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亦由謀臣之決策洎今上之宅憂也袞龍未襲嚮明未任召公於東宮舍春殿歐歌前席付以大柄公乃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若涉水而得舟楫馭馬而有銜轡始拜言以命咎卽其時而相說君臣之過古無儔也公之爲政貞以制動平以偁物其志在於識相體私簡易而已嘗以爲用京房之瀛則煩碎而亂理聽膏夫之辨則捷給而傷化由是遵坦夷之路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耻竭澤以言利矧夫洞虛明之境應必以誠端不言之蹊孰不歸我故奉聖者偁公爲良相焉公之赴丹旆侍紫垣名冠近臣寵加贈典先僕射自拜貂而升左揆先夫人由趙郡而啓大國金印石笏嘗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

下史余梓潼軍計典昌榮二部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廛庾氏誅茅始傷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年公逸佩麟志捨青紫方覃思於經籍未馳譽於文章游焉息焉必在於是及鍾宋難乃入爲官啓帝太尉鎮是邦也公釋褐從事在賓隴之間逮茲抗戎旌佩相印曾未一紀繼爲三公下車逾月訪于舊館卽伯之樹未剪武庾之廬猶在干公邑里遂見高車龍驤門閤竟容長戟公瞻構灑泣循陔永思以爲微壞肆者夫子之居尚毀固朽宅者如來之乘斯遠孰若歸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購之於官以爲精舍又以棗門之上晉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資夙植也殿堂層立軒房四柱鎔金作繪髣髴諸天况乎蜀山葱蘢下臨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垌紅樹倚檻青萊傍砌海雜乍來靈草長秀彼之聰和音者不惟於寂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公之孝思永代作則豈止何克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公之堂俱爲不朽某藐焉孤生流落於代辱公感舊遂不見遺公自內庭升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位借先達由是議人倫者歸公之盛德不倍容坐驟變與暑迂懸榻之念忝授簡之思且嘗典綸紵獲備官寮報德不讓惧斯文

之闕焉長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朝議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李德裕撰

三聖記

大聖祖玄元皇帝

有唐寶歷二年歲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王清玄都大洞三洞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克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誠於茅山崇元觀南牧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皆按史籍遺文虔畫不朽

老君

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共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其時則駕不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為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真人

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閔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僂傳目闕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喜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流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長史職今帶尹則帶代稱絕筆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續事靡不造真者昔巖野旁末徒聞審像稽山高趣惟上鑄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墓於前良魯竟先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覲余以精舍甚古貌像特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髀之聰所追維二漢臺

閣皆有圖焉黃霸子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康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在斯乎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詔諸來哲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替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懷崧樓記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獲在內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川守李公而已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常公鎮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陳公舍人李公

洎大和己丑歲復按舊老同升台階或繞歎止輿已惕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何之榮華可以悽愴况余憂傷所侵疲滿多病嘗驚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地僻塊竹樹陰合

簷檻晝昏喧雀所依涼颺罕至余盡去危塚敵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窳篠而近對嘉樹應華前有大辛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晨想宵

夷樹亦馬草

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晨想宵

遊皆有殊致周視原野禾懷崧峯摩此佳名且符夙尚畫度公不淺之意焉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辰月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

李德裕記

玄真子漁歌記

德裕頃在內庭伏觀憲宗皇帝駕真求訪玄真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玄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王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鷗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窳不達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格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漁歌如左

煙波釣徒玄真子張志和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右一

釣臺漁父揭為求兩兩三三舴舺舟能縱權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右二

雪溪灣裏釣漁翁舴舺為家西復東江上雲浦邊風反着荷衣不歎窮

右三

松江蟹合主人歡旅餗簞羹亦共食楓葉落荻花乾
醉泊漁舟不覺寒

右四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權歌連釣車子搥頭船
樂在風波不用僊

右五

祭唐叔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巴
邨河東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弘靖敢昭
告于晉唐叔之靈惟神娘母發梓手文爲信殪徒林
之兇以啓夏墟受密湏之鼓以彊戎索豈止削桐魚
戲歸未有典宜在晉蕃育與周盛萊況式瞻西山神
靈是宅每廷烟衣袞嵐氣朝隣必膚寸而合油然以
遍蓄泄在我神宜王之屬淮雨爲災采盛得廢是用
率茲祀典以榮闕宮伏願降福蒸人撤茲陰沴俾三
農有望萬庾斯豐永儲犧牲以荅神祝尚饗

奈元和中掌記戎幕時因晉祠止雨太保高平

公命余爲此文嘗對諸從事偁賞以爲徵唐叔

故事追無遺漏今遇尚書博陵公移鎮北都輒
敢寄題廟宇會昌四年三月十五日司徒蕪門

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祭常相執誼文

維大中四年月日趙鼎李德裕謹以肅禮之真敬祭
于故相常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于賢相德
邁臯陶功宜呂尚文學世雄智謀神呪一違謫疾揆
身荒瘴地雖厚考不察天雖高兮難諒野撥澗頽晨
薦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其亦竄跡南陔從公舊
丘永泯軒裳之顧長爲猿鶴之愁嗚呼絕域寤寐而
周儻知公者測公無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
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吊願與神遊尚饗

李文饒別集卷第七

李文饒別集卷第八

箴

丹戾箴六首 并序

舌箴一首 并序

銘

聖祖院石磬銘

鹿跡山銘

劍門銘

贊

圯上圖贊

大迦葉贊

丹戾箴 并序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倚寵尤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召靈鑿臣頃事先朝屬多陰診常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昔張敞之守遠罷梅福之在遐徵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晉上冊戾六箴具列于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一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及友不忌無俾姜后猶去簪珥

形管記言充念前志

二正服箴

聖人作服濼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垂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毅然一作慨然矣

三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駮駢鑿輅徐驅安用千里厭后令王亦能恭已翟棻既焚簡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優為笑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四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溺舉白浮鍾魏叡侈伏凌霄作官中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瑛是謂塞聰

五辯和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諛惡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益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六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什栢谷微行豺豕塞路

觀貌默殮斯可誠懼

舌箴并序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
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
對曰去歲君守東周於公曾孫諫諍某處覩金石之
刻遂亮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于
海曲嘗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
可以正人倫明得失然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
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在植其所言而已矣豈不緘
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楊子稱孰有書不由筆言
不由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
姚公之夢乃為舌箴云

粵有帝舜洎於殷宗龍命惟允舜命九官自禹至龍
和遷說言乃雍代于言故曰說言周有良弼王之唯

舌鼓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言旋作義易以講習施

悅天以卷舌屏諛儒以金口駕說伯陽之誠柔存剛

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閉囊不在括是以

楊雄忼諛者之寃梅福痛忠臣之結善乎先聖之言

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托魚隱情無特爾言

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寤一言而取宰

相以舌三寸而為帝師徒見萎敬掉而獲爵不知親

其錯以可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

難以爭立愛奉秦善建不拔無以充係縲衛無警夫

莫捫叔何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

楊子曰重則有瀆輕則招憂言能如是可以寡尤

聖祖院石碁銘

有笑浮石淒若銅音笙字合奏鸞鷲在林清越盈耳

和愉感心懸之玉宇水託僊岑

鹿跡山銘

不動者山不死者仙山在僊存真訣不傳猗歟先生

耽道體玄騰駕素鹿遨遊紫烟時憇蓬壺下視桑田

一往茲山于今幾年茲山岑寂先生是宅清泉綠蘿

獨與世隔我居洞宮人見崖壁空留鹿跡永存幽石

劔門銘

群山西來波積雲屯地險所會斯為蜀門層峯峻壁

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雙飛高關翠嶺中橫巖然黛色

樹姑雄屏以衛王國劔門當中有一峯峻嶺橫峙
狀列屏此一峯最奇而說者未

堪及峯拔并幹溪回溝湍嚴守重局隱如臨敵運有

隆替地無險阨閉于昏頑開于有德馬錯西伐蜀庚

敗績文出陰平禪亦米格粵在憲祖英威四克始剪

蜀妖遂清印棘靈夷軌道諸侯述職武臣銘之金石乃刻

地上圖贊

夫天所以睟清者其氣理也故能四時變化萬物整然倦則陰陽為灾光景不耀而况於人乎人亦肖圜方之形稟清濁之氣存神索至極物窮情則倚伏之先見其如視矣子房潛心於神而達之見其圓狀如得其專則有女子之粹矣嬰兒之專和粹所以含至精專所以研至黷散萬金之資柔殺也祖萬乘之仇仁勇也學禮 履方也變名圯上避世也若乃五日為期三往增敬則尾生之信道道矣退不離國心不怠君則鷓夷之道非忠矣合時變以蟬蛻里僂路以鴻冥優游於綺皓之門髣髴乎赤松之際豈不善始善終哉黃石者其天地之蘊神明之單歟不然則無以覺悟子房輔翼天漢嗟乎喪亂既定輻匱而葆祠之生也奉符歿而同穴有以見子房之神交不渝矣

大迦葉贊 頭陀第一

惟大迦葉依魚上智初分寶坐終授密記晚遇金粟乃知平地潛形難足以待慈氏

李文饒別集卷第八

李文饒別集卷第九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平泉退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婁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翠微山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剪荆莽驅柝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更之地又得 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昔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杜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丙畧客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蠶激文牛以肥遁留庾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吾者於葵魚衛足之智處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嚮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

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馬谷谷焉陵然已焉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日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蒞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焉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廢貨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樅檜荆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甍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栢藥荆杜鵑葦山之山栢側栢南燭宜春之柳栢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栢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便有日觀震澤巫巖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間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石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美

卷百葉善薇柔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嚴湍琅邪蔓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荆中之真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栢山若重臺善薇黃種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鵝青檉黃心栢子朱杉龍骨 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句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金松賦 并序

廣陵東南有頽大師猶子舊宅其地即孔北海故臺予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翠葉金貫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訊其所來曰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茂盛極其所自作此賦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頽子之故巷訪孔公之舊宅笑珍木之在庭得嘉名於樵客曩摧本於台嶺近徙根於簷隙其柯肅肅可比於真松其葉纖纖是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栢含春雷而秀舊映夕陽而的皞疑翠

尾之群翔若金潭之旁射襟爽賴於篔竹混晶光於
瑤碧奇樹以垂珠而擅名金松以著穎而莫覲亦猶
處子在於隱淪奇才遺於草澤我有衝宇依山岑寂
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宰之窮僻託根此地似在崖壁
殊橘柚之不惡同甘棠之可惜庶封植於園林永愛
玩而無斁

靈泉賦 并序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
鄰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
六皆謂之平泉寔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冽
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鑑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
放逐再罹謗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傳長虞庭有
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冰冬而溫乃為神泉賦况潛
靈蘊異美過神泉因效長虞所作偶成此賦一作疑
山下出泉厥壤非石隨淺深而見底實秋毫之可析
其瑩若織埃之映琉璃微虫之潛琥珀玉瑕瑜而不
掩鏡妍媸而盡覲且夫動則廣大止則虛明如君子
之絕德乃望表而見情發源而東百谷皆盈既處高
而就下雖遇坎而亦平曩者方驥康衢俄驚覆轍泉
色暫晦含晶不發又如塵掩懸黎霧昏秋月累久而

翳盈旬乃啟爾其脉引清此環匝荆扉淪漣焉照物
色殊暉孕蘊深為瑤碧涵沙嶼為珠璣歷長坂而麟
爛度小山而雲披若乃砥石於宇折波自入虛白
而逶迤浮縹清而綽繞氣潤蘅蘭色滋松篠含逸響
於桐林動孤光於溪鳥於是列植芳荀華豔辛綿漬
漪潤而更護搖霏景而相鮮葉凝夕露叢靄秋烟美
楚人之飡爽慕胡公之飲泉况履自亭徂溪實錄數
里懸瀑溜於君潭散浮湍於清止乘鷁舳以晨泛聽
菱歌而夜起見蕭葭之始香疑湘沅之在此重日原
隰既平泉流既清三逕未荒萬木向榮感棣華之零
落愴時鳥之相鳴恐閱水方日逝且歸來兮養生

秋聲賦 并序

昔潘岳寓直騎省因感二毛遂作秋興賦况予有齡
過半承明三入髮已皓白自中書舍人及清秋可悲
尚善十一丈鴉披上察人文大匠聊為此作以俟知

音

露華肅天氣晶碧空無氛森海清明當其時也草木
陰蟲皆有秋聲自虛無而響作由寂冥而音生始蕭
瑟於林野終混合於太清出哀墊而憤起臨悲谷而
怨盈州鴈聽而增逸孤猿聞而自驚此聲也異桐竹

之韻非金石之鳴足以動羈人之魄感君子之情況
乎臨淄藻思薛縣英名遽興華屋之歎預想曲池之
平豈待琴而魂散固聞笛以涕零亦有數家蔡琰降
北李卿聽胡吹之夜動見霜鴻之曉征阮慷慨而訴
獨流瀾而流纓雖復蘇門傲世秦青送行詎能厲
自然之天籟究吹萬之清泠客有貞詞瀏流逸氣縱
橫賦掩漏卮之妙文同蠅木之精聊染翰以寫意期
報之以瑤瓊

牡丹賦并序

予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託植之幽深採
斲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嘗之歡愉至於体物良有
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為
儒宗詞賦之普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
序多言命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
同作

青陽既暮鷓鴣已鳴念蘭若之方歇歎桃李之陰成
惟翠華之艷煥傾百卉之光英抽翠柯以布素繁紅
芳而發榮其始也碧海霄澄驪珠躍出深波曉霽丹
梓吐實煥神龍之銜燭皎若木之並日其盛也若紫
芝連葉駕雛比翼奪珠樹之鮮輝掩非煙之奇色條

忽搗錦紛葩似織其落也明豔未褪紅衣如脫朱草
柯折珊瑚枝碎霞既縹而轉研紅欲消而猶絳爾乃
獨含芳意幽怨殘春將獨立而傾國雖不言芳似人
觀其露彩猶泣日華初照燁其晨葩情若微笑色雖
笑而自艷類河汾之窈窕迷于的鑠會景離披向風
鉛華春而思蕩蘭澤晚而尤融情放縱以自得凝若
煥之冶容既而華豔恍惚繁華遽畢驚寶雉之乍迴
想江妃而復出望厭璫之玉俄以蔽光感懷佩之川
悵然如失客顧余曰勿謂淑美難久徂芳不留彼妍
華之閱世非人壽之可儔君不見龍驤閉宏池豈御
溝堂挹山林峯連翠樓有石歲之芳叢今京師精舍甲第猶
有天寶中無昔日之通侯豈暇當飛藿之時始嗟零
落且欲同樹堂之意聊自忘憂

近於伊川卜山君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感

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

田胎化鶴乙巳歲作

弱歲弄詞翰遂叨明主恩懷章過越即建旆守吳門
西圯陰難駐東臯意尚存慙逾六石愧負五千言
寄世知嬰繳辭榮類觸藩欲追縣上隱况近于平村
邑有桐卿愛山餘黍谷暄免非逃相地乃是故侯園

野竹多微逕岩泉豈一源映池方樹密傍澗古藤繁
中杖堪扶老牛已服轅只應得喚鶴幽谷共翩翻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中書作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冰渠豈不念歸路徘徊長簡書
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疎歎世有遺恨精誠有所如
嗟予寡時用風志在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
清泉繞舍下脩竹蔭庭除幽徑松益密小池蓮葉初
從來有好鳥近復躡鱸魚少室映川陸鳴臯對蓬廬
張何舊寮案予與吏部金門寮故也乃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也
瞻前懸魏舒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宜春作

孟夏穿畏途捨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鳩
密竹無踐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城城如度雨
首桂秀眉巖芳蕝媚幽渚稚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佇
誰言聖與哲曾是不懷土公且既思周宣尼亦念魯
矧余竄炎裔日夕誰晤語春闕悲子牟班荆感悵舉
悽悽視環玦惻惻步庭廡豈待莊馬吟方知倦羈紲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晚憶龍門山居寄崔張

舊從事宜春作

江亭感秋至蘭徑悲露沾杭稻秀晚川杉松鬱晴岫

嗟予有林壑故夕念原隰綠篠連嶺多青莎近溪淺
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剪喬木繁凌蒼陰崖積幽藪
遥思伊川水北渡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逶迤清灘轉
故人在鄉國歲晏路悠緬惆悵恨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
山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
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聚芳色沮乃
知敬善所有是蜀道商草徒得嘉名因賦是
詩兼贈陳侍御金陵作

昔聞紅桂枝獨秀龍門側越叟遺數株周人未嘗識
平生愛此樹攀翫無由得君子知我心因之爲羽翼
豈煩嘉客譽且就清陰息來自天姥峯長疑翠嵐色
芬芳世所絕偃蹇枝漸直瓊葉潤不凋珠英繁如織
猶疑翡翠宿想待鴛鴦食寧止暫淹留終當更封植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我有愛山心如飢復如渴出谷一年餘常疑十年別
春思巖花爛夏憶寒泉冽秋憶泛蘭庵冬思說松雪
晨思小山桂暝憶深潭月醉憶割紅梨飯思食紫飯
坐思藤蘿窈窕憶莓苔滑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絕
每念羊叔子言之豈常輕人生如意事十乃居七八

我未及懸與今楸佩朝綬焉能逐麋鹿便得遊林樾
范恣滄波舟張惟赤松列惟應詎身恤豈敢忘臣節
器滿自當敬物盈終有缺從茲返樵逕庶可希前哲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昔人思避世惟恐不深幽
慶潛名岳鷗夷淥釣舟
顧余知止足所樂在歸休不似尋山者忘家恣遠遊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蓬門常晝掩竹逕寂無人鳥起飄松霰麕行動谷榛
應禽魚侶興薜蘿親遙憶平臯望溪烟已蕝春

李文饒別集卷第九

李文饒別集卷第十

平泉山居草木記

思山居一十首

清明後憶山中

遙思寒食後野老林下醉月照一山明風吹百花氣
飛泉與萬籟鬢髮疑蕭吹不待曙華分已應喧鳥至

題寄商山石

綺皓巖中石嘗經隱淪紫芝
莫曲紅薜闕千春
聊用支琴尾寧惟倚病身自知來處所何暇問巖遵

憶種蔗時

尚平方畢娶踈廣念歸期澗底松成蓋簷前桂長枝
逕閑芳草章合山靜落花遲雖有旅園在無因及種時

春日獨坐思歸

壯齡心已盡孤賞意猶存豈望圖麟閣惟思卧鹿門
魚謀堪適野何力可拘原只有客身去幽山自灌園

思登家山林嶺

自知無世用只是愛山遊舊有秣康嬾今慙趨武倫
登巒未覺疾泚水便忘憂最惜殘筋力捫蘿遍一丘

思鄉園老人

常羨羣門翁翁所思惟歲稔遙知松月曙尚在山窻窺
蘭氣入幽簾禽言傍孤枕晨興步巖逕更酌寒泉飲

寄龍門僧

龍門有開士愛我春潭碧清景出東山閑來翫松石
應憐林壑主遠作滄溟客為我謝此僧終當理歸策

憶藥苗

溪上藥苗齊手章正堪擬皆能扶我壽豈止堅肌骨
味掩商山芝英逾晉陽殿豈如甘谷士只得香泉啜

南陽甘谷有菊
水是湖廣者

憶村中老人春酒

有劉揚二
叟舍離

二叟茅茨下清晨飲濁醪雨殘紅芍藥風落紫櫻桃
巢燕衝泥疾簷垂樹網高閑思春谷事轉覺宦途勞

憶葛勝木禪床

憶我齋中榻寒宵與獨眠管寧穿亦坐徐孺去常懸
垂網番應遍音痕染更鮮何人及身在歸對老僧禪

初夏有懷山居

山中有所憶夏景如清幽野竹陰無日巖泉冷似秋
翠岑當累樹皓月入輕舟只有思歸夕空簾且夢游

張公超谷中石

鼓篋依綠槐橫經起秋霧有時連岳客尚辨絃歌處
自子去幽石誰人襲芳杜空留古苔石對我若中樹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即事

初歸故鄉陌極望且徐輪近野橫蒸至平泉煙火新
農夫饋雞黍漁子薦霜鱗惆悵懷楊僕慚為闕外人

伊川晚眺

桑葉初黃梨葉紅伊川落日盡無風漢儲何假終南
客角里先生在谷中

潭上喜見新月

簪組十年夢園廬今夕情誰憐故卿月便映碧潭生
皓彩松上見寒光波際輕還將孤賞意暫寄玉琴聲

郊外即事奉寄侍郎大尹

高秋慙非隱閑林喜退居老農爭席坐稚子帶經鋤
竹徑難廻騎僂舟但跂予豈知陶靖節祇自愛吾廬

山居遇雲喜道者相訪

幽居近谷西喬木與山齊野竹連池合巖松映壑低
喜君來白杜值我在青谿應笑於陵子遺榮自灌畦

雪霽晨起

雪覆寒溪竹風卷野田蓬四望無行跡誰憐孤老翁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

因以此詩為報奉寄劉廣客

非高柳下逸自愛竹林閑才異居東里愚因在北山
徑荒寒未掃門設畫長閑不及鷓鴣子悠悠烟水間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金陵作

昔我伊原上孤遊竹樹間人依紅桂靜鳥傍碧潭閑

松蓋低春雪藤輪倚暮山水懷秦梓色衰老若為還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

金陵作

皎月照芳樹鮮葩含素輝愁人惜春夜達曙想巖扉

風靜陰滿砌露濃香入衣恨無金谷妓為我奏思歸

春暮思平泉襟詠二十首

自此並淮南作

望伊川

遠村寒食後細雨度川來芳草連谿合梨花映堊開

槿籬懸落照松迳長新首向夕亭皋望遊禽幾處回

潭上紫藤

故鄉春欲盡一歲芳難再巖樹已青葱吾廬日堪愛

幽溪人未去芳草行應礙遙憶紫藤垂繁朵並照潭黛

書樓晴望

幽居人世外久厭市朝喧蒼翠連雙闕微茫認九原

東望盡見萬安山南名匠丘墟殘紅映葦樹斜日照轅轅薄暮柴扉

掩誰知仲蔚園

西嶺望鳴皋山

高秋對涼野四望何蕭瑟遠見鳴皋山青峯原上出

晨興採薇蕨向暮歸蓬華詎假教揮金冷和養餘日

瀑泉亭

向老多悲恨懷然念一丘巖泉終古在風月幾年遊

前閣饒佳樹菱潭有釣舟不如羊叔子名與岷山留

紅桂樹此樹白花紅心圓以為頭

欲求塵外物此樹是瑤林後素合餘絢如丹見本心

妍姿無點辱芳意託幽深願以鮮葩色凌霜照碧潭

金松出天台山

台嶺生奇樹佳名世未知纖纖疑大菊落落是松枝

照日含金晰籠烟漾翠滋勿言人去晚猶有歲寒期

月桂出荷山淺黃色

何年霜夜月桂子落寒山翠幹生巖下金英在人間

幽崖空自老清漢未知還惟有涼秋夜嫦娥未暫攀

山桂此花紫色英藻繁

吾愛山中樹繁英滿日鮮臨風飄碎錦映日亂非烟

影入春潭底香疑月榭前豈知幽獨客賴此當朱絃

栢別樹經霜乾枝葉盡舟四

聞有三株樹惟應秘閨風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蕪

未若凌雲栢常能終歲紅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

蓀生茅山東溪
深藏花紫色

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暉妍節
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結離君若有贈暫與幽人折

沈孟亭

漱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回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
雪懸羽觴遲惟觀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皓月臨松蓋

東谿

近著東谿水悠悠起淅波綠鶯留不去芳草日應多
夾岸生奇藤綠巖覆交蘿蘭撓思無限馬感濯纓歌

鷓鴣

清止雙鷓鴣前年海上鷓今來應洲嶼思若在江湖
欲起搔荷盃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鳧

西園

西園最多趣永日自忘歸石瀨流清淺峯空澹翠微
曉繡紅蕖艷晴鳥碧潭輝獨里娟娟月宵分未掩扉

海

昔見歷陽山鷄籠已孤秀今看海嶠樹翠蓋何幽茂
霰雪詎能侵此樹枝葉密烟嵐自相揀攀條獨臨憇
霜雪不侵

况值清陰晝

雙碧潭

清剌與嚴湍潺湲皆可憶適來玩山水無此秋潭色
莫辨幽蘭叢難分翠禽翼遲遲洲渚步臨眺忘殫食

竹逕

野竹自成逕統溪三里餘檀藥被層阜蕭瑟清渠
日落見林靜風行知谷虛田家故人少誰肯共焚魚

花藥欄花藥四時相
續常可留觀

蕙草春已碧蘭花秋更紅四時發英豔三逕涌芳叢
秀色濯清露鮮輝搖惠風王孫未知返幽賞竟誰同

自叙非尚子遍
游五嶽

五嶽逕雖深遍遊心已蕩奇能知止足所遇皆清曠
七十難可期一丘乃微尚遙懷少室山常恐非吾望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

嘉樹陰初合山中實更新禽言未知夏蘭逕尚餘春
散浦羅垂帶扶踈桂長輪丹青駕不盡宵夢歎非真
累樹空留月虛舟若待人何時倚蘭棹相與撥汀蘋

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

釣臺

我有嚴湍思懷人訪故臺客星依釣隱仙石逐槎回
倒影含清止疑陰長碧音飛泉信可挹幽客未歸來

似鹿石

林中有奇石髮鬢默潛行乍似依巖桂還疑食野草
葦長綠鮮映班細紫苔生不是見羈者何勞如頰櫻

海上石笋

常愛倦都山奇峯千仞懸迢迢一何迥不與衆山連

忽逢海嶠石稍慙平生憶何以侑我心亭亭孤且直

臺

潺湲桂水湍激石多奇狀鱗次冠煙霞蟬聯臺波洑

今未碧梧下迥出秋潭上歲晚苔辭滋懷緊益惆悵

重臺芙蓉

芙蓉含露時秀色波中溢五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

晨霞耀丹景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

白鷺鷥

余心憐白鷺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凌風似雪飛

碧沙常獨立清景自忘歸所樂惟烟水徘徊戀釣磯

海魚骨

昔日任公子期年釣此魚無由見成岳聊喜識專車

皎皎連霜月高高映碧渠陶潛雖好事觀海只披圖

泛池舟

桂舟蘭作柁芬芳皆絕世只可弄潺湲焉能濟大川

樹懸涼夜月風散碧潭烟未得同魚子菱歌共扣舷

舫艇舟

魚輕舫艇舟始自鷗夷子雙闌挂朝衣五湖極煙水

時遊杏壇下乍入湘川裏永日歌濯纓超然謝滓塵

二棧

釣瀨水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

衝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閑思昔歲事忽忽念伊川乘月步秋坂滿山聞石泉

回塘碧潭映高樹綠蘿懸露下吐田鶴風來嘶晚蟬

懷茲長住夢歸去且無綠幽谷人未至蘭苕應更鮮

乘月一興

重憶山居六首

平泉源

出谷終浮芥中園已濫觴逶迤過竹塢浩淼走蘭塘

夜靜聞魚躍風微見鴈翔從茲東向海可泛濟川航

泰山石

交州從事所寄

鷄鳴日觀望遠與扶桑對滄海似鎔金衆山如點黛

遙知碧峯看獨立烟嵐內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

巫山石

十二峯前月三聲猿夜愁此中多怪石日夕激寒流

必是歸星渚先求歷斗牛楊州是斗牛分還疑烟雨霽琴簾
是嵩丘

羅浮山 番禺連帥所遺

龍伯釣鼈時蓬萊一峯坼裴濟廣州記羅浮山飛來是蓬萊遊山浮來

碧海畔遂與三山隔其下多長溪君山內傳山下溪有七十二長溪

溪宗亂石知君分如此贈逾荆山壁

漏潭石 魯客見遺

常疑六合外未信漆園書及此聞溪瀟方欣驗尾閭

大哉天地氣呼吸有盈虛美石勞相贈瓊瑰有不如

釣石 於谿人處求得

嚴光隱富春山色谿又碧所釣不在魚揮綸以自適

余懷慕君子且欲坐潭石持此送伊川悠然慰衰夕

懷伊川郊居

衰疾常懷土郊園欲掩扉雖知明目地不及有身歸

鞏樹秋陰遍伊原霽色微此生看白首良願已應違

晨起見雪隱山居

忽憶巖中雪誰人拂薛蘿竹梢低未舉松蓋偃應多

山溜隨冰落林麝帶霰過不勞聞鶴語方奏苦寒歌

憶平泉雜詠

憶初暖

今日初春暖山中事若何雪開喧鳥至澗散躍魚多
幽翠生松栢輕烟起薛蘿柴扉常晝掩惟有野人過

憶辛夷 余赴欲門 辛夷金陵

昔年將出谷樊日對辛夷倚樹憐芳意攀條惜歲滋

清陰須暫留甜秀色正堪思只待揮金日慙慙泛羽卮

憶寒梅

寒塘數樹梅常近臆前開雪映綠巖竹香侵泚水苔
遙思清景暮還有野禽來誰是攀枝客茲辰醉始廻

憶藥欄

野人清旦起掃雪見蘭芽始吹春泉入惟愁暮景斜
未抽萱草葉絕蕝款冬花誰念江潭老中宵旅夢賒

憶茗芽

谷中春日暖漸憶撥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銷醉客醒
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飲罷閑無事捫蘿路上行

憶野花 余未嘗春到故園

雖遊洛陽道未識故園花曉憶東谿雪晴思冠嶺霞
谷深蘭色秀村迥柳陰斜悵里龍門晚誰知小隱家

憶春雨

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塘潭上花微落谿邊草更長
踈風白鷺起拂水綵鴛翔景羨歸飛燕年年在故鄉

憶晚眺

伊川新雨霽原上見春山
縹緲晴虹斷龍門宿鳥還
牛羊平野外桑柘烟間不及鄉
園叟悠悠蓋日閑

憶新藤

遙聞碧潭上春晚紫藤開水似
晨霞照林疑綠鳳來
清香凝島嶼繁艷映每言金谷
如相並應將錦帳回

憶春耕

郊外杏花坼林間布穀鳴
原田春雨後谿水夕流平
野老和藁至和風吹草輕
無因共沮溺相與事巖耕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未謝留侯疾常懷仲蔚園
閑語紫芝曲歸夢赤松村
忽改蓬蒿色俄吹黍谷暄
多慙孔北海傳教及衡門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
長地轉幽深悵

然思歸復此作

忽聞樵客語慙慰野人心
幽徑芳蘭密閑庭秀木深
鷹鷹來澗底鳧鷖遍川溇
誰念滄溟上歸歎起數音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聞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
潭上倒虹影波中搗日華
僊巖接絳氣谿路標桃花
若值客星去便應隨海槎

前相國贊皇公早葺平泉山居
暫還憩旋起
赴詔命作鎮浙右輒杼懷賦
四言詩一十四
晉寄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
集賢殿學士
賜紫金魚袋裴濟

動復有原進退有期用在得
正明以知徹夫惟哲人
會且有歸靜固勝熱安每慮
危將憇於盤止亦先機

右一

植慶在根鍾福有兆珠潛巨海
玉蘊崑嶠披室生白
照夜成晝揮翰飛文入侍
左右出納帝命弘茲在宥

右二

歷難求試執憲成風四鎮咸人
三階以融捧日柱天
造膝納忠建儲固本樹屏息
戎彼披彼鼠室八掃蹤

右三

我力或屈我躬莫污三黜如飴
三起惟懼再賓為龍
一麾為飲昔在治繁常思歸去
今則合契行斯中慮

右四

有鳳自南亦翮其羽好姁佳麗
于伊之詩五彩含章
九苞合矩佩仁服義鳴中律
呂我來思卷薄言遵渚

右五

鑿龍中關伊原石奔下有秘洞豁起石門竹澗水橫
松架雲屯岫環如壁巖虛若軒朝昏含景夏清冬溫

右六

南溪廻舟西嶺望疎水遠如空山微似蕩二室峯連
四駢聳玉女乍歌玉華獨踊雲日如戴如拱

右七

飛泉挂空如決天淨萬仞懸注直貫潭心月正中央
洞見淺深群山魚影孤鶴時吟我嘯我歌或眺或臨

右八

鳥之在巢風起林搖退翔城頰翠亂捫天雨止雲旋
亦息于淵人皆知進我獨止焉人皆務明我獨晦焉
邈矣其山默矣其泉

右九

寢丘之田土山之上孫既貽謀謝亦遐想儉則為福
華固難長寧若我心一泉一壤造適為足超然孤賞

右十

其風自西言我帝庭飄波黃素墮於山楹公拜稽首
靡敢受榮宸嚴再臨俾撫石城戀此莫處星言其征

右十一

公昔南邁我不反親言旋舊觀莫復安語今則不違

載簪載舉離憂莫寫歡好身叙愴矣東望泣涕如雨

右十二

山嵇之舊劉廬之恩舉世莫尚惟公是敦哀我蠢蠢
念我諄諄振此鍛翻扇之騰絲斯德未報抵誓子孫

右十三

迢迢秦塞望吳門對酒不飲設琴不鼓何以代面
寄之滯翰何以駕懷詩以足言無密玉音以慰我魂

右十四

開成元年九月相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九
月十九日達洛下安居於平泉別墅潯軒述公

素尚賦四言詩兼述山泉之美未及刻石其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浙西觀察使龍蕭八座亞

相之重十二月四日發赴任開成二年有潯自

兵部侍郎除河南尹乃於河南廳中自書于石

立於平泉之山居開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河

南尹裴潯題

諸書載平泉花木

劇談錄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堂
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對引泉水噴回躡鑿像巫峽洞

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以間行逕

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初
德裕嘗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
曰隴右諸侯供語為日南太守送名花

賈氏談錄贊皇公平泉莊周圍十里構臺樹有餘所
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
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蓋絕唯鴈翅檜珠

子柏蓮房丑藻等蓋僅有存焉鴈翅檜葉如鴻
起珠子栢栢實
皆如白珠子養生葉上香聞數十步
蓮藻附蔓上花分五葉而實同一房怪石名品甚衆

多為洛城有力者取去女道二字唯禮星石及師子
石今為陶學士徙置黎園別墅禮星石體廣一丈厚
又餘有文理成手極

之象脚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通相
通貫其狀如師子首尾眼鼻皆具足

河南志河南長駁南有婆娑亭貯奇石處世傳李德
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秋今謂婆娑石
益以樹名

五代史張全義字國維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
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

巢亂後洛陽園池無復能半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
嘗在巢賊中以為讖已因大怒奏宮殺監軍者

李文饒別集卷第十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沈迷簿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
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為一論庶

平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銷
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

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評史

夷齊論
張辟疆論
爰益以周勃為功臣論

漢昭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宋齊論

牟祜留賈克論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

美其德孟子稱伯夷之清者益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
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

至於聞淑媛之言輒殮徽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
者元氣之所叢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
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

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嘗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索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食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誠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外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有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記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烟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與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木稍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楊子爰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毋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魯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從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然言誅諸呂豈不難哉類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者主在與在王亡與亡益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崇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蓋附益呂用事權相王大臣本兵柄帝能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常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獄蓋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慎益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蓋唯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害錯之罪屠貫神剛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有和不能敵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霍霍光者上輒怒者敢有僭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

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拜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踈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抵疑之心未諗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俾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向奴和親百姓克實議益鐵而罷權酷任忠臣之效也總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辭益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徒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太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聰自我民聰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諛說不行人與其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和諛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焉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起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瘠審刑採數者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替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焉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傳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鋼策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諧而死惑於諛和豈得謂之幸於文義乎於諛和

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濫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常序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得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諛而殺紳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總三世而王莽篡奪而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我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音於時昔人所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矣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竊武愚不可及歎遺環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駁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斤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惧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復質薄為數奇敦厚碩大馬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違愆於時過諂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蠡令祝宗析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王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非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上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焉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回爭而後許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中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手執輿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至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獲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她閹於鄭鷄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使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官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符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矜濟觀魏文帝與姜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慎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庾為河南尹名北崩諱以賈克和僻欲其
 踈牛又非使所以不書山速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牟枯密未留之枯豈悅
 賈克者哉良以愛君體國蒞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
 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
 寄心腹唯賈克而已克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
 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牟枯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
 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變戚姬愛如意恩其久安之
 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
 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
 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
 豐沛非呂后劉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後
 世真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陵替續緒之
 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評之許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
 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
 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
 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豈有不
 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

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為矣政泉臺見妖
 尚不可戮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
 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猶見思若此雖時
 移政改莫匪舊臣若伯益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
 惠帝守蕭何之遺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贊魏德
 唯衛臻獨稱漢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為人臣者固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李文饒外集卷第二

窮愁志

論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嘗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充之心事舜禹者其臯陶益稷平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為已也蓋傷康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覲面愧心而已又有據臂於其間者擢據先王之道以誹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絕及子顯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敬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漢書無因故天下郡卿又獻擊者是恩及四海也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微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濃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世謂三傳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君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醜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肯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皆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臣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

知之得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遂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厲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王白馬令言帝欲不諫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官教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聰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諫人言如漢高械繁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為築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諫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遂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

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相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相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為五霸之晉中代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畧雖閉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相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官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謔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遠管仲之道莊周儻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為大道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慎顯觀時不顯云觀不為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為患矣易曰魚有帥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孟之門者觀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為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祗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為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吾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思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

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孫弘留言李息莊周儻賊莫大於德焉一本無為字有心以有眼為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况為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文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朕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恐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和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統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

裴勳勳厥質后華若以廣可便許中歲傅亮發識微而不允北四子者

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

其身猶有所恨况常人其難於退者以余忤度頗

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

操政柄以禦怨讟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

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慎禍而不斷未必皆就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

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

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

豈不知身退懼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

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

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

得蔡澤退而不辱唐臣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劉毅

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郡子

以紆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外也

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剛主豈

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

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

徒望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

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

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

校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和所害

者正為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

俠哉唯鋤麀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能于本基焉承乾賊于志

寧見其報喪書哀不忍嘗之也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

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蒺藜耳踏實氣義之燕者

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

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復問

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拉

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

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

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蓋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_音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_音張眼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盛章琳檢仇也蜀先主與閔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_{子句}言宜洞開骨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謔詐者也非將門英豪章萊奇傑共戰聞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諫蓄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益不距於刺孟且夫周文有閔天而樂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榜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為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責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_{幼孺名淑姓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私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剛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焉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聞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食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後移時大畧不出於此夫剛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

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

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

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

無人以此言寤王因問王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

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

必痛痛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

况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

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噐人於絲竹默

然而笑皆外感中悟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

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論

窮愁志

賓客論

謀議論

代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佞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賓客論

古人偁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

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則可深不可知他人言稟上聖之姿和不得入是以好士

不為累也漢武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

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

知之劉渾有枚乘劬陽不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

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牟勝公孫

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僊黃白未

害為善終以左吳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

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併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希值漢網之踈闊遠平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瀝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音孔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頭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王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葦十難私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謝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謀議哉况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焉昔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前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放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姦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皇帝責卿業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至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閣謝絕賓客則朝廷

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王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龜錯王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懼其害謀闇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瀆其術則踈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買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蕩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買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即朱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其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辭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郭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代國論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

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為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妖孽之色盡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便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娣弟秦官有鳳弓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隨文嬰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荊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息於焉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美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竊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涸湫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

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皆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額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林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規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詩有回光講於四韻三案詩有翠原安三韻四韻書貴及當時辭賦多用輪韻持於元勳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雙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雙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聲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日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行軸得之淡而無味珠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

人亦不害國唯異於人者可以懼矣世所謂也何者陳侯愛郭紹以與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社之夢屬秦傅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為此先兆故知速君子近小人于澤所以興利也鷄鷓止於魯知下展禽之故也鷄鷓集于魏沼不用管寧之應也是以鷄鷓來而師乙數鷓鳥至而賈生懼戴鷓一本集獲獲一本悲微禽尚能為害况異於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雉之變魏明樂以酬身不免鷹揚之恨可以儆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為滬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解謂虛虛御輕重喻太與不宜比商鞅鞅可以子產西門豹俱為器能是不與共起同願耳辯其精蘊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託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為

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抗秦卒以結怨關中乘咸陽而春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顧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及將敗也自為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為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為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有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相黨之朝政在閹寺網紀以亂風教衰黨網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所謂教採井木喉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網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網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翼勇執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

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有各色妖靈，焉能自百為恠哉！大道之行，當廢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象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謔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諶曰：春磬又曰：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忠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濤魏野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醜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耻不及。豈蛋蛋負屨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為其羽翼，特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虞將相弼諧之任，則奸和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設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顧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污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豺養無，而縱顧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為非，楊雄以權酷與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誅之事，弘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南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單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

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
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問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
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
書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
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
多祚謂曰將軍爵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指帝
與之將軍皆產富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
知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
多祚漉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鸞禁危若
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懼受命與之定策元
載以爲朝恩年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
不恐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
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位而反居相位可
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踈遠忠良其主非不知
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
近二曰嗜慾深相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
火之就燥皆自然而就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

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翹鼓之娛微行
沉酒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蔽弘恭
石顯所以得靈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
如文帝雖有御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反蓋此
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
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聰不惑政無頗類
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官中之樂外有姚
廩蘇朱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大
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
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饌因典北門大將軍王駕鸞
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大舉大事非北門魚
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
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
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
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
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徼搏擊
之吏抱閔擁箠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
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
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
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宣武之舉事

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
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寔武反汝皆禁兵當
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累盡由
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
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
既經奉訓招掖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蓋義唐之帝
號漢武剪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
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馮武之師以行吊
伐而英才速畧自馮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
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
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絳竹鞞
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
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齊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
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
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
誦詐多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
道問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
植兄弟以優其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冒諛

者為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
豈樂輓車之召哉敢自術其術而欺明至者亦鮮矣
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
公孫卿藥大魚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術者足以
大戒蘭艾同焚斯為其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
士那羅邇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濂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讒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
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昔本忘義抑又次之
便僻者踈遠之則無患矣讒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
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皆本
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
糧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皆本忘義者
不及飛鴉遠矣至於自公負外翼之德宰輕遺霍亂
之恩陳餘弃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
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
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
高貨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義仁
愛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為是
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飢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

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
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眾暴寡殺人
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
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
矣焉得負之哉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李文饒外集卷第四

窮愁志

論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析群疑相論

禱祀論

黃冶論

梓瑞論

冥數有報論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梁武論

喜徵論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曰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後當世奸人若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休兄弟光華
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
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斧鉞於糞上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
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金策
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費於錢神漢台
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積比樂一瓢之飲

晏平仲祀不掩豆儀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
如嚮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夭
壽皆在彼倉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
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楊子濼言有重黎顏鵷二篇顏子名祀廟諱不書

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
夫股肱與若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
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誨子不獲
已而評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
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
求端士正人以當責導其善諤救其患難而已唯

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
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
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
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計而犯上致元哀二后
有信諛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
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
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藜藿由是不採貴不
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

此謂故古僕射卿司徒 徒缺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
寶也廉而不剛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明令終天下
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
叔卿 好古洽聞應變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
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
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李司空 困於鮑疏
以蓋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淵長鐵靈均之九死無
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取號于上帝似蕭望之
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准李司空也 余亦同病莫保其主知
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
俟知音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
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
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
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駭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
所詆控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
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
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寵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

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進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屬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生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諤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蕤輩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輿疾遠竄蓋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也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鉢鎖金性命者尚十無二三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群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平粹矣而已余頃歲滯淮海屬縣有吁昭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衆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策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子孟嘗小蔡澤折黷亦居萬人之上色策者雖鈞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群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啜菽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數涖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諱神顯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

膏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興祭必問居三日
清心齋戒雖禮未中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
治罷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
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
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焉
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
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
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
石室之間生靈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
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激
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
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
以藥石鎔鑄術則踈矣昔人間楊子鑄金而得鑄人
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廢幾亦恭造化之鑄丹砂
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
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吝
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矣至麗無不為妖覩之
宜先戒懼不可以為禎祥何以言之相靈之世多鸞
鳳丘墟之上生芝草神僊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
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為瑞者以孝思所致
則瞽瞍之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為仁孝之
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編鹿素鳥馴擾不去皆有縞素
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旣越有隱者王過
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過
自以為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過病卒齊中書
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
去世文餘姚守盧君在旣時隱者有芝草生於督郵
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為叛將果
隍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自所驗非自傳聞
由是而言則聚似驪姬皆為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竊
娘皆為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
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為魏室之妖
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彘
穀雉雉之變耳

真教有報論

宜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

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算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焉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倏倏之貴劬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綏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宵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登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姓姜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譴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王余聞之愕眙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王對曰君與少王已有累世綠葉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右

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人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玉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罷道士至纒升窟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益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悖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核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衝克殺世者多矣其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挽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周秦行紀論牛僧孺周
紫行紀附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
 言而知其內訖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李公嘗呼牛僧孺以太牢法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
 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昔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
 恣狂顛龍蛇相闖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
 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
 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
 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憾者皆遭誣坐莫不測目
 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周秦行紀
 附於反覆觀其大半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
 身非人臣相也得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淩
 兒以代宗皇后為沈淩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
 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免余少服蔽文仲之言曰見
 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貯一作太牢
 已父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
 開元中御史汝南一作子諒彈奏牛僧客以其姓符
 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
 涼國名不彭原程趙郡請從兄姪太牢如麟頗類
 余志非懷私忿益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
 後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閣事不足為賀則

特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得欲發覺未有由值
 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臣
 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
 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
 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
 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
 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
 余志繼而為政宜為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
 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湏以太牢少長咸寘於瀕
 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年後嗚呼余致
 君之道分隔於開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
 而摠宿債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此葉間至伊闕南道

民舍會舉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

氣因趨進行不知狀遠見火燭意謂莊家更前

驛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闌人曰即君

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

大安民舍謀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

衣出黃黃衣曰門外誰何一作門黃衣曰有客

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即尹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魚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下問左右曰拜一逐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即不當來何辱至余曰巨業究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乞宿太后幸聽受太后遣一簾起席曰妾故漢文君母君子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無簡敬便一作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偉不甚粧飾慰余曰行役無善乎召坐食頃聞殿內庖厨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善一作住偶有二女侍一作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扶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顧指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有一人圓題柔臉穩身貌舒光彩射遠近時時好曠多服花繡年低薄后后指顧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有五色雲下聞笑語聲窸一近一有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

馬跡相雜羅綺繡列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侍前立者一人纖腰身修眸容甚閒暇衣黃衣戴黃冠年二十以來太后顧指曰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即伏謁爾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然妾在后妃數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身小材管潔白齒極卑被寬博水太后顧而指曰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如王昭君妃復拜

太后命進饌少焉食至芳潔高品皆不得名字粗飲之暖不能足食已更置酒其器盡寶玉語太真曰何久不相看太真謹答對曰三即教幸華清扈從不暇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有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一有珠一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太后問余曰今天子一有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皇帝長子太真突曰沈寔見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謙第言之余曰民間傳英明聖武太后昔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皆少年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

較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

手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

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又諸娘子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盡各賦詩言志不

亦善乎遂各授以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

窵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日笙

歌地煙草幾經秋又春王嬙詩曰雲裏空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

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

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

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魚夜聽窺潘妃

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

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再三趣余作詩

余不得辭遂應教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

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

何年別有簫笛女子短髮衫吳帶貌甚美多媚

與潘氏借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

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

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地元非昔日人笛

聲空起一作趙王倫紅牋鈿碎一作紅

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

人與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

不宜如此况實為非平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王

妃妃身死國除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

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

貴妃固勿言他乃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一有後復為妹來效追一本作為妹單于婦固

自用宜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

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

院會得旦侍人告起得也昭君泣以持別忽聞

外有太后命余遂見太后太后曰此非節久留

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采歡更索酒酒再

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人送往大安帥西道旋失使人行往一本作

時始明余就大安里問其人人曰去此十數里

有薄后廟余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見者余

衣上香經年不歇竟不知其一作何

梁武論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大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實必不悖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焉實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後不止杼柚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弊以徵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克也

喜徵論

陸賈稱蟪蛄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益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敵然感氣發於圓普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涵熅照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篋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鑿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竊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蟪蛄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卷終

後序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朽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和之有聲者衛公李元儁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熖而奪之氣胷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則爲性持之則爲志養之則爲氣存之則爲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列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鏤木於鵝岸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整之上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

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建安

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嘗訪韓李遺集而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

